宋本

呂氏家塾讀詩記

自首至六

呂氏家塾讀詩記目録

第一卷

卷之二　詩篇名

正風從關雎至騶虞二十五篇謂之正風

周南

兔罝　芣苢　漢廣
汝墳　麟之趾

卷之三

召南
鵲巢　采蘩　草蟲
采蘋　甘棠　行露
羔羊　殷其靁　摽有梅
小星　江有汜　野有死麕
何彼襛矣　騶虞

卷之四

邶國風十九篇
變風從邶訖豳十三國並變風也
柏舟　綠衣　燕燕
日月　終風　擊鼓
凱風　雄雉　匏有苦葉
谷風　式微　旄丘
簡兮　泉水　北門
北風　靜女　新臺
二子乘舟

卷之五

鄘國風十篇
柏舟　牆有茨　君子偕老
桑中　鶉之奔奔　定之方中
蝃蝀　相鼠　干旄

載馳

卷之六

衛國風 十篇

淇奧 考槃 碩人

氓 竹竿 芄蘭

河廣 伯兮 有狐

木瓜

卷之七

王國風 十篇

黍離 君子行役 君子陽陽

揚之水 中谷有蓷 兔爰

葛藟 采葛 大車

丘中有麻

卷之八

鄭國風 二十一篇

緇衣 將仲子 叔于田

大叔于田 清人 羔裘

遵大路 女曰雞鳴 有女同車

山有扶蘇 蘀兮 狡童

褰裳 丰 東門之墠

風雨 子衿 揚之水

出其東門 野有蔓草 溱洧

卷之九

齊國風 十一篇

讀詩記目錄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一

綱領

論語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程氏曰思無邪誠也謝氏曰君子之於詩非徒誦其言又將以考其情性非徒以考其情性又將以考先王之澤蓋法度禮樂雖亡於此猶能并與其深微之意而傳之故其爲言率皆樂而不滛憂而不困怨而不怒哀而不愁如綠衣傷已之詩也其言不過曰我思古人俾無訧兮擊鼓怨上之詩也其言不過曰土国城漕我獨南行至軍旅數起大夫乆役止曰自詒伊阻行役無期度思其危難以風焉不過曰苟無飢渴而已若夫言天下之事美盛德之形容固不待言而自知也其與憂愁思慮之作孰能優游不迫也孔子所有取焉作詩者如此讀詩者其可以邪心讀之乎○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程氏曰皆孔子素所常言也○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禮記曰十有三年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學射御二十而冠始學禮○程氏曰言近而易知故人之學興起於詩○又曰夫子言興於詩觀其言是興起人意思汪洋此大皆是此意○又曰興於詩者吟詠情性涵暢道德之中而歆動之有吾與點也之氣象○又曰古之學者必先學詩學詩則誦

讀其言善惡是非勸戒有以啓發其意故曰興○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
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程氏曰今人不解讀書如誦詩三百授之
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須是未讀詩時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既讀詩後
便達於政能專對四方始是讀詩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墻面而立須是未讀周南召南一似而讀
後便不面墻方是有驗大抵讀書只此便是法○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
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
獸草木之名謝氏曰詩吟詠情性善感發人紫予諒之心易以生哉可以興得情
無所底滯則閱理自明故可以觀心平氣和於物無競故可以羣優游不迫雖怨而不怨也無鄙倍心故可以
怨○張氏曰詩中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莫不皆有止言事父事君舉其最重者言也多識於鳥獸草木之
名亦可以博物○侯氏曰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所以明理也○陳亢音剛問於伯魚曰
子亦有異聞乎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
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他日又獨立

鯉趨而過庭子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
而學禮聞斯二者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
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
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子貢曰詩
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子曰賜也始可與
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
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
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南容三復白圭
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孟子咸丘蒙問曰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
非王臣而舜既爲天子矣敢問瞽瞍之非臣如何曰是
詩也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

非王事我獨賢勞也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程氏曰不以文害辭文文字之文舉一字則是文成句是辭詩爲解一字不行卻遷就他說如有周不顯自是文當如此○張氏曰知詩莫如孟子以意逆志讀詩之法也○又曰凡觀書不可以類而泥文不尔則字字切梗當觀其文勢上下意○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蒲官反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曰固哉高叟之爲詩也有人於此越人關音彎弓而射之則已談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固矣夫高叟之爲詩也曰凱風何以不怨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

文中子謂薛收曰昔聖人述史三焉其述書也帝王之制備矣故索焉而皆獲其述詩也興廢之由顯故究焉而皆得其述春秋也邪正之迹明故考焉而皆當

程氏曰詩者言之述也言之不足而長言之詠歌之所由興也其發於誠感之深至於不知手之舞足之蹈故其入於人也亦深至可以動天地感鬼神虞之君臣迭相賡和始見於書夏殷之世雖有作者其傳鮮矣至周而世益文人之怨樂必形於言政之善惡必見刺美至夫

子之時所傳者多矣夫子刪之得三百五篇皆止於禮義可以垂世立教古之人幼而聞歌誦之聲長而識刺美之意故人之學由詩而興後世老師宿儒尚不知詩義後學豈能興起也 ○凡看書各有門庭詩易春秋不可逐句看尚書論語可以逐句看 ○作詩者未必皆聖賢當時所取者取其意思止於禮義而已其言未必盡善如比其君以碩鼠狡童之類又曰詩者以樂天知命處之則一時都無事其中有君子之情意不到處 ○張氏曰詩之譏刺其間豈有淺近者以其於禮義至粹此聖人之所取 ○學者不可以不看詩看詩便使人長一格

張氏曰求詩者貴平易不要崎嶇求合詩人之情溫厚平易老成今以崎嶇求之其心先狹隘無由可見詩人之情本樂易只為時事拂其樂易之性故以詩道其志歟

求詩貴平易不要崎嶇求合又[illegible]泥文如丞然來思[illegible]湛露斯匪陽不晞[illegible]遠不依人態音不敢之類不可以辭害君子至止[illegible]只君子至止何必拘 ○又曰詩全是人之情性須先得詩人之心然後觀玩易入況書皆然大抵聖人語言盡由德性中出故須先得其心則詠其言易以入也 ○又曰詩人之志至平易故無艱險之言以平易求之則思遠以廣愈艱險則愈淺近矣大率所言皆目前事而義理存乎其中矣 ○後千餘年樂府皆淺近只是流連光景閨門夫婦之意無有及民憂思大體者

謝氏曰詩須諷味以得之古詩即今之歌曲今之歌曲往往能使人感動至學詩卻無感動興起處只為泥章句故也明道先生善言詩未嘗章解句釋但優游玩味吟哦上下使人有得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思之切矣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之或不求何用不臧歸于正也又曰明道嘗談詩並不曾下一字訓詁只轉卻一兩字點綴地念過

（使瞽人省悟無平聲）

詩樂

尚書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呂大鈞和叔曰古人因詩而爲歌使協聲律歌有高下清濁合於宮商則爲聲聲協律呂則爲律）○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注云工樂官掌誦詩以納諫）

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灋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黃帝）大咸大磬（上昭反）大夏大濩大武○樂師凡射王以騶虞爲節諸侯以貍首爲節大夫以采蘋爲節士以采蘩爲節○及徹帥學士而歌徹（注[illegible]徹者在下[illegible]工之[illegible]）○大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以六德爲之本以六律爲之音○瞽矇掌九德六詩之歌以役大師（漢禮樂志周詩既備而其器用張陳周官具焉典者自卿大夫師瞽以下皆選有道德之人朝夕習業以教國子國子者卿大夫之子弟也皆學歌九德誦六詩習六舞五聲八音之和然自雅頌之興而所承衰亂之音猶在是以淫過凶嫚之聲爲設禁焉）

儀禮鄉飲酒禮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笙南陔白華華黍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孔氏曰召南三篇越草蟲而取采蘋蓋采蘋舊在草蟲之前孔氏以後篇亂錯倒）工告於樂正曰正歌備○鄉射禮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工告於樂正曰正歌備○燕禮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笙入奏南陔白華華黍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遂歌

鄉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大師告
于樂正曰正歌備○大射禮乃歌鹿鳴三終乃管新宮
三終其篇亡奏貍首以射射義天子以騶虞為節諸侯以貍首為節卿大夫以采蘋為節
士以采蘩為節詩云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注云
騶虞采蘋采蘩今詩篇名貍首逸曾孫侯氏是也○國語叔孫穆子聘于晉晉悼公饗之樂及鹿鳴之三而後
拜樂三晉侯使行人問焉對曰夫先樂金奏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饗元侯也夫歌文王大明綿則兩君相見
之樂也皆非使臣之所敢聞也今伶簫詠歌鹿鳴之三君之所以況使臣臣敢不拜況夫鹿鳴君之所以嘉先
君之好也敢不拜嘉四牡君之所以章使臣之勤也敢不拜章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每懷靡及諏謀度詢必
諮於周敢不拜教

論語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注云樂其善故使重歌而自和之
○程氏曰歌必全章也○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注云
師摯魯大師之名始猶首也師摯首識關雎之聲而亂其亂者

禮記天子五年一巡守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清廟之
瑟朱絃而疏越壹倡而三歎有遺音者矣○子贛見師
乙而問焉曰賜聞聲歌各有宜也如賜者宜何歌也師
乙曰乙賤工也何足以問所宜請誦其所聞而吾子自
執焉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
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靜廉而謙
者宜歌風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溫良而能斷者宜歌
齊夫歌者直己而陳德也動己而天地應焉四時和焉
星辰理焉萬物育焉故商者五帝之遺聲也商人識之
故謂之商齊者三代之遺聲也齊人識之故謂之齊明
乎商之音者臨事而屢斷明乎齊之音者見利而讓臨
事而屢斷勇也見利而讓義也有勇有義非歌孰能保

此故歌者上（時掌反）如抗下如隊（音墜）曲如折止如槀木倨
中矩句中鉤（古侯反）纍纍（力追反）乎端如貫珠故歌之爲言
也長言之也説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
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
之也子贛問樂

左氏傳吳公子札來聘請觀於周樂使工爲之歌周南召
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爲之歌邶（蒲對反）
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
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聽聲以爲別故有疑言）爲之歌王曰美
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爲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
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爲之歌齊曰美哉泱泱（於良反）乎
大風也哉（泱泱弘大之聲）表東海者其大公乎國未可量也爲
之歌豳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爲之歌
秦曰此之謂夏聲（秦本在西戎汧隴之西秦仲始有車馬禮樂去戎狄之音而有諸夏之聲故謂之夏聲）夫能夏則大夫之至也其周之舊乎爲之歌魏
曰美哉渢渢（扶弓反）乎（渢渢中庸之聲）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
此則明主也爲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
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爲之歌陳
曰國無主其能久乎（淫聲放蕩無所畏忌故曰國無主）自鄶（古外反）以下
無譏焉爲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
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爲之歌大雅曰廣哉熙
熙乎（熙熙和樂之聲）曲而有直體（論其聲）其文王之德乎爲之歌
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不偪遠而不攜
遷而不淫復而不厭（於艷反）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

遺而不宣施矣或作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
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有道

致音故曰盛
德之所同

荀子詩者中聲之所止也
史記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
毛氏曰古者教以詩樂誦之歌之弦之舞之
張氏曰古之樂章只數句詩不能成曲調此所以有弄有
引善歌者知如何為弄如何為引○善歌者使人繼其
聲言使其聲常從容有餘

呂和叔寄劉几伯壽書其近
與鄉人講習鄉飲鄉射之禮
惟惡鄭樂音節不明雖得胡安定所定雅音譜有周
南召南小雅十數篇而猶闕由庚由儀崇丘南陔白華
華黍騶
虞七篇

刪次

論語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前漢禮樂志云官失業雅頌相錯孔子論而定
之故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孟子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 蘇氏曰

下無詩也有而不可以則
焉耳作者有所不取也

孔氏曰史記孔子世家云古者詩本三千餘篇去其重取
其可施於禮義者三百五篇案書傳所引之詩見在多
亡逸者少則孔子所錄不容十分去九馬遷言古詩三
千餘篇未可信也據今者及亡詩六篇凡三百一十一
篇而史記漢書云三百五篇闕其亡者以見在為數也

歐陽氏曰司馬遷謂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刪之存者三
百數學者以遷之謬言古詩雖多不容十分去九
以予考之遷說然也何以知之今書傳所載逸詩何可
數也以鄭康成詩譜圖推之有更十君而取其一篇者
又有二十餘君而取其一篇
由是言之何啻乎三千

周召風之正經固當為首

自衛而下十有三國編比先後皆無明說

歐陽氏曰周召邶鄘衛王鄭齊豳秦魏唐陳曹此孔子未删之前周太師樂歌之次第也季札觀樂於魯次序如此周召邶鄘衛王鄭齊魏唐秦陳檜曹豳此今詩次第也周召邶鄘衛檜鄭齊魏唐秦陳曹豳王此鄭氏詩譜次第也孔氏曰鄭譜以鄭因虢鄶之地而國之先譜鄶事然後譜鄭王在豳後者退就雅頌并言王世故耳

張氏曰詩固有次序然不可一例推二南之後次衛衛後王此有意其非以衛分之則王無異於正風也其他不必次一國之詩其首尾固有先後其中未必然當删定之時只取得者置於其間

程氏曰詩有四始而風居首風風也其風動於人猶風之吹物入物故曰風言乎一人而成乎國俗謂之風發於正理而形於天下謂之雅稱美盛德與告其成功謂之頌先之家及於政以底成功其叙然也諸國之風先後各有義周南召南陳正家之道以風天下人倫之端王道之本風之正也故為首二南之風行則人倫正朝廷治二南之風變則禮義廢風俗壞天下治亂在風而已及乎周道衰政教失風遂變矣於是諸侯擅相侵伐衛首并邶鄘之地故為變風之首推其本則王道失上下亂風遂變矣言其跡則相吞滅〻而後王道絕衛首惡也故一國之詩而三其名得於衛地者為衛得於邶鄘者為邶鄘所以見其首亂也董氏曰商俗靡〻周雖化革其俗然其風不得盡變書之命戒告令無懼其不得一日忘也故其俗易成而風易變有亡國之音此風首衛且并邶鄘以著其始也政不能治天下諸侯放恣擅相并滅王迹熄矣故雅亡

而爲一國之風董氏曰諸侯至於滅國王政不行矣謂天下无王而此故以王風敘於下先
王之制苟能守之足以統臨天下廢法失道則王畿之
内亦不能保鄭本畿内之封因周之衰遂自爲列國故
次以鄭君臣上下之分失則人倫亂人倫廢則入於禽
獸人君身爲禽獸之行其風可知故次以齊天下之風
至於如此則無不亂之国無不變之俗魏舜禹之都唐
帝堯之國久被聖人之化漸成美厚之俗迄二叔之世
而遺風尚存今亦變矣故因其舊名而謂之唐所以見
意唐魏之風且變則先代之風化中國之禮義消亡極
矣是以夷狄強大天下亦相胥而夷矣故次以秦秦之
始封秦谷西戎之地國亂乃東遷而始大其俗尚夷故
美其始有車馬禮樂而刺其未能用周禮之禮義之俗

云夷狄之風行先聖王之流風遺俗盡矣故次以陳陳
舜之後也聖人之都風化所厚也聖人之國典法所存
也王澤竭而風化熄矣夷道行而典禮亡矣天下之所
以安且治者聖人之道行也聖人之道絶則危亡至矣
人情迫於危亡則思治實故思治者亂之極也檜曹懼
於危亡而思周道故爲亂之終孔氏曰檜曹国小而君奢民勞而政僻季札之所不譏國風次之於末宜哉
亂既極必有治之之道危既甚必有安
之之理自昔天下何嘗不撥亂而興治革危而爲安周
家之先由是道也其居豳也趣時務農以厚民生善政
美化由茲而始王業之所以興也故次以豳孔氏曰豳者周公之
事欲尊周故次於衆国之後小雅之前非諸国之例也王業成而爲政於天下故
次以雅雅王者之政也小之先大因其叙也孔氏曰明見其漸之

義故小雅先於大雅政之衰與至於亡詩之亡王道之亡也天下之治始於二南之正風風天下其終也成盛德之形容者而成功可以告於神明始終之義也故次以頌之之有魯盖以於不足王道之隆也所取頌者如是及其衰也如魯之事已足矣孔氏曰魯以其得用天子之礼故借天子美詩之名改稱爲頌非圖頌之流也置之商頌前者以魯是周同姓故先前代也商則頌前代之美不可廢也故附其後焉

大小序

程氏曰學詩而不求序猶欲入室而不由戶也○或問詩如何學曰只於大序中求○又曰國史得詩必載其事然後其義可知今小序之首是也其下則說詩者之辭也○又曰詩小序要之皆得大意只後之觀詩者亦添入張氏曰詩序亦有後人添入者則極淺近自可辨○蘇氏曰詩序誠出於孔氏也則不若是詳矣孔子删詩而取三百五篇今其亡者六焉亡詩之序未嘗詳也詩之亡者經師不得見之矣雖欲詳之而無由其存者將以解之故從而附益之以自信其說是以其言時有反覆煩重類非一人之辭○釋文舊說云關雎后妃之德也至用之邦国焉名關雎序謂之小序自風風也訖末名爲大序○又曰沈重云案鄭詩譜意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卜商意有未盡毛更足成之後漢書衛宏從謝曼卿受學因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隋經籍志曰先儒相承謂毛詩序子夏所創毛公及衛敬仲更加潤色○董氏曰古之爲書者師授而傳之訓傳不立而能自見於世况夫詩之存不獨者竹帛况聲於樂者工師所得以傳其言也漢史謂宏作詩序宏固不能及此或以師授之言論著於書耳

王氏曰世傳以爲言其義者子夏也詩上及於文王高宗成湯如江有汜之爲美媵那之爲祀成湯殷武之爲祀高宗方其作時無義以示後世則雖孔子亦不可得而知况子夏乎哉

歐陽氏曰孟子去詩世近而最善言詩推其所說詩義與今序意多同故後儒異說爲詩害者常賴序文爲證

六義

大序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

周禮大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籥章掌土鼓豳籥中音仲春晝擊土鼓龡豳詩以逆暑中秋夜迎寒亦如之凡國祈年于田祖龡豳雅擊土鼓以樂田畯音俊國祭蜡士嫁反則龡豳頌擊土鼓以息老物孔氏曰鄭氏箋七月二章云是謂豳風六章云是謂豳雅卒章云是謂豳頌自始至成別爲三體

程氏曰國風大小雅三頌詩之名也六義詩之義也一篇之中有備六義者有數義者○又曰學詩而不分六義豈能知詩之體也張氏曰今之中蓋有若見風雅頌之意歷說幽亦然○呂氏曰詩學有此六義得風之體多者爲國風得雅之體多者爲大小雅得頌之體多者爲頌風非無雅雅非無頌也○董氏曰崧高既列於大雅矣然其詩曰其風肆好又言吉甫作誦○孔氏曰四始以風爲先風之所用以賦比興爲辭故於風之下即次賦比興然後次以雅頌雅頌亦以賦比興爲之既見賦比興於風之下明雅頌亦同賦比興如此次者言事之道直陳爲正故賦在比興之先比之與興雖同是託物比顯而興隱當先顯而後隱故比居興先也

風大序曰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程氏曰風者風以動之上之化下下之風上凡所刺美皆是也張氏曰風有風刺不直言之意

賦鄭氏周禮注曰賦之言鋪直鋪陳善惡○程氏曰賦者謂鋪陳其事如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是也又曰賦者詠述其事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是也○呂氏曰賦者敘事之由以盡其情狀

比鄭司農周禮注曰比者比方於物○程氏曰以物相比狼跋其胡載疐其尾公孫碩膚赤舄几几是也又曰比者直比之[illegible]溫其如玉之類是也○朱氏曰比者以彼物爲比而不正言其事甫田碩鼠衡門之類是也○又曰比方有兩例有繼所比而言其事者有全不言其事者

興孔氏曰興者起也○程氏曰因物而起興關關雎鳩瞻彼淇奧之類是也又曰興者興起其義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是也○釋文曰興是譬諭之名意有不盡故題曰興○孔氏曰取譬引類起發己心諸舉草木鳥獸以見意者皆興辭也○王氏曰以其所感發而比之之謂興興兼比與賦者也○朱氏曰因所見聞咸託物起興而以事繼其聲關雎樛木之類是也然有兩例興有取所興爲義者則以上句形容下句之情思下句指言上句之事實有全不取其義者則但取一二字而已要之上句常虛下句常實則同也

雅大序曰雅者正也○程氏曰此者言其事○又曰雅者陳其正理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illegible]懿是也張氏曰雅之體直言之也[illegible]差少無隱避諷諫之故曰雅者正也○又[illegible]者直言之[illegible]是大惡亦直言小是雅之本體○呂氏曰雅者正言也無所抑揚

頌大序曰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鄭氏詩譜曰頌之言容李氏曰頌之爲字訓容漢書志曰徐生善容容字作此頌字顏師古注云頌字與形容字古人通用○程氏曰頌稱美之言也如於乎嗟乎騶虞有駜君子終不可諼兮之類是也又曰頌者稱美其事假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是也○呂氏曰頌者稱美之辭也無所諷議

風雅頌

大序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至于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其上達於事變

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

鄭氏詩譜序文武時詩有周南召南雅有鹿鳴文王之屬及成王周公致太平制禮作樂而有頌聲興焉盛之至也本之由此風雅而來故皆録之謂之詩之正經孔子録懿王夷王時詩訖於陳靈公淫亂之事謂之變風變雅孔氏曰變風之作齊衛爲先陳最在後變雅則處其間齊哀公當懿王衛頃公當夷王陳靈公魯宣公十年爲其臣夏徵舒所殺變雅之[illegible]於[illegible]王變雅亦稱雅者王政仍被邦國所以亦名焉及平王東遷其政遂衰境内爲是以變爲風焉

孔氏曰王道衰諸侯有變風王道[illegible]諸侯無正風王道明盛政出一人諸侯不得有風王道衰政出諸侯故各從其國有美刺之別也正經述大政爲大雅述小政爲小雅有大雅小雅之聲王政既衰變雅兼作取大雅之音歌其政事之變者謂之變大雅取小雅之音歌其政事之變者謂之變小雅故變雅之美刺皆由音體有小大不復由政事之小大也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惟周頌爾商頌雖是祭祀之歌祭其先王之廟述其功德非以成功告神魯頌頌僖公功德纔如變風之美者爾又與商頌異也

王道之盛陳列國之詩以觀民風其可采者大師播之音律以風天下如汝墳江有汜之在二南是也禮

樂出於一故不得國則為風爾

蘇氏曰衛有衛之風鄭有鄭之風秦有秦之風宣王之雅皆大夫之然猶不免為變詩可也曰昔周之興也積仁行義凡數百年至於文武而風俗純備是以其詩發而為正詩自成康以來周室一衰至幽厲而大壞其敗亦數百年其蓄之也亦厚矣是以其詩不復其舊而謂之變矣自其正而至乎變其敗之也甚難其間必有幽厲大亂之君為之而後能自其變而復于正其反之也亦難必有后稷公劉文武積累之勤而後能今夫五人者其善之積未若其變之厚矣是以不免於變也

李氏曰小雅則主一事而言大雅則[illegible]言天下之事如鹿鳴之燕嘉賓四牡之勞使臣[illegible]者華之遣使臣是主一事而言之也至於大雅則主天下之事如文王之詩言文王受命作周大明之詩言文王有明德之類朱氏曰正小雅二十二篇皆王政之一事正大雅十八篇言王政之大體以其規模氣象考之意其音節亦有不同者及其變也則各以其聲而繫之典

章句音韻

國語閔馬父曰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大師以那為首其輯之亂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韋昭注曰輯成也凡作篇章義既成撮其大要以為亂辭詩者歌也所以節舞者也如今三節舞矣曲終乃更變章亂節故謂之亂也

孔氏曰自古而有篇章之名故那序曰得商頌十二篇東山序曰一章言其完是也句則古者謂之為言論語云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則以思無邪一句為一

言趙簡子稱子大叔遺我以九言皆以一句爲一言也
秦漢以來衆儒各爲訓詁乃有句稱風雅之篇無一章
者頌者述成功以告神故一章而已後漢祭祀志東平王蒼議詩傳曰頌
者成也一章成篇宜列德故登歌清廟一章魯頌不一章者魯頌美僖公之
事非告神之歌也商頌長發殷武重章者或詩人之意
所作不同詩之大體必須依韻其有乖者古人之韻不
協爾之兮矣也之類本取以爲辭雖在句不以爲義故
處末者皆字上爲韻左右流之寤寐求之其實七兮迨
其吉兮之類是也亦有即將助句之字以當聲韻者是
究是圖亶其然乎其虛其邪既亟只且之類是也

卷秩

孔氏曰漢初爲傳訓者皆與經別行三傳之文不與經連
故石經書公羊傳皆無經文藝文志云毛詩經二十九
卷毛詩故訓傳三十卷是毛爲詁訓亦與經別也又馬
融爲周禮之注乃云欲省學者兩讀故具載本文然則
後漢以來始就經爲注未審此詩引經附傳是誰爲之
其毛詩二十九卷不知併何卷也

訓詁傳撰

前漢藝文志詩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諷誦不獨
在竹帛也漢興魯申公儒林傳申公魯人也與楚元王交俱事齊人浮丘伯受詩
爲詩訓詁而齊轅固儒林傳轅固齊人也以治詩孝景時爲博士燕韓生儒林
傳韓嬰燕人也孝文時爲博士景帝時至常山太傅推詩人之意而作內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間殊然
歸一也皆爲之傳三家皆列於學官又有毛公之學自謂
子夏所傳而河間獻王好之未得立河間獻王德修學好古實事求是時

淮南王安亦好書所招致率多浮辯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其學舉六藝立毛氏詩左氏春秋博士○釋文曰平帝世毛詩始立劉歆移太常博士書曰文帝時詩始萌芽至武帝然後鄒魯梁趙頗有詩禮春秋先師皆起於建元之間當此之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為雅或為頌相合而成

孔氏曰鄭氏詩譜曰魯人大毛公為故訓傳於其家河間獻王得而獻之以小毛公為博士前漢儒林傳毛公趙人為河間獻王博士不言其名後漢儒林傳趙人毛萇傳詩然則小毛公名萇也吳陸璣草木疏云子夏傳魯人申公申公傳魏人李克李克傳魯人孟仲子孟仲子傳根牟子根牟子傳趙人孫卿孫卿傳魯人大毛公大毛公傳小毛公○釋文曰吳大常卿徐整曰子夏授高行子高行子授薛倉子薛倉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間人大毛公大毛公為詩故訓傳於家以授趙人小毛公前漢儒林傳毛公授[illegible]貫長卿長卿授解延年延年為阿武令授徐敖敖授九江陳俠陸璣草木疏云陳俠傳謝曼卿後漢儒林傳衛宏字敬仲東海人初九江謝曼卿善毛詩宏從曼卿受學中興後鄭衆賈逵傳毛詩後馬融作毛詩傳鄭玄作毛詩箋釋文曰鄭玄作毛詩箋申明毛義難三家於是三家遂廢矣魏太常王肅更述毛非鄭荊州刺史王基駮王肅申鄭義晉豫州刺史孫毓為詩評評毛鄭王肅三家同異朋於王徐州從事陳統難孫申鄭

隋書志齊詩魏代已亡魯詩亡於西晉韓詩雖存無傳之者惟毛詩鄭箋至今獨立

程氏曰西漢儒者有風度惟董仲舒大毛公解經雖未必皆當然味其言大概然爾又曰西漢儒者有大毛公董仲舒最得聖賢之意然見道不甚分明下此即至揚雄

歐陽氏曰六經焚於秦自漢以來收拾亡逸正其訛謬得

以粗備著者豈止一人之力哉然後之學者徒抱焚餘殘脫之經倀倀(丑良反)於去聖人千百年後不見先儒中間之說而欲特立一家之學者吾未之信也先儒之論苟略詳其終始而牴牾質諸聖人而悖有不得已而後改易者何以徒紛紛異論以相訾也

條例

諸家解定從一說辨析名物敷繹文義可以足成前說者注其下說雖不同必當兼存者亦附注焉

諸家解文句小未安者[illegible]或[illegible]集傳例頗為刪削陸淳曰啖趙所取三傳之文皆委曲翦裁去其妨礙故行有刊句句有刊字實懼曾學三傳者不達斯意以為文句脫漏隨即注之此則集傳之[illegible]閱此記者亦然

諸家先後以經文為序或一章首[illegible]甲說次用乙說末復用甲說則再出甲姓氏

經子史傳引詩文句與毛氏不同者各[illegible]章末

諸家或未備頗以己說足之錄於每條之後比諸家解低一字寫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之一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二

正風

釋文曰從關雎至騶虞二十五篇謂之正風

周南 召南說附

論語子謂伯魚曰女爲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墻面而立也與○儀禮燕禮有房中之樂鄭氏注弦歌周南召南之詩而不用鍾磬之節也謂之房中者后夫人之所諷誦以事其君子○大序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鄭氏曰自從也從北而南謂其化從岐周被江漢之域也○張氏曰言南者以河東則時爲紂所屬自郟以北諸皆爲紂黨所服所及者向南之國江漢汝墳

是也○程氏曰召伯爲諸侯長故諸侯之風主之於召
南○蘇氏曰文王之風謂之周南召南何也文王之於
國也以爲其國者屬之周公以交於諸侯者屬之召
公詩曰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國百里言其始於外
也召南有召公之詩而周南無周公之詩周公在內近
於文王雖有德而不見則其詩不作召公在外遠於文
王功業明著則詩作於下此理之最明者也○朱氏
周公制禮作樂於是取文王時詩分爲二篇其言文王
之化者繫之周公以周公主內治故也其言諸侯之國
被文王之化以成德者繫之召公以召公長諸侯故也
○鄭氏詩譜曰周召者禹貢雍州岐山之陽地名今屬
右扶風美陽縣孔氏曰緜言大王遷於周原閟宮言大王居岐之陽是周地在岐山之陽召是
周內之別名也漢書地理志云岐山在美陽縣西北○釋文曰召在岐山之陽扶風雍縣南有召亭周之
先公曰大王者避狄難自豳始遷焉朱氏曰帝嚳之子棄爲唐虞后稷封
於邰其後公劉遷於豳至古公亶父又遷於岐山之下商王帝乙之初命其子王
季爲西伯至紂又命文王典治南國江漢汝旁之諸侯
於時天下三分有其二以服[illegible]文王作邑於豐乃命

岐邦周召之地爲周公旦召[illegible]之采地二南之詩以
后妃夫人之德爲首終以麟趾騶[illegible]其所以風天下而正
夫婦焉周公封魯死謚曰文公召公封燕死謚曰康公
元子世之其次子亦世守采地在王官春秋時周公召
公是也孔氏曰春秋時周公召公別於東都受采存本周召之名也○程氏曰天下
之治正家爲先天下之家正則天下治矣二南正家之
道也陳后妃夫人大夫妻之德推之士庶人之家一也
故使邦國至於鄉黨皆用之自朝廷至於委巷莫不謳
吟諷誦所以風天下爲此詩者其周公乎古之人由是
道者文王也故以當時之詩繫其後其化之行俗之成
至如麟趾騶虞乃其應也○明道程氏曰周南召南如
乾坤

關雎七胥反后妃之德也程氏曰詩言后妃之德非指人而言或謂太姒失之矣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孔氏曰鄉飲酒禮云乃合樂周南關雎是用之鄉人也燕禮云遂歌鄉樂周南關雎是用之邦國也風風也教也朱氏曰風兼二義以象言則曰風以事言則曰教風以動之教以化之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孔氏曰鄭氏樂記注云雜比曰音單出曰聲○賈漢張氏曰音起於聲而聲出於情情發於此則知先王作樂之本矣○朱氏曰聲不止於言凡嗟嘆永歌皆是聲成文謂其清濁高下疾徐疏數之節相應而和也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息吏反其民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反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故詩有六義焉

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illegible]上以風化下下以風福鳳反刺上程氏曰蓋言二南之詩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至於變風則人臣諷刺其上主文而譎古穴反諫鄭氏曰譎諫詠歌依違不直諫也○朱氏曰主於文詞而託之以諫優游不迫而感人實深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至于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孔氏曰國之史官○程氏曰國史得詩於采詩之官故知其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其上風福鳳反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程氏曰風之本出於人君之躬行而其效見於一國之事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孔氏曰言天下之政事發見四方之風俗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

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古毒反]於神明者
也[並見風雅頌篇下]是謂四始詩之至也[史記孔子世家曰關雎之亂以為風始鹿鳴為小雅始文王為大雅始清廟為頌始○李氏曰是四始以下皆詩之至也]然則關雎麟趾之化
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
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孔氏曰諸侯之風先王大王王季之所以教化民也]
故繫之召公[並見周南篇下○程氏曰繫之周南繫之召南今本皆誤作公]周南召南正
始之道[王氏曰王者正始於家終於天下]王化之基是以關雎樂得淑女
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呂氏曰哀至誠惻怛之意禮記所謂無服之喪內恕孔悲蓋求賢之情其惻隱有如此者]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
雎之義也[程氏曰關雎之義樂得淑女以為后妃配君子也其所憂思在於進賢淑非說於色也哀窈窕思之切也切於思賢才而不在於淫色無傷善之心也思之甚切以常人言之直入於邪始乎於關雎卻止乎禮義哀不至於傷則其思也亦異乎常人之思矣後人以為后妃樂得淑女以配君子非謂后妃之得后妃自是配更何]

[樂求淑女以為配淫其色乃男子事自是關雎之義如此非謂后]
論語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大戴禮保傅篇曰春
秋之元詩之關雎禮之冠婚易之乾坤皆慎始敬終云
爾○前漢書匡衡曰孔子論詩以關雎為始言太上者
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
統而理萬物之宜

魯齊韓毛師讀既異義亦不同以魯齊韓之義尚可
見者較之獨毛詩率與經傳合關雎正風之首三家
者乃以為刺[歐陽氏曰關雎齊魯韓三家皆以為康王政衰之詩前漢杜欽傳曰佩玉晏鳴關雎歎之注曰此魯詩也後漢明帝詔曰昔應門失守關雎刺世注薛君韓詩章句曰人君退朝入於私宮后妃御見有度應門擊柝鼓人上堂今內顧于色故詠關雎說淑女以刺時]餘可知矣是則毛
詩之義最為得其真也明者玄齊後煩重時失經旨如

葛覃卷耳之類蘇氏以爲非一人之辭蓋近之至於止存其首一言而盡去其餘則失之易矣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烏了反窕徒了反淑女君子好逑音求

毛氏曰興也關關和聲也雎鳩王雎也鳥摯而有別孔氏曰郭璞云鵰類也今江東人呼之爲鶚揚雄許慎皆曰白鷢似鷹尾上白○歐陽氏曰雎鳩不取其摯取其別也水中可居曰洲后妃說樂君子之德無不和諧愼固幽深若雎鳩之有別焉然後可以風化天下夫婦有別則父子親父子親則君臣敬君臣敬則朝廷正朝廷正則王化成窈窕幽閒也淑善逑匹也言后妃有關雎之德是幽閒貞專之善女宜爲君子之好匹○揚氏曰詩全要體會何謂體會且如關雎之詩詩人以興后妃之德蓋如此也須當想像雎鳩爲何物知雎鳩爲摯而有別之禽則又想像關關爲何聲知關關之聲爲和則又想像在河之洲是何所在知河之洲爲幽閒遠人之地則知如是之禽其鳴聲如是而又居幽閒遠人之地則后妃之德可以意曉矣是之謂體會○釋文曰逑本亦作仇

關關具風比興三義一篇皆言后妃之德以風動天下首章以雎鳩發興後二章皆以荇菜發興至於雎鳩之和靜若荇菜之柔順則又取以爲比也風之義易見惟興與比相近而難辨興多兼比比不兼興意有餘者興也直比之者比也興之兼比者徒以爲比則失其意味矣興之不兼比者誤以爲比則失之穿鑿矣如殷其雷偶聞雷而有感行者之未歸非可以比類求也孔氏曰毛公特言興

也爲其理隱故也今從毛氏例特書與以別之餘皆
不書
參(初金反)差(初宜反)荇(衡猛反)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哲善反)轉反側
程氏曰荇菜以興后妃之柔順○孔氏曰參差然不齊
○毛氏曰荇接余也以事宗廟(陸璣疏曰接余白莖葉紫赤色正圓徑寸餘浮
在水上根在水底○孔氏曰案天官醢人陳四豆之實無荇菜或殷礼也)流求也○程氏曰
左右皆隨水之貌(朱氏曰左右流之求之無方也)○毛氏曰寤覺寐寢
也服思之也(朱氏曰服猶懷也)○王氏曰悠者思之長也○鄭
氏曰卧而不周曰輾(孔氏曰輾轉同動而不周)○釋文曰輾亦作展
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參差荇菜左右
芼(毛報反)之窈窕淑女鐘鼓樂(音洛)之

毛氏曰芼擇也(董氏曰毛則以熟而薦也傳曰芼以薑桂)○蘇氏曰求得而
采采得而芼先後之叙也凡詩之叙類此○朱氏曰求
而得之則當以琴瑟鐘鼓樂之也
后妃之德坤德也關關雎鳩在河之洲擬諸形容者
也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咏歎其眞王者之良匹也唯
天下之至靜爲能配天下之至健也萬化之原一本
諸此未得之也如之何其勿憂既得之也如之何其
勿樂也悠哉悠哉輾轉反側憂之不過其則也琴瑟
友之鐘鼓樂之樂之不過其則也所謂樂而不淫哀
而不傷者也友亦樂也鐘鼓有時而奏琴瑟無時而
不在側若朋友然故曰友
關雎三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八句(鄭氏作五章章四句今從毛氏)

葛覃后妃之本也后妃在父母家則志在於女功之事躬儉節用服澣濯之衣尊敬師傅則可以歸安父母化天下以婦道也

張氏詩曰葛蔓生春谷鳥遷女功與念憶歸安不將貴盛驕門族容使親心得盡歡

關雎后妃之德也而所以成德者必有本也昌謂本葛覃所陳是也後之講師徒見序稱后妃之本而不知所謂乃爲在父母家志在女功之説以附益之殊不知是詩皆述既爲后妃之事貴而勤儉乃爲可稱若在室而服女功固其常耳不必詠歌也

葛之覃兮施（以豉反）于中谷維葉萋萋黄鳥于飛集于灌木其鳴喈喈

也○朱氏曰何者當澣而何者可以未澣乎我將歸寧於父母矣歸寧者歸而問安之義

葛覃三章章六句

卷（眷勉反）耳后妃之志也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私謁之心朝夕思念至於憂勤也

歐陽氏曰婦人無外事求賢審官非后妃之職蓋后妃諷其君子愛養臣下慰其勞苦而接以恩意其宮中相語者如是而已非私謁之害也（劉氏曰后妃本不與外事假令思念進賢爲社稷計亦何至朝念憂勤乎）○張氏詩曰閨闈誠難與國防默嗟徒御困高岡銑罍欲解痡瘏懷采耳元因備酒漿

夫婦一體也位雖不同而志不可不同求師取友歸

人固無與乎此而好善之志則不可不同也崇德報
功后妃固無與乎此而體君子之志則不可不同也
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知子之好之雜佩以報之
婦人之志如是其夫斯能好善矣我姑酌彼金罍維
以不永懷我姑酌彼兕觥維以不永傷后妃之志如
是王者斯能體羣臣矣室有輳釜之聲則門無嘉客
況后妃心志之所形見者乎

采采卷耳不盈頃筐頃音傾嗟我懷人寘彼周行行戶康反
毛氏曰憂者之興也○朱氏曰采采非一采也○毛氏
曰卷耳苓耳也孔氏曰郭璞曰廣雅云枲耳亦云胡枲或曰苓耳形似鼠耳叢生如盤陸璣曰
葉青白色似胡荽白華細莖蔓生可煮為茹○張氏曰枲耳釀酒所須也○朱氏曰據本草即蒼耳頃筐
畚屬易盈之器也釋文韓詩曰頃筐欹筐也○鄭氏曰器之易盈而不

毛氏曰興也葛所以為絺綌女功之事煩辱者覃延也
施移也孔氏曰施言引蔓移去其根也中谷谷中也孔氏曰中谷谷中倒其言者古之人
語皆然詩文多此類萋萋茂盛貌黃鳥搏黍也陸璣曰黃鳥幽州人謂之黃鶯一
名倉庚齊人謂之搏黍灌木叢木也爾雅曰木族生為灌喈喈和聲之遠聞
也○歐陽氏曰后妃見葛生鳥鳴因時感事樂女功之
將作故其次章遂言葛已成就刈濩而為絺綌也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莫莫是刈魚廢反是濩胡郭反為絺耻知反
為綌去逆反服之無斁斁音亦
毛氏曰莫莫成就之貌濩煮之也精曰絺麤曰綌斁厭
也古者王后織玄紞公侯夫人紘綖卿之內子大帶大
夫命婦成祭服士妻朝服庶人以下各衣其夫○張氏
曰秋時也○陳氏曰以為衣服而服之無厭斁之心女

功之勤非苟知之身親爲之所以能儉○釋文刈作艾曰艾亦作刈韓詩云刈取也○孔氏曰爾雅斁作射音義同

言告師氏言告言歸薄汙我私薄澣(户管反)我衣害(户葛反)澣害否歸寧父母

蘇氏曰言辭也春秋傳曰言歸于好 張氏曰言告言歸猶曰告曰歸也○毛氏曰言我也○毛氏曰師女師也古者女師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 孔氏曰教女之師以婦人爲之昏礼曰姆纚笄綃衣在其右注云姆婦人五十無子出而不復嫁能以婦道教人者姆亡侯反纚山買反笄音雞綃音消 汙煩也 鄭氏曰煩煩潤之用功深潤而專反○釋文曰猶[illegible]也○王氏曰治汙曰汙 私燕服也婦人有副禕盛飾以朝事舅姑接見于宗廟進見于君子其餘則私也○朱氏傳曰薄辭也○鄭氏曰澣謂濯之耳○毛氏曰害何

盈[illegible]憂思深也○毛氏曰懷思寘置也○呂氏曰酒醴婦人之職臣下之勤勞君必有以勞之因采卷耳而有所感念及酒醴之用以勞人賢者不當使之遠行從役此首章所以言嗟我懷人寘彼周行周行周道也大東詩曰佻佻公子行彼周行行亦道也 朱氏曰詩有三周行此及大東者皆道路之道鹿鳴乃道義之道

毛氏以周行爲周之列位自左氏以來其傳舊矣然以經解經則不若呂氏之説也

陟彼崔(徂回反)嵬(五回反)我馬虺(呼回反)隤(徒回反)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

毛氏曰陟升也崔嵬土山之戴石也 爾雅作石山戴土曰崔嵬 虺隤病也姑且也 釋文云姑說文作夃音姑同云秦以市買多得爲夃 人君黃金罍 孔氏

曰韓詩說罍天子以玉諸侯大夫皆以金士以梓毛說金罍酒器也諸臣之所酢人君以黃金飾尊大一石金飾龜目蓋刻爲雲雷之象名罍取於雲雷故也言刻畫則用木矣則士以上同用梓而加飾耳韓詩天子以玉經無明文 永長也

行役之懷傷未易解也我姑且酌酒以勞之維以少

寬其思使不永懷不永傷而已

陟彼高岡我馬玄黃我姑酌彼兕（徐履反）觥（古橫反）維以不永

傷

毛氏曰山脊曰岡玄馬病則黃兕觥角爵也 ○孔氏曰兕一角青色重千斤以兕角爲觥韓詩說觥一五升毛詩說觥大七升 ○朱氏曰周禮有觥罰之事又云觥其不敬者正謂以觥罰之耳非必觥專爲罰爵也 ○鄭氏曰此章爲意不盡申殷勤也 ○釋文兕作光曰字又作兕觥作觵曰字又作觥

陟彼砠（七餘反）矣我馬瘏（音塗）矣我僕痡（音敷）矣云何吁矣

毛氏曰縈旋也成就也 ○釋文縈作帶曰本又作縈

樛木三章章四句

螽（音終）斯后妃子孫衆多也言若螽斯不妬忌則子孫衆多也朱氏曰螽斯聚處和一而卵育蕃多故以爲不妬忌子孫衆多之比非必知其不妬忌也或曰古人精察物理固有以知其不妬忌也

螽斯羽詵詵（所巾反）兮宜爾子孫振振（音真）兮

毛氏曰螽斯蚣蝑也 ○孔氏曰螽斯陸璣疏曰蝗類也七月云斯螽文雖顛倒其實一也 ○蘇氏曰螽斯一生八十一子 ○陳氏曰言羽者螽斯羽蟲也無羊之詩羊言角牛言耳狀物多作此 ○毛氏曰詵詵衆多也 ○王氏曰詵詵言其生之衆 ○陳氏曰宜爾者歸其所自於后妃也 ○杜氏左傳注曰振振盛也

螽斯羽薨薨兮宜爾子孫繩繩兮

毛氏曰薨薨衆多也○王氏曰薨薨言其飛之衆○朱氏曰繩繩不絕貌

螽斯羽揖揖側立反兮宜爾子孫蟄蟄直立反兮

毛氏曰揖揖會聚也蟄蟄和集也○王氏曰揖揖言其聚之衆呂氏曰螽斯始化其羽詵詵然比次而起已化則齊飛薨薨然有聲既飛復斂羽揖揖然而聚螽斯言衆多之狀其變如此也

螽斯三章章四句

桃夭於驕反后妃之所致也不妬忌則男女以正昏姻以時國無鰥民也王氏曰后妃處乎重闈深密之地而四方之廣家人婦子服化者正其本而已微察於治亂之形而不見其本者未可與論聖人之道也○廣漢張氏曰乖爭之風始于閨門至於使萬物不得其所而況昏姻之能以時乎此意蓋深遠矣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

毛氏曰興也廣漢張氏曰此詩興也然興之中有比焉唯比義輕於興則謂之興而已詩中若此蓋多也桃有華之盛者夭夭其少壯也灼灼華之盛也王氏曰桃華於仲春以記昏姻之時之子嫁子也爾雅曰之子者是子也○孔氏曰之為語助桃夭為嫁者之子侯寅則負絫者之子東山言其妻白華斥幽王各隨事而名之于往也○李氏曰婦人謂嫁曰歸宜其室家則室家皆得其宜也孔氏曰左傳曰女有家男有室室家謂夫婦也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因時物以發興且以比其華色也既詠其華又詠其實又詠其葉非有他義蓋無餘興未已而反覆歌詠之爾

桃之夭夭有蕡浮雲反其實之子于歸宜其家室

毛氏曰蕡實貌家室猶室家也

桃之夭夭其葉蓁蓁側巾反之子于歸宜其家人

毛氏曰蓁蓁至盛貌宜其家人一家之人盡以爲宜

桃夭三章章四句

兎罝子斜反后妃之化也關雎之化行則莫不好呼報反德賢人衆多也廣安張氏曰桃夭言后妃之所致而已至於兎罝則曰后妃之化盡和平之風至於使兎罝之人亦與其好德之懿共性則固有不言而信不變而速者其要特在於脩身以齊家而已○李氏曰歐陽氏謂如序文則周南之人率皆賢無復君子小人之別此以辭害意也

肅肅兎罝椓之丁丁陟耕反赳赳武夫公侯干城

歐陽氏曰肅肅嚴整貌○毛氏曰兎罝兎罝也孔氏曰兎自作徑路張罝捕之也丁丁椓杙聲也孔氏曰我謂椓杙也此丁丁連椓之故知椓杙聲赳赳武貌干扞也○孔氏曰公侯以武夫自固爲扞蔽如盾爲防守如城然○朱氏曰言聞此椓杙之聲而觀其人其武而可以爲國扞城者也由野之人皆有可用之才

毛氏曰石山戴土曰砠爾雅曰土戴石曰砠瘏病也痡亦病也○鄭氏曰僕馬皆病而今云何乎其亦憂矣深閔之辭○朱氏曰極道勤勞嗟嘆之狀諷貴君子當厚其恩意無窮已之辭也○釋文砠作確曰本亦作砠

卷耳四章章四句

樛木后妃逮下也言能逮下而無嫉妬之心焉永嘉鄭氏曰婦人之德莫大於不妬忌蓋功容可勉而根於情者難自克也

南有樛木居蚪反葛藟力軌反纍力追反之樂只之氏反君子福履綏之

毛氏曰興也南南土也木下曲曰樛南土之葛藟茂盛○孔氏曰藟與葛異亦葛之類也陸璣云一名巨瓜亦延蔓生葉艾白色其子赤亦酢而不美○毛氏曰履祿綏

妾也○鄭氏曰木枝以下垂之故故葛藟得纍而蔓之
喻后妃能以惠下逮衆妾則衆妾上附事之○張氏曰
室家既和故其君子無所憂患○歐陽公曰南有樛木
葛藟纍之但取其下曲則葛藟得纍之而不取其木亦
得以自蔽也呦呦鹿鳴食野之苹但取其食則相呼非
取其羣居則環其角外向也（兩說皆王氏義）
后妃如此樂哉君子可謂福履綏之矣漢之二趙隋
之獨孤唐之武后其禍至於亡國則樛木之后妃詩
人安得不深嘉而屢嘆之乎
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將之
毛氏曰荒奄也（呂氏曰荒蔽也覆也）○鄭氏曰將猶扶助也
南有樛木葛藟縈（烏營反）之樂只君子福履成之

才足以見賢人之衆多矣此文王時周人之詩極其尊
稱不過曰公侯而已亦文王未嘗稱王之一驗也凡雅
頌稱王者皆追王後所作爾○舜文兎作菟又作
乘
肅肅兎罝施于中逵赳赳武夫公侯好仇
毛氏曰逵九達之道○朱氏曰好仇善匹也非特扞城
而已
肅肅兎罝施于中林赳赳武夫公侯腹心
毛氏曰中林林中也○朱氏曰腹心同心同德之謂也
非特好仇而已
曰干城曰好仇曰腹心其辭浸重亦嘆美無已之意爾
兎罝三章章四句

芣苢(音浮 音以)后妃之美也和平則婦人樂有子矣(程氏曰螽斯惟言不妬忌若芣苢則更知平婦人樂有子嬪妾御皆無所忌惟而樂有子矣)

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

毛氏曰采采非一辭也芣苢馬舄馬舄車前也宜懷任焉(孔氏曰今車前草大葉長穗好生道邊江東人呼為蝦蟆衣○陸璣云其子治婦人難産)薄辭也采取也有藏之也○楊氏曰后妃無嫉妬之心則和平矣惟其和平也天下化而和平則婦人以有子為樂矣芣苢和平之詩也天下和平非文辭形容所能及故每章言采采而已無他辭也

采采芣苢薄言掇(都奪反)之采采芣苢薄言捋(力活反)之

毛氏曰掇拾也捋取也(朱氏曰捋取其子也)

采采芣苢薄言袺(音結)之采采芣苢薄言襭(戶結反)之

毛氏曰袺執衽也扱衽曰襭(說文曰襭以衣衽扱物謂之襭胡結反○朱氏曰袺以衣貯之而執其衽也襭以衣貯之而扱其衽於帶間也)

芣苢三章章四句

漢廣德廣所及也文王之道被于南國美化行乎江漢之域無思犯禮求而不可得也

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毛氏曰興也南方之木美喬上竦也思辭也(孔氏曰傳先言思辭然後始言漢上游女疑經休息之字作休思也詩之大體韻在辭上疑休求字為韻二字俱作思但未見如此之本不敢輒改)潛行為泳永長方泭也(郭璞曰小筏曰泭泭音伐)○杜氏釋例漢出武都沮縣經襄陽至江夏陽安縣入江江水出汶山升遷縣岷山經南郡江夏至廣陵入海○程氏曰

人之休於木下必攀枝跂波我反倚喬木不可藝也與夫
有高潔之行女之游者謂曠僻獨行可動之地異乎閨
門之內保傅之側也○朱氏曰其幽閒貞靜之女見者
自無狎暱之心決知其不可求也○歐陽氏曰末乃陳
其不可得之辭如漢廣而不可泳江永而不可方爾

翹翹錯薪言刈其楚之子于歸言秣其馬漢之廣矣不可
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毛氏曰翹翹薪貌錯雜也秣養也六尺以上曰馬○孔
氏曰學記注以楚爲荊○張氏曰刈楚刈蔞刈之以秣
之子之馬也○歐陽氏曰既知不可得乃云之子之既出
遊而歸我則願秣其馬此悅慕之辭猶古人言雖爲執
鞭猶欣慕焉者是也

翹翹錯薪言刈其蔞力俱反之子于歸言秣其駒漢之廣矣
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毛氏曰蔞草中之翹翹然五尺以上曰駒○孔氏曰蔞
蔞蒿也江東用羹魚也其葉似艾白色長數寸

漢廣三章章八句

汝墳道化行也文王之化行乎汝墳之國婦人能閔其君
子猶勉之以正也范氏曰汝墳之國婦人閔其君子勉之以正此豈家至日見而能使之然哉民曰遷善而不知爲之者故曰道化行也

遵彼汝墳伐其條枚未見君子惄乃歷反如調張留反飢

毛氏曰遵循也汝水名也杜氏釋例汝出汝陽縣大孟山至汝陰褒信縣入淮墳
大防也孔氏曰謂崖岸狀如墳墓名大防也枝曰條幹曰枚惄飢意也
調朝也○程氏曰君子從役於外婦人爲樵薪之事○

爾雅曰汝為濆又曰汝有濆董氏曰謂大水溢出別為小水故知濆當作濆郭璞

引宣河汝濆以證爾雅晉世舊本猶然作濆也○釋文惄作愵曰本又作惄

遵彼汝墳伐其條肄以自反既見君子不我遐棄

毛氏曰肄餘也斬而復生曰肄既已遐遠也○程氏曰

自怨之意伐肄見踰時矣言將見君子不遠棄我也

魴符方反魚赬敕貞反尾王室如燬燬音毁雖則如燬父母孔邇

魴解見敝笱○毛氏曰赬赤也魚勞則尾赤呂氏曰緬魚尾

白今赤則勞甚矣燬火也○長樂王氏曰父母指文王也○毛

氏曰孔甚邇近也○鄭氏曰王室如燬畏王室之酷烈

是時紂存○廣漢張氏曰勞苦之極從而寬之曰王室

雖如燬而文王在邇育以恤我也玩此詩則民心雖愁

弃紂而尚以周之故不至於泮散也是文王以盛德為

商之方伯與商室係民心而維宗社者也其德可不謂

至乎

汝墳三章章四句

麟之趾關雎之應應對之應也關雎之化行則天下無犯非禮

雖衰世之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時也

程氏曰自衰世公子以下序之誤也麟趾之時麟趾不

成辭言之時謬矣鄭氏曰衰世謂當文王與紂之時公子皆信厚與古太平致麟之時不能過也鄭志鄭玄門人所集

麟之趾振振音真公子于嗟麟兮

孔氏曰麟麕身牛尾一角不踐生草○毛氏曰趾足也

振振信厚也于嗟嘆辭○程氏曰關雎始於衽席又於

子孫及於宗族以被天下故自近而言之麟取其厚趾

定角皆以麟取之有仁厚之象也既言之又嘆美之曰

于嗟麟兮（朱氏曰麟之趾仁厚公子亦仁厚）○釋文趾作止本亦作趾

麟之定（都佞反）振振公姓于嗟麟兮

毛氏曰定題也（說文曰題額也）公姓公同姓（王氏曰公姓公孫也孫傳姓者也）

麟之角振振公族于嗟麟兮

鄭氏曰麟角之末有肉○毛氏曰公族公同祖也（朱氏曰公族公同高祖祖廟未毀有服之親）

麟之趾三章章三句

周南之國十一篇三十六章百五十九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二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三

召南

說已見周南

鵲巢夫人之德也國君積行（下孟反）累功以致爵位夫人起家而居有之德如鳲鳩乃可以配焉（鄭氏曰夫人有均壹之德如鳲鳩然而後可配國君焉）

楊氏曰鵲巢言夫人之德猶關雎之言后妃也蓋自天子至於諸侯大夫刑于家邦無二道也以關雎爲文王之妃則鵲巢夫人亦必有主名者若謂皆文王之詩則文王繼世之君非積行累功以致爵位者文王一人之身而有聖賢之異無是道也然則二南之詩周公之以風天下無可疑者

三百篇之義首句當時所作或國史得詩之時載其事以示後人其下則說詩者之辭也說詩者非一人其時先後亦不同以毛傳考之有毛氏巳見其說者時在先也有毛氏不見其說者時在後也關雎之義其末曰不淫其色毛傳亦曰后妃說樂君子之德無不和諧又不淫其色然則關雎之義皆毛公所巳見也鵲巢之義其末曰德如鳲鳩乃可以配焉毛傳止曰鳲鳩不自為巢居鵲之成巢未嘗言鳲鳩之德然則鵲巢之義有毛公所不見者也意者後之為毛學者如衛宏之徒附益之耳毛傳尚簡義之巳明者固不重出義之未明者亦必申言如鳲鳩之義雖刺不壹而其首未明故傳必言鳲鳩之養其子平均如一以訓釋之今鵲巢之義止云德如鳲鳩而未知鳲鳩之德若何使毛公果見此語傳豈應略不及之乎詩人本取鳩居鵲巢以比夫人坐享成業蓋非有婦德者殆無以堪之也若又考鳲鳩之情性以比其德詩中固亦包此意但是說出於毛公之後決無可疑也

維鵲有巢維鳩居之之子于歸百兩御之(五嫁反 迓)

毛氏曰鳲鳩秸鞠也鳲鳩不自為巢居鵲之成巢(孔氏曰鳲鳩秸鞠郭璞曰今布穀也○歐陽氏曰今所謂布穀戴勝者與鳩絕異惟今人直謂之鳩者拙鳥也不能作巢多在屋瓦間或於樹上架構樹枝初不成窠巢便以生子往往墜壞雛今鵲作巢甚堅既生雛散飛則棄巢而去容有鳩來處彼空巢○張氏曰鵲巢鳩居不必有此理止取二物為喻猶桃蟲及鳥亦一物)百兩百乘也(孔氏曰車有兩輪故謂兩)諸侯之子嫁於諸侯送御皆百乘○鄭氏曰御迎也○滎陽公曰維鵲有巢維鳩居之但取

鳩之不自爲巢而居鵲之成巢非取鵲之強而不淫知
歳之所在亦非取鳩有均養之德也廣漢張氏曰在其專靜均壹能然
言之是乃夫人之德也有所作爲則非婦道矣

維鵲有巢維鳩方之之子于歸百兩將之
毛氏曰方有之也將送也鄭氏曰家人送之良人迎之

維鵲有巢維鳩盈之之子于歸百兩成之
毛氏曰盈滿也鄭氏曰滿者言衆媵姪娣之多

鵲巢三章章四句

采蘩夫人不失職也夫人可以奉祭祀則不失職矣楊氏曰夫人爲宗廟社稷主以共祭祀爲職

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
毛氏曰于於也蘩皤蒿也孔氏曰白蒿也然則非沼也以采蘩謂然其傍采之也沼沚渚也說文曰小渚曰沚小洲曰渚公侯夫人執蘩菜以助祭○長樂劉氏曰尊祭祀故直謂之事春秋有事于太廟大事于大廟是也

于以采蘩于澗之中于以用之公侯之宮
毛氏曰山夾水曰澗宮廟也

被皮寄反之僮僮音同夙夜在公被之祁祁薄言還歸
毛氏曰被首飾也孔氏曰被者少牢云主婦被錫此禮所謂次也次第髮長短爲之所謂髲髢也僮僮竦敬也長樂劉氏曰僮僮步雖移而被不動之貌夙早也○朱氏曰公公所也謂宗廟之中非私室也○毛氏曰祁祁舒遲也去事有儀也○朱氏曰祭義曰及祭之後陶陶遂遂如將復入然不欲遽去愛敬之無已也

采蘩三章章四句

草蟲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王氏曰夫婦之際或至於瀆而不終者無禮以自防故也

喓喓於遙反草蟲趯趯託歷反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敕中反

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户江反

毛氏曰興也喓喓聲也草蟲常羊也孔氏曰釋蟲云草蟲負蠜郭璞曰常羊也陸璣云小大長短如蝗也青色趯趯躍也阜螽蠜也孔氏曰釋蟲云阜螽蠜李巡曰蝗子也忡忡猶衝衝也止辭也覯遇也降下也○鄭氏曰草蟲鳴阜螽躍而從之○朱氏曰召南之大夫行役在外其妻獨居見此二物以類相從似有陰陽之性因感時物之變而思其君子恐不得保其全而見之也毛氏曰婦人雖適人有歸宗之義○范氏曰未見君子憂心忡忡者憂心不當夫也婦人之從君子豈以爲必得當之哉見禮則進不見禮則退故古之嫁者三月而後反馬所以養廉恥也○釋文曰蟲本或作虫非也虫音許鬼反

陟彼南山言采其蕨未見君子憂心惙惙張劣反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說音悅

毛氏曰蕨鼈也孔氏曰蕨鼈釋草云舍人曰蕨一名鼈○郭璞曰初生無葉可食惙惙憂也○朱氏曰非必大夫妻親出采蕨蓋言今其時矣○歐陽氏曰婦人見時物之變新感其君子

陟彼南山言采其薇未見君子我心傷悲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夷

毛氏曰薇菜也孔氏曰薇山菜也莖葉似小豆蔓生可作羹亦可生食夷平也

草蟲三章章七句

采蘋大夫妻能循法度也能循法度則可以承先祖共音恭祭祀矣

自天子之后妃至於大夫之妻共由一道因其所處

之實故而有斂舒焉

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音老

毛氏曰蘋大蓱也濱厓也藻聚藻也行潦流潦也孔氏曰蘋郭璞曰今水上浮蓱也陸璣曰藻水草也生水底其一種葉如雞蘇莖大如釵股葉如蓬蒿行潦道路之上流行之水○釋文曰韓詩云沉者曰蘋浮者曰藻○王氏曰采蘋必於南澗之濱采藻必於行潦言其所薦有常物所采有常處也○董氏曰濱當作瀕袁淑書曰宅在南瀕毛詩所謂于以采蘋南澗之瀕者也

于以盛音成之維筐及筥居呂反于以湘之維錡宜綺反及釜符甫反

毛氏曰方曰筐圓曰筥湘亨也錡釜屬有足曰錡無足曰釜○王氏曰言其所用有常器也○長樂劉氏曰言其誠信之至事事必躬也

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誰其尸之有齊側皆反季女

毛氏曰奠置也宗室大宗之廟也大夫士祭於宗廟奠於牖下孔氏曰祭在奧西南隅○朱氏曰室前東戶西牖牖下則室中西南隅所謂奧也尸主齊敬季少也蘋藻薄物也澗潦至質也筐筥錡釜陋器也少女微主也○王氏曰宗室牖下言其所奠有常地也自所薦之物所采之處所用之器所奠之地皆有常而不敢變此所謂能循法度○長樂劉氏曰季女者大夫之妻也○董氏曰韓詩作于以鬺之顏師古曰鬺烹也

采之盛之湘之奠之所爲者非一端所豐者非一所矣煩而不厭久而不懈循其序而有常積其誠而益篤然後祭事成焉季女之少若未足以勝此而實尸

此言以其有齊敬之心也大夫之妻亦必累少特言
苟將敬則雖少女猶足以當大事云爾釆蘩以職言
舉其綱也釆蘋以法度言詳其目也尊卑之辨也
釆蘋三章章四句
甘棠美召（時照反）伯也召伯之教明於南國（鄭氏曰召伯為二伯後美其為伯之功故言伯云○釋文曰召康公也燕世家云與周同姓孔安國及鄭皆云爾皇甫謐云文王之庶子按左傳富辰言文之昭十六國無燕也）
蔽芾（非貴反）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蒲曷反）
范氏曰蔽芾盛也（曾氏曰蔽芾蓋世所謂連綿字）○毛氏曰甘棠杜也
（孔氏曰棠今之杜梨其白者為棠其赤者為杜○陸璣草木疏曰棠今棠梨也）翦去伐擊也○
鄭氏曰茇草舍也（朱氏曰止於其下以自蔽茇草舍耳非與作舍也）○長樂王
氏曰召伯觀省風俗止於甘棠之下以受民訟○左氏
傳曰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思其人猶愛其樹
（劉氏曰召伯在之時嘗憩息此棠樹之下今雖不在猶當勿伐此棠蓋覩其物思其人思其人則愛其樹得人心之至也說者謂召公不重煩勞百姓止舍棠下是為墨子之道也）
蔽芾甘棠勿翦勿敗召伯所憩（起例反）
毛氏曰憩息也
蔽芾甘棠勿翦勿拜召伯所說（始銳反）
王氏曰拜謂屈之而已（董氏曰拖土丐曰拜如人之拜小低屈也）○毛氏曰
說舍也○釋文曰說本作稅
甘棠三章章三句
行露召伯聽訟也衰亂之俗微貞信之教興彊暴之男不
能侵陵貞女也
鄭氏曰此殷之末世周之盛德當文王與紂之事

猒於葉反浥於及反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
毛氏曰猒浥濕意也行道也○鄭氏曰夙早也○杜氏
左傳注曰豈不欲早暮而行懼多露之濡已以喻違禮
而行必有汙辱
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誰謂女音汝無家何以速我獄雖
速我獄室家不足
毛氏曰雀之穿屋似有角者速召獄埆也孔氏曰鄭異義駁云埆者
因諸於蟓核之處穿音角○鄭氏曰人皆謂雀之穿屋似有角彊暴
之男召我而獄似有室家之道於我也物有似而不同
雀之穿屋不以角乃以咮今彊暴之男召我而獄不以
室家之道於我乃以侵陵物物與事有似而非者室家
不足謂媒妁之言不和六禮之來彊委之

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墉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訟雖速
我訟亦不女從
楊氏曰牙牡齒也鼠無牡齒說文曰牙牡齒也○山陰陸氏曰雀有咮而無角鼠
有齒而無牙○毛氏曰墉牆也○朱氏曰使貞女之志得以
自伸者召伯聽訟之明也
行露三章　章三句二章章六句
羔羊鵲巢之功致也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節儉
正直德如羔羊也朱氏曰衣裳有常制[illegible]上有常所其節儉正直亦可見矣○呂氏曰德如羔羊
如羔羊之詩也
羔羊之皮素絲五紽徒何反退食自公委於危反蛇音[illegible]委蛇
毛氏曰小曰羔大曰羊素白也紽數也孔氏曰此言紽繳下言總數謂
紽總之數有五非訓紽總爲數也古者素絲以英裘不失其制大夫羔

委以居○范氏曰退食者退而食於私家也○朱氏曰自從也公朝也○毛氏曰委蛇行可從迹也鄭氏曰委蛇委曲自得之貌○廣漢張氏曰重言委蛇舒泰而有餘裕也此獨賦其退食之際蓋於此時而然則其在公之正直可知矣不然有所愧于中則其退也亦且促迫怱遽之不暇寧有委蛇之氣象哉○釋文紽作它曰本或作紽蛇作虵曰本又作蛇

惟其出入皆可從迹則仰不愧俯不怍而從容自得

毛鄭蓋一說也

羔羊之革素絲五緎音域委蛇委蛇自公退食

毛氏曰革猶皮也孔氏曰說文謂獸皮治去其毛曰革對文則皮革異散文則皮革通司裘曰大裘飾皮車謂革輿也此經言革皮是有毛得稱革緎縫也孔氏曰縫合羔羊皮為裘縫即皮之界域因名裘縫云緎五緎既為界域則五紽五總亦為縫也○鄭氏曰自公退食猶退食自公

羔羊之縫符龍反素絲五總子公反委蛇委蛇退食自公

毛氏曰縫言縫殺之大小得其制總數也○王氏曰朝夕往來出公門入私門出私門入公門而已終無私交之行也

羔羊三章章四句

殷音隱其靁勸以義也召南之大夫遠行從政不遑寧處其室家能閔其勤勞勸以義也○鄭氏曰召南大夫召伯之屬○孔氏曰左傳曰伯輿之大夫瑕禽亦此之類也

殷其靁在南山之陽何斯違斯莫敢或遑振振音真君子歸哉歸哉

朱氏曰興也○毛氏曰殷靁聲也山南曰陽何此君子也違去遑暇也振振信厚也○張氏曰如鸛鳴婦嘆之義將風雨則思念行者也○朱氏曰何斯斯此人也違斯斯此所也歸哉歸哉冀其畢事而還歸也閔之深而無怨辭所謂勸以義也呂氏曰振振君子歸哉歸哉勸以義也再言歸哉者欲領其歸以復命也遠行從役不廢君命然後可以言歸

殷其靁在南山之側何斯違斯莫敢遑息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毛氏曰息止也

殷其靁在南山之下何斯違斯莫或遑處尺煑反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毛氏曰處居也

殷其靁三章章六句

摽婢小反有梅男女及時也召南之國被文王之化男女得以及時也朱氏曰述女子之情欲昏姻之及時也桃夭則少緩矣行露[illegible][illegible]於漢廣亦然

范氏曰昔者聖人觀天地萬物之情因民之有男女而制為昏禮使之夫婦有別以相生養以相代續是以關雎言后妃之德而至於男女以正昏姻以時鵲巢言夫人之德而至於男女得以及時桃夭美其盛也故以桃喻摽有梅欲其早也故以梅喻東山言嫁娶之候亦曰倉庚于飛熠燿其羽聖人觀草木蟲鳥之變意未嘗不在民也

摽有梅其實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

毛氏曰興也摽落也梅尚在樹者七○鄭氏曰庶衆迨

及也○朱氏曰吉卜而得吉也○歐陽氏曰興物之盛
時不可久惜其盛年難久而懼過時也○釋文曰梅韓
詩作楳
摽有梅其實三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
毛氏曰在者三也今急辭也○王氏曰不暇吉日之擇
也迨今可以成昏矣
摽有梅頃筐(音傾)塈(許器反)之求我庶士迨其謂之
毛氏曰塈取也不待備禮也○歐陽氏曰謂者相語也
遣媒妁相語以求之也(王氏曰謂者以言動之也)○蘇氏曰凡詩每
章有先後淺深之異如此詩之類固自有說若木螽
斯之類皆意不盡申殷勤而已欲強求其說則迂雜而
不當矣

淺詩也其辭汲汲如將失之豈習亂而喜始治者邪
摽有梅三章章四句
小星惠及下也夫人無妬忌之行惠及賤妾進御於君知
其命有貴賤能盡其心矣(呂氏曰夫人無妬忌之行而賤妾安於其命所謂上好仁而下必好義者也)
嘒(呼惠反)彼小星三五在東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寔命不同
朱氏曰興也○毛氏曰嘒微貌小星衆無名者三心五
噣四時更見(鄭氏曰心在東方三月時也噣在東方正月時也○孔氏曰心實三星五是噣釋天云咮謂之柳則咮者柳星也以其爲鳥星之口故謂之咮)肅肅疾貌宵夜征行○鄭
氏曰夙早也凡妾御於君不敢當夕○毛氏曰寔是也
○朱氏曰命所賦之分也衆妾進御於君不敢當夕見
星而往見星而還故因其所見以起興○孔氏曰衆妾

自知已賤不敢同於天人

嘒彼小星維參與昴（參所林反）肅肅宵征抱衾與裯（裯直留反）寔命不猶

毛氏曰參伐也昴留也（孔氏曰天文志云參白虎宿三星直下有三星旒曰伐昴曰言物成就繫留也○文曰一星皆西方宿）衾被也裯襌被也（禮記玉藻注襌無裏音單）

猶若也○程氏曰賤妾得進御於君是其僭恣可行而分限得踰之時也乃能謹於抱衾與裯而知命之不猶則教化至矣

小星二章章五句

江有汜（汜音祀）美媵也勤而無怨嫡能悔過也文王之時江沱之間有嫡不以其媵備數媵遇勞而無怨嫡亦自悔也（孔氏曰媵妾也媵謂妾也古者女嫁必姪娣從謂之媵士昏禮云雖無娣媵先是士有娣姪但不必備耳袁大夫須姪娣是大夫有姪娣也公羊傳曰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媵之而從皆名媵獨言二國者異國主爲媵故特名之其實雖夫人姪娣亦爲媵也鄭氏士昏禮注云姪兄之子娣女弟也娣尊姪卑）

董氏曰江沱嫡沱況媵今詩序乃言江沱之間是失詩人旨也

江有汜之子歸不我以不我以其後也悔

毛氏曰與也決復入爲汜（爾雅曰凡水決之岐流復還本水者曰汜）○程氏曰其嫡不使備媵妾之數以侍君也汜水之分渚水之岐沱水之別當使媵妾均承其澤○鄭氏曰之子謂嫡也婦人謂嫁曰歸○范氏曰以之爲言用也○董氏曰汜石經作洍說文引詩作洍蓋古爲洍後世譌也

江有渚之子歸不我與不我與其後也處

毛氏曰渚小洲也水岐成渚○程氏曰處得其所處也

范氏曰處隱得其所

江有沱（徒何反）之子歸不我過（古禾反）不我過其嘯也歌

毛氏曰沱江之別者（爾雅曰水自河出為灉漢為潛江為沱○孔氏曰皆大水分出別為小水之名也禹貢梁州云沱潛既道荊州亦有沱潛者蓋以水從江漢出者皆曰沱潛所以荊梁二州皆有也）

○鄭氏曰嘯蹙口而出聲嬉既覺自悔而歌（朱氏曰嘯以舒憤懣之氣言其悔時也歌則得其所處而樂矣此兼上兩章之意而言易曰震无咎者存乎悔於此見之王風云條其歗矣列女傳云倚柱而歗皆悲歎之聲也○范氏曰嬉忘其禍心而和樂也）

以如不使大臣怨乎不以之以與如暴虎馮河吾不與也之與過如過從之過不我過言不我顧也一章曰其後也悔二章曰其後也處三章曰其嘯也歌始則悔避中則相安終則相歡言之序也

江有汜三章章五句

野有死麕（俱倫反）惡（烏路反）無禮也天下大亂彊暴相陵遂成淫風被文王之化雖當亂世猶惡無禮也

野有死麕白茅包之有女懷春吉士誘之

毛氏曰郊外曰野○說文曰麕麞也（孔氏曰續人注云齊人謂麕為麞）○毛氏曰白茅取絜清也包裹也懷思也誘道也（鄭氏曰吉士使媒人道成之）○王氏曰野有死麕白茅包之者禮之薄也而猶愈於無禮○釋文麕作麏君曰本亦作麕

林有樸（蒲木反）樕（音速）野有死鹿白茅純（徒尊反）束有女如玉

毛氏曰樸樕小木也（孔氏曰釋木云樸樕心某氏曰樸樕斛樕也有心能濕江河間以為柱）野有死鹿廣物也束猶包之也以樸樕為禮意其若致薪芻之饋之類

舒而脫脫（勑外反）兮無感我帨（始銳反）兮無使尨（美邦反）也吠（符廢反）

反
毛氏曰舒徐也脫脫舒遲也感動也帨佩巾也孔氏曰內則婦事舅姑佩紛帨注云帨拭物之巾尨狗也說文曰尨犬之多毛者非禮相陵則狗
吠○鄭氏曰奔走失節動其佩飾○廣漢張氏曰惡無
禮之辭也但言無動我之帨無驚我之尨則其凜然不
可犯之意蓋可見矣
此詩三章皆言貞女惡無禮而拒之其辭初猶緩而
後益切曰有女懷春吉士誘之言非不懷婚姻必待
吉士以禮道之雖拒無禮其辭猶巽也曰有女如玉
則正言其貞潔不可犯矣其辭漸切也至於其末見
侵益迫拒之益切矣毛鄭以誘為道儀禮射禮亦先
有誘射皆謂以禮道之古人固有此訓詁也歐陽氏
謂以誘為挑誘之誘遂謂彼女懷春吉士遂誘而汙
以非禮殊不知是詩方惡無禮豈有為挑誘之汙行
而尚名之吉士者乎
野有死麕三章二章章四句一章三句
何彼襛如容反矣美王姬也說文曰姬周姓也雖則王姬亦下嫁於
諸侯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猶執婦道以成肅雝之
德也鄭氏夫下王后一等謂車乘厭翟服則褕翟○孔氏曰王后五路重翟為上厭翟次之六服褘衣為上褕翟次之
何彼襛矣唐棣徒帝反之華曷不肅雝王姬之車尺奢反
毛氏曰興也襛猶戎戎也唐棣栘音移也孔氏曰郭璞曰栘似白楊肅
敬雝和也○朱氏曰何彼曷不皆設問之辭也襛盛也
言何彼戎戎而盛乎唐棣之華也豈不肅雝乎王姬之

隨

車也○張氏曰唐棣之華芣如桃李皆言王姬之盛美
鄭氏曰論王姬顏色之盛美○釋文曰釋名云車聲如居今尺奢反
韋昭曰古皆音尺奢反從漢以來始有居音
何彼襛矣華如桃李平王之孫齊侯之子
毛氏曰平正也武王女文王孫適齊侯之子孔氏曰文者謚之正名也稱者則隨德不一以德能平正天下故稱平王也稱寧王也○李氏曰本朝太宗稱神宗及神宗稱神宗則太宗不復稱神宗矣
其釣維何維絲維緡齊侯之子平王之孫
毛氏曰伊維緡綸也○張氏曰言釣如何必以絲緡矣
婦相接如何必以禮也
肅雝者王姬而曰王姬之車不敢指切之也平王之
孫齊侯之子其辭匹敵則不驕亢可知也此詩爲美

王姬而作自應先稱王姬至末章則反覆歌詠之非
有他義也
何彼襛矣三章章四句
騶虞鵲巢之應也鵲巢之化行人倫既正朝廷既治天下
純被文王之化則庶類蕃殖蒐田以時仁如騶虞則王道
成也張氏曰仁如騶虞此言王道之成如騶虞之詩如緇衣巷伯之謂也
楊氏曰二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蓋一體也王者諸侯
之風相須以爲治諸侯所以代其終也故召南之終至
仁如騶虞然後王道成焉王道成非諸侯之事也則一
體相須爲治可見矣
麟趾關雎之應騶虞鵲巢之應意者文王之時二物
應感而至故詩人以發詠歎

彼茁（側劣反）者葭（音加）壹發五豝（百加反）于嗟乎騶虞

毛氏曰茁出也（孔氏曰謂草生茁茁然出）葭蘆也豕牝曰豝虞人翼

五豝以待公之發（孔氏曰五豝止一發中則殺一而已仁心之至不忍盡殺故也○朱氏曰壹發五豝言禽獸之衆多）騶虞義獸白虎黑文不食生物（陸璣云騶虞尾長於軀不履生草）○鄭氏曰記蘆始出者著春田之早晚

彼茁者蓬壹發五豵（子公反）于嗟乎騶虞

毛氏曰蓬草名也一歲曰豵（爾雅曰豕生三豵）

彼茁者葭彼茁者蓬記蒐田之時蓋曹子桓所謂勾芒司節和風扇物草淺獸肥之時也一發五豝一發五豵獸之多而取之鮮也反三隅而觀之則天壤之間和氣充塞庶類蕃殖交於萬物有道而恩足以及禽獸者皆可見矣此一[illegible]之仁其何以形容曰于嗟乎騶虞其非騶虞自然不勉之仁殆不足以當之也

騶虞三章章三句

召南之國十四篇四十章百七十七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三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四

變風

釋文曰從邶訖豳十三國並變風也

邶 鄘衛詩附

鄭氏詩譜曰邶鄘衛者商紂畿內之地其封域在禹貢冀州大行之東北踰衡漳東及兖州桑土之野周武王伐紂以其京師封子武庚為殷後乃三分其地置三監使管叔蔡叔霍叔尹而教之自紂城而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衛釋文曰衛在汲郡朝歌縣○董氏曰竹書紀年曰武王封武庚於殷歌分其地為邶鄘衛使管叔霍叔蔡叔監之武王既喪三監導武庚叛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復伐三監更於此三國建諸侯以殷餘民封康叔於衛使為之長孔氏曰漢地理志云三監叛周公誅之盡以其地封弟康叔故

其鄘衛三國之詩相與同風如志之言則康叔初封其彼二國鄘氏不然者以國大非衛○董氏曰康叔受衛其在殷時爲百里之地而此詩則同姓受封同也後世子孫稍并彼二國混而名之七世至頃侯當周夷王時衛國政衰變風始作作者各有所傷從其國本而異之爲此鄘衛之詩焉○朱氏曰邶鄘之詩皆主衛事而必存其舊號者豈其聲之異歟

栢舟言仁而不遇也衛頃頃音傾公之時仁人不遇小人在側鄭氏曰不遇者君不受己之志也○張氏曰不遇非不遇也不受其志也○孔氏曰頃公貞伯子當夷王時

汎芳劒反彼栢舟亦汎其流耿耿古幸反不寐如有隱憂微我無酒以敖五羔反以遊

毛氏曰興也汎汎流貌栢木宜爲舟耿耿猶儆儆也朱氏曰耿耿小明憂之貌也隱痛也非我無酒可以敖遊忘憂也汎然栢舟亦汎其流如舟之汎汎無所倚薄也

我心匪鑒不可以茹如預反亦有兄弟不可以據薄言往愬逢彼之怒

毛氏曰茹度也長樂王氏曰責我心之如鑒必能度形猶責周公必知管蔡之叛而不使之責孟子必識齊王之不可爲湯武而不應其聘○朱氏曰鑒能度物而我不能但以兄弟宜可據依而不知其不可也故或往愬焉而反逢其怒耳范氏曰此公族之臣也故倚賴皆其兄弟○釋文曰鑒亦作監曰本又作鑑

可

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眷勉反也威儀棣棣不可選也

毛氏曰石雖堅尚可轉席雖平尚可卷○棣棣富而閑習也○歐陽氏曰其意謂石席可轉卷我心匪石席故不

可轉卷也○呂氏曰以威儀爲可簡則蔑禮故不敢改其度也

不可選也言威儀閑習自有常度不可選擇以避禍也翟方進謂馮參君侯以王舅見廢不得在公卿位今五侯至尊貴也與之並列宜小詘節卑體視有所宗而君矣盛修容貌以威嚴加之此非所以下五侯而自益者也參性好禮儀不改其常操

憂心悄悄七小反慍于羣小覯古豆反閔旣多受侮音武不少靜言思之寤辟婢亦反有摽符小反

毛氏曰悄悄憂貌慍怒也閔病也靜安也辟拊心也摽拊心貌孔氏曰寤覺之中拊心而手摽然○歐陽氏曰慍于羣小羣小慍仁人也○王氏曰閔亂而君昏則小人衆而君子獨居憂而小人樂君子之憂憂其國而已憂其國則與小人異趣其爲小人所慍固其理也故曰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小人得志則爲讒誣以病君子君子旣病矣則又從而侮之故曰覯閔旣多受侮不少其曰旣多不少者以言小人之衆也

日居月諸胡迭待結反而微心之憂矣如匪澣戶管反衣靜言思之不能奮飛

孔氏曰居諸語助也檀弓云何居注云居語助也○歐陽氏曰日居月諸胡迭而微者謂仁人傷衛日往月來而漸微爾猶言日朘月削也○范氏曰如匪澣衣者中垢而不濯也毛氏曰如匪澣衣如衣之不澣矣不能奮飛者鬱陶無所發也○鄭氏曰臣不遇於君猶不忍去厚之至也

柏舟五章章六句

綠衣衛莊姜傷己也妾上僭（子念反）夫人失位而作是詩也（鄭氏曰莊姜莊公夫人齊女姓姜氏妾上僭者謂公子州吁之母母嬖而州吁驕）

綠兮衣兮綠衣黃裏（音里）心之憂矣曷維其已

毛氏曰綠間色黃正色（孔氏曰綠蒼黃之間色黃中央之正色）憂雖欲自止何時能止也○孔氏曰間色之綠不當為衣猶妾之不宜嬖寵正色之黃反為裏猶夫人反見疏而微也○廣漢張氏曰綠衣之憂言嫡妾之亂其盛將至於不可勝言者憂在宗國也夫豈特為一身之私哉

綠兮衣兮綠衣黃裳心之憂矣曷維其亡

毛氏曰上曰衣下曰裳○孔氏曰間色為衣而在上正色之黃反為裳而處下○曾氏曰亡失也不須訓為忘

綠兮絲兮女所治兮我思古人俾（卑爾反）無訧（尤）兮

毛氏曰訧過也○程氏曰綠衣衛莊姜傷己無德以致之行有不得反求諸己而已矣絲之綠由女之染治以成言有所自也絺綌所以來風也○范氏曰致其存則在我也故思古之人能使尊卑有分而無過也

絺兮綌兮淒（七西反）其以風我思古人實獲我心

毛氏曰淒寒風也○范氏曰思古人而獲我心自知其不及也

綠衣四章章四句

燕燕衛莊姜送歸妾也（鄭氏曰莊姜無子陳女戴媯生子名完莊姜以為己子莊公薨完立而州吁殺之戴媯於是大歸莊姜遠送之于野作詩見己志○永嘉鄭氏曰戴媯雖妾實生桓公桓公立為君矣敘詩者猶曰送歸妾何也蓋為母以子貴之說者失聖人正名分嚴嫡庶之說矣）

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

朱氏曰興也。孔氏曰釋鳥燕燕乞郭璞曰齊人呼乞曰燕即今之燕也古人重言之。李氏曰差池不齊貌。毛氏曰之子去者也歸歸宗也遠送過禮于於也郊外曰野蘇氏曰禮婦人送迎不出門遠送至野情之所不能已也。孔氏曰至野與之訣別已留而彼去稍稍更遠瞻望之不復能及故念之泣涕。王氏曰燕方春時以其匹至其羽相與差池其舉一上而一下故莊姜感於見以興焉。廣漢張氏曰燕燕以興己與戴嬀嫡妾相與之善歟獨言泣涕之情者蓋家國之事有不可勝悲者吾緒太古批相溫發並詔云未亡人不幸存此百感念存沒心焉如割其有合於詩人之情歟

燕燕于飛頡(戶結反)之頏(戶郎反)之之子于歸遠送于將之瞻望弗及佇立以泣

毛氏曰飛而上曰頡飛而下曰頏佇立久立也。鄭氏曰將亦送也

燕燕于飛下上(時掌反)其音之子于歸遠送于南瞻望弗及實勞我心

毛氏曰飛而上曰上音飛而下曰下音陳在衛南實是也。釋文曰南如字沈重云協句宜乃林反古人韻緩不煩改字

仲氏任(而鴆反)只其心塞淵終溫且惠淑慎其身先君之思以勗(凶玉反)寡人

毛氏曰仲戴媯字也○鄭氏曰任者以恩相親信也○
朱氏曰只助語○李氏曰塞實也○毛氏曰淵深也○
朱氏曰溫和也○毛氏曰惠順也○朱氏曰終溫且惠
始終如一也○鄭氏曰淑善也○毛氏曰勗勉也○鄭
氏曰寡人莊姜自謂也○楊氏曰州吁之暴完之死戴
媯之去皆夫人失位不見答於先君所致也而戴媯猶
以先君之思勉其夫人可謂終溫且惠矣 朱氏曰上四句莊姜美戴
媯下二句因使之以先君之故而有以勗己蓋稱其美以求教戒之辭

燕燕四章章六句

日月衛莊姜傷己也遭州吁之難 乃旦反 傷己不見答於先
君以至困窮之詩也 張氏曰困窮者道窮詩人无以自伸也
廣漢張氏曰綠衣方妾上僭之時故猶反己以自責而
已至日月之作則在州吁弒嫡之後於是始推原其致
禍之本以為由己不見答於先君之所致亦猶孟子所
謂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

日居月諸照臨下土乃如之人兮逝不古處 昌呂反 胡能有
定寧不我顧
毛氏曰日乎月乎照臨之也胡何也○鄭氏曰之人是
人也謂莊公也○朱氏曰逝發語之辭○范氏曰言莊
公不以古之道處我故至此困窮也 長樂王氏曰不以古夫婦之道處我
○鄭氏曰寧猶曾也
觀頑人之詩則莊姜初來即不見答非始有恩意而
後忘之也古不當訓故

日居月諸下土是冒乃如之人兮逝不相好 呼報反 胡能有

定寧不我報

毛氏曰冒覆也○張氏曰以禮事莊公不以恩荅己寧不我報是也

日居月諸出自東方乃如之人兮德音無良胡能有定俾也可忘

毛氏曰日始月盛皆出東方音聲良善也○朱氏曰德音美其辭無良醜其實也

日居月諸東方自出父兮母兮畜我不卒胡能有定報我不述

王氏曰人憂患疾痛極則未嘗不呼其父母者○鄭氏曰畜養卒終也○朱氏曰不述猶言不可稱述也

左傳曰子叔姬妃齊昭公生舍叔姬無寵舍無威夫人見薄則冢嗣之位望亦輕此國家所以傾搖也莊姜既不見荅則桓公之位何能安定乎反覆言之蓋推原禍亂之由而非爲己私也俾也可忘謂若思莊公恩義之薄嫡庶不定之禍誠使我可忘而我自不忍忘之也末章不欲咎莊公徒自傷父母養我不終而已報我不述言莊公之所以報我不欲稱述之矣亦不欲咎莊公也

日月四章章六句

終風衛莊姜傷己也遭州吁之暴見侮慢而不能正也

終風且暴顧我則笑謔許虐反浪笑敖五報反中心是悼

毛氏曰終日風爲終風暴疾也笑侮之也謔浪笑敖言戲謔不敬朱氏曰謔戲言也浪放蕩也○鄭氏曰喻州吁之爲不善

如終風之無休止而其間又有甚惡焉者傷其如是

終風且霾亡皆反惠然肯來莫往莫來悠悠我思

毛氏曰霾雨土也惠然言時有順心也○朱氏曰終風且霾以比州吁之暴益甚也○蘇氏曰州吁往來皆不可當○鄭氏曰我思其如是心悠悠然○楊氏曰見侮慢而不能正則悼之而已其莫往莫來則又思之可謂極毋道矣經解曰溫柔敦厚詩教也學者如此則可與觀可與羣可與怨矣

終風且曀於計反不日有曀寤言不寐願言則嚏都麗反

毛氏曰陰而風曰曀○王氏曰曀則不見日矣又曰不日有曀者言不旋日而又曀也○鄭氏曰言我願思也嚏讀當爲不敢嚏咳之嚏我其憂悼而不能寐女思我心如是我則嚏也今俗人嚏云人道我此古之遺語也○蘇氏曰古有又通○釋文嚏作疐云本又作嚏

陰風終日意其止矣不旋日而又曀焉厭苦之辭也

曀曀其陰於計反虺虺其靁虛鬼反寤言不寐願言則懷

毛氏曰如常陰曀曀然暴若震靁之聲虺虺然○孔氏曰虺虺靁將發而未震之聲○董氏曰韓詩作壇壇其陰章句曰天陰塵也

驟雨汎雷其止可待至於曀曀之陰虺虺之雷則殊未有開霽之期也願言則嚏汝念我則我嚏矣毋子之間感通本無間也願言則懷汝念我則我懷矣毋子之間恩愛未易復也

終風四章章四句

擊鼓怨州吁也衛州吁用兵暴亂使公孫文仲將而平陳

與宋國人怨其勇而無禮也鄭氏曰將者將兵以伐鄭也平成也。朱氏曰伐鄭以告陳宋之成也

朱氏曰按左傳州吁與宋衛陳蔡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

出師不爲久而衛人之怨如此身犯大逆衆叛親離莫

肯爲之用爾

擊鼓其鏜吐當反踊躍用兵土国城漕我獨南行

毛氏曰鏜然擊鼓聲漕衛邑也。曾氏曰鏜然擊鼓踊

躍用兵想見州吁好兵喜鬬之狀其興師動衆非出於

不得已也人之所甚懼者州吁之所最樂國人怨之正以

其踊躍爾。鄭氏曰土国役土功於國或行從軍南行

伐鄭。李氏曰土國城漕非不勞苦而獨處於境内今

我之在外死亡未可知雖欲爲土国城漕之人不可得

也。董氏曰鏜石經作鼜說文亦作鼜

從孫子仲平陳與宋不我以歸憂心有忡敕中反

毛氏曰孫子仲謂公孫文仲也孔氏曰文是謚平陳於宋鄭氏曰平陳於宋謂使告宋曰君爲主敝邑以賦與陳蔡從憂心有忡憂心忡忡然。左

傳杜氏注曰陳今陳國陳縣宋今梁國睢陽縣

從孫子仲平陳與宋言所從者乃孫子仲也則輕其

帥可知矣

爰居爰處爰喪息浪反其馬于以求之于林之下

鄭氏曰爰於也。歐陽氏曰王肅以下三章衛人從軍

者與其室家訣别之辭士卒將行與其室家訣别云我

之是行未有歸期亦未知於何所居處於何所喪其馬

若求我與馬當於林下求之蓋爲必敗之計也曹氏曰非獨爰

居處以下三章爲從軍者訣別之辭一篇之意旨如此○朱氏曰猶寡與處其子之意也

死生契（苦結反）闊與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老

毛氏曰契闊勤苦也○朱氏曰成說成其約誓之言○

孔氏曰王肅云言國人室家之志欲相與從生至死契闊勤苦而不相離相與偕老（朱氏曰與其家人訣別言其始爲室家之時期以死生契闊無所不同既成約誓又相與執手而期以偕老言至死而不相棄也）

于嗟闊兮不我活兮于嗟洵（呼縣反）兮不我信（音申）兮

鄭氏曰于嗟歎辭也○毛氏曰活生活也洵遠也○釋文曰洵本或作詢誤也詢音荀韓詩作夐夐亦遠也信即古伸字也

于嗟闊兮承上章死生契闊之文而足成其義言始欲死生勤苦共之今乃不得相依以生也洵當從毛傳言遠去而不得伸此志也

擊鼓五章章四句

凱風美孝子也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故美七子能盡其孝道以慰其母心而成其志爾

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夭夭（於驕反）母氏劬勞

毛氏曰興也南風謂之凱風樂夏之長養（孔氏曰凱樂也風性樂養萬物）棘難長養者夭夭盛貌劬勞病苦也○王氏曰棘心至於夭夭則風之爲力多矣此母氏劬勞之譬也

凱風自南吹彼棘薪母氏聖善我無令人

毛氏曰棘薪其成就者聖叡也○鄭氏曰令善也○朱氏曰棘可以爲薪則成就矣然非美材喻子之壯大而無善也○長樂劉氏曰自言七子之中有一令善之人

則亦不舍之而去也

爰有寒泉在浚（音峻）之下有子七人母氏勞苦

毛氏曰浚衛邑也○陳氏曰寒泉在浚之邑下邑人賴之以生養今子七人反不能養一母而使母勞苦求嫁也○朱氏曰母欲嫁者本為淫風流行而七子乃以勞苦為說可謂幾諫矣

睍（胡顯反）睆（華板反）黄鳥載好其音有子七人莫慰母心

毛氏曰睍睆好貌○鄭氏曰鳥猶能好其音以說人而我獨不能說吾母哉○曾氏曰凱風盛於夏時黄鳥鳴於夏末寒泉亦夏所宜耳寒泉能使人甘之有子而使母勞苦黄鳥能使人樂之有子而莫慰母心

凱風四章章四句

雄雉刺衛宣公也淫亂不恤國事軍旅數（色角反）起大夫久役男女怨曠國人患之而作是詩（孔氏曰宣公晉桓公子）

朱氏曰此詩皆女怨之辭

雄雉于飛泄泄（以世反）其羽我之懷矣自詒伊阻

毛氏曰興也○朱氏曰泄泄飛之緩也○鄭氏曰懷安也○毛氏曰詒遺也伊維也（孔氏曰語助也）○朱氏曰阻隔也○曾氏曰雄雉以喻其夫雄雉于飛雌懷安而不從之今之阻隔蓋自遺也大夫行役婦人本無可從之理其言如此乃怨思之切耳

雄雉于飛下上（時掌反）其音展矣君子實勞我心

毛氏曰展誠也○范氏曰展矣君子久役而不得歸者也此婦人之閔其夫也

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

毛氏曰瞻視也○朱氏曰悠悠長也○鄭氏曰視日月之行迭往迭來今君子獨久行役而不來使我心悠悠然思之曷何也何時能來望之也鄭氏曰日月取其迭往迭來之意又日月陰陽相配而不相見又曰暑所見動人情思抱向意眞間

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下孟反不忮之豉反不求何用不臧

鄭氏曰女衆君子我不知人之德行何如者行朱氏曰百爾君子從指從役大夫也○毛氏曰忮害也○朱氏曰貪求也○毛氏曰臧善也○張氏曰不忮不求是大夫妻言其夫也

婦人思其君子之切而知其未得歸也於是復自解曰凡百君子我婦人不知孰爲德行也但不忮害不貪求則何所用而不善雖久處艱難之間固未害也

雄雉四章章四句

匏有苦葉刺衛宣公也公與夫人並爲淫亂鄭氏曰夫人謂夷姜○孔氏曰知非宣姜者以宣姜本適伋爲公所要云雄雉序其世明是夷姜

匏有苦葉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苦例反

毛氏曰匏謂之瓠瓠葉苦不可食也朱氏曰陸璣云匏葉少時可爲羹八月中堅強不可食故云苦葉匏瓠一也故云謂之瓠外傳魯語叔孫穆子曰豹之業及匏有苦葉矣叔向曰苦匏不材於人共濟而已韋昭注云不材於人言不可食共濟匏可以渡水也濟渡也由膝以上爲涉以衣涉水爲厲謂由帶以上也釋文曰韓詩云至心曰厲揭褰衣也○朱氏曰匏尚有葉是未有霜而成匏之時濟渡之處又有深涉未可以渡也○毛氏曰遭時制宜如遇水深則厲淺則揭矣蘇氏曰深則厲淺則揭宜與酌也宣公夫人不顧其義猶不度水之深淺不可濟也○釋文厲說文曰砅云履石渡水也音力知反又

音訓

有瀰（彌尔反）濟盈有鷕（以小反）雉鳴濟盈不濡軌（音犯）雉鳴求其牡

毛氏曰瀰深也盈滿也鷕雌雉聲也由輈以上為軌○歐陽氏曰毛鄭謂走曰牝牡書牝雞無晨豈為走獸乎古語通用濟盈無不濡之理而涉者貪於必進自謂不濡又與宣公會貪於淫欲身蹈罪惡而不自知也雉鳴求其牡者又與夫人不顧禮義而從宣公如禽獸之相求惟知雌雄之匹而無親疏父子之別（朱氏曰或曰求上章之與以為比也蓋以匏之苦來貞濟有深涉以濟盈與雉鳴然後雉求其牝比淫亂之人此亦詩之一體也夫詩不為體齒纏宮闕有如此者而後世學者求之崎嶇附贅狹之中銖較寸量如治法律失之遠矣）○釋文曰軌依傳意宜音犯案說文云軌車轍也從車九聲龜美反軌車轍前也從車凡聲音犯相亂故具論之

雝雝鳴鴈旭（許玉反）日始旦士如歸妻迨冰未泮

毛氏曰雝雝鴈聲和也納采用鴈旭日始出謂大昕之時迨及泮散也○鄭氏曰昏禮自納采至請期用昕親迎用昏歸妻使之來歸於己謂請期也冰未半泮正月中以前也二月中可以昏矣（孔氏曰毛氏東門之楊傳云不逮秋冬則以秋冬皆得成昏孫卿曰霜降逆女冰泮殺內霜降九月也冰泮正月也家語曰霜降而婦功成而嫁娶者行焉冰泮而農業起昏禮殺於此周禮言仲春夏小正言二月皆為期盡當蕃育之法王肅曰前賢有言丈夫二十不敢不有室女子十五不敢不事人謂周亦云男自二十以及三十女自十五以至二十皆得以嫁娶先是則速後是則晚矣其歲皆由毛氏若男三十女二十為期盡蕃育雖仲春猶可行）○王氏曰古之於婚姻其求之不暴而節之以禮雖庶士亦然而況於人君乎

招招（照遥反）舟子人涉卬否（卬五郎反）人涉卬否卬須我友

毛氏曰招招號召之貌（孔氏曰以手曰招以口曰召）舟子舟人主濟渡者卬我也人皆涉我友未至我獨待之而不涉〇朱氏曰以配男女必待配禮而相從

此詩剌宣公之淫亂於（一章二章四章皆以）物爲比而不正言其事三章（雖言昏禮特舉士之歸妻）蓋不欲斥言之而以小喻大也所謂主文而譎諫也

匏有苦葉四章章四句

谷風剌夫婦失道也衛人化其上淫於新昏而棄其舊室夫婦離絶國俗傷敗焉

朱氏曰此皆述逐婦之辭也宣姜有寵而夷姜縊是以其民化之（而谷風之詩作所謂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者如此）

習習谷風以陰以雨黽（莫尹切）勉同心不宜有怒采葑（孚容反）采菲（妃鬼反）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

毛氏曰興也習習和舒貌東風謂之谷風陰陽和而谷風至〇程氏曰陰陽交和則感陰而成雨（其感也陰其成也雨）夫婦之道當黽勉和同不宜有忿怒也蓋和則夫婦之道成而室家正如陰陽和而成雨也〇毛氏曰葑須也菲芴（音物）也下體根莖也〇鄭氏曰此二菜者蔓菁與葍之類也皆上下可食然而其根有美時有惡時采之者不可以根惡時並棄其葉喻夫婦以禮義合顏色相親亦不可以顏色衰棄其相與之禮（孔氏曰陸璣云葑蕪菁幽州人謂之芥菲似葍莖麤葉厚而長有毛郭璞曰菲土瓜也〇釋文曰草木疏云蕪菁郭璞云今菘菜也案江南有菘江北有蔓菁相似而異）〇程氏曰夫婦之道貴其有終德音好音也當

期好首無違至於偕老

行道遲遲中心有違不遠伊邇薄送我畿（音祈）誰謂荼（音徒）苦

其甘如薺（齊禮反）宴爾新昏如兄如弟

毛氏曰遲遲舒行貌違離也畿門內也○荼苦菜也（爾雅疏曰此味苦可食之菜也月令孟夏苦菜秀是也葉似苦苣而細斷之有白汁花似菊堪食但苦耳）○本草云薺味甘人取其葉作菹及羹亦佳○毛氏曰宴安也

○崔氏曰我行道（下同）遲遲者中心念其有違乎此也○朱氏曰今故夫之送我乃不遠而甚近○鄭氏曰送我裁於門內無恩之甚○陳氏曰婦人從一而終今雖見棄猶言至其夫之情○孔氏曰言人誰謂荼苦比之荼即其甘如薺又言安愛汝之新昏其恩如兄弟也（韓愈譴瘧鬼詩云白石為門畿蓋以畿為門閫也必有所據可以發明毛氏之說）

涇以渭濁湜湜（音殖）其沚（音止）宴爾新昏不我屑（素節反）以

毋逝我梁毋發我笱（古口反）我躬不閱（音悅）遑恤我後

毛氏曰涇渭相入而清濁異（○孔氏曰地理志云涇水出今安定涇陽西幵頭山東南至京兆陵陽入渭漢書溝洫志涇水一石其泥數斗潘岳西征賦云清渭濁涇○尚書疏云渭水出隴西首陽縣至京兆北船司空縣入河）○說文曰湜水清見底○鄭氏曰小渚曰沚○毛氏曰屑潔也逝之也魚梁所以捕魚（孔氏曰周禮䱷人掌以時䱷為梁鄭司農云梁水堰堰水而為關空以笱承其空然則梁者為堰以鄣水空中央承之以笱）閱容也○鄭氏曰遑暇也○程氏曰涇濁而渭清今涇反以渭為濁湜湜清貌視於淺處則見清彼以為濁而其沚自湜湜以言其處而不能正也（范氏曰湖正視之湜湜其沚謂未嘗變地）○朱氏曰宴安於新昏不以舊室為潔而與之也（鄭氏

江有汜箋曰以備其滅也○歐陽氏曰棄其新昏毋逝我梁毋發我
笱言棄妻將去猶顧其家之物既而嘆曰我身不容安
得恤後事乎 朱氏曰知其不能禁而絕意之辭也
涇新昏也渭舊室也涇渭之清既合則清濁易惑於洲渚
淺處視之渭之清猶可見也詩人多述土風此衛詩
而遠引涇渭者蓋涇濁渭清天下所共知如云海鹹
河淡也
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何有何亡黽勉
求之凡民有喪匍音蒲匐蒲北反救之
泳方並舟見漢廣○朱氏曰浮水曰游○鄭氏曰言深
淺者喻君子之家事無難易吾皆為之○說文曰匍手
行也匐伏地也○程氏曰就其深矣以下陳其躬所為
治家勤勞之事隨事盡其心力而為之深則方舟淺則
泳游不計其有與亡也強勉求為之耳 朱氏曰不計其有與亡而強勉以求之
不特如是治其家又周睦其鄰里鄉黨莫不盡其
道 陳氏曰非特閨內之事如此凡鄰里之有喪者無不盡力救之 ○張氏曰皆婦人曲
徇其夫之言
不我能慉許六反反以我為讎既阻我德賈音古用不售市救反
昔育恐育鞫居六反及爾顛覆芳服反既生既育比予于毒
毛氏曰慉養也鞫窮也○鄭氏曰及與也○朱氏曰承
上章言我於安家勤勞如此而既不我養而反以我為
仇讎○程氏曰惟其心既阻絕我之善故雖勤勞如是
而不見取如賈之不售凡人之所以憎而不知其善者由
其心阻絕其善故也○張氏曰昔育恐育鞫而下言昔

者胡與爲生理惟恐其窮以及于顛覆今既生既育矣乃反比我於毒而棄之乎鄭氏曰其視我如毒螫言惡己甚也○董氏曰孫毓王肅詩並作能不我慉說文亦然

我有旨蓄許六反亦以御冬宴爾新昏以我御窮有洸音光有潰戶對反既詒我肄以世反不念昔者伊余來塈許器反

毛氏曰旨美御禦也洸洸武也潰潰怒也鄭氏曰洸洸然潰潰然無溫潤之色○程氏曰肄習也○毛氏曰塈息也○鄭氏曰蓄聚美菜者以御冬月乏無時也君子亦但以我御窮苦之時至於富貴則棄我如旨蓄曾氏曰窮僭之無耳有新昏而棄舊室是始以我御窮之時也人之於物得新可以捐故然厚者猶有所不忍夫婦義當偕老乃始以爲御窮而已其薄惡可知○程氏曰詒我以武暴忿怒習而爲常矣○朱氏曰君子棄絕之曾不念我之來息時也追言其始見君子之時接禮之厚怨之深也

谷風六章章八句

式微黎侯寓于衛其臣勸以歸也釋文曰寓寄也黎侯爲狄人所逐棄其國而寄於衛衛處之以二邑○孔氏曰左合秋狄所之君所任曰尚故左傳曰齊以二邑衛侯是也杜氏服虔曰奇公者何侯也之君也○董氏曰晉伯宗數狄罪曰奪黎氏地則狄侵黎其亦舊矣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故胡爲乎中露

爾雅曰式微式微者微乎微者也孔氏曰諸侯失國而寄於他國之邑微莫甚焉鄭璞注云言至微也○鄭氏曰君何不歸乎禁君留止於此之辭式發聲也我若無君何爲處此乎臣又極諫之辭○毛氏曰中露衛邑也王氏曰中露之中露有霑濡之辱而無所芘覆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躬胡爲乎泥中

毛氏曰泥中衛邑也王氏曰泥中言有陷溺之難而不見拯救也

式微二章章四句

旄（音毛）丘責衛伯也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于衛衛不能修方伯連率（所類反）之職黎之臣子以責於衛也（鄭氏曰衛康叔之封爵稱侯今曰伯者時為州伯也○孔氏曰王制云五国以為屬屬有長十国以為連連有帥三十国以為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国以為州州有伯九州八伯皆因賢侯為之設之州長曰伯虞夏及周皆曰牧一州一牧二伯佐之）

旄丘之葛兮何誕之節兮叔兮伯兮何多日也

毛氏曰前高後下曰旄丘誕闊也○鄭氏曰叔伯字也呼衛之諸臣○朱氏曰黎之臣子久寓於衛登旄丘之上而見其葛節之疎闊因託以起興曰旄丘之葛何其節之闊也衛之君臣何其多日而不見救也此詩本責衛君而但斥其臣可見優柔而不迫矣

葛始生其節蹙足而密既長其節闊而疎黎人見葛之長感時之久而衛猶未見救爾

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

朱氏曰處安處也與與國也以他故也因上章何多日也而言其何安處而不來意必有與國相俟而俱來耳又言何其久而不來意其或有事故而不得來詩之曲盡人情如此

狐裘蒙戎匪車不東叔兮伯兮靡所與同

毛氏曰大夫狐蒼裘○鄭氏曰黎國在衛西今所寓在衛東○毛氏曰無救患恤同也○朱氏曰至是始微諷切之

蒙戎狐裘之貌晉士蔿曰狐裘蒙茸黎侯所寓在衛東羈旅之久見衛之大夫過者甚多然莫有勤心者

故歎而言曰非衛大夫之車不來東也特無與我同
患難者耳
瑣素果反兮尾兮流離之子叔兮伯兮褎由救反如充耳
王氏曰瑣細也尾末也黎侯之臣子流離失職故瑣尾
也○鄭氏曰充耳塞耳也言衛之諸臣顏色褎然如見
塞耳無聞知也人之耳聾恒多笑而已蘇氏曰褎笑貌○朱
氏曰言黎之君臣流離瑣尾若此其可憐也而衛之諸
臣顏色褎然如塞耳而無聞何哉至是然後盡其詞焉
然流離患難之餘而其言之有序而不迫如此其人亦
可知矣陸璣草木疏云流離梟也關西謂之流離大則食其母○蘇氏曰衛人以狄之微而不忌譬如
流離之養其子不知其將爲己患也然告之而不聽褎然如或充其耳其後衛人遂有狄難○釋文
瑣作璅字云依字作瑣

旄丘四章章四句
簡兮刺不用賢也衛之賢者仕於伶官皆可以承事王者
也鄭氏曰伶官樂官也伶氏世掌樂官而善焉故後世多號樂官爲伶官
簡兮簡兮方將萬舞日之方中在前上處碩人俁俁疑矩反
公庭萬舞
鄭氏曰簡擇也張氏曰簡不恭也若夫爲祿仕者抱關擊柝則猶恭其職爲伶官則雜於侏儒
俳優之間以是爲不恭也其得謂之賢者雖其迹如此其中固有所有如君子處己則不然其知人則卷而懷
之者皆可謂之賢矣東方朔似之將且也○毛氏曰以干羽爲萬舞孔氏
曰萬者舞之總名商頌曰萬舞有奕武舞用干戚禮記曰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文舞用羽籥籥師曰教國子
舞羽吹籥碩大也俁俁容貌大也○蘇氏曰方且萬舞而將擇
人○王氏曰日之方中至明而易見之時在前上處至
近而易察之地於是焉不能察而用所以刺也○孔氏

只賢者容貌美大俁俁然在公庭親爲萬舞是亦大失其所也

萬舞二舞之總名也干舞者武舞之別名也籥舞者文舞之別名也文舞又謂之羽舞鄭康成據公羊傳以萬舞爲干舞蓋公羊釋經之誤也春秋書萬入去籥言文武二舞俱入以仲遂之喪於二舞之中去其有聲者故去籥焉文舞羽吹籥公羊乃以萬舞爲武舞與籥舞對言之失經意矣若萬舞止爲武舞則此詩與商頌何爲獨言萬舞而不及文舞耶左氏載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婦人之廟亦不應獨用武舞也然則萬舞爲二舞之總名明矣

有力如虎執轡如組音祖左手執籥音藥右手秉翟音狄赫如渥於角反赭音者公言錫爵

朱氏曰轡今之韁也○毛氏曰組織組也孔氏曰御者執轡於此使馬騁於彼織組者總紕於此而成文於彼籥六孔翟翟羽也孔氏曰郭璞曰籥如笛三孔而短小廣雅云七孔翟羽謂雉之羽也○釋文曰以竹爲之長三尺赫赤貌渥厚漬也公言錫爵祭有畀煇胞闇寺者惠下之道見惠不過一散鄭氏曰散受五升○程氏曰此章言其才藝之美有力如虎才武也執轡如組藝也言其藝如此非在公庭見之也○孔氏曰左手執籥右手秉翟而舞文舞也○鄭氏曰碩人容色赫然如厚傅丹君徒賜其一爵而已程氏曰錫之以爵勞賤者之道也

山有榛側巾反隰有苓音零云誰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

毛氏曰榛木名陸璣疏曰榛栗屬其子小似柿子表皮黑味如栗下濕曰隰苓大苦孔氏曰孫炎云本草云苓今甘草是也蔓延生葉似荷青黃其莖赤有節節有枝相當或云苓似地黃

西方王室

西方指西周也晉語齊姜氏引西方之書韋昭以為周亦西周也周既東遷而衰每思其全盛之時文獻之美也作詩者嘆碩人之賢謂山則有榛隰則有苓唯西州然後有此等人物也云誰之思西方美人見碩人而慨然有懷西周之賢士大夫也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指碩人也嗟美其真西周之人而非今世之人也江左諸人喜言中朝名士亦此意也

簡兮三章章六句朱氏曰作四章三章章四句一章六句

泉水衛女思歸也嫁於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故作是詩以自見賢遍反也鄭氏曰國君夫人父母在則歸寧沒則使大夫寧於兄弟

楊氏曰衛女思歸發乎情也其卒也不歸止乎禮義也聖人著之於經以示後世使知適異國者父母終無歸寧之義則能自克者知所處矣

毖悲位反彼泉水亦流于淇有懷于衛靡日不思孌力轉反彼諸姬聊與之謀

毛氏曰興也泉水始出毖然流也呂氏曰泉水即今衛州共城之百泉也淇水出相州林慮縣東流泉水自西北來注之故曰亦流于淇而竹竿詩言泉源在左淇水在右者蓋主山而言之相衛之山東面故以北為左南為右孌好貌諸姬同姓之女○朱氏曰言毖然之泉水則亦流于淇矣我之有懷于衛則亦無日而不思矣是以即諸姬而與之謀為歸衛之計○釋文曰毖韓詩作祕說文作泌

姬

諸姬非必俱嫁於此國蓋有所疑而欲與親者謀乃

人情之常亦非必具得相見也

出宿于泲子礼反飲餞賤音于禰乃礼反女子有行遠于万反父母

兄弟問我諸姑遂及伯姊

毛氏曰泲地名祖而舍軷飲酒於其側曰餞重始有事於道也禰地名父之姊妹稱姑先生曰姊○王氏曰泲禰蓋父母之國地名欲歸則又思嫁時出宿飲餞祖與訣而之夫家○朱氏曰追言其始嫁時已不其父母兄弟矣況今父母既終而復可歸哉○杜預左傳序衛女思歸而不得故願致問於姑姊○釋文曰禰韓詩作坭

出宿于干飲餞于言載脂載舝胡瞎反還音旋車言邁遄市專反

臻于衛不瑕有害

朱氏曰干言地名適衛所經之地也脂以脂膏塗其舝使滑澤也舝車軸也孔氏曰車不駕則脫其舝將行設之○釋文曰舝車軸頭金也○毛氏曰遄疾臻至也○鄭氏曰瑕猶過也張氏曰瑕與遐字同言不大有害

還車猶言回轅不必云嫁時所乘之車也不瑕有害謂歸衛不為過差有害自恕之辭也

我思肥泉茲之永歎思須與漕我心悠悠駕言出遊以寫

我憂

毛氏曰所出同所歸異為肥泉水出泉流肥曰歸異○鄭氏曰茲此也自衛而來所渡水故思此而長歎思須與漕自衛而來所經邑故又思之既不得歸寧且欲乘車出遊以除我憂○朱氏曰悠悠思之長也○毛氏曰寫除也

泉水四章章六句

北門刺仕不得志也言衛之忠臣不得其志爾 楊氏曰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衛之忠臣至於窶貧莫知其艱則無勸士之道矣仕之所以不得志也先王視臣如手足豈有以事投遺之而不知其艱哉然不擇事而安之無懟憾之辭知其無可奈何而歸之於天所以爲忠臣也

張氏曰此詩忠臣所自作也

出自北門憂心殷殷終窶且貧莫知我艱 窶其矩反 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爾雅曰殷殷憂也○李氏曰爾雅云窶貧也兼言之以見其貧之甚也○張氏曰出自北門是游息偶出北門因有此言也 毛氏曰北門背明向陰○鄭氏曰衛之忠臣不得其志因行出北門而有所感心爲之憂慇慇然蓋出北門背明向陰亦喻亂世事暗君之比也 詩怨則怨矣然歸之於命曰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鄭氏曰詩人事君無二志故自決歸之於天

王事適我政事一埤 避支反 益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讁我 知革反

我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鄭氏曰王事國有王命役使之事 孔氏曰王事不必天子事直以行役戰伐皆王家之事 ○蘇氏曰政事國之政事○毛氏曰適之埤厚也讁責也○朱氏曰王事既適我矣政事又一埤益我其勞如此而窶貧之甚室人無以自安而交徧讁我則其困於內外極矣 沈氏曰關雎之化行則婦人能閔其君子至於衰世則室家不見而有不知其心者

王事敦我政事一埤遺 唯季反 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摧 徂回反 我

我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釋文曰敦韓詩云敦迫也○毛氏曰遺加也摧沮也○

釋文曰攉韓詩作讙

北門三章章七句

北風刺虐也衛國並為威虐百姓不親莫不相攜持而去焉

程氏曰序謂百姓不親相攜而去乃述當時之事然考詩之辭乃君子見幾而作相招無及於禍患者也君子全身遠害唯恐去之不速故其辭迫切其虛其邪既亟只且見也

北風其涼雨于付反雪其雱普康反惠而好呼報反我攜手同行其虛其邪音徐既亟紀力反只且子餘反

毛氏曰興也北風寒涼之風程氏曰四時之風春而自東則生物也夏而自南則養物也秋而自西則成物也冬而自北則殺物也以北風之殺害萬物故以興雱盛貌惠愛也○程氏曰虛寬貌徐緩也雍容之狀○毛氏曰亟急也○程氏曰只且辭也○蘇氏曰北風而又雨雪其虐甚矣○朱氏曰言衛之君臣威虐已甚將與其所好去而避之○鄭氏曰邪讀如徐其威儀虛徐也○程氏曰言尚可寬容徐緩乎既急也哉○爾雅作其虛其徐

北風其喈音皆雨雪其霏芳非反惠而好我攜手同歸其虛其邪既亟只且

毛氏曰喈疾貌霏甚貌長樂劉氏曰喈風聲疾也霏雪落急也歸歸有德也

莫赤匪狐莫黑匪烏惠而好我攜手同車其虛其邪既亟只且

程氏曰同車亦偕行耳但卒章辭意益迫切同車有己

架之意莫赤者匪狐乎莫黑者匪烏乎以其色則知其
物矣豈難辨哉觀其衛為政之道則知暴虐禍難將及於
人矣〔范氏曰見微而作若箕子也見著而作若凡民也衛大爲威虐如此而猶不去則是不辨狐赤而烏黑也〕
惠而好我攜手同行蓋泉涸魚相與處于陸相呴以
濕相濡以沫之時也同車不必指貴者特〔協〕韻耳
北風三章章六句
靜女刺時也衛君無道夫人無德
靜女其姝〔赤朱反〕俟我於城隅愛而不見搔〔蘇刀反〕首踟〔直知反〕
蹰〔直誅反〕
毛氏曰靜貞靜也女德貞靜而有法度乃可說也姝美
色也〔鄭氏曰女德貞靜然後可畜美色然後可安〕○張氏曰後宮西北邃城
隅俟我幽閑念彼姝〔呂氏曰古之人君夫人媵妾散處後宮城隅者後宮幽間之地也女有靜德又處於幽間而待進御此有道之君所好也〕○董氏曰隋得江左本作靜
女其姝姝好也石經作僾而不見說文曰僾彷彿許慎
引詩亦作僾
靜女其孌〔力轉反〕貽我彤〔徒冬反〕管彤管有煒〔于鬼反〕說〔音悅〕懌〔音亦〕女美
毛氏曰既有靜德又有美色又能遺我以古人之法可
以配人君也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鄭氏曰彤管筆赤管也〕
史不記過其罪殺之后妃羣妾以禮御於君所女
史書其日月授之以環以進退之生日月辰則以金環退
之當御者以銀環進之著于左手既御著于右手事無
大小記以成法煒赤貌○朱氏曰此女之美又可說懌
皆顯見之辭也

自牧歸荑(徒兮反)洵(音荀[illegible])美且異匪女之爲美美人之貽

毛氏曰牧田官也○鄭氏曰洵信也○張氏曰自牧歸荑牧牧地也不耕種之地則多草木根芽(毛氏曰荑茅之始生也)如甸人供薪蒸之屬因以贈夫人也歸荑以備薦菹供豆實

此詩刺衛君無道夫人無德故述古者賢君賢妃之相與一章言賢妃有德有容事其君子逡巡待唱於後宮幽間之地蓋靜之至也愛而不見則搔首踟躕猶關雎求之不得寤寐思服蓋思之切也橫渠謂後宮西北乃城隅必有所據當考二章言賢妃貽以彤管女史之法戒彤管之光華與其容色之美皆可說懌則所說者不專以其色也三章之義雖通橫渠之說差近大過九二枯楊生稊鄭康成易作荑然則所謂荑者凡草木根芽皆是非獨茅也田官獻新物於君所歸之荑信芳美而且異於常乃用之以答彤管之贈蓋所以贈之者非其女色之爲美亦惟德美之人是貽耳

靜女三章章四句

新臺刺衛宣公也納伋之妻作新臺于河上而要(於遥反)之國人惡(烏路反)之而作是詩也(伋宣公之世子○孔氏曰此時伋妻蓋自齊始來未至於衛而公於河上爲新臺待其至)

新臺有泚(七禮反)河水瀰瀰(莫爾反)燕婉之求籧(音渠)篨(音除)不鮮(斯踐反)

爾雅曰四方而高曰臺(尚書注曰土高曰臺)○毛氏曰泚鮮明貌

長樂劉氏曰泚者水中臺影鮮明之貌○孔氏曰言河水者表作臺之處也○毛氏曰瀰瀰盛貌燕婉順也籧篨不能俯者○孔氏曰鮮王肅曰少也朱氏曰言其不知醜之多也○曾氏曰籧篨戚施皆惡疾之不能爲人者也宣公之行非復人理尚可謂之人歟燕婉是求而得此醜人深惡之之辭也鄭氏曰伋之妻來嫁於衛本求燕婉之人謂伋也反得籧篨謂宣公也○說文燕婉作嬿婉

新臺有洒七罪反河水浼浼每罪反燕婉之求籧篨不殄

毛氏曰洒高峻也長樂劉氏曰洒謂水光之中見其臺之高峻也浼浼平地也殄絕也蘇氏曰猶言病而不死者也○釋文曰洒韓詩作漼浼浼韓詩作浘浘音尾云盛貌

魚網之設鴻則離之燕婉之求得此戚施

毛氏曰言所得非所求也鄭氏曰設魚網者宜得魚鴻乃鳥也反離焉猶齊女以禮來求世子而得宣公戚施不能仰者籧篨戚施蓋國人惡宣公而以惡疾指之不能俯者籧篨之疾證不能仰者戚施之疾證非於此取義也

新臺三章章四句

二子乘舟思伋壽也衛宣公之二子爭相爲于僞反死國人傷而思之作是詩也

二子乘舟汎汎芳劍反其景顧言思子中心養養

毛氏曰宣公爲伋取齊女而美公奪之生壽及朔朔與其母愬伋於公公令伋之齊使賊先待於隘而殺之壽知之以告伋使去之伋曰君命也不可以逃壽竊其節而先往賊殺之伋至曰君命殺我壽有何罪賊又殺之○孔氏曰汎汎然見其影之去朱氏曰景影字通景古字也○鄭氏

曰願念也○毛氏曰養養然憂不知所定○蘇氏曰自
衛適齊必涉河國人傷其往而不返汎汎然徒見其景
欲救之不可得是以思之養養然

二子乘舟汎汎其逝願言思子不瑕有害

毛氏曰逝往也○王氏曰死非其所不得爲無瑕陷父
於不義不得爲無害雖然其心豈有他哉故詩人愍之
曰不瑕有害唯其能不瑕有害也是以愍之云爾○史記衛世
家太史公曰余讀世家言至於宣公之子以婦見誅弟
壽爭死以相讓此與晉太子申生不敢明驪姬之過同
俱惡傷父之志然卒死亡何其悲也
或父子相殺兄弟相戮亦獨何哉

二子乘舟二章章四句

邶國十九篇七十二章三百六十三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四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五

鄘 音容

詩已見邶

柏舟共音恭姜自誓也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守義父母欲
奪而嫁之誓而弗許故作是詩以絕之鄭氏曰共姜婦人從夫諡○呂氏曰
序言父母詩獨云母蓋止是母意序并言之文勢當爾如
將仲子亦父母之言時鄭莊公亦止有母姜氏此其比也
蘇氏曰衰亂之世淫風大行共姜得禮之正而能守義
故以首鄘風也

汎彼柏舟在彼中河髧徒坎反彼兩髦音毛實維我儀之死矢
靡它母也天只音紙不諒人只

毛氏曰興也中河河中髧兩髦之貌髦者髮至眉子事
父母之飾鄭氏曰礼世子昧爽而朝亦櫛纚笄總拂髦
冠緌纓○孔氏曰髦者用髮爲之象幼時鬌

其制未聞內則云子事父母總拂髦言兩者以象幼時鬌則知髦以挾囟故兩毛也父母既沒則去之喪大記云小斂主人脫髦注諸侯禮士既殯脫髦纚色蟹反緌汝誰反髻音括儀匹也呂氏曰儀以夫爲法也猶夫曰皇辟辟亦法也矢誓靡無之至也至己之死信無他心諒信也○鄭氏曰舟在河中猶婦人之在夫家是其常處兩髦之人謂共伯也朱氏曰以夫已死不忍斥故以兩髦言之實是我之匹故我不嫁也○朱氏曰告其母而質之於天曰何其不信我也亭所謂誓而不許者如此范氏曰女子以夫爲親故稱母而不稱父○釋文曰髦韓詩作髳

汎彼柏舟在彼河側髧彼兩髦實維我特之死矢靡慝他得反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毛氏曰特匹也朱氏曰特有孤特之義而以爲匹者古人用字多如此猶治之謂亂也慝邪也○王氏曰以再嫁爲慝則其絕之甚矣○釋文曰特韓詩作直云相當值也

史記載共伯釐侯世子釐侯已葬武公襲攻共伯共伯入釐侯羨自殺按武公在位五十五年國語又稱武公年九十有五猶箴儆于國計其初即位其齒蓋已四十餘矣使果弒共伯而篡立則共伯見弒之時其齒又加長於武公安得謂之蚤死乎髦者子事父母之飾諸侯既小斂則脫之史記謂釐侯已葬而共伯自殺則是時共伯既脫髦矣詩安得猶謂之髧彼兩髦乎是共伯未嘗有見弒之事武公未嘗有篡弒之惡也

柏舟二章章七句

牆有茨徐資反衛人刺其上也公子頑通乎君母國人疾之

而不可道也鄭氏曰宣公卒惠公幼其庶兄頑烝於惠公之母生子五人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
穆夫人
牆有茨不可掃也中冓古候反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
之醜也
毛氏曰茨蒺藜也欲埽去之反傷牆也。前漢梁王共
傳聽聞中冓之言注應劭曰中冓材構在堂之中也顏
師古曰冓謂舍之交積材木也應說似之。鄭氏曰中
冓之言謂頑與夫人淫昏之語。范氏曰掃之則傷牆
道之則傷君必不得已而道之則不可復詳必不得已
而詳之則不可復讀詩人之意本不欲道疾之而不能
不道既道而復以為恥又悔而相戒也。
中冓當從應劭顏師古說蓋閨內隱奧之處也中冓
之言若曰閨門之言也
牆有茨不可襄也中冓之言不可詳也所可詳也言之長
也
毛氏曰襄除也。朱氏曰詳詳言之也不欲言故託以
長。釋文詳韓詩作揚
牆有茨不可束也中冓之言不可讀也所可讀也言之辱
也
毛氏曰束而去之。朱氏曰讀誦言也。楊氏曰公子
頑通乎君母閨中之言至不可讀其汙甚矣聖人何取
焉而著之於經也蓋自古淫亂之君自以謂密於閨門
之中世無得而知者故自肆而不反聖人所以著之於
經使後世為惡者知雖閨中之言亦無隱而不彰也其

爲訓戒深矣

牆有茨三章章六句

君子偕老刺衛夫人也夫人淫亂失事君子之道故陳人君之德服飾之盛宜與君子偕老也 鄭氏曰宣公夫人惠公之母也人君小君也

君子偕老副笄六珈 加音 委委 於危反 佗佗 待河反 如山如河象服是宜子之不淑云如之何

朱氏曰君子其夫也偕老言偕生而偕死也婦人夫死稱未亡人言待死也今宣姜夫死而淫是失偕老之義

毛氏曰能與君子偕老乃宜居尊位服盛服也 ○毛氏曰副者后夫人之首飾編 補典反 髮爲之笄衡笄也珈笄飾之最盛者所以別尊卑 孔氏曰副之言覆所以覆首爲之飾編列他髮爲之假作紒形加於首上追師云追衡笄注云王后之衡笄皆以玉爲之垂于副之兩旁當耳其下以紞縣瑱如由副既笄而加此飾故謂之珈六珈必飾之有六但不可知 珈音計 追丁回反 紞丁敢反 ○朱氏曰委委佗佗雍容自得之貌○孔氏曰宣姜行步有儀其舉動之貌如山如河 朱氏曰如山言其安重也如河言其弘廣也 ○鄭氏曰象服者謂褕 音遙 翟 音狄 闕翟也人君之象服則舜所云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之屬 孔氏曰翟而言象者象鳥羽而畫之 服飾如是而爲不善當如之何○釋文佗佗作他他

玼 音此 兮玼兮其之翟也鬒 真忍反 髮如雲不屑 蘇節反 髢 徒帝反 也玉之瑱 吐殿反 也象之揥 勑帝反 也揚且 七也反 之晳 星歷反 也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

毛氏曰玼鮮盛貌褕翟闕翟羽飾衣也 孔氏曰翟雉名也鄭注周禮三翟皆刻繒爲翟雉之形而彩畫之以爲飾不用真羽 鬒黑髮也 釋文曰服虔云髮美爲鬒 如雲言美長

長也髢髲也○鄭氏曰髢髲也不絜者不用髲爲善[氏]
曰說文云髲益髮也言婦人髮少聚他人髮益之不絜髢也者言婦人髮美不用他髲爲髲而自絜美○毛
氏曰瑱塞耳也揥所以摘髮也（揥敕帝反以象骨搔首因以爲飾名之揥）揚
眉上廣○朱氏曰且語助也○毛氏曰皙白皙○朱氏
曰胡然而天胡然而帝言其服飾容貌之美見者驚猶
鬼神也
瑳（七我反）兮瑳兮其之展（陟戰反）也蒙彼縐（側救反）絺是紲（息列反）
袢（符袁反）也子之清揚揚且之顏也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于眷
反）也
說文曰瑳玉色鮮白○毛氏曰禮有展衣者以丹縠（戶木
反）爲衣蒙覆也絺之美者爲縐是當暑袢延之服也○鄭氏
曰后妃六服之次展衣宜白縐絺絺之蹙蹙者展衣夏則裹衣縐絺以禮見於君及賓客之盛服也○孔氏曰
縐絺之服也袢延熱之氣也○王氏曰展服以青則加縐絺袢焉所以自斂飭也音如絆繫之絆說文袢白衣
視清明也揚廣揚而顏角豐滿展誠也美女爲媛（說文曰顏眉目之間也）
一章之末云子之不淑云如之何責之也二章之末
云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問之也（波盡自省容服尊嚴胡然如天乎胡然如帝乎）三章之末云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惜之也
辭益婉而意益深矣
君子偕老三章一章七句一章九句一章八句
桑中刺奔也衛之公室淫亂男女相奔至于世族在位相
竊妻妾期於幽遠政散民流而不可止（樂記曰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
慢矣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前漢地理志曰衛地有桑間濮上之阻
男女亦亟聚會聲色生焉○張氏曰鄭衛之音之所以土薄故其人氣輕浮其地平下故其人質柔弱其地肥饒）

不費辨釋故寘人心怠墮其人情性如此其声音亦然故聞其樂使人流於淫慢也
桑中溱洧諸篇幾於勸矣夫子取之何也曰詩之體不同有直刺之者新臺之類是也有微諷之者君子偕老之類是也不當陳其事不加一辭而意自見者此類是也或曰後世狹邪之樂脊冒之以此詩之序豈不可乎曰仲尼謂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詩人以無邪之思作之學者亦以無邪之思觀之閔惜懲創之意隱然自見於言外矣或曰樂記所謂桑間濮上之音安知非即此篇乎曰詩雅樂也祭祀朝聘之所用也桑間濮上之音鄭衛之樂也世俗之所用也雅鄭不同部其來尚矣戰國之際魏文侯與子夏言古樂新樂齊宣王與孟子言古樂今樂蓋皆別而言之雖今之世太常教坊各有司局初不相亂況上而春秋之世寧有編鄭衛樂曲於雅音中之理乎桑中溱洧諸篇作於周道之衰其聲雖已降於煩促而猶止於中聲荀卿獨能知之其辭雖近於諷一勸百然猶止於禮義太史公獨能知之仲尼錄之於經所以謹世變之始也借使仲尼之前雅鄭果嘗厖雜自衛反魯正樂之時所當正者無大於此矣唐明皇令胡部與鄭衛之聲合奏談俗樂者尚非之曾謂仲尼反使雅鄭合奏乎論語答顏子之問迺孔子治天下之大綱也於鄭聲亟欲放之豈有刪詩示萬世反收鄭聲以備六藝乎

爰采唐矣沬之鄉矣云誰之思美孟姜矣期我乎桑中

要於遙反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毛氏曰爰於也唐蒙菜名孔氏曰釋草云唐蒙女蘿女蘿兔絲沫衛邑蘇氏
曰書曰明大命于沫邦蓋紂都朝歌以北是也○蘇氏曰姜弋庸皆著姓也○
毛氏曰言世族在位者有是惡行桑中上宮所期之地
淇水名也○長樂劉氏曰采唐采麥采葑者欲適幽遠
行其淫亂不敢正名而託之以采唐也
爰采麥矣沫之北矣云誰之思美孟弋矣期我乎桑中要
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毛氏曰弋姓也朱氏曰春秋定姒公穀作定弋
爰采葑孚容反矣沫之東矣云誰之思美孟庸矣期我乎桑
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鄭氏曰葑蔓菁○毛氏曰庸姓也

桑中三章章七句
鶉音純之奔奔刺衛宣姜也衛人以為宣姜鶉鵲之不若也
范氏曰宣姜之惡不可勝道也國人疾而刺之或遠言
焉或切言焉遠言之者君子偕老是也切言之者鶉之
奔奔是也衛詩至此而人道盡天理滅矣國從而亡故
次之以定之方中美文公而衛復興焉胡氏曰詩錄衛楊氏以此載
為夷狄所滅之因也故在定之方中之前因以是說考於歷代凡淫亂者未有不至於殺身敗國而亡其家者
然後知古詩垂戒之大而近世有以獻議乞於經筵不以國風進講者殆失聖經之旨矣
鶉之奔奔鵲之彊彊音姜人之無良我以為兄
鄭氏曰奔奔彊彊言其居有常匹飛則相隨釋文曰韓詩云奔奔
彊彊乘匹之貌○毛氏曰良善也兄謂君之兄孔氏曰惡頑之辭○左
氏傳奔奔作賁賁

鵲之彊彊鶉之奔奔人之無良我以為君

毛氏曰君國小君 孔氏曰夫人亦稱曰君左傳如穆姜曰君其出乎是也

鶉之奔奔二章章四句

定丁佞反之方中美衛文公也衛為狄所滅東徙渡河野處漕音曹邑齊桓公攘戎狄而封之文公徙居楚丘始建城市而營宮室得其時制百姓説音悅之國家殷富焉 朱氏曰懿公九年冬狄入衛懿公死宋桓公逆衛之遺民立宣姜子申以廬於漕是為戴公是年戴公卒立其弟燬是為文公於是齊桓公城楚丘而遷衛焉○孔氏曰鄭志答張逸問曰楚丘在濟河間疑在今東郡界衛本河北至懿公滅乃東徙渡河野處漕邑則在河南矣楚丘与漕不甚相遠亦河南明矣○杜預云楚丘濟陰成武縣西南

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揆之以日作于楚室樹之榛側巾反栗椅於宜反桐梓漆爰伐琴瑟

毛氏曰定營室也 爾雅曰營室謂之定孫炎曰定正也天下作宮室者皆以營室中為正也○鄭氏曰定星昏中而正於是可以營制宮室故謂之營室定謂小雪時○長樂劉氏曰建亥之月定星方中北與極星相直景之可以正地勢楚宮楚丘之宮揆度也揆日出日入以知東西南視定北準極以正南北 孔氏曰匠人云水地以縣置槷以縣視以景為規識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晝參諸日中之景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注云於四角立植而縣以水望其高下高下既定乃為位而平地於所平之地中央樹八尺之臬以縣正之眡之以其日出日入之景其端則東西正也又為規以識之者為其難審也自日出而晝其景端以至日入既則為規測景兩端之內規之規之交乃其審也度兩交之間中屈之以指臬則南北正也日中之景最短者也極星謂北辰也傳言南視定不然匠人不言以定星參之經傳未有定星正南北者室猶宮也○釋文曰榛木叢生也以梓實如小栗毛氏曰椅梓屬 陸璣草木疏曰梓實桐皮曰椅○陸氏草木疏曰楸音秋之疏理白色而生子者為梓○鄭氏曰其長大可伐以為琴瑟言豫備也○范氏曰椅桐可以伐琴瑟則榛栗之為女贄 朱氏曰榛栗可以備籩實梓漆之供

器用可知爲詩美其新造而志於永久○蘇氏曰種之者求用於十年之後其不求近功凡類此矣

爰於也他日於此伐琴瑟

升彼虛（起居反）矣以望楚矣望楚與堂景山與京降觀于桑卜云其吉終然允臧

王氏曰虛者若左氏所謂有莘之虛是也（朱氏曰虛故城也）○毛氏曰楚丘有堂邑景山大山京高丘也龜曰卜允信臧善也建國必卜之○鄭氏曰登虛以望楚丘觀其旁邑（朱氏曰堂楚丘之旁邑也）及其丘山審其高下所依倚○朱氏曰既得其處於是下而觀焉則又多桑而宜蠶○王氏曰卜言吉於是遂建城市而營宮室也終然允臧者言今信善如卜所言也（長樂劉氏曰建國之初憂民之不得其所不敢遑寧曰終然允臧者喜其）

（[illegible]也）升彼虛矣以領畧其大勢降觀于桑以細察其土宜

靈雨既零命彼倌（音官）人星言夙駕說（始銳反）于桑田匪直也人秉心塞淵騋（音來）牝三千

鄭氏曰靈善也（李氏曰言好雨也）○毛氏曰零落也倌人主駕者○蘇氏曰見星而駕○釋文曰說舍也○鄭氏曰塞充實也淵深也（張氏曰淵虛明如淵也○朱氏曰塞則多不明塞淵則實而明猶曰誠明云爾是人也亦小充此猶矣）○毛氏曰馬七尺曰騋騋馬與牝馬也○鄭氏曰文公命主駕者雨止爲我晨早駕欲往桑田務農急也○朱氏曰詩人因言非獨此人操心誠實而淵深其所畜之騋牝亦三千矣○蘇氏曰富彊之業必深厚者爲之非輕揚淺薄者之所能致○王氏曰言國君

之富者宜以馬也[朱氏曰記曰問國君之富數馬以對] ○程氏曰一章言
建國之事次章方言相土度地之初蓋文之勢然也今
文首言其事然後言其初者多矣既度其可然後卜以
決之卜洛亦然古人之爲皆如是也人謀臧則龜筮從
矣卒章叙其勤勞以致殷富

定之方中三章章七句

蝃[丁計反]蝀[都動反] 止奔也衛文公能以道化其民淫奔之耻
國人不齒也[鄭氏曰不齒者不與相長稚]

蝃蝀在東莫之敢指女子有行遠[于万反]父母兄弟

毛氏曰蝃蝀虹也 ○程氏曰蝃蝀陰陽氣之交映日而
見故朝西而暮東在東者陰方之氣就交於陽也夫陽
唱陰和男行女隨乃理之正今陰來交陽人所醜惡故
莫敢指之[今世俗不以手指者因詩之言] 女子之奔猶蝃蝀之象人所
醜也 ○鄭氏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婦人生而有適
人之道何憂於不嫁而爲淫奔之過乎惡之甚 ○爾雅
蝃作螮

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此詩及泉水竹竿辭同而意
不同此詩蓋國人爽淫奔者言女子終當適人非久
在家者何爲而犯禮也泉水竹竿蓋衛女思家言女
子分當適人雖欲常在父母兄弟之側有所不可得
也一則欲常居家而不可得一則欲亟去家而不能
得其善惡可見矣

朝隮[子西反]于西崇朝其雨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

程氏曰朝隮于西乃陽方之氣來交於陰則理之順[周礼]

眡祲掌十煇之法九曰隮鄭氏注曰隮虹也詩曰朝隮于西 ○毛氏曰崇終也從旦
至食時爲崇朝○范氏曰朝隮于西陽感陰
則是陽爲倡而陰從之也故崇朝其雨此陰陽之相應
也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亦猶是矣

乃如之人也懷昏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

毛氏曰乃如是淫奔之人也○程氏曰人雖有欲苟惟
欲之從則人道廢而入於禽獸矣女子以不自失爲信
所謂貞信之教違背其父母可謂無信矣命正理也以
道制欲則能順命 呂氏曰男女之欲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今也縱欲而不知命有所制此之謂不知命也

蝃蝀三章章四句

相鼠刺無禮也衛文公能正其羣臣而刺在位承先君之化無禮儀也

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爲

毛氏曰相視也○鄭氏曰儀威儀也○陳氏曰鼠卑汙
可惡之物猶有皮齒體以全其形今汝在位反無禮儀
而不如鼠 韓愈聯句云禮鼠拱而立○山陰陸氏曰今一種鼠見人則交其前兩足而拱謂之禮鼠亦或謂之拱鼠 ○朱氏曰人而無儀則其不死亦何爲哉

相鼠有齒人而無止人而無止不死何俟

鄭氏曰止容止孝經曰容止可觀

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市專反

毛氏曰體肢體也遄速也

相鼠之惡無禮何其如是之甚也蓋溺於淫亂之俗
不如是不足以自拔也疾惡不深則遷善不力

相鼠三章章四句

干旄音毛美好呼報反善也衛文公臣子多好善賢者樂告以善道也

王氏曰以素絲紕組馬以好賢者臣子之好善也人君之好善則非特如此必與之食天祿共天位焉柏舟之仁人見慍於羣小以至於覯閔受侮者以頃公故也然則文公之臣子好善如此亦以文公故也故曰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

孑孑居熱反干旄在浚蘇俊反之郊素絲紕符至反之良馬四之彼姝赤朱反者子何以畀必寐反之

朱氏曰孑孑特出之貌○孔氏曰干之首有旄有羽旄者牛尾也羽言翟雉之羽也李氏曰干与竿字通周禮詩曰干旄之旗○周禮注旞

徐州貢夏翟之羽有虞氏以為緌後世或無故染鳥羽之謂之夏采○翟音狄注旄干首九旗皆然九旗之物所旄名不同若王建太常諸侯建旂孤卿建旃大夫士建物是也云旞云旌云旗云旟皆通言爾雅謂建旐人建旐而來就浚之郊下賢者其下有旒縿朱氏曰縿旗之幅也旒縿之垂者也旄縿建之車後○縿所銜反旒音流○毛氏曰浚衛邑○爾雅曰邑外謂之郊○毛氏曰紕所以織組也○王氏曰素絲為組所以為帶馬良馬所以好賢者也程氏曰素絲紕組謂以素絲組紕馬行亂於賢者組織布之錯之狀祝頻為盤厚積之意○朱氏曰此設為賢者之言言衛之卿大夫建此干旄欲有所咨問於我我將何以畀之乎言不知所以副其意者彼姝者子言其德之美指衛之臣子

孑孑干旟音餘在浚之都素絲組音祖之良馬五之彼姝者子何以予之

毛氏曰鳥隼曰旟孔氏曰周禮州里建旟大司馬又曰百官載旟二亦有旟二章互言之也詩旌則有旒縿言旟則亦有旒矣下邑曰都朱氏曰都居民所聚也○王氏曰組之以爲組

孑孑干旌在浚之城素絲祝之良馬六之彼姝者子何以告之

毛氏曰析星曆反羽爲旌孔氏曰爾雅云注旄首曰旌干旄干旌一也既設旒縿有旗爲之析未設旒縿空有析羽謂之旌城都城也朱氏曰浚都之城也祝織也王氏曰紕成加祝之設初言紕中言組終言祝祝斷也○程氏曰馬四至於五六馬之益多見其禮之益加也郊都城好賢者益篤則賢者益至不好賢則士益遠遯也朱氏曰五之六之者取協韻而極言其盛凡詩之言類此者多矣

○左氏傳曰干旄何以告之取其忠也

干旄三章章六句

載馳許穆夫人作也閔其宗國顛覆自傷不能救也衛懿公爲狄人所滅國人分散露於漕邑許穆夫人閔衛之亡傷許之小力不能救思歸唁其兄又義不得故賦是詩也鄭氏曰滅者懿公死也君死於位曰滅露於漕邑者謂戴公也戴公與許穆夫人俱公子頑烝於宣姜所生也

○朱氏曰露者有宮室而廬居也

范氏曰先王制禮父母沒則不得歸寧者義也雖國滅君死不得往弔爲義重於亡故也朱氏曰聖人錄泉水於前所以著禮之經列載馳於後所以盡事之變夫宗國覆滅莫大之變顧以父母既終而不得歸則事變之微於是者可知矣

載馳載驅歸唁衛侯驅馬悠悠言至于漕大夫跋蒲末反涉我心則憂

毛氏曰載辭也弔失國曰唁悠悠遠貌朱氏曰悠悠遠而未至之貌漕衛東邑草行曰跋水行曰涉釋文韓詩曰不由蹊遂而涉曰跋涉○范

氏曰載馳載驅急也言至于漕思之也○朱氏曰言夫人
父母不在當使大夫寧其兄弟夫人欲自歸唁其兄弟
而託以不欲勞其大夫之跋涉也○釋文驅作駈曰字
亦作驅

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爾不臧我思不遠

鄭氏曰嘉善也爾許人也臧善也
許人既不以我歸衛則我亦不能旋反於衛矣篤許
人者蓋亦視爾父子兄弟之間自然思念不臧其心如
之何則我之思不遠矣不閟謂曉然易見初不閟也

既不我嘉不能旋濟視爾不臧我思不閟悲位反

朱氏曰濟渡也自許歸衛必有所渡之水也○毛氏曰
閟閉也

陟彼阿丘言采其蝱女子善懷亦各有行許人尤之衆
穉直吏反且狂

毛氏曰偏高曰阿丘蝱貝母也陸璣疏曰蝱今藥草貝母也其葉似栝樓而細其子在根下如芋升至偏高之丘采其蝱者將以療疾王氏曰采蝱所以療鬱結之疾○曾氏曰善懷猶善思也鄭箋云善猶多也意已
如此朱氏曰書岸善崩女子之於懷思甚於男子○毛氏曰行
道也○朱氏曰將欲升高望遠以舒憂想之情言采其
蝱以療鬱結之疾
女子善懷亦各有行言女子雖多懷思然今之所以
迫切者亦各有道他人不知則以為女子情性之常
而尤之也衆穉且狂非真指許人以為穉狂蓋言我
憂患若此之迫切彼方且尤我之歸意者衆人其幼

穉乎其狂惑乎不然何其不相體悉不識緩急一至於是也

我行其野芃芃其麥（芃蒲紅反）控于大邦（控苦貢反）誰因誰極大夫君子無我有尤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

毛氏曰願行衛之野麥芃芃然方盛長○朱氏曰控持而告之也因如因魏莊子之因○毛氏曰極至也○朱氏曰言我將行其野遂芃芃之麥而控告于大邦然未知其將何所因而何所至乎雖大夫君子爲我思所以處此者百方然不如使我得自盡其心之爲愈也（王氏曰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者終欲歸言之辭）

載馳五章一章六句二章章四句一章六句一章八句（蘇氏曰載馳五章或言四章一章三章章六句一章兩章章八句以春秋傳叔孫豹賦載馳之四章取控于大邦非今以四章爲設也）

鄘國十篇三十章百七十六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五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六

衛

說已見邶

淇奧於六反 美武公之德也有文章又能聽其規諫以禮自防故能入相于周美而作是詩也 ○孔氏曰武公和釐侯子 朱氏曰武公年九十有五猶箴儆于國曰自卿以下至于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恪恭於朝以交戒我又作賓之初筵抑戒之詩以自警言其能聽規諫以禮自防可知矣

瞻彼淇奧綠竹猗猗於宜反 有匪君子如切如磋七河反 如琢如磨瑟兮僩兮遐板反 赫兮咺兮況晚反 有匪君子終不可諼況元反 兮

毛氏曰[illegible]奧隈也長樂劉氏曰奧水涯亦旁曲之地 謂 ○長樂劉氏曰淇水之[illegible]今多美竹也所[illegible]迫也晉左思三都賦序云見綠竹猗猗則

衛地淇奥之産○朱氏曰　漢書所謂淇園之竹是也○毛氏曰猗猗美盛貌程氏
曰猗猗言竹之態　匪文章貌　王氏曰君子之記曰且其匪色必　鄭箋匪者有文章之謂也　治
骨曰切象曰瑳玉曰琢石曰磨瑟矜莊貌僩寬大也赫
有明德赫赫然咺威儀容止宣著也諼忘也○大學曰
如切如瑳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瑟兮僩兮者
恂慄也赫兮咺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
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程氏曰赫兮咺兮盛德
輝著于外也首章言其德美文章由善學自治而然○
釋文曰韓詩竹作薄徒沃反云薄筑也石經同毛氏曰綠王芻也竹
篇竹　咺韓詩作宣

瞻彼淇奥綠竹青青子丁反有匪君子充耳琇瑩音營會古外反
弁皮變反如星瑟兮僩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

毛氏曰青青茂盛貌程氏曰青青言其盛也充耳謂之瑱琇瑩美石
也天子玉瑱諸侯以石弁皮弁孔氏曰弁師云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璂諸侯及
孤卿大夫之皮弁各以其等爲之注云會縫中也皮弁之縫中每貫結五采玉十二以爲飾謂之綦詩云會弁
如星是也武公諸侯則玉用三采而璂飾七○鄭氏曰會謂弁之縫中飾之
以玉皪皪而處狀似星也○程氏曰二章言其威儀之
美服飾之盛

瞻彼淇奥綠竹如簀音責有匪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寬
兮綽兮猗於綺反重直容反較古岳反兮善戲謔兮不爲虐兮
程氏曰如簀言其盛密比如簀○毛氏曰金錫鍊而精
圭璧性有質程氏曰言其成德之美如金錫圭璧然○爾雅曰寬綽也郭璞
云謂寬裕也綽謂緩裕也○程氏曰○毛氏曰重較卿士之車孔氏曰周
禮輿人注云較兩輢上出式者則較謂車兩傍今謂之平較但周禮無重較車較之次○呂氏曰古者車蒲

長四尺四寸三分前一後一衡一木下去車床三尺三
寸謂之式又於式上二尺二寸橫一木亦謂之較去車床
凡五尺五寸古人立乘若平常則憑較若應爲敬則落手憑式下式而車待俯 ○程氏曰善戲
謔言其樂易而以禮自防節不至於過是不爲虐也 毛氏
曰寬綏弘大則雖戲謔不爲虐矣○鄭氏曰君子之德有張有弛故不常矜莊而時戲謔

淇奧三章章九句

考槃刺莊公也不能繼先公之業使賢者退而窮處 孔氏曰莊公揚武公子

孔叢子孔子曰於考槃見遯世之士而無悶於世○程
氏曰考槃觀其名已可見君子之心處之已安知天下
決然不可復爲雖然如此退處至於其心寤寐閒不忘
君 張氏曰此詩意戀而言樂者是終山澗不出之意

考槃在澗碩人之寬獨寐寤言永矢弗諼 況元

毛氏曰考成槃樂也山夾水曰澗○鄭氏曰碩大也寤
覺永長諼忘也在澗獨寐覺而獨言○程氏曰賢者之
退窮處澗谷間雖德體寬裕而心在朝廷寤寐不能忘
懷深念其不得以善道告君故陳其由也 楊氏曰矢如皐陶矢厥謨之矢自陳不能忘其君 ○釋文曰澗韓詩作干云境埆之處也

考槃在阿碩人之薖 苦禾反 獨寐寤歌永矢弗過 古禾反

毛氏曰曲陵曰阿薖寬大貌○楊氏曰自陳不得過君
朝○董氏曰阿韓詩作衍章句曰地下而黃曰干

考槃在陸碩人之軸獨寐寤宿永矢弗告

爾雅曰高平曰陸○歐氏曰軸盤桓不行從容自廣之
謂也○楊氏曰自誓不得告君

考槃在澗碩人之寬董氏所謂山澤之儒形容甚癯者

也軸之義未詳以上兩章觀之蘇氏說差近但未見
訓詁所出耳
考槃三章章四句
碩人閔莊姜也莊公惑於嬖妾使驕上僭莊姜賢而不答
終以無子國人閔而憂之
孔氏曰此詩皆陳莊姜宜答而君不親
碩人其頎 其機反 衣 於既反 錦褧 苦迥反 衣齊侯之子衛侯之妻
東宮之妹邢侯之姨譚公維私
毛氏曰頎長貌○鄭氏曰褧襌也衣錦尚之以襌衣為
其文之太著 說文曰褧檾也檾枲屬○朱氏曰褧襌衣儀禮作景禮記作絅 ○毛氏曰東
宮齊太子也 孔氏曰左氏曰娶于東宮得臣之妹東宮太子所居也故系太子言之明與同母見夫
人所生貴 女子後生曰妹妻之姊妹曰姨姊妹之夫曰私

○邢蘇氏曰周公之後也譚近齊○白虎通曰伯子男
臣子於其國中褒其君為公詩云譚公維私譚子也○
王氏曰言族類之貴
手如柔荑 徒兮反 膚如凝脂領如蝤 似修反 蠐 音齊 齒如瓠 戶故
反 犀螓 音秦 首蛾 我波反 眉巧笑倩 七薦反 兮美目盼 匹莧反 兮
毛氏曰如荑之新生如脂之凝 朱氏曰茅之始生曰荑脂之凝者曰膏 領
頸也蝤蠐蝎蟲也 孔氏曰蝤蠐在木中白而麗故以比頸 瓠犀瓠瓣 朱氏曰瓠犀瓠中
之子也言其方正絜白而比次整齊也 螓首廣而方 鄭氏曰螓謂蜻蜻也○孔氏曰蜻蜻如蟬而小有
文此蟲額廣而且方 ○朱氏曰蛾蠶蛾也其眉細而麗○毛氏曰
倩好口輔 孔氏曰服虔云輔上頷車也是牙外之皮膚頰下之別名也 盼白黑分 朱氏曰白黑分
明○王氏曰言容色之美○論語子夏問曰巧笑倩
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注上二句在衛風碩人之

二章下一句逸

碩人敖敖（五刀反）説（始鋭反）于農郊四牡有驕（起橋反）朱幩（符云反）鑣鑣（表驕反）翟茀（音弗）以朝（直遥反）大夫夙退無使君勞

毛氏曰敖敖長貌○孔氏曰説舍也○毛氏曰農郊近郊○朱氏曰四牡車之四馬○毛氏曰驕壯貌幩飾也人君以朱纏鑣扇汗且以爲飾（釋文曰鑣馬銜外鐵也一名扇汗又曰排沫○孔氏曰此鑣自解飾之所施非經中之鑣也）鑣鑣盛貌（孔氏曰四牡之馬鑣鑣而盛清人云駟介麃麃）翟翟車也夫人以翟羽飾車茀蔽也（孔氏曰婦人乘車不露見車之前後設障以自隱蔽謂之茀因以翟羽爲之飾蓋厭翟也羽便相猒也）○朱氏言（下上）曰莊姜自齊來嫁舍止近郊乘是車馬之盛以入君之朝國人樂得以爲莊公之配故謂諸大夫朝於君者宜早退無使君勞於政事而不得与夫人相親也○鄭氏曰以君夫人新爲妃耦宜親親之故也○王肅曰君日出而視朝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釋文曰説本或作稅

河水洋洋北流活活（古闊反）施罛（音孤）濊濊（呼活反）鱣（陟連反）鮪（于軌反）發發（補末反）葭（音加）菼（他覽反）揭揭（居謁反）庶姜孽孽（魚竭反）庶士有朅（欺列反）

孔氏曰河在齊西北流（董氏曰齊地西至於河衛居河之西則自齊適衛河界其中故曰北流活活）○毛氏曰洋洋盛大也活活流也罛魚罟濊濊施之水中（說文曰濊礙流也○朱氏曰濊濊罟入水聲也）鱣鯉也鮪鮥（音洛）也（孔氏曰郭璞云鱣今赤鯉也鱣大魚似鱘而鼻口在頷下體有邪行甲無鱗大者長二三丈今江東呼爲黃魚陸璣云鮪魚形似鱣而青黑頭小而尖似鐵兜鍪大者不過七八尺一名鮥今驗之則鯉鮪鱣鮥各異魚發）發發盛貌（釋文曰發居謁反）葭蘆菼薍（五患反）也（孔氏曰郭璞云蘆葦也薍似葦而小陸璣云薍或謂之荻至秋堅成則謂之萑以今之蘆其乱別此也）揭揭長也○鄭氏

曰庶姜謂姪娣○毛氏曰孽孽盛飾○董氏曰庶士其媵臣也○鄭氏曰此章言齊地廣饒士女佼好禮儀之備而君何爲不答夫人○釋文曰發韓詩作鱍孽韓詩作钀揭韓詩作桀

碩人四章章七句

氓刺時也宣公之時禮義消亡淫風大行男女無別遂相奔誘華(戸花反)落色衰復相棄背或乃困而自悔喪其妃(音配)耦故序其事以風(福鳳反)焉美反正刺淫泆也(長樂劉氏曰夫婦者五品之本四配雖自於人謀義理實根於天地順其道者足以安於其位逆其理者無以保其生蓋肇有人倫以來未聞違理犯義終其身而弗悔者宣公不道自與於禽犢不足紀也風化流於其民陷之於不義而顛沉其性亦可傷哉故氓之詩不歸罪於其民而曰刺時者知風之自於其君也)

陳氏曰詩人蓋哀所指而云備一人之始末以爲戒也

乃初來即我謀我既許子而爾乃決以卜筮於是我從子而往爾

桑之未落其葉沃若于嗟鳩兮無食桑葚(音甚)于嗟女兮無與士耽(都南反)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

朱氏曰沃若潤澤貌○歐陽氏曰桑之沃若諭男情意盛時可愛至黃而隕又諭男意易得衰落(朱氏曰桑之沃若以比始者容色美盛情好歡洽之時也桑之黃落以比色衰而愛弛也)○毛氏曰鳩鶻(音骨)鳩也食桑葚過則醉而傷其性耽樂也○鄭氏曰說解也士有百行可以功過相除至於婦人無外事惟以貞信爲節○朱氏曰士之耽猶可說而女之耽不可說者婦人深自媿悔之辭主言婦人惟以貞信爲節一失其正則餘無可觀爾非言士之耽爲可說而恕之也

桑之落矣其黃而隕自我徂爾三歲食貧淇水湯湯(音傷)漸車帷裳(子廉反)女也不爽士貳其行(下孟反)士也罔極二三其德

毛氏曰隕墮也○孔氏曰自我往爾男子之家三歲之後貧於衣食○毛氏曰湯湯水盛貌帷裳婦人之車也(鄭氏曰帷裳童容也○孔氏曰童容以帷障車之旁如裳以爲容飾)爽差也○朱氏曰淇水漸其車之帷裳言見弃而歸也女未嘗差其所守而士者自貳其行蓋由其心無所至極而二三其德故也

三歲爲婦靡室勞矣夙興夜寐靡有朝矣言既遂矣至于暴矣兄弟不知咥(許意反)其笑矣靜言思之躬自悼矣

朱氏曰靡不也夙早也興起也咥笑貌言我三歲爲婦盡心竭力不以室家之務爲勞早起夜臥無有一朝不

美反止刺淫泆此兩語煩贅見棄而悔乃人情之常何美之有

氓之蚩蚩(尺之反)抱布貿(莫豆反)絲匪來貿絲來即我謀送子涉淇至于頓丘匪我愆期子無良媒將(七羊反)子無怒秋以爲期

毛氏曰氓民也○朱氏曰蚩蚩無知之貌○毛氏曰布幣也(鄭氏曰幣者所以貿買物也)○鄭氏曰季春始蠶孟夏賣絲匪非即就也子者男子之通稱○毛氏曰丘一成爲頓丘○鄭氏曰良善也將請也此民非來買絲但來就我欲與我謀爲室家也言民誘己已乃送之涉淇水至此頓丘定室家之謀非我心欲過子之期子無善媒來告期時民欲爲近期故語之曰請子無怒秋以與子爲期(朱氏)

曰初言氓者始以其來莫知其誰何也既與之謀則爾彼之矣故言之以爾
氓假貿絲而來即我謀本謀娶是女而歸也及氓之
歸是女乃遲遲未行送之於野謂之曰匪我愆期也
子無良媒以往來道達故我行計未成耳
乘彼垝垣垝俱毀反垣音袁以望復關不見復關泣涕漣漣漣音連既見
復關載笑載言爾卜爾筮體無咎言以爾車來以我賄賄呼罪
一反遷
毛氏曰垝毀也○蘇氏曰復關氓之所在也○李氏曰
不見復關泣涕漣漣言其未見也其憂如此既見復關
載笑載言言其既見也其喜如此○毛氏曰龜曰卜蓍
曰筮體兆卦之體孔氏曰謂龜兆筮卦也二者皆有繇辭左傳曰其繇曰一薰一蕕十年尚
猶有臭是龜之繇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藜是卦之繇也賄財遷徙也○歐陽氏曰

然甞與爾始相與共謀約之言既已遂矣而爾遽以暴矣
加己○鄭氏曰兄弟在家不知我之見酷暴若其知之
則咥咥然笑我○朱氏曰然亦何所歸咎哉但靜而思
之躬自痛悼而已蓋淫奔從人不爲兄弟所齒故也
及爾偕老老使我怨淇則有岸隰則有泮泮音畔總角之宴言
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朱氏曰及與也○毛氏曰泮坡也鄭氏曰泮讀爲畔畔崖也總角結
髮也孔氏曰婦人未笄結其髮聚之爲兩角直晏晏和柔也○孔氏曰旦旦
猶怛怛鄭氏曰言其懇惻款誠○蘇氏曰始也將與女偕老今老
而反使我怨淇猶有岸隰猶有畔何女心之不可知也
○朱氏曰我總角之時與時宴樂言笑成此信誓曾不
思其反復以至於此也既不思其反復而至此矣則亦

如之何哉亦已而已矣左傳曰思其終也思其復也思其反之謂也○說文旦旦作㥁㥁

氓六章章十句

竹竿衛女思歸也適異國而不見答思而能以禮者也范氏曰夫婦之際猶君臣之交或不遇命也進不見答退不得歸則如之何以禮自止而已衛之賢女雖安於義命是以雖憂而不困也

籊籊他歷反竹竿以釣于淇豈不爾思遠莫致之

毛氏曰籊籊長而殺也○歐陽氏曰衛女之思歸者述其國俗之樂云有籊籊然執竿以釣于淇者我在家時常出而見之○朱氏曰我豈不思衛乎遠而不可至爾

泉源在左淇水在右女子有行遠于萬反兄弟父母

泉源解見泉水○李氏曰言舊時游泳二水之間其樂如此今也嫁於異國而不得見也故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

淇水在右泉源在左巧笑之瑳七可反佩玉之儺乃可反

毛氏曰瑳巧笑貌儺行有節度○歐陽氏曰思衛女之在其國者巧笑佩玉威儀閑暇樂然於二水之上念已有所不如也

淇水滺滺音由檜楫松舟駕言出遊以寫我憂

毛氏曰滺滺流貌檜栢葉松身楫所以櫂直教反舟釋文曰方言云楫謂之橈或謂之櫂橈音饒○釋名云楫捷也撥水行舟疾也○歐陽氏曰淇水滺滺然有乘舟而遊者亦可樂也○朱氏曰駕言出遊以寫我憂與泉水之卒章同意○釋文滺滺作浟浟曰本亦作滺

竹竿四章章四句

芄蘭刺惠公也驕而無禮大夫刺之杜預云惠公即位時年十五六

芄蘭之支童子佩觿許規反雖則佩觿能不我知容兮遂兮垂帶悸兮其季反

毛氏曰興也○鄭氏曰芄蘭柔弱孔氏曰芄蘭蔓生斷之有白汁可啖一名蘿摩幽州人謂之雀瓢此章支葉系柔弱○朱氏曰支枝同沈括云支莢也芄蘭生莢支出於葉間垂之如觿狀○毛氏曰觿所以解結成人之佩也孔氏曰觿貌如錐以象骨爲之可以解結人君治成人之事雖童子猶佩○朱氏曰雖則佩觿然無成人之德但能傲然不我知而已言驕而無禮餘無所能也容兮遂兮舒緩放肆之貌悸帶下垂之貌鄭氏曰容容刀也○孔氏曰大東云鞙鞙佩璲璲佩玉也○毛氏曰垂其紳帶悸悸然有節度

蘇氏曰支石經作枝說文同

芄蘭之葉童子佩韘失涉反雖則佩韘能不我甲容兮遂兮垂帶悸兮

朱氏曰沈括云芄蘭之葉如佩韘之狀○毛氏曰韘玦也能射御則佩韘孔氏曰玦決也挾矢時著右手巨指以鉤弦用象骨爲之甲狎也○廣漢張氏曰獨再言容兮遂兮垂帶悸兮而其驕慢無所知之氣象蓋莫揜矣○釋文曰甲韓詩作狎

能不我甲言但能不我親狎妄自尊大而已

芄蘭二章章六句

河廣宋襄公母歸于衞思而不止故作是詩也鄭氏曰宋桓公夫人衞文公之妹生襄公而出

孔氏曰夫人爲先君所出其子承父之重與祖爲一體母出與廟絕不可以私反故義不得也○范氏曰夫人

之不徃義也天下豈有無母之人歟有千乘之國而不
得養其母則人之不幸也爲襄公者將若之何生則致
其孝沒則盡其禮而已衛有婦人之詩自莊姜至於襄
公之母六人焉皆止於禮義而不敢過也夫以衛之政
教淫僻風俗傷敗然而女子猶知有禮而畏義如此者
蓋以先王之化所及也
說苑曰宋襄公爲太子請於桓公曰請使目夷立公
曰何故對曰臣之舅在衛愛臣若終立則不可以往
味此詩而推其母子之心蓋不相遠所載似可信也
不曰欲見母而曰欲見舅者恐傷其父之意也母之
慈子之孝皆止於義而不敢過焉不幸處母子之變
者可以觀矣

誰謂河廣一葦韋鬼反杭戶郎反之誰謂宋遠跂丘豉反予望之
毛氏曰杭度也〇鄭氏曰誰謂河水廣與音餘一葦加之
則可以渡之喻狹也今我之不渡直自不往耳非爲其
廣乎我也誰謂宋國遠與我跂足則可以望見之亦喻
近也今我之不往直以義不往耳非爲其遠孔氏曰文公之時衛
已在河南自衛適宋不渡河此假有渡者之辭宋今睢陽去衛甚遠言宋近猶喻河狹
誰謂河廣曾不容刀誰謂宋遠曾不崇朝
鄭氏曰不容刀亦喻狹小船曰刀孔氏曰釋名云二百斛曰刀江南所謂短
而廣安而不傾者也崇終也行不終朝亦喻近
河廣二章章四句
伯兮刺時也言君子行役爲于僞反王前驅過時而不反焉
鄭氏曰衛宣公之時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朱氏曰先儒以是詩繫此時作然無明文可考

范氏曰居而相離則思期而不至則憂此人之情也文
王之遣戍役周公之東征其詩皆叙其室家之情男女
之思以閔之故其民説而忘死聖人能通天下之志是
以能成天下之務兵者毒民於死地者也孤人之子寡
人之妻傷天地之和致水旱之災故聖王重之如不得
巳而行則告以歸期念其勤勞哀傷慘怛不啻如在己
是以詩美之則言其君上之閔恤刺之則録其室家之
怨思以爲人情不出乎此也

伯兮朅兮朅丘列反邦之桀兮伯也執殳殳市朱反爲王前驅爲于僞反

爲王前驅特詩中之一語非大義也

鄭氏曰伯君子字也○毛氏曰朅武貌○鄭氏曰桀英
桀○毛氏曰殳長丈二而無刃○朱氏曰婦人自言其
君子之才之美如是今乃執殳而爲王前驅也

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爲容適都歷反

朱氏曰蓬草也首如飛蓬髮亂也○毛氏曰婦人夫不
在無容飾適主也朱氏曰傳云女爲説己容

膏所以膏首面沐蓋潘也左氏傳遺之潘沐杜預注
云潘米汁可以沐頭○魯語展喜以膏沐勞齊師則膏
沐非專婦人用也

其雨其雨杲杲出日杲古老反願言思伯甘心首疾

朱氏曰其者冀其將然之辭○鄭氏曰人言其雨其雨
而杲杲然日復出猶我言伯且來伯且來復不來願念
也甘心如人心嗜欲所貪口味不能絕也○朱氏曰望
其君子之歸而不歸也是以不堪憂思之苦而甘心於

首疾也

焉(於虔反)得諼(况袁反)草言樹之背(音佩)願言思伯使我心痗(音每又音悔)

毛氏曰諼草令人忘憂(孔氏曰諼訓忘非草名)背北堂也(孔氏曰士昏禮云婦洗在北堂有司徹云主婦北堂房室所居之地揔謂之堂房半以北爲北堂房半以南爲南堂)痗病也○孔氏曰何處得一忘憂之草我樹之於北堂之上冀觀之以忘憂○朱氏曰思得草之美者玩以忘憂然世豈有是哉則亦思之不已而心痗則其病益深非特首疾而已也○釋文曰諼本文作萱(説文作藼云令人忘憂也)○董氏曰韓詩作爲得萱草

伯兮四章章四句

有狐刺時也衛之男女失時喪其妃(音配)耦焉古者國有凶荒則殺(所戒反)禮而多昏會男女之無夫家者所以育人民也(孔氏曰大司徒曰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十曰多昏注云不備禮而娶昏者多也○長樂劉氏曰夫婦之禮雖不可不謹於其始然民有細微貧弱者或困於凶荒必待禮而後昏則男女之失時者多無室家之養聖人傷之寧邦典之或違而不忍失其昏嫁之時也故有荒政多昏之禮所以使之相依以爲生而又以育人民也詩不云乎愷悌君子民之父母苟無子育兆庶之心其能迨此哉)

有狐綏綏在彼淇梁心之憂矣之子無裳

毛氏曰興也○朱氏曰綏綏獨行求匹之貌○毛氏曰石絶水曰梁○范氏曰狐獨行於水之梁失其所也○鄭氏曰之子是子也時婦人喪其妃耦寡而憂是子無裳無爲作裳者欲與爲室家

有狐綏綏在彼淇厲心之憂矣之子無帶

毛氏厲深可厲之旁(王氏曰岸近危非厲)帶所以申東衣

有狐綏綏在彼淇側心之憂矣之子無服

李氏曰無服言其衣服之不備也

有狐三章章四句

木瓜美齊桓公也衞國有狄人之敗出處于漕齊桓公救而封之遺唯季反之車馬器服焉衞人思之欲厚報之而作是詩也孔氏曰衞立戴公以廬于漕齊桓公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漕歸公乘馬祭服五稱牛羊豕雞狗皆三百與門材歸夫人魚軒重錦三十兩戴公卒文公立齊桓公又城楚丘以封之與之繫馬二百

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音居匪報也永以為好呼報反也

毛氏曰木瓜楙木也○孔氏曰郭璞云實如小瓜酢可食徐氏曰瓜有瓜瓞桃有羊桃李有雀李此皆枝蔓也故言木瓜木桃木李以別之也瓊玉之美者說文曰瓊赤玉也琚佩玉名○李氏曰言人遺我以微物必有以厚報之況齊桓公之德如此其大則報之當如何○朱氏曰投我以木瓜而報之以瓊琚報之厚矣而猶曰非敢以為報姑欲長以為好而不忘爾蓋報人之施而曰如是報之足矣則報者之情倦而施者之德忘惟其歉然常若無物可以報之則報者之情施者之德兩無窮也

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音遙匪報也永以為好也

毛氏曰瓊瑤美石

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音久匪報也永以為好也

毛氏曰瓊玖玉名孔氏曰瓊是玉之美名非玉名也琚瑤玖三者互也琚言佩玉名瓊玖亦佩玉名瑤言美石玖言玉名明此三者皆玉石雜也故丘中有麻傳云玖石次玉是玖非全玉也○釋文曰玖字書云玉黑色○孔子曰吾於木瓜見苞苴之禮行鄭氏曰以果實相遺者必苞苴之尚書曰厥苞橘柚

木瓜三章章四句

衛國十篇三十四章二百三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六

呂氏家塾讀詩記

自七至十六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七

王

鄭氏詩譜曰王城者周東都王城畿内方六百里之地其封域在禹貢豫州太華外方之間北得河陽漸冀州之南始武王作邑於鎬京謂之宗周是爲西都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既成謂之王城是爲東都今河南是也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今洛陽是也成王居洛邑遷殷頑民於成周復還歸處西都朱氏曰成王營洛邑爲時會諸侯之所以其土中四方來者道路均故也自是豐鎬爲西都至十一世幽王嬖褒姒生伯服廢申后太子宜臼奔申申侯與犬戎攻宗周殺幽王于戲晉文侯鄭武公迎宜臼于申而立之是爲平王以亂故徙居東都王城於是王室之尊與諸

侯無異其詩不能復雅故貶之謂之王國之變風孔氏曰傳
之猶稱王在風則卑矣曰周列國當言周而言王則尊之○蘇氏曰自平王東遷而變風遂作其風及其境內
而不能被天下與諸侯比然其王號未替故不曰周黍離而曰王黍離云

黍離閔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過故宗廟宫室盡爲禾黍閔周室之顛覆彷徨彷蒲皇反徨音皇不忍去而作是詩也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毛氏曰彼彼宗廟宫室鄭氏曰宗廟宫室毀壞而其地盡爲禾黍○說文曰黍禾屬而黏者也以大暑而種故謂之黍孔氏曰黍可爲酒○孔氏曰離離垂也○爾雅曰粢稷也孔氏曰粢者稷也曲禮曰稷曰明粢是也郭璞云今江東人呼粟爲粢然則粢也稷也粟也止是一物也而本草稷米在下品别有粟米在中品又似二物故先儒共疑焉說文曰稷五穀之長沈括曰稷乃今之穄也穄子例反○孔氏曰黍言離離稷言苗則是黍秀稷未秀○毛氏曰邁行也靡靡猶遲遲也○孔氏曰搖搖是心憂無所附著之意楚威王謂蘇秦曰寡人心搖搖然如懸旌而無所薄○鄭氏曰知我者知我之情謂我何求怪我久留不去○毛氏曰悠悠遠意蒼天以體言之尊而君之則稱皇天元氣廣大則稱昊天仁覆閔下則稱旻天自上降監則稱上天據遠視之蒼蒼然則稱蒼天○李氏曰周大夫呼天而愬曰致此者何人哉蓋含蓄其辭不欲直斥其人也

彼黍離離彼稷之穗音遂行邁靡靡中心如醉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毛氏曰穗秀也詩人自黍離離見稷之穗故歷道其所

更見中心如醉醉於憂也

彼黍離離彼稷之實行邁靡靡中心如噎（於結反）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毛氏曰自黍離離見稷之實○元城劉氏曰人之情憂樂之事初遇之則其心變焉次遇之則心微變三遇之則其心如常矣此常人之情也至於君子忠厚之情則不然其行役往來故非一見也初見稷之苗矣又見稷之穗矣又見稷之實矣而所感之心始終如一不少變而愈深此則詩人之意也（張氏曰黍稷之詩言苗言穗言實作文者須是知此不可都謂之苗）○孔氏曰噎者咽喉閉塞之名言憂深不能喘息如噎之然

黍離三章章十句

君子于役刺平王也君子行役無期度大夫思其危難（乃旦反）以風（福鳳反）焉（孔氏曰平王宜作幽王字）

攷經文不見思其危難以風之意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雞棲（音西）于塒（音時）日之夕矣羊牛下來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

毛氏曰鑿墻而棲曰塒（孔氏曰寒鄉鑿墻為雞作棲）○朱氏曰君子之行役不知其還反之期且今亦何所至哉雞則棲于塒矣日則夕矣羊牛則下來矣○鄭氏曰言畜產出入尚有期節至於行役者乃反不也○朱氏曰雖欲使我之不思不可得也釋文塒作時曰本亦作塒

君子于役不日不月曷其有佸（戶括反）雞棲于桀日之夕矣羊牛下括（古活反）君子于役苟無飢渴

毛氏曰佸會也雞棲于杙(羊則反)爲桀括至也○鄭氏曰苟且也○朱氏曰君子行役之久不可計以日月而又不知其何時可以來會也亦庶幾其免於飢渴而已矣

君子于役二章章八句

君子陽陽閔周也君子遭亂相招爲祿仕全身遠(于萬反)害而已

君子陽陽左執簧(音黄)右招我由房其樂(音洛)只且(子徐反)

程氏曰陽陽自得陶陶自樂之狀皆不任憂責全身自樂而已君子居亂世如是之(董氏曰莊子曰以陽爲充孔陽陽則陽陽者氣充於内容貌不枯也)○毛氏曰簧笙也(孔氏曰簧者笙管之中金薄鍱也○鄭司農云笙十三簧竽必有簧故以簧表笙)○鄭氏曰由從也招我欲使我從之於房中俱在樂官也我者君子之友自謂也○毛氏曰國君有房中之樂(孔氏曰路寢房中也譜云路寢之常樂天子以周南諸侯以召南是天子諸侯皆有房中之樂也)○朱氏曰只且語助聲○蘇氏曰君子以賤爲樂則其貴者不可居也雖有貴位而君子不居則周不可輔矣此所以爲閔周也

君子陶陶(音遥)左執翿從又(翿濤反)右招我由敖(五刀反)其樂只且

毛氏曰陶陶和樂(音洛)貌○孔氏曰翿舞者所持纛(徒報反)也○鄭氏曰敖者燕舞之位

君子陽陽二章章四句

揚之水刺平王也不撫其民而遠屯戍于母家周人怨思焉

程氏曰諸侯有患天子命保衛之亦宜也平王獨思其母家爾非有王者保天下之心人怨宜也況天子當使

方伯鄭國共保助之。朱氏曰先王之制諸侯有故則方伯連帥以諸侯之師討之王室有難則方伯連帥以諸侯之師救之天子鄉遂之民供貢賦衛王室而已平王微弱威令不行於天下乃以保其母家而斂畿甸之民遠為諸侯戍守周人以非其職而怨思也又況幽王之禍申侯實為之則平王所與不共戴天讎也乃不能討而反戍焉愛母忘父其悖理也亦甚矣夫民之怨也豈不亦以此故○長樂劉氏曰六鄉六遂之兵所以討方伯之失職非以禦夷狄也

揚之水不流束薪彼其音記之子不與我戍申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張氏詩曰揚水悠悠揚緩不流不漂蒲楚弱過憂談詩若作奔湍解王鄭諸篇未易求○歐陽氏曰揚之水不流束薪猶東周政衰不能召發諸侯猶使周人遠戍久而不得代耳彼其之子周人謂它諸侯國人之當戍者也○鄭氏曰平王母家申國姜姓在陳鄭之南杜預曰今南陽宛縣是也迫於彊楚而數見侵伐王是以戍之○朱氏曰思之哉思之哉何月而得遄歸也

揚之水不流束楚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甫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毛氏曰楚木也甫諸姜也朱氏曰書呂刑禮記作甫刑孔氏曰呂刑後為甫侯○孔氏曰言甫許者以其俱為姜姓既重章以變文因借甫許以言申其實不戍甫許也六國時秦趙同為嬴姓史記漢書多謂秦為趙亦此類也

揚之水不流束蒲彼其之子不與我戍許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毛氏曰蒲草也鄭氏蒲蒲柳○釋文孫毓云蒲草之聲不與戍許相協箋義為長今則二蒲之音未詳異同許諸姜也國語曰申呂齊許

揚之水三章章六句

中谷有蓷（吐雷反）閔周也夫婦日以衰薄凶年饑（居疑反）饉（音覲）
室家相棄爾

范氏曰世治則室家相保者上之所養也世亂則男女相棄者上之所殘也其使之也勤其取之也厚則夫婦日以衰薄而凶年不免於離散矣伊尹曰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故詩人擧一物失所而知王政之惡一女見棄而知人民之困以爲政荒民散將無以爲國矣

中谷有蓷暵（呼旦反）其乾矣有女仳（匹指反）離嘅（口愛反）其嘆（土丹反）矣嘅其嘆矣遇人之艱難矣

毛氏曰興也蓷鵻（音隹）也（孔氏曰釋草云萑蓷郭璞云今茺蔚也方莖白華華生節間一名益母陸璣疏云舊說及魏博士周元明皆云菴閭是也韓詩及三蒼說悉云益母茺音充蔚音）○孔氏曰暵燥也○毛氏曰仳別也○程氏曰蓷谷中所生之物待陰潤而後能生故暵則乾矣與夫婦樂歲則能相保凶年則至相棄也○鄭氏曰慨然而嘆自傷遇君子之窮厄○曾氏曰凶年而遽相棄背蓋衰薄之甚者然詩人乃曰遇斯人之艱難遇斯人之不淑而無怨懟過甚之辭焉厚之至也

中谷有蓷暵其脩矣有女仳離條其歗（音嘯）矣條其歗矣遇人之不淑矣

陳氏曰脩長茂者也長茂者爲所暵○毛氏曰條條然歗也○程氏曰歗長吟也悲恨深於歎矣○董氏曰古之傷死者之辭曰如何不淑

古者謂死喪饑饉皆曰不淑蓋以吉慶爲善事凶禍
爲不善事與今人語猶然
中谷有蓷暵其濕矣有女仳離啜張劣反其泣矣啜其泣矣
何嗟及矣
蘇氏曰及其甚也則雖生於濕者亦不免也○毛氏曰
啜泣貌○蘇氏曰泣者窮之甚也○董氏曰啜韓詩作
惙
啜其泣矣何嗟及矣言事已至此末如之何也
中谷有蓷三章章六句
兔爰閔周也桓王失信孔氏曰桓王平王孫諸侯背音佩叛構怨連
禍王師傷敗君子不樂音洛其生焉朱氏曰按左傳鄭武公莊公爲平王卿士王貳于虢
鄭伯怨王王曰無之故周鄭交質桓王即位將畀虢公政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又取成周之禾五年王遂奪鄭
伯政鄭伯不朝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戰于繻葛王卒大敗祝聃射王中肩
有兔爰爰雉離于羅我生之初尚無爲我生之後逢此百
罹力知反尚寐無吪五戈反
毛氏曰爰爰緩意鳥網爲羅○鄭氏曰尚庶幾也○毛
氏曰罹憂吪動也○朱氏曰爲此詩者蓋及見西周之
盛故曰方我生之初天下尚無事及我生之後而逢時
之多難如此○鄭氏曰寐不欲動無所樂生之甚
孟子曰雉兔者往焉蓋采捕於野者多得雉兔因以
名之此詩亦因所見而爲比也兔之大以比諸侯雉
之小周人以自比也言諸侯之背叛者恣睢自如而
周人反受其禍也
有兔爰爰雉離于罦音浮我生之初尚無造我生之後逢此

百憂尚寐無覺古孝反

毛氏曰罦覆車也孔氏曰下傳罿罬与此一也釋器云繴謂之罿罿罬也罬謂之罦罦覆車也○孔氏曰郭璞云今之翻車也有兩轅中施罥以捕鳥展轉相解也繴冨覔反罥古縣反造爲也

有兔爰爰雉離于罿昌鍾反我生之初尚無庸我生之後逢此百凶尚寐無聰

毛氏曰罿罬張劣反也釋文曰韓詩云施羅於車上曰罿庸用也聰聞也

兔爰三章章七句

葛藟力軌反王族刺平王也周室道衰棄其九族焉釋文作刺桓王日本亦作刺平王案詩譜是平王詩皇甫士安以爲桓王之詩崔靈恩集注本亦作桓王○鄭氏曰九族者據已上至高祖下及玄孫之親○孔氏曰尚書歐陽說云九族乃異姓有屬者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

緜緜葛藟在河之滸呼五反終遠兄弟謂他人父謂他人父亦莫我顧

毛氏曰興也緜緜長不絕之貌○左傳曰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杜氏曰葛藟其一支葛藟蔓衍自有宗族之義○毛氏曰水厓曰滸○滸海胡氏曰周南云葛之覃兮施于中谷又云南有樛木葛藟纍之邶風云旄丘之葛兮何誕之節兮唐風云葛生蒙楚蘞蔓于野大雅云莫莫葛藟施于條枚然則葛也藟也必生於山谷丘野之地延蔓於早木條枚之上不生於河滸水厓生不得其地則失物之性也○王氏曰謂他人父謂他人母謂他人昆所謂不愛其親而愛他人○李氏曰王既以他人爲父亦無顧我之意我九族也蘇氏曰王今棄九族遠兄弟而謂他人父彼非王族亦安肯顧王哉

葛藟生非其地猶宗族失所依也

緜緜葛藟在河之涘音俟終遠兄弟謂他人母謂他人母亦

莫必我有

毛氏曰涘厓也○鄭氏曰有識有也左傳曰不有寡君

緜緜葛藟在河之漘順春反終遠兄弟謂他人昆謂他人昆

亦莫我聞

孔氏曰爾雅云夷上洒下漘郭璞云厓上平坦而下水

深者為漘○毛氏曰昆兄也○李氏曰不與我相聞知

也

葛藟三章章六句

采葛懼讒也

彼采葛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毛氏曰興也葛所以為絺綌也事雖小一日不見於君

憂懼於讒矣○蘇氏曰朝有讒人則下不敢有所為○

李氏曰人之讒人多因其不見則乘間而讒之○孔氏

曰既以葛蕭艾為喻因以月秋歲為次也設文各從其

韻也不由事大憂深也

彼采蕭兮一日不見如三秋兮

毛氏曰蕭所以共祭祀孔氏曰釋草云蕭荻今人所謂荻蒿可作燭有香氣故祭祀以脂爇之也○孔氏曰三秋設言三春三夏其義亦同取其韻

耳

彼采艾兮五蓋反一日不見如三歲兮

毛氏曰艾所以療疾

毛氏曰所謂事雖小蓋通三章言之葛之為絺綌者

共祭祀艾之療疾特訓釋三物見采之由不於此取

義也鄭氏所箋失傳意矣

采葛三章章三句

大車刺周大夫也礼義陵遅男女淫奔故陳古以刺今大夫不能聽男女之訟焉

此詩所謂陳古其猶在於文武成康之後數盖唯能止其奔未能革其心与行露之詩異矣亦僅勝於東遷之時而已

大車檻檻毳尺銳反衣如菼吐敢反豈不尓思畏子不敢

毛氏曰大車大夫之車檻〻車行聲也毳衣大夫之服菼鵻也蘆之初生也乗其大車檻〻然服毳冕以决訟

鄭氏曰毳衣之屬衣繢而裳繡皆有五色焉其青者如鵻○孔氏曰毳衣〻三章裳二章○王氏曰周礼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及其出封皆加一等盖八命加一等所謂上公九命其服以九為節也其未出封則与侯伯同服矣公与侯伯同服則卿与子男同服矣此詩所謂周大夫者卿也卿則同服所謂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者諸侯之卿大夫也

大車啍啍他敦反毳衣如璊音門豈不爾思畏子不奔

毛氏曰啍啍重遲之貌璊赬勑貞反也孔氏曰赬赤也說文云璊玉赤色故以璊為赬毳衣繢繡皆五色其青者如鵻其赤者如赬二章各舉其一尓○王氏曰如菼言其衣之色如璊言其裳之色

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有如皦古了反日

毛氏曰穀生皦白也○鄭氏曰穴謂壙中也○朱氏曰民之欲相奔者畏其大夫自以終身不得如其志也故曰生不得相奔以同室庶幾死得合葬以同穴而已謂予不信有如皦日約誓之辭也呂氏曰古之所謂合葬者同其兆而已非同穴而葬也蓋死有先後前後已葬復啓之以納後喪人有所不忍有礼者有所不取也此云同穴者亦同

大車三章章四句

丘中有麻思賢也莊王不明賢人放逐國人思之而作是詩也（孔氏曰莊王佗桓王子）

丘中有麻彼留子嗟彼留子嗟其來施施

毛氏曰留氏子嗟字也（李氏曰所謂彼留子嗟者亦猶陳風所謂子仲之子豈必求之他書蓋詩中所陳便是實事迹）〇鄭氏曰施施舒行（孟子曰施〻從外來〇陳氏曰施〻自得之貌）〇蘇氏曰子嗟隱居丘陵之間而殖麻麥果實以爲生者民思其賢而庶其肯徐來以從我（朱氏曰將其來施〻望之之辭也）

丘中有麥彼留子國彼留子國將其來食

朱氏曰子國亦字也（毛氏曰子國子嗟父）〇蘇氏曰庶幾肯來從我食也

丘中有李彼留之子彼留之子貽我佩玖

毛氏曰玖石次玉者〇朱氏曰貽我佩玖冀其有以贈已也

丘中有麻三章章四句

王國十篇二十八章百六十二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七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八

鄭

鄭氏詩譜曰初宣王封母弟友於宗周畿內咸林之地是爲鄭桓公今京兆鄭縣是其都也又爲幽王大司徒甚得周衆與東土之人問於史伯曰王室多故余懼及焉其何所可以逃死史伯曰其濟洛河潁之閒乎是其子男之國虢鄶爲大君若以周難之故寄帑與賄不敢不許若克二邑鄔蔽補丹依疇歷華君之土也桓公從之後三年幽王爲犬戎所殺桓公死之其子武公與晉文侯定平王於東都王城卒取史伯所云十邑之地右洛左濟前華後河食溱洧焉今河南新鄭是也武公又作卿士國人宜之鄭之變風作 釋文曰新鄭在滎陽宛陵縣西南

緇側其衣美武公也父子並爲周司徒善於其職國人宜之故美其德以明有國善善之功焉孔氏曰武公掘突當平王時父謂武公父桓公也

禮記緇衣子曰好賢如緇衣○孔叢子孔子曰於緇衣見好賢之至

此詩武公入仕于周而周人美之也若鄭人所作何爲三章皆言適子之館乎好賢如緇衣所謂賢卽謂武公父子也後之講師習其讀而不知其義誤以爲稱武公之好賢遂曰明有國善善之功失其旨矣

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爲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

毛氏曰緇黑色○王氏曰緇衣朝服也毛氏曰卿士聽朝之正服也○孔氏曰緇衣卽士冠禮所云主人玄冠朝服緇帶素韠是也諸侯與其臣服之以日視朝故禮通謂此服爲朝服玉藻云天子皮弁以日視朝則卿士朝於王服皮弁不服緇衣退適私朝服緇衣以聽其所朝之政也考工記鍾氏三入爲纁五入爲緅七入爲緇注染纁者三入而成又再染以黑則爲緅又復再染以黑則成緇矣○程氏曰宜言其稱○毛氏曰改更也適之也○蘇氏曰諸侯入爲卿士皆受館於王室○毛氏曰粲餐蘇尊反也王氏曰粲粟米給之精者○朱氏曰漢有白粲之刑給舂導之役是也○范氏曰桓公武公之爲司徒已得於君下得於民其君子好之愈久而愈不厭○朱氏曰言子之服緇衣也甚宜其或敝也則子願爲子更爲之○范氏曰適子之館兮親之也還子授子之粲兮又授之以飲食也既親之又授之以飲食此好賢之至也朱氏曰又將適子之館既還而又授子以粲也

緇衣之好兮敝予又改造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

兮毛氏曰好猶宜也○鄭氏曰造爲也

緇衣之蓆(音席)兮敝予又改作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

毛氏曰蓆大也程氏曰蓆有安舒之義服稱其德則安舒

緇衣三章章四句

將(七羊反)仲子刺莊公也不勝(音升)其母以害其弟弟叔失道而公弗制祭(側界反)仲諫而公弗聽小不忍以致大亂焉

左傳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遂惡之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於武公公不許及莊公即位爲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他邑唯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不如早爲之所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己公子呂請除之公曰無庸將自及大叔又收貳以爲己邑至於廩延子封曰可矣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大叔將襲鄭公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鄢公伐諸鄢大叔出奔共

蘇氏曰莊公欲必致叔于死叔之未襲鄭也有罪而未至于死是以諫而不聽諫而不聽非愛之也未得所以殺之也毛氏不知其說其叙此詩以爲不勝其母以害其弟弟叔失道而公弗禁祭仲諫而公弗聽小不忍以致大亂乎莊公豈不忍者哉

將仲子兮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音起)豈敢愛之畏我父母仲可懷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

毛氏曰將請也仲子祭仲也踰越里居也二十五家爲里杞木名也孔氏曰杞柳屬也生水旁陸璣云樹如柳葉麤而白色理微赤折言傷害也○李氏曰無踰我里言無與我家事也○鄭氏曰無折我樹杞喻言無害我兄弟也○朱氏曰雖知汝之言誠可懷

思而父母之言亦豈可不畏哉
五家爲鄰五鄰爲里皆有地域溝樹之故曰無踰我
里無折我樹杞
將仲子兮無踰我牆無折我樹桑豈敢愛之畏我諸兄仲
可懷也諸兄之言亦可畏也
毛氏曰孟子曰樹牆下以桑則桑在牆下也○毛氏曰
諸兄公族
將仲子兮無踰我園無折我樹檀豈敢愛之畏人之多言
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毛氏曰園所以樹木檀彊忍之木孔氏曰園者圃之蕃故其內可以種木也
檀樹可以爲車陸璣疏云檀木皮正青滑澤
將仲子兮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辭雖拒仲而意則

與之如時人僚柤告昭公以去季氏之謀公執戈以
懼之之類豈敢愛之畏我父母則於段非有所不忍
也仲可懷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則拳拳於叔而不
得已於姜氏者可見矣畏我諸兄畏人之多言特迫
於宗族國人之議論非愛段也具文見意而莊公之
情得矣
將仲子三章章八句
叔于田刺莊公也叔處于京繕市戰反甲治兵以出于田國
人說音悅而歸之
叔于田巷無居人豈無居人不如叔也洵蘇遵反美且仁
毛氏曰叔大叔段也田取禽也巷里塗也○鄭氏曰洵
信也○歐陽氏曰國人愛之以謂叔出于田則所居之

巷若無人矣非實無人雖有而不如叔之美且仁也○呂氏曰國人稱之如是者亦不義而得衆也以得衆心爲仁以飲酒爲好以善服馬爲武楊氏曰叔段不義而得衆所謂者亦以衆公好惡毀譽不當其實故也

叔于狩手又反巷無飲酒豈無飲酒不如叔也洵美且好

毛氏曰冬獵曰狩○歐陽氏曰叔出則巷無可飲酒之人矣

叔適野巷無服馬豈無服馬不如叔也洵美且武

鄭氏曰適之也郊外曰野服馬猶乘馬也○歐陽氏曰叔出則巷無能服馬之人矣

叔于田三章章五句

大叔于田刺莊公也叔多才而好勇不義而得衆也

蘇氏曰二詩皆曰叔于田故此加大以別之非謂段爲大叔也然不知者又加大于首章失之矣○范氏曰莊公之於段縱其惡而欲斃之也故春秋書克段于鄢以罪鄭伯詩人言叔多材好勇而得衆心以深咎莊公夫段之惡易知而莊公之罪難見故春秋書鄭伯而詩人刺其君皆本其所起以罪之所以爲世戒也永嘉鄭氏曰段以國君介弟之親京城大叔之貴而所好者馳騁弋獵也所務者袒裼暴虎也所資者射御足力也出入之際人思之者飲酒服馬之儔也氣習至此而又恃其君母之愛玩於莊公之縱其所欲而不能回也欲不爲叛得乎是則置段於必死之地者莊公也

大叔于田乘乘馬下繩證反執轡如組音祖兩驂如舞叔在藪素口反火烈具舉襢音但裼素歷反暴虎獻于公所將七羊反叔無狃女九反戒其傷女

孔氏曰織組者總紕於此成文於彼御者執轡於手馬騁於道如織組之爲○毛氏曰叔之從公田也驂之與服諧和中節董氏曰五御之法有舞交衢者蓋詩所謂如舞者也兩服如驂与服諧和中節然馬在車中爲服在旱外爲驂服制於衡不得如舞其言舞者驂也藪澤禽之府也○朱氏曰烈熾盛貌○毛氏曰具俱也襢裼肉袒也孔氏曰李巡曰襢裼脫衣見体曰肉袒暴虎空手以搏之狃習也○陳氏曰火烈具舉跳以爲宵田不知周礼中春蒐田用火弊獻禽以祭社爾雅火田曰狩田未嘗不用火也○朱氏曰國人謂之曰請叔無習此事恐其或傷女也言其得衆如此○釋文叔于田作大叔于田者誤無作毋曰本亦作無

叔于田乘乘黃兩服上襄兩驂鴈行戶郎反叔在藪火烈具揚叔善射忌音記又良御忌抑磬苦定反控口貢反忌抑縱送忌

毛氏曰乘黃四馬皆黃○鄭氏曰兩服中央夾轅者孔氏曰小戎云騏騮是中騧驪是驂驂與中對文則驂在外外者爲驂則知內者爲服故言兩服襄駕也上駕者言爲衆馬之最良也朱氏曰猶史所謂上駟也鴈行者言與中服相次敘孔氏曰鴈行者兩驂與服馬其首差退良亦善也○毛氏曰揚光也忌辭也○朱氏曰抑發語之辭○毛氏曰騁馬曰磬止馬曰控發矢曰縱從禽曰送

叔于田乘乘鴇音保兩服齊首兩驂如手叔在藪火烈具阜叔馬慢忌叔發罕忌抑釋掤音冰忌抑鬯敕亮反弓忌

毛氏曰驪白雜毛曰鴇郭璞曰今所謂烏驄馬齊首馬首齊也○鄭氏曰如手如人左右手之相助也朱氏曰兩服並首在前而兩驂在旁稍出其後如人之左右手也○毛氏曰阜盛也慢罕罕希也掤所以覆矢孔氏曰掤左傳冰箭筩蓋也鬯弓弢吐刀反弓孔氏曰鬯者韔弓之器鬯謂弛弓而

納之弢○朱氏曰韔弓囊也○鄭氏曰田吏且畢則其馬行遲發矢
希射者蓋矢弢弓言田事畢朱氏曰言其田事將畢而從容整暇如此○釋
文慢作嫚曰本又作慢
鷙鳥將擊必匿其形二詩所載段之輕淺如此宜其
為莊公所易也詩人乃若憂其不能制者豈其未得
莊公之情也哉憂之云者兄弟之心也欲止其惡者
也涕泣而道之者也易之云者仇敵之心也欲養其
惡也者談笑而道之者也詩人直以兄弟之心為莊
公憂耳豈知其他哉

大叔于田三章章十句

清人刺文公也高克好呼報反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烏路反
而欲遠于萬反之不能使高克將子匠反兵而禦魚呂反狄于竟

閑其師旅翺翔翺五羔反翔河上久而不召衆散而歸高克奔陳
公子素惡高克進之不以禮文公退之不以道危國亡師
之本故作是詩也孔氏曰文公捷厲公子春秋閔公二年冬十二月狄入衛鄭棄其師衛在河北鄭在河南恐其度河侵鄭故使高克將兵於河上禦之公子素作詩以刺之○鄭氏曰好利不顧其君注心於利也
胡氏曰人君擅一國之名寵殺生予奪惟我所制爾使
克不臣之罪已著按而誅之可也情狀未明黜而遠之
可也愛惜其才以禮馭之可也烏有假以兵權委諸境
上坐視其失伍離散而莫之恤乎

清人在彭駟介旁旁補彭反二矛莫侯反重直龍反英河上乎翱
翔

鄭氏曰清者高克所帥衆之邑○毛氏曰彭衛之河上
鄭之郊也○鄭氏曰駟四馬也○毛氏曰介甲也○孔

氏曰四馬被甲馳驅旁旁然不息○毛氏曰二矛酋矛
夷矛也孔氏曰酋矛常有四尺夷矛三尋尋長短不同其飾相累又云一矛曰有二備折壞○毛
氏曰重英有英飾也孔氏曰魯頌説矛之飾謂之朱英則以朱染爲英飾盖絲纏而朱染
之○王氏曰英之以毛羽○朱氏曰翱翔無事之貌○永嘉鄭氏曰
夫擁大衆於外而無所事不爲亂則潰散爾
清人在消駟介麃麃表驕反二矛重喬河上乎逍遥
毛氏曰消河上地也麃麃武貌重喬累荷也釋文云荷喬音何
刻矛頭受刃處爲荷葉相重累也沈胡可反謂兩矛之飾相負荷也○釋文云韓詩喬作
鷸
清人在軸音逐駟介陶陶徒報反左旋右抽音敕由反中軍作好呼報反
毛氏曰軸河上地也孔氏曰言消軸皆河上之地久不得歸既有迁移三地亦應不甚相
反
遠○董氏曰陶陶樂而自適也○鄭氏曰左謂御者右
下車右也中軍謂將也高克久不得歸日使其御者習旋
其車車右抽刃自居中央爲軍之作好而已兵車之法
將居鼓下故御者在左孔氏曰此謂將之所乘車若士卒兵車則左人持弓右人持矛
中人御○說文曰詩曰左旋右搯士刀反搯者拔兵刃以習
擊刺
師久不歸無所聊賴姑遊戲以自樂也按石超距勝之
兆也左旋右抽潰之兆也不言已潰而言將潰
其辭深其情危矣
清人三章章四句
羔裘刺朝直遥反也言古之君子以風福鳳反其朝焉羔裘
如濡音儒洵音荀直且侯彼其音記之子舍音赦命不渝以朱反

毛氏羔羊傳曰大夫羔裘〇毛氏曰如濡潤澤也〇歐陽氏曰洵信也〇釋文曰韓詩曰侯美也〇朱氏曰其語助也〇鄭氏曰之子是子也舍猶處也〇毛氏曰渝變也〇鄭氏曰是子處命不變謂守死善道見危授命之等〇董氏曰韓詩彼其作彼已

羔裘豹飾孔武有力彼其之子邦之司直

毛氏曰豹飾緣(悦絹反)以豹皮也(孔氏曰唐風云羔裘豹袪羔裘豹袖礼君用純物臣下之故袖飾異皮)孔甚也司主也

羔裘晏(於諫反)兮三英粲(采旦反)兮彼其之子邦之彥兮

毛氏曰晏鮮盛貌〇程氏曰三英者若素絲五紽之類蓋衣服制度之節然亦未詳其制也(〇朱氏曰英裘飾也〇范氏曰羔羊曰素絲五紽五緎五總皆所以英裘是之謂三英)〇朱氏曰粲光明貌〇毛氏曰彥士之美稱

羔裘三章章四句

遵大路思君子也莊公失道君子去之國人思望焉

遵大路兮摻(所覧反)執子之袪兮無我惡(烏路反)兮不寁(市坎反)故也

毛氏曰遵循路道摻擥袪(起居反)袂(面世反)也(孔氏曰喪服云袂屬幅袪尺二寸則袂是袪之本袪爲袂之末俱是衣袖)〇朱氏曰君子去其國國人思而望之於其循大路而去也攬持其袪以留之曰子無惡我而不留故舊不可以遽絕也

遵大路兮摻執子之手兮無我魗(市由反)兮不寁好(呼報反)也

毛氏曰魗棄也(孔氏曰魗與醜古今字醜惡可棄之物)〇蘇氏曰好舊好也

武公之朝蓋亦多君子矣至於莊公尚權謀專武力之衆
象一變左右前後無非祭仲高渠彌祝聃之徒也君
子安得不去之乎不寁故也不寁好也詩人豈徒勉
君子遲遲其行也感於事變而懷其舊者亦深矣

遵大路二章章四句

女曰雞鳴刺不說音悅德也陳古義以刺今不說德而好呼報反
色也

女曰雞鳴士曰昧旦子興視夜明星有爛力旦反將翶將翔
弋羊職反鳧音符與鴈

蘇氏曰明星啓明也解見大東○鄭氏曰弋繳音灼射也孔氏曰司弓矢矰矢茀矢用諸弋射注云結繳於矢謂之矰茀矢象焉然則繳射謂以繩繫矢而射也說文云繳謂生絲縷繩也○矰音曾茀扶弗反夫婦相警覺以夙興○朱氏曰女曰雞鳴以警其夫而士曰昧旦言不止於雞鳴矣婦又語其夫曰若是則子可以起而視之意者明星已爛然矣如是則可以翶翔而往弋取鳧鴈而歸也○歐陽氏曰古賢夫婦相警勵以勤生之語

昧晦也旦明也昧旦天欲旦晦明未辨之時也列子曰將旦昧爽之交日夕昏明之際

弋言加之與子宜之宜言飲酒與子偕老琴瑟在御莫不
靜好

蘇氏曰加中也史記曰以弱弓微繳加諸鳧鴈之上○毛氏曰宜肴也朱氏曰宜和其所宜也內則曰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犬宜粱鴈宜麥魚宜苽○朱氏曰射者男子之事而中饋者婦人之職也婦人謂其夫旣得其鳧鴈以歸則我當與子和其滋味之所

宜以之飮酒相樂期於偕老而其琴瑟之在御者亦莫不安靜而和好言其和樂而不淫也鄭氏曰琴瑟之在御

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知子之順之雜佩以問之知子之好之雜佩以報之

蘇氏曰苟子有所招來而與之交者吾將爲子雜佩以贈之○毛氏曰雜佩者珩璜琚瑀衝牙之類朱氏曰珩佩之上横者也下垂三道貫以蠙珠璜如半璧繫於兩旁之下端琚如圭而兩端正方在珩璜之中瑀如大珠在中央之中別以珠貫下繫於璜而交貫於瑀復上繫於珩之兩端衝牙如牙兩端皆銳橫繫於瑀下與璜齊行則衝璜出聲也○呂氏曰雜佩非特玉也鑴觿箴管紛帨凡可佩之物也○蠙步田反觿宣鳩反璲徐醉反筦忘綏反紛敷文反帨所類反問遺于季反也孔氏曰曲禮云凡以苞苴簞笥問人者左傳衛侯使人以弓問子貢者遺人物謂之問○鄭氏曰順謂與己和順○張氏曰言婦人之好德甚於男子

女曰雞鳴三章章六句

有女同車車尺奢反刺忽也鄭人刺忽之不昏于齊大子忽嘗有功於齊齊侯請妻之妻七計反齊女賢而不取取促句反卒以無大國之助至於見逐故國人刺之鄭氏曰忽鄭莊公世子祭仲逐之而立突○孔氏曰左傳云公之未昏于齊也齊侯欲以文姜妻鄭太子忽及其敗戎師也齊侯又請妻之此左傳文齊侯前欲以文姜妻忽忽後復欲以他女妻之忽此言齊女賢而不取謂復請妻者

廣漢張氏曰忽之不昏于齊未爲失也而詩人追恨其失大國之助者蓋見忽之弱爲甚追念其資於大國或有以自立此國人之情也蓋忽者先君之世子其立也正故其始也國人見其逐而憐其無助至於其再入也不能懲創而用賢於是至有目之爲狡童者而猶憂之而不能餐不能息也又閔其無忠臣良士而至此極也

夫忽蓋不足道而人之情猶不欲遽絕之者以其立之正故耳

有女同車顏如舜華(如字)將翱將翔佩玉瓊琚彼美孟姜洵(恤旬反)美且都

毛氏曰親迎(魚敬反)同車也(鄭氏曰女始乘車壻御輪三周御者代壻)舜木槿(音謹)也(孔氏曰其華朝生暮落)佩有瓊琚所以納閒(孔氏曰納衆玉與昫上下之閒)孟姜齊女○鄭氏曰洵信也○毛氏曰都閑也(孔氏曰都者美好閑習之言司馬相如上林賦云妖冶閑都)○王氏曰古之人於玉比德焉於瓊琚言德之容於將將言德之音言所宜各以其類也

有女同車顏如舜英將翱將翔佩玉將將(七羊反)彼美孟姜德音不忘

毛氏曰英猶華也○朱氏曰將將佩玉聲也○李氏曰言其德音之不可忘也(長樂劉氏曰謂齊侯請妻之音鄭人懷之不能忘也)不借助於大國而自求多福忽非奮然誠有是志也蓋其爲人淺狹而多所拘攣暗滯而動皆疑畏浮易而不知審量孑孑然以文義自喜而國勢人情與其身之安危皆憒然莫之察也適足以取亡而已矣使忽誠有是志而深求其實則質之弱國可強而所以持國者固無待於外助也惟其爲善有名而無情所以卒見逐於祭仲而爲詩人所閔此功利之說所以多勝而信道者所以益寡也

有女同車二章章六句

山有扶蘇刺忽也所美非美然(朱氏曰所美非美所謂賢者佞諂者愚也)

山有扶蘇隰有荷華不見子都乃見狂且子餘反

毛氏曰興也扶蘇扶胥小木也荷華扶渠也其華菡萏釋文曰未開曰菡萏已發曰芙蓉子都世之美好者也狂狂人也且辭也

山宜有扶蘇者也隰宜有荷華者也朝宜有賢俊者也今觀昭公之朝者不見子都乃見狂且焉則昭公所美非美可知矣

山有橋松隰有游龍不見子充乃見狡童

蘇氏曰上竦無枝曰橋釋文曰橋本亦作喬○鄭氏曰游猶放縱也○毛氏曰龍紅草也孔氏曰龍葒生於下隰而枝華故陸璣云一名馬蓼葉大而赤白色生水澤中高丈餘○張氏曰游龍見葒草也其枝葉縱恣若去處便生根如龍也○董氏曰子充不見於書疑亦以美著也○孔氏曰狡童非有所指所定名也下篇刺昭公之身此篇刺昭公之所美○范氏曰山不唯有小木而又有大材隰不唯有華而又有草然則一國之大賢材無不有人君所美宜得其美者也

山有扶蘇二章章四句

蘀兮蘀兮風其吹女叔兮伯兮倡予和女

蘀他洛反兮刺忽也君弱臣強不倡而和唱昌亮反和胡臥反也

毛氏曰蘀槁也苦老反○鄭氏曰槁謂木葉也○孔氏曰七月云十月隕蘀傳云蘀落也則落葉謂之蘀○蘇氏曰木槁則其蘀懼風風至而隕矣○陳氏曰風其吹女者吹蘀槁也○鄭氏曰叔伯羣臣相謂也羣臣自以強弱相服女倡矣則我將和之

蘀兮蘀兮風其漂匹遥反女叔兮伯兮倡予要於遥反女

毛氏曰漂猶吹也
昭公微弱孤危其君臣相謂國勢如槁葉之待衝風
難將及矣叔乎伯乎盍各自謀爾倡我則我其和汝
要沒矣要謂要結也蓋君不能倡故其下自相倡和
也
蘀兮二章章四句
狡童刺忽也不能與賢人圖事權臣擅善戰反命也權臣曰紐
倚也
程氏曰春秋書忽止曰鄭忽蓋不以忽爲君故也不以
爲君故詩人目之爲狡童所碩鼠如何曰覩之重歛至
使人欲適彼樂國則人心之離亦可見矣人心合而從
之則爲君離則爲獨夫

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
范氏曰昭公有狂狡之志而無成人之實孤危將亡君
子憂之至於不能餐息愛君之至也夫不與我言不與
我食則棄賢可知也然賢人豈以君之不知而浩然以
忘之哉亦盡其忠愛以憂之而已
彼狡童兮不與我食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
朱氏曰不與我食猶不與我言也○毛氏曰憂不能息
也
賢者於忽懸之如此而忽不之察焉上下可謂不交
矣疎其可親親其可疎斯其所以亡也
狡童二章章四句
褰起連反裳思見正也狂童恣資利反行下孟反國人思大國之

正己也○鄭氏曰狂童恣行謂突與忽爭國更出更入而无大國正之

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側巾反) 子不我思豈無他人狂童之狂也且(子余反)

毛氏曰惠愛也○說文溱作潧云潧水出鄭○歐陽氏曰彼大國有惠然思念我鄭國之亂欲來爲我討正之者非道遠而難至但褰其裳涉溱水而來則至矣子不我思豈無他人者但言諸侯衆矣爾不我思則當有他國思我者爾○朱氏曰所以然者狂童之狂已甚而不可緩也且助語辭也

子惠思我褰裳涉洧(于軌反) 子不我思豈無他士狂童之狂也且

前漢地理志曰潁川陽城山洧水所出東南至長平入潁○鄭氏曰他士猶他人也

褰裳二章章五句

丰(芳凶反) 刺亂也婚姻之道缺陽倡而陰不和(胡卧反)男行而女不隨

子之丰兮俟我乎巷兮悔予不送兮

毛氏曰丰豐滿也巷門外也○鄭氏曰子謂親迎者有親迎我者面貌丰丰然豐滿出門而待我於巷中悔予我不送是子而去也○孔氏曰男親迎而女不從後乃追悔此陳其辭也

子之昌兮俟我乎堂兮悔予不將兮

毛氏曰昌盛壯貌○孔氏曰王肅云升于堂以俟士之昏禮主人揖賓入于廟賓升堂北面奠鴈再拜稽首降出

婦從是則士禮受女於廟堂庶人雖無廟亦當受女於寢堂○程氏曰將迎也言男俟我於堂非不有禮但女不將迎也

衣(於既反)錦褧(口迥反)衣裳錦褧裳叔兮伯兮駕予與行

鄭氏曰褧禪(音丹)也蓋以禪縠(戶木反)為之中衣裳用錦而上加禪縠焉為其文之大著也庶人之妻嫁服也士妻紂(側其反)衣纁(許云反)袡(如占反)叔兮伯兮駕予與行言此者以前之悔今則叔也伯也來迎己者從之志又易也(朱氏曰婦人既悔其始之不送而失此人也則曰叔兮伯兮豈無有駕車而迎我以行者乎)

裳錦褧裳衣錦褧衣叔兮伯兮駕予與歸

孔氏曰婦人之服不殊裳而經衣裳異其文者以詩須韻句故別言之耳其實婦人之服衣裳連俱用錦皆有褧故互言之

丰四章二章章三句二章章四句

東門之墠刺亂也男女有不待禮而相奔者也

東門之墠(音善)茹(音如)藘(力於反)在阪(音反)其室則邇其人甚遠

毛氏曰東門城東門也墠除地町町(他頂反)者茹藘茅蒐(所留反)也(孔氏曰除地去草故云町町茅蒐一名茜可以染絳)○爾雅曰陂(彼宜反)者曰阪(孔氏曰陂陀不平而可墾者名阪)○朱氏曰門之旁有墠墠之外有阪阪之上有草識其所欲奔之處也其室則邇其人甚遠者思之切欲奔而未得間之辭○釋文墠作壇曰依字當作墠

東門之栗有踐家室豈不爾思子不我即

毛氏曰栗行道上栗(孔氏曰行謂道也左傳云趙武魏絳斬行栗杜預云行栗表道樹)

踐行列貌伐側即就也○朱氏曰門之旁有栗栗之下
有成行列之室家亦誌其處也豈不爾思子不我即俟
其就已而俱往耳
東門之墠二章章四句
風雨思君子也亂世則思君子不改其度焉
風雨淒淒七西反雞鳴喈喈音皆既見君子云胡不夷
毛氏曰興也○陳氏曰淒淒寒凉之氣○毛氏曰風且
雨淒淒然雞猶守時而鳴喈喈然○朱氏曰我得見此
人則我心之所思豈不坦然而平哉
風雨瀟瀟雞鳴膠膠音交既見君子云胡不瘳敕留反
朱氏曰瀟瀟風雨聲○毛氏曰膠膠猶喈喈也瘳愈也
言積思自此而愈也李氏曰言如病之愈也
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既見君子云胡不喜
毛氏曰晦昏也○鄭氏曰已止也○范氏曰如晦又甚
於瀟瀟而雞鳴不已此所以爲不改其度
風雨三章章四句
子衿音金刺學校廢也亂世則學校不脩焉
程氏曰治世則庠序之教行有法以率之不率教者有
至於移屏不齒又禮義廉讓之風所漸陶父兄朋友之
義所勸督故人莫不強於進學及夫亂世上不復主其
教則無以率之風俗雜亂澆偷父兄所教者趨利朋友
所習者從時故人莫不肆情廢墮爲自棄之人雖有賢
者欲強之於學亦豈能也故悲傷之而已王氏曰世之亂生於上之
人不學莫知反本以救之顛沛於末流以紓目前之患而以學爲不切於世務此學校所以廢也○范氏曰

無忠臣良士大亂五世學廢之由也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

毛氏曰青衿青領也學子之所服鄭氏曰礼父母在衣純以青○純諸允反○鄭氏曰嗣續也○程氏曰世亂學校不脩學者棄業賢者念之而悲傷故曰悠悠我心縱我不可以反求於汝謂往教強聒也子寧不思其所學而繼其音問遺爾棄絕於善道乎○董氏曰石經作子衿說文曰交衽也爾雅曰衣眥謂之襟孫炎曰襟交領也

青青子佩悠悠我思縱我不往子寧不來

毛氏曰佩佩玉也士佩瓀如兖反珉亡巾反而青組綬孔氏曰玉藻士佩瓀玟而緼組綬此云青組綬者蓋毛讀禮記作青字其本与鄭異也不來者言其不一來也

挑他彫反兮達他末反兮在城闕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毛氏曰挑達往來相見貌程氏曰挑輕躍達放恣○鄭氏曰人廢學業但好登城闕以候望為樂孔氏曰釋宮云觀謂之闕孫炎曰宮門雙闕此言在城闕兮謂城之上別有高闕非宮闕也○程氏曰賢者念之一日不見如三月之久也蓋士之於學不可一日忘廢一日忘之則其志荒矣放僻邪侈之心勝之矣○董氏曰崔靈恩集注達作達石經挑作叏許慎說文兼用此二字

子衿三章章四句

揚之水閔無臣也君子閔忽之無忠臣良士終以死亡而作是詩也

揚之水不流束楚終鮮息淺反兄弟維予與女無信人之言人實迋居望反女

揚之水解見王風○鄭氏曰作此詩者同姓臣也鮮寡也○孔氏曰兄弟爭國親戚相疑唯我與汝二人而已○毛氏曰廷誑也○范氏曰揚之水不流束楚弱也終鮮兄弟唯予與女無親也無信人之言人實廷女小人衆也

揚之水不流束薪終鮮兄弟維予二人無信人之言人實不信

朱氏曰兄弟既不相容所與親者二人而已然亦不能自保於讒間此忽之所以亡也

無信人之言非教之以不信人言也忽既微弱強公子復多其臣大抵懷二心而外市僅有一二人實心向之者乃蹐於情僞不知所倚故提耳而告之也

揚之水二章章六句

出其東門閔亂也公子五爭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民人思保其室家焉[孔氏曰魯桓十一年祭仲立突而忽奔衛是一爭也十五年突使祭仲婿雍糾殺祭仲仲知之殺雍糾突出奔蔡忽復歸于鄭是二爭也十七年高渠彌弑忽而立公子亹是三爭也十八年齊人殺子亹渠彌祭仲逆子儀於陳而立之是四爭也魯莊公十四年傅瑕殺子儀而納突是五爭也○朱氏曰五爭首尾二十年○曾氏曰民以華落色衰而相棄皆谷風以淫於新昏而棄舊室出其東門則不然夫婦之情未嘗衰薄特以兵革不息室家不保視其去而不能留此所以爲閔亂]

出其東門有女如雲雖則如雲匪我思存縞[古老反]衣綦[巨基]反巾聊樂[音落]我員[音云]

毛氏曰如雲衆多也縞衣白色[孔氏曰縞細繒也]綦巾蒼艾色○孔氏曰云員古今字助語辭也○范氏曰今女之委棄者雖多視之而不得救皆非我思慮之所能及也縞

衣綦巾聊樂我員思保其室家以相樂也 孔氏曰彼衆女之中有著縞素之衣綦色之巾者是我之妻今亦絶去且得少留以喜樂我云 ○釋文曰員韓詩作䰟

出其闉音因闍音都有女如荼音徒雖則如荼匪我思且子徐反縞衣茹藘聊可與娛

毛氏曰闉曲城也闍城臺也 陳氏曰門之外有副城回曲以障門者謂之闉 荼英荼也 鄭氏曰荼茅秀物之輕者飛行無常○孔氏曰釋草有荼苦菜又有荼委葉即邶風誰謂荼苦即苦菜也周頌以薅荼蓼即委葉也鄭於地官掌荼注及既夕注與此皆云荼茅秀然則此言如荼乃是茅草秀出之穗非彼二種荼草也言荼英者英是白貌吳王夫差黄池之會吳王白常白旗素甲白羽之矰望之如荼韋昭云吳荼茅秀亦以白色為如荼 茹藘茅蒐之染女服也 鄭氏曰茅蒐染巾也○朱氏曰茅蒐可以染絳

出其東門二章章六句

野有蔓音萬草 思遇時也君之澤不下流民窮於兵革男女失時思不期而會焉

君之澤不下流蓋講師見零露之語從而附益之

野有蔓草零露漙徒端反兮有美一人清揚婉於阮反兮邂戶懈反逅胡豆反相遇適我願兮

毛氏曰興也野四郊之外蔓延漙漙然盛多也清揚眉目之間婉然美也邂逅不期而會○朱氏曰野有蔓草則零露漙矣有美一人則清揚婉矣邂逅相遇則得以適我願矣 歐陽氏曰男女婚娶失時邂逅相遇於草野之間

野有蔓草零露瀼瀼如羊反有美一人婉如清揚邂逅相遇與子偕臧

毛氏曰瀼瀼盛貌臧善也○朱氏曰與子偕臧猶言各

得其所欲也

野有蔓草二章章六句

溱側巾反洧于軌反刺亂也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淫風大行莫之能救焉王氏曰羞惡之心莫不有之而其爲至於如此者豈其人性之固然哉兵革不息男女相棄而無所從歸也是以至於如此然則民之失性也爲可哀君之失道也爲可刺

范氏曰樂之淫者曰鄭衛如有王者必放鄭聲然則亂關雎者莫如鄭衛故鄭詩終於亂之極者焉前漢地理志云鄭地右雒左沛食溱洧焉土陿而險山居谷汲男女亟聚會故其俗淫

溱與洧方渙渙兮士與女方秉蕑古顏反兮女曰觀乎士曰既且子餘反且往觀乎洧之外洵息荀反訏況于反且樂音洛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勺時灼反藥

毛氏曰溱洧鄭兩水名渙渙春水盛也鄭氏曰仲春之時冰已釋水則渙渙然○李氏曰說文云渙渙流散也蓋春水解釋而流散也韓詩注曰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長往溱洧兩水之上招魂續魄秉蘭草以祓除不祥蕑蘭也陸璣疏曰其莖葉似藥草澤蘭廣而長節節中赤高四五尺漢諸池苑及許昌宮中皆種之可著粉中藏衣著書中辟白魚○鄭氏曰既已也洵信也○毛氏曰訏大也勺藥香草陸璣疏曰今藥草勺藥無香氣未審今何草○釋文曰勺藥韓詩云離草也言相離別贈此草也○董氏曰古今注謂勺藥可離唐本草例離江離然則勺藥江離也○陳氏曰勺藥者溱洧之地富有之詩人賦物有所因也男女相棄各無匹偶感春氣並出託采芬芳之草而爲淫泆之行○鄭氏曰女曰觀乎欲與士觀於寬閑之處士曰已觀矣未從之也女情急故使男往觀於洧之外言其土地信寬大又樂也於是男則往也○朱氏曰士與女既相與戲謔之以勺藥爲贈所以結恩情之厚也○釋文曰洵訏韓詩作恂盱樂貌也

蘭即今之蘭勺藥即今之勺藥陸璣必指爲他物蓋泥毛公香草之言必欲求香於柯葉置其花而不論爾

溱與洧瀏音留其清矣士與女殷其盈矣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維士與女伊其將謔贈之以勺藥

毛氏曰瀏深貌殷衆也○鄭氏曰將大也

溱洧二章章十二句

鄭國二十一篇五十三章二百八十三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八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九

齊

鄭氏詩譜曰齊者古少皡之世爽鳩氏之墟周武王伐紂封太師呂望於齊是謂齊太公都營丘孔氏曰漢書地理志云齊郡臨淄縣師尚父所封也臣瓚案臨淄即營丘也今齊之城內有丘即營丘也淄水過其南及東以其臨水謂之臨淄其封域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在禹貢青州岱山之陰濰音維淄側其反之野後五世哀公政衰荒淫怠慢紀侯譖之於周懿王使亨焉齊之變風始作○蘇氏曰太公姜姓本四岳之後既封於齊通工商之業便魚鹽之利民多歸之故齊爲大國

雞鳴思賢妃也哀公荒淫怠慢故陳賢妃貞女夙夜警戒相成之道焉孔氏曰哀公不辰癸公子當懿王時

雞既鳴矣朝直遙反既盈矣匪雞則鳴蒼蠅之聲
孔氏曰陳賢妃貞女以警戒其夫之辭曰雞既鳴矣朝
上既已盈滿矣欲令君起也毛氏曰雞鳴而夫人作朝盈而君作○朱氏曰會朝
之臣既已盈矣又言非雞實鳴乃是蒼蠅之聲夫人之在君所
心常恐晚故以蠅聲爲雞鳴范氏曰賢妃貞女心存乎敬故聞見其疑似者而作
焉
東方明矣朝既昌矣匪東方則明月出之光
毛氏曰昌盛也見月出之光以爲東方明又曰東方明則夫人纚笄
而朝朝已昌盛則君聽朝○纚色蟹反
蟲飛薨薨呼弘反甘與子同夢會且歸矣無庶予子憎
爾雅曰薨薨衆也○鄭氏曰蟲飛薨薨東方且明之時
我猶樂與子卧而同夢○蘇氏曰子豈不欲與子同夢
哉然羣臣之會於朝者亦欲退朝而歸治其家事是以
爲之早作○曾氏曰無庶予子憎庶無憎予與子也○
毛氏曰古之夫人配其君子亦不忘其敬王氏曰蟲飛薨薨甘與子
同夢情也會且歸矣無庶予子憎義也○范氏曰聖人順天地陰陽之理觀萬物之情明動晦而休故以雞
鳴爲夙興之節至於蟲飛薨薨則不敢以息於事亦非尚靜之時也君子之脩身不以有事而廢無事則晏
其興居皆順天地之理而以爲常也
雞鳴三章章四句
還音旋刺荒也哀公好田獵從禽獸而無厭國人化之遂成
風俗習於田獵謂之賢閑於馳逐謂之好焉
范氏曰表記曰上之所好惡不可不愼也是民之表也
哀公禽荒而國人以習於田獵爲賢閑於馳逐爲好安
於所習而不自知其非道民之道可不愼哉

子之還兮遭我乎峱之間[乃刀反]並驅從兩肩兮揖我謂我儇[許全反]兮

毛氏曰還便捷之貌峱山名從逐也獸三歲曰肩儇利也○鄭氏曰俱出田獵而相遭也謂我儇譽之也譽之者以報前言還也○王氏曰並驅則遭我又非一人而已前漢地理志引詩云子之營兮遭我乎嶩之間兮顏師古注云毛詩作還齊詩作營嶩山名也字或作峱亦作嶩音皆乃高反[釋文曰儇崔靈恩集注本作㜐○董氏曰考於地訓嶩峱嶩皆山名在齊之郊詩書或異]○釋文曰儇韓詩作婘

子之茂兮遭我乎峱之道兮並驅從兩牡兮揖我謂我好兮

毛氏曰茂美也

子之昌兮遭我乎峱之陽兮並驅從兩狼兮揖我謂我臧兮

毛氏曰昌盛也臧善也○朱氏曰山南曰陽○爾雅曰狼牡貛[乎丸反]牝狼[舍人曰狼牡名貛牝名狼○陸璣疏云其鳴能小能大善為小兒啼聲以誘人去數十步其猛健者雖善用兵者不能免也]○董氏曰還茂昌崔靈恩集注以三者皆地名也

當是時齊人以游畋成俗詩人載其馳驅而相遇也意氣飛動藹藹見於眉睫之間染其神者深矣夫豈一朝一夕所能及哉周遷商民既歷三紀之後畢命猶不敢忘其憂良有以也

還三章章四句

著[直居反]刺時也時不親迎[魚敬反]也

俟我於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尚之以瓊華乎而

毛氏曰俟待也○鄭氏曰我嫁者自謂也○毛氏曰門屏之間曰著（孔氏曰爾雅云門屏之間謂之宁著與宁音義同）○鄭氏曰素爲充耳所以縣瑱（縣音玄瑱吐練反）者或名爲紞（孔氏曰紞如今之縧繩用雜綵線織之素色分明目所先見故先言之○紞都覽反）○毛氏曰瓊華美石○鄭氏曰尚猶飾也飾之以瓊華者謂縣紞之末所謂瑱也（孔氏曰尚謂尊尚此物而加飾也○張氏曰充耳非一物先以纊塞後以玉加之）○張氏曰俟我言夫之俟我也著夫家之著也如是則不親迎也於庭於著於堂者必不是親迎只俟於堂於庭於著而已○孔氏曰於著於庭於堂止是有先後不宜分爲異人

前漢地理志載齊之風俗曰俟我於著乎而此亦其舒緩之體也雖非此篇意之所主然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齊五味異和器械異制衣服異宜皆學者所當究也詩可以觀其此類與

俟我於庭乎而充耳以青乎而尚之以瓊瑩（瑩音榮）乎而

鄭氏曰青紞之青○毛氏曰瓊瑩石似玉

俟我於堂乎而充耳以黃乎而尚之以瓊英乎而

鄭氏曰黃紞之黃瓊英猶瓊華也

昏禮壻往婦家親迎既奠鴈御輪壻以先往俟于門外婦至壻揖婦以入及寢門揖入升自西階齊人既不親迎故但行婦至壻家之禮俟我於著乎而此昏禮所謂壻俟于門外婦至壻揖婦以入之時也俟我於庭乎而庭在大門之內寢門之外此昏禮所謂及

寢門揖入之時也俟我於堂乎而升階而後至堂此昏禮所謂升自西階之時也壻道婦入故於著於庭於堂每節皆俟之也

著三章章三句

東方之日刺衰也君臣失道男女淫奔不能以禮化也（日本或作刺哀公非也南山已下皆是刺哀公詩）

東方之日兮彼姝（赤朱反）者子在我室兮在我室兮履我即兮

毛氏曰興也日出東方人君明盛無不照察也○朱氏曰履躡也○鄭氏曰即就也○朱氏曰言隨我而相就也○程氏曰日月明照則物無隱蔽姦慝莫容如朝廷明於上也今君不明故有淫奔之行詩人以東方之日刺其當明而昏也○歐陽氏曰在我室兮履我即兮相邀以奔之辭也

東方之月兮彼姝者子在我闥（他達反）兮在我闥兮履我發兮

毛氏曰月盛於東方君明於上若日也臣察於下若月也闥門內也（釋文曰韓詩曰門屏之間曰闥）○朱氏曰發行去也謂躡我而行去也

東方之日二章章五句

東方未明刺無節也朝廷興居無節號令不時挈（苦結反）壺氏不能掌其職焉（鄭氏曰挈壺氏掌漏刻者○孔氏曰夏官挈壺氏下士六人壺盛水器也挈者挈縣之名置箭壺內以為節而浮之於水上令水漏而刻下○程氏曰言其不能正時矣非特刺是官也）

李氏曰觀人之政者見其一失則逆料其餘也

號令不時此一語費盡見詩中有自公令之之文而
妄附益之爾
東方未明顛倒(都老反)衣裳顛之倒之自公召之
毛氏曰上曰衣下曰裳○鄭氏曰自從也挈壺氏失漏
刻之節東方未明而以爲明故羣臣促遽顛倒衣裳羣
臣之朝別色始入羣臣顛倒衣裳而朝人又從君所來
而召之漏刻失節君又早興
東方未晞(音希)顛倒裳衣倒之顛之自公令(力政反)之
毛氏曰晞明之始升○朱氏曰令號令也猶召之也
折柳樊圃狂夫瞿瞿(俱具反)不能辰夜不夙則莫(音暮)
毛氏曰柳柔脆之木樊藩也圃菜園也折柳以爲藩園
○朱氏曰瞿瞿驚顧之貌○毛氏曰辰時也挈壺氏以
水爲分日夜以告時於朝○程氏曰折柳以樊圃狂夫
見之且驚顧知其爲限也柳柔脆易折之物折之以爲
藩籬非堅固也狂夫亦知其有限見之則瞿然而驚晝
夜之限非不明也乃不能知而不早則晏言無節之甚
(李氏曰言不能時節其夜之早晚不失之早則失之晚也)
東方未明三章章四句
南山刺襄公也鳥獸之行淫乎其妹夫夫遇是惡作詩而
去之(鄭氏曰襄公之妹魯桓公夫人文姜也○孔氏曰襄公諸兒釐公子桓十八年左傳云公與夫人姜氏如齊齊侯通焉公謫之以告夏四月丙子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於車)
南山崔崔(子雖反)雄狐綏綏(音雖)魯道有蕩齊子由歸既曰歸止
曷又懷止
毛氏曰南山齊南山也崔崔高大也國君尊嚴如南山

蕩（徒黨反）平易也齊子文姜也（王氏曰謂文姜曰齊子者以爲此齊之子也而淫於齊）〇鄭氏曰婦人謂嫁曰歸雄狐行求匹耦於南山之
上形貌綏綏然喻襄公居人君之尊而爲淫泆之行其
威儀可恥惡如狐〇孔氏曰文姜由此道而歸魯既曰
歸於魯矣襄公何爲而復思之乎〇呂氏曰上二章罪
襄公所謂曷又懷止曷又從止者言其理如是而襄公
違之以淫泆何也下二章罪魯桓公所謂曷又鞠止曷
又極止者其理如是桓公縱之窮極其惡何也
葛屨五兩（音亮）冠緌（如誰反）雙止魯道有蕩齊子庸止既曰庸
止曷又從止
毛氏曰葛屨服之賤者冠緌服之尊者庸用也（朱氏曰用此道而嫁于魯也）〇朱氏曰從相從也〇呂氏曰貴賤各有耦也
屨[illegible]屨爲耦雖五兩之多各相耦冠緌之雙自爲耦也
襄公文姜非其耦猶冠屨之不可雙也
蓺麻如之何衡（音橫）從（足容反）其畝取（七喻反）妻如之何必告父
母既曰告止曷又鞠（居六反）止
毛氏曰蓺樹也衡獵之從獵之種之然後得麻（孔氏曰獵是行步踐履之名衡古橫字謂既耕而東西踐躐槩摩之也古者推耒耜而耕不宜縱橫耕田故知是摩躐之也）
〇朱氏曰欲樹麻者先必縱橫耕治其田畝然後可以
得麻人之欲娶妻者必先告之於父母然後可以得妻
也今魯桓公之娶文姜也既告而成禮矣（鄭氏曰娶妻之禮議於生者卜於死者）
曷爲不能禁制〇釋文曰衡亦作橫韓詩云東
西耕曰橫從韓詩作由云南北耕曰由
鞠養也納之不正則容有不敢制者今魯侯既以正

禮納文姜當發裁制之㠯爲又養其甚姦而至於極也

故後章曰曷又極止

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既曰得止曷又極止

毛氏曰克能也○朱氏曰極窮也○李氏曰析薪者必用斧亦猶取妻者必用媒既以媒而得之矣曷爲使極其姦

南山四章章六句

甫田大夫刺襄公也無礼義而求大功不脩德而求諸侯志大心勞所以求者非其道也

無田音佃甫田維莠羊九反驕驕 無思遠人勞心忉忉音刀

毛氏曰甫大也忉忉憂勞也○揚子曰田甫田者莠驕驕思遠人者心忉忉蘇氏曰無田甫田田甫田而力不給則莠盛矣無思遠人思遠人而德不及則心勞矣田必自其小者始小者之有餘而甫田可啓矣思遠人則必自其近者始近者之說服而遠人自至矣

無田甫田維莠桀桀居竭反 無思遠人勞心怛怛旦末反

毛氏曰桀桀猶驕驕怛怛猶忉忉也

驕驕桀桀皆稂莠侵陵嘉穀之狀

婉於阮反兮孌力轉反兮總角丱古患反兮未幾居豈反見兮突土訥反而弁兮

毛氏曰婉孌少好貌總角聚兩髦也丱幼稚也○釋文曰方言曰凡卒相見謂之突○毛氏曰弁冠也孔氏曰周禮掌冠冕者謂之弁師則弁者冠之大號○孔氏曰言有童子婉孌總聚其髮以爲兩角丱然幼稚如此與別未經幾時而更見之突

然已加冠弁爲成人○蘇氏曰總角之童而至於突然弁也豈其求之哉其道則所有必至也君子之得諸侯亦未嘗求之矣苟修其身而治其政令諸侯不來而將安往

苟由其道而循其序則小者俄而大微者俄而著歟德脩罔覺非計功求獲者所能與也

甫田三章章四句

盧令音零刺荒也襄公好呼報反田獵畢弋而不脩民事百姓苦之故陳古以風福鳳反焉孔氏曰畢弋掩兔網小而柄長謂之畢

盧令令其人美且仁

毛氏曰盧田犬孔氏曰大有田犬守犬戰國策云韓國盧天下之駿犬東郭逡海內之狡兔是盧考用犬也○逢七旬反令令纓環聲孔氏云環在犬之頷下如人之冠纓然言人君能有美德盡其仁愛百姓欣而奉之愛而樂之順時遊田與百姓共其樂同其獲故百姓聞而說之其聲令令然孔氏曰孟子曰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與民同樂也此百姓悅之也○董氏曰韓詩作盧泠泠說文引詩作獜

盧重環直龍反其人美且鬈音權

毛氏曰重環子母環也孔氏云謂大環貫一小環也鬈好貌

盧重鋂音梅其人美且偲七才反

毛氏曰鋂一環貫二也孔氏云謂一大環貫二小環也偲才也說文云偲強也

盧令三章章二句

敝笱古口反刺文姜也齊人惡烏路反魯桓公微弱不能防閑文姜使至淫亂爲二國患焉釋文曰桓公軌亦名允隱公弟○朱氏曰防所以止水閑所以拘物故防閑有禁制之意○孔氏曰閑[illegible]也

敝笱在梁其魚魴(音房)鰥(古頑反)齊子歸止其從(才用反)如雲
毛氏曰興也○笱梁解見谷風○陸氏草木疏云魴今伊洛濟潁魴魚也廣而薄肥恬而少力細魚之美者○漁海胡氏曰毛云鰥大魚孔頴達引孔叢子鰥魚其大盈車鄭云鰥魚子以魴鱮為比則鰥非大盈車者亦非魚子蓋魴鰥鱮及唯唯者皆魚之可制者也為其笱之敝敗而不能制者也文姜本可以防閑而制之由魯桓微弱不能防閑文姜致文姜驕伉而難制也○張氏曰反歸於齊也○毛氏曰如雲言盛也○楊氏曰其從如雲其從如雨言從之者衆也許穆夫人思歸唁其兄許人尤之終以義不得而止若魯桓公剛而有制使魯人無肯從者如許人焉則文姜雖欲適齊焉可得乎

敝笱在梁其魚魴鱮(才呂反)齊子歸止其從如雨
毛氏曰如雨言多也○陸氏草木疏云鱮似魴厚而頭尤大魚之不美者故里語曰網魚得鱮不如啗茹其頭尤大而肥者徐州人謂之鰱或謂之鱅(常容反)

敝笱在梁其魚唯唯(唯癸反)齊子歸止其從如水
孔氏曰唯唯魚行相隨之貌○毛氏曰水喻衆也(朱氏曰言其從之者多如水之流也)○釋文曰唯唯韓詩作遺遺

敝笱三章章四句

載驅齊人刺襄公也無禮義故盛其車服疾驅於通道大都與文姜淫播其惡於萬民焉(朱氏曰按春秋魯莊公之二年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五年夫人姜氏如齊師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

載驅薄薄(音博各反)簟茀(音弗)朱鞹(苦郭反)魯道有蕩齊子發夕

毛氏曰薄〻疾驅聲也簟方文席也車之蔽曰茀諸侯
之路車有朱革之質而羽飾孔氏曰謂以簟蔽車之後戶也革也獸皮治去毛
曰革謂路車以皮革爲本質其上又以翟羽爲之飾○朱氏曰夕猶宿也發夕言
離於所宿之舍○蘇氏曰襄公疾驅其車以會文姜文
姜夕發於魯而往會之○釋文茀作第

四驪力馳反濟〻子礼反垂轡濔〻乃礼反魯道有蕩齊子豈開改
反弟

毛氏曰四驪言物色盛也孔氏曰襄公乘其一駟之馬皆是鐵驪之色濟〻
美貌垂轡〻之垂者濔〻衆也齊子豈弟言文姜於是
樂易然○歐陽氏曰文姜安然樂易無慙恥之色也○
釋文濔〻作爾爾曰本亦作濔
齊子豈弟蓋於此而樂易也美惡不嫌同辭

汶問水湯〻失章反行人彭〻必亡反魯道有蕩齊子翱翔

董氏曰汶水有二出泰山萊蕪者西南入泲今須城之
汶是也其一出朱虛縣泰山北過淳于縣今濰之東南
有大汶小汶即此是也○毛氏曰湯〻大貌彭〻多貌
翱翔猶彷徉也○鄭氏曰汶水之上蓋有都焉襄公與
文姜時所會孔氏曰齊在魯北水北曰陽僖公賜季友汶陽之田汶水之北尚是魯地襄公入魯
境也○李氏曰言行人之多以見其無恥也

汶水滔〻吐刀反行人儦〻表驕反魯道有蕩齊子遊敖

毛氏曰滔〻流貌儦〻衆貌○朱氏曰遊敖猶翱翔也

載驅四章章四句

猗於宜反嗟刺魯莊公也釋文曰莊公桓公子齊人傷魯莊公有威
儀技藝然而不能以禮防閑其母失子之道人以爲齊侯

之子焉

李氏曰大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歟何其多能也子聞之曰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後世乃專心於此而忘其本故莊公有威儀技藝而不免猗嗟之刺昭公習威儀以亟而不能止乾侯之禍漢成帝善修容儀升車正立不內顧不能制趙氏之橫雖多才多藝而不能務本何所補哉

猗嗟昌兮頎(音祈)而長兮抑若揚兮美目揚兮巧趨蹌兮射則臧兮

毛氏曰猗嗟歎辭昌盛也頎長貌○朱氏曰抑而若揚美之盛也揚目之動也○王氏曰趨蹌之巧也○鄭氏曰臧善也○朱氏曰極稱其威儀技藝之美所以刺其不能以禮防其母也若曰惜乎其特少此耳

猗嗟名兮美目清兮儀既成兮終日射侯(食亦反)不出正(音征)兮展我甥兮

朱氏曰名猶稱也言其威儀技藝之可名也清目清明也(毛氏曰目上爲明目下爲清)○王氏曰儀既成兮言其威儀之備也○朱氏曰侯張布而射之也○毛氏曰二尺曰正(孔氏曰正者侯中所射之處周禮大射則張皮侯而設鵠賓射則張布侯而畫正以綵畫爲之侯身長一丈八尺者正方六尺侯身長一丈四尺者正方四尺六寸侯身長一丈者正方三尺三寸其外之廣雖不同其內皆方二尺王射五正畫中朱次白次蒼次黃玄居外諸侯射三正損玄黃孤卿大夫士同射二正去白蒼而畫以朱綠正之言正也射者內志正則能中亦鳥名齊魯之間名肩題爲捷黠射之難中以中爲儁)○鄭氏曰展誠也姊妹之子曰甥○朱氏曰言稱其爲齊之甥也而又以見其非齊侯之子此詩人之微辭也

猗嗟孌兮清揚婉兮舞則選兮（雪戀反）射則貫兮四矢反兮以禦亂兮

王氏曰孌壯好貌婉好眉目也（朱氏曰目清而眉揚故謂目爲清眉爲揚）選齊（孔氏曰善舞齊於樂節也）貫中（王氏曰貫而中革）四矢乘矢○鄭氏曰反復也禮射三而止每射四矢皆得其故處此之謂復○范氏曰射足以禦亂而禮不足防淫故卒章深非之○

釋文反韓詩作變

四矢反兮以禦亂兮蓋稱莊公弓矢之精可以禦亂觀其以金僕姑射南宮長萬則可見矣說者或謂詩人諷莊公當用以禦亂非也是詩譏刺之意皆在章外一章嘆其威儀技藝之美也二章復嘆其威儀技藝宜爲我甥也三章復嘆其威儀技藝可以禦亂也嗟嘆再三而莊公所大闕者不言可見矣

猗嗟三章章六句

齊國十一篇三十四章百四十三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九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十

魏

鄭氏詩譜曰魏者虞舜夏禹所都之地在禹貢冀州雷首之北析城之西周以封同姓焉孔氏曰左傳曰虞虢焦滑霍楊韓魏皆姬姓是虞周同姓也其封域南枕河曲北涉汾水昔舜耕於歷山陶於河濱禹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此一帝一王儉約之化於時猶存今魏君嗇且褊急不務廣修德於民教以義方其與秦晉鄰國日見侵削國人憂之孔氏曰桓四年左傳曰秦師圍魏是秦數伐之當周平桓之世魏之變風始作至春秋魯閔公元年晉獻公竟滅之前漢地理志云魏在晉之南河曲其詩曰彼汾一曲寘之河之側〇水經注云魏國城南西並去大河可二十餘里北去首山十餘里處河山之間土地迫隘故[illegible]序著十畝之詩也

葛屨（俱具反）刺褊（必淺反）也魏地陿（音洽）隘（於懈反）其民機巧趨利
其君儉嗇（音色）褊急而無德以將之（范氏曰魏俗所以機巧趨利如此者君心之所趨也故是詩唯刺其褊）

廣漢張氏曰夫子謂與其奢也寧儉則儉雖失中本非
惡德然而儉之過則至於吝嗇迫隘計較毫分之間而
謀利之心始急矣葛屨汾沮洳園有桃三詩皆言其急
迫瑣碎之意

糾糾（吉黝反）葛屨可以履霜摻摻（所銜反）女手可以縫裳要（於遙反）之襋（紀力反）之好人服之

孔氏曰糾糾稀疏之貌（朱氏曰糾糾繚戾寒涼之意）〇毛氏曰夏葛
屨冬皮屨摻摻猶纖纖也〇朱氏曰女婦未見（賢遍反）之
稱也〇鄭氏曰裳男子之下服（孔氏曰以婦人之服下裳故對男子之下服）曲禮曰諸母不漱裳唯裳不漱則衣可漱明裳褻爲賤褸音縷微悉侯反〇毛氏曰要褸
也襋領也（孔氏曰要是裳褸襋爲衣領說文亦云襋衣領也）〇范氏曰好人女
而未嫁爲容好者也（毛氏以好人好女手之人）〇孔氏曰服之整治
之也〇鄭氏曰魏俗至冬猶謂葛屨可以履霜〇孔氏
曰新來嫁猶謂之可以縫衣裳〇毛氏曰婦人三月廟
見然後執婦功〇范氏曰非特使之縫裳而又服要襋
之功其儉嗇且急亦已甚矣〇蘇氏曰君子之爲國致
隆而極廣焉故其降也猶可以不陋今葛屨而以履霜
及其暑也將安用矣婦之未廟見也而使之縫裳及其
成爲婦也將安使之矣〇說文摻作攕山廉反云好手
貌（董氏曰石經作攕）

好人提提（徒兮反）宛（於阮反）然左辟（音避）佩其象揥（勑帝反）維是褊

心是以爲刺
毛氏曰提提安諦也音帝范氏曰安徐也宛辟貌朱氏曰宛然讓之貌也婦
至門夫揖而入不敢當尊宛然而左辟蘇氏曰讓而辟者必左孔氏曰
不敢當主故辟客位○朱氏曰揥所以摘髮用象爲之貴者之飾
也○蘇氏曰女子始嫁而治其威儀其修如此而可以
賤事使之與然褊者以爲爲是無益故爲其益者而至
於縫裳也唯君子則不然懼其不容降矣鄭氏曰婦新至慎於威儀
如是旋之非禮
葛屨二章一章六句一章五句
汾沮洳扶云反子預反如預反刺儉也其君儉以能勤刺不得禮
也孔氏曰王肅孫毓皆以爲大夫采菜崔靈恩集注序云君子儉以能勤案今定本及諸本序直云其君義亦得
通

彼汾沮洳言采其莫音暮彼其之子美無度美無度殊異乎
公路
毛氏曰汾水也說文曰汾出大原晉陽山西南入河○酈氏曰汾水出於晉其流及魏孔氏曰
洳其漸接廉反洳者朱氏曰汾水名沮洳水浸處下濕之地也莫菜也孔氏曰莫菜者
葉似柳葉厚而長有毛刺今人繅以取繭緒五方通之謂酸迷○鄭氏曰無度言不可
以寸尺孔氏曰不可以尺寸量也是子之德美信無度矣雖然其采
莫之事則非公路之禮也公路主君之輅車庶子爲之
晉趙盾爲輅車之族是也○朱氏曰儉嗇不似貴人也
○董氏曰韓詩三章皆作彼已之子其義則同
彼汾一方言采其桑彼其之子美如英美如英殊異乎公
行戶郎反
朱氏曰一方彼一方也史記扁鵲視見垣一方人○范

氏曰美者言其容色之美也○鄭氏曰公行者主君公車之

行列孔氏曰公路公行一官也晉成公宦卿之適以為公族其庶子為公行趙盾請以旄車之族杜預云公行之官是也音暴氣音毛

彼汾一曲言采其蕢音續彼其之子美如玉美如玉殊異乎

公族

朱氏曰一曲謂水曲流處○毛氏曰蕢水舃音昔也孔氏曰水舃知續斷寸寸有節拔之可復續陸璣二今澤瀉也葉如車前○鄭氏曰公族主君同姓昭穆也孔氏曰左傳曰晉荀會欒黶韓無忌為公族大夫使訓卿之子弟是公族主君之同姓○

蕢音黷

汾沮洳三章章六句

園有桃刺時也大夫憂其君國小而迫而儉以嗇不能用

其民而無德教日以侵削故作是詩也范氏曰爾君儉而不用其民不能發政施仁而民亦無以樂事勸功上下相離君民相棄君獨行之於上而臣民不以為非此詩所以刺其也

園有桃其實之殽心之憂矣我歌且謠音遙不我知者謂我

士也驕彼人是哉子曰何其音基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

知之蓋亦勿思

毛氏曰興也園有桃其實之食國有民得其力○程氏

曰觀此詩可見其憂深思遠矣所刺者不能用其民耳

不能用其民則不能治豈復有德教其致侵削可知也

國無政事則亡故詩人憂思之深也桃果之賤者園有

桃亦用其實以為殽與國有民雖寡能用則治今不能

用其民故心憂之至歌且謠誦詠之為謠毛氏曰曲合樂曰歌徒歌

曰謠○孔氏曰釋樂云徒歌謂之謠既徒歌則歌不徒矣故曰曲合樂曰歌樂則琴瑟行葦傳曰歌者合於

琴瑟也歌謠對文如此散則歌亦以合樂而重言人不知者不思耳其情至

深切也○王氏曰儉而非之則疑於驕○朱氏曰彼不知我心之所憂者反以我為驕慢而曰彼君之所為已是矣而子之言獨何為哉蓋舉國之人莫覺其非而反以憂之者為驕也故曰心之憂矣其誰知之重言其誰知之而曰蓋亦勿思蓋曰此之可憂較然易知彼之非我特未之思耳誠思之則將不暇非我而自憂矣

園有棘其實之食心之憂矣聊以行國不我知者謂我士也罔極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毛氏曰棘棗也○鄭氏曰聊且略之辭也聊出行於國中以寫憂（程氏曰行國猶駕言出遊以寫我憂）○范氏曰謂我士也罔極言責君無已也

園有桃二章章十二句

陟岵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也国迫而數（音朔）侵削役乎大国父母兄弟離散而作是詩也（鄭氏曰役乎大國者為大國所徵發）

陟彼岵（音戶）兮瞻望父兮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已上慎旃哉猶來無止

毛氏曰山無草木曰岵（孔氏曰釋山云多草木岵無草木屺此与傳正反○說文曰岵山有草木也屺山无草木也○陳氏曰岵也屺也岡也皆山之高顯而可以瞻望者詩人各取其一以協韻耳）○鄭氏曰無已無懈倦○蘇氏曰上猶尚也○毛氏曰旃之也蘇氏曰孝子登高以望其父而不見則思其將行之戒以自慰（廣漢張氏曰直述所以念父之意未若思父所以念己之心之為深切也）○孔氏曰我欲行之時父教戒我曰嗟我子從軍行役之時當早起夜寐無得已止○朱氏曰尚庶幾慎之哉猶

可以來歸無止於彼而不來也蓋生則必歸死則止而不來矣

陟彼屺(音起)兮瞻望母兮母曰嗟予季行役夙夜無寐上慎旃哉猶來無棄

毛氏曰山有草木曰屺季少子也 王氏曰尤憐愛少子者婦人之情也無寐無耆(常志反)寐也

毋尚恩故曰無棄言無棄毋而不歸也

陟彼岡兮瞻望兄兮兄曰嗟予弟行役夙夜必偕上慎旃哉猶來無死

岡解見卷耳○蘇氏曰必偕必與同役者偕無獨行也

陟岵三章章六句

十畝之閒刺時也言其國削小民無所居焉 孔氏曰謂土地陿隘非獨無居宅也

王氏曰先王建萬国親諸侯使小事大大比小有相侵者方伯連帥治而正之是以諸侯不失其分地而庶民保其常生周道衰疆陵弱衆暴寡天子方伯連帥無以制之有國者亦多不知所以守其封疆此詩所爲作也

十畝之閒兮桑者閑閑兮行与子還兮

張氏曰十畝之閒場圃之地 又曰周制國郭之外有廳地爲場圃之地者疑授十畝以樹草木○孔氏曰孟子曰五畝之宅樹之以桑則野田不樹桑漢書食貨志云田中不得有樹用妨五穀

○毛氏曰閑閑然男女無別往來之貌或行來者或來還者 孔氏曰還兮猶呼其歸下云逝兮亦猶呼而共往傳總辭之 ○孔氏曰魏雖地狹民猶未必即然舉十畝地以喻其陿隘耳○釋文閑作閒閒曰本亦作閑

十畝之外兮桑者泄泄（以世反）兮行與子逝兮

毛氏曰泄泄多人之貌

橫渠指桑地爲場圃合於古制但又謂魏地侵削外無井受之田徒有近郭園廛而已則似不然果如是民將何所食乎政使周制果家賦園廛十畝魏既削小豈容尚守古法容或數家共之也況詩所謂十畝者特甚言之爾未可以爲定數也

十畝之閒二章章三句

伐檀（徒丹反）刺貪也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君子不得進仕爾

坎坎（苦感反）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力纏反）猗（於宜反）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直連反）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玄）貆（音暄）兮彼君子兮不素餐（七丹反）兮仝

毛氏曰坎坎伐檀聲○朱氏曰檀木可以爲車者君子伐之以自給也○毛氏曰寘置也干厓也○董氏曰河濁而在岸之干之側之漘者清也○毛氏曰風行水成文曰漣（孔氏曰釋水云河水清且瀾猗大波爲瀾小波爲淪直波爲徑漣瀾字異而義同）○朱氏曰猗與兮同語辭也按書斷斷猗無它技大學作兮○毛氏曰種之曰稼斂之曰穡一夫之居曰廛（孔氏曰廛里謂一夫之田百畝也）○鄭氏曰是謂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冬獵曰狩宵田曰獵胡何也貉子曰貆（孔氏曰視彼之庭則有所懸若是貆獸也）彼君子者伐檀之人○毛氏曰素空也

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猗悠然於河之干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者也国人見君子

在下者如此小人在位者如彼乃責之曰汝未嘗稼
穡禾何爲所積汝未嘗狩獵貆何爲而來汝獨不見
夫彼河干之君子義不素餐親伐檀以自食者乎此
特旁觀者之辭若所謂伐檀之君子方且陶陶不改
其樂豈較短量長者哉

坎坎伐輻（音福）兮寘之河之側兮河水清且直猗不稼不穡
胡取禾三百億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特兮彼君子
兮不素食兮
毛氏曰輻檀輻也（孔氏曰伐檀爲車之輻）側猶厓也○蘇氏曰水
平則流直○鄭氏曰十萬曰億三百禾秉之數（孔氏曰方百
里於今以畝數爲九百萬畝而王制云方百里爲田九十億畝是億爲十万也三百億与三百廛三百囷相類若爲
銓斛之數則大多不類故爲）○毛氏曰獸三歲曰特

坎坎伐輪（音倫）兮寘之河之漘兮河水清且淪（音倫）猗不稼不穡
胡取禾三百囷（丘倫反）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鶉（音純）兮
彼君子兮不素飧（素門反）兮
毛氏曰檀可以爲輪漘厓也淪小風水成文轉如輪也
釋文曰韓詩曰順流而風曰淪淪文貌　圓者爲囷（孔氏曰方者爲倉）鶉鳥也（爾雅郭璞
注曰鶉鵪之屬也○鵪烏含反）孰食曰飧（說文曰飧水澆飯也）

伐檀三章章九句

碩鼠刺重斂（呂驗反）也國人刺其君重斂蠶食於民不修其
政貪而畏人若大鼠也（孔氏曰蠶食者蠶之食桑漸漸以食使桑盡也猶君重斂漸以稅
使民困也）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古亂反）女莫我肯顧逝將去女
適彼樂（音洛）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

鄭氏曰碩大也大鼠孔氏曰陸璣云今河東有大鼠能人立交前兩足於頸上跳舞善鳴食人禾苗人逐則走入樹空中媿匿今河東郡河北縣是也言其方物宜謂此鼠○毛氏曰貫事也○鄭氏曰逝往也○朱氏曰爰語辭也○鄭氏曰我事女三歲矣曾無恩德來顧眷我往矣將去女與之訣別之辭○朱氏曰今將去女以適彼樂土而得我之所也

三歲貫女盖言魏君掊克民當去之久矣姑事之至於三歲而莫我肯顧也猶書所謂天惟五年須暇之之意也

碩鼠碩鼠無食我麥三歲貫女莫我肯德逝將去女適彼樂國樂國樂国爰得我直

范氏曰莫我肯德者不以我爲德也民出力以事上不以爲德而反蠶食之此所以去也爰得我直者欲適從有道之國而赴愬之得其直亦樂矣

碩鼠碩鼠無食我苗三歲貫女莫我肯勞逝將去女適彼樂郊樂郊樂郊誰之永號戶毛反

毛氏曰苗嘉穀也○范氏曰莫我肯勞者不以我爲勞也○鄭氏曰郭外曰郊之往也○毛氏曰號呼也○廣漢張氏曰碩鼠之詩聖人所爲取者以君之無道如此國人疾之甚而欲去之猶有所未忍絕也故言其情於詩著其情於詩乃其所未忍絕言也末章誰之永號謂我將去爾而適樂郊當誰復永號於爾之上者乎此則尤可見其情也○釋文永作咏曰一本亦作永鄭氏曰咏歎也

碩鼠三章章八句

魏國七篇十八章百二十八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十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十一

唐

鄭氏詩譜曰唐者帝堯舊都之地今曰太原晉陽是堯始居此後乃遷河東平陽成王封母弟叔虞於堯之故墟曰唐侯南有晉水至子燮改爲晉侯其封域在禹貢冀州大行恒山之西太原太岳之野至曾孫成侯南徙居曲沃近平陽焉昔堯之末洪水九年下民其咨萬國不粒於時殺禮以救艱厄其流乃被於今當周公召公共和之時成侯曾孫僖侯甚嗇愛物儉不中禮國人閔之唐之變風始作其孫穆侯又徙於絳云孔氏曰昭公之時分曲沃以封桓叔則昭公以前已徙絳矣穆侯以後晉恒都絳昭侯以下又徙於翼翼在平陽絳邑縣東及武公又都絳也○前漢地理志云河東本唐堯所居其詩風唐國也其

民有先王遺教君子深思小人儉嗇故唐詩蟋蟀山有
樞葛生之篇曰今我不樂日月其邁宛其死矣他人是
愉百歲之後歸于其居皆思奢儉之中念死生之慮

蟋音悉蟀所律反刺晉僖公也孔氏曰僖侯司徒之子當周共和時儉不中丁仲反
禮故作是詩以閔之欲其及時以禮自虞樂音洛也此晉也
而謂之唐本其風俗憂深思息嗣反遠儉而用禮乃有堯之
遺風焉張氏曰晉以土地薄民貧故其俗本於儉而用禮乃有堯之遺風指晉而言也雖晉詩忠遠爲
多可以意求○范氏曰人之憂樂如晝之有夜陰之有陽君子以禮節之不過乎中而已所以順天地而理情性也
僖公有国而不能自樂儉嗇戒以窮年凡猶有夜而无晝有陰而无陽也故君子閔之
楊氏曰晉之爲晉久矣風俗之成非一日之積蟋蟀之
詩蓋風之變也國人閔其君欲其及時以禮自虞樂也
而卒告之以好樂無荒可謂有禮矣昭公政荒民散四
鄰謀取其國家而不知則作詩以刺之可謂憂深思遠
矣當是時風雖變堯之遺風未亡也及沃盛強國人將
叛而歸焉則不復有禮矣蓋風俗之成壞皆非一日之
積所謂繫一人之本者其有見於斯歟

蟋蟀在堂歲聿允橘反其莫音暮今我不樂音洛日月其除直慮反
無已大康職思其居音據好呼報反樂無荒良士瞿瞿俱具反
毛氏曰蟋蟀蛬俱勇反也孔氏曰郭璞云今促織也○陸璣曰似蝗而小黑如漆有角翅
九月在堂聿遂也孔氏曰當九月則歲未暮過此月則歲晚矣是歲實未暮而云聿暮故知聿爲遂遂者從始嚮末之言也
除去已甚也○朱氏曰太康過於樂也
○毛氏曰職主也○廣漢張氏曰居謂其位也鄭氏曰當主思於所居之事謂國中政令
○鄭氏曰荒廢亂也良善也當如善士瞿
瞿然○陳氏曰瞿瞿鳥前而啄卻而顧之貌也○廣漢

張氏曰僖公徒從事於儉嗇而不知爲國專務於小而不慮於大是以詩人閔之人之情惟其急迫狹隘拘於一曲則其思慮不能以及遠故詩人先欲開廓其心胷謂歲且晚矣不可以不爲所以自樂者然樂不可過甚也於是而思吾之所當思者夫有以自樂則庶幾寬泰和豫而無拘迫之患樂而無荒則斯能周旋四顧而所憂者必得則夫政之所當務與夫患之所當防者斯可以次而理矣

蟋蟀在堂歲聿其逝今我不樂日月其邁無已太康職思其外好樂無荒良士蹶蹶俱衛反

朱氏曰逝邁皆去也○歐陽氏曰職思其外者謂國君行樂有時使不廢其職事而更思其外耳謂廣周慮也陳氏曰事變有出於非常思慮之所不及者皆當有備○毛氏曰蹶蹶動而敏於事

蟋蟀在堂役車其休今我不樂日月其慆吐刀反無已大康職思其憂好樂無荒良士休休

鄭氏曰庶人乘役車孔氏曰春官巾車云役車方箱可載任器以供役收納禾稼亦用此車役車休農功畢無事也○毛氏曰慆過也○朱氏曰休休安閑之貌樂而有節不至於淫所以安也

是詩欲僖公之自虞樂而曰無已太康好樂無荒無乃太早計乎凡人之情解其拘者或失於縱廣其儉者或流於嗇者故疾未已而新疾復生者多矣信矣唐風之憂深思遠也

蟋蟀三章章八句

山有樞（烏侯反）刺晉昭公也（孔氏曰昭侯伯文侯子）不能修道以正其國有財不能用有鍾鼓不能以自樂有朝廷不能洒（所懈反）埽（蘇報反）政荒民散將以危亡四鄰謀取其國家而不知國人作詩以刺之也（呂氏曰有鍾鼓不能以自樂非其節也有財不能用非其愛也有朝廷不能以洒埽非不好絜也大抵亦政不能令其下皆然無所知將為他人有也○廣漢張氏曰山有樞之詩蓋傷之深也謂他人謀子之國後嗣且不可保矣子有衣裳車馬何不曳婁而馳驅子有廷內何不洒埽子有鍾鼓何不鼓考子有飲食何不鼓瑟以喜樂以引日一旦宛然而死則為他人之所有是傷之深也然昭公惟其頹墮不立百事廢弛以至此極使其於物能用之以其節而爭之以其時則又能自强於政況所施為各有條理不至若是其危殆矣故不日閔而曰刺焉）

山有樞隰有榆（以朱反）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力俱反）子有車馬弗馳弗驅宛（於阮反）其死矣他人是愉（以朱反）

毛氏曰興也樞荎（田結反）也（孔氏曰郭璞云今之刺榆也陸璣疏云其鍼刺如柘其葉如榆爲茹美滑於白榆也榆之類有十種葉皆相似皮及理異耳）○爾雅曰榆白枌（扶粉）（疏曰榆之皮色白者名枌郭璞云枌榆先生葉却著莢皮色白）○孔氏曰曳者衣裳在身行必曳之○朱氏曰婁亦曳也○孔氏曰走馬謂之馳策馬謂之驅○毛氏曰宛死貌（朱氏曰坐見死貌）愉樂也○朱氏曰山則有樞矣隰則有榆矣子有衣裳車馬而不服不乘若一旦宛然以死則它人取之以為己樂矣

山有栲（音考）隰有杻（女久反）子有廷內弗洒弗埽子有鍾鼓弗鼓弗考宛其死矣他人是保

毛氏曰栲山樗（孔氏曰栲似樗色小白亦類漆樹俗語曰櫄樗栲漆相似如一）杻檍也（孔氏曰杻葉似杏而尖材可為弓弩幹○樗敕書反檍於力反）洒灑（色蟹反）也（孔氏曰洒謂以水灑地而埽之故轉為灑二是散水之名）考擊也○鄭氏曰保居也（孔氏曰居而有之）

山有漆（音七）隰有栗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喜樂且以

永日宛其死矣他人入室

毛氏曰君子無故琴瑟不離力智反於側永引也○朱氏曰人多憂則覺日短飲食作樂可以引長此日也詩人豈真欲昭公馳驅飲樂者哉蓋曰是物也行且爲他人所有曾不若及今爲樂之爲愈其激發感切之者深矣非勸其爲樂也呂祿棄軍其姑呂須悉出珠玉寶器散堂下曰毋爲他人守也乃此詩之意也末章尤可見

山有樞三章章八句

揚之水刺晉昭公也昭公分國以封沃鳥毒反沃盛強昭公微弱國人將叛而歸沃焉朱氏曰按左傳史記晉穆侯之太子曰仇其弟曰成師穆侯薨仇立是爲文侯文侯薨昭侯立封成師于曲沃師服諫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今晉甸侯也而建國本既弱矣其能久乎成師卒謚曰桓叔

揚之水白石鑿鑿子洛反　素衣朱襮音博從子于沃既見君子云何不樂音洛

毛氏曰興也○揚之水解見王風○毛氏曰鑿鑿然鮮明貌陳氏曰鑿鑿然巉巖襮領也諸侯繡黼丹朱中衣孔氏曰釋器黼領謂之襮孫氏注云繡刺繡文以襢領郊特牲云繡黼丹朱○衣大夫之僭禮也大夫服之則爲僭知諸侯當服之也中衣者朝服祭服之裏衣也其制如深衣以素爲衣丹朱爲緣繡黼爲領○鄭氏曰國人欲進此服去從桓叔○毛氏曰沃曲沃孔氏曰曲沃在河東聞喜縣○鄭氏曰君子謂桓叔○歐陽氏曰揚之水其力弱不能流移白石以興昭公微弱不能制曲沃而桓叔之強於晉國如白石鑿鑿然見於水中爾其民從而樂之則詩文自見

揚之水白石皓皓古老反素衣朱繡從子于鵠既見君子云
何其憂
毛氏曰皓皓潔白也繡黼也孔氏曰謂於繒之上繡刺以爲黼非訓繡爲黼也
鵠曲沃邑云何其憂言無憂也○董氏曰崔靈恩集注
本作素衣朱綃鄭氏曰繡當爲綃○孔氏曰綃繒名○郊特牲疏曰魯詩云素衣朱綃
揚之水白石粼粼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
毛氏曰粼粼清澈也說文曰水生厓石間粼粼○蘇氏曰命桓叔
之政命也聞而不敢以告人爲之隱也桓叔將以傾晉
而民爲之隱欲其成矣李氏曰古者不軌之臣欲行其志必先施小惠以收衆情然後
民翕然從之田氏之於齊亦猶桓叔之於晉田氏以家量貸民而以公量收之國人愛之如父母其後召公子
陽生於魯而立之陽生夜至於齊國人知之而皆不言所謂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也
揚之水三章二章章六句一章四句

椒聊刺晉昭公也君子見沃之盛彊能脩其政知其蕃音煩
衍以善反盛大子孫將有晉國焉
椒聊之實蕃衍盈升彼其之子碩大無朋椒聊且子餘反遠
條且
毛氏曰興也椒聊椒也陸璣疏云聊語助也○董氏曰崔靈恩集
注謂古者爲升上徑一寸下徑六分其深八分本草同今
以兩手爲掬則掬大於升矣○鄭氏曰之子是子也謂
桓叔也○毛氏曰朋比也釋文云無此例謂○陳氏曰是椒也
其條遠矣言子孫大也范氏曰椒聊且者本其始也遠條且者言其枝別將遠而無窮
也
椒聊之實蕃衍盈匊九六反彼其之子碩大且篤椒聊且遠
條且

毛氏曰兩手爲匊莊氏曰盈匊者不復以升較言益多也○呂氏曰古量二升曰匊匊大於升篤厚也

椒聊二章章六句

綢直留反繆亡侯反刺晉亂也國亂則昏姻不得其時焉莊氏曰昏姻若人之情而天地之理也不得其時則人情失而天地之理違矣

綢繆束薪三星在天今夕何夕見此良人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

毛氏曰興也綢繆猶纏綿也孔氏曰綢繆是束薪之狀故云猶纏綿也○鄭氏曰三星謂心星也爲二月之合宿孔氏曰二月日躔在戌而斗柄建卯、初昏之時心星在於卯上二月之昏合於本位故稱合宿故嫁娶者以爲候焉昏而不見嫁娶之時也今乃見其在天則不得其時毛氏曰三星參也始見可以嫁娶○孔氏曰毛以秋冬爲婚時王肅云謂十月也○張氏曰今夕何夕見此良人言此時可以見也○王氏曰見此良人言女子之失時者也○孔氏曰子兮子兮自嗟嘆也○曾氏曰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終不遂之辭也

綢繆束芻三星在隅今夕何夕見此邂戶懈反逅胡豆反子兮子兮如此邂逅何

王氏曰今夕何夕見此邂逅以失時也故思不期而會焉廣漢張氏曰若謂爲昏姻則不得稱邂逅堯之遺風只是儉而用禮事亦不必事事稱有遺風也○釋文逅作覯曰本又作逅韓詩云邂覯不固之貌

綢繆束楚三星在戶今夕何夕見此粲采旦反者子兮子兮如此粲者何

王氏曰見此粲者言男子之失時也○李氏曰國語雖曰三女爲粲而又曰粲美物也是言美女也

三星見則非昏姻之時在天在隅在户隨所見而互言之不必以爲時之先後也夕束薪而見三星慨然有感於男女失時而其不期而見又似於男女適然相遇也故歎息而言曰是夕也男女儻相見其樂當如何曰良人曰粲者蓋互爲男女之辭以極其思望之情

綢繆三章章六句

杕徒細反杜刺時也君不能親其宗族骨肉離散獨居而無兄弟將爲沃所并必政反爾

有杕之杜其葉湑湑私叙反獨行踽踽俱禹反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嗟行之人胡不比毗志反焉人無兄弟胡不佽七利反焉

毛氏曰興也杕特生貌杜赤棠也孔氏曰陸璣云赤棠與白棠同耳但子有赤白美惡子白色爲白棠甘棠也少酢滑美赤棠子澀而酢無味○王氏曰湑湑潤澤也○毛氏曰踽踽無所親也○范氏曰比親也○毛氏曰佽助也

有杕之杜其葉菁菁子零反獨行睘睘求營反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佽焉

毛氏曰菁菁葉盛也睘睘無所依也○董氏曰崔靈恩集注佽作次

杜雖特生然此詩方云其葉湑湑其葉菁菁即非以比晉君不親宗族也蓋言晉公室枝葉彫落曾杕杜之不如也獨行踽踽言孤立無親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言他人之不足恃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

弟胡不佽焉言苟以它人爲可恃則嗟彼行道之人
胡不自相親比也凡人無兄弟者胡不外求佽助也
蓋深曉晉君以行道之人必不相親比苟非兄弟以
不相佽助信乎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也

杕杜二章章九句

羔裘刺時也晉人刺其在位不恤其民也

羔裘豹袪起居反 自我人居居豈無他人維子之故

陳氏曰羔裘上下通服君純羔大夫間之以豹爲褎以
豹飾袪玉藻曰羔裘豹飾緇衣以裼之○鄭氏曰羔裘豹袪在位卿大夫之服也 ○毛氏曰
袪袂也孔氏曰袂是袖之大名袪是袖頭之小稱 自用也居居懷惡不相親
比之貌孔氏曰爾雅云居居究究惡也李巡曰居居不狎習之惡 ○朱氏曰在位者
不恤其民故在下者謂之曰彼服是羔裘豹袪之人○

孔氏曰川使我之衆人居居然有悖惡之色不與民相
親不憂我之困苦我豈無他人可歸往乎維子之故舊
恩好不忍去耳

羔裘豹褎徐救反 自我人究究豈無他人維子之好呼報反

毛氏曰褎猶袪也究究猶居居也孔氏曰孫炎云究究窮極人之惡 ○
鄭氏曰我不去而歸往他人者乃念子而愛好之也民
之厚如此亦唐之遺風孔氏曰此風刺虐則云携手同行碩鼠則云適彼樂國皆无顧
戀之心此則念其恩好不忍歸他人之國其情爲厚如此亦是唐之遺風 ○釋文褎作褏曰
本又作褎

羔裘二章章四句

鴇羽音保 刺時也昭公之後大亂五世君子下從征役不得
養羊亮反 其父母而作是詩也朱氏曰昭公七年潘父弑昭公而納桓叔不克晉人立昭

子之子平是爲孝侯孝侯八年曲沃桓叔卒子鱓立是爲
莊伯伐翼殺孝侯晉人立其弟鄂侯六年莊伯伐翼鄂侯
奔隨王命虢公伐曲沃而立鄂侯之子光是爲哀侯元年
翼人復逆鄂侯而歸諸鄂二年莊伯卒子稱立是爲武公
九年武公伐翼逐翼侯于汾隰夜獲之晉人立哀侯之子
是爲小子侯小子侯四年武公殺之明年遂滅翼王命虢
仲立哀侯之弟緡二十八年武公
又殺之自孝侯至是大亂五世矣

肅肅鴇羽集于苞栩 況甫反 王事靡盬 音古 不能蓺 魚世反 稷黍
父母何怙 音戶 悠悠蒼天曷其有所

毛氏曰興也肅肅鴇羽聲也鴇之性不樹止 王氏曰肅肅疾也 ○ 孔氏曰鴇羽連蹄樹立則爲苦 ○釋文曰鴇似鴈而大無後指 集止也 ○ 孔氏曰孫炎曰物叢生曰苞 不稠曰苞稹 ○鄭氏曰稹者根相迫迮梱致也 稹之忍反 迮側百反 梱口本反 致直置反 ○ 毛氏曰栩杼也 食汝反 孔氏曰栩柞今柞櫟也其子爲皂或爲皂斗可以染皂 柞子各反 櫟力的反 盬不攻致也 孔氏曰盬與蠱字異義同左傳於文皿蟲爲蠱穀之飛亦爲蠱然則蠱害器敗穀者皆謂之蠱是盬爲不攻牢不堅緻之意也 ○鄭氏曰蓺樹也 ○ 毛氏曰怙恃也 ○鄭氏曰曷何也君子從征伐其爲危苦如鴇之樹止我迫王事不能播 補過反 種五穀我父母將何怙乎 ○孔氏曰悠悠乎蒼天何時使我得其所乎人窮則反本困則告天也

肅肅鴇翼集于苞棘王事靡盬不能蓺黍稷父母何食悠
悠蒼天曷其有極

蘇氏曰極止也 ○范氏曰曷其有極者言勞役之無已也

肅肅鴇行 戶郎反 集于苞桑王事靡盬不能蓺稻粱父母何
嘗悠悠蒼天曷其有常

蘇氏曰行列也 ○爾雅曰虋 亡昆反 赤苗芑 羌紀反 白苗郭璞曰赤苗今之赤粱粟白苗今之白粱粟也 ○朱氏曰嘗食也 ○范氏曰思得休息以反其常厭亂之甚也

鴇羽三章章七句

無衣美晉武公也武公始并晉國其大夫為之請命乎天子之使而作是詩也孔氏曰左傳桓八年王使立緡于晉至莊十六年乃云王使虢公命曲沃伯為晉侯不言滅晉之事晉世家云晉侯緡立二十八年曲沃武公伐晉滅之盡以其宝器賂周僖王僖王命曲沃武公為晉君詩緡以桓八年立至莊十六年乃得二十八年然則虢公命晉侯之年始并晉也虢公未命晉之前有使適晉之大夫為之請命

程氏曰武公始有晉國而能請命天子故詩人美之美其所可美也劉氏曰晉武公兼其宗國則君子曷為美之曰否此之謂變風變風者變於正也變之中有美美之中有刺取其一節不兼其義无衣之詩其力足以兼国然而不自安必待天子之命然後安是之取尔

豈曰無衣七兮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

毛氏曰侯伯之禮七命冕服七章周礼注鷩冕七章衣三章一曰華蟲畫以雉為繢二曰火三曰宗彝皆畫以為繢裳四章一曰藻二曰粉米三曰黼四曰黻皆絺以為繡○絺耻知反諸侯不命於天子則不成為君○孔氏曰就天子之使請衣故云子之衣○蘇氏曰以晉之力豈不足以為是七章之衣兮然不如子賜我安且吉也

豈曰無衣六兮不如子之衣安且燠兮

鄭氏曰變七言六者謙也不敢必當侯伯得受六命之服列於天子之卿猶愈乎不王氏曰六者子男之服也子男之服以五為節而曰六者天子之卿六命與子男同服故也○毛氏曰天子之卿六命車旗衣服以六為節○程氏曰燠煖亦謂安耳呂氏曰義無有所未安息食不飽衣不煖

喬琳為朱泚吏部尚書選人白前所注某官不便琳答曰足下謂此選竟便乎朱泚雖有吏部選而不可謂之便晉国雖有冕服苟無天子之命亦不可謂之

安且吉安且燠也琳之爲此臣王師復振旦夕誅滅宜其發此言若武公之簒當東周之衰雖以枝代宗豈即有禍是詩之作乃其中心誠有所大不安也玩其辭氣與劉仁恭求長安本色之語異矣仲尼錄之所以見秉彝之不可殄滅而王綱之猶可與也以史記左傳考之平王二十六年晉昭侯封季弟成師於曲沃專封而王不問一失也平王三十二年潘父弑昭侯欲納成師而王又不問二失也平王四十七年曲沃莊公弑晉孝侯而王又不問三失也桓王二年曲沃莊伯攻晉王非特不能討曲沃反使尹氏武氏助之及曲沃叛王王尚能命虢伐曲沃立晉哀侯使其初師出以正猶冀止於此乎四失也桓王十三年曲沃武公弑晉小子侯王雖不能即討明年猶能命虢仲立晉哀侯之弟緡于晉又明年猶能命虢仲芮伯梁伯荀侯賈伯伐曲沃至是武公弑晉侯緡而僖王反受賂命之爲諸侯五失也以此五失觀之則禮樂征伐移於諸侯降於大夫竊於陪臣其所由來者漸矣

無衣二章章三句

有杕之杜刺晉武公也武公寡特兼其宗族而不求賢以自輔焉孔氏曰武公初兼宗國而不求賢故刺之

有杕之杜生于道左彼君子兮噬肯適我中心好呼報反之曷飲於鴆反食音嗣之

毛氏曰興也○鄭氏曰杕音弟杜特生喻寡道左東道也○蘇氏曰噬逝適朱氏曰噬發語辭也○范氏曰杕杜喻寡也

然以生於道左而人得休息焉武公兼其宗族又不求賢以自輔孤特如此則是杜之不若也○朱氏曰寡特不足特賴則彼君子亦不肯適我矣○陳氏曰使武公誠實有好賢之心唯恐無以飲食賢者則賢者自來矣

○釋文曰韓詩噬作逝

有杕之杜生于道周彼君子兮噬肯來遊中心好之曷飲食之

毛氏曰周曲也○釋文曰周韓詩作右

有杕之杜二章章六句

葛生刺晉獻公也好攻戰則國人多喪矣息浪反孔氏曰獻公并諸國公子按左傳莊二十八年傳稱晉伐驪戎閔元年傳曰晉侯作二軍以滅耿滅魏二年傳曰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皋落氏僖二年晉師滅下陽五年傳曰八月晉侯圍上陽冬滅虢又滅虞僖公八年傳稱晉里克敗狄于采桑見於獻如此是其好攻戰也國人或死行陣或見囚虜是以多喪○鄭氏曰逃亡曰喪

程氏曰此詩思存者非悼亡者

葛生蒙楚蘞音廉蔓于野予美亡此誰與獨處

毛氏曰興也葛生延而蒙楚蘞生蔓於野喻婦人外成於他家孔氏曰葛生延蔓而蒙於楚木蘞亦生蔓而蒙於野中陸璣疏云蘞似括樓葉盛而細○程氏曰葛之生託於物蘞之生依於地與婦人依君子○鄭氏曰我所美之人謂其君子也○朱氏曰子之所美者獨不在是○程氏曰誰與乎獨處而已

葛生蒙棘蘞蔓于域予美亡此誰與獨息

毛氏曰域塋域也

角枕粲兮錦衾爛兮予美亡此誰與獨旦

朱氏曰粲爛華美鮮明之貌孔氏曰角枕之粲錦衾之爛則其斂未久也○

程氏曰獨旦獨處至旦也朱氏曰自夜至旦也

夏之日冬之夜百歲之後歸于其居

朱氏曰夏之日日永之時也冬之夜夜永之時也○鄭氏曰思者於晝夜之長時尤甚故極言之以盡情居墳墓也言此婦人專壹義之至情之盡廣漢張氏曰葛生之詩爲婦人思存者而作然以獻公之攻戰不休知其死亡之無日也則期之以百歲之後庶幾得同歸于丘而已其亦傷之至也○蘇氏曰思之深而無異心此唐風之厚也

冬之夜夏之日百歲之後歸于其室

鄭氏曰室猶居也

葛生五章章四句

采苓力丁刺晉獻公也獻公好聽讒焉朱氏曰獻公將聽讒觀驪姬譖殺太子申生逐羣公子之事所以見也

采苓采苓首陽之巔人之爲言苟亦無信舍旃舍旃之然反苟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

毛氏曰興也○朱氏曰采有聽取之義故以采苓起興○毛氏曰苓大苦也釋文曰草葉似地黃首陽山名也孔氏曰首陽在河東蒲坂縣南○鄭氏曰巔山之上苟且也旃之言焉也○歐陽氏曰戒獻公聞人之言且勿聽信置之且勿以爲然程氏曰又曰誠曰置之置之且無以爲然更考其言何所得謂徐察其虛實也毛氏曰采苓細事也首陽幽辟也細事喻小行幽辟喻無徵也○孔氏曰小行謂小小之事無徵謂幽隱辟無徵驗之事也讒言之起由君數問小事於小人○孔氏曰人之爲言王肅諸本皆作爲言定本作僞言

采苦采苦首陽之下人之爲言苟亦無與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

毛氏曰苦苦菜也（孔氏曰所謂堇荼也）○朱氏曰與許與也

采葑采葑首陽之東人之為言苟亦無從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

毛氏曰葑菜名也

采苓采苦采葑不曰郊野而曰首陽者與采聽之當遠也孔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不輕聽易動而徐觀其是非惟遠者能之毛氏以采苓為細事首陽為幽辟孔氏引而伸之謂讒言之起由君數問小事於小人雖求之太過然實天下之名言也故附見焉

采苓三章章八句

唐國十二篇三十三章二百三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十二

秦

鄭氏詩譜曰秦者隴西國名於禹貢近雍州鳥鼠山（朱氏曰今秦州是也）堯時有伯翳者實皐陶之子佐禹治水賜姓曰嬴（孔氏曰鄭語云嬴伯翳之後也地理志云秦伯益之後則伯益伯翳聲轉字異猶一人也秦本紀云秦之先帝顓頊之苗裔孫曰女脩女脩生大業大業生大費是為伯翳列女傳云皐子生五歲而佐禹曹大家注云賁子皐陶之子伯益也）周孝王使其末孫非子養馬於汧渭之閒封為附庸邑之於秦谷至曾孫秦仲宣王又命作大夫始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國人美之秦之變風始於秦仲之孫襄公平王之初興兵討西戎以救周平王東遷王城乃以岐豐之地賜之始列為諸侯遂有周西都宗周畿內八百里之地其封域在荊岐終南惇物之野至玄

孫德公又徙於雍云○前漢地理志天水隴西山多林
木民以板為室屋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
修習戰備高上氣力以射獵為先故秦詩曰在其板屋
又曰王于興師修我甲兵與子偕行及車轔四驖之詩
小戎之篇皆言車馬田狩之事●朱氏曰岐豐之地文
王用之以興二南之化如彼其忠且厚也秦人用之未
幾而一變其俗見於詩者大抵尚氣槩先勇力已悍然
有招八州而朝同列之氣矣蓋雍州土厚水深其民敦
重質直不為浮靡以善導之則易以興起以猛驅之則
其強毅果敢之資亦足以強兵力農而成富強之業也
論之於此以見厚重強直者之可與有為而又以見上
之導民不可不謹其所之也

車鄰鄰反秦人美秦仲也秦仲始大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焉
孔氏曰秦仲以字配國者附庸未得爵命無謚可稱
有車鄰鄰有馬白顛都田反未見君子寺人之令力呈反
毛氏曰鄰鄰眾車聲也白顛的顙也的丁歷反顙桑黨反孔氏曰的白也
顙額也額有白毛○王氏曰白顛蓋仲之名馬驊騮騅驪赤兔的盧之類寺人內小臣也孔氏
曰言寺人見在內細小之臣非謂寺人即是內小臣之官也燕禮諸侯之禮也云獻左右正與內小臣是諸侯
有內小臣也左傳齊有寺人貂晉有寺人披是諸侯有寺人也○鄭氏曰欲見國君者
必先令寺人使傳告之時秦仲又始有此臣蘇氏曰此皆人君
之常禮而秦之先君昔所未有也○蘇氏曰寺人所以傳內外之命君臣相諳故莫不得以使之也
阪音反有漆隰有栗既見君子並坐鼓瑟今者不樂逝者
其耋田節反叶地結反
毛氏曰陂者曰阪下濕曰隰○鄭氏曰既見既見

秦仲也○毛氏曰耋老也八十曰耋○朱氏曰阪則有漆矣隰則有栗矣既見君子則並坐鼓瑟矣○鄭氏曰並坐鼓瑟君臣以閒暇燕飲相安樂也○范氏曰今者不樂恐失時也○李氏曰逝者与日月逝矣之逝同皆言其歲月之往

既見君子並坐鼓瑟簡易相親之俗也今者不樂逝者其耋悲壯感歎之氣也秦之強以此而止於爲秦者亦以此

七

阪有桑隰有楊既見君子並坐鼓簧簧音黃今者不樂逝者其

毛氏曰簧笙也

車鄰三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六句

駟驖鐵美襄公也始命有田狩之事園囿之樂音洛焉

○朱氏曰秦非子至於莊公常爲附庸莊公生襄公平王封襄公爲諸侯賜之岐西之地

駟驖孔阜六轡在手公之媚子眉冀反從公于狩

王氏曰駟驖言純駟也○毛氏曰驖驪驪黑色孔氏曰阜大也○孔氏曰每馬有二轡四馬當八轡矣諸文皆言六轡者以驂馬內轡納之於觼故在手者惟六轡耳○朱氏曰媚子所親愛之人也○毛氏曰冬獵曰狩○孔氏曰襄公乘驖色之馬既肥大而又良善御人執其六轡在手而已不須控制之也○呂氏曰公之媚子不必如媚于天子媚于國人者也此詩稱其始爲諸侯未必能用賢但人君之奉稍備云耳

奉時辰牡辰牡孔碩公曰左之舍音捨拔蒲末反則獲

毛氏曰時是辰時也冬獻狼夏獻麋亡悲反秋獻鹿豕羣獸孔氏曰官獸人文獸人之供食各有時獻故謂之時也○朱氏曰牡獸之牡者也○董氏曰五御三曰逐禽左自左驃而射之達于右腢爲上殺孔氏曰逐禽由左禮之常法○毛氏曰拔矢末也孔氏曰以鏃爲首故拔其末○孔氏曰虞人奉是時節之牡獸驅以待公射之此時節之牡獸甚肥大矣公戒御者曰從左而逐之公乃親自射之舍放矢括則獲其獸言公之善射

遊于北園四馬既閑輶音由車鸞盧官反鑣彼驕反載獫力驗反歇驕許謁反許喬反

毛氏曰閑習也輶輕也○孔氏曰輶車驅逆之車孔氏曰周禮漢掌設驅逆之車驅禽前驅遮獲逆御還之使不出圍○朱氏曰鸞鈴也效鸞鳥之聲鑣馬銜也○鄭氏曰置鸞於鑣異於乘車孔氏曰乘車鸞在衡○

獫歇驕田犬也長喙況廢反曰獫短喙曰歇驕○朱氏曰田事已畢故遊于北園以車載犬蓋以休其足力也韓愈畫記有騎擁田犬者亦此類

駟驖三章章四句

小戎美襄公也備其兵甲以討西戎西戎方強而征伐不休國人則矜其車甲婦人能閔其君子焉孔氏曰史記秦仲誅西戎西戎殺之宣王召其子莊公與兵七千人使伐西戎破之至殺幽王驪山下襄公將兵救周有功平王封襄公爲諸侯十二年伐戎至岐而卒

小戎俴錢淺反收五楘音木梁輈陟留反游環脅驅陰靷音胤鋈音沃續文茵音因暢勅亮反轂音谷駕我騏音其馵之樹反言念君子溫其如玉在其板屋亂我心曲

毛氏曰小戎兵車也俴淺收軫之忍反也○董氏曰六月言元戎十乘此云

子之車也故夏曰鉤車殷曰寅車周曰元戎然則諸侯之戎車謂之小戎宜也○孔氏曰俴淺也收軫也軫者車之前後兩端之橫木也所以收斂所載故名收焉兵車言淺軫者對大車平地載任之車為淺也兵車當輿之内縱前軫至後軫推深四尺四寸大車前軫至後軫其深八尺兵車之軫比之為淺五五束也楘歷錄音祿也梁輈輈上句衡也衡古侯反一輈五束束有歷錄也孔氏曰楘歷錄也輈者轅也梁輈輈上曲向衡者輈也轅從軫以前稍曲而上至衡則居衡之上而鄉下句之衡別楘下如屋之梁然故謂之梁輈也一輈之上以皮革五處束之每束皆有文章歷錄故謂之五楘也○陳氏曰輈車轅也其前駕於服馬之衡之上其後則乘前軫直逼後軫梁輈則穹其上以便服馬之進退車之進退以轅為主懼輈之不堅也故一轅則五分其穹每分以皮束之使堅是謂五楘游環靷環也游在背上所以禦出也脅驅慎駕具所以止入也鄭氏曰游環在背上無常處貫驂之外轡以禁其出脅驅者著服馬之外脅以止驂之入○孔氏曰游環者以環貫靷游在服馬背上驂馬之外轡貫之游移無定處也驂馬欲出此環牽之所以禦出也脅驅者以一條皮上繫於衡後繫於軫當服馬之脅慎駕具謂驂之具也驂馬欲入則此皮約之所以止入也陰揜於檢反軓

也靷所以引也鋈白金也續續靷也鄭氏曰揜軓在軾前垂輈上鋈續白金飾續靷之環○孔氏曰揜軓謂輿下三面材以版木橫側車前所以陰映此軓也軓在軾前橫木映軓故鄭氏云揜軓在軾前垂輈上謂陰板垂輈上也此車衡之長唯六尺六寸止容二服而已驂馬頸不當衡別以皮為二靷繫於陰板之上令驂馬引之左傳云兩靷將絕是橫軓之前別有驂馬二靷也鋈沃也非白金之名謂銷白金以沃灌靷環靷言鋈續則是作環相接○朱氏曰揜軓在軾前軓上靷者以皮二條前繫驂馬之頸後繫陰板之上鋈續陰板之上有續靷靷之處白金沃其環以為飾也文茵虎皮也暢轂長轂也孔氏曰茵者車上之蓐劉熙釋名云文茵車中所坐也用虎皮有文采也暢訓為長言長於大車之轂也兵車之轂長三尺二寸大車之轂長尺半兵車之轂比之為長○朱氏曰轂所以貫車輪者騏騏文也左足白曰馵馵之樹反○孔氏曰色之青黑者名為綦馬名為騏知其色作綦文馬後左足白為馵○孔氏曰婦人閔其君子云言念君子溫然其如玉今乃遠在西戎板屋之中思而不得見亂我心曲也朱氏曰心曲心中委曲之處也地理志云天水隴西民以板為屋然則秦之西

垂民亦板屋也毛氏言西戎板屋者正言伐戎故也

四牡孔阜六轡在手騏駵(音留)是中騧(古花反)驪是驂龍盾(順允反)之合鋈以觼(古穴反)軜(音納)言念君子溫其在邑方何為期胡然我念之

孔氏曰孔阜甚肥大也○騏見前章○鄭氏曰赤身黑鬣(力輒反)曰駵(孔氏曰今人猶謂此為駵馬)○孔氏曰黃馬黑喙曰騧○驪解見駟○鄭氏曰中中服也驂兩騑(芳非反)也(孔氏曰車駕四馬在內兩馬謂之服在外兩馬謂之騑)○毛氏曰龍盾畫龍為盾也合合而載之(孔氏曰盾以木為之而謂之龍盾是畫龍於盾也王肅云合而載之以為車藩也朱氏曰盾干也載之以為車上之衛也)○鄭氏曰鋈以觼軜軜之觼以白金為飾也軜繫於軾前○朱氏曰觼環之有舌者○毛氏曰軜驂內轡也(孔氏曰鋈觼軜謂白金飾皮為觼以納物也四馬八轡而經傳皆言六轡明有二轡當

轡之有轡者所以制馬之左右令之隨逆人意驂馬欲入則偪而脅之內轡不須牽挽故知納者納驂內轡繫於軾前其繫之處以白金為觼)也○蘇氏曰驂之外轡則御者執之○朱氏曰邑西鄙之邑也方將也將以何時為歸期乎何為使我念之極乎

俴駟孔羣厹(音求)矛鋈錞(徒對反)蒙伐有苑虎韔(敕亮反)鏤(盧豆反)膺交韔二弓竹閉緄(古本反)縢(直登反)言念君子載寢載興厭(於鹽反)良人秩秩德音

毛氏曰俴駟四介馬也(孔氏曰俴訓為淺駟是四馬是用淺薄之金以為駟馬之甲)○(陳氏曰今之馬甲之札薄其輕而易於馬之旋習歟)○鄭氏曰孔羣者言甚調和也○毛氏曰厹三隅矛也錞鐏(祖寸反)也(孔氏曰厹矛三隅矛刃有三角鋈以白金為其鐏也孔氏曰進戈者前其鐏進矛戟者前其鐏是矛之下端皆當有鐏也鋭底曰鐏平底曰鐓毛氏言鐏者取其類相明非訓為鐏也)○朱氏曰鋈鐏亦以白金鋈之也蒙討羽也伐中干也苑文貌(鄭氏曰蒙庬也討雜也畫雜羽之文於伐故曰庬伐)○孔氏曰畫雜鳥之羽以為盾飾其

文章苑然而美司兵掌五盾各辨其等注云干櫓之屬言辨其等則盾有大小左傳狄虒彌建大車之輪而蒙之以甲以爲櫓櫓是大盾說以伐爲中干干伐皆盾之別名也虎虎皮也韔弓室也○鄭氏曰鏤刻金飾也○毛氏曰膺馬帶也孔氏曰其引靷其馬則有虎皮之膺膺上有鏤鏤以金飾之膺膺曾也鏤膺謂帶若今之婁膺也交韔交二弓於韔中也孔氏曰交二弓於韔中謂顚倒安置之王氏曰韔必二弓以備壞也○閉紲息列反緄繩縢約也孔氏曰既夕禮說明器之弓云有秘注云秘弓檠也弛則縛之於弓裏備損傷也以竹爲之引詩云竹閉緄縢然則竹閉一名秘也紲檠也置弓秘裏以繩檠之因名秘爲紲所紲之事卽緄縢是也謂以繩約弓然後納之韔中也○朱氏曰檠弓檠使正也○朱氏曰載寢載興言思之深既寢而又興也○毛氏曰厭厭安靜也○蘇氏曰秩秩有序也○李氏曰婦人謂夫乃安靜善人其德音又秩秩然有序今乃從征役我是以思念也○

釋文又九公作九曰

小戎三章章十句

蒹古恬反葭音加刺襄公也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固其國焉蘇氏曰蒹葭之方盛也蒼蒼其強勁而不適於用至於白露凝戾爲霜然後堅成可施用於人秦起於西垂與戎狄雜居本以彊兵富國爲先襄公以耕戰自力而不知以禮義終成之豈不甚哉然君子以爲未成故其後世狃於利而不知義至商君屬之以法卒以此勝天下然勝之後二世而亡其數有以取之矣

蒹葭蒼蒼白露爲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遡蘇路反洄音回從之道阻且長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央

毛氏曰興也蒹薕也葭蘆也孔氏曰蒹似萑而細高數尺牛食之肥彊蘆之未秀也蒼蒼盛也白露凝爲霜○朱氏曰伊人猶言彼人也一方彼一方也○毛氏曰逆流而上曰遡洄順流而涉曰遡游○鄭氏曰宛坐見貌○歐陽氏曰蒹葭必待霜然後堅實秦必用周禮以變其夷狄之俗○程氏曰順而求

之則易且近逆而求之則難且遠

蒹葭淒淒白露未晞音希所謂伊人在水之湄遡洄從之道
阻且躋遡遊從之宛在水中坻直尸反

程氏曰淒淒青蒼之間也○毛氏曰晞乾也孔氏曰露未乾爲霜
躋升也○爾雅曰水草交爲湄○毛氏曰坻小渚也○

釋文淒淒作萋萋曰本亦作淒

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謂伊人在水之涘遡洄從之道阻
且右遡遊從之宛在水中沚

朱氏曰采采言其盛而可采也○毛氏曰未已猶未止
也涘涯也○孔氏曰若正與相當行則易到今乃出其
若是難至也○毛氏曰小渚曰沚

此詩全篇皆比猶鶴鳴之類所謂伊人猶曰所謂此
理也蓋指周禮也襄公所以未能用周禮者疑其迂
爾若孝公所云安能邑邑待數十百年以成帝王也
故詩人諷之以禮甚易且近特人求之非其道爾

蒹葭三章章八句

終南戒襄公也能取周地始爲諸侯受顯服大夫美之故
作是詩以戒勸之歐陽氏曰按史記平王封襄公爲諸侯賜之以岐西之地襄公十二年伐戎至岐而卒子文公立十六年以兵伐戎戎敗走遂收周餘民而有之地至岐蓋自戎侵奪岐豐周遂東遷雖以岐豐賜秦使自攻取而終襄公之世不能取之但嘗一以兵至岐至文公始逐戎而取岐豐之地○朱氏曰襄公雖未能遂有周地然既有天子之命矣穀梁子曰王者無外命之則成矣

終南何有有條有梅君子至止錦衣狐裘顏如渥丹渥於角反
其君也哉

毛氏曰興也終南周之名山中南也條槄梅柟柟如鹽反也

孔氏曰梅柟郭璞曰今之山楸也陸璣云皮葉白色亦白宜為車板梅柟似杏實酢○朱氏曰

君子指其君也⊙鄭氏曰至止者受命服於天子而來

也諸侯狐裘以裼星歷反之楊氏曰玉藻曰錦衣狐裘諸侯之服也渥厚漬

錫賜反也顏色如厚漬之丹言赤而澤也○程氏曰終南

崇高尊大以與君位之尊山之高大必生美材人君尊

崇必有令德故宜稱顯服又美其容貌稱人君之位范氏

曰有其服與容而無德以稱之君子取之此所以戒也

其君也哉猶書所謂孫子王矣戒之之辭也

終南何有有紀有堂君子至止黻音弗衣繡裳佩玉將將七羊

反壽考不忘

程氏曰紀稜角堂平寬朱氏曰紀山之廉角也堂山之寬平處也○毛氏曰紀基也堂

畢道平如堂也○孔氏曰基謂山基也畢終南之道名道之側其崖如堂之牆也○毛氏曰黑

與青謂之黻朱氏曰黻之狀兩己相戾也五色備謂之繡朱氏曰刺繡也○

朱氏曰將將佩玉聲也壽考不忘者欲其居此位服此

服長久而安寧也亦戒勸之辭

終南二章章六句

黃鳥哀三良也國人刺穆公以人從死而作是詩也孔氏曰左

傳文六年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為殉皆秦之良也国人哀之為之賦黃鳥殺人以葬璿其

左右曰殉不刺康公而刺穆公是穆公命從已死此人自殺從之○董氏曰陳乾昔屬從其治命不以為殉君子

美之然康公得無罪乎詩人特以殉賢者之不得死然方責穆公死而棄民莫舉其重者○朱氏曰三人者不食其

言以死從君而詩人不以為美者死不為義不足美也○秉蘇氏和陶淵明三良詩曰此生太山重忽作鴻毛遺

三子死一言所死良已微賢哉晏平仲事君不以私我豈犬馬哉從君求蓋帷殺身固有道大節要不虧君爲社稷

死我則同其歸顧命有治亂臣子得從違魏顆真孝愛三良安足希仕宦豈不榮有時纏憂悲所以靖節翁服此黔婁衣

交交黃鳥止于棘誰從穆公子車奄息維此奄息百夫之

特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子廉反我良人如可贖兮
人百其身
毛氏曰興也朱氏曰以所見起興也詩曰蜩螗飛鳴高翔黃鳥鳴于正悲○蒲謀明○李氏
曰交交飛而往來之貌○孔氏曰黃鳥止于棘得其所
○毛氏曰子車氏奄息名○王氏曰百夫之特則特出
於百夫○鄭氏曰穴壙也○毛氏曰惴惴懼也○鄭氏
曰慄慄懼也彼蒼者天訴天愬之○毛氏曰殲盡良善也孔氏
曰盡殺我善人○朱氏曰此奄息之死若可以他人贖之則人
雖有百身亦皆願贖之矣愛之甚也
交交黃鳥止于桑誰從穆公子車仲行戶郎反維此仲行百
夫之防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
人百其身
鄭氏曰防猶當也言此一人當百夫
王氏曰防為當者蓋如隄防之防水
交交黃鳥止于楚誰從穆公子車鍼虎維此鍼虎百夫之
禦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
其身
王氏曰百夫之禦則能禦百夫者也
黃鳥三章章十二句
晨風刺康公也忘穆公之業始棄其賢臣焉孔氏曰康公穆公之子
鴥尹橘反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
忘我實多
毛氏曰興也鴥疾飛貌晨風鸇之然反也孔氏曰陸璣疏云鸇似鷂青黃
色燕頷句喙嚮風搖翅乃因風飛急疾擊鳩鴿燕雀食之○鴥尹橘反鸇許幾反鬱積也北林

林名也憂心欽欽欽欽然〔程氏曰欽欽不解之意〕忘我實多〃〃今則忘之矣○程氏曰以晨風興君子者取其去速之疾人君好賢待士有道則賢者歸之禮貌不至則浩然去矣林木茂盛則飛鳥所集興朝廷有道則賢者所親也如何如何歎其如是也此詩主賢者見棄之意而言故云忘我○說文鴥作鴪

此詩亦如權輿刺康公與賢者有始而無終未見君子憂心欽欽言康公初立想望賢者如是之切也如何如何忘我實多責其不能終也

山有苞櫟〔盧狄反〕隰有六駮〔邦角反〕未見君子憂心靡樂〔音洛〕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李氏曰苞叢生也○毛氏曰櫟木也〔陸氏草木疏云秦人謂柞櫟為櫟河內人謂木蓼為櫟此非此詩也秦詩言其方土之言柞櫟是也〕○孔氏曰王肅云言六駮據所見而言也○陸氏草木疏曰駮駮馬駮馬梓榆也梓榆其樹皮青白駮犖遙視似駮馬故謂之駮馬〔毛氏曰駮如馬倨牙食虎豹○草木疏曰下章云山有苞棣隰有樹檖皆山隰之木相配不宜云獸〕○朱氏曰靡樂憂之甚也○蘇氏曰山則有櫟隰則有駮可以大國而獨無其人乎

山有苞棣〔音悌〕隰有樹檖〔音遂〕未見君子憂心如醉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毛氏曰棣唐棣也〔陸氏曰奧李也〕檖赤羅也〔釋文曰赤羅今楊檖也實似梨而小酢可食〕○李氏曰如醉憂又甚矣

秦之寡恩於晨風權輿二詩見之

晨風三章章六句

無衣刺用兵也秦人刺其君好呼報反攻戰亟欺冀反用兵而不與民同欲焉於虔反孔氏曰康公以文七年立十八年卒案春秋文七年晉人秦人戰于令狐十年秦伯伐晉十二年晉人秦人戰于河曲十六年楚人秦人滅庸見於經傳者已如是其好攻戰也

朱氏曰襄公以王命攘戎狄報君父之讎故征伐不休而詩人美之康公令狐河曲之戰修私怨逞小忿故好攻戰亟用兵而詩人刺之詩可以觀於此見矣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袍蒲毛反王于興師修我戈矛與子同仇

毛氏曰袍襺也襺古顯反孔氏曰玉藻云纊為襺縕為袍純著新綿名為襺雜用舊絮名為袍戈長六尺六寸矛長二丈○陳氏曰仇怨也○蘇氏曰古者君與民同其甘苦非謂其無衣也然有是袍也願與之同之故於王之興師也民皆自修其戈矛而與之同仇矣傷今無恩於民而用其死也秦本周地故其民猶思周之盛時而稱先王焉毛氏曰上與百姓同欲則百姓樂致其死○范氏曰豈曰無衣與子同袍者上與下之辭也王于興師修我甲兵與子同仇下與其上之辭也

豈曰無衣與子同澤王于興師修我矛戟與子偕作

鄭氏曰澤褻褻仙列反衣近汙垢朱氏曰澤裏也以其親膚近於垢澤故謂之澤汙音烏垢古口反戟車戟常也孔氏曰常長丈六○毛氏曰作起也

豈曰無衣與子同裳王于興師修我甲兵與子偕行

毛氏曰行往也

無衣三章章六句

渭陽康公念母也康公之母晉獻公之女文公遭驪驪力馳反姬之難難乃旦反未反而秦姬卒穆公納文公康公時為太子贈送文公于渭之陽念母之不見也我見舅氏如母存焉及其即位而作是詩也朱氏曰我見舅氏如母存焉蓋為康公之語

范氏曰見舅而思其母此人之情也人能充是心則孝亦無不至矣若康公者未能充之也然其以是心而作是詩亦足以爲孝矣黄實夫氏曰康公爲太子送舅氏而念母之不見是固良心也及其即位者是心而賦詩是以夫子有取焉而卒不能自克於令狐之役怨欲害乎良心也使康公知循是心養其端而充之則怨欲可消矣

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黄乘成證反

毛氏曰母之昆弟曰舅○鄭氏曰秦是時都雍至渭陽者蓋東行送舅氏於咸陽之地孔氏曰漢地理志云右扶風渭城縣故咸陽也其地在渭水之北○毛氏曰贈送也○董氏曰巾車金路以封同姓象路以封異姓革路以封四衛木路以封蕃國皆諸侯也故人君之車曰路車○毛氏曰乘黄四馬也朱氏曰乘黄四馬皆黄也○王氏曰至渭陽者送之遠也悠悠我思者思之長也路車乘黄瓊瑰玉佩者贈之厚也

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贈之瓊瑰玉佩瑰古回反

毛氏曰瓊瑰石次玉

渭陽二章章四句

權輿刺康公也忘先君之舊臣與賢者有始而無終也

於我乎夏屋渠渠今也每食無餘于嗟乎不承權輿

毛氏曰夏大也○孔氏曰夏〻至王肅云大屋崔駰七依說宮室之美云夏屋渠渠●蘇氏曰渠渠深廣○毛氏曰承繼也權輿始也輿音餘●朱氏曰言康公其初有渠渠之夏屋以待賢者而其後禮意寖衰供億寖薄賢者每食而無餘於是嘆之言不能繼其始也漢楚元王敬禮申公白公穆生穆生不耆酒元王每置酒嘗爲

穆生設醴及王戊即位常設後忘設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稱疾申公白公強起之曰獨不念先王之德歟今王一旦失小禮何足至此穆生曰先王之所以禮吾三人者爲道之存故也今而忽之是忘道也忘道之人胡可以處豈爲區區之禮哉遂謝病去此詩甚當之矣

於我乎每食四簋今也每食不飽于嗟乎不承權輿

孔氏曰簋是瓦器容斗二升方曰簠圓曰簋簠盛稻器也簋盛黍稷器也。朱氏曰四簋禮食之盛也

權輿二章章五句

秦國十篇二十七章百八十一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十一

陳

鄭氏詩譜曰陳者大皥虙戲氏之墟帝舜之胄有虞閼父者爲周武王陶正武王賴其利器用與其神明之後封其子嬀滿於陳孔氏曰左傳史趙云胡公不淫故周賜之姓使祀虞帝則胡公姓嬀武王所賜都於宛丘之側是曰陳胡公以備三恪孔氏曰鄭駁異義云三恪尊於諸侯平於二王之後樂記云武王未及下車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乃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投殷之後於宋則明陳與薊祝共爲三恪妻以元女大姬其封域在禹貢豫州之東其地廣平無名山大澤西望外方東不及明豬孔氏曰明豬尚書作盟豬即爾雅宋有孟諸是也大姬無子好巫覡禱祈鬼神歌舞之樂民俗化而爲之五世至幽公當厲王時政衰大夫淫荒所爲無度國人傷而刺之陳之

變風作矣。蘇氏曰陳之變風其原出於大姬蓋列國
之風皆有所自起方周之盛時王澤充塞其善者蔦於
善不善者以禮自將亦不至於惡其後周德既衰諸侯
各因其舊俗而增之善者因善以入於惡而不善者日
以益甚故晉以堯之遺風爲儉不中禮陳以大姬之餘
俗爲遊蕩無度亦理勢然也

宛丘刺幽公也淫荒昏亂游蕩無度焉孔氏曰幽公寧眞公子當厲王時

子之湯他郎反兮宛丘之上兮洵音荀有情兮而無望兮

李氏曰子稱幽公也。毛氏曰湯蕩也四方高中央下
曰宛丘孔氏曰李巡孫炎注尒雅皆云中央下郭璞曰宛丘謂中央隆峻狀。朱氏曰
言此人遊蕩於宛丘之上信有情思而可樂矣然無威
儀可瞻望也
湯雖訓蕩與徑斥爲淫蕩者辭氣緩急猶不同洵有
情兮而無望兮從容不迫而諷切之者深矣

坎苦感反其擊鼓宛丘之下無冬無夏值直置反其鷺羽

毛氏曰坎坎鼓聲。朱氏曰值植也。爾雅曰鷺舂鉏
陸璣云齊魯謂之舂鉏遼東樂浪謂之白鷺青脚頭上有長毛十數枚。毛氏曰鷺鳥之
羽可以爲翳。鄭氏曰翳舞者所持以指麾孔氏曰持鷺羽翳身而舞。朱氏曰言
無時不遇其出遊而舞於是也范氏曰冬夏祁寒大暑之時也人之遊樂於是
時必少息焉今也無冬無夏則其他時可知矣

坎其擊缶方有反宛丘之道無冬無夏值其鷺翿音導

毛氏曰盎烏浪反謂之缶孔氏曰離九三鼓缶而歌是樂器故六四樽酒簋貳用缶注云大臣以王命出會諸侯主國尊於簋副設玄酒以缶則又是酒器左傳襄九年宋災具綆缶則又是汲水之器然則缶可以節樂若今擊甌又可以盛水盛酒即今之瓦盆也翿翳也。爾雅翿作纛

宛丘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枌(符云反) 疾亂也幽公淫荒風化之所行男女棄其
舊業亟(欺冀反)會於道路歌舞於市井爾(孔氏曰應劭云古者二十畝為一井因為市交易出漢書食貨志一井八家〻有私田百畝公田十畝餘二十畝以為井竈廬舍據其交易之處在廬舍故言二十畝所)

東門之枌宛丘之栩(況甫反) 子仲之子婆娑(素何反)其下
毛氏曰枌白榆也栩杼也(辯見山有樞鴻羽) 東門宛丘國之交
會男女之所聚子仲陳大夫氏。張氏曰婆娑不必是
舞但裴徊翱翔之義士大夫之子不得過市今也遨遊
於市井中(毛氏曰婆娑舞也)
穀旦于差(初佳反) 南方之原不績其麻市也婆娑
毛氏曰穀善也。鄭氏曰差擇也績麻者婦人之事也

范氏曰市所以易貨聚民而婦人廢其紡績於是乎
婆娑。歐陽氏曰子仲之子常婆娑於國中樹下以相
誘說因道其相誘之語曰當以善旦期於國南之原野
下章又述其相約以往(范氏曰上荒人廢食而逆者是故君子勸於小人於所以愛日也今也民於善日則擇高明之地而荒樂焉) 。釋文曰差韓詩作嗟。董
氏曰說文引詩作市也㜑娑㜑古文作婆字
穀旦于逝越以鬷(子公反) 邁視爾如荍(祁饒反) 貽我握椒
毛氏曰逝往也。鄭氏曰越於鬷總也。毛氏曰邁行
也荍芘芣也(荍音翹陸璣云芘芣一名荊葵似蕪菁華紫綠色可食微苦)。孔氏曰
男女總眾而行往所會之處。鄭氏曰男女交會而相
說曰我視女之顏色美如芘芣之華然女乃遺我一握
之椒交情好也(孔氏曰椒之實芬香故以相遺)

東門之枌三章章四句

衡門誘（音酉）僖公也愿（音願）而無立志故作是詩以誘掖其君也（孔氏曰僖公孝幽公子○歐陽氏曰詩人以陳僖公其性不惡故可以勉進於善而惜其懦而无自立之志故作是詩以誘進之○董氏曰掖石經亦作）

衡門之下可以棲（音西）遲泌（悲位反）之洋洋可以樂（音洛）飢

毛氏曰衡門橫木為門言淺陋也（孔氏曰衡古文橫字故知衡門橫木為門門之深者有阿塾堂宇此惟橫木為之言其淺也）棲遲遊息也泌泉水也○朱氏曰洋洋水安流廣長之貌○歐陽氏曰衡門雖淺陋亦可以遊息於其下泌水洋洋然閑之而樂則亦可以忘飢言陳國雖小苟有意於立事則亦可以有為○釋文曰樂舊作樂曉詩本有作療

豈其食魚必河之魴（音房）豈其取（音娶）妻必齊之姜

山陰陸氏曰里語曰洛鯉河魴貴於牛羊則魴鯉乃魚之美者○鄭氏曰齊姜姓○歐陽氏曰其首章既言雖小亦有可為其二章三章則又言何必大國然後可為譬如食魚者凡魚皆可食若必待魴鯉則不食魚矣譬如取妻諸姓之女皆可取若待齊宋之族則不取矣是首章之意言小國皆可為而二章三章言大國不可待而得（蘇氏曰食魚必魴鯉取妻必姜子則終身有不獲者矣故獲其所有而為之以其至也卒天下之美无加焉不然有天下之至美而常挾不足以待之則終亦不為而已）

豈其食魚必河之鯉豈其取妻必宋之子

鄭氏曰宋子姓

衡門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池刺時也疾其君之淫昏而思賢女以配君子也

永嘉鄭氏曰觀夫雞鳴之詩其相警戒之言則閨門之
奧𥬇歌晤言固已以浸漬其君之心而革其惡此東門
之詩所以思賢女也 李氏曰自古之君脩身謹行而无流連荒亡之譏者非特有忠臣義
士亦由賢妃正女夙夜警戒以成其德周宣王之姜后齊桓公之衛姬楚莊王之樊姬是也不獨人君為然吳
許升少為博徒妻呂榮躬勤家業以奉養其姑數勸升修學升每有不善輒流涕進規榮父疾升乃呼榮欲改
嫁之榮歎曰命之所遭義無離貳終不肯歸升感激自厲乃尋師遠學遂以成名賢女之助如此

東門之池可以漚 烏豆反 麻彼美淑姬可與晤 五故反 歌

毛氏曰池城池也漚柔也 鄭氏曰於池中柔麻使可以緝績○孔氏曰謂漸漬使之
柔忍也 ○董氏曰周姬姓陳因元女以封故詩人猶言淑
姬孔氏以姬姜為婦人美稱於書無所考○鄭氏曰晤
猶對也言淑姬宜與對歌相切化也 孔氏曰傳以晤為遇釋言云遇偶也
亦為對偶之義 ○蘇氏曰陳君荒淫無度不可告語故其君子
思得淑女以化之於內婦人之於君子日夜處而無間
庶可以漸革其暴如池之漚麻漸漬而不自知也

東門之池可以漚紵 直呂反 彼美淑姬可與晤語

陸氏草木疏曰紵亦麻也宿根在地中至春自生不歲
種 范氏曰紵以當暑

東門之池可以漚菅 古顏反 彼美淑姬可與晤言

孔氏曰菅茅屬柔忍宜為索漚乃尤善菅者已漚之名
未漚則但名為茅也 范氏曰菅以為繩

東門之池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楊刺時也昏姻失時男女多違親迎 魚敬反 女猶有
不至者也

東門之楊其葉牂牂 子桑反 昬以為期明星煌煌 音皇

毛氏曰興也牂牂然盛貌○鄭氏曰親迎之禮以昏時○朱氏曰明星啓明也煌煌大明貌東門蓋此人親迎之所以其所見起興曰東門之楊則其葉牂牂矣昏以爲期而明星煌煌矣○毛氏曰昏以爲期明星煌煌期而不至也

東門之楊其葉肺肺（普貝反）昏以爲期明星晢晢（之世反）

毛氏曰肺肺猶牂牂也晢晢猶煌煌也

東門之楊二章章四句

墓門刺陳佗也陳佗無良師傅以至於不義惡加於萬民焉（朱氏曰陳佗文公子桓公鮑之弟也桓公疾病佗殺其太子免而代之桓公卒而佗立明年爲蔡人所殺此詩刺佗而追咎先君不能爲佗置良師傅以至於此也）

陳氏曰此詩雖以刺佗乃是耆舊之賢者備見始末追咎先君不能爲佗置良師傅致有弒逆之事也

墓門有棘斧以斯之（所宜反）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知而不已誰昔然矣

毛氏曰興也墓門墓道之門斯析也幽間（官閒）希行生此棘薪維斧可以開析之○蘇氏曰夫陳佗也○程氏曰人情不修治則邪惡生猶道路不修治則荊棘生故以興焉墓門有荊棘則當以斧斤開析之佗才不善宜得賢師良傅以道義輔正之今夫也不良衆皆知之而不去自昔誰如是乎由追咎自佗幼小不擇師傅致成其惡誰昔然矣猶云從來誰如是乎（蘇氏曰知而不之去昔誰爲此乎蓋歸咎桓公也○亦推曰誰昔二也）

墓門有梅有鴞（戶驕反）萃止（徂醉反）夫也不良歌以訊之訊予

不顧顛倒思予

毛氏曰鴞惡聲之鳥也孔氏曰鴞一名梟一名鵩[illegible]卬云五梟五鴟俗說以爲[illegible][illegible]土鴞非也○陸璣疏云鴞大如班鳩綠色入人家凶賈誼所賦鵩鳥是也萃集也訊告也釋文云韓詩云訊諫也○程氏曰前章言有棘言佗之不善後章言有梅深咎輔導之使然梅美木雖美木生墓門荊棘荒蕪之處則惡鳥萃矣雖有良心善性與不善人處則惡歸矣○朱氏曰夫也不良則有歌其惡以訊之者矣訊之而不予顧至於顛倒然後思予則豈有所及哉亦追咎之辭也

墓門幽深之地只其惡也墟墓之間荊棘最難去非用斧不足以除之佗之惡大矣非嚴師傅痛梏擊之亦莫能去其惡也墓門有梅有鴞萃止言佗之性質本非惡爲師傅所累也左傳載佗勸陳侯許鄭平親仁善鄰之言中於事理盖非昏愚者陳侯不許卒見侵伐既而徐思佗言循與鄭和遣佗往鄭涖盟佗與鄭伯盟歃如忘洩伯料其必不免者甚歲月纔數年爾而蠱惑變壞如是此詩人之所傷也

墓門二章章六句

防有鵲巢憂讒賊也宣公多信讒君子憂懼焉孔氏曰宣公拼曰莊

公[illegible]

防有鵲巢邛其恭反有旨苕徒彫反誰侜陟留反予美心焉忉忉都勞反

毛氏曰興也防邑也邛丘也後漢地理志陳縣注博物記曰邛地在縣北防亭在焉○孔氏曰鵲畏人而近之非邑有樹木則鵲不巢○

鄭氏曰旨美也長樂劉氏曰旨者地蔬則草美茂也○毛氏曰苕草也孔氏曰苕之華傳云苕陵苕此直云苕草彼陵苕好生下溼地此則生於丘上與此異也陸璣疏云苕〻饒也蔓生莖如勞豆而細葉似蒺藜而青其莖葉可生食如小豆藿也侜張誑也朱氏曰侜張欺誑也○朱氏曰忉忉憂勞之貌○歐陽氏曰譸言惑人非一言一日之致必由積累而成如卭之有鵲巢漸積構成之爾又如苕之饒蔓引牽連將及我也程氏曰有叢林之藪賢則謂巢之與人以有藪者則亦訴者至位言平廣之地則有美與與人以高明平夷則來善言○程氏曰侜謂譸張迂回誣罔人者必迂曲以致其惡予美心所賢者憂讒誣賢善也

中唐有甓蒲歷反卭有旨鷊五歷反誰侜予美心焉惕惕吐歷反

毛氏曰中中庭也唐堂塗也孔氏曰堂下至門之徑也甓令音零適都歷反爾雅曰瓴甋謂之甓郭璞曰甗甎也瓴音令甋音適主功甬反甗草㳟反○鷊綬草也陸璣疏曰鷊五色作綬文故曰綬草○程氏曰惕惕懼也○歐陽氏曰中唐有甓非一甓也亦以積累而成綬草雜衆色以成文猶多言交織以成惡義與貝錦同○董氏曰鷊舊作虉說文引詩亦爲虉

防有鵲巢二章章四句

月出刺好色也在位不好德而說音悅美色焉王氏曰詩所言者說美色而已然序必其不好德者子夏曰賢〻易色蓋說色如此喪其志矣未有能好德者也

月出皎兮佼古卯反人僚音了兮舒窈烏了反糾其趙反兮勞心悄七小反兮

毛氏曰興也皎月光也○孔氏曰佼好之人○朱氏曰窈幽遠也糾愁結也○毛氏曰悄憂也王氏曰悄言不說而悄默○朱氏曰當月出之時而思佼人之好欲一見之以舒窈

糾之情而不可得是以爲之勞心悄然也毛氏曰舒遲也窈糾舒之
姿○釋文六眗作皦曰本又作皎
月出皓胡老反兮佼人懰力久反兮舒懮於久反受兮勞心慅七老
反兮
董氏曰皓月光○蘇氏曰懰好也○朱氏曰懮受憂思
也蘇氏曰懮受舒之姿也○王氏曰慅言不安而騷動○釋文懰
作劉曰本又作懰
月出照兮佼人燎力召反兮舒夭於表反紹兮勞心慘七感反兮
董氏曰照月光之被物○蘇氏曰燎明也董氏曰燎則其光与月並
○朱氏曰夭紹糾緊之意○王氏曰慘言不舒而幽慼
此詩用字聱牙意者其方言故
月出三章章四句

株陟朱反林刺靈公也淫乎夏户雅反姬驅馳而往朝夕不休
息焉鄭氏曰夏姬陳大夫妻夏徵舒之母鄭女也徵舒字子南夫字御叔○孔氏曰靈公平国共公子楚語云昔陳徇叔娶於鄭穆公女生子南子南之母亂陳而亡之宣九年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国傳曰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於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汝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廄射而殺之
胡爲乎株林從夏南匪適株林從夏南
毛氏曰株林夏氏邑也夏南夏徵舒也孔氏曰徵舒以氏配字謂之夏南楚殺徵舒左傳謂之戮夏南實從夏南之母言從夏南者婦人夫死從子夏南爲其家主故以夏南言之
駕我乘繩證反馬說始銳反于株野乘我乘駒朝食于株
鄭氏曰說舍也馬六尺以下爲駒○釋文駒作驕曰晉
駒沈云或作駒字是後人改之皇皇者華篇內同
首章鄭氏文義皆善但不當以爲靈公觝拒之辭彼
相戲於朝猶不知耻亦何觝拒之有蓋國人問靈公

胡爲乎株林而從夏南乎詩人則爲之隱曰靈公非適株林從夏南乃他有所往爾然而駕我乘馬則舍于株野矣乘我乘駒則又食于株矣雖欲爲之隱亦不可得也

株林二章章四句

澤陂（彼皮反） 刺時也言靈公君臣淫於其國男女相說憂思（息嗣反）感傷焉

王氏曰東門之枌宛丘之應也澤陂株林之應也

彼澤之陂有蒲與荷（音何）有美一人傷如之何寤寐無爲涕（他弟反）泗（音四）滂（普光反）沱（徒何反）

毛氏曰興也。董氏曰傳曰澤水之鍾也。毛氏曰陂澤障也（孔氏曰澤障謂澤水之岸）。說文曰蒲者似莞而褊有脊滑柔而溫（爾雅曰莞苻蘺疏曰本草云白蒲一名苻蘺楚謂之莞蒲）。毛氏曰荷芙（音符）蕖（其居反）也（爾雅曰荷芙蕖其莖茄其葉蕸其本蔤其華菡萏其實蓮其根藕郭璞曰荷別名芙蓉江東呼荷蔤莖下白蒻在泥中者蓮謂房也〇茄古牙反蕸音遐蔤亡筆反蒻音若藕五口反）。鄭氏曰寤覺（音教）也。毛氏曰自目曰涕自鼻曰泗。孔氏曰目涕鼻泗俱下滂沱然。蘇氏曰婦人之色如蒲荷之美思而不見故憂傷涕泗也。孔氏曰樊光注爾雅引詩有蒲與茄

彼澤之陂有蒲與蕑（古顏反）有美一人碩大且卷（其員反）寤寐無爲中心悁悁（烏玄反）

毛氏曰蕑蘭也。蘇氏曰卷好也。毛氏曰悁悁猶悒悒也

彼澤之陂有蒲菡（戶感反）萏（大感反）有美一人碩大且儼（魚撿反）

寤寐無爲輾（張輦反）轉伏枕

毛氏曰菡萏荷華也。李氏曰儼者容貌儼然也（毛氏曰儼矜莊貌）。朱氏曰輾轉伏枕臥而不寐思之深且久也

變風始於雞鳴終於澤陂凡一百二十八篇而男女夫婦之詩四十有九抑何多耶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男女者三綱之本萬事之先也正風之所以爲正者舉其正者以勸之也變風之所以爲變者舉其不正者以戒之也道之升降時之治亂俗之汙隆民之死生於是乎在録之煩悉篇之複重亦何疑哉（澤陂三章章六句○陳國十篇二十六章百二十四句）

卷末

檜

鄭氏詩譜曰檜者古高辛氏火正祝融之墟（孔氏曰左傳梓慎云鄭祝融之墟也鄭滅檜而處之故知檜是祝融之墟）國在禹貢豫州外方之北滎波之南居溱洧之間祝融高辛氏名黎其後八姓惟妘姓檜者處其地焉（孔氏曰祝融重黎也重黎之弟吳回生陸終陸終生子六人四曰會人筞出本會人即檜之祖也○釋文曰王肅云周武王封祝融之後於濟洛河潁之間爲檜子）周夷王厲王之時檜公不務政事而好絜衣服大夫去之於是檜之變風始作（孔氏曰案鄭語史伯於幽王之世爲桓公謀滅虢檜云鄶仲恃險羔裘之作在檜仲之前不知其幾世也）其國北鄰於虢

檜至平王之初武公滅之其風之變固在於東遷之前然未必知其爲夷厲之世也

羔裘大夫以道去其君也國小而迫君不用道好絜其衣服逍遙遊燕而不能自強於政治故作是詩也（范氏曰君有過則諫諫而不聽則去為臣之道也。鄭氏曰以道去其君者三諫不從待放於郊得玦乃去。孔氏曰公羊傳曰古者大夫已去三年待放范甯曰君賜之環則還賜之玦則往荀卿云召人以環絶人以玦玦古穴反。黃氏張氏曰羔裘之詩言其所事惟在於衣服之間則其不能自強於政治可知矣）

羔裘逍遙狐裘以朝（直遙反）豈不爾思勞心忉忉（音刀）

毛氏曰羔裘以遊燕狐裘以適朝（鄭氏曰諸侯之朝服緇衣羔裘。蘇氏曰錦衣狐裘其所以朝天子之服也）。范氏曰急於遊燕而怠於政治此賢人所以去也夫忠臣之事君言不用而去之不得已也其心豈捨君哉故曰豈不爾思勞心忉忉（朱氏曰孟子去齊其心蓋如此）

羔裘翺翔狐裘在堂豈不爾思我心憂傷

鄭氏曰翺翔猶逍遙也。毛氏曰堂公堂也

羔裘如膏（古報反）日出有曜（羊照反）豈不爾思中心是悼

朱氏曰羔裘之色潤澤如脂膏所漬日出照之則有光曜（毛氏曰日出照曜然後見其如膏）

羔裘三章章四句

素冠刺不能三年也（朱氏曰喪礼為父為君斬衰三年為母齊衰三年。毛氏曰子夏三年之喪畢見於夫子援琴而絃衎衎而樂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夫子曰君子也閔子騫三年之喪畢見於夫子援琴而絃切切而哀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過也夫子曰君子也子路曰敢問何謂也夫子曰子夏哀已盡能引而致之於礼故曰君子也閔子騫哀未盡能自割以禮故曰君子也夫三年之喪賢者之所輕不肖者之所勉）

庶見素冠兮棘人欒欒（力端反）兮勞心慱慱（徒端反）兮

毛氏曰庶幸也素冠練冠也（孔氏曰素白也此冠練布使熟其色益白喪禮至朞而練至祥乃除而後常服此冠故為練冠也）棘急也（朱氏曰喪事欲其總總爾哀遽之狀也）欒

欒欒瘠貌慱慱憂勞也。張氏曰不能三年不期而除則未始用練冠曾氏曰不能三年雖不知爲服歲月然宰我謂鑽燧改火期可已矣齊宣王曰爲期之喪猶愈於已乎古之不能三年者意皆如此詩人思見練冠蓋當時止爲一歲服歟。范氏曰檜當夷厲之時已如此則孔子孟子之世可知也。董氏曰棘人崔靈恩集注作悈人說文欒作臠

庶見素衣兮我心傷悲兮聊與子同歸兮

毛氏曰素冠故素衣也。朱氏曰與子同歸言其愛慕之辭也

庶見素韠音畢兮我心蘊於粉反結兮聊與子如一兮

朱氏曰韠蔽膝也以韋爲之冕服謂之韍其餘曰韠韠從裳色素衣素裳則素韠也蘊結者思之不解也與子如一甚於同歸矣

鄭康成王肅皆以素冠爲大祥之冠蓋引喪服小記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之文其說誤矣唯其不能三年是以悲傷不見既練之冠若除喪之縞冠雖使短喪其除之也蓋亦服是冠矣至於二章之素衣鄭說猶不通朝服緇衣素裳初無素衣之制遂轉衣爲裳其牽合益甚矣三章之素韠於既練之服雖無所考觀詩者當亦得其大意不必委曲瑣細拘於禮文況爲鄭說者既曰衣者衣裳之大名則爲毛說者亦曰韠從裳色衣裳既素則必有素韠豈不可乎孔氏又謂經傳未有以布爲素者殊不知經傳以色白爲素如繪事後素之類多矣不必專以帛爲素也

素冠三章章三句

隰有萇楚[illegible]疾恣（姿利反）也國人疾其君之淫恣而思無情慾者也

隰有萇楚（[illegible]）猗（於可反）儺（乃可反）其枝夭（於驕反）之沃沃（烏毒反）樂（音洛）子之無知

毛氏曰萇楚銚（音遙）弋也（孔氏曰郭璞云今羊桃也或曰鬼桃陸璣疏云葉長而狹華紫赤色其枝莖弱過一尺引蔓于草上）○孔氏曰猗儺然枝條柔弱○毛氏曰夭少也○呂氏曰萇楚始生猶能自立然枝榦柔弱至于長則引蔓于草上則既長不如初生之自立故引以爲喻

隰有萇楚猗儺其華夭之沃沃樂子之無家

鄭氏曰無家謂無夫婦室家

隰有萇楚猗儺其實夭之沃沃樂子之無室

朱氏曰無室猶無家也

夭如厥草惟夭之夭謂萇楚始生之時也隰有萇楚猗儺其枝柔弱牽蔓蓋如人之多慾者矣反思始萌其牙未有牽蔓之時生意沃沃然蓋甚可愛也此所謂赤子之心也此檜君未有知識未有室家之時也曰無知無家無室者蓋疾其君之多慾故其辭過而激

隰有萇楚三章章四句

匪風思周道也國小政亂憂及禍難（乃旦反）而思周道焉

匪風下泉思周道之詩獨作於曹檜何也曰政出天子則強不陵弱各得其所政出諸侯則從發之煩共億之困侵伐之暴唯小國偏受其害所以睠懷宗周

爲獨切也戰國時房喜謂韓王曰大國惡有天子而小國利之以此二詩驗之其理益明賈誼欲衆建諸侯而少其力雖其言略而不精亦可謂少知治體矣

匪風發兮匪車偈兮起竭反顧瞻周道中心怛兮都達反

毛氏曰發發飄風非有道之風偈偈疾驅非有道之車前漢王吉治韓詩上昌邑王疏曰詩云匪風發兮匪車偈兮說曰是非古之風也發發者是非古之車也揭揭者蓋傷之也。程氏曰匪風不和之風匪車無法之車。鄭氏曰回首曰顧。朱氏曰周道適周之路也。毛氏曰怛傷也。范氏曰匪風發兮匪車偈兮猶惡政之及民也張氏曰人之不安常如在風中車上。程氏曰顧瞻戀思而傷怛也朱氏曰顧瞻周道而思王室。前漢王吉引詩偈作揭怛作制

匪風飄符遙反兮匪車嘌匹遙反兮顧瞻周道中心弔兮

毛氏曰回風曰飄孔氏曰回風旋風也嘌嘌無節度也弔傷也

誰能亨普庚反魚溉古愛反之釜符甫反鬵音尋誰將西歸懷之好音

毛氏曰溉滌徒歷反也鬵釜屬孔氏曰釋器云䰝謂之鬵孫炎曰關東謂甑爲鬵然則鬵是甑亨魚用釜不用甑雙舉者以其俱是食器故連言之耳。䰝昝陵反甑同音。鄭氏曰檜在周之東故言西歸孔氏曰於時檜在滎陽周都豐鎬周在於西。程氏曰魚美好之物人所欲與善政人所思。朱氏曰誰能亨魚乎有則我願爲之溉其釜鬵誰將西歸乎有則我願慰勞之以好音而勉之言有能與周道者則已將歸之也毛氏曰亨魚煩則碎治民煩則散知亨魚則知治民矣。張氏曰溉之釜鬵欲治民不煩也溉沃之使水多也水寬則魚不壞政亦務寬

匪風三章章四句

檜國四篇十二章四十五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十四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十五

曹

鄭氏詩譜曰曹者禹貢兗州陶丘之北地名周武王既定天下封弟叔振鐸於曹今曰濟陰定陶是也其封域在雷夏菏澤之野昔堯嘗遊成陽死而葬焉舜漁於雷澤民俗始化其遺風重厚多君子務稼穡薄衣食以致蓄積夾於魯衛之間又寡於患難末時富而無教乃更驕侈十一世當周惠王時政衰昭公好奢而任小人曹之變風始作

蜉音浮蝣音由刺奢也昭公國小而迫無法以自守好奢而任小人將無所依焉孔氏曰昭公班以魯閔公元年即位僖七年卒。陳氏曰有法則儉無法則奢儉則寡欲寡欲則小人無所假奢則多欲多欲則小人得以中其欲而自售小人得志則其國家必有危亡之禍而

沵致禍之人亦且立而觀之耳因而擬之耳孰與圖其難而共其憂哉○釋文無昭公字曰一本作昭公國小而迫寀鄭譜云昭公好奢而任小人曹之變風始作又云蜉蝣至下泉四篇共公時作未詳其正今諸本此序多無昭公字

蜉蝣之羽衣裳楚楚心之憂矣於我歸處

毛氏曰興也蜉蝣渠略也朝生夕死孔氏曰蜉蝣郭璞曰似蛣蜣有角黃黑色陸璣云甲下有翅能飛夏月陰雨時地中出○蛣起吉反蜣音羌楚楚鮮明貌○鄭氏曰喻昭公之朝徒整飾其衣裳不知君臣死亡無日如渠略然朱氏曰蜉蝣之羽翼猶人衣裳之楚楚然也然朝生暮死蓋以比人之玩細娛而無遠慮者耳○說文楚楚作𪓐𪓐

蜉蝣之翼采采衣服心之憂矣於我歸息

程氏曰采采華飾

蜉蝣掘求物反閱音悅麻衣如雪心之憂矣於我歸說音稅

孔子曰此蟲土裏化生掘閱者言其掘地而出形容鮮閱也閱者悅懌之意○鄭氏曰麻衣探衣也孔氏曰玉藻說諸侯之禮云夕深衣○毛氏曰如雪言鮮潔○鄭氏曰說猶舍息也○說文掘作堀

曹之賢者見其君危亡將至猶驕淫自喜而莫可告語也曰吾憂吾君危亡近在旦夕儻無所依其於我歸處乎蓋欲如楚芋尹申亥舍靈王於家之為也彼曹君方潔其衣服志氣揚揚而賢者已憫之如亡國喪家之人可哀也哉表記曰君子不以口譽人則民作忠故君子問人之寒則衣之問人之飢則食之稱人之美則爵之國風曰心之憂矣於我歸說雖別有所指然文義正如此也

蜉蝣三章章四句

候人刺近小人也共(音恭)公遠(于萬反)君子而好近小人焉(孔氏曰共公名襄昭公子)

彼候人兮何(何可反)戈與祋(都外反)彼其(音記)之子三百赤芾(音弗)

毛氏曰候人道路送迎賓客者(孔氏曰夏官候人上士六人下士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身荷戈祋謂候人之屬非候人之官長也)何揭也(孔氏曰儋揭也)。孔氏曰禮疏曰戈鉤子戟也如戟而横安刃但頭不嚮上爲鉤也直刃長八寸横刃長六寸刃下接柄處長四寸並廣二寸(周禮冬官戈柲六尺有六寸注云柲猶柄也。柲音祕)。毛氏曰祋殳也(孔氏曰考工記殳長尋有四戈殳俱是短兵祋字從殳故知祋爲殳也)賢人之官不過候人彼曹朝也。鄭氏曰之子是子也。毛氏曰芾韠也(孔氏曰芾是配冕之服形制同於韠祭服謂之芾他服謂之韠)一命緼(郎李反)芾黝(於糾反)珩(音衡)再命赤芾黝珩三命赤芾葱珩大夫以上赤芾乘軒(左傳曰晉文公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且曰獻狀)。孔氏曰賢者不過候人是遠君子也曹朝三百人皆服赤芾是其近小人也諸侯之制大夫五人今有三百赤芾愛小人過度也。董氏曰崔靈恩集注作何戈與綴鄭康成於樂記引詩亦曰何戈與綴綴表也說文曰高懸羊皮以驚牛馬曰祋則以祋爲表矣

維鵜(徒低反)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尺證反)其服

毛氏曰鵜洿澤也(孔氏曰鵜水鳥形如鶚而極大喙長尺餘鵜下胡大如數升囊郭璞曰今之鵜鶘也好羣飛入水食魚故名洿澤)梁水中之梁。歐陽氏曰此鵜當居泥水中以自求魚而食今乃邈然高處魚梁之上竊人之魚以食而得不濡其翼咮如彼小人竊祿於高位

而不稱其服也．

維鵜在梁不濡其咮(步救反)彼其之子不遂其媾(古豆反)

毛氏曰咮喙也媾厚也．張氏曰不遂其媾不稱其寵

待也今人謂遂意亦曰稱意

薈(烏會反)兮蔚(於貴反)兮南山朝隮(子兮反)婉(於阮反)兮孌(力轉反)兮

季女斯飢

程氏曰薈蔚草木之盛鬱茂之狀。張氏詩曰林木南

山薈蔚時工斤樵斧競朝隮舉知趨利青冥上不念幽

居季女飢(陳氏曰壯者趨利於山則弱女飢窮於室小人肆志於上則君子困窮于下)。董

氏曰薈集注作嬒孌作嫡說文同

候人四章章四句

鳲(音尸)鳩刺不壹也在位無君子用心之不壹也

鳲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

結兮

毛氏曰興也鳲鳩秸(於八反)鞠也(李氏曰鳲鳩爾雅以為秸鞠方言以為戴勝今乃鵖鴔也)鳲鳩之養其子朝從上下暮從下上平均如一。

鄭氏曰淑善也．廣漢張氏曰結云者實而不它也(孔氏曰謂堅牢不散如物之裹結)。陳氏曰君子動容貌斯遠暴慢正顏

色斯近信出辭氣斯遠鄙倍其見於容貌顏色辭氣之

間有常度矣豈固為是拘拘者哉蓋和順積中而英華

發外是以由其威儀於外則其心如結於內者從可

知也。董氏曰崔靈恩集注作其義一兮

鳲鳩在桑其子在梅淑人君子其帶伊絲其帶伊絲其弁

伊騏(音其)

毛氏曰飛在梅也。鄭氏曰其帶伊絲謂大帶也大帶用素絲有雜色飾焉孔氏曰玉藻云雜帶君朱綠大夫玄華是有雜色飾。毛氏曰弁皮弁也騏騏文也孔氏曰馬之青黑色謂之騏此字從馬則謂弁色如騏馬之文也顧命云四人騏弁執戈注云青黑曰騏弁類多矣知此是皮弁者以其韋弁以即戎冠弁以從禽弁絰又是弔凶之事且不得與絲帶相配唯皮弁是視朝之常服。孔氏曰鳲鳩常言在桑其子每章異木言子自飛去毋常不移也蘇氏曰從其在梅則失其在棘從其在棘則失其在榛是以居一以俟之而無不及者。李氏曰若毋無常處則其子不知所在。

朱氏曰其帶伊絲其弁伊騏言有常度不差忒也。周禮弁師注大鄭引詩作其弁伊綦

鳲鳩在桑其子在棘淑人君子其儀不忒他得反其儀不忒正是四國

朱氏曰忒差忒也有常度而其心一故義不忒儀不忒則足以正四國矣大學傳曰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後民法之也

鳲鳩在桑其子在榛側巾反淑人君子正是國人正是國人胡不萬年

榛解見定之方中。鄭氏曰胡不萬年人欲其壽考。李氏曰四方之遠猶且觀而象之況國人安得不祝而頌之乎

鳲鳩四章章四句

下泉思治也曹人疾共公侵刻下民不得其所憂而思明王賢伯也

程氏易剝上九傳曰諸陽消剝已盡獨有上九一爻尚存如碩大之果不見食將有復生之理上九亦變則純

陰矣然陽無可盡之理變於上則生於下無間可容息
也陰道極盛之時其亂可知亂極則自當思治故衆心
願戴於君子君子得輿也詩匪風下泉所以居變風之
終也(陳氏曰亂極而不治變極而不正則天理滅矣人道絕矣聖人於變風之極則係之以思治之詩以
示循環之理以言亂之可治變之可正也)
匪風下泉雖皆思周道之詩然匪風作於東遷之前
此一時也下泉作於齊桓之後此又一時也
洌(音列)彼下泉浸彼苞稂(音郎)愾(苦愛)我寤嘆念彼周京
毛氏曰興也洌寒也下泉泉下流也。王氏曰苞叢生
也。毛氏曰稂童粱(孔氏曰稂一名童粱是禾之秀而不實者)。鄭氏曰愾
嘆息之意寤覺也。孔氏曰周京與京周京師一也因
異章而變文耳。程氏曰泉之潤物猶政令膏澤之及
人泉寒洌則不能潤物在下則不能及物浸漬則害物
苞叢生之茂者乃反害之是皆不得其所也慨然既寤
而嘆念周道之衰也所謂思明王之時也。釋文浸作
寖曰本又作浸
洌彼下泉浸彼苞蕭愾我寤嘆念彼京周
毛氏曰蕭蒿也(山陰陸氏曰即白蒿葉白莖粗科生多者如數十莖有香氣故祭祀以脂爇之)
洌彼下泉浸彼苞蓍(音尸)愾我寤嘆念彼京師
朱氏曰蓍筮草也(陸璣疏曰似藾蕭青色科生)。京師解見公劉
芃芃(薄工反)黍苗陰雨膏(古報反)之四國有王郇(音荀)伯勞(力報反)
之
毛氏曰芃芃美貌郇伯郇侯也(孔氏曰左傳富辰稱畢原酆郇文之昭也據是
伯爵故言郇伯郇侯也。鄭氏曰郇伯故方伯之有功者)。朱氏曰黍苗既芃芃然

矣而又有陰雨以膏之四國既有王矣而又有郇伯以
勞之傷今之不然也曽氏曰四國有明王郇伯又勞之今咸無焉
下泉四章章四句
曹國四篇十五章六十八句
吕氏家塾讀詩記卷第十五

吕氏家塾讀詩記卷第十六

豳

鄭氏詩譜曰豳者后稷之曽孫曰公劉者自邰而出所
徙戎狄之地名今屬右扶風栒邑孔氏曰周本紀云舜封后稷于邰杜預云
豳在新平漆縣東北邰今始平武功縣所治臺城是也邰近而豳遠從內出外故言出公劉以夏
后太康時失其官守竄於此地猶修后稷之業勤恤愛
民民咸歸之而國成焉孔氏曰國語云昔我先王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棄稷
不務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竄於戎狄之間不窋后稷之子也韋昭注國語以爲不窋當太康之時公劉
乃不窋之孫不應亦當太康之世其封域在禹貢雍州岐山之北原隰
之野孔氏曰大王始入居岐之陽明豳在岐山之北公劉之篇說公劉之居豳度其原隰以治田是豳居原
隰之野至商之末世大王又避戎狄之難而入處於岐陽
成王之時周公居東思公劉居豳自憂念民事至苦之功

以比序已志故别其詩以爲豳國變風焉（孔氏曰周公王朝卿士不得專名一國因其上陳豳公故爲豳之變風。釋文曰周公遭流言居東作七月之詩成王悟而迎之以爲太平故大師述其詩爲豳國之風焉。）文中子程元問曰敢問豳風何風也文中子曰變風也元曰周公之際亦有變風乎君臣相誚其能正乎成王終疑則風遂變矣非周公至誠其孰能卒正之哉元曰居變之、末何也曰夷王以下變風不復正乎夫子蓋傷之也故終之以豳風言變之可正也唯周公能之故繫之以正變而正危而克扶終始不失其本其惟周公乎。繫之豳遠矣哉（劉氏曰豳風者名之爲豳實周公詩耳周者畿内國也畿内諸侯上繫於王不得國別風也何不繫於魯二者伯禽封耳周公不之魯也周公作詩意在於豳而周公之詩無所可繫故因謂之豳也何以不列之於雅曰列之於雅是爲變雅成王雖始疑周公而終任之君臣之道亦無間矣君子成人之美故不使成王之世有變雅之聲而編别其詩使還周公也。）

范氏曰豳居於風雅之間何也風之所爲終而雅之所爲始也變風終於曹思明王賢伯之不可得於是次之以豳反之於周公而後至於鹿鳴言周之所以盛者由周公也

七月陳王業也周公遭變故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也（鄭氏曰周公遭變者管蔡流言）

程氏曰七月大意憂患深遠不惟豳風當如此又成王中變自然發起周公言終久意思此詩欲成王知先公先王致王業之由民之勞力趨時稼穡之艱難如此此詩多陳節物大要言歲序之遷人事當及時耳所言或與月令異者月令多舉其始此但言其有時不必始有也（朱氏曰使成王知其積累之艱難如此而思奉承之不易且以見己之所以當國而不辭之意。王

氏曰仰觀星日霜露之變俯察昆蟲鳥草木之化以知天時以授民事女服事乎內男服事乎外上以誠愛下下以忠利上父父子子夫夫婦婦養老而慈幼食力而助弱其祭祀也時其燕饗也節此七月之義也。後漢王充潛夫論曰七月之詩大小教之終而復始由此觀之人固不可恣也（揚氏曰先王之政使民男女終歲勤動未常休也至淫僻之心何自萌蘖哉而獻享之禮孝愛之誠隆於自然此所以皡皡莫知為之者也周公陳王業之致特在乎此後之有天下者宜審也）。揚氏曰七月備言田桑之事以其興本於是故也。長樂劉氏曰此詩所記苟非井邑其民鄉黨其教各有正長部分司其歲功未易集也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觱（音必）發二之日栗烈無衣無褐（音曷）何以卒歲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音[illegible]）彼南畝田畯（音俊）至喜。

張氏曰七月之詩皆以夏正為斷（[illegible]氏曰此詩月數皆以人正為紀。范氏曰何以卒歲則又見二之日為歲之終也）。毛氏曰火大火也流下也（公羊傳曰大辰者大火也何休注大火謂心。孔氏曰左傳張趯曰火星中而寒暑退服虔云火大火心也季冬十二月平旦正中在南方太寒退季夏六月黃昏火星中大暑退。左傳又曰火猶西流謂火下為流。朱氏曰火以六月之昏加於正南午位當東西之中至七月之昏則下而西流矣）九月霜始降可以授冬衣矣一之日十之餘也一之日周正月也二之日殷正月也（孔氏曰一之日一之日猶言一月之日二月之日故傳言一之日者是乃十外之餘謂數從一起而終於十更有餘月還以一二紀之也周正月斗建子之月也殷正月斗建丑之月也。鄭氏曰一之日猶云冬之日夏之日也。朱氏曰周之先公已用此以紀候。張氏曰言月及言日別無義例只是文順）觱發風寒也栗烈寒氣也（王氏曰風而寒尚非其至也無風而寒於是為至）。鄭氏曰褐毛布也（孔氏曰褐賤者所服今夷狄作褐皆織毛為之）卒終也。毛氏

曰三之日夏正月也孔氏曰斗建寅之月也豳土晚寒于耜始修
耒耜也孔氏曰月令季冬命農脩耒耜孟春天子親耕帝籍豳土寒晚温亦晚故脩耒耜始耕皆校中國一月也于耜爲於四之日周四月也孔氏曰夏之二月斗建卯之月也民無不
舉足而耕矣。程氏曰同我婦子我婦我子同來致餉
也。毛氏曰饁饋也田畯田大夫也孔氏曰釋言云畯農夫也孫炎曰農夫田官也郭璞曰今之嗇夫是也。鄭氏曰此章陳人以衣食爲急餘
章廣而成之。程氏曰歲過中而行暮矣當有卒歲之
具禦冬之備故以七月流火爲首張氏曰周人農事有豫七月之詩常於半年前提撕故類舉七月爲言。范氏曰七月陰氣始盛而寒將至九
月則不可無衣矣。鄭氏曰此二正之月人之無衣無
褐將何以卒歲乎朱氏曰言所以授衣爲其故也。范氏曰孔子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先王教民農桑以爲衣食非以充欲所以備患也是故將言衣之本則著寒之備。歐陽氏曰農

夫在田婦子往饋田大夫見其勤農樂業而喜孔氏曰周公陳先公在豳教民周備使衣食充足寒暑及時民奉上教知其早晚各自勸勉以勤事業故同我婦子饁彼南畝及嗟我婦子曰爲改歲此述民人之志非序先公號令之辭。范氏曰民生本乎衣
食天下之務莫實於此矣禮義之所以起孝悌之所以
生教化之所以成人情之所以固也故勤儉之俗莫如
豳風。董氏曰觱發說文作滭泼栗烈集注作栗冽按
冽從火不得爲寒氣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女執懿筐遵彼
微行爰求柔桑春日遲遲采蘩祁祁巨之反女心傷悲殆及
公子同歸

鄭氏曰載則也陽温也。毛氏曰倉庚離黃也孔氏曰即鶬鶊黃鳥也懿筐深筐也。朱氏曰遵循也。毛氏曰微行墻

下徑也五畝之宅樹之以桑。鄭氏曰柔桑穉桑也蠶始生宜穉桑也。毛氏曰遲遲舒緩也孔氏曰遲遲者日長而暄之意人在陽則舒在陰則慘遇春暄則四體舒泰覺晝景之稍長謂日行遲故以遲遲言之蘩繁皤蒿也所以生蠶。孔氏曰白蒿所以生蠶今人猶用之山陰陸氏曰今洗蠶種尚用蒿祁祁衆多也程氏曰韓奕諸娣從之祁祁如雲傷悲感事苦也春女悲秋士悲感其物化也孔氏曰既感事苦又感陽氣。程氏曰殆庶幾也。孔氏曰公羊傳說築王姬之館云於羣公子之舍則以卑矣是諸侯之女稱公子也婦人謂嫁曰歸。鄭氏曰七月流火九月授衣將言女功之始故又本於此。王氏曰以九月授衣也故春日載陽則求桑而蠶。孔氏曰春日則以温矣又有鳴者是倉庚也於此之時女執持深筐循彼微細之徑求柔穉之桑以養新生之蠶因言

養蠶之時女有傷悲之志更本之言春日遲遲然而舒緩采蘩者祁祁然而衆多女心感蠶事之勞苦時物之變化皆傷悲有與公子同嫁之志程氏曰再言春日遲遲者此道人情之感時也女勤力蠶事蓋所以爲衣裳之備庶幾得如富貴之子及時而行之。朱氏曰殆及公子同歸見其上下之情交相忠愛如此。張氏曰此章次於耕事者重昏嫁本人情范氏曰男莫不耕女莫不蠶則衣食之本立矣昏姻以時則男女正矣。釋文殆作迨曰音待始也

七月流火八月萑户官反葦韋鬼反蠶月條他彫反桑取彼斧斨七羊反以伐遠揚猗於宜反彼女桑七月鳴鵙圭覓反八月載績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爲公子裳

毛氏曰薍五患反爲萑葭音加爲葦孔氏曰釋草云薍似葦而小者初生者爲菼長大爲薍成則名爲萑初生爲葭長大爲蘆成則名爲葦豫畜萑葦可以爲曲也孔氏

曰月令季春云具曲植籧筐注云曲薄也植槌也薄用萑葦爲之○植直吏反槌直追反○程氏曰
蠶月當蠶長之月也計歲氣之早晚不可指定幾月也
王氏曰蠶月非一月故不指言某月○鄭氏曰條桑枝落之采其葉也○
毛氏曰斨方銎曲容反也孔氏曰破斧傳曰隋銎曰斧方銎曰斨然則斨即斧也唯銎孔
異耳遠枝遠也揚條揚也孔氏曰遠者謂長枝去人遠也揚謂長條揚起者皆手所不及
故枝落之而采其葉角而束之曰猗鄭氏曰女桑少枝長條不枝落者束而采之○孔氏曰左傳
云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掎之然掎角皆遮截束縛之名也故云角而束之曰猗○董氏曰齊詩猗彼女桑
作掎蓋掎而束也毛傳亦曰角而束之則毛亦爲掎也○蘇氏曰取葉存條曰猗二長也葉盡則條猗猗其長
也女桑荑徒兮反桑也郭璞曰今俗呼小而長條謂之女桑孔氏曰女是人之弱者女桑柔
桑也○鵙伯勞也鄭氏曰伯勞鳴將寒之候也五月則鳴豳地晚寒鳥物之候從其氣焉○孔氏
曰豳處西北寒氣之來大率晚耳八月其穫七月食瓜八月剝棗九月肅霜十月滌場如此之類皆與中國異
也○孔氏曰績緝麻之名○毛氏曰玄黑而有赤也朱

深纁也祭服玄衣纁裳孔氏曰易下繫云黃帝堯舜垂衣裳蓋取諸乾坤注云乾爲天
坤爲地天色玄地色黃故玄以爲衣黃以爲裳象土寄位於南方南方故云用纁是祭服用玄衣纁裳之義考工
記鍾氏則染纁術也染玄則史傳闕○王氏曰周官染人秋染夏夏五色也蓋於是時也五色皆可以染故載
玄載黃我朱孔陽爲公子裳也陽明也孔氏曰謂朱色光明○鄭氏曰七月流火
將言女工自始至成故亦又本於此○孔氏曰民知將
寒之候八月萑葦既成畜之以擬蠶用○程氏曰蠶長
之月當枝落桑則用斧斨亦預備其器具也伐遠揚猗
女桑皆用斧斨○毛氏曰七月鳴鵙八月載績絲事畢
而麻事起矣○朱氏曰凡此女功之所成者皆染之或
玄或黃而其朱者尤鮮明王氏曰染以朱孔陽爲難言我朱孔陽則玄黃不足道也
○程氏曰蓋所以供公上爲公子之衣裳故也爲公子
裘獻豣于公皆此義也民之知義如此則美俗成矣

曰我朱孔陽則已欲爲公子裳取彼狐貍則己欲爲公子裘春日遲遲采蘩祁祁則殆及公子同歸民愛幽公侍之如家人其愛之深如此。李氏曰豈非至誠惻怛之意上以是施之下以是報之乎言裳而不及衣特其韻耳

八月載績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爲公子裳孔穎達謂
績麻爲布民自衣之玄黃之色施於祭服朱則爲公
子之裳非也古者冕用麻而服用絲如玄冕豈不用
玄乎

四月秀葽於遙反五月鳴蜩徒彫反八月其穫戶郭反十月隕于敏反
蘀音託一之日于貉戶各反取彼狐貍力之反爲公子裘二之
日其同載纘子管反武功言私其豵子公反獻豜古牽反于公
毛氏曰不榮而實曰秀葽葽草也爾雅釋草云華榮也木謂之華草謂之榮不榮而實者謂之秀
蜩螗也孔氏曰方言曰楚謂蟬爲蜩宋衞謂之螗蜩穫禾可穫也

隕墜蘀落也孔氏曰隕墜十月木葉皆隕落也。說文曰皮葉落陊地爲蘀。鄭氏曰
于往也。毛氏曰于貉謂取狐貍皮也狐貉之厚以居
孟冬天子始裘董氏曰蔡邕東郭書衣貍製。孔氏曰孟冬天子始裘月令文言自此以後臣民
亦服裘也孟冬已裘而仲冬始捕獸者爲來年用之皮革踰歲乾久乃可用。程氏曰其同
謂會聚共事也。鄭氏曰君臣及民因習兵俱出田王氏曰惟田國人竭作故曰同。鄭
氏曰不用仲冬亦豳地晚寒也。毛氏曰纘繼功事也
豕一歲曰豵三歲曰豜大獸公之小獸私之。孔氏曰
三章既言絲麻衣服女功之正故四章陳女功之助取
皮爲裘以助布帛。鄭氏曰秀葽也鳴蜩也穫禾也隕
蘀也四者皆物成而將寒之候物成自秀葽始黃氏曰秀葽者
物成之初鳴蜩者歲秋之漸。王氏曰隕蘀則鳥獸氄毛於是乎可
以取皮故以隕蘀爲取貉狐貍之候也。孔氏曰既言

捕取狐貍因說田獵之事（至二之日君民俱出田獵則
繼續武事年常習之使不忘戰也○朱氏曰獻豜于公
亦愛其上之無已也 孔氏曰獨說冬獵者以取皮在冬且大閱禮備故也
貉狐貉之居也我狄之貉所以得名者亦以五穀不
生狐貍之所聚也讀作貉道之貉亦通
五月斯螽 音終 動股六月莎 素和反 雞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
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牀下穹 起弓反 窒 珍悉反 熏 許云反
鼠塞向墐 音覲 户嗟我婦子曰爲改歲入此室處
陸氏草木䟽曰斯螽蝗類長而青長角長股股鳴者也
五月中以兩股相切作聲聞數十步莎雞如蝗而班色
毛翅數重其翅正赤六月中飛而振羽索索作聲 毛氏曰莎
雞羽成而振訊之○李氏曰考工記云以股鳴者以翼鳴者以股鳴者斯螽是也以翼鳴者莎雞是也

釋文曰屋四垂爲宇韓詩云宇屋霤也 朱氏曰宇檐下也 ○蟋
蟀解見唐蟋蟀 孔氏曰月令季夏云蟋蟀居壁是從壁內出在野 ○毛氏曰穹
窮窒塞也 孔氏曰言窮盡塞其室之孔穴也 ○孔氏曰熏鼠令出其窟
○毛氏曰向北出牖也 孔氏曰士虞禮云祝啓牖鄉注云鄉牖一名也爲寒之備不塞
南牕○朱氏曰墐塗也庶人蓽户 孔氏曰蓽户以荆竹織門以其荆竹通風
故泥之也 ○孔氏曰穹窒墐户文在十月之下亦當以十月
塞塗之矣○王氏曰嗟者憫憐之辭○孔氏曰改歲者
以仲冬寒氣始萌可以爲年之始 又曰若總言一歲之事則寒暑一周又爲
終歲故上言無衣無褐何以卒歲 ○范氏曰五月日短至而陰生斯螽
動股莎雞振羽氣使之然也陰陽之氣積微而爲寒暑
君子之戒民也蚤矣○鄭氏曰自七月在野至十月入
我牀下皆謂蟋蟀也將寒有漸非卒來也○孔氏曰蟲

既近人大寒將至故塗塞其室又告妻子言我所以爲
此者爲改歲大寒當入此居處也蕭氏曰食貨志曰春令民畢出在野冬則畢
入於邑其詩曰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十月蟋蟀入我牀下嗟我婦子聿爲改歲入此室處所
以順陰陽備寇賊習禮文也○張氏曰此章見老者之愛
豳詩陳先公風化而載其民言曰嗟我婦子曰爲改
歲入此室處則三正之通于民俗尚矣商周特舉而
迭用之爾

六月食鬱及薁於六反七月亨普庚反葵及菽音叔八月剝普卜反
棗十月穫稻爲此春酒以介眉壽七月食瓜八月斷壺九
月叔苴七餘反采荼音徒薪樗勑書反食音嗣我農夫
毛氏曰鬱棣大計反屬薁蘡薁也孔氏曰棣其樹高五六尺其實大如李食之甜
一名車下李蘡薁者亦是鬱類而小別耳晉宮閣銘云華林園中有車下李薁李車下李即鬱薁李即薁○蘡
於盈反○爾雅注曰葵承露也大莖小葉華紫黃色李氏曰可
茹公儀爲魯相所拔者是也○朱氏曰菽豆也○毛氏曰剝擊也孔氏
曰棗須就樹擊之春酒凍丁貢反醪老刀反也孔氏曰此酒凍時醞之即酒正三酒中清
酒也○月令仲冬麴蘗必時注云古者獲稻而漬米麴至春而爲酒○蘇氏曰夏不可以釀故爲此酒以繼之
○鄭氏曰介助也爾雅曰介右也○毛氏曰眉壽豪眉也孔氏曰人
年老者必有毫眉秀出者故知眉謂毫眉也○長樂劉氏曰壺枯者可爲壺
嫩者可供茹八月宜斷其梢令勿復花實所以堅其壺
而大其茹今民尚爾孔氏曰壺與食瓜連文謂甘瓠可食者也張氏曰食瓜斷壺皆去圃
爲場之漸○毛氏曰叔拾也苴麻子也爾雅曰蕡枲實注曰苴麻之有實也
○蕡扶刃反枲息似反○孔氏曰叔苴謂拾取麻實以供食也○荼解見谷風○毛氏
曰樗惡木也孔氏曰樗唯堪爲薪故曰惡木○呂氏曰衣裘具矣居室
安矣老者之養不可以無加也農夫之勤其養不可以

不蓄也。程氏曰自六月食鬱及薁己下果蔬棗酒皆
爲養老之具。王氏曰眉壽衰矣養氣體焉以助之也
朱氏曰果酒嘉蔬以養老疾奉賓祭介眉壽者頌禱之辭也。程氏曰七月食瓜以
下皆爲壯者之食故云食我農夫鄭氏曰瓜瓠之畜麻實之糝乾荼之菜惡
木之薪養農夫之具。朱氏曰瓜瓠苴荼以爲常食少長之義豐儉之節然也
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直容反穋音六禾麻菽麥嗟
我農夫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晝爾于茅宵爾索綯徒刀反
亟紀力反其乘屋其始播百穀
鄭氏曰場圃同地物生之時耕治之以種菜茹至物盡
成熟築堅以爲場毛氏曰春夏爲圃秋冬爲場孔氏曰蹂踐禾稼則謂之場。孔氏
曰納謂納於場。禾與見下。孔氏曰種植嘉穀名爲
稼李氏曰說文云禾之秀實者爲稼一曰在野曰稼。黍稷所見黍離。毛氏
曰後熟曰重先熟曰穋董氏曰鄭康成先種後熟謂之重後種先熟謂之穋按說文穜
音童所謂重也種音衆所謂蓺去。釋文曰禾邊作重是重穋之字禾邊作童是種蓺之字孔氏曰再
言禾者以禾是大名非徒黍稷重穋四種而已其餘稻
秫苽粱之輩皆名爲禾麻與菽麥則無禾稱故於麻麥
之上更言禾字以總諸禾也。鄭氏曰既同言已聚也
王氏曰所納之備也。朱氏曰言納於場者無所不備則我稼同矣。毛氏曰入爲上出
爲下李氏曰田野入都邑故謂之上程氏曰上入邑入都邑之居也。范氏曰宮功公
室之役也董氏曰蓋官府之役也古者用民之力不過三日其此謂乎。鄭氏曰爾
汝也。毛氏曰宵夜也。程氏曰綯所用蓋屋毛氏曰綯絞也
。孔氏曰綯繩之絞也。鄭氏曰女當晝日往取茅歸夜作絞索。鄭氏曰亟急也。
毛氏曰乘升也程氏曰乘屋蓋治也。鄭氏曰急當治野廬之屋
孔氏曰汝又當急其升上野廬之屋而蓋治之以待耘耔之時上云塞向墐戶是都邑之屋故知此所治屋者

民治野廬之屋也〇董氏曰各入保城故野廬之居可以治之
張氏曰此章言農夫稼同則思上入執宮功不待督責〇孔氏曰播種也〇
自相戒以亟乘屋而播百穀亦未嘗休息也〇孟子曰
民事不可緩也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
始播百穀范氏曰亟其成屋趨時之急也其急何也其始播百穀故也〇范氏曰天
運而不息人勤而不已故我稼既同則又將始播植也
王氏曰如易所謂終則有始者也〇呂氏曰此章終始農事以極憂勤
艱難之意

二之日鑿冰冲冲直弓反三之日納于凌力證反陰四之日其
蚤音早獻羔祭韭音九九月肅霜十月滌徒歷反場朋酒斯饗曰
殺羔羊躋子兮反彼公堂稱彼兕觥虢彭反萬壽無疆

周官凌人曰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〇毛氏曰冰盛水
腹堅則命取冰於山林冲冲鑿冰之意〇孔氏曰冲冲非貌聲故云鑿
冰之意月令季冬冰方盛水澤腹堅命取而藏之〇左傳曰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於是
取之注陸道也謂夏十二月日在虛危〇孔氏曰幽土晚寒故可夏正月
藏冰又曰凌人十二月斬冰即以其月納之〇朱氏曰幽土寒多故正月風未解凍冰猶可藏也〇
毛氏曰凌陰冰室也〇孔氏曰仲春陽氣出地冰依禮
須開〇程氏曰其蚤用之於獻羔祭韭時夏須冰是其
後用時也周官凌人夏頒冰〇孔氏曰西陸朝覿而出之三統術四月立夏節日在畢十二度昴星去
日半次然後見是立夏之日日去昴星之界已十一度昴星得朝見也二月開冰公始用之未賜臣也至三夏
欲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普用之乃是頒賜臣下也〇孔氏曰月令仲春
天子乃獻羔開冰先薦寢廟祭韭者蓋以時韭新出故
薦之鄭氏凌人注云爲二月將獻羔而啓冰〇丘氏曰肅嚴氣也〇毛氏
曰滌埽也場功畢入也兩樽曰朋孔氏曰設兩樽之朋酒斯爲飲酒之饗禮

○孔氏曰相命曰殺羔羊躋升也○王氏曰公堂人君之堂也○孔氏曰稱舉也○兕觥解見卷耳○毛氏曰彊竟也○孔氏曰七章言收斂之事所以成首章也衣食已具卒章乃言備暑藏冰飲酒相樂鄭氏曰七章備寒故此章備暑后稷先公禮教備也○范氏曰備寒所以爲下也備暑所以爲上也寒者民之所患也故先之所以急民也○程氏曰藏冰所以備暑而開冰必以仲春所以順時氣也○張氏曰民忠愛其君之甚相戒以速畢場功當自殺羔羊獻公以酒祝之萬壽

豳之先公國容未備無君民之間故曰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萬壽無疆

七月八章章十一句

鴟尺之反鴞于嬌反　周公救亂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爲詩以遺王名之曰鴟鴞焉鄭氏曰未知周公之志者未知其欲攝政之意○朱氏曰管蔡流言使成王疑周公周公雖已滅之然成王之疑未釋則亂未弭也故周公作此鴟鴞之詩以遺王而告以三業罪難不忍毀壞之意所以爲救亂也

書曰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則無以告我先王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于後公乃爲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誚公歐陽氏曰金縢言周公先攝政中誅管蔡後爲詩以貽王鄭氏謂先爲冢宰中避而出作詩貽王以作詩後乃攝政而誅管蔡非也

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恩斯勤斯鬻由六反子之閔斯

爾雅曰鴟鴞鸋鴂郭璞曰鴟類○山陰陸氏曰先儒以鴟鴞爲巧婦以爾雅觀之宜如璞說蓋爾雅言鴟鴞鸋鴂並言之怪鴟梟鴟則鸋鴂亦梟之類也○呂氏曰鴟鴞惡聲之鳥也詩有鴞萃止

又翩彼飛鴞又爲梟爲鴟蓋梟之類○ 鸋音寧鴂音決𪀗古穴反鴞古堯反 ○歐陽氏曰鳥
之愛其巢者呼鴟鴞而告之 程氏曰不知呼鴟鴞者主何物 ○鄭氏曰
室猶巢也言已取我子幸無毀我巢我巢積日累功作
之甚苦故愛惜之也 歐陽氏曰今鴟多攫鳥子而食 ○毛氏曰恩愛也
○程氏曰鬻育也○朱氏曰鬻養此子誠可憫憐今既
取之其毒甚矣況又毀我室耶 程氏說本 ○程氏曰鴟鴞謂
爲惡者子喻管蔡室喻王室 朱氏曰周公詩爲鳥言以自比 ○呂氏曰
邪民欲叛馮附二叔之親欺惑其人使之流言云周公
將不利於孺子欲王取信兄弟之言中傷周公謀危王
室也故周公曰管蔡親也爾既以惡汙染使陷於罪是
汝邪民入吾國害我兄弟矣又欲危王室則不可也 范氏曰成王幼弱未足以及天基命定命周公苟不攝政則禍亂將作而毀周室矣故曰無毀我室我王室周安危故也

鸋鴂鴟鴞之別名郭景純陸農師所解皆得之方言
云自關而東謂桑飛曰寧鴂此乃陸璣疏所謂巧婦
似黃雀而小其名偶與鴟鴞之別名同與爾雅之所
載實兩物也毛鄭誤指以解詩歐陽氏雖知其失乃
併與爾雅非之蓋未考郭景純之注耳恩斯勤斯鬻
子之閔斯言我恩愛勤苦育養此子誠可憫惻也周
公謂管蔡爲子者爲周家語邪民之辭也

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 土音杜 綢 直留反 繆 莫侯反 綢繆牖戶今女下
民或敢侮予

毛氏曰迨及也徹剝也 朱氏曰徹取也 桑土桑根也○鄭氏曰
綢繆猶纏綿也○朱氏曰牖者巢之通氣處戶其出入

處也○鄭氏曰下民深下之民也○程氏曰迨天之未陰雨而下言自爲安固防閑之道源至如此而尚或侮之朱氏曰亦爲鳥言及天之未陰雨之時而往取桑根以纏綿其巢之隙穴使之堅固以備陰雨之患○孔氏曰以勤勞之故惜此室巢今巢下之民或敢侮慢我欲毁我巢室○孔氏曰王肅云周公言先王致此大功至艱難而其下民敢侵侮我周道不可不遏絶以全周室○釋文曰桑土韓詩作杜方言云東齊謂根曰杜董氏曰石經作桑杜方言云荄杜根也

予手拮音吉据音居予所捋力活反荼音徒予所蓄租子胡反予口卒瘏音徒曰予未有室家

毛氏曰拮据撠京劇反挶俱局反也孔氏曰說文云撠持也撠挶謂以手爪挶持草也○朱氏曰捋取也○毛氏曰荼萑苕音條也孔氏曰蓄爲萑萑苕謂萑之秀穗也○朱氏曰荼萑苕可藉巢者○程氏曰蓄積租取也王氏曰與租賦之組同○王氏曰卒盡也○毛氏曰瘏病也手病口病孔氏曰口病明手亦病也○釋文曰韓詩云口足爲事曰拮据○鄭氏曰我作之至苦如是者曰我未有室家之故朱氏曰亦爲鳥言所以拮据捋荼蓄租勞苦而至於病者以巢之未成也以比已之所以勤勞如此者以王室新造而未集故也

予羽譙譙在消反予尾翛翛素彫反予室翹翹祁消反風雨所漂匹遙反搖予維音嘵嘵呼堯反

毛氏曰譙譙殺色界反也翛翛敝也孔氏曰鳥之羽尾疲勞之狀翹翹危也嘵嘵懼也○鄭氏曰音嘵嘵然恐懼告愬之意○蘇氏曰爲室之勞至於羽殺尾敝室成而風雨漂搖之則其音得無急乎朱氏曰翹翹成而未定也風雨又從而漂搖之以比已既勞悴王室未安而多難乘之則其作詩以喻王亦不得而不汲汲也○程氏曰此周公之詩所以辭哀而意切也○釋文翛翛作脩脩韓氏載經文及毛傳皆作消消云定

本消消作滫滫

鴟鴞四章章五句

東山周公東征也周公東征三年而歸勞力報反歸士大夫
美之故作是詩也一章言其完也二章言其思也三章言
其室家之望女音汝也四章樂音洛男女之得及時也君子之
於人序其情而閔其勞所以說音悅也說以使民民忘其死
其唯東山乎李氏曰周在豐鎬管蔡挾三監叛其地在王室之東周公自東而征之則是自西而東故
謂之東征二年而罪人斯得至歸周則三年矣○孔氏曰完謂不與敵戰歸士完全○程氏曰思謂念其勤勞思其
廬室荒廢也○孔氏曰室家之望汝謂歸士未反室家思望民有勞苦唯恐君上不知今序其情閔其勤勞則民皆
喜悅忘其勞苦○朱氏曰皆其心之所願而不敢言者上之人乃先其未發而歌詠以勞苦之則其歡欣感激之情
為如何哉夫古之人上下之際情志交孚雖家人父子之相語無以過此其所以維持鞏固效十百年而無一旦土
崩之勢
與

我徂東山慆慆徒刀反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莫紅反我東
曰歸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戶郎反枚莫杯反蜎蜎烏玄反
者蠋音蜀烝在桑野敦都回反彼獨宿亦在車下
程氏曰東山所征之地○毛氏曰慆慆言久也陳氏曰慆慢也有流而不止之意○孔氏曰零雨零落之雨○毛氏曰濛雨貌說文曰濛微雨也○王氏曰止使人毋為謂之勿○毛氏曰士
事也鄭氏曰行陳也○毛氏曰枚微也孔氏曰微者其物微細也大同馬大閱云遂鼓衡枚而進注云枚如箸銜之有繣結項中軍法止語為相疑惑○箸直慮反繣戶卦反蜎
蜎蠋貌桑蟲也孔氏曰釋蟲云蚅烏蠋蠋螝光引此詩○郭璞曰大蟲如指似蠶韓非云蠶似蠋○蚅烏木反蠋音烏○程氏曰烝猶云升也蠋在桑中故云烝在
桑野朱氏曰烝發語聲○朱氏曰敦獨處不移之貌○鄭氏曰
獨宿於車下王氏曰古之所以用車戰者謂其車戰則將卒有所蔽倚止則為營衛輿壘無以

異兵械衣服之屬皆可以載其中○鄭氏曰序歸士之情也我往之東
山既久勞矣歸又道遇雨濛濛然是尤苦也董氏曰我徂東山記
其也也慆〻不歸記其久也我來自東記其還也零雨其濛記其時也○范氏曰人之憚往而樂歸欲其歸
猶閔其遇雨則其往可知也○程氏曰濛〻之時羈旅愁慘○蘇氏曰東征之士皆
西人也方其在東未嘗不曰歸耳而未可以歸故其心
念西而悲毛氏曰我心西悲公族有辟公親素服不舉樂爲之變如其倫之喪○范氏曰
征役久則衣敝制彼裳衣歸士之情也○朱氏曰其在
塗也覩物起興而自嘆曰彼蜎蜎者蠋則在桑野矣此
敦然而獨宿者則亦在車下也程氏曰蠋卷在桑葉中居如士卒之獨處敦然
獨處於車下也○說文蠋作蜀
勿士行枚亦歸士之情也自幸全身而歸願勿從事
於行陳也所謂序其情而閔其勞也毛氏傳我心西

悲雖不合經旨然可謂知周公之心矣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果臝力果反之實
亦施羊豉反于宇伊威在室蠨音蕭蛸所交反在戶町他頂反畽他短反
反鹿場熠以執反燿以照反宵行不可畏也伊可懷也
毛氏曰果臝栝樓也孔氏曰釋草云果臝之實栝樓葉如瓜葉形兩〻相值齊人謂之天
瓜○陳氏曰施延也果臝蔓生延施于宇下○長樂劉
氏曰伊威者壁落閒小蟲也無人掃則出行于室蠨蛸
者小蜘蛛也無人行則結網當戶毛氏曰伊威委黍也蠨蛸長踦也委於爲
反踦起宜反○孔氏曰伊威名委黍別名鼠婦在壁根下甕底土中生似白魚者是也長踦小蜘蛛長腳者俗
呼爲喜子此蟲來著人衣當有親客至○程氏曰町畽廬傍畦壠爲麋鹿
之場也王氏曰町畽鹿場者田畦村畽之中無人焉故鹿以爲場也○董氏曰區種法曰伊尹作爲區
田一畝之中地長十八丈分十八丈[illegible]十五町町閒分十四道通人行畽爲田里聚○孔氏曰

本草熠燿一名螢火陳思王螢火論曰秋陰沈數雨螢
火夜飛之時也故云宵行朱氏曰螢火夜飛其光熠燿也○董氏曰熠燿自是一蟲
蠹蟲也夜行地上如蠶而喉下明如螢故曰宵行○程氏曰我徂東山慆慆不
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其在外之久從來而勞每章重
言見其感念之深丁夫于役田事廢室廬遂荒果蠃以
下是也在彼思念其如此也○鄭氏曰室中久無人故
有此五物是不足可畏乃可爲憂思耳李氏曰此五物非可畏但起人
懷思之情也○朱氏曰此則述其歸未至而思家之情也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鸛古玩反鳴于垤
田節反婦嘆于室洒埽穹窒我征聿至有敦徒端反瓜苦烝在
栗薪自我不見于今三年
鄭氏曰鸛水鳥也陸璣草木疏云鸛雀也似鴻而大長頸赤喙白身黑尾翅將陰雨

則鳴○毛氏曰垤螘魚綺反冢也將陰雨則穴處先知之
鸛好水長鳴而喜也孔氏曰螘蟄土爲冢以避濕將欲陰雨水泉上潤故螘避濕而上冢
鸛是好水之鳥知天將雨故長鳴而喜也○王氏曰垤是丘垤也○鄭氏曰洒灑埽拚
甫問反也類篇曰埽除也穹窒窮塞鼠穴也程氏曰穹窒謂鼠穴也穹空者窒所塞土
也○程氏曰有敦圓成之狀瓜苦瓜之苦者延蔓栗薪
之上○朱氏曰栗周土之所宜木○程氏曰有陰雨之
候則婦思念其勞而悲嘆鄭氏曰行者於陰雨尤苦婦念之則嘆於室也又計
其行之久念其將至於征聿至謂我之行者其遂至也
王氏曰聿隨也念其將至而灑埽復恨其留繫之久見其思望
之情切也瓜之苦者人所不取常在其所以比君子久
留滯不還也自我不見今三年矣○釋文曰栗韓詩作
蓼力菊反衆薪也

婦人掃洒以待夫之至爾見苦瓜繫於栗薪因感其
夫久匏繫於外嘆曰自我不見今三年矣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倉庚于飛熠燿
其羽之子于歸皇駁邦角反其馬親結其縭九十其儀其新
孔嘉其舊如之何
鄭氏曰倉庚仲春而鳴嫁娶之候也熠燿其羽羽鮮明
也歸嫁也○毛氏曰黃白曰皇孔氏曰謂馬色有黃處有白處駵白曰
駁孔氏曰謂馬色有駵處有白處駵赤色也縭婦人之褘許韋反也毋戒女施
衿其鳩反結帨孔氏白昏禮言結帨此言結縭則縭當是帨○尔雅曰婦人之褘謂之縭縭緌也注
緌繫也○又曰衿謂之袸注衣小帶○帨始銳反袸辞見反九十其儀言多儀者朱氏
曰九其儀十其儀言其儀之多也○程氏曰四章言歸而及時成婚姻
之禮人情之所樂也倉庚之羽鮮明婚之時也嫁女之

豹胡獨取狼也古之詩人比興以類也是以香草譬君
子惡鳥譬小人豈有以材狼興聖人乎自以上二句言
跋言疐安有几几不瑕之義但此詩體與他詩不類故
不通耳左傳晏子曰心平德和故詩曰德音不瑕注心平則德音不瑕
狼跋二章章四句
豳國七篇二十七章二百三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十六

呂氏家塾讀詩記

自十七至二十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十七

正小雅　正大雅說附

鄭氏詩譜曰小雅大雅者周室居西都豐鎬之時詩也孔氏曰二雅正有文武成變有厲宣幽六王皆居鎬豐之地文王居豐武王居鎬太史公曰成王此居洛邑定九鼎焉而周復都豐鎬魚藻序云王居鎬京是幽王以上皆居鎬也世本云懿王徙於犬丘地理志云京兆槐里縣周曰犬丘懿王都之京兆郡故長安縣也皇甫謐云鎬在長安南二十里然則犬丘與鎬相近有離宮在焉懿王暫居之非遷都也小雅自鹿鳴至於魚麗皆文武時詩自南有嘉魚下及菁菁者莪周公成王之時詩孔氏曰六月序廣陳小雅之廢自華黍以上皆言缺由庚以下不言缺明其詩異主也由庚在嘉魚前不云自由庚者據見在而言之華黍由庚本相連毛氏分序置其篇端使華黍就上由庚從下則毛意亦以由庚以下為成王之詩也不然亡詩六篇自可聚在一處何須分之也南有嘉魚云太平蓼蕭云澤及四海案武王伐紂未成而崩不得有天下太平澤及四海之事語其時事為成王明矣大雅自文王至文王有聲皆文武

時詩自生民下及卷阿皆周公成王之時詩小雅十六
篇大雅十八篇爲正經（釋文曰從鹿鳴至菁菁者莪凡二十二篇皆正小雅六篇亡今唯十六篇○孔氏曰凡書非正經者謂之傳未知此傳在何書也）○程氏曰自鹿鳴以
下二十二篇各繫其事而用之其周公之爲乎與二南
同也（朱氏曰舊說自鹿鳴至魚麗文武之世燕勞樂歌之辭周公所刪定也南陔至菁菁者莪周公相成王所制之樂歌也蓋國之常政每事爲詩以寫其至誠和樂而被之音聲及其是事則奏是詩焉○孔氏曰變者雖亦播於樂或无算之節所用或隨事類而歌又在制禮之後樂不常用）
按楚辭屈原離騷謂之經自宋玉九辯以下皆謂之
傳以此例考之鹿鳴以下小雅之經也六月以下小
雅之傳也文王以下大雅之經也民勞以下大雅之
傳也孔氏謂凡書非正經者謂之傳善矣又謂未知
此傳在何書則非也

王氏曰所使在位在服皆彊禦掊斂好勝之人也彊禦
掊克是謂滔德○蘇氏曰天降是人以妖孽天下女又
興而任之何哉
力言任之之堅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而秉義類彊禦多懟（直類反）流言以對
寇攘式內侯作（側慮反）侯祝（周救反）靡屆靡究
朱氏曰而亦女也義類猶善道也懟怨也○王氏曰女
爲人君以秉義類爲事乃彊禦多懟有忠告善道則以
流言對所爲如此非所以秉義類也○鄭氏曰寇盜攘
竊爲姦宄者而王信之使用事於內○毛氏曰作祝詛
也屆極究窮也○鄭氏曰侯維也與羣臣乖爭相疑而
詛祝無極已○釋文曰作本或作詛

無道之君雖猜忌克不責己而怨人故曰彊禦多懟其聞規諫讒爲浮語以應之而心不在焉故曰流言以對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女炰（白交反）烋（火交反）于中國斂怨以爲德不明爾德時無背（布內反）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蒲回反）無卿

毛氏曰炰烋猶彭亨也（鄭氏曰炰烋自矜氣健之貌）無背無側後無臣側無人也無陪無陪貳也無卿無卿士也○陳氏曰紂虛驕作氣於中國○朱氏曰斂怨以爲德多爲可怨之事而力行之也○李氏曰亂世之君是非顛倒邪正錯亂無人以輔弼之故也故曰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天不湎（面善反）爾以酒不義從式既愆爾止靡明靡晦式號式呼俾晝作夜

蘇氏曰湎沈湎也（孔氏曰酒誥注云飲酒齊色曰湎然則湎者湎然齊之辭）止容止也○陳氏曰天之立君以爲民也未嘗使汝沈湎如此○朱氏曰天不使爾沈湎於酒而惟不義之從也式用也法也○孔氏曰既愆汝之容止又無明無晦而飲酒不息叫號讙呼使晝日作夜不當視事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如蜩如螗（音唐）如沸如羹小大近喪人尚乎由行內奰（皮器反）于中國覃及鬼方

毛氏曰蜩蟬也螗蝘也（蝘音偃○孔氏曰釋虫云蜩蜋蜩螗蜩舍人曰皆蟬也方語不同三輔以西爲蜩梁宋以東謂爲蝘然則蜩螗亦蟬之別名耳）奰怒也鬼方遠方也（孔氏曰易既濟高宗伐鬼方）○鄭氏曰飲酒號呼之聲如蜩螗之鳴其笑

語沓沓又如湯之沸羹之方熟殷紂之時君臣失道如
此且喪亡矣時人化之甚尚欲從而行之不知其非○
王氏曰昏亂如此故内自中國外及鬼方莫不怒也○
孔氏曰覃及延及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匪上帝不時殷不用舊雖無老成人
尚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
朱氏曰非上帝爲此不善之時但以殷不用舊致此禍
爾老成人舊臣典刑舊法也○王氏曰雖無老成人與
圖先王舊政然典刑尚在可循守也曾是莫聽此大命
所以傾也
大命国命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人亦有言顛沛之揭紀竭反枝葉未有

鹿鳴之什
孔氏曰五人謂之伍十人謂之什故左傳曰以什共車
必克然則什伍部別聚居之名風及商魯頌以當國爲
別詩少可以同卷而雅頌篇數既多故分其篇每十爲
卷又曰樂師注云徹者歌雍雍在周頌臣工之什言雍篇在臣工之什中是卷首之篇爲什長以統餘篇之
目也
鹿鳴燕羣臣嘉賓也既飲於鴆反食音嗣之又實幣帛筐篚音匪
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孔氏曰燕禮於客之内立人
爲賓使宰夫爲主與之對行禮與賓君獻酒羣臣皆在君爲之主羣臣總爲賓此飲有酬賓送酒之幣食有侑賓
勸飽之幣公食大夫禮賓三飯之後云公受宰夫束帛以侑聘禮云致饔以酬幣明親饗有酬幣矣○朱氏曰於朝
曰君臣焉於燕曰賓主焉先王以禮使臣之厚也蓋亦有諸侯之使焉○范氏曰羣臣在位者也嘉賓聘而未受祿
者也○張氏曰詩賓若共朝廷无賓猶當於燕飲立賓漢孔武能安最洗古必有之禮云仕而未有祿君有饋焉曰

劉使焉曰寡君此亦不純臣之道也不直曰君而曰寡君賓客之辭也

學記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宵雅肄三官其始也鄭氏曰宵之言小也肄習也宵小雅之三謂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也此皆君臣宴樂相勞苦之詩。董氏曰古者宵小同故謂小人爲宵人

呦音幽呦鹿鳴食野之苹音平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吹笙鼓簧音黃承筐是將人之好呼報反我示我周行

毛氏曰苹萍也。程氏曰呦呦和聲也。鄭氏曰苹藾蕭孔氏曰郭璞云今藾蒿也初生亦可食陸氏云葉青白色莖似箸而輕脆始生香可生食又可蒸食。董氏曰鼓瑟吹笙燕樂也燕禮工四人二瑟小臣坐授瑟乃降左瑟一人拜授爵坐入立于縣中奏笙不拜受爵降坐祭立卒爵。毛氏曰簧笙也吹笙而鼓簧矣孔氏曰吹笙之時鼓其笙中之簧以樂之筐篚屬所以行幣帛也書武成曰篚厥玄黃。程氏曰承以藉之筐以將之。朱氏曰將行也。

毛氏曰行道也朱氏曰周行大道也。董氏曰古者行與鄉同聲。程氏曰鹿食則相呼故以興燕樂和聲相呼共食野之苹物情相樂也君臣賓主相樂如此毛氏曰鹿得苹呦呦然鳴而相呼懇誠發乎中。孔氏曰禮有饗燕之道公法不得不設忠誠嘉樂賓爲至少故取懇誠以爲喻。孔氏曰王肅曰羣臣嘉賓飲食以享之琴瑟以樂之幣帛以將之則庶乎好愛我而示我以道矣孔氏曰燕禮注云鹿鳴者君與臣下及四方之賓燕講道脩德之樂歌也鄉射記曰古者於旅也語注云禮成樂備乃可以言語先王禮樂之道疾今人言語無節。緇衣子曰私惠不歸德君子不自留焉詩云人之好我示我周行鄭氏曰私惠謂不以公禮相慶賀時以小物相問遺也言其物不可以爲德則君子不以身留此人也相惠以褻瀆邪辟之物安爲不歸於德行道也言示我以忠信之道。朱氏曰蓋所求於羣臣嘉賓者如此夫如是是以君臣上下誠意交孚而莫不一出於正所以和樂而不流也

呦呦鹿鳴食野之蒿呼毛反我有嘉賓德音孔昭視音示民不

恌他彫反君子是則是傚胡教反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

毛氏曰蒿菣去刃反也孔氏曰孫炎云荆楚之間謂蒿為菣郭璞曰今人呼為青蒿○

鄭氏曰孔甚昭明也視古示字也孔氏曰古之字以目視物以物示人同作視字後出作字目視物為示旁見示人物作單示字由是經傳之中視與示字多相雜亂○毛氏曰

恌愉也孔氏曰愉音臾說文訓為薄也小民不愉薄也○朱氏曰恌愉薄也是則是傚言

可法傚也敖遊也○程氏曰此章又言旅燕禮嘉賓問

望昭明示民以厚之之意使儀法之朱氏曰言嘉賓之德足以示民使不愉薄而君子所當則傚也○長樂劉氏曰燕禮有親疎之義有尊卑之別有長少之序有內外之分有賓主之位人倫之道莫有不備而我有嘉賓踐其禮安其樂誠信感於人心故聞者見者靡不孚而化之不曰德音孔昭視民不恌乎觀其禮而知則且傚者不亦君子乎○范氏曰式燕以敖言其禮

之從容也夫莊而不至於矜和而不至於流此其德之

純也

呦呦鹿鳴食野之芩其今反我有嘉賓鼓瑟鼓琴鼓瑟鼓琴

和樂音洛且湛都南反我有旨酒以燕樂嘉賓之心

毛氏曰芩草也陸氏草木疏曰莖如釵股葉如竹蔓生澤中下地鹹處牛馬喜食之湛樂

之久也燕安也○范氏曰非止養其體娛其外而已所

以樂其心也○程氏曰此章言其樂之長久無斁○毛

氏曰夫不能致其樂則不能得其志不能得其志則嘉

賓不能竭其力范氏曰食之以禮樂之以樂將之以實求之以誠此所以得其心也賢者豈以飲食幣帛為悅哉夫婚姻不備則貞女不行也禮樂不備則賢者不處也賢者不處則豈得樂而盡其心乎

鹿鳴三章章八句

四牡茂后反勞力報反使所吏反臣之來也有功而見知則說音悅

矣程氏曰四牡之義閔使人之勤勞故云有功而見知則悅矣上不知下之勞則不不自盡其力故四牡之義之則君臣缺矣

四牡騑騑(芳非反)周道倭(於危反)遲豈不懷歸王事靡盬(音古)我
心傷悲
毛氏曰騑騑行不止之貌(少儀曰車馬之容騑騑翼翼)周道岐周之
道也倭遲歷遠之貌○(孔氏曰歷此長遠之路 程氏曰倭遲回遠也)盬不堅固
也(董氏曰說文鹵海為鹽鹵池為盬故安邑之鹽為盬盬苦而易敗故傳以不堅訓之)○朱氏曰
駕此四牡而出使於外其道路之回遠如此當是時豈
不思歸乎特以王事不可以不堅固不敢徇私而廢公
是以內顧而傷悲也○毛氏曰思歸者私恩也靡盬者
公義也傷悲者情思也無私恩非孝子也無公義非忠
臣也君子不以私害公不以家事辭王事(孔氏曰傷悲出自其情故曰情思情恩即私恩正謂念憶父母集注及定本皆無箋云兩字而今官本無思恩上有箋云字)○范
氏曰臣之事上也必先公而後私君之於臣也必先恩
而後義○釋文曰倭遲韓詩作倭夷(前漢地理志右扶風郁夷注詩周道郁夷)
周道或以為通途或以為大路蓋疑文王遣使所之
者非一國不止於周之境內故為是說抑不知使臣
初發蓋自周道以往故以周道言之況正小雅實兼
文武之治由武王之時論之則溥天之下莫非周道
矣
四牡騑騑嘽嘽(他丹反)駱(音洛)馬豈不懷歸王事靡盬不遑啓
處
毛氏曰嘽嘽喘息之貌馬勞則喘息白馬黑鬣曰駱(山陰陸氏曰今之駱馬最耐勞苦○李氏曰夫以耐勞苦之馬今則喘息則其勞可知矣)遑暇啓跪也
(爾雅注云小跽)處居也○范氏曰言其馬勞則人可知矣○李

氏曰不遑啓處大意為不暇居處之義

翩翩（音篇）者鵻（音隹）載飛載下集于苞栩（況甫反） 王事靡盬不遑將父

朱氏曰興也翩翩飛貌。毛氏曰鵻夫不也（孔氏曰李巡云夫不一名鵻春秋傳云祝鳩氏司徒祝鳩鵻也郭璞云今鵓鳩也。朱氏曰或曰鵓俗字也當作隹凡鳥之短尾皆隹屬）。苞栩解見鴇羽。毛氏曰將養也。程氏曰鵻翩翩或飛或下集於所安之處以興使臣之勤勞乃不暇遂其私至不得將其父（朱氏曰今使臣勤勞於事乃不遑養其父則鵻之不如也）。范氏曰忠臣孝子之行役未嘗不念其親君之使臣豈待其勞苦而自傷哉亦憂其憂如己而已矣此聖人所以感人心也

翩翩者鵻載飛載止集于苞杞（音起） 王事靡盬不遑將母

毛氏曰杞枸檵（音計）也

駕彼四駱載驟（助救反）駸駸（楚金反） 豈不懷歸是用作歌將母來諗（音審）

毛氏曰駸駸驟貌（說文曰驟馬疾步也駸馬行疾也）。鄭氏曰諗告也君勞使臣述序其情女曰我豈不思歸乎誠思歸也故作此詩之歌以養父母之志來告於君也。朱氏曰臣有勞苦患上下知今君勞使臣言汝曰豈不思歸作歌來告是探情以勞之（朱氏曰非使臣自作是歌也設言其情以勞之爾若使臣將命以賦歌于四方乃其職分之所當然而先王之意慇勤惻怛惟恐勞之不至乃為之探其情意之所不能已而未敢言者於其燕勞而詠歌之孔子曰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於此其見之矣）。蘇氏曰獨言將母承四章之文也（孔氏曰母以尊少則恩意偏多故再言之。王氏曰母務子以養甚於父。范氏曰父至尊也母至親也知母之親則知父之尊矣知父之尊則知君之尊矣卒章及母而不及父亦其

恩所起以義變也愛則勞之矣故父則薄君矣未有愛親而不愛其君者也

四牡五章章五句

皇皇者華君遣使所吏反臣也送之以禮樂言遠而有光華
也朱氏曰遣之以燕樂歌是詩以遣之也○孔氏曰臣之出使當光華其君常不辱命於彼○程氏曰天子謹使
四方以觀省風俗采察善惡訪問疾苦宣道化於天下國蒙被聲教是以光華○陳氏曰人君出使臣於千里之
外苟無以義其勸所之職必則臣下意氣衰落
孔氏之說作詩之意也程氏之說用詩之意也作是
詩以遣使臣在文王時至於周公制禮作樂之後凡
遣使臣無不用是詩以遣之也二家之說雖有廣狹
其義一也

皇皇者華于彼原隰駪駪所巾反征夫每懷靡及

朱氏曰興也○毛氏曰皇皇猶煌煌也○孔氏曰華草
木華之也○毛氏曰高平曰原下濕曰隰駪駪衆多之
貌征夫行人也鄭氏曰衆行夫○孔氏曰使與上介衆介○程氏曰征夫使人駪駪俊捷之狀
也○朱氏曰懷思也○程子曰皇華之光明于野猶王
澤之流布光華天下也故以為興歐陽氏曰首章稱美其賢材能將君命為
國光於外爾○歐陽氏曰於原隰者其道所經也○程氏曰
惟慮不能宣達是每懷靡及也朱氏曰惟恐不能宣上之德而達下之情也○
歐陽氏曰於道每思唯恐不及也○朱氏曰此詩若以戒夫使臣者而
託於其自道之辭以發之詩之忠厚如此

我馬維駒音俱六轡如濡如朱反載馳載驅周爰咨諏子須反

長樂劉氏曰駒馬之嫩而壯者駒騏駱駰皆駟之良選
所以責使臣之行也○毛氏曰忠信為周魯語曰忠信為周注云言
當諮之於忠信之人○鄭氏曰爰於也○毛氏曰訪問於善為咨

出左傳○程氏曰諏謀度詢前載雖各有義要之詢訪耳
採察求訪使臣之大務歐陽氏曰周詳訪問以博採廣聞不徒將一支而出也○李氏曰周者周徧其所而詢問之○朱氏曰使臣自以每懷靡及故廣詢博訪以補其不及而盡其職也○范氏曰王者遣使於四方教之以咨諏善道將以廣聽明也夫臣欲助其君之德必求賢以自助故臣能從善則可以善君矣臣能聽諫則可以諫君矣未有不自治而能正君者也○國語曰叔孫穆子聘
於晉晉悼公饗之樂及鹿鳴之三而後拜樂三晉侯使
行人問焉對曰令伶簫詠歌及鹿鳴之三韋昭曰伶人樂官也簫樂器編管爲之言樂人以簫作此三篇之聲與歌者相応也君之所以貺使臣臣敢不
拜貺夫鹿鳴君之所以嘉先君之好也敢不拜嘉四
牡君之所以章使臣之勤也敢不拜章皇皇者華君敎
使臣曰每懷靡及諏謀度詢必咨於周敢不拜敎
陳氏曰穆叔言咨事爲諏咨難爲謀咨禮爲度咨親爲詢彼蓋敷衍文詞經旨不在是也六轡解見四牡○鄭氏曰如濡言鮮澤也
諏謀度詢必咨於周而詩文乃云周爰咨諏者古語
多倒也歐陽氏諸說詩中亦兼有此意然毛傳乃經
之本旨也

我馬維騏音其六轡如絲載馳載驅周爰咨謀
騏解見小戎○毛氏曰如絲言調忍也

我馬維駱六轡沃若烏毒反載馳載驅周爰咨度待洛反
駱解見四牡○朱氏曰沃若猶如濡也

我馬維駰音因六轡既均載馳載驅周爰咨詢音荀
毛氏曰陰白雜毛曰駰詳解見駰均調也○歐陽氏曰諏謀
度詢但變文以叶韻爾詩家若此之類甚多

皇皇者華五章章四句

常棣(大計反)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鄭氏曰周公弔二叔之不咸而使兄弟之恩疏召穆公爲作此詩而歌之以親之○孔氏曰左傳云王將以狄伐鄭富辰諫曰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於成周而作詩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周之有懿德如是猶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其懷柔天下也猶懼有外侮扞禦侮者莫如親親故以親屏周召穆公亦云是周公弔二叔之不咸召穆公作詩之事也傳云周文公之詩曰兄弟鬩於牆外禦其侮則此詩自是周公所作也但召穆公見厲王之時兄弟恩疏重歌此周公所作之詩以親之耳故鄭氏荅趙商云凡賦詩者或造篇或誦古○董氏曰韓詩序夫移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也蓋與毛氏合)

朱氏曰舊說以鹿鳴以下至魚麗爲文武燕勞之樂歌而此詩之序又以爲閔管蔡之失道而作者何也曰文武之際固有燕兄弟之詩矣周公以管蔡之爲亂也故制作之際更爲是詩委曲致意以申兄弟之好蓋燕兄弟者文武之政而閔管蔡者周公之心也夫燕兄弟之詩當極其和樂以篤兄弟之好而此詩専言死喪急難之事其志切其詞哀蓋處兄弟之變孟子所謂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之之義也文武燕兄弟之詩雖不可見然意其詞意和平必異於此故序者以閔管蔡之失道發之○程氏曰此詩句少而章多章多所以極其鄭重句少則各陳一義故也

常棣之華鄂(五各反)不韡韡(韋鬼反)凡今之人莫如兄弟

毛氏曰興也常棣棣也鄂猶鄂鄂然言外發也○孔氏曰王肅云不韡韡言韡韡也○毛氏曰韡韡光明也(孔氏曰郭璞云今關西有棣樹子如櫻桃可食是也此與唐棣異木故爾雅別釋毛傳以爲常棣棣之木衆華俱發實韡韡而光明以興兄弟衆多而相和睦豈不強盛而有光輝乎○鄭氏曰承華者鄂不當作拊拊鄂足也鄂足得華之光明則韡韡然盛興者喻弟以敬事兄兄以榮覆弟恩義之顯亦韡韡然○孔氏曰鄭氏以爲常棣華以

覆鄂鄂以承華華鄂相覆而光明猶兄弟相順而榮顯
○歐陽氏曰又韡韡者韡韡也古詩之語如此者多何
須改字爲柎蓋已言鄂則足見相承之意矣○程氏曰
常棣今所謂玉李薇鄂相承甚力故以興兄弟○王氏
曰華鄂之相持不可須臾離者以天屬故也兄弟天屬
也其相承覆相持而不可離如此○范氏曰常棣華衆
多而相附同枝而育上下之序故以興兄弟○程氏曰鄂不韡韡韡韡鮮華壯
盛之貌不作柎亦可如字亦可以花萼相依生相親力
相承與人之莫如兄弟也○范氏曰凡今之人言舉世
之人也莫如兄弟親之至也毛氏曰聞常棣之言爲今也○鄭氏曰聞常棣之言
始聞常棣華鄂之說也如此則人之恩親無如兄弟之最厚○說文鄂作萼董氏曰謝靈運
亦作韡

常棣之華鄂不韡韡諸家文義雖小不同然詩中皆
包此意學者所當徧察熟味也

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原隰裒矣浮侯兄弟求矣

毛氏曰威畏也懷思也裒聚也求矣言求兄弟也○鄭
氏曰死喪可畏怖之事維兄弟之親甚相思念○程氏
曰此章叙兄弟相賴之事人當死生患難之可畏則思
兄弟之助方困窮離散羣聚於郊野之時則求所親以
相依恃王氏曰不得保其常居而裒於原隰之中此與人同患難之時也當是時人各顧其親則非兄
弟孰肯以相求哉

疎其所親而親其所疎此失其本心者也故此詩反
覆言朋友之不如兄弟蓋示之以親疎之分使之反
循其本也本心既得則由親及疎秩然有序兄弟之
親既篤而朋友之義亦敦矣初非薄於朋友也苟雜
施而不孫雖曰厚於朋友如無源之水朝滿夕除胡
可保哉或曰人之在難朋友亦可以坐視歟曰每有

良朋況也永嘆則非不憂憫但視兄弟急難爲有差等耳詩人之辭容有抑揚然常棣周公作也聖人之言小大高下皆宜而前後左右不相悖

脊井益反令音零在原兄弟急難每有良朋況也永嘆吐丹反

毛氏曰脊令雝渠也飛則鳴行則搖不能自舍耳孔氏曰陸璣疏曰脊令大如鷃雀長脚長尾尖喙背上青灰色腹下白頸下黑如連錢飛則鳴行則搖動其身不能自舍急難言兄弟之相救於急難。鄭氏曰每有雖也良善也。毛氏曰況兹也蘇氏曰甚也永長也。程氏曰此章言兄弟相須之急猶脊令首尾相應急難之際其相應如是也江氏曰脊令飛則鳴行則搖不少自止猶兄弟有在急難中其心亦不少自止。鄭氏曰當急難之時雖有善友來兹對之長嘆而已朱氏曰當此之時雖有良朋不過爲之長嘆息而已力或不能相及也。蘇氏曰人之急難相救不舍斯須如脊令者唯兄弟也雖有良朋其甚者不過爲之長嘆息而已小人以親爲怨而樂從其疏故此詩每以告之。范氏曰兄弟無不相死之義故朋友之於患難義有不得相救也則況也永嘆而已。王氏曰古者朋友之喪則視兄弟視兄弟則急難冠辭何爲而不豫曰莫不有君而爲之臣莫不有父而爲之子莫不有師而爲之弟子莫不有兄弟而爲之兄弟則吾急難冠辭之所當致力也審矣又推而致之朋友則吾有所不暇而無禮以節之則吾之憂無窮而人之責無已蓋古之道如此而後世之士偽有以恩望朋友而至於難絕者矣然則世之致力於朋友者亦豈曰勢足以爲之力足以周之而無傷矣義則鄉里鄉黨不可以不勉也而深於朋友乎○董氏曰集注亦作鶺鴒爾雅作䳭鴒左氏與爾雅同

兄弟鬩許歷反于墻在良反外禦魚呂反其務如字每有良朋烝之承反也無戎

毛氏曰鬩很也爾雅曰鬩恨也○鄭氏曰禦禁務侮也兄弟雖內鬩而外禦侮也。朱氏曰烝發語聲毛氏曰烝塡也○鄭氏曰久也古聲塡寘塵同○釋文曰爾雅寘依字音田與寘同又依古讀音塵塵久也○毛氏曰戎相也

朱氏曰戎助也○范氏曰兄弟內鬩而猶外禦不敗親也外禦
則他人不與故雖朋友猶無相也孔氏曰它人侵侮之時雖有善友終無相
助之心唯兄弟相助耳○左傳富辰云詩曰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如是則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國語
富辰諫襄王曰古人有言曰兄弟讒鬩侮人百里注云鬩很也兄弟雖以讒言相違害猶禦他人之侮己者
百里諭遠也○王氏曰很于內非令兄弟也然及其禦侮則
雖無有良朋曾不如不令兄弟之爲可恃也○李氏曰
此章正爲管蔡啓商之事而發以明兄弟恩情之篤也
呂與叔解鬩爲窺伺謂寇至而兄弟同力以相死也此
意亦甚美矣然以文義及一篇之全指觀之則未安也
蓋此詩首章略言至親莫如兄弟之意次章乃以意外
不測事之言之以明兄弟之情其切如此三章但言急
難則淺於死喪矣至於此章則又以其情義之甚薄而
猶有所不能已者言之其序若曰死喪不能相收急難
猶相助又不幸而至於或有小忿猶當共禦外侮其所
以責之者可謂益輕以約而所以著夫兄弟之義者益
深且切矣至於又不能然乃或無事而相忘則兄弟皆
爲路人矣故下章始深責之然其詞氣和平怨而不怒
讀者猶或以是爲當然而未之悟也其後兩章乃始極
道兄弟至親雖有籩豆室家之樂然非兄弟則無與同
之以備見兄弟之恩異形同氣死生苦樂無適而不相
須之意卒章又申告之使之反覆窮極驗其信然可謂
委曲漸次說盡人情矣然其詞意高深初若簡略其闊踈
而不切於事者故說者有所不察又以小忿爲嫌而曲
其說以避之於是一篇之意無復統紀而失聖人之意

遠之八

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

陳氏曰兄弟之急難相求如此及其既安寧也乃謂兄弟不如友生可乎○歐陽氏曰此乃責之之辭○程氏曰言平時則皆可遂其私意急難則莫如兄弟也蘇氏曰人君平安之世不知兄弟之可恃而以至親相責望則兄弟常多過失易以生怨故有以朋友而責兄弟者○王氏曰友生約我以禮義者也雖有兄弟不如友生有禮義然後無失其愛兄弟之常必友生然其外妻子調其內則兄弟加親矣故曰妻子好合如鼓琴瑟兄弟既翕和樂且湛

王氏之說雖非經旨亦學者所當知也

儐賓亂反爾籩豆飲酒之飫於慮反兄弟既具和樂音洛且孺如具反

毛氏曰儐陳也○蘇氏曰飫厭食也○王氏曰兄弟無故則既具矣○程氏曰孺親慕之義小兒親慕父母謂之孺子爾雅曰孺屬也李巡曰孺骨肉相親屬也此章勸其相燕樂養恩義陳爾籩豆飲樂燕飫足兄弟既皆聚當和樂而相親慕

妻子好呼報反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許急反和樂且湛荅南反

鄭氏曰如鼓瑟琴之聲相應和也董氏曰鼓宮宮動鼓角角應瑟琴尚宮其合也翕閑矣○毛氏曰翕合也○程氏曰此章言兄弟相樂則其妻子好合其和如琴瑟兄弟既志意翕合故以其和樂久而不厭宋氏曰言妻子好合如琴瑟之和而兄弟有不合焉則無以久其樂矣○李氏曰兄弟既翕必先於妻子者顏之推嘗曰方其幼也父母左提右挈前襟後裾食則同案衣則傳服學則連業遊則共方雖有悖亂之人不能不相愛也及其壯也各妻其妻各子其子雖有篤厚之人不能不少衰也蓋其兄弟之所以爭者未必不本於此既不能敦兄弟之愛則雖家室妻帑必不能樂之故必妻子好合然後可以和樂矣兄弟也

宜爾室家樂爾妻帑（帑依字吐蕩反經典通為妻帑字今讀音奴）是究是圖亶（都但反）其然乎

毛氏曰帑子也（董氏曰詩釋無以帑訓子者特假為帑者賈公彥於司厉引詩曰樂女妻奴帑則子盖自人帑作奴字）○范氏曰究窮也○毛氏曰圖謀也亶信也○程氏曰言能如是親睦其親族則能宜其室家樂其妻帑窮究是理圖念是理信其然乎言信然（孔氏曰宗族同心人無侵侮然後宜汝家室字保樂汝之妻子矣族人不和忿鬩自起外見侵侮內不相救則不能保其大小室家危焉汝於是深思之於是善謀之信其然者否乎○蘇氏曰小人思慮不能及遠常以為兄弟之於我無所損益不知兄弟之相親亦所以宜其室家而樂其妻帑者患其淺陋而不信故使之深思而遠圖之以信其然否）

告人以兄弟之當親未有不以為然者也苟非是究是圖實從事於此則亦未有誠知其然者也不誠知其然則所知者特其名而已矣凡學蓋莫不然

常棣八章章四句

伐木燕朋友故舊也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親親以睦友賢不棄不遺故舊則民德歸厚矣（孔氏曰朋是同門之稱友是同志之名故舊即昔日之朋友也朋友新故通名故舊唯施久遠舊則不可更擇新交則非賢不交故變朋友曰友賢也親親以睦指上常棣燕兄弟也友賢不棄不遺故舊即此篇是也）

伐木丁丁（陟耕反）鳥鳴嚶嚶（於耕反）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其驕反）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相（息亮反）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聽之終和且平

毛氏曰興也丁丁伐木聲也（劉氏曰聲相應也）○朱氏曰嚶嚶鳥聲之和也（郭璞曰嚶嚶兩鳥鳴）○鄭氏曰幽深谷也遷徙也○毛氏曰喬高也○鄭氏曰相視也○毛氏曰矧況也

○張氏曰神之聽之終和且平此爲求友生○程氏曰和謂相好平謂不變○許方張氏曰詩人多相因之詞如伐木而感鳥鳴蓋因此以興焉者也故下章皆以伐木言之○程氏曰山中伐木非一人能獨爲必與同志者共之既同其事則相親好況朋友之義伐木之人必有此義況士君子乎故藏伐木之人叙其情推其義以勸朋友之道燕朋友故舊則歌之所以風天下朋友故舊篤則民德厚矣繼言鳥鳴嚶嚶又以物情與朋友之好嚶嚶相應和之和聲鳥聲相應和自幽谷升喬木相追隨嚶然其鳴蓋求其應友聲謂應聲猶人之朋友相從也視鳥如是豈人而不求友乎朋友之信恒久不渝可質於神明[丘氏曰伐木者其聲丁丁然空谷響應出於自然喻朋友故舊氣類之相從亦如此也○蘇氏曰事之甚小而須友者伐木也物之無知而不忘其羣者鳥也鳥出於谷而升於木以木爲安而不獨有也故嚶然而鳴以求其友況於事之大於伐木而人之有知也哉○陳氏曰詩人聞伐木於山若其聲丁丁然相應又聞鳥鳴於山則嚶嚶然和好相隨出於幽谷而遷於喬木聽其和和之聲則是以類相求因起興而曰相視彼鳥猶如此人其可不如乎故以取友之心聽之於神○范氏曰質諸鬼神而無疑亦可以爲不欺矣]

興之兼賦比者也

伐木許許[呼古反]釃[所宜反]酒有藇[音敘]既有肥羜[直呂反]以速諸父寧適不來微我弗顧於[音烏]粲洒[所懈反]埽[素報反]陳饋[其位反]八簋既有肥牡以速諸舅寧適不來微我有咎

毛氏曰許許柹[孚廢反]貌[孔氏曰伐之爲聲而有柹也○程氏曰許許衆人共力之狀]以筐曰釃以藪曰湑[孔氏曰筐竹器也藪草也灑酒者或用筐或用草於今猶然]藇美貌羜未成羊也[尔雅注云今俗呼五月羔爲羜]○鄭氏曰速召也○

朱氏曰諸父朋友之同姓而尊者也諸舅朋友之異姓而尊者也毛氏曰天子謂同姓諸侯諸侯謂同姓大夫皆曰父異姓則稱舅國君友其賢臣大夫士友其宗族之仁者○孔氏曰稱之以父與舅親之之辭也覲禮說天子呼諸侯之義曰同姓大國則曰伯父其異姓則曰伯舅同姓小國則曰叔父異姓則曰叔舅是天子稱諸侯也左傳隱公謂臧僖伯曰叔父有憾於寡人鄭厲公謂原繁曰願與伯父圖之禮記衛孔悝之鼎銘云公曰叔舅是諸侯稱大夫父舅之文也○鄭氏曰寧適不來寧召之適自不來也朱氏曰寧使其適然而不來○毛氏曰微無也○朱氏曰顧念也於粲辭○毛氏曰粲鮮明貌○孔氏曰粲然埽洒其室庭下飲食之饋○毛氏曰天子八簋孔氏曰簋盛黍稷之器也周官掌客職上公五等諸侯簋皆十二此天子云八簋者據侍族人設食之禮○長樂劉氏曰簋八則豐豆倍之天子燕禮之數也○孔氏曰肥牡肥羜之牡者○毛氏曰咎過也○李氏曰上章既言伐木丁丁鳥鳴嚶〻下章但言伐木許〻省文也亦猶四牡詩上章言不遑將母卒章言將母來諗其文不備亦是總結上章將母之文也既言伐木〻時鳥猶求友君子於閒暇之時則有釃酒肥羜召朋友而宴樂之○朱氏曰言具酒食以樂朋友如此寧使彼有故而不來而無使我恩意之不至也孔子曰所求乎朋友句先施之未能也此可謂能先施矣范氏曰寧適不來微我弗顧者言必躬其至誠不來在人弗顧在我躬自厚而不責於人也○程氏曰寧適不來微我有咎寧其不來不可使我有不厚之罪○李氏曰人之所以怨生者率於相責〻已而不責人此其所以和平也○董氏曰說文引詩作伐木所所言〻木聲也

伐木于阪釃酒有衍籩豆有踐兄弟無遠民之失德乾餱音侯以愆起虔反有酒湑思叙反我無酒酤音古我坎坎鼓我蹲七旬反蹲舞我迨音待我暇矣飲此湑矣

陂解曰東門之墠。蘇氏曰衍多也。鄭氏曰踐陳列
貌。朱氏曰兄弟朋友之同儕者朱氏曰先諸舅以及兄弟尊卑之等也
無遠者在也。毛氏曰餱食也。孔氏曰民之失德正
由乾餱之食不分於人以獲愆過。毛氏曰湑莤所六反
之也釋文曰与左傳縮酒同義謂以茅泲之而去其糟也。朱氏曰湑亦釃也釃酒者或以筐或以草泲
之而去其糟也孔所謂縮酒用茅是也。鄭氏曰酤買也前漢食貨志義和魯匡曰詩曰
無酒酤我而論語曰酤酒不食二者非相反也承平之世酒酤和旨周衰酒酤薄惡不識是以疑而不食。
李氏曰坎坎鼓聲也。毛氏曰蹲蹲舞貌。鄭氏曰迨
及也及我今之閒暇共飲此湑酒。程氏曰有盛且當
以燕樂朋友無相疏遠民之失德故不能修親睦之道
厚友朋故舊之禮至乾餱不相及蓋人之失德也豈當
然乎故有酒則我湑之無酒則我酤之以至鼓舞我爲

之我及暇時則相與燕飲以篤恩意蘇氏曰民之失德也有以乾餱相譴
讀故君子於其朋友故舊無所愛者有則湑之無則酤之不以有無爲辭也奏之以鼓重之以舞盡其有以樂
之也。朱氏曰人之所以至於失朋友之義者非必有大故也或以乾餱之薄物而至於有愆耳故我不計有
無但及閒暇則飲酒以相樂也
伐木三章章十二句毛氏六章章六句劉氏云伐木三章章十二句今定一章首
鄭言伐木凡三云伐木故知當三章也今從劉氏
天保下報上也君能下戶嫁反下如字以成其政臣能歸美以
報其上焉鄭氏曰下下謂鹿鳴至伐木皆君所以下臣也臣亦歸美於君以答其歌。蘇氏曰人君以鹿
鳴之五詩宴其羣臣天保者豈以答是五詩於其燕也皆用之詠。程氏曰恩意周浹君之下下也臣歸美於君臣之
報上也天保之詩盛稱人君受天之祐福祿之厚蒙被臣民君德之所致也。
歐陽氏曰天保六章其義一也皆下愛其上之辭其文
甚顯而易明大抵此詩六章文意重複以見其愛上深

至安如此爾
天保定爾亦孔之固俾必爾反爾單音丹厚何福不除治慮反
爾多益以莫不庶
鄭氏曰保安也○朱氏曰爾指君也○毛氏曰固堅俾
使也○鄭氏曰單盡也○程氏曰俾爾盡厚何祿不除
除更新也日進之義又曰除有消去之義所稟之薄者鮮小福不能容載惟其甚厚故福
祉之來不問多寡其受之也皆若消去而未嘗有者所謂何福不除也○朱氏曰除除舊而生新也○毛
氏曰庶衆也程氏曰俾之多益皆益衆不繁庶○朱氏曰言天之安定我
君使之如此也
天保定爾俾爾戩子淺反穀罄無不宜受天百祿降爾遐福
維日不足
朱氏曰戩盡穀善也盡善云者猶其曰單厚多益也聞人

氏曰戩與翦同○毛氏曰罄盡也○鄭氏曰降下也遐遠也天
于女以廣遠之福汲汲然如日且不足也○歐陽氏曰
既曰何福不除矣又曰俾爾戩穀又曰無所不宜而受
天百祿又曰降爾遐福其所以懇勤重複如此而猶曰
維日不足也朱氏曰爾有以受天之祿矣而天又降爾以福言天人之際交相與也書所謂昭受
上帝天其申命用休語意正如此○王氏曰君恩至重臣雖有犬馬之勞不足以上答惟祈其福祿以報之此
出於驩心之不強以爲者也
天保定爾以莫不興如山如阜如岡如陵如川之方至以
莫不增
鄭氏曰興盛也○毛氏曰高平曰陸大陸曰阜大阜曰
陵○董氏曰爾雅曰山脊曰岡又曰大阜曰陵則岡爲山之高者陵爲阜之大者岡則自延而下陵則已也
○程氏曰此章言既受天之福祿當不斷盛○鄭氏曰

如山如阜如岡如陵此言其福祿之積高大也川之方至謂其水縱長之時朱氏曰川之方至言其盛長之未可量也吉蠲古玄反為饎尺志反是用孝享許丈反禴餘若反祠嗣絲反烝之承反嘗于公先王君曰卜爾萬壽無疆居良反毛氏曰吉善蠲絜也王氏曰吉言諏日擇士之善蠲言滌濯之絜饎酒食也享獻也春曰祠夏曰禴秋曰嘗冬曰烝王氏曰禴於文或從勺○爾雅曰春祭曰祠夏祭曰礿秋祭曰嘗冬祭曰烝注云祠之言食礿新菜可礿嘗嘗新穀烝進品物也○孔氏曰若以四時當云祠禴嘗烝詩以便文故不依先後禘祫志云王制記先王宗廟之祭春曰禴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周公制禮乃改夏為禴禘又為大祭易曰不如西鄰之禴祭鄭注為夏祭之名則文王時已改○鄭氏曰公先公謂后稷至諸盩朱氏曰謂后稷以下至公叔祖類也史記公叔祖類生古公亶父索隱云古公亶父之父世本作太公組紺諸盩三代世表作叔類○盩直留反○朱氏曰先王太王以下也文王時周未有曰先王者此詩

非武王時作則或周公所更定者與孔氏曰周之所追大王以下大王之前皆為先公○毛氏曰君先君也朱氏曰君謂先公先王也○朱氏曰卜猶期也毛氏曰卜予也○孔氏曰無疆無有疆畔境界也○鄭氏曰吉蠲為饎是用孝享謂將祭祀也君曰卜爾萬壽無疆尸嘏主人傳神辭也孔氏曰少牢云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女孝孫之等是傳神辭嘏主人也○歐陽氏曰既則又言非惟天之福我君如此至于四時豐潔酒食祀其先公先王而神亦降之福○董氏曰周官蜡氏注曰蠲如吉圭惟饎之圭儀禮饗辭作圭為則是圭字作蠲音韓詩作吉圭釋文曰蠲舊音圭絜也

神之弔都歷反矣詒以之反爾多福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羣黎百姓徧音遍為爾德

毛氏曰弔至也。鄭氏曰神至者宗廟致敬鬼神著矣孔氏曰言王已致神之來至矣。毛氏曰詒遺也。程氏曰質實也。朱氏曰言其質實無爲日用飲食而已毛氏曰民無所施其智巧也日用飲食而已。鄭氏曰黎衆也。李氏曰百姓庶民也又曰百姓自古有二書言平章百姓者百官族姓也論語曰修己以安百姓者庶民也此言羣黎百姓則當以爲民不當以爲百官族姓也。鄭氏曰羣衆百姓徧爲女之德言則而象之朱氏曰徧爲尒德者言助尒爲德也。范氏曰君所以爲神民之主神則降福民則日用飲食而不知所以然羣黎百姓皆爲君德此君人者之至願也

如月之恒古恒反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不騫起虔反不崩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

毛氏曰恒弦也孔氏曰集本定本緪字作恒。釋文曰本亦作緪同古鄧反沈古恒反弦也升出也言俱進也鄭氏曰月上弦而就盈日始出而就明。孔氏曰日月在朔交會俱右行於天日遲月疾從朔而分至三日月去日已當二次始死魄而出漸漸遠日而月光稍長八日九日大率月體正半昏而中似弓之張而弦直謂之上弦也後漸至十五十六日月體滿與日正相當謂之望云體滿而相望也從此後漸虧至二十三日二十四日亦正半在謂之下弦於後亦漸虧至晦而盡也以取漸進之義故言上弦不云望騫虧也。程氏曰如松栢之茂盛無不承其庇廕長樂劉氏曰覆於万物而不彫如松栢之茂而罔不承其庇也。朱氏曰承奉也。歐陽氏曰前既欲其興盛則又欲其永久故多引常久不虧壞之物以爲況

天保六章章六句

采薇音微遣戍役也文王之時西有昆古門反夷之患北有玁音險狁音允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子亮反率所類反遣戍役以守衛中國故歌采薇以遣之出車以勞力報反還杕大計反杜以

勤歸也鄭氏曰文王爲西伯服事殷之時也昆夷西戎也天子殷王也○孔氏曰此與出車互言玁狁惟一云西戎玁狁大於西戎出師主伐玁狁故戒軍戎役以玁狁爲主而略於西戎也勞與勸還與歸但變文耳出車序云勞還帥故其詩云勞還役俱言還並云勞明還歸義同勸勞不異也○蘇氏曰采薇出車杕杜此三詩皆言文王爲西伯以紂之命而伐玁狁○錢氏曰文王遣戍役以守諸夏歌此詩以遣之叙其勤勞悲傷之情且風以義當時之事也後世因用之以遣戍役○朱氏曰文王雖受命爲西伯得專征伐而其征伐也亦必稱天子之命以行之此足以見服事殷之實矣而或者謂文王受命而稱王則是二天子也而可乎

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歸曰歸歲亦莫音暮止靡室靡家玁狁之故不遑啓居玁狁之故

薇解見草蟲○毛氏曰作生也長樂劉氏曰作謂芽初出土○鄭氏曰莫晚也靡無也○王氏曰男本有室而女有家今男靡得以室爲室女不得以家爲家○毛氏曰玁狁北狄也鄭氏曰北狄今匈奴也○鄭氏曰遑暇啓跪也○朱氏曰此設爲戍役者之言也○程氏曰采薇采薇以薇爲遣戍之候也曰歸曰歸深念歸時在歲暮也王氏曰戍者自謂歸期則歲暮矣舍其室家不遑暇起居以玁狁之故也毒民不由上則人懷敵愾之心矣朱氏曰凡此所以使我舍其室家而不暇啓居者非上之人故爲是以苦我也自以玁狁之故有所不得已而然耳

采薇采薇薇亦柔止曰歸曰歸心亦憂止憂心烈烈載飢載渴我戍未定靡使歸聘

程氏曰薇始長而柔○鄭氏曰烈烈憂貌載則也定止也○毛氏曰聘問也○李氏曰始遣戍役之時薇始生其後薇始長而柔又其後薇始壯而剛以見天時之變爾○范氏曰自作以至於柔未久也已念歸而憂○蘇氏曰內憂歸期之遠而外爲飢渴之所困亦甚病矣○

朱氏曰雖憂之深然戍事未已將誰使歸問其室家之安否乎

采薇采薇薇亦剛止曰歸曰歸歲亦陽止王事靡盬不遑啓處憂心孔疚久又反我行不來

程氏曰薇壯而剛。鄭氏曰十月爲陽時坤用事嫌於無陽故名此月爲陽孔氏曰尒雅釋文云十月爲陽純坤用事而嫌於無陽故名此月爲陽君子愛陽而惡陰其實陰陽常有四月秀葽靡草死豈無陰乎明陰陽常兼有也盬不堅固也處猶居也。毛氏曰疚病也。鄭氏曰來猶反也據家曰來。王氏曰陽止者亦如柔止感時物之變也。程氏曰歸期須歲之陽王事不可盬也故啓處不遑憂心雖甚病我行不可歸也長樂劉氏曰何以憂而至於病哉以我此行或死於戰陣而不復來也言文王之將率與其役者勇於報國視死而不敢顧其親也

彼爾維何維常之華彼路斯何君子之車戎車旣駕四牡業業豈敢定居一月三捷

毛氏曰爾華盛貌常常棣也。王氏曰路戎路也。鄭氏曰斯此也君子謂將率孔氏曰乘路車而稱君子故知謂將帥將帥路者左傳鄭子蟜以孫爲王賜之大路是路車得稱路也。毛氏曰業業壯也捷勝也。孔氏曰彼爾然而盛者何木之華乎維常棣之華也彼路車者斯何人之車乎維君子之車也以常棣之華之美喻君子車飾之盛也。朱氏曰戎車旣駕而四牡業業矣則何敢以定居乎庶乎一月之間三戰而三捷爾程氏曰君子總戎盛之車曰豈敢安居當期成功之速一月而三捷言速也。王氏曰豈敢定居一月三捷此言憂勤之至而冀其功之速成也。董氏曰爾雅注說文皆作薾薾華盛也

駕彼四牡四牡騤騤騤求龜反君子所依小人所腓符非反四牡
翼翼象弭彌氏反魚服豈不日戒玁狁孔棘
毛氏曰騤騤彊也說文曰騤馬行威儀也○程氏曰依依止所處
也腓從動之義人之腓身行則從動腓肚也言君子所處
小人從而動也長樂劉氏曰君子則依之以為樂備也小人則腓之以為進退也○董氏曰接
字書腓腨也易之咸見皆取象以著其隨物以動也○毛氏曰翼翼閑也孔氏曰閑
閑習也○程氏曰行列整治之狀象弭弓反末也所以解紒音計也鄭氏曰弓
反末者以象骨為之以助御者解轡紒宜滑也○孔氏曰釋器云弓有緣者謂之弓孫炎曰緣謂繳束而漆之
又云無緣者謂之弭孫炎曰不以繳束骨飾兩頭者也然則弭者弓弰之名弛之則反曲故云象弭弓反末
也紒與結義同紲索有結用以解之故曰所以解紒也兵車三人同載左人持弓中御車衛人自當佩觿不
專持射者解結弭之用骨自是弓之所宜亦不為解轡而設但弓者作器因物取用以弓必須骨故用骨象若
轡或有紒可以助解之耳魚服魚皮也鄭氏曰服矢服也○陸氏草木疏曰魚獸似豬東海有之

其皮背上斑文腹下純青其皮雖燥為弓鞬矢服海潮及天將雨其毛皆起○鄭氏曰日戒
曰相警戒也孔甚棘急也○陳氏曰師乘輯睦又能備
戒以防患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則師乘之相依也可知
矣○朱氏曰言將士豈不日相警戒乎玁狁之難甚急
誠不可以忘備也程氏曰整練其車甲脩其器械曰為戒備玁狁之事甚急故也器械弭
服是也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于付反雪霏霏芳菲反行道
遲遲載渴載飢我心傷悲莫知我哀
毛氏曰楊柳蒲柳也霏霏甚也遲遲長遠也○朱氏曰
此章設為役人預自道其歸時之事言勤勞之甚也○
董氏曰楊柳依依春之中也雨雪霏霏冬之末也○程
氏曰春而往冬而旋行遠而時久言行道遲遲則見歸思

之切。范氏曰人情之所患者莫切於飢渴莫知我哀言民之不得其所而無告也。予於采薇見先王以人道使人至於後世之使人則牛羊而已矣。毛氏曰君子能盡人之情故人忘其死。程氏曰一章述事之由次章三章極道勞苦憂傷之情上能察其情則雖勞而不怨雖憂而能勵四章五章則勸以義卒章言其歸以閔其勞古者戍役再朞而還今年春暮行明年夏代者至復留備秋至過十一月而歸又明年中春至春暮遣次戍者每秋與冬初兩番戍者皆在疆圉乃今之防秋也

采薇六章章八句

出車勞力報反還音旋率所類反也鄭氏曰遣將帥及戍役同歌同時欲其同心也反而勞之異歌異日殊尊卑也禮記曰賜君子小人不同日此其義也。王氏曰遣戍役同詩者出時則均服同食一衆心也勞還役異詩者入而振旅則反尊卑辨貴賤定衆志也程氏曰此詩所賦首受命至還歸其事有叙大要在歸功將帥

我出我車于彼牧音目矣自天子所謂我來矣召彼僕夫謂之載矣王事多難乃旦反維其棘矣

爾雅曰郊外曰牧王氏曰出車就馬於牧也。王氏曰古者兵寓於民而馬則牧于野兵車之出則以車而就牧也。李氏曰荀子曰天子召諸侯諸侯輦輿就馬禮也遂引此詩云我出我車于彼牧矣毛氏蓋本荀子之說然未必得詩人之意牧取郊也。鄭氏曰自從也。王氏曰天子紂也董氏曰文王為西伯則既得專征矣諸侯雖得專征必以王命行之以王飭命之專征也。程氏曰謂我命我也。毛氏曰僕夫御夫也。鄭氏曰載裝載也棘急也。歐陽氏曰南仲為將始戒車出至于郊則稱天子之命使我來將此衆遂戒其僕夫以趨王事之急難程氏曰王命之征趣其事之急不敢緩也。孔氏曰序其忠敬以慰勞之

我出我車于彼郊矣設此旐音兆矣建彼旄音毛矣彼旟音余旐斯胡不旆旆蒲貝反憂心悄悄七小反僕夫況瘁似醉反

丘氏曰將言建旄設旐之事又本出車言之也。李氏曰言郊與牧同義但其字異爾。毛氏曰龜蛇曰旐旄干旄鳥隼曰旟孔氏曰周禮司常曰諸侯載旂軍吏載旗郊野載旐百官載旟此詩旐旟旄旆雜互乘之則君之諸節有建之者矣文王時未制周禮則南仲以下或建旐或載旟或載旐也。楊氏曰曲禮行前朱雀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招搖在上急繕其怒進退有度左右有局各司其局此師行之法也四方之星蓋其方所在左右前後所進退有度各司其局則士無失伍舉矣。朱氏曰此章所謂旐者玄武也旟者朱雀也下章所謂旂者青龍也。孔氏曰胡不何不也。毛氏曰旆旆旒垂貌程氏曰旆旆垂委之狀。王氏曰未有事故不旆旆也。董氏曰禮曰德車結旌武車綏旌綏謂垂舒之也首習治兵建而不旆壬申復旆之諸侯畏之則知垂旌所以為戰也。鄭氏曰況茲也。程氏曰此章既受命而行有旗章之盛見付與之重憂勞其事也其憂念之深僕夫左右之人亦為之意瘁鄭氏曰將率既受命行而憂臨事而懼也御夫則茲益憔悴

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車彭彭旂旐央央於良反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玁狁于襄

毛氏曰王殷王也南仲文王之屬朱氏曰南仲文王之臣此時大將也方朔方近玁狁之國也。朱氏曰今靈夏州西夏所據之地。長樂劉氏曰往城于方者軍行而為蕃蔽之具也。范氏曰往城于方所以守衛中國也非取玁狁之地而城之。蘇氏曰彭彭壯盛也。毛氏曰交龍為旂央央鮮明也王氏曰彭彭然張其車央央然飾其旂旐。朱氏曰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者文王以商王之命命南仲而南仲語其軍士以天子之命也。毛氏曰赫赫盛貌程氏曰赫赫德名顯盛襄除也。程氏曰此章指元帥之名以顯其功

主言城而勝纔抗禦戎之道守備爲本不以攻擊爲先一章言車徒始集於郊牧乃勤告語之以天子之命南仲受文王之命文王受天子之命故南仲語其使衆曰我所以來此統衆者其命蓋自天子而下也之蔆截勉其體悉王事以赴其急二章言方欲治兵之時衆車並列於郊此車設旐彼車建旄各事整飭戎容既備肅然無譁爲將者指其旗旐而言曰彼旟旐斯胡不旆旆而飛揚也雖治兵之時建而不旆然以將士憂懼之心觀之亦若旌旂隨人意而不舒也古者出師以喪禮處之命下之日士皆涕泣夫子之言行三軍亦曰臨事而懼皆此意也三章言旣已治兵大將傳天子之命以令軍衆於是彭彭然張其車乘央央然旆其旂旐威靈氣焰赫然動人兵事以哀敬爲本而所尚則威二章之戒懼三章之奮揚並行而不相悖也軍禮無所放以左傳聘禮放之則治兵之時建而不旆受命則張而旆之在道之時則斂而不旆將戰之時則張而旆之左傳平丘之會晉治兵于邾南革車四千乘建而不旆壬申復旆之諸侯畏之杜預曰軍將戰則旆故曳旆以恐之此治兵不旆將戰張旆之驗也聘禮使者載旜帥上介衆介以受命于朝遂行斂旜及所聘之竟張旜而誓使之旜猶軍之旂旐也使聽命於朝猶軍聽命於野也使載旜而受命猶軍張旆而聽命也使既行而斂旜猶軍在道而斂旆也使及所聘之竟而張旜猶軍將戰而張旆也

○昔我往矣黍稷方華今我來思雨于付反雪載塗王事多難不遑啓居豈不懷歸畏此簡書

孔氏曰方華方生華也○李氏曰思語辭也○毛氏曰塗凍釋也孔氏曰雪落而釋爲塗泥是春凍始釋也簡書戒命也又曰鄰國有急以簡書相告則奔命救之○長樂劉氏曰謂王命載之以竹簡也○朱氏曰戒曰簡書策命臨遣之辭也○孔氏曰

古者无紙有事則書之於簡謂之簡書○朱氏曰本其往時所見與今還
時所遭以見其出之久鄭氏曰征伐玁狁因伐西戎至春凍始釋而來反○長
樂劉氏曰王事多難言玁狁雖衰而西戎又入也自此
而西不遑起居也○程氏曰豈無思歸之心畏簡書不
敢自遂
釆薇之所謂往遣戍時也此詩之所謂往在道時也
釆薇之所謂來戍畢時也此詩之所謂來歸而在道
時也
喓喓於遙反草蟲趯趯吐歷反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勑中反
既見君子我心則降赫赫南仲薄伐西戎
首兩句解見草蟲○鄭氏曰君子斥南仲也降下也
劉氏曰降者莫不放下其心以自安也○程氏曰此章復言兵出而衆和

爲一方所倚望南仲之功於此尤盛草蟲阜螽其類相
應民心之望王師猶是也此南仲之伐西戎也鄭氏曰近西戎
之國聞南仲既征玁狁將伐西戎皆歡躍而鄉望之如阜螽之聞草蟲鳴焉○朱氏曰豈既却玁狁而還師以
伐昆夷也與
薄詁辭也喓喓草蟲以下六句說者以草蟲之詩有
之遂亦以爲室家之語觀其斷句曰赫赫南仲薄伐
西戎其辭奮張豈室家思望之語乎毋逝我梁毋發
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兩見於谷風小弁之詩其
一夫婦也其一父子也
春日遲遲卉許貴反木萋萋七西反倉庚喈喈音皆采蘩祁祁巨移
反執訊音信獲醜薄言還歸赫赫南仲玁狁于夷
毛氏曰卉草也○孔氏曰萋萋然茂美喈喈然和鳴采

虆之人祁祁然衆多○程氏曰訊問也其魁首當訊問
者醜徒衆也○毛氏曰夷平也○歐陽氏曰述其歸時
春日暄妍草木榮茂而禽鳥和鳴於此之時執訊獲醜
而歸豈不樂哉朱氏曰此章言其振旅而歸還之時也○鄭氏曰此時亦
伐西戎獨言平玁狁者玁狁大故以爲始以爲終

出車六章章八句

杕杜勞力報反還役也

有杕之杜有睆華貌也其實王事靡盬繼嗣我日日月陽止
女心傷止征夫遑止

毛氏曰興也朱氏曰因其時物感而興也○杕杜解見唐風○毛氏曰
睆實貌○鄭氏曰嗣續也十月爲陽遑暇也○朱氏曰
軍事在外其室家感時物之變而思之○呂氏曰杜之
有實秋冬之交也歲將暮矣猶歎其未至也○李氏曰
繼嗣我日言其行役以日繼日無有休息之期也范
氏曰日月陽止歲將暮也女心傷止居者之思也凡行
役唯居者之憂爲甚○鄭氏曰婦人思望憂傷征夫如
今已閑暇且歸也而尚不得歸

有杕之杜其葉萋萋王事靡盬我心傷悲卉木萋止女心
悲止征夫歸止

毛氏曰萋萋新葉○鄭氏曰傷悲者念其君子於今勞
苦○呂氏曰卉木亦萋然有葉則春將暮矣歲暮之期
既不至將至春之暮猶未歸也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音起王事靡盬憂我父母檀徒丹反車幝
昌善反四牡痯痯古緩反征夫不遠

呂氏曰杞之可食春莫矣。孔氏曰伐檀云伐輪伐輻是檀可以爲車之輪輻大明云檀車煌煌。毛氏曰幝幝敝貌痯痯罷貌。李氏曰陟彼北山言采其杞猶草蟲之詩言陟彼北山言采其薇皆以見時物之變感其君子久出思得以見之非有它義也。朱氏曰憂我父母詒我父母之憂也王氏曰我君子也父母君子之父母也。陳氏曰言夫之車久而當敝矣四牡當罷矣詩亦不遠當歸也董氏曰檀車幝幝四牡痯痯若聞其將至也

匪載匪來憂心孔疚居又反 期逝不至而多爲恤卜筮偕止會言近止征夫邇止

鄭氏曰載裝載也疚病也。毛氏曰逝往也。長樂劉氏曰期逝者謂所期之日以逝。毛氏曰恤憂也。鄭氏曰偕俱會合也。毛氏曰邇近也、王氏曰庶幾其歸且至不遠矣旣而匪載匪來所以憂心孔疚也。毛氏曰遠行不必如期室家之情以期望之。朱氏曰期已過而猶不至則使我多爲憂恤宜矣。王氏曰會卜筮之言皆言近矣則庶幾征夫之歸近矣朱氏曰或卜或筮其繇皆曰近矣則征夫其亦邇而將至也與。范氏曰以卜筮終之言思之無所不爲也出車勞率故美其功杕杜勞衆故極其情先王以己之心爲人之心故能曲盡其情使民忘其死以忠於上也李氏曰觀此詩言王事靡盬憂我父母何以異於鴇羽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父母何怙言期逝不至亦何以異於采綠五日爲期六日不詹然鴇羽采綠下之人自訴其勞苦此下之人勞苦而上知之

杕杜四章章七句

魚麗力馳反 美萬物盛多能備禮也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

采薇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故美萬物盛多可以
告於神明矣
程氏曰太平之時庶物繁盛故能備禮六月序云魚麗
廢則法度缺矣物不足則不能備法度也文武以天保
以上治內以下傳詩者之言也不可取
魚麗于罶（音柳）鱨（音常）鯊（音沙）君子有酒旨且多
毛氏曰麗歷也罶曲梁也寡婦之笱也 孔氏曰釋器云嫠婦之笱謂之罶郭璞曰以簿取魚者名為罶也然則曲簿也以簿為魚笱其功易成號之寡婦笱耳非寡婦所作也 鱨揚也 陸璣草木疏曰鱨一名黃揚今黃頰魚是也身形厚而長大頰骨正黃有力解飛者 鯊鮀也 孔氏曰郭璞云今吹沙也 陸璣草木疏曰魚狹而小常張口吹沙故曰吹沙 太平而後微物衆多 程氏曰罶魚笱之易作者麗於罶者亦美大之魚也見其盛多 古者不風不暴不行火 孔氏曰言風暴然後行火也風暴者謂氣寒其風疾即北風也自十月始 草木不折不芟斧斤不入山林 孔氏曰草木黃落斤斧乃入山林也霜勁風暴枝折葉隕謂之折芟盡葉落而盡似芟之也 豺祭獸然後殺 孔氏曰豺殺獸聚而祭其先然後可田獵月令季秋豺祭獸而殺禽故夏小正云十月豺祭獸 獺祭魚然後漁 孔氏曰獺聚其魚以祭先然後可捕魚月令孟春獺祭魚 鷹隼擊然後罻（音畏）羅設 孔氏曰夏小正五月鳩化為鷹月令季夏鷹乃學習孟秋鷹乃祭鳥司裘云仲秋王乃行羽物注云此羽物小鳥鶉雀之屬鷹所擊者罻捕鳥網細密者也自此以上是取之以時也 是以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大夫不麛不卵 孔氏曰天子雖田獵不得圍之使匝諸侯言不掩羣大夫言不麛不卵各舉其力之所能以禁之耳恐盡物以長養之故也 士不隱塞庶人不數罟罟必四寸然後入澤梁 孔氏曰梁止可為防於兩邊不得當中皆隱塞罟目不得小使小魚不得過亦為盡物也 故山不童澤不涸鳥獸魚鼈皆得其所然 朱氏曰凡此皆先王之政也然必有至誠惻怛之心仁厚愷悌之化使人不知其所以為之者然後可行耳不然則叢脞已甚矣豈所恃以為治者哉 ○蘇氏曰古之仁人交萬物有道取之有時用之有

節則草木鳥獸繁植無有求而不得君子於是及其閑暇而爲醴以燕樂之其酒既旨且多言無所不備也○朱氏曰舊説君子有酒旨爲句且多爲句非是當以有酒爲句旨且多爲句言酒旨而又多也且罍酒然多亦隔句協韻也

魚麗于罶魴鱧音礼君子有酒多且旨

鱧鯇定本鱧鮦鮦與鱧音同

毛氏曰鱧鮦也孔氏曰釋魚云鱧鯇舍人曰鱧名鯇○郭璞曰鱧鮦鯇鯶諸本或作鱧鱺或作

魚麗于罶鰋音偃鯉君子有酒旨且有

毛氏曰鰋鮎乃兼反也孔氏曰釋魚有鰋鮎孫炎以爲鰋鮎一魚鱧鯇一魚郭璞以爲鰋鮎鱧鯇四者各爲一魚

物其多矣維其嘉矣

蘇氏曰多則患其不嘉

物其旨矣維其偕矣

蘇氏曰偕齊也旨則患其不齊旨即所謂嘉也物雖嘉旨然陸産或不如水産之盛澤物不如山物之蕃猶未可以言偕也

物其有矣維其時矣

程氏曰盛而及時也王氏曰若季冬薦魚春獻鮪之類是也○呂氏曰物常有而不乏則可以待時而取之故曰維其時矣物不常有不可必其時也○蘇氏曰多而能嘉旨而能齊有而能時言曲全也有即所謂偕也物雖盛多而偕有必適當其時然後盡善所謂時者不專爲用之之時也苟非國家閒暇内外無故則物雖盛不能全其樂矣

魚麗六章三章章四句五章章二句

鹿鳴之什十篇五十五章三百一十五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十七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十八

南陔之什

南陔（古哀反）孝子相戒以養（餘尚反）也

白華孝子之絜白也

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也

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

毛氏曰有其義而亡其辭（孔氏曰此云有其義而鄉飲酒之礼注皆云今亡其義未聞鄭志答炅模云為記注時就盧君耳先師亦然後乃得毛公傳披注又云後世衰微幽厲尤甚礼樂之書稍稍發棄以為孔子之前六篇已亡亦為不見此序故云張氏曰人或言亡詩六篇古無其詩既無詩安得有此篇以是有其辭所以亡者良由施之於笙非若歌之可習）○鄭氏曰鄉飲酒燕禮皆曰笙入奏南陔白華華黍孔子論詩雅頌各得其所時俱在耳篇第當在於此遭戰國及秦之世其義則與衆

篇之義合編故存至毛公爲故訓傳乃分衆篇之義各置於其篇端云又闕其亡者以見在爲數故推改什首遂通耳而下非孔子之舊。孔氏曰據六月之序由庚本在華黍之下其義不備論於此而與崇丘同處者以其是成王之詩故下從其類。蘇氏曰毛公推改什首予以爲非古於是復爲南陔之什則小雅之什皆復孔子之舊

六月序小雅諸篇魚麗之後初一曰南陔次二曰白華次三曰華黍次四曰由庚次五曰南有嘉魚次六曰崇丘次七曰南山有臺次八曰由儀與鄉飲酒禮燕禮奏樂之序皆合鄉飲酒禮笙入樂南陔白華華黍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燕禮亦然間歌之次正與六月之序同以孔氏之說考之則毛公所辟曲從崇丘下從由儀上此孔子之舊也蘇氏復南陔之什既得之矣而由庚崇丘尚仍毛氏之舊今悉正之董氏以爲笙入者有聲而無詩朱氏曰意篇題之下必有譜焉如投壺魯鼓薛鼓之節而亡之耳其說不爲無理然國語叔孫穆子聘晉伶簫詠歌鹿鳴之三鹿鳴三篇既可與簫相和而歌則南陔以下豈不可與笙相和而歌乎

南有嘉魚樂音洛與賢也大音泰平之君子至誠樂與賢者共之也董氏曰文王大統未集武王繼代方改定制度至成王然後治定功成傳曰太平治之至也然則非成王其得謂太平君子哉。陳氏曰太平之時得賢則未必有益於治然賢亦未必遽於亂是以賢者漸致疎棄不肖者漸致邪昵間有勉強與賢者共身其樂亦不能久今也至誠樂與賢者共之非天資敦厚孝與性成不能如是也

南有嘉魚烝之承反然罩罩張教反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音洛協句五教反。朱氏曰樂協韻去聲其義則與音洛者同

朱氏曰興也孔氏曰毛傳於三章曰興也傳文略擧中以明上下足知魚雖皆興也毛氏
曰江漢之間魚所產也孔氏曰南方魚之善音莫善於江漢之間○山陰陸氏曰嘉魚
鯉質鱒鱗肌肉美食乳泉出於丙穴先儒謂丙穴在漢中沔南縣北穴口向丙故曰丙穴也○釋文曰
烝王肅云衆也朱氏曰烝然發語聲也○毛氏曰罩篧助角反也孔氏
曰釋器云篧謂之罩李巡曰篧編細竹以爲罩捕魚也○范氏曰罩罩取之不已
也○呂氏曰君子成王也嘉賓新進之賢也○鄭氏曰
式用也燕飲也○釋文曰得賢置酒歡情怡暢故樂○
王氏曰君子有酒而嘉賓式宴以樂此所謂樂與賢者
共之也○董氏曰別本作烝然說文亦作蒸字
嘉魚羣然入於網罩之又罩取之不竭與得賢之多
也賢者才多寡繫君上之好惡樂與賢則衆多不樂與
賢則亦從而衰少矣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道其
樂與賢之心也
○南有嘉魚烝然汕汕所諫反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衎苦旦反
毛氏曰汕汕樔側交反也鄭氏曰樔者今之撩罟也○孔氏曰釋器曰樔謂之汕○李巡云汕
以薄取魚也衎樂也○山陰陸氏曰君子求賢上籠之如罩
下撩之如汕淮南子曰罩者抑之罾者擧之爲之雖易
得魚一也李氏曰以見求賢無方也
○南有樛居虬反木甘瓠音護纍力追反之君子有酒嘉賓式燕綏
之
樛木解見周南○毛氏曰纍蔓也陳氏曰瓠蔓生○毛氏曰瓠以得所附而
纍也○鄭氏曰綏安也
瓠有甘有苦甘瓠則可食者也樛木下垂以興君子瓠
之甘者以興賢者南有樛木甘瓠纍之言相與固結而

不可解也
翩翩者鵻音隹烝然來思君子有酒嘉賓式燕又思
鵻解見四牡。李氏曰賢者羣然如鵻之來集也。孔
氏曰思皆爲辭嘉賓既來用此酒與之燕又燕也頻與
之燕言親之甚也朱氏曰來思之思語辭也又思既燕而又思之以見其至誠有加而無已
也凡思字爲語助者上字既韻爲思慮之思者本字協韻此章則來字與末句思字協韻也
南有嘉魚四章章四句
崇丘萬物得極其高大也
毛氏曰有其義而亡其辭
南山有臺樂得賢也得賢則能爲邦家立太平之基矣
南山有臺北山有萊樂音洛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萬
壽無期
毛氏曰興也臺夫須也陸璣草木都曰夫須莎草可爲蓑笠都人士云臺笠萊草
也陸璣草木踈曰萊草名其葉可食今兗州人烝以爲茹謂之萊烝。丘氏曰只辭也
。孔氏曰無期無期竟也。歐陽氏曰高山多草木如
周大國多賢才李氏曰詩人之意只言山之有草木以喻國之有賢者若必一一爲詠則拘矣
。范氏曰君用賢則天下頌之其用不賢則天下詛之
賢人必爲國行善政不賢人必爲國行惡政故用賢則
榮不用賢則辱用賢則有福不用賢則有禍用賢則壽
不用賢則夭此天下之通道也陳氏曰壽夭天也得賢何益於壽曰君子有四
時朝夕晝夜節宣其氣勿羸其體尚不近賢者則非暴非食惑以喪志雖欲壽得乎
賢才之盛多如此樂哉王者誠可爲邦家之基矣誠
可以萬壽無期矣五章反覆詠嘆之樂之至也
南山有桑北山有楊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樂只君子萬壽

無疆居良反

南山有杞北山有李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樂只君子德音不已

陸氏草木疏曰杞其樹如樗一名狗骨。鄭氏曰已止也不止者言長見稱頌也

南山有栲音考北山有杻女久反樂只君子遐不眉壽樂只君子德音是茂

毛氏曰栲山樗杻檍也。鄭氏曰遐遠也朱氏曰遐何通。毛氏曰眉壽秀眉也。鄭氏曰茂盛也。程氏曰遐不眉壽猶云不遐遠眉壽乎

南山有枸俱甫反北山有楰音庾樂只君子遐不黃耇音苟樂只君子保艾五蓋反爾後

毛氏曰枸枳枸孔氏曰宋玉賦云枳枸來巢則枸木多枝而曲所以來巢也陸璣疏云枸樹高大似白楊有子著枝端大如指長數寸噉之甘美如飴八月熟今官園種之謂之木蜜楰鼠梓孔氏曰郭璞云楸屬也陸璣疏曰其樹葉木理如楸山楸之異者今人謂之苦楸是也。黃黃髮也孔氏曰老人髮白復黃也耇老也孔氏曰孫炎云耇面凍梨色如浮垢艾養保安也

南山有臺五章章六句

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

毛氏曰有其義而亡其辭

蓼音六蕭澤及四海也鄭氏曰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虞書曰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李氏曰澤及四海言澤及天下之諸侯不必以爲四夷之長也

蓼彼蕭斯零露湑息叙反兮既見君子我心寫兮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

毛氏曰興也蓼長大貌蕭蒿也孔氏曰蕭郭璞云即蒿也生民曰取蕭祭脂蕭

香物也

湑湑然蕭上露貌。鄭氏曰既見君子者言朝見於天子也。毛氏曰寫者輸寫其心也鄭氏曰燕者舒其情意無留恨也。長樂劉氏曰寫者傾其瞻仰之心也。蘇氏曰諸侯來朝王者推恩以接之無所不及若零露之於蕭故其既見天子也其心莫不傾盡天子又申之以燕禮於其燕也極其笑語而無間。張氏曰有譽處兮謂君接之以溫厚則下情得伸讒毀不入而美名可保也

蓼彼蕭斯零露瀼瀼如羊反 既見君子爲龍爲光其德不爽壽考不忘

毛氏曰瀼瀼露蕃貌龍寵也爽差也。鄭氏曰爲龍爲光言天子之恩澤光耀被及己也。王氏曰見天子之德無有差爽故皆願其壽考而永不忘於心也

四海諸侯遠近大小親疎亦不齊矣而王者德施之普各稱其分莫不滿足所謂其德不爽也苟有心於其間豈能無偏黨差忒哉

蓼彼蕭斯零露泥泥乃禮反 既見君子孔燕豈開在反弟音悌 宜兄宜弟令德壽豈

毛氏曰泥泥霑濡也。鄭氏曰孔甚也。董氏曰燕燕諸侯也。毛氏曰豈樂弟易也。蘇氏曰兄弟同姓諸侯也。李氏曰天子既如是宜其有令善之德壽而且樂也

天子之待諸侯甚燕樂而豈弟也兄弟自同姓諸侯親者言之四海諸侯莫不在其中矣諸侯既被天子之燕樂於是祝頌之曰庶幾天子宜兄宜弟無不親

睦有令善之德壽而且樂乎亦爲同姓諸侯善頌之
辭以見其疏也
蓼彼蕭斯零露濃濃（奴同反）既見君子鞗（徒彫反）革沖沖（勑弓反）
和鸞雝雝萬福攸同
毛氏曰濃濃厚貌鞗轡也革轡首也（孔氏曰郭璞云轡靶也馬轡所靶之外有餘而垂者謂之革鞗皮爲之故曰鞗革）沖沖垂飾貌。後漢志注曰子
實周禮注和鸞皆以金爲鈴鸞者在衡和者在軾（魯訓曰和設軾者也鸞設衡者也。董氏曰韓詩曰在軾曰和在鑣曰鸞）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
應舒則不鳴疾則失音故詩云和鸞雍雍言得其和也
（毛氏曰在鑣曰鸞。孔氏曰四馬八鑾箋云置鸞於鑣異於乘車是鄭以乘車之鸞不當在鑣矣）。鄭氏
曰攸所也。王氏曰乘馬路車天子所以好諸侯也有
車馬則有鞗革和鸞矣上下相遇以德而成以禮則萬
福所同也
韓奕之二章曰王錫韓侯鞗革金厄三章曰其贈維
何乘馬路車即其事也
蓼蕭四章章六句
湛（直減反）露天子燕諸侯也（左傳甯武子曰昔諸侯朝正於王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鄭氏曰燕謂與之燕飲酒也諸侯朝覲會同天子與之燕所以示慈惠）
湛湛露斯匪陽不晞（音希）厭厭（於鹽反）夜飲不醉無歸
毛氏曰湛湛露茂盛貌陽日也晞乾也厭厭安也（孔氏曰安閑也。蘇氏曰夕也）夜飲私燕也宗子將有事則族人皆侍
不醉而出是不親也醉而不出是渫宗也（鄭氏曰天子燕諸侯之禮云此假宗子與族人燕爲說耳。孔氏曰伏生書傳曰既侍其宗然後得燕燕私詒何而與族人飲飲而不醉是不親醉而不出是不敬與此傳同諸侯燕禮曰宵則庶子執燭於阼階上甸人執大燭於庭閽人爲燭於門）

外賓辭也西坐取其薦脯以降奏陔夏取所執脯以賜鐘人於門外霤遂出○歐陽氏曰露以夜降者也因其夜飲故近取以爲比云湛湛之露潤霑於物非至曙則不乾猒猒之飲恩被於諸侯非至醉則不止暴其燕私慇懃之意以見天子恩禮諸侯之厚○說文曰懕安也詩曰懕懕夜飲

湛湛露斯在彼豐草厭厭夜飲在宗載考

毛氏曰豐茂也夜飲必於宗室范氏曰言在所尊者之室○朱氏曰宗室蓋路寢之屬○鄭氏曰考成也○歐陽氏曰言在彼豐草杞棘者以露之被草木如王恩被諸侯爾○范氏曰王者天下之宗諸侯之所主也在宗載考禮成而恩洽也

湛湛露斯在彼杞棘顯允君子莫不令德

孔氏曰顯允明信也○朱氏曰君子指諸侯爲賓者也○鄭氏曰令善也○歐陽氏曰令德令儀者言此與燕之臣皆有令德令儀爾程氏曰忠順之心也見之容皆令德也○曾氏曰前兩章言厭厭夜飲後兩章言令德令儀然則雖過三爵亦可謂不繼以淫矣

其桐其椅於宜反其實離離豈弟君子莫不令儀

椅解見定之方中○毛氏曰離離垂也程氏曰離離猶纍纍○歐陽氏曰其桐其椅木之美者其實離離然亦喻諸侯在燕有威儀爾孔氏曰言其蘊藉特威儀不至醉亂自詩人比事多於卒章別引他物

湛露四章章四句

南陔之什十篇其六篇亡其四篇十七章八十六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之十八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十九

彤弓之什

彤徒冬反弓天子錫有功諸侯也左傳甯武子曰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以覺報宴注愾恨怒也覺明也謂諸侯有四夷之功王賜之弓矢又爲歌彤弓以明報功宴樂○鄭氏曰凡諸侯賜弓矢然後專征伐

范氏曰先王知天下諸侯之不可無長故爲之方伯連帥以維之其有功則賜之弓矢使專征伐以正諸夏此王室之所以尊也不然則強陵弱大幷小而莫之制天子之政令有所不行故曰彤弓廢則諸夏衰矣○李氏曰周室東遷之後賞罰無章然彤弓之賜惟及晉文侯文公二人則先王盛時可知矣

所謂專征者如四夷入邊臣子簒弒不咨稟報者其

他則九伐之灋乃大司馬所職非諸侯所□也與後
世強臣拜表輒行者異矣

彤弓弨尺昭反兮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貺之鐘鼓既設
一朝饗之

毛氏曰彤弓朱弓也以講德習射孔氏曰彤赤故言朱弓爲弓者皆漆之以㯃霜露彤弓漆之色赤旅弓漆之色黑也賜弓赤一而黑十以赤爲重耳周礼無彤弓之名傳言講德習射則彤弓其周礼之唐弓大弓乎夏官司弓矢唐弓大弓以授學射者使者勞者注往體寡來體多曰王弓弧弓皆來射強弓也往體多來體寡曰夾弓庾弓皆近射弱弓此往體來體若一曰唐弓大弓學射者弓用中後習強弱則易也勞者勤勞王事若晉文侯文公受王弓矢之賜也講德謂射礼也弨弛式氏反貌孔氏曰說文云弨弓反謂弛之而躰反也○李氏曰言者語辭也○王氏曰受言藏之者工成而獻王王受而藏之以待賜也○毛氏曰貺賜也○鄭氏曰朝早朝也孔氏曰燕或至夜饗則如其獻數礼成而罷在傳曰鄭饗趙孟礼終乃燕是饗不終日也大飲賓曰饗孔氏曰饗者烹大牢以飲賓設牲俎豆盛於食燕周語曰王饗有體薦燕有折俎公當饗卿當燕是禮盛也○長樂劉氏曰行饗賞必與衆共之故行饗禮於廟○蘇氏曰其賜之也行之以饗禮○呂氏曰天子錫有功諸侯必曰中心貺之喜之好之者言是錫也非以爲儀也出於吾情而非勉也饗之右之酬之者言功之大者情必厚情之厚者賜必多賜之多者儀必盛所謂本末情文無所不稱者也范氏曰鐘鼓大樂也饗盛禮也

彤弓弨兮受言藏之言其重也受弓人所獻藏之王府以待有功不敢輕予人如說命惟衣裳在笥之意也我有嘉賓中心貺之言其誠也中心實欲貺之非由外也鐘鼓既設一朝饗之言其速也以王府寶藏之弓一朝舉以畀之未嘗有遲留顧惜之意比之後世

視府藏爲已私分至有以武庫兵賜弄臣者則與受
言藏之者異矣賞賜非出於利誘則迫於事勢至有
朝賜鐵券而暮屠戮者則與中心貺之者異矣屯膏
吝賞功臣解體至有印刓而不忍予者則與一朝饗
之者異矣

彤弓弨兮受言載之我有嘉賓中心喜之鐘鼓既設一朝
右(音又)之

王氏曰其藏弓也載以抗之櫜以韜之則以言其藏之
無敢不平也。毛氏曰右勸也(孔氏曰謂設饗禮勸其功也。王氏曰尊而右之)

彤弓弨兮受言櫜(古刀反)之我有嘉賓中心好(呼報反)之鐘鼓
既設一朝醻(市由反)之

毛氏曰櫜韜(吐刀反)也(釋文曰弓衣也)醻報也。王氏曰醻之者
既獻矣又醻之也主既獻賓既酢則報施遍矣於是有
醻焉則所以爲厚也(鄭氏曰飲酒之禮主人獻賓賓酢主人主人既飲又酌賓謂之醻)

彤弓三章章六句

菁菁(子丁反)者莪(五何反)樂(音洛)育材也君子能長(張丈反)育人材
則天下喜樂之矣(鄭氏曰樂育材者歌樂人君教學國人秀士選士俊士造士進士養之以漸至於官之。朱氏曰先王盛時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其制見於周官孟子与夫礼記漢儒之說者皆不同也蓋其詳不可得而考矣至以爲教之以孝弟忠信詩書礼樂養其良知良能之善以俟其成德而器其用焉則其意未嘗不同也故孟子曰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此所謂長育人材者能如是則天下喜樂之宜矣)

呂氏曰長育人材之道固多術矣而莫先於禮儀禮儀
者內外兼養非心過行無所從入此人材所以成也故
曰菁菁者莪廢則無禮儀矣。陳氏曰小雅二十二詩

皆因其事而歌之也菁菁者莪之詩則宜何歌其天子
行礼於學校燕飲而歌之與
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
毛氏曰興也菁菁盛貌莪蘿蒿也陸璣草木疏曰莪蒿也一名蘿蒿生澤田
漸洳之處葉似邪蒿而細科生二月中莖可生食又可蒸中阿阿中也大陵曰阿君
子能長育人材如阿之長莪菁菁然昌黎韓氏曰君子之長育人材若大
陵之長育微草能使之菁菁然盛也○昌黎韓氏曰既見君子樂且有儀
者天下美之之辭也○歐陽氏曰謂此君子樂易而有
威儀耳鄭氏曰以礼儀見接○潤氏曰欲天下之賢材莫如致敬以有礼則賢者出而風俗厚矣此所
以養天下之材樂且有儀所以爲此也
菁菁者莪在彼中沚音止既見君子我心則喜
毛氏曰中沚沚中也

菁菁者莪在彼中陵既見君子錫我百朋
毛氏曰中陵陵中也○鄭氏曰錫賜也古者貨貝五貝
爲朋孔氏曰前漢食貨志王莽置貝貨五品大貝四寸八分以上二枚爲一朋直錢二百一十六牡貝三寸
六分以上二枚爲一朋直錢五十幺貝二寸四分以上二枚爲一朋直錢三十小貝一寸二分以上二枚爲一
朋直錢一十不成貝寸二分漏度不得爲朋率枚直錢三文王莽多率古事而行五貝故知古者貨貝焉錫
我百朋得祿多也王氏曰彼厚之以祿則士之才成矣樂其成吾才而又能用我也豈特爲
厚祿乎哉○范氏曰錫我百朋言僕益於王之多也
汎汎芳劒反楊舟載沈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
毛氏曰楊木爲舟○孔氏曰載則也○鄭氏曰休者休
休然○朱氏曰載沈載浮猶言載清載濁載馳載驅之
類以比未見君子而心不定也既見君子心休休然安
定也

菁菁者莪四章章四句

變小雅 變一

鄭氏曰詩譜曰小雅六月大雅民勞之後皆謂之變雅美惡各以其時亦正之次也○釋文曰從六月至無羊十四篇是宣王之變小雅皇甫謐曰宣王三十年王伐魯諸侯從此而不睦蓋周衰自此而始也六篇宣王之美詩多是三十年前事箴規之篇當在三十年以後王德漸衰亦容美刺並作不可以繫斷也從節南山至何草不黃四十四篇前儒申公毛公皆以為幽王之變小雅孔氏曰鄭氏詩譜謂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小宛皆刺厲王詩毛氏移之於此若如鄭言毛詩為毛公所移四篇容可在此今韓詩亦在此王肅皇甫謐以為四篇正刺幽王孫毓曰毛公明於詁訓篇義誠自刺厲王無緣橫移其第改為幽王○蘇氏曰小雅無厲王之詩鄭氏以為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小宛皆厲王之詩也毛公以故訓傳而迁其第因改之耳其言此詩所以非幽王者曰師尹皇甫不得並政褒姒豔妻不得偕寵番與鄭桓不得同世此其所以為厲王者也使幽王之世師尹皇甫皆與鄭桓先後在事褒姒以色居位謂之豔妻其誰曰不可自漢以來諸儒異師相攻甚於仇讎苟毛公誠改詩第則他師將不肯信而韓詩之次亦毛詩合也足以明其非厲王也從民勞至桑柔五篇是厲王之變大雅從雲漢至常武六篇是宣王之變大雅瞻卬及召旻二篇是幽王之變大雅

六月宣王北伐也鹿鳴廢則和樂缺矣四牡廢則君臣缺矣皇皇者華廢則忠信缺矣長樂劉氏曰四海廣遠耳目之所不能及非有忠信司其耳目則聞其可識常棣廢則兄弟缺矣伐木廢則朋友缺矣天保廢則福祿缺矣采薇廢則征伐缺矣王氏曰采薇之師不得已而後起亨其情而閔其勞所謂說以使民民犯難者也征伐之義如斯而已出車廢則功力缺矣杕杜廢則師衆缺矣王氏曰征伐之功在將帥而已而將帥之所恃者師衆也魚麗廢則法度缺矣南陔廢則孝友缺矣白華廢則廉恥缺矣華黍廢則蓄積缺矣由庚廢則陰陽失其道理矣南有嘉魚廢則賢者

不安下不得其所矣崇丘廢則万物不遂矣南山有臺廢則為国之基隊矣（直類反）由儀廢則萬物失其道理矣蓼蕭廢則恩澤乖矣湛露廢則万国離矣彤弓廢則諸夏（戶雅反）衰矣菁菁者莪廢則无礼儀矣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孔氏曰宣王所以北伐者由厲王小雅盡廢致四夷交侵○張氏曰小雅盡廢未必皆厲王之罪因亦有漸○朱氏曰成康既沒文武之政侵尋弛壞至于夷厲而小雅不廢矣蓋其人亡其政息雖鐘鼓管絃之聲未廢然其實不至則无所施之所謂廢也宣王中興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北伐南征以復文武之境上故序詩者詳記其所由廢與其如此以發其端而小雅之見於經者於是變矣）

六月棲棲（音西）戎車既飭（音敕）四牡騤騤（求龜反）載是常服玁狁孔熾（尺志反）我是用急王于出征以匡王國

長樂劉氏曰六月建巳之月也○蘇氏曰棲棲不安也（李氏曰与論語栖栖同注栖栖猶皇皇言其不安也○毛氏曰棲棲簡閱貌）○鄭氏曰戎車其等有五（周礼車僕掌戎路之萃廣車之萃闕車之萃苹車之萃輕車之萃注萃猶副也此五者皆戎車○謂五戎戎路王在軍所乘也廣車橫陳之車也闕車所用補闕之車也苹猶屏也所用對敵自蔽隱之車也輕車所用馳敵致師之車也五者之制及卒數未盡聞也）○孔氏曰飭正也（長樂劉氏曰戎車既飭者謂甸出乘車必備闕其車甲牛馬士卒干戈以為精緻也）○王氏曰騤騤者馬之強而有節也○鄭氏曰戎車之常服韋弁服也（孔氏曰所乘四馬皆強壯乃載是常服戎韋弁之服以出征也司服云凡兵事韋弁服注云韋弁以韎韋為弁又以為衣春秋晉卻至衣韎韋之跗注是也周礼云韋弁皮弁服皆素裳白舄以淺赤韋為弁又以為衣而素裳白舄也）○朱氏曰孔甚也毛氏曰熾盛也○鄭氏曰于曰也（董氏曰爾雅以于為曰則王于音謂王曰也如下章王于出征以佐天子豈王自征而又佐天子乎○李氏曰按左傳欒武子曰楚自克庸以來其君无日不討国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杜元凱以于為曰與此正同）匡正也記六月者當夏出兵明其急也（李氏曰司馬法云冬夏不興師宣王六月出征以玁狁侵伐不得已也）王曰令女出征玁狁以正王國

之封畿○孔氏曰言王國以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要服之內是王國之封畿也

比毗志反物四驪閑之維則維此六月既成我服我服既成

于三十里王于出征以佐天子

釋文曰比齊同也○毛氏曰物毛物也孔氏曰夏官校人云凡大祭祀朝覲會同毛馬而頒之凡軍事物馬而頒之注云毛馬齊其色物馬齊其力傳以直言物則難解故連言毛物以曉人也然則比物者比同力之物○蘇氏曰既比其物而又四驪言

馬有餘也孔氏曰戎事齊力尚強不取同色而言四驪者雖以齊力為主亦不厭其同色也故曰駟騵彭彭又曰乘其四騏又曰四黃既駕是皆同色也无同色者乃取異毛耳騏騮是中騧驪是驂是

也○長樂劉氏曰閑習之久則進退馳驅不失其則言

其素閑有素也○鄭氏曰服戎服也○毛氏曰師行三

十里漢文帝詔曰吉行五十里師行三十里○前漢律歷志武王伐紂師初發以殷十月戊子日在析木箕七度故傳曰日在析木是夕也月在房五度房為天駟故傳曰月在天駟戊午度于孟津孟津去周九百里師行三十里故三十一日而度○鄭氏曰王曰今女出征伐以佐助我

天子之事○王氏曰比物四驪閑之維則者既言四牡

騤騤矣又追本其比物而閑之之事以美之也維此六

月既成我服者既言載是常服矣又追本其成服之時

以美之也○朱氏曰是月之中即成我服既成我服即

日遂行不徐不疾盡舍而止又見其應變之速從事之

敏而不失其常度也○長樂劉氏曰所以出征者以佐

天子鎮撫四夷安中國非小事也

四牡脩廣其大有顒玉容反薄伐玁狁以奏膚公有嚴有翼

共音恭武之服共武之服以定王國

毛氏曰脩長廣大也顒大貌奏為膚大公功也嚴威嚴

也翼敬也○蘇氏曰有嚴有翼言將帥之德也○朱氏

曰共與供同○鄭氏曰服事也○呂氏曰上三章皆言
自治之備○范氏曰凡兵事莫尚於嚴莫先於敵其武
之服者如此則以定王國矣
玁狁匪茹（如豫反）整居焦穫（音護）侵鎬（胡老反）及方至于涇陽織
文鳥章（音志）白旆央央（於良反）元戎十乘（繩證反）以先啓行（戶郎反）
鄭氏曰茹度也整齊也○蘇氏曰整居言無懼也○毛
氏曰焦穫周地接于玁狁者（爾雅曰周有焦穫○郭璞曰今扶風池陽縣瓠中是）鄭氏曰鎬也方也皆
（也○孫炎曰周岐周也以焦穫岐周言之則於鎬京爲西北矣）
北方地名（孔氏曰鎬王肅以爲鎬京王基駁曰據下章云來歸自鎬我行永久言吉甫自鎬來歸猶）
（春秋公至自晉公至自楚也長安洛陽代爲帝都而濟陰有長安鄉漢有洛陽縣此皆與京師同名者也○前）
（漢書劉向疏曰吉甫之歸周厚賜之其詩曰來歸自鎬我行永久千里之鎬猶以爲遠顏師古曰鎬非豐鎬之）
鎬涇陽涇水之北（孔氏曰水北曰陽）○孔氏曰織史記漢書謂

之幟幟與織字雖異音實同也○毛氏曰鳥章錯革鳥
爲章也（孔氏曰錯置也革急也畫急疾之鳥隼是也蜀言鳥章者百官建旌各百官所以統其衆也）
白旆繼旐者央央鮮明貌（孔氏曰旆繼旐垂之云白茷繼旐者茷與旆古今字也此）
（旐而言旆者散則通名○鄭氏曰織徽織也將帥以下衣皆著焉○孔氏曰徽織者自王以下其制如所建）
（旗而畫之其象但小耳以絳爲絳各畫其章又絳爲㨾書名於末爲徽織以著於衣司常掌九旗之物各各有）
（爲注云物名者所畫異物則異名也屬謂徽幟也大傳謂之徽號今城門僕射所被及亭長著絳衣皆其舊象）
（也士喪禮曰爲銘各以其物亡則以緇長半幅赬末長終幅廣三寸書名於末此蓋其制也兵凶事若有死者）
（亦以相別也死之銘旌即生之徽幟）元大也夏后氏曰鉤車先正也殷曰
寅車先疾也周曰元戎先良也（孔氏曰司馬法文也先疾先良將因名以解之）
（元戎大車之善者故云先良也）○王氏曰軍前曰啓後曰殿元戎十乘
以先軍行之前者所謂選鋒也兵法兵無選鋒曰北（史記）
（三王世家云虛御府之藏以賞元戎注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啓行薛瓚漢書章句曰元戎大戎謂兵車也車有六戎）

十乘謂車漫輪馬被甲衡扼之上盡有劒戟名曰陷軍之車所以冐突先啓敵家之行伍也○長樂劉氏曰言玁狁不度其力輕侮天子整居焦穫又侵于鎬漸進于方來已也遂至于涇陽覩其賊鋒可謂孔熾矣安得不飭励我師以攘斥之乎○朱氏曰是以律旌旗還鋒銳進聲其罪而致討焉出而壯律而藏有所不戰戰必勝矣○釋文旆作茷曰本又作旆

日月爲常交龍爲旂之類皆織之文也鳥章特其一尒詩之所指乃所建之旗鄭氏所云乃所服之號初非一物以其古之軍制故附見焉

戎車既安如輊竹二反如軒四牡既佶其乙反既佶且閑薄伐玁狁至于大音泰原文武吉甫萬邦爲憲

朱氏曰輊車之覆而前也軒車之却而後也後漢書馬援傳云居前不能令人輊居後不能令人軒注言爲人無所輕重也○鄭氏曰佶壯健之貌○朱氏曰大原地名亦曰大鹵今在大原陽曲○毛氏曰文武有文有武也吉甫尹吉甫也○鄭氏曰此時大將也○毛氏曰憲法也○孔氏曰戎車既安正矣從後視之如輊從前視之如軒是適調也四牡既壯健矣且復閑習孔氏曰凡兵之動莫善於馬之良故一章曰四牡騤騤二章曰比物四驪閑之維則三章曰四牡脩廣其大有顒五章曰四牡既佶既佶且閑○毛氏曰薄伐玁狁至于大原言逐出之而已呂氏曰治戎有備車馬安閑驅之出竟而不窮追也○前漢書嚴尤曰當周宣王時獫狁內侵至于涇陽命將征之盡境而還其視戎狄之侵譬猶蚊蝱之螫敺之而已○王氏曰能伐敵而攘之則吉甫之力於是美之曰文武吉甫萬邦爲憲非文無以附衆非武無以勝敵能文能武則萬邦以爲法矣

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飲於鴆反御諸友
炰白交反鼈必滅反膾古外反鯉侯誰在矣張仲孝友
毛氏曰祉福也御進也○范氏曰諸友王之諸臣也王
以羣臣爲友○毛氏曰侯維也張仲賢臣也善父母爲
孝善兄弟爲友使文武之臣征伐與孝友之臣處內○
鄭氏曰吉甫既伐玁狁而歸天子以燕禮樂之又多受
賞賜也王以吉甫遠從鎬地來又日月長久故飲之酒
○孔氏曰進諸友與俱飲以盡其歡○鄭氏曰炰鼈膾
鯉又加其珍美之饌所以極勸之也孔氏曰燕禮其牲狗天子之燕不過
有牢牲魚鼈非常膳故云加也○陳氏曰於諸友之中維誰在矣獨舉
其孝友之賢者曰張仲以顯孝友之臣處內○范氏曰
宣王使吉甫征伐而與張仲居朝所以輔其德也苟無
孝友忠信之臣養君之心則雖征伐有功於外而不善
之政將出於內朝廷心腹也戎狄四支也故孝友之臣
曰納王於善而敦厚之然後戎狄可攘而外患可除矣
王氏曰吉甫爲將於外而內无忠順之臣與之同志者撓王耳目而迪其心則娼功害能
之人至則吉甫者其身之不閑何暇討玁狁哉
酒誥曰矧太史友內史友君固以臣爲友也盡其親
近者也

六月六章章八句

采芑音起 宣王南征也孔氏曰上言伐此云征便辭耳无義例也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側其反畝方叔涖音利止其車三
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乘其四騏四騏翼翼路車有奭許力
反簟茀音弗魚服鉤膺鞗音條革

毛氏曰興也。程氏曰薄言發語辭。毛氏曰芑菜也
陸璣草木疏曰芑菜似苦菜也莖青白色摘其葉白汁出脆可生食亦可蒸爲茹青州人謂之芑西河鴈門芑
尤美胡人戀之不出塞。朱氏曰此即今苦蕒菜宜馬食軍行采之人馬皆可食也田一歲曰菑
二歲曰新田三歲曰畬孔氏曰釋地文菑者災也孫炎曰菑始災殺其草木也新田新
成柔田也畬和也田舒緩也郭璞曰今江東呼初耕地反草爲菑畬見方叔卿士也受命而
爲將也涖臨也。鄭氏曰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
十二人長樂劉氏曰其車三千則爲甲士九千步卒二十一萬六千。蘇氏曰其車三千以𡚁蠻荆強盛
不得不爾耶。朱氏曰其車三千孔氏以爲兼起鄉遂公邑之兵王氏謂會諸侯之師此皆以文害辭辭害意
之過詩人但極其盛而稱之耳豈必實有此數哉。程氏曰師干猶今云兵甲
也長樂劉氏曰師衆也干楯也言楯則戈弓弧矢在其中試肄習也。鄭氏曰率
者率其戎車士卒而行也。孔氏曰方叔自乘其四騏
之馬翼翼然甚壯健朱氏曰翼翼順序貌。鄭氏曰奭赤貌。蘇

氏曰路車金路也金路赤飾孔氏曰瞻彼洛矣韎韐有奭彼茅蒐染爲奭故知奭赤
貌也。孔氏曰其車以方文竹簟之席爲之蔽飾。魚服
解見采薇。鄭氏曰鉤膺樊纓也孔氏曰巾車五路唯金路有鉤以金爲之
馬頷之飾也在馬膺之飾中有樊纓故引樊纓以解膺樊今馬大帶纓今馬鞅方叔不乘革路者以革路臨陣
所乘。鞗革解見蓼蕭。程氏曰采芑于新田菑畝皆地
力方盛處。毛氏曰宣王能新美天下之士然後用之
鄭氏曰士軍士也。張氏曰采芑新田言豈徒治田陣法也。呂氏曰因治田而講武事古之法皆然如大
月云我服既成于三十里与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之義同畎澮溝洫之法即行伍營陣也。呂氏曰
涖止則布其行陣故止曰其車三千率止則作而用之
故言其車馬之盛服飾之美。釋文涖作涖曰本又作
涖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中鄉方叔涖止其車三千旂旐

央央方叔率止約軝（祈支反）錯衡八鸞瑲瑲（七羊反）服其命服

朱芾（音弗）斯皇有瑲葱珩（音衡）

蘇氏曰中鄉民居在焉故其田尤治。鄭氏曰交龍爲旂龜蛇爲旐董氏曰旂諸侯所建也旐縣鄙所建也九旗之物太常王所建旟旌象輅木輅所建其諸臣之旗旂爲上旐爲下此言上下所建則餘得兼舉矣。毛氏曰軝長轂之軝也朱而約之孔氏曰說文云軝長轂朱而約之謂以皮纏之而上加以朱漆也錯衡文衡也孔氏曰錯者雜也雜物在衡是有文飾其衡之物注無文焉。孔氏曰四馬八鸞朱氏曰鈴在鑣曰鸞馬口兩旁各一四馬故八也。毛氏曰瑲瑲聲也。朱氏曰命服所受命於天子之服長樂劉氏曰方叔出率則王命加等。毛氏曰朱芾黃朱芾也孔氏曰斯干傳云天子純朱諸侯黃朱皇猶煌煌也瑲珩聲也葱蒼也三命葱珩季氏曰葱珩乃蒼玉之珩也。朱氏曰葱如葱之色孔氏曰玉藻云三命赤韍葱珩三命至九命皆葱珩非獨方叔唯三命也。程氏曰其行

朱

也受服章之尊美言之重長樂劉氏曰始行之時具命服与其芾佩所以示衆也。劉氏曰或曰吳起可謂知戰矣顙与士卒最下者同其甘苦曰是何足以言知戰也子見夫乞人乎呼號偃仆乎康莊之間其聲可哀也不若是不足以濟其身若乃家丈人者五十可以衣絲七十可以食肉子孫奉之耳父母之仇不共天下兄弟之仇不與共國非慮如之也然後稱于人情視民如子者民報之如父母視民如弟者民事之如兄無所仇云耳有則爭先致力焉子弟豈待父兄已均其苦然後爲用哉故用民者矯之以身徇之以愛濟之以術苟一時之勝而已矣惡可以久也詩云服其命服朱芾斯皇八鸞鎗鎗道上不失其要下不失其節也駕彼四牡四牡騤騤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君子之所依而小人以爲已腓安在其毀上下之節哉。釋文有瑲作有劍曰本又作瑲

鴥（惟必反）彼飛隼其飛戾天亦集爰止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鉦（音征）人伐鼓陳師鞠（居六反）旅顯允方叔伐鼓淵淵振旅闐闐（徒顛反）

孔氏曰鴥鴥然而集也。陸氏草木䟽曰隼鷂屬也或

謂之雀鷹春化為布穀者是也。毛氏曰突至也。鄭氏曰爰於也三稱其車三千者重師也。毛氏曰鉦以靜之鼓以動之伐擊也。鄭氏曰鉦也鼓也各有人焉言鉦人伐鼓互言爾孔氏曰說文云鉦鐃也似鈴柄中上下通然則鈴即周禮之鐃也說文又曰鐲鉦也鐃也則鐲鐃相類俱得以鉦名之故鼓人注云鐲鉦也形如小鐘是鐲亦名鉦也鐲似小鐘鐃似鈴是有大小之異耳凡軍進退皆鼓動鉦止非臨陣獨然此文在陳師鞠旅之上是未戰時事也○董氏曰周官曰鳴鐃且却聞鉦而止則鉦鐃二物也但司馬有鐲鐃鐸而不言鉦故前世疑之崔靈恩集注謂鉦人伐鼓則勇於戰也今詩謂陳師鞠旅則未戰矣安得鉦人為擊鼓使進哉就如此則亦亂於軍制矣二千五百人為師五百人為旅。毛氏曰鞠告也鄭氏曰陳師告旅亦互言人○孔氏曰顯允明信也。毛氏曰淵淵鼓聲也鄭氏曰謂戰時進士衆也○王氏曰淵淵深也師衆則鼓遠鼓遠則聲深矣入曰振旅復長幼也孔氏曰古者春教振旅秋教治兵以戎是大事又三年一教隱五年左傳曰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是征

賊

伐之時出軍至對陳用治兵禮戰止至還歸用振旅法名異而禮同也釋文云出為治兵尚威武也入為振旅反尊卑也孫炎曰出則幼賤在前貴勇力也入則尊老在前後常法也長幼出入先後不同而云禮一者坐作進退如一也○鄭氏曰戰止將歸又振旅伐鼓闐闐然董氏曰闐闐其衆行聲也○程氏曰此章言蠻將之才士之衆且勇進退得宜趣舍有節言隼之急疾亦集於所止興兵雖強用之有節而不過也其伐鼓也淵淵平和不暴急其振旅也鼓聲闐闐整緩之狀又曰振旅之行亦以鼓止行則以鉦○董氏曰集注作伐鼓鼘鼘說文引字同此闐闐說文引詩作振旅嗔嗔

蠢尺允反爾蠻荊大邦為讎方叔元老克壯其猶方叔率止執訊音信獲醜戎車嘽嘽吐丹反嘽嘽焞焞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蠻荊來威

毛氏曰蠢動也。孔氏曰釋詁文也釋訓云不遜也郭璞曰蠢動爲惡不遜也。程氏曰蠢動而無知之義蠻荊州之蠻也。王氏曰經或言蠻或言荊楚春秋之初曰荊而已後乃曰楚。朱氏曰大邦猶言中國也。毛氏曰元大也李氏曰毛氏謂五官之長出於諸侯曰天子之老亦子如此說伯方叔爲一時大老耳。鄭氏曰猶謀也。執訊獲醜解見出車。毛氏曰嘽嘽衆也焞焞盛也。爾雅曰疾雷爲霆郭璞曰雷之急疾者謂霹靂。程氏曰卒章言成功因言其致伐之由蠢爾之蠻乃與大邦爲讎方叔克壯其猶朱氏曰方叔元老克壯其猶言方叔雖老而謀則壯也故征而執獲戎車之盛如霆如雷。朱氏曰方叔蓋嘗與於北伐之功者是以蠻荊聞其名而皆來畏服也。前漢書劉歆廟議引詩曰嘽嘽推推如霆如雷

采芑四章章十二句

車攻宣王復古也宣王能內脩政事外攘如羊反夷狄復文武之竟音境土脩車馬備器械戶戒反復扶又反會諸侯於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焉朱氏曰周之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以采薇以下治外而宣王中興其事亦曰內脩政事外攘夷狄而已無二道也苟政事之不脩而嚚嚚然務以外攘夷狄爲功亦見其弊內以事外而適所以爲亂亡之資也此詩所賦自脩車馬備器械以下其脩政事攘夷狄則前乎此矣東都洛邑也周公營之而成王會諸侯焉。李氏曰成有岐陽之蒐亦如宣王之會諸侯而與之田獵也

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四牡龐龐鹿同反駕言徂東

毛氏曰攻堅也程氏曰攻謂堅治。董氏曰考工記五工皆言攻則攻者治也治而成其良緻曰攻同齊也宗廟齊毫尚純也孔氏曰齊其毫毛尚純色戎事齊力孔氏曰齊其馬力尚強也田獵齊足孔氏曰齊其馬足尚疾也龐龐充實也董氏曰按字書訓釋說文並以龐爲高屋蓋馬之高大也東洛邑也。呂氏曰言備車馬以如東都也

出爲

田車既好四牡孔阜東有甫草駕言行狩

孔氏曰田車田獵之車好善也阜盛大也程氏曰阜謂肥壯○

毛氏曰甫大也田者大芟草以爲防孔氏曰太芟殺野草以爲防限作田

獵之場規圍之處或舍其中孔氏曰未田之前誓士戒衆在其間止舍也褐纏旃以

爲門孔氏曰其防設周衞而立門以織毛褐布纏通帛旃之竿以爲門之兩傍其門蓋南開並爲二門用

四旃四褐也裘纏質以爲槷孔氏曰以裘纏椹質以爲門中之闑闑車軌之裏兩邊約車輪

者也○魚列反槷間容握孔氏曰門之廣狹兩軸頭去旃竿之間各容一握握人四指爲四寸是門

廣於軸八寸也驅而入孔氏曰驅走而入門不得徐也周禮大司馬仲冬教大閱言敘和出此言驅而

入不同者此據質明將入和門既入同在後表之中將以教戰也禮畢當從是以出田故敘和出左右與此

終始各舉其一擊則不得入孔氏曰以其軸頭擊著門傍者擊則不得入所以罰不工也左者

之左右者之右孔氏曰天子六軍分爲左右雖同防內令三軍各在一方其屬左者之左

門屬右者之右門不得越離部伍然後焚而射焉孔氏曰教戰既畢士卒出門乃驅禽納之

發防然後焚此防草而身之焚所芟之草也天子發然後諸侯發諸侯發然

後大夫發孔氏曰發矢射之也天子發抗大綏諸侯發抗小綏獻

禽於其下孔氏曰舉綏爲表因獻其禽於其下也故戰不出頃孔氏曰戰場有頃數

戰者不出其頃界田不出防孔氏曰田不出所芟之防不逐奔走孔氏曰謂出於頃防

者不逐之古之道也○孔氏曰東都之界有廣大之草可以

就而田獵焉○後漢書注曰韓詩云東有圃草駕言行

狩薛君傳曰圃博也有博大之茂草也

之子于苗選徒囂囂五刀反建旐設旄搏音博獸于敖

毛氏曰之子有司也孔氏曰不敢斥王故以有司言之夏獵曰苗孔氏曰此

時宣王爲夏田也上云駕言行狩狩者是獵之總名○張氏曰長樂劉氏曰大司馬中夏教茇舍遂以苗田

蒐苗獮狩使習軍行草木間事教茇舍亦然囂囂聲也維數車徒者爲有聲

也孔氏曰在軍不得讙譁而云囂囂之聲故知惟數者爲有聲○朱氏曰選數也囂囂聲衆盛也數車徒者

其聲嚚嚚則車徒之衆可知且車徒不譁而惟數者有聲又見其靜治也○孔氏曰建立旐
於車而設牛尾於旐之首○鄭氏曰敖鄭地今近滎陽
○孔氏曰此章言選車徒備器械搏獸于敖謂當往搏
取禽獸于敖地未實行也
敖山名晉師救鄭在敖鄗之間士季設七覆于敖前
則敖山之下平曠可以屯兵騶會可以設伏所謂東
有甫草即此地也宣王之往東都以會諸侯爲主因
田獵以選車徒而二章三章先言田獵者蓋有司先
爲戒具以待會同畢而田獵也

駕彼四牡四牡奕奕赤芾金舃音昔會同有繹音亦

朱氏曰奕奕連絡布散之貌○毛氏曰諸侯赤芾金舃
舃達屨也鄭氏曰金舃黄朱色也○孔氏曰加金爲舃故謂之金舃天子曰屨以注云舃有三等赤舃
舃爲上冕服之舃下有白舃黑舃達屨者白舃黑舃猶有在其上者爲尊未達其赤舃則所尊者莫是過故云達
屨言是屨之最上達者也此舃也而曰屨屨舃通名○王氏曰諸侯人君宜朱芾而此赤芾者會同故也並其
臣庶則朱芾君道也故方叔服其命服則朱芾會同於王則赤芾臣道也故此會同有繹則赤芾也時見
曰會殷見曰同○朱氏曰繹陳列聯屬之貌毛氏曰繹陳也○王
氏曰繹者言其屬連而不絶若繹絲然也○孔氏曰復會諸侯於東都此章
是也○毛氏曰駕彼四牡四牡奕奕言諸侯來會也○
長樂劉氏曰赤芾金舃者服其命服以見王也來會同
之國非一故絡繹不絶也

決拾既佽音次弓矢既調射夫既同助我舉柴子智反

毛氏曰決鉤弦也拾遂也孔氏曰決著於右手大指所以鉤弦開體遂著於左臂所
以遂弦周禮繕人注云決天子用象骨拾韝扞也著左臂裹之章爲之○長樂劉氏曰決謂護大指以鉤弦者
也拾謂護左臂以利弦者也○鄭氏曰佽謂以手指相次比也調謂

弓強弱與矢輕重相得。孔氏曰此章承諸侯之下射夫即諸侯以下也夫男子之總名。毛氏曰柴積也（鄭氏曰謂積禽也）。孔氏曰決之與拾既與手指相比次而和利矣弓之與矢既強弱相得而調適矣。程氏曰同謂同力如此故獲多。朱氏曰使諸侯之人助而舉之言獲多也。說文曰𢱭積也詩曰助我舉𢱭

此章以下言既會同而田獵也

四黃既駕兩驂不猗（於寄反）不失其馳舍（音捨）矢如破

孔氏曰四黃之馬。程氏曰不猗不偏倚也（王氏曰猗不正也）。朱氏曰馳驅之法也（長樂劉氏曰謂應五御之法也）。鄭氏曰射者之工矢發則中如椎（直追反）破物也。王氏曰向曰四牡則既言力之強今曰四黃則又言色之純也兩驂不猗言御之能正其馬也不失其馳言車行節而法也舍矢如破言矢行巧而力也。孟子曰王良曰吾爲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禽爲之詭遇一朝而獲十詩云不失其馳舍矢如破（蘇氏曰不善射者爲之詭遇則獲不然則不能中使御者不失其馳而舍矢如破然後爲善射也）

蕭蕭馬鳴悠悠旆旌徒御不驚大庖（蒲茅反）不盈

朱氏曰徒步卒也（孔氏曰釋訓云徒御不驚輦者也輦人輓行所以載任器也止以爲蕃營）御車御也驚如漢書夜軍中驚之驚。孔氏曰大庖君之庖。毛氏曰蕭蕭馬鳴悠悠旆旌言不讙譁也（孔氏曰言軍旅齊肅唯聞蕭蕭然馬鳴之聲見悠悠然旆旌之狀無有讙譁者。朱氏曰蕭蕭悠悠皆閒暇之貌。張氏曰三十二里萬夫之地亦軍行之法故曰居谷滿谷居山滿山每方百步一人出故曰蕭蕭馬鳴悠悠旆旌遇敵則當之者聚而攻之守之一車止則七十五人聚二車以上倣此）。董氏曰徒御不驚

則號令有素矣王氏曰武父不講士氣惰法則有事而善驚故言是言徒御不驚。○朱
氏曰大庖不盈言擇取而用之有度不極欲也張氏曰大庖不
盈者其蟬多而無餘盖由內及於衆而有法爾凡事有法則何患乎不均此言畢事而頒
禽也。○毛氏曰一曰乾豆孔氏曰謂第一上殺者乾之以為豆實供宗廟也乾二
曰賓客孔氏曰謂第二殺者別之以待賓客也三曰充君之庖孔氏曰謂第三下殺
者取之以充實君之庖廚也故自左膘釋文曰頻小反貸後髀前肉也而射之達于
右腢釋文曰音謂肩前也為上殺釋文曰何休注公羊自左膘射之達于右腢中心死疾鮮
潔也射右耳本次之孔氏曰箋云射當為達亦自左射之達右耳本而死者為次殺以其遠心
死稍遲也已微惡射左髀釋文曰方爾反謂股外達于右䯚餘繞反為下殺
孔氏曰射左股髀而達過於右脅䯚為下殺以其中脅死最遲肉又益惡凡射獸皆逐後從左廂而射之面
傷不獻踐毛不獻孔氏曰面傷謂當面射之翦毛謂在傍而逆射之不獻者嫌誅降之義
不成禽不獻孔氏曰惡其害幼小禽雖多擇取三十焉其餘以與

大夫士以習射於澤宮田雖不得禽射中則得取禽古
者以辭讓取不以勇力取孔氏曰以大獸公之非復己物君賜使射故非中不取虐
獸若田獵所取用勇力今射者禮樂所取用辭讓也
之子于征有聞音問無聲允矣君子展也大成
鄭氏曰允信展誠也。○孔氏曰君子宣王也。○程氏曰
有聞無聲聞師之行而不聞其聲鄭氏曰晉人伐鄭陳成子救之舍於柳舒
之上去穀七里穀人不知所謂有聞無聲言至肅也。○朱氏曰信矣其君子
也誠哉其大成也此章序其事既畢而深美之也

車攻八章章四句

吉日美宣王田也能慎微接下無不自盡以奉其上焉程氏
曰宣王將田而卜吉日見其慎微詩人因美之更稱其接下得羣下之自盡詩中所陳是也
吉日維戊既伯既禱丁老反田車既好四牡孔阜升彼大阜

從其羣醜

鄭氏曰戊剛日也○長樂劉氏曰田之前二日也朱氏曰以下章推之是日也其戊辰與○毛氏曰伯馬祖也孔氏曰釋天云旣伯旣禱馬祭也故知馬祖謂之伯伯者長也馬之祖始是長也夏官校人春祭馬祖注云馬祖天駟釋文云天駟房也孫炎曰龍爲天馬故房四星謂之天駟○孔氏曰孔阜甚盛大也大阜大陵阜也○鄭氏曰醜衆也從禽獸之羣衆也○毛氏曰重物愼微將用馬力必先爲之禱其祖○孔氏曰車牢馬健可以歷險從禽○朱氏曰蓋曰可以田矣○說文禱作禂

吉日庚午既差我馬獸之所同麀音憂鹿麌麌愚甫反漆沮七徐反之從天子之所

朱氏曰庚午亦剛日也○毛氏曰外事以剛日差擇也○鄭氏曰同猶聚也○毛氏曰鹿牝曰麀麌麌衆多也孔氏曰廣訓云麌麌衆也○蘇氏曰漆沮在渭北所謂洛水也李氏曰書疏云漆沮在涇水之東一名洛水職方氏所謂雍州其浸洛汭非河南之洛也○程氏曰戊日祭禱庚午于田○毛氏曰漆沮麀鹿所生也從漆沮驅禽而至天子之所孔氏曰以驅逆之車驅之於漆沮之傍從彼以至天子之所○程氏曰漆沮之從天子之所悉率左右以燕天子皆羣下盡力奉上○說文麌作噳曰麌麌鹿羣口相聚也

瞻彼中原其祁孔有儦儦表驕反俟俟音士或羣或友悉率左右以燕天子

毛氏曰祁大也趨則儦儦行則俟俟獸三曰羣二曰友○蘇氏曰燕樂也○孔氏曰視彼中原之野其諸禽獸大而甚有有趨者有行者或三三爲羣或二二爲友○

朱氏曰從王者視彼禽獸之多於是率其同事左右之
人各共其事以樂天子也○說文引詩曰伾伾俟俟
韓詩作駓二騃二
既張我弓既挾子洽反我矢發彼小豝音巴殪於計反此大兕徐履反
以御賓客且以酌醴
豝解見騶虞○毛氏曰殪一發而死○朱氏曰兕野牛
也青色重千斤御進也○毛氏曰饗醴天子之飲酒也
孔氏曰醴不可專飲天子之於群臣不徒設醴左傳天子饗諸侯每曰饗醴命之宥舉醴言之也周官五齊二曰醴齊注醴成而汁滓相將如今恬酒矣○李氏曰既逐獸矣於是張弓挾
矢而射之○毛氏曰發彼小豝殪此大兕言能中微而
制大也孔氏曰小豝云發言發則中大兕言殪言射者必死○鄭氏曰以所獲
為俎實酌而飲群臣也○程氏曰以御賓客且以酌醴
道宣王接下之誠意也
車攻吉日皆以蒐狩為言何也蓋蒐狩之禮所以見
王賦之復焉所以見軍實之盛焉所以見師律之嚴
焉所以見上下之情焉所以見綜理之周焉欲明文
武之功業者觀諸此足矣

吉日四章章六句

鴻鴈美宣王也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力報反來力代反
還定安集之至于矜古頑反寡無不得其所焉王氏曰宣王之民勞者勞之來者來之往者還之擾者定之危者安之散者集之
鴻鴈于飛肅肅所六反其羽之子于征劬其俱反勞于野爰及
矜古頑反人哀此鰥寡
毛氏曰興也大曰鴻小曰鴈孔氏曰鴻鴈俱是水鳥其形鵠大而鴈小春則避陽

鶉而出秋則遵陰宗而南肅肅羽聲也。歐陽氏曰之子使臣也。
朱氏曰征行也。毛氏曰劬勞病苦也矜憐也。蘇氏
曰矜人人之可憐者也。毛氏曰老而無妻曰鰥偏喪
曰寡（孔氏曰偏喪之寡婦）。蘇氏曰厲王之後人民離散皆如鴻
之飛四方無所不往徙聞其羽聲肅肅未知所止也。
長樂劉氏曰宣王憂勤于上則使者劬勞于野不敢遑
寧焉爰及可矜之人鰥寡孤獨皆得其養以天子哀困
窮爲急務也
還定安集之政必不遺窮民然後爲至故曰爰及矜
人哀此鰥寡爰及者不遺之辭也孔氏謂既安集萬
民然後及之則誤矣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
鴻鴈于飛集于中澤之子于垣（音袁）百堵（丁古反）皆作雖則劬
勞其究（九又反）安宅
毛氏曰中澤澤中也。孔氏曰垣牆也。毛氏曰一丈
爲板五板爲堵（鄭氏曰春秋傳曰五板爲堵五堵爲雉雉長三丈則板六尺）。朱氏
曰究終也。鄭氏曰鴻鴈之性安居宅中今飛又集于
澤中猶民去其居而離散今見還定安集。蘇氏曰使
者所至招來流民使反其都邑築其墻垣而安處之（鄭氏
曰饑民起屋舍築牆壁百堵同時而起）。鄭氏曰雖則劬勞其究安宅此
勸萬民之辭女今雖病勞終有安居（孔氏曰欲使不憚勞也）
鴻鴈于飛哀鳴嗸嗸（五刀反）維此哲人謂我劬勞維彼愚人
謂我宣驕
毛氏曰宣示也。范氏曰憂民之未得安集故口哀鳴
嗸嗸我所以勤而勞來之也。王氏曰維此哲人謂我

劬勞者以我于征于垣爲劬勞也維彼愚人謂我宣驕
者以我矜憐撫奄爲宣驕也又曰民皆離散而不安其居必矜之甚深哀之甚切
不爾則無告之民不足以自存矣哲者所屬有同於我是以知吾之劬勞愚者謂我宣驕而姑息於民而已。
蘇氏曰興廢補敗不能自請不知者以爲宣驕耳
此非以不知爲慍蓋深嘆此心知之者鮮也當時君
臣其於民惻怛深厚如此斯其所以中興與

鴻鴈三章章六句

庭燎力召反美宣王也因以箴之金反之董氏曰傳曰百官箴王闕此詩其司烜之屬所爲乎
程氏曰天下之事貴乎得中而可常是之謂宜苟以意
之所欲而已靡不勤於始而怠於終故其進銳者其退
速宣王之於始不守法以治盡其力以勤於事固可知
其不能於終也此所以方美其勤而遂以箴之也陳氏曰君
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脩令夜以安身於是乎節宣其氣勿使有壅閉湫底以露其體然後能有
常而不變。孔氏曰此言美而箴之以下規誨爲衰失之漸
置斯干無羊於末見終善以隱之
夜如何其音基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鸞聲將將七羊反
孔氏曰其語辭。勅海胡氏曰說文云央中央也廣雅
云央極中也秦風云宛在水中央央亦中也二章云未
艾三章云鄉晨是從未央而至未盡從未盡而至鄉明
也孔氏曰毛傳言央旦者旦是夜盡之限言未央者謂夜未至旦非謂訓央爲旦故王肅曰央旦未旦夜半
是也○毛氏曰庭燎大燭也孔氏曰庭燎者樹之於庭燎之爲明司烜云邦之大事共
墳燭庭燎樹於門外曰大燭於內曰庭燎郊特牲曰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也注云僭天子也庭燎之差公蓋
五十侯伯子男皆三十是天子庭燎用百古制未得而聞要以物百枚并而纏束之今則用松葦竹灌以脂膏

也○釋文曰在地曰燎執之曰燭○王氏曰設庭燎者謂將朝也光者燎盛也晣晣則其衰也煇煇則其光散矣○毛氏曰君子謂諸侯也將將鸞鑣聲也○蘇氏曰宣王將視朝不安於寢而問夜之早晚曰夜如何矣則對曰夜未央庭燎光朗者至而聞其鸞聲矣

夜如何其夜未艾五蓋反庭燎晣晣之世反君子至止鸞聲噦噦呼會反

王氏曰未艾者未及盡也李氏曰左傳秦后子曰一世無道國未艾也注曰盡也則艾爲盡意○朱氏曰晣晣小明也○毛氏曰噦噦徐行有節也朱氏曰噦噦近而聞其徐行有節之声也○說文曰鉞車鑾聲也從金戉聲詩曰鑾聲鉞鉞徐鉉曰今俗作鐬以鉞作斧戉之戉非是呼會切

夜如何其夜鄉晨許亮反庭燎有煇音暉君子至止言觀其旂

朱氏曰鄉晨近曉也有煇天明而光散也○鄭氏曰上二章聞鸞聲爾今夜鄉明見其旂是朝之時也朝禮別色始入

宣王將朝而蚤問其志雖勤然未能安定凝止躍然有喜事之心焉斯其所以不能常也

庭燎三章章五句

沔綿善反水規宣王也鄭氏曰規者正圓之器也春秋傳曰近臣盡規○孔氏曰物有不圓匝者規之衡之圓人行有不周者規之使周備其匡諫之名

沔彼流水朝直遙反宗于海鴥惟必反彼飛隼息尹反載飛載止

嗟我兄弟邦人諸友莫肯念乱誰無父母

毛氏曰興也○孔氏曰沔然而滿者彼流水也○鄭氏

曰諸侯春見天子曰朝夏見曰宗。隼鷂見采芑。鄭
氏曰載則也兄弟邦人諸友同姓異姓之諸侯。孔氏
曰水之趨海猶諸侯之朝天子。歐陽氏曰鴥彼飛隼
載飛載止者言諸侯之來者如隼之或飛或止其或來
或不來不可常
諸侯之於天子如沔水之朝宗其常理也所以如飛
隼載飛載止去來不常者其必有所以矣嗟我兄弟
邦人諸友同皆願安寧莫肯念亂況誰無父母豈不
願借乎然則其未服者蓋必有甚不得已也此深規
宣王使之自反也
沔彼流水其流湯湯(失羊反)鴥彼飛隼載飛載揚念彼不蹟
(井亦反)載起載行心之憂矣不可弭(弥氏反)忘

鄭氏曰湯湯波流盛貌。毛氏曰不蹟不循道也弭止
也其流湯湯言放縱無所入也載飛載揚言無所定止
也。孔氏曰念彼不循道之諸侯。李氏曰載起載行
言其起居之不忘也不可弭忘言心之憂而不可忘也
此皆作詩者憂之
鴥彼飛隼率彼中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我友敬矣讒言
其興
鄭氏曰率循也訛僞也。毛氏曰懲止也。鄭氏曰隼
飛循陵阜者是其常也喻諸侯順法度者。李氏曰當
時諸侯有朝有不朝者於第二章言念彼不蹟則是不
朝也如此言鴥彼飛隼率彼中陵則是朝王也。范氏
曰凡為此詩者以讒言其興也

前章言諸侯之不服者可憂如是則其服從者保持之尤不可不力也當諸侯向背未定之際有恪守法度如中興之隼者豈易得民之訛言乃欲誣訐之寧可不深懲痛治以保持之乎若不懲之則諸侯皆不自堅各相語曰我友其敬戒矣讒言其將興矣雖為諸侯相語之辭實則規宣王當屏絕讒慝使忠順者安意肆志而無所懼也讒人在朝乃諸侯疑畏之本故於卒章明言之

沔水三章二章章八句一章六句

鶴鳴誨宣王也董氏曰此詩其師傅所作与

鶴鳴于九皋聲聞音問于野魚潛在淵或在于渚樂音洛彼之園爰有樹檀音壇其下維蘀音託它山之石可以為錯七故反

陸氏草木疏曰鶴其鳴高亮聞八九里。鄭氏曰皋澤中水溢出所為坎自外數至九喻深遠也。范氏曰檀木之堅者也是美木也。呂氏曰落葉穢雜毛氏曰落蘀也。釋文曰錯礪石也說文錯作厝引詩曰它山之石可以為厝。李氏曰鶴鳴二章殊無一句序己意其詩最為難曉毛氏曰鶴鳴于九皋聲聞于野言身隱而名著也良魚在淵小魚在渚何樂於彼園之觀乎尚有樹檀而下其蘀它山之石可以為錯石可以琢玉舉賢用滯則可以治國

此詩既不見所措諸家雖互有所長然未必得詩人之意也今存其訓故以待知者毛氏最在衆說之先恐其傳有自亦附注焉

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魚在于渚或潛在淵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穀它山之石可以攻玉

毛氏曰穀惡木也陸璣疏云荆揚人謂之穀中州人謂之楮今江南人績其皮以為布又擣以為紙攻錯也。釋文曰穀說文云從木㱿聲非從禾也

鶴鳴二章章九句

彤弓之什十篇四十章二百五十五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十九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二十

祈父之什

祈巨衣反父音甫刺宣王也

范氏曰讀詩至於庭燎未嘗不嘆古之君子愛其君之至也知其將失也則就其美而箴之箴之而不可則規之規之不可故鶴鳴誨之誨之不可然後祈父刺之然則刺其君者豈詩人之心哉盖不得已也夫有宣王之功而不至於文武此詩人之所惜也故其先後淺深之序如此

祈父予王之爪牙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

毛氏曰祈父司馬也職掌封祈之兵甲鄭氏曰書曰若疇圻父謂司馬○孔氏曰司馬掌封畿兵甲古者圻與畿同字得通用故此作圻尚書作圻○鄭氏曰予我

也。孔氏曰鳥用爪獸用牙以防衛此人自謂王之爪牙以鳥獸爲喻也。鄭氏曰轉移也。毛氏曰恤憂也

宣王之末司馬職廢羌戎爲敗孔氏曰常武美宣王命程伯休父爲大司馬此詩所刺者蓋休父卒後他人代之周語云宣王三十九年戰於千畝王師敗績於姜氏之戎。鄭氏曰此責司馬之辭也我乃王之爪牙之士當爲王閑守之衛女何移我於憂使我無所止居乎謂見使從軍也六軍之士出自六鄉法不取於王之爪牙之士董氏曰按司馬之屬有司右虎賁旅賁皆奉事王之左右者也故司右曰凡國之勇力之士能用五兵者屬焉虎賁曰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旅賁曰掌執戈盾夾王車此所謂爪牙者也。張氏曰禁衛天子之爪牙而使之遠戍是詩所謂轉予於恤也古人容易出一句便不可及詩人造理深其辭儘雖字

祈父予王之爪士胡轉予于恤靡所底之履反止

李氏曰爪士爪牙之士也。毛氏曰底至也

祈父亶不聰胡轉予于恤有母之尸饔

毛氏曰亶誠也。長樂劉氏曰尸主也。毛氏曰熟食曰饔。王氏曰勞役無有休息不得奉養而母反尸劬勞之事也

讀是詩見宣王變古制者二焉前兩章旣刺其以宿衛之士從征役矣末章復曰祈父亶不聰胡轉予于恤有母之尸饔有親老而無它兄弟其當免役征在古必有成法故責其不聰其意謂此法人皆聞之彼司馬獨不聞乎乃驅吾從戎使吾親不免薪水之勞也責司馬者不敢斥宣王也越勾踐伐吴大徇於軍曰有父母耆老而無昆弟者以告勾踐親命之曰我有大事子有父母耆老而子爲我死子之父母將轉

於溝壑子爲洩臣已重矣子歸沒而父母之世後若有
事吾與子圖之幼賤尚能辦此况周之盛時乎其有
定制必矣太子晉諫靈王之辭曰厲始革典十四王
矣又曰自我先王厲宣幽平而貪天禍至于今未弭
宣王中興之主也至與幽厲並數之其辭雖過觀是
詩所刺則子晉之言豈無所自歟

祈父三章章四句

白駒大夫刺宣王也

皎皎古了反白駒食我場直良反苗縶陟立反之維之以永今朝
所謂伊人於焉逍遙

釋文曰皎皎潔白也馬五尺以上爲駒○孔氏曰藿宜
云圃而云場者以場圃同地對則異名散則通○毛氏
曰縶絆維繫也孔氏曰在後曰絆謂絆其足維謂繫紖也○鄭氏曰永久也
○朱氏曰伊人指賢者也○鄭氏曰逍遙遊息也○毛
氏曰宣王之末不能用賢賢者有乘白駒而去者○鄭
氏曰使食我場中之苗我則絆之繫之以久今朝愛之
欲留之張氏曰白駒乘白駒之賢也不欲斥言車上之人故言車馬言白者又以表潔白之意詩人欲
得賢者來止其家故言白駒食其苗藿庶幾縶之維之○呂氏曰賢者將去而不
留我猶願縶維之以永今朝今夕而已逍遙者徘徊少
留之貌

皎皎白駒食我場藿火郭反縶之維之以永今夕所謂伊人
於焉嘉客

毛氏曰藿猶苗也夕猶朝也○呂氏曰嘉客者暫客於
斯亦將去也

皎皎白駒賁彼義反然來思爾公爾侯逸豫無期慎爾優游
勉爾遁徒遜反思
程氏曰賁然光彩○孔氏曰二思皆助語○呂氏曰詩
人好賢之至故賢者賁然來思而在位者悠悠而不切
也雖斯人也亦不能留賢故勉之使遁去也言爾公爾
侯者不敢斥君也陳氏曰於是責在位之人曰爾公爾侯但逸豫宴安無期度○釋
文遁作遯曰字又作遂
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楚俱反一束其人如玉毋音無金玉
爾音而有遐心
程氏曰此章言其遠遯而思之之意賢者遠遯空谷處
困窮而享淡薄雖所享生芻一束而已然其人之美則
如玉也賢者既遠遯矣國之好賢者猶望其相聞而不
見絶也曰毋自貴重其音聲孔氏曰毋得自愛音聲貴如金玉不以遺問我而
有遠棄我之心朱氏曰歎其乘白駒入空谷束生芻以秣之而其人之德美如玉蓋踰乎其不可
親矣然猶冀其相聞而無絶也○王氏曰前章云勉爾遁思此章曰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雖勉其遁而又庶
幾其來反也
所謂伊人於焉逍遙於焉嘉客斯人也何人也蓋廊
廟之人也所謂伊人乃於此而逍遙乎乃於此而爲
嘉客乎既幸其來以爲榮復深嘆其所處非其地也
其言雖含畜而未發其辭氣則慘然而不樂矣至三
章明言之矣賢者賁然來我之舍去朝適野時事蓋
可知矣爾公爾侯猶逸豫無期而不知懼乎於是乎
興賢者決別慎爾優游言善自保護無以優游自逸
而失衞生之節也勉爾遁思者言勉哉行矣自重也

皆失別之辭也仰而慨然責公卿俯而眷然別賢者其情意至今可識也四章疑其遂忘也故勉之曰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此雖祝其音問無絶亦以君臣之義微諷之

白駒四章章六句

黃鳥刺宣王也

黃鳥黃鳥無集于穀無啄陟角反我粟此邦之人不我肯穀言旋言歸復我邦族

孔氏曰無集於我之穀木也○毛氏曰不我肯穀穀善也○孔氏曰旋迴也○鄭氏曰復反也○朱氏曰民適異國不得其所故呼黃鳥而告之曰爾無集于穀而啄我之粟此邦之人不以善道相與我亦不久於此而將歸矣無以侵迫爲也○范氏曰民之去其土離其親者不得已也人不相恤是以懷其邦族而復之也

宣王之末民有失所者意他國之可居也及其至彼則又不若故鄉焉故思而欲歸使民如此亦異於還定安集之時矣

黃鳥黃鳥無集于桑無啄我粱此邦之人不可與明言旋言歸復我諸兄

粱解見鴇羽

人之所以相依者以其明足以知其緩急休戚故也不可與明則不可與處矣

黃鳥黃鳥無集于栩况甫反無啄我黍此邦之人不可與處

言旋言歸復諸父我
栩解見鴇羽
黃鳥三章章七句

我行其野刺宣王也
王氏曰此民不安其居而適異邦從其昏婣而不見收恤之詩也先王之詩曰既有肥牡以速諸舅寧適不來微我有咎又曰籩豆有踐兄弟無遠其躬行仁義道民厚矣猶以爲未也又建官置師以孝友睦婣任恤六行教民爲其有父母也故教以孝爲其有兄弟也故教以友爲其有同姓也故教以睦爲其有異姓也故教以婣爲鄰里鄉黨相保相受也故教以任相賙相救也故教以恤以爲徒教之或不率也故使官師以時書其德行而勸之以爲徒勸之或不率也於是乎有不孝不睦不婣不弟不任不恤之刑焉方是時也安有如此詩所刺之民乎

我行其野蔽必制反芾方未反其樗敕書反昏姻之故言就爾居爾不我畜復我邦家
蔽芾見甘棠。毛氏曰樗惡木也李氏曰樗者不才之木也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枝擁腫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不中規矩○爾雅曰婦之父母壻之父母相謂爲婚姻又曰婦之黨爲婚壻之黨爲姻○毛氏曰畜養也○王氏曰樗惡木尚可芘而息今以婚姻之故言就爾居而爾不我畜則樗之不如也○孔氏曰爾既不我畜養今當復反我之邦家矣與之自訣之辭

我行其野言采其蓫勑六反昏姻之故言就爾宿爾不我畜

言歸思復

鄭氏曰蓫牛蘈(旋畜反)也(陸璣草木疏云今人謂之牛蘈)○王氏曰蓫惡卉也尚可采以治疾今以昏姻之故言就爾宿而爾不我畜則蓫之不如也言就爾宿則託宿而已非就之居也言歸斯復則以不見畜而去也

我行其野言采其葍(音福)不思舊姻求爾新特成不以富亦祇(音支)以異

毛氏曰葍惡菜也(鄭氏曰葍當也○陸璣草木疏曰葍一名當幽州人謂之燕葍其根正白可著熱灰中溫啖之飢荒之歲可蒸以禦飢當音冨)○蘇氏曰特匹也成依論語當作誠○王氏曰葍野菜之惡者也然尚可采以禦飢昏姻之相與固為其窮則相收困則相恤也今不思舊姻而求爾新特則又葍之不如也○朱氏曰爾之不思舊姻而求新匹也雖實不以彼之富而厭我之貧亦祇以其新而異於爾此見詩人責人忠厚之意

我行其野三章章六句

斯干宣王考室也(鄭氏曰考成也○孔氏曰路寢成則考之而不釁注曰設盛食以落之)

歐陽氏曰古人成室而落之必有稱頌禱祝之言如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謂之善頌善禱者是矣若知斯干為室之辭則一篇之義簡易而通明矣

斯干無羊皆宣王初年之詩乃次於刺詩之後何也蓋宣王晚歲雖怠於政然中興周室之大德豈可以是而掩之乎故復取此二篇以終之也宣王之大雅有美無刺大雅言大體者也論其大體則宣王固一世之賢君也

秩秩(直乙反)斯干幽幽南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兄及弟矣式相好(呼報反)矣無相猶矣

毛氏曰秩秩流行也○孔氏曰斯此也漸卦鄭注云干謂大水之傍○毛氏曰幽幽深遠也○長樂劉氏曰南山鎬京之陽終南之山也○孔氏曰如竹之叢生根本之衆(董氏曰苞叢生而固也)○鄭氏曰式用也○歐陽氏曰猶圖也謀也○董氏曰宣王作室後臨水前對山其盤基之厚如竹之苞其締蔭之廣如松之茂(朱氏曰其下之固如竹之苞其上之密如松之茂)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所謂聚國族於斯也○李氏曰兄弟之居此室各相和好輯睦無有相圖○朱氏曰蓋頌禱之辭(呂氏曰保吾兄弟於斯繼吾祖妣於斯安吾身於斯傳吾子孫於斯故曰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又曰似續妣祖又曰君子攸芋攸躋攸寧又曰乃占我夢男子之祥女子之祥也)

似續妣(必履反)祖築室百堵西南其戶爰居爰處爰笑爰語

毛氏曰似嗣也○鄭氏曰妣先妣姜嫄也○曾氏曰似續妣祖以生民閟宮之詩考之豈謂姜嫄后稷與(孔氏曰大司樂舞大濩以享先妣舞大武以享先祖姜嫄生稷以配天爲周之王業特立廟用樂別祭)○百堵解見鴻鴈○毛氏曰西南其戶西鄉戶南鄉戶也(孔氏曰天子之宮其室非一在北者南戶在東者西戶耳孫毓云猶南東其畝)○鄭氏曰爰於也○蘇氏曰厲王之亂而宮室敗壞宣王謀所以續其先妣先祖者故築其宮室(王氏曰築室百堵者言廣且多也)於是居處於是笑語焉

約之閣閣(音各)椓(陟角反)之橐橐(音託)風雨攸除(直慮反)鳥鼠攸去君子攸芋(香于反)

毛氏曰約束也閣閣猶歷歷也孔氏曰以繩約縮之繩在板上歷歷然約謂繩約板直則牆端正也○鄭氏曰閣閣上下相乘也○孔氏曰椓如椓杙之椓謂以杵築之也○蘇氏曰橐橐杵聲也孔氏曰既投土於板以杵築之橐橐然○朱氏曰除亦去也○毛氏曰芋大也○孔氏曰作羣寢之時縮板杵築至羣寢既成其墻屋弘殺則風雨之所除其築作堅緻則鳥鼠之所去王氏曰言上下四旁皆牢密也○蘇氏曰君子於是居焉所以爲尊且大也○董氏曰崔靈恩集注作約之格格周禮冬官先儒引詩爲據亦作格格

如跂音企斯翼如矢斯棘居力反如鳥斯革如翬音揮斯飛君子攸躋子西反

孔氏曰如跂如人跂足直立○歐陽氏曰翼敬也棘急也矢行緩則枉急則直謂廉隅繩直如矢行也革變也○鄭氏曰伊雒而南雉素質五色皆備成章曰翬○毛氏曰躋升也○歐陽氏曰宮寢之制度其嚴正如人跂而翼也其四隅如矢行而直也其棟起如鳥驚變而悚顧也其軒翔如翬之飛也孔氏曰斯革斯飛言簷阿之勢似鳥飛也○古氏曰如翬新飛寶以至而加丹雘有文采而勢騫舉也謂宮室之美如此宜君子升而居之也王氏曰君子攸躋則又言其高也○釋文曰棘韓詩作朸朸隅也旅即反革韓詩作䩐云翅也

殖殖市力反其庭有覺其楹噲噲音快其正音政噦噦呼會反其冥莫形反君子攸寧

毛氏曰殖殖平正也王氏曰殖殖其庭言庭地之實也○孔氏曰庭宮寢之前庭也○朱氏曰覺高大而直也毛氏曰覺言高大也○鄭氏曰

交亙也。孔氏曰楹柱也。鄭氏曰噲噲猶快快也。呂
氏曰正謂正寢。蘇氏曰噦噦深廣之貌。呂氏曰冥
謂室之奧窔烏叫反也。王氏曰噲噲言其正則知噦噦其冥侚也噦噦其冥則知噲噲其正是
明也。歐陽氏曰宜君子居之而安寧也。董氏曰噲噲其正所謂陽室者
也噦噦其冥所謂陰室者也古者宮室陽以為宮室故其正為陽冥為陰人夫負陰抱陽以安其神所以寧也
下莞音官上簟乃安斯寢乃寢乃興乃占我夢吉夢維何維
熊于弓反維羆彼宜反維虺許鬼反維蛇市奢反
鄭氏曰莞小蒲之席也孔氏曰西方人呼蒲為莞蒲言小蒲者以莞蒲一草之名而司
几筵有莞筵蒲筵則為兩種席也莞細而用小蒲。釋文曰莞草叢生水中莖圓江南以為席形似小蒲而實
非竹葦曰簟也董氏曰下莞上簟鄭氏謂與羣臣安燕非也按几筵莞筵蒲筵則有之而葦竹無施
於席則知所以為寢也。孔氏曰士喪禮云下莞上簟衽如初則平常寢臥之席皆莞簟也衽寢臥之席也云
興夙興也。爾雅曰羆如熊黃白文舍人曰黃白色雜郭云似熊而長頭
高腳猛憨多力能拔樹木蝮虺博三寸首大如擘孫炎曰江淮以南謂虺為蝮廣三寸
頭如拇指有牙最毒郭璞曰此自一種蛇人自名為蝮虺今虺細頸大頭色如艾綬文文間有毛似豬鬣鼻上
有針大者長七八尺。蘇氏曰寢既成設莞簟而寢於其中起而
又占其夢。歐陽氏曰六章以下至於卒章盛陳占夢
生子之事者謂安此寢而生男女男則世為君王女子
宜人之家室亦禱頌之辭也
大人占之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
王氏曰大人者當時在位之大人孔氏曰左傳文公之夢子犯占之不必占
夢之官乃得占也。董氏曰大人占之與故老占夢何異詩以美為主不害於辭故重其事雖謂大人占之可
也。鄭氏曰熊羆在山陽之祥也故為生男虺蛇穴處
陰之祥也故為生女王氏曰熊羆強力壯毅故為男子之祥虺蛇柔弱隱伏故為女子之
祥。范氏曰身安志平誠意感通而吉夢可占故生男

則室家君王生女則無父母詒罹人道盡於此矣王氏曰人
之精神與天地陰陽流通故夢各以其類至先王置官觀天地之會辨陰陽之氣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
獻吉夢贈惡夢知此則可以詔性命之理矣○朱氏曰先王建官設屬莫於天人相与之際察之詳而敬之至
矣故曰王前巫而後史宗祝瞽侑皆在左右王中心無爲也以守至正
乃生男子載寢之牀載衣於既反之裳載弄之璋音章其泣喤
喤華盲反朱芾音弗斯皇室家君王
毛氏曰半圭曰璋孔氏曰典瑞云四圭有邸以祀天兩圭有邸以祀地圭璧以祀日月璋邸
射以祀山川從上而下遞減其半故知半圭曰璋○孔氏曰喤喤者聲大也○
鄭氏曰芾者天子純朱諸侯黃朱白虎通曰芾者蔽也行以蔽前天子朱芾
諸侯赤芾以韋爲之上廣一尺下廣二尺皇猶煌煌也○孔氏曰君諸侯也
王天子也鄭氏曰宣王所生之子或且爲天子或且爲諸侯○鄭氏曰男子生
而卧於牀尊之也○毛氏曰裳下之飾也璋臣之職也

孔氏曰裳明習爲卑璋見敬奉臣職王肅云言無生正貴也明欲爲君父當先知爲臣子也璋以而得爲臣職者
群臣之從王行禮者奉璋峨峨髦士攸宜是也女子不可常寢於地寛無裳男子亦不容無裳衣
時示男女之別耳○鄭氏曰以璋者明成之有漸○王氏曰男子不衣之衣而衣之裳者裳下服也不弄之圭
而弄之璋者璋半圭也成人有漸故也女子其服自幼以至長其事自易以至難亦有漸也先王之教人可謂
至矣○王氏曰其泣之美亦所以爲吉祥故詳載之生
也聞其聲者知其滅羊舌氏矣○朱氏曰子之生於是
室者皆將服朱芾煌煌然其室有家爲君爲王矣○陳
氏曰旅室而生子則本支蕃昌自此始矣
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衣之裼他計反載弄之瓦無非無儀
唯酒食是議無父母詒以之反罹
毛氏曰裼褓也孔氏曰褓縛兒被也瓦紡芳罔反塼音專也孔氏曰婦人所用瓦
紡績塼而已○鄭氏曰儀善也詒怡辭○毛氏曰罹憂也○鄭

氏曰卧於地者卑之也。蔡氏曰衣之裼即用其所衣而
無加也。鄭氏曰弄之紡塼習其所有事也婦無所事
於家事言非非婦人也有言亦非婦人也婦人之事惟
議酒食爾無遺父母之憂 孔氏曰婦人以順為正無非足矣有善則非其吉祥可願
之事也○朱氏曰在易家人之六二曰無攸遂在中饋貞吉家人曰六二之吉順以巽也而孟子之母亦曰婦人
之禮精五飯冪酒漿養舅姑縫衣裳而已故有閨門之脩而无境外之志此之謂也○毛氏曰無儀婦人質無
威儀也○孔氏曰謂如丈夫折旋揖讓之儀二之多○呂氏曰婦人尚靜嘿不當有所是非尚質戇不當為威
儀。○說文曰禕褓也詩曰載衣之禕他計切 釋文曰韓詩作禕音
同

一章總述其宮室之面勢而願其親睦二章三章述
其作室之意與營築之狀至於風雨攸除鳥鼠攸去
則宮室成矣故四章言望其外則雄壯軒翥如此五
章言觀其內則高明深廣如此望其外則未入也故
曰君子攸躋言其方外也觀其內則已入也故曰君
子攸寧言其既處也六章已下皆禱頌之辭

斯干九章四章章七句五章章五句

無羊宣王考牧也 鄭氏曰厲王之時牧人之職廢宣王始興而復之至此而成

孔氏曰周禮牧人掌牧六牲而阜蕃其物六牲謂牛馬
羊豕犬雞此詩唯言牛羊者馬祭之所用者少豕犬雞
則比牛羊為卑故特舉牛羊以為美也

誰謂爾無羊三百爲羣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犉 而純反 爾羊
來思其角濈濈 莊立反 爾牛來思其耳濕濕 始立反

毛氏曰黃牛黑脣曰犉。李氏曰思辭也。毛氏曰聚
其角而息濈濈然 孔氏曰濈濈和也羊以善觸為患故言其聚而不相觸也○董氏曰

說文濈為和濈而比者也呞丑之反動其耳濕濕然釋文曰呞食已復出嚼之也〇王氏曰牛以耳濕為善〇山陰陸氏曰牛之為物病則耳燥安則溫潤而澤故古之視牛者以耳祭義所謂大夫袒而毛牛尚耳〇董氏曰牛臥則耳下垂濕若其垂也〇歐陽氏曰呼牧人而告之曰誰謂爾無羊乎其數若此之多也〇孔氏曰羊一羣者三百不知其羣之有多少也牛犉者有九十亦不知其不犉者之數也董氏曰三百維羣以羣計也九十其犉以犉計也黑脣爲犉則黑背爲𤚩黑耳爲犚亦各以其識也皆才細反𤚩音抽犚音尉〇鄭氏曰言動息濈濈濕濕者美蕃産得其所

或降于阿或飲于池或寢或訛五戈反爾牧來思何河可反蓑素戈反何笠音立或負其餱音侯三十維物爾牲則具

毛氏曰訛動也何揭也蓑所以備雨笠所以禦暑孔氏曰蓑唯備雨之物笠則元以禦暑兼可禦雨既以禮蓑笠並俱以爲禦雨〇蘇氏曰物類也〇毛氏曰三十維物異毛色者三十也孔氏曰謂青赤黄白黑毛色別異者各三十也〇鄭氏曰降阿飲池或寢或訛言此者美其無所驚畏也李氏曰動息各遂其性〇王氏曰牧之地以有阿有池爲善〇長樂劉氏曰牧之者日持雨具齎飲餱糧從牛羊之所宜適以順其性而蕃其息故牲有餘備矣鄭氏曰祭祀索則有之

爾牧來思以薪以蒸之丞反以雌以雄爾羊來思矜矜兢兢其冰反不騫起虔反不崩麾毀皮反之以肱古弘反畢來既升

鄭氏曰麄曰薪細曰蒸〇毛氏曰矜矜兢兢言堅彊也騫虧也崩羣疾也肱臂也〇朱氏曰既盡也〇毛氏曰升升入牢也〇鄭氏曰牧人有餘也則取薪蒸以來歸也〇王氏曰及其將歸而又辨其雌雄者視其多寡之數也爾羊來思者與夫君子于役之詩曰牛羊下來者

類也矜矜兢兢者言非山川草木之所宜而牧之者不

失其性而至於堅彊與不騫不崩言羊得其性而無耗

敗也言羊而不言牛者羊善耗敗故也言羊不耗敗則

牛可知矣山陰陸氏云齊民要術曰羊有疥輒相汙○長樂劉氏曰不騫不崩肅羣隊循廣望之不

虧也○鄭氏曰麾之以肱畢來既升言馴擾從人意長樂劉氏

曰麾之以肱謂馴擾不假箠策也○鄭氏曰使來則畢來使升則既升言其擾也○陳氏曰畢

來既升者牧事畢也

牧人乃夢衆維魚矣旐音兆維旟音餘矣大人占之衆維魚矣

實維豐年旐維旟矣室家溱溱側巾反

歐陽氏曰衆維魚矣但言魚之多也○周官司常縣鄙

建旐州里建旟詳見出車○毛氏曰溱溱衆也○朱氏曰占

夢之說未詳豈古者卜筮之家有是說與毛氏曰陰陽和則魚衆多

旐旟所以聚衆也○張氏曰衆維魚矣實維豐年豐年則民閑樂故以出以魚夢魚斯豐年之祥也旐吉旟

者皆田官之所建也旐統人少旟統人多今建旐之衆以建旟則民庶衆矣○王氏曰此牧

成而考之之詩也故以吉祥之事終焉陳氏曰宮室成而考之故以人

君之夢而書其祥牧成而考之故以牧人之夢而書其祥○孔氏曰歲熟民滋國之

休慶也

以斯干無羊之卒章觀之所願乎上者子孫昌熾所

願乎下者歲熟民滋皆不願乎其外也彼秦漢好大

喜功之主皆以是爲可願哉

無羊四章章八句

節在切反南山家父音甫刺幽王也鄭氏曰家父字周大夫○孔氏曰桓十五年天王使

家父來求車上距幽王之卒七十五歲古人字或累世同之惡漢亭曰仍叔桓五年仍叔之子來聘仍氏或亦世字

如趙氏世孟晉氏世籍荀氏

按左傳韓宣子來聘季武子賦節之卒章杜氏謂取
式訛爾心以畜萬邦之義然則此詩在古止名節也
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許百反師尹民具爾瞻憂心如惔
徒藍反不敢戲談國既卒子律反斬何用不監古銜反
毛氏曰興也節高峻貌巖巖積石貌赫赫顯盛貌師大
師周之三公也尹尹氏為大師李氏曰洪範曰師尹惟日此師尹不可指其人
如此詩曰尹氏大師是尹氏為大師明矣春秋書曰尹氏卒譏世卿也其後又書尹氏立王子朝則尹氏之為
世卿其來甚久具俱瞻視惔燔也李氏曰雲漢曰如惔如焚惔焚之類也○王氏曰如惔者
內熱之謂也○朱氏曰卒終也○蘇氏曰斬絕也○鄭氏曰
監察也○陳氏曰南山國之望大師民之瞻民之瞻大
師也見其所為如此憂心如火之燔灼第畏其威不敢
言爾國既至此終滅絕矣汝何不察也○釋文曰惔韓

詩作炎字書作惔
節彼南山有實其猗於宜反赫赫師尹不平謂何天方薦徂薦
反瘥才何反喪亂弘多民言無嘉憯七感反莫懲嗟
蘇氏曰山之實草木是也○毛氏曰猗長也李氏曰猗如綠竹猗
猗是也薦重也孔氏曰薦與荐文異義同瘥病也弘大也憯曾也○蘇
氏曰山之生物其氣平均如一凡生於其上者無不猗
猗其長也○鄭氏曰責三公之不均平不如山之為也
謂何猶云何也王氏曰不平謂何者發問之辭也○王氏曰薦瘥者乖
氣之所生曰方薦瘥則以言其薦瘥之未艾○李氏曰
喪亂弘多言喪亂之大而多也民言無嘉蓋為民無善
言但怨讟耳○蘇氏曰尹氏秉國之均而不平其心則
人之榮瘁必有大相絕者矣是以神怒而重之以喪

亂人怨而莫以諫其上然尹氏曾不懲創咨嗟求所以自
改也李氏曰懲莫懲嗟以自苦董氏曰天方薦瘥說文作
天方薦瘥瘥殘田也
尹氏大師（大音泰）維周之氐（丁禮反）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
毗（婢尸反）俾民不迷不弔昊天不宜空我師
毛氏曰氐本也均平也。長樂劉氏曰維持也。鄭氏
曰毗輔也。朱氏曰弔愍也。毛氏曰空窮也。鄭氏
曰師衆也。孔氏曰尹氏為大師之官是周根本之臣
王氏曰京室以大族為氏朝廷以尊官為氏氏者安危存亡所由也尹氏大族也大師尊官也故曰尹氏大師維周之氐
秉國之平居權衡之任。朱氏曰言尹氏大師維
周之氐而秉國之均則宜有以維持四方毗輔天子而
使民不迷乃其職也。李氏曰尹氏不能如此則其亂
必矣故呼天而告之曰昊天不弔（歐陽氏曰昊天不弔哀此下民）不宜
如是之空我師
空我師如空其國空其地之類蓋曰人之類將滅矣
甚言之也
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弗問弗仕勿罔君子式夷式已無小
人殆瑣瑣（素火反）姻亞則無膴（音武）仕
張氏曰仕猶事也。蘇氏曰罔欺也。朱氏曰君子指
王也。毛氏曰夷平也。王氏曰已廢退也孟子所謂
士師不能治事則已之與此已同義。毛氏曰殆危也
瑣瑣小貌兩壻相謂曰亞（孔氏曰劉熙釋名云兩壻相謂曰亞亞者言每一人取姊一人取妹相亞也）膴厚也。朱氏曰言尹氏委政於小人而以
其未嘗問之未嘗事者罔幽王而欺之故戒之曰汝之弗

躬弗親庶民已不信矣其所弗問弗事則不可以罔君子也當平其心視所任之人有不當者則已之無以小人之故而至於危殆其國也。鄭氏曰瑣瑣婚姻之小人無厚任用之置之大位也

式夷式已無小人殆謂尹氏所與圖事者也瑣瑣姻亞則無膴仕謂尹以親暱而置之高位者也

昊天不傭(敕龍反)降此鞠(九六反)訩(音凶)昊天不惠降此大戾(音麗)君子如屆(音戒)俾民心闋(苦穴反) 君子如夷惡怒是違

毛氏曰傭均也。朱氏曰鞠窮也訩亂也。鄭氏曰惠順也戾乖也屆至也。毛氏曰闋息也。鄭氏曰夷平易也。蘇氏曰違遠也。朱氏曰昊天不均而降此窮極之亂昊天不順而降此乖戾之變蓋無所歸咎而歸之於天也雖然所以靖之者亦在夫人而已君子用其至則民之亂心息矣君子平其心則民之惡怒遠矣。又曰夫爲政不平以召禍亂者人也而詩人以爲天實爲之者蓋無所歸咎而歸之於天也抑有以見君臣隱諱之義焉有以見天人合一之理焉後皆放此。釋文曰傭韓詩作庸庸易也

鞠訩大戾匪降自天皆尹氏爲之也民懼其害無可奈何而歸之於天也在民觀之則難在幽王爲之則易進賢而退姦蓋爲國之至理而二者之情狀皆平其心者則見之也幽王如幡然用其至則尹氏必不居位而民之怨息矣幽王如坦然平其心則尹氏自不能逃其罪而民之惡怒遠矣夫何難哉

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式月斯生俾民不寧憂心如酲(音呈)誰秉國成不自爲政卒勞百姓

鄭氏曰式用也言月月益甚也○毛氏曰病酒曰酲成
平連董氏曰國之有成其紀綱法令之所存此人主之所脩也○鄭氏曰卒終也○
陳氏曰不憖乎昊天亂何時定哉且與歲月俱生而使
民不寧○鄭氏曰我今憂之如病酒之酲矣○王氏曰
秉國成者王之事也○歐陽氏曰責幽王不自爲政而
使此尹氏在位致百姓於憂勞也孔氏曰王肅云言政不由王出也
前章既言去尹氏之易此章復言王終不能去反使
之長惡不已式者其天意乎故曰不弔昊天亂靡有
定式月斯生俾民不寧憂心如酲言亂之甚憂之極
也秉國成者其誰乎何爲不自爲政卒使尹氏之勞
我百姓也蓋深尤幽王之專任尹氏也誰云者不敢
斥王之辭也

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我瞻四方蹙蹙子六反靡所騁敕領反
毛氏曰項大也○鄭氏曰蹙蹙縮小之貌騁馳騁也○
歐陽氏曰我駕此大領之四牡四顧天下王室昏亂諸
侯交爭而四方皆無可往之所
此章言幽王既不悟賢者有去而已於是駕彼四牡
而將行四牡項領則馬之肥壯固可惟意所適也然
我瞻四方則蹙蹙靡所騁蓋本根病則枝葉皆瘁是
以無可往之地也
方茂爾惡相爾矛矣既夷既懌音亦如相醻市由反矣
朱氏曰茂盛也○鄭氏曰相視也視女矛矣言欲戰鬬
相殺傷也夷說也懌亦說也醻如賓主飲酒相醻酢○朱氏曰言
方盛其惡以相加則視其矛戟如欲戰鬬及既夷平悅

懌則相與歡然如賓主而相酬酢不以為怪也○孔氏曰訛言胡亂
閔閔叔解又我閔思无常人二○董氏曰此小人之當懲也○蘇氏曰小人責怒之
不可㪅如此是以君子不忍立於其側也
昊天不平我王不寧不懲其心覆芳服反怨其正
朱氏曰尹氏之不平若天使之故曰昊天不平若是則
我王亦不得寧矣○蘇氏曰然尹氏猶不自懲艾乃反
怨人之正己者言其為惡無有已也鄭氏曰女不懲止女之邪心而反怨
憎其正也
此章篇將終矣故復嘆曰昊天其使尹氏不平乎我
王其亦不得安寧乎今尹氏不懲創其惡而覆怨正人之
攻己者不思改復而未已吾恐以憂吾君之不得寧
也此不安豈不為憂哉

家父作誦以究王訩式訛五戈反爾心以畜許六反萬邦
鄭氏曰究窮也訛化也畜養也○孔氏曰詩人之情不
一或微加諷諭或指斥愆咎或隱匿姓名或自顯官字
家父盡忠竭誠不憚誅罰故自載字焉寺人孟子亦此
類也陳氏曰尹氏以威使人不得戲談而家父作詩乃復表其詩出於己以身當尹氏之怒而不辭者盡
家父周之世臣義與國俱存亡故也○朱氏曰家父作為此誦以窮究王
政亂之所由冀其改心易慮以畜養萬邦也○范氏
曰攻其惡者正其心而已此所以為幽王變雅之首李氏
曰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閒也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盖用人之失政事之過皆君之非然不
必先論此惟格君心之非則事無不善矣用人皆得其當矣
此章篇終矣故窮其亂本而歸之王心焉致亂者雖
尹氏而用尹氏者則王心之蔽也

節南山十章六章章八句四章章四句

正音政月大夫刺幽王也

正月繁扶袁反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念我獨兮
憂心京京哀我小心癙音鼠憂以痒音羊
毛氏曰正月夏之四月孔氏曰昭十七年六月朔日食太史謂之正月周六月是夏四月
謂之正月以乾用事正純陽之月繁多也○鄭氏曰訛偽也孔將甚大
也○毛氏曰京京憂不去也王氏曰京大也○呂氏曰癙憂
幽憂也與下鼠思泣血文雖小異義亦同也○毛氏曰
痒病也○范氏曰正月長養之月也繁霜肅殺之氣也
○孔氏曰覩天災爲之憂傷○歐陽氏曰降霜非時天
災可憂而民之訛言以害於國又甚於繁霜之害物也
○董氏曰霜降非時災降于上也訛言非常禍起于下

也上下相應如此則國亡無日矣李氏曰周衰之季至於漢唐之末天災踵
見非不明其民言誹謗非不深切而君臣未有覺悟者蓋不如是則國不亡也○歐陽氏曰念
我獨兮憂心京京大夫言己獨爲王憂耳以見幽王之
朝多小人而君臣不知憂懼也○長樂劉氏曰哀哉我
之夙夜憂國顧無助我者鼠病而憂在子究內人所不
知也我有癙憂至於痒病人所不知也○董氏曰訛言
石經作僞言
凡譸張爲幼以罔上惑衆者皆謂之訛言

父母生我胡俾我瘉音庾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好言自口莠
酉反〃言自口憂心愈愈是以有侮
毛氏曰瘉病也○鄭氏曰自從也○王氏曰莠惡也蓋
穀謂之善則莠爲惡可知也蘇氏曰莠賈也○毛氏曰愈愈憂

瞿也憂甚（王氏曰愈憂甚之謂也）○王氏曰我痛故呼父母而傷己適
丁是時也○鄭氏曰此何不出我之前居我之後竊吾
之膚苟欲免身詭言之人善言從女口出惡言亦從女
口出女（口）一耳善也惡也同出其中謂其可賤憂心愈
愈我心憂如是與詭言者殊塗故見侵侮也（蘇氏曰小人傾詐反）
（霸無閔傷我惡憂心愈愈曰以益甚而反以侮我曰何至是）
憂心惸惸（其營反）念我無祿民之無辜并（必政反）其臣僕哀我
人斯于何從祿瞻烏爰止于誰之屋
毛氏曰惸惸憂意也（王氏曰惸獨也）○陳氏曰祿福也無祿
猶言不幸也○鄭氏曰辜罪也○朱氏曰并俱也古者
以罪人為臣僕亡國所虜亦以為臣僕故箕子曰商其
淪喪我罔為臣僕言不幸遭國之將亡與此無罪之民
將隨以淪胥亦并為臣僕未知將復從何人而受祿如
烏飛不知其將止於誰之屋也（王氏曰民有欲無主乃亂天生聰明時乂王不）
（能乂而民無所得將則釋王而從祿于他烏之爲物惟能食已則止其屋民之從祿將如此矣哀者哀其如此）
（贍者贍其將然也）
瞻彼中林侯薪侯蒸（之丞反）民今方殆視天夢夢（莫紅反）既克
有定靡人弗勝（升證反）有皇上帝伊誰云憎
毛氏曰中林林中也○鄭氏曰侯維也林中大木之處
而維有薪蒸耳○蘇氏曰夢夢亂也○朱氏曰皇大也
上帝天之神也以其形體謂之天以其主宰謂之帝○
蘇氏曰中林之木莫不摧毀而維薪蒸在焉其殘之也
甚矣幽王播其虐於天下大家世族散爲皁隸亦猶是
也（王氏曰君之剝削於民而至於盡獨以之侵伐掊克以斂其爲怨者也）民方在危殆之中

視天之夢夢若無能爲者不知此天理之未定故也歐陽氏曰民今方危殆而仰瞻天則夢夢然而無所告方其未定何所不至及其既定人未有不爲天所勝者申包胥曰人衆則勝天天定亦能勝人不然天豈有所憎而禍之耶適當其未定故爾

謂山蓋卑爲岡爲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召彼故老訊音信之占夢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

毛氏曰故老元老訊問也具曰予聖君臣俱自謂聖也○歐陽氏曰凡禽鳥之雌雄多以其首尾毛色不同而別之爲之首尾毛色雌雄不異人所難別故引以爲言○李氏曰謂山爲卑則有爲山卑者有爲大阿者亦皆以爲卑民之訛言變白爲黑如此乃不懲艾之何也○孔氏曰王既任小人不止訛言而愛好鄙碎共信徵祥召彼元老宿舊有德者但問之占夢之事言其侮慢長老也朱氏曰方且召彼故老而問之以不急之事○前漢藝文志曰惑者不稽諸躬而忌妖之見是以詩刺召彼故老訊之占夢傷其舍本而憂末不能勝凶咎也○呂氏曰召彼故老訊之占夢孰我仇仇亦不我力其車既載乃棄爾輔皆不信仁賢之實也○王氏曰亂甚矣不知與故老圖此乃召而訊之占夢則其迷亦甚矣唯其迷甚故君臣皆自謂聖而上下同德如烏雌雄無以相別也孔叢子子思言於衛侯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公曰何故對曰有由然焉君出言自以爲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亦自以爲是而士庶人莫敢矯其非君臣既自賢矣而群下同聲賢之賢之則順而有福矯之則逆而有禍如此則善安從生詩曰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抑亦似君之君臣乎

謂天蓋高不敢不局其欲反謂地蓋厚不敢不蹐井亦反維號音豪斯言有倫有脊哀今之人胡爲虺暉鬼反蜴星歷

毛氏曰局曲也孔氏曰曲身也蹐累足也說文曰蹐小步也蹐春理也
○董氏曰崔靈恩集注以虺爲蝮○毛氏曰蜴螈也孔氏
曰釋魚云蠑螈蜥蜴蜥蜴蝘蜓蝘蜓守宮也李巡曰蠑螈一名蜥蜴蜥蜴名蝘蜓蝘蜓名守宮○董氏曰陸璣
以虺蜴爲蝀蜴鄭康成以虺蜴爲蛇蜴故詩書無以虺爲蜴者○朱氏曰遭世之亂天
雖高而不敢不局地雖厚而不敢不蹐家語曰孔子讀詩于正月六章
惕焉如懼曰彼不達之君子豈不殆哉從上依世則道廢違上離俗則身危時不興善己獨由之則曰非妖即
妄也故賢也既不遇天恐不然其命焉桀殺龍逢紂殺比干皆是類也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
敢不蹐此言上下畏罪而無所自容也○王氏曰人號呼而出斯局蹐之
言者非誕也乃有倫有脊理○朱氏曰哀今之人胡
爲虺蜴以害人而復之至此乎王氏曰當是時也人之害人者則爲虺畏人者
則爲蜴矣

瞻彼阪音反田有菀音鬱其特天之扤五忽反我如不我克彼求
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
鄭氏曰阪田崎嶇墝苦交反埆戶角反之處而有菀然茂特
之苗○毛氏曰扤動也仇仇猶謷謷五羔反也孔氏曰釋訓云仇仇
敖敖傲也郭璞曰皆傲慢賢者○朱氏曰力猶用力也○李氏曰視彼
阪田崎嶇之處有菀然特盛之苗亦猶昏亂之朝有挺
然特立之賢者特立之苗特生於阪田之中而天爲風
雨以扤動之惟恐其不勝鄭氏曰謂其迂疾也亦猶賢者之特立
而小人成羣思有以中傷之惟恐其不及也歐陽氏曰云天之扤
我者君子居危推其命於天也○蘇氏曰方其求我以爲法也如恐失
我爾○孔氏曰其得我則空執留我其禮待我謷謷然
○蘇氏曰曾不力用我也書曰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
既見聖亦不克由聖朱氏曰[illegible]其[illegible]而棄之甚易言其云當其[illegible]○鄭氏曰[illegible]其有貴賢

之名惡聲賢之實○歐陽氏曰此章言大夫傷獨立於昏朝之
辭也大夫既傷獨立而知其無如之何故於下章遂及
亡國之憂○釋文菀作苑
心之憂矣如或結之今茲之正胡然厲矣燎力詔反之方揚
寧或滅之赫赫宗周褒補毛反姒音似威呼悅反之
孔氏曰結纏結也○歐陽氏曰正政古用之多通○毛
氏曰厲惡也○鄭氏曰火田爲燎燎之方盛之時炎熾
熛怒也○毛氏曰宗周鎬京也褒國也姒姓也威滅也
釋文曰威齊人語也○鄭氏曰心憂如有結之者○歐陽氏曰我
心之憂如結而國之政何其惡也王氏曰厲危也正則以邪勝故危○
李氏曰火之燎于原寧有能滅之乎今也赫赫然之宗
周而乃爲褒姒所滅誠可駭也朱氏曰赫赫之宗周而褒姒足以滅之蓋

之也○毛氏曰幽王惑褒姒以爲后詩人知其必滅周也
孔氏曰宗周未滅詩人以褒姒淫妒知其必滅周也○歐陽氏曰此詩上七章皆
述王信讒言亂政至此始言滅周主於褒姒者謂王溺
女色而致昏惑推其禍亂之本以歸罪也
終其永懷又窘求隕反陰雨其車既載乃棄爾輔載輸爾載才再反下同將七羊反伯助予
毛氏曰窘困也○孔氏曰輔是可解脫之物蓋如今人
縛杖於輻以防輔車○鄭氏曰輸墮許規反也○毛氏曰
將請也伯長也○蘇氏曰幽王日爲淫虐辟如行險而
不知止君子永思其終知其必有大難故曰終其永懷
又窘陰雨○朱氏曰陰雨則泥濘而車易以陷也○毛
氏曰大車重載又棄其輔○鄭氏曰乃棄爾輔謂遠賢

也棄女車輔則隤女之載不言女見顛以言國危而
求賢者已辭矣蘇氏曰幽王不虞難之將至而棄賢臣焉故曰乃棄爾輔君子來助於未危故
難不至苟其載之既墮而後號曰以助予則无及矣。董氏曰韓詩章句以爲
迫
前章既言周之必亡矣此章懷不能已復誨幽王曰
此何等時乃棄賢者不以自助乎無至於傾覆而誨
之也

無棄爾輔員音云于爾輻方六反屢力住反顧爾僕不輸爾載終
踰絕險曾是不意

毛氏曰員益也。朱氏曰輔所以益輻也孔氏曰當無棄爾之車輔
益於輻亦之輔。鄭氏曰屢數音朔也僕將車者也。歐陽氏曰
戒其無棄爾輔而益其輻又顧其僕使不覆所載者詭
駕車者當如此猶恐覆敗而今乃履絕險而不以爲意
則宜其覆矣。蘇氏曰告之而不信故又曰終踰絕險
曾是不意李氏曰不棄爾輔負于爾輻可謂慎矣猶以爲未也而又屢顧爾僕然後不至於多難今
幽王乃終然踰於絕險之地而不以爲意其忽於禍難可知矣。范氏曰治天下者任
重道遠故以將車喻

魚在于沼之紹反亦匪克樂音洛潛雖伏矣亦孔之炤音灼憂心
慘慘七感反念國之爲虐

毛氏曰沼池也。鄭氏曰炤灼易見也。毛氏曰慘慘猶
猶戚戚也。王氏曰魚在于沼其爲生已蹙矣是以匪
克樂也。蘇氏曰君子在於衰亂之朝譬如魚之在沼
非其所樂。王氏曰潛雖伏矣亦孔之炤以譬君子雖
潛伏無所容也憂愛而國之[illegible]憂心慘慘念國

之爲虐也慘慘則幽愁之意○李氏曰賢者在朝廷則有樂退而隱居避道遁世者蘇氏曰山林之中又名聞不可以爲隱遯避患劉氏曰魚雖然潛伏深淵亦爲罔罟者莫知所逝○長樂晦菴曰山林亦爲羅織者所覊縻士雖隱出者道君子在朝不可也在野不可也言危亂之○文中子遊馬

頰之谷遂至牛首之谿登降信宿從者樂姚義慨然進

曰夫子之遂得潛乎文中子曰潛雖伏矣亦孔之炤姚曰

聞朝廷有召子議矣文中子曰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孰

我仇亦不我力義曰其車既載乃棄爾輔咸曰終踰

絕險曾是不意文中子喟然遂歌正月終焉既而曰不

可爲矣

彼有旨酒又有嘉殽（戶交反）洽比（毗志反）其鄰昏姻孔云念我

獨兮憂心慇慇

毛氏曰洽合也○孔氏曰比親比也○毛氏曰云旋也

慇慇然痛也○李氏曰小人幸有酒嘉殽和洽其鄰里

與其親戚周旋而我獨憂之昔人有言曰燕雀處堂母

子相安自以爲樂也突決棟焚而母子恬然不知禍之

將及也今國勢如此而小人徒乃尊居飲酒以相樂殆

燕雀之類也○王氏曰君子困窮而小人得志有酒食以洽比其鄰里怡懌其昏姻而昏姻甚稱說之則君子失志窮獨其憂甚矣慇慇然疾痛之至也○歐陽氏曰大夫自傷獨以禍而又哀彼衆人不知危亡可憂而猶有以酒肴與其鄰里親戚爲樂者而我獨憂也○釋文殽作肴曰本

又作殽

佌佌（音此）彼有屋蔌蔌（音速）方有穀民今之無祿天夭（於遙反）是

椓（陟角反）哿（哥我反）矣富人哀此惸獨

毛氏曰佌佌小也蔌蔌陋也○鄭氏曰穀祿也○朱氏

曰椓害也○毛氏曰哿可獨單也○孔氏曰佌佌然之

苦

小人彼已有室屋之富矣其蔌蔌然窶陋者方有爵祿之貴矣○王氏曰佌佌者有家而蔌蔌者方且有祿求之出而民反無祿○蘇氏曰民方無福故天之夭孽並出而椓喪之王氏曰佌佌栽蔌者椓害之也富人猶可勝也惸獨甚矣李氏曰憂亂之世要其極也貧富俱受其禍言其轉之害比富者財猶可以勝其哀貧者愈不堪也○說文曰佌小貌從人從此詩曰佌佌彼有屋斯氏切○後漢書蔡邕釋誨云速速方轂注謂小人乘寵方轂而行也

勞役之甚者又就其間自較其輕重故曰土國城漕我獨南行困苦之甚者又就其間自較其淺深故曰哿矣富人哀此惸獨使民至是蓋甚可憐矣

正月十三章八章章八句五章章六句

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

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

毛氏曰交日月之交會孔氏曰日月交會謂朔也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月皆右行於天一晝一夜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二十九日有餘而月行天一周追及於日而與之會交會而日月同道則食月或在日道表或在日道裏則不食矣又曆家爲交食之法大率以百七十三日有奇爲限然月先在裏則依限而食者多若月在表雖依限而食者少杜預見其參差乃云日月動物雖行度有大量不能不少有盈縮故有雖交會而不食者或有頻交而食者此得之矣○鄭氏曰周之十月夏之八月也八月朔日日月交會而食○李氏曰唐志云十月之交以曆推之在幽王之六年○什方張氏曰詩有夏正无周正獨此詩爲周正可乎演曆幽王無八月朔食而唐曆則有之議者疑其傅會而爲此也○蘇氏曰日食天變之大者也然正陽之月古尤忌之夏之四月爲純陽故謂之正月十月爲純陰故謂之陽月純陽而食陽弱之甚也純陰而食陰壯之甚也○孔氏曰古之曆書亡矣今世有周

曆書曆書蓋漢初爲之其交無遲速盈縮考日食之法而其年月往往參差是以漢世通儒未有以曆考此辛卯日食者。毛氏曰醜惡也。蘇氏曰交當朔則日食然亦有交而不食者交而食陽微而陰乘之也交而不食陽盛而陰不能掩也。朱氏曰此則係乎人事之感蓋臣子背君父妾婦乘其夫小人陵君子夷狄侵中國所感如是則陰盛陽微而日爲之食矣是以聖人於春秋每食必書而詩人亦以爲醜也孔氏曰夫以昭昭大明照臨下土忽尔殲亡俾晝作夜其爲怪異莫斯之甚故有伐鼓用幣之儀貶膳去樂之數皆所以重天變警人君也。王氏曰月有盈虧則微矣彼月而微則固其所此日而微則非其常。鄭氏曰災害將起故下民亦甚可哀[illegible]日天变既見君子知国之將亡国亡則民首被其憂是以哀之也

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

鄭氏曰告凶告天下以凶亡之徵也行道度也不用之者謂相干犯也李氏曰望而正於黃道是謂臣干君明則陽斷蝕之矣朔而正於黃道是謂日壅月明則陰爲之食矣凡日月之食者皆不用其常道不用其良不用善人也臧善也。孔氏曰猶言一何不善。王氏曰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則以四國無政不用其良故也月食非其常也然比日食則以陽侵陰猶爲常也此日而食則爲變大矣李氏曰春秋日食三十六月食則未嘗書豈月未嘗食耶亦以爲常故爾。左傳昭七年晉侯問於士文伯曰詩所謂彼日而食于何不臧者何也對曰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于日月之災。前漢劉向引詩曰日月鞠凶不用其行

爗爗于輒反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甫味反騰山冢崒徂恤反崩
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哀今之人胡憯七感反莫懲
毛氏曰爗爗震電貌震雷也○朱氏曰寧安也令善也
前漢李尋傳注雷電佚序不安不善○毛氏曰沸出騰乘也山頂曰冢○
鄭氏曰崒者崔嵬崔嵬謂山頂巉巖者憯曾也○孔氏曰幽王
之時不但日食又爗爗然有震雷之電其聲過常百川
之水皆溢出而相乘山之冢頂高峯之上崒然崔嵬者
皆崩落高大之岸陷爲深谷深下之谷進出爲陵毛氏曰高
岸爲谷深谷爲陵言易位也○朱氏曰陷山頂之高者崩故陵谷由之以改易所陳皆當時實
事○朱氏曰災異之衆如此且宜恐懼修省改紀其政
而幽王曾莫之懲也董子曰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
乃先出灾異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
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此見天心仁愛人君而欲止其
亂也前漢劉向上疏曰天變見於上地變動於下水泉沸騰山谷易処其詩曰百川沸騰山冢崒崩高岸
爲谷深谷爲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王氏曰哀而怪之也
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家伯爲宰仲允膳夫聚側留反子內史
蹶俱衛反維趣七走反馬楀音矩維師氏豔餘贍反妻煽音扇方處
鄭氏曰皇父家伯仲允皆字番聚蹶楀皆氏孔氏曰父及伯仲是
字之義番聚蹶楀單言又聚子以字配之若曾子閔子然故知皆氏○朱氏曰卿士六卿
之外更爲都官以揔六官之事也○鄭氏曰司徒之職
掌天下土地之圖人民之數冢宰掌建邦之六典皆卿
也孔氏曰王肅以此宰爲小宰鄭司農宰夫注云詩曰家伯維宰謂此宰夫也小宰宰夫經傳之中未有單
稱宰以此知家伯是冢宰也此大宰以官高爲先而有不次者便文以取韻也膳夫上士也掌
王之飲食膳羞內史中大夫也掌爵祿廢置殺生予奪

之法趣馬中士也掌王馬之政張氏曰宰官趣馬下士一人此言中士者誤也師氏亦中大夫也掌司朝得失之事○毛氏曰豔妻褒姒美色曰豔前漢谷永云昔褒姒用國宗周以喪豔妻驕扇日以不臧注魯詩小雅十月之交篇曰此日而食于何不臧又曰豔妻扇方處言厲王無道內寵熾盛○班倢伃賦云悲晨婦之作戒兮哀褒閻之爲虐煽熾也○王氏曰求變異所生以用七子七子所以見寵用事則以豔妻煽方處故也豔妻言其配王以色而已非以德也煽言其勢盛若火之煽然方處言方處勢未變彼蘇氏曰王淫於色七子皆用嬖寵方熾之時並處位言其讒行之甚也雖官有尊卑權寵相連朋黨於朝是以疾焉○李氏曰羣小人用事又有豔妻交結於內則其勢蟠結不可解也○釋文蹶作蹷

抑此皇父豈曰不時胡爲我作不即我謀徹我墻屋田卒汙音汙萊音來曰予不戕在良反禮則然矣

朱氏曰抑發語辭○毛氏曰時是也○朱氏曰作動也即就也卒盡也○毛氏曰下則汙高則萊孔氏曰汙者池停水之名禮記曰汙其宮而豬焉是也萊者草穢之名楚茨云田萊多荒是也○鄭氏曰戕殘也○范氏曰前章備舉其朝之小人而皇父實尸之其餘則以類聚而已○王氏曰言皇父所爲自以爲是鄭氏曰言其不自知惡也故作我以徙而不即我謀乃徹我墻屋使我田不獲治卑者卒汙高者卒萊長樂劉氏曰何爲於我民居有大興作而不先即我民以謀之○朱氏曰或曰毀其田宅以爲池爲圃也乃曰予不戕女下供上役禮則然矣然則皇父豈肯自以所爲爲不時乎鄭氏曰言皇父既不自知不是反云我不戕敗女田業禮下供上役其道當然言文過也

皇父孔聖作都于向式亮反下同擇三有事亶侯多藏才浪反不憖魚覲反遺一老俾守我王擇有車馬以居徂向

毛氏曰向邑也孔氏曰左傳說桓王與鄭十二邑向在其中杜預云河內軹縣西有地名向上則向在東都之畿內也三有事國之三卿亶信也侯維也○爾雅

曰慭強也且也鄭氏曰慭者心不欲自彊之辭也○朱氏曰徂往也○

王氏曰皇父甚愚而自謂甚聖故詩人因其自聖而譏

之曰孔聖也鄭氏曰皇父專權足已自比聖人作都于向徙民而作其

邑也○孔氏曰皇父封於畿內當二卿今立三有事是

增一卿以比列國也鄭氏曰孔畿內諸侯二卿○毛氏曰皇父擇圭

國之三卿信維貪淫多藏之人鄭氏曰三卿皆取聚斂之臣○王氏曰擇二有事亶侯多藏則其用人維貨其吉也○鄭氏曰盡將舊在位之人與之皆

去○王氏曰不慭遺一老俾守我王者不自強留一老

人以留衛王則又不忠敬之甚也孔氏曰皇父矜形勢盡將王官列職往向

至向亦當反但去時盡將之耳○李氏曰擇多藏之人以爲三公懼故老在位盡彊之不遺一人以保我王滸

靈臺時山園有三公之錢在函谷時此錢歸之向矣○鄭氏曰又擇民之富有車

馬者以往居向○董氏曰以實其邑也

黽民允反勉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囂囂五刀反下民

之孽魚列反匪降自天噂子損反沓徒合反背蒲妹反憎職競由人

鄭氏曰囂囂衆多貌○孔氏曰孽災害也○蘇氏曰噂

聚也沓重複也毛氏曰噂猶噂噂沓猶沓沓○毛氏曰職主也○鄭

氏曰詩人賢者見時如是自勉以從王事雖勞不敢自

謂勞○蘇氏曰無罪猶且見讒而況敢告勞乎下民之

孽非天之所爲也噂噂沓沓多言以相說而背相憎專

力爲此者人也而豈天哉陳氏曰噂聚談也沓很并也小人相見之狀如此背則憎

疾也用如此小人在位所以興孽未可歸咎天也○前漢劉向上疏曰詩曰密

勿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嗸嗸釋文囂囂作嗸嗸云韓詩作嗸

嶜。說文曰僔聚也從人尊聲詩曰僔沓背憎。釋文沓作噂

悠悠我里亦孔之痗莫背反四方有羨徐箭反我獨居憂民莫不逸我獨不敢休天命不徹我不敢傚我反自逸

毛氏曰悠悠憂也痗病也羨餘也。王氏曰徹通也幽王之時天下病矣而我所居里則又甚病矣又曰此所謂譏小已之得失而其流及上者也。孔氏曰四方之民盡有饒餘我獨居此憂民莫不得優游自逸我獨不敢休息王氏曰凡民之不如也。李氏曰幽王之時豈四方之民盡皆饒羨優游大夫亦言己之勤勞故爲此辭專詩者當以意逆之。王氏曰不通則以言其窮也其窮命也勉之而已故不敢傚我友自逸也范氏曰時有懷身而去者己獨不去故曰我不敢傚我友自逸。毛氏曰親屬之臣心不能已陳氏曰不然則不應不去也。董氏曰里顦野王作瘇爾雅以瘇爲病樊注同之今毛以里爲病蓋當毛作傳時字爲瘇也

十月之交八章章八句

雨無正音政大夫刺幽王也雨自上下者也衆多如雨而非所以爲政也

歐陽氏曰古之人於詩多不命題而篇名往往無義例其或有命名者則必述詩之意如巷伯常武之類是也今雨無正之名據序曰雨自上下者也言衆多如雨而非政也今考詩七章都無此義與序絕異當缺其所疑劉諫議曰嘗讀韓詩有雨無極篇序云雨無極正大夫刺幽王也比毛詩篇首多雨無其極傷我稼穡八字。董氏曰韓詩作雨無政正大夫刺幽王也章句曰無衆也書曰庶草繁蕪說文曰蕪無豐也則雨衆多者其爲政令不得一也故爲正大夫之刺

浩浩古老反昊天胡老反不駿音峻其德降喪饑饉音斤斬伐四
國旻密巾反天疾威弗慮弗圖舍音赦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
無罪淪音倫胥息魚反以鋪普烏反
王氏曰浩浩廣大流通之意。毛氏曰駿長也穀不熟
曰饑蔬不熟曰饉。孔氏曰旻天上有昊天明此亦昊
天又曰定本作昊天俗本作旻天誤也。釋文曰旻本有作昊天者非也。鄭氏曰慮圖
皆謀也。蘇氏曰舍置也淪陷也。鄭氏曰鋪徧也。
蘇氏曰幽王之亂民之無罪而汶濊從者無所歸咎曰
天實為之天之生物浩然其若無窮者奈何不長其德
既又生之而又降喪亂饑饉以斬伐之哉豈天怒之迅
烈曾弗之慮而弗之圖乎彼有罪者則既伏其辜矣置
而勿疑可也若此無罪而使之相與陷溺無不徧焉何

鋪

也。董氏曰韓詩作薰胥以痛章句曰薰帥也胥相也
痛病也前漢敘傳云嗚呼史遷薰胥以刑注晉灼曰齊韓魯詩作薰師古曰詩小雅雨無正之篇曰君
此無罪淪胥以鋪韓詩淪字作薰薰者謂相薰蒸亦謂及之義耳
周宗既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勩以世反三事大
夫莫肯夙夜邦君諸侯莫肯朝夕庶曰式臧覆芳服反出為
惡
毛氏曰戾定也。鄭氏曰正長也王氏曰周官八職一曰正六官之長是也
。毛氏曰勩勞也。孔氏曰三事大夫王肅以三事為
三公大夫謂其屬李氏曰待王道以屬周官曰三事暨大夫謂三公及大夫也。朱
氏曰臧善也。毛氏曰覆反也。范氏曰周宗者周為
天下之宗也。王氏曰方是時周未滅而曰既滅者其
滅之形成故也呂氏曰周宗滅此之宗也既成言將有易姓之禍其兆既見矣。范氏

曰靡所止戾未知天之所命民之所定也。正大夫離居
去位也。莫下大夫勞於從事。故曰莫知我勩。三事大夫
莫肯夙夜無在公之節也。邦君諸侯莫肯朝夕無尊王
之禮也。雖王昏莫敢老侮慢諸侯其大臣不使其諸侯
不王哉。大夫憂之庶王之懲懼而用善反出於爲惡莫
之懲善朱氏曰君臣解體國將滅亡我庶幾曰王今因言危殆此當改用善而王反出爲惡。董氏曰至此則宜改善矣庶幾其曰望之而覆出爲惡
如何昊天辟言不信如彼行邁則靡所臻凡百君子各敬
爾身胡不相畏不畏于天
毛氏曰辟法也。朱氏曰臻至也。鄭氏曰凡百君子
謂衆在位者。蘇氏曰幽王日益不悛君子呼天而告
之曰奈何哉法度之言王終莫肯信者鄭氏曰如何乎昊天痛而愬之
也爲陳法度之言不信之也。范氏曰辟言不信法語不從也。如人慾行而志反我不
知其所至矣既已憂之則又告其羣臣使皆敬其身
王氏曰世雖昏亂君子不可以爲惡自敬故也畏人故
也畏天故也。朱氏曰凡百君子不可以王惡而自恣也亦各敬爾身而已不敬爾身不相畏也不
相畏不畏天也。左傳季文子曰詩曰胡不相畏不畏于天君子之不虐幼賤畏于天也
戎成不退飢成不遂曾在登反我暬息列反御憯憯七感反日瘁
徂醉反凡百君子莫肯用訊聽言則答譖言則退
毛氏曰戎兵也遂安也。蘇氏曰遂進也易曰不能退不能遂。鄭氏曰曾
但也。毛氏曰暬御侍御也。國語曰居寢有暬御之箴說文曰暬狎習相侵
瘁病也。鄭氏曰訊告也。孔氏曰兵寇已成而不能
禦而退之飢困已成而不能恤而安之。鄭氏曰曾但
侍御左右小臣憯憯憂之大臣無念之者王氏曰惠於如此則凡百

君子宜……憯憯然日瘁……而已蓋王所親暱聽用讒佞而已則患難之……御……雖肯任之○朱氏曰凡百君子莫肯以是告王者雖王有問而
欲聽其言則亦答之而已不敢盡言也一有譖言及己
則皆退而離居莫肯夙夜朝夕於王矣其意若曰王雖
不善而君臣之義豈可以若是恝乎○釋文憯憯作慘
慘

朁御 如揚雄為郎於哀平之世是也

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尺遂反維躬是瘁徂醉反哿矣能言巧
言如流俾躬處休

鄭氏曰瘁病也○毛氏曰哿可也哀賢人不得言○鄭
氏曰不能言言之拙也○李氏曰非出於舌之難出於
舌則躬受其瘁矣孔氏曰哀哉不能言之賢者意雖欲言言則忤物若出是言小人惡直醜正其害之○毛氏曰可矣世所謂能言也巧言從俗如水轉
流○朱氏曰使其身處於安樂之地○王氏曰言小人
佞而獲福也又曰忠賢之人辭不能自達而病其躬巧言之人以能曲折應變無所凝止而俾躬處休矣○蘇氏曰言之忠者世之所謂不能言也常可人意者佞人之言也此世所謂能言也○朱氏曰言此所以深笑之

維曰于仕孔棘且殆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亦云可使怨
及朋友

毛氏曰于往也○鄭氏曰棘急也○蘇氏曰人皆往仕
耳曾不知仕之急且危也何者幽王之世直道者王之
所謂不可使而枉道者王之所謂可使也直道者得罪
于君而枉道者見怨於友此仕之所以難孔氏曰朋友……道……以
[illegible]

故朋友[illegible]

謂爾遷于[illegible]鼠思泣血[illegible]不疾

昔爾出居誰從作爾室

王氏曰鼠思憂思也范氏曰凡物之多思惟鼠爲甚○毛氏曰無聲曰泣血○蘇氏曰仕之多患也故君子有去者有居者不忍王之無臣與己之無徒也則告之使復遷于王都去者不聽而以無家辭之居者於是憂思泣血患其出言而舉皆疾之無與和之者故詰之曰昔爾之去也誰爲爾作室者而今以是辭我哉范氏曰君子閔周之將亡故招其在下之賢者使遷于王都以繫天下之心○孔氏曰以其拒己又責之云我所以憂思泣血欲汝還者以孤特在朝無所出言而爲小人所見憎疾故思汝女爾何爲拒我云無室家[illegible]爾從王都出居於郊外之時誰復從汝作汝室也[illegible]自作之耳汝今若還王都亦可自作室家何當以無室爲辭也

○雨無正七章二章章十句二章章八句三章章六句

○祈父之什十篇六十四章四百二十八句

卷之二十

呂氏家塾讀詩記

自二十一至廿三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二十一

小旻之什

小旻（密巾反）大夫刺幽王也

呂氏曰小旻小宛小弁小明言小者篇在小雅恐與大雅相亂以别之令大雅止有大明餘篇疑亡（蘇氏曰小旻小宛小弁小明四詩皆以小名篇所以别其為小雅也其在小雅者謂之小故其在大雅者謂之召旻大明獨宛弁闕焉意者孔子删之矣雖去其大而其小者猶謂之小蓋即用其旧也）○朱氏曰此詩刺王惑於邪謀不能斷以從善將致亂也

旻天疾威敷于下土謀猶回遹（音聿）何日斯沮（在呂反）謀臧不從不臧覆用我視謀猶亦孔之邛（其凶反）

爾雅曰秋曰旻天○毛氏曰敷布也○朱氏曰猶謀也毛氏曰回邪也遹辟也鄭氏曰沮止也臧善也○

毛氏曰卬言也○鄭氏曰言天禍遝烈遍於下矣而王之
邪謀終莫之改也李氏曰幽王不畏天禍優然自若信用邪謀則天之禍何時而止也
鄭氏曰謀之善者不從其不善者反用也朱子曰謀臧而不
從不臧覆用故我視其謀猶 亦甚病也○董氏曰集注作
謨猷回遹
潝潝許急反訿訿音紫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
則具是依我視謀猶伊于胡底之履反
蘇氏曰潝々言相和也訿々言相詆也爾雅曰潝々訿々莫供職也○前漢
劉向上疏曰衆小在位而從邪議歙々相是而背君子故其詩曰歙々訿々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
臧則具是依○朱氏曰具猶俱也○鄭氏曰謀之善者俱背違
之其不善者依就之○
王氏曰謀猶如此則亦何

所至乎至於亂而已
我龜既猒於艶反不我告猶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
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
鄭氏曰猶圖也○毛氏曰集就也○鄭氏曰匪非也卜
筮數而瀆龜龜猒之不復告其所圖之吉凶謀事者衆
是非相奪莫適可從故所爲不成詾詾滿庭而無敢決
當是非事若不成誰云己當其咎責者言小人爭知而
讓過毛氏曰謀人之國國危則死之古之道也○范氏曰當其發言盈庭莫不自以爲能也彼之孰咎則
莫適任患也君臣之謀事如此與不行而坐圖遠近是於道
路無進於跬步何以異乎劉氏曰謀而不行則於道不權言而無決則於事不成
○董氏曰是用不集韓詩作是用不就集注亦作就
哀哉爲猶匪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維邇言是聽維邇言

是爭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

朱氏曰先民古之聖賢也○毛氏曰程法也○鄭氏曰大猶大道也○毛氏曰經常也潰遂也○朱氏曰哀哉今之為謀不以先民為法不以大道為常其所聽而爭者皆淺末之言以是相持如將築室而與行道之人謀之人人得為異論其能有成哉古語曰作舍道旁三年不成蓋出於此

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方九反)民雖靡膴(火吳反)或哲或謀或肅或艾(音刈)如彼泉流無淪胥以敗

蘇氏曰止定也(范氏曰國雖靡止無所定也)膴大也(孔氏曰膴王肅讀為幠幠大也無大有人言少也幠喜吳反)○丘氏曰艾治也(朱氏曰艾與人同治也本鄭氏說)○朱氏曰淪陷也○鄭氏曰胥相也○蘇氏曰雖靡亂民

譬猶有賢者在焉苟能用之愚者可賴以皆濟也苟廢而不用而使愚者壅之於上則相與胥敗無能為矣譬如泉水苟疏而流之則淤腐者從之而行苟不疏其源而瀦蓄之雖其流者亦相與陷溺腐敗而已(呂氏曰今國與民皆有善有惡謀而擇其善可矣乃無所分別則善者亦混而同於惡如泉流之清淪而為濁也)○釋文靡膴韓詩作靡腜猶無幾何也

不敢暴虎不敢馮河(符冰反)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戰戰兢兢(己冰反)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毛氏曰徒搏曰暴虎徒涉曰馮河馮陵也他不敬小人之危殆也戰戰恐也兢兢戒也如臨深淵恐墜也如履薄冰恐陷也○范氏曰人皆知虎不可暴而河不可馮而不知小人之不可不畏也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者[illegible]

之甚也 左傳昭元年晉樂王鮒曰小旻之卒章善矣吾從之注義取非喻暴虎馮河之可畏也不敬小人亦危殆王鮒從斯義故不敢譏議公子圍○荀子人不肖而不敬則是狎虎也狎虎則危災及其身詩曰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此之謂也

小旻六章三章章八句三章章七句

小宛大夫刺幽王也

宛於阮反 彼鳴鳩翰胡旦反 飛戾天我心憂傷念昔先人明發不寐有懷二人

毛氏曰興也宛小貌○陸氏草木疏曰鳴鳩班鳩也○蘇氏曰翰羽也○毛氏曰戾至也○孔氏曰夜地而闇至旦而明明地開發故謂之明發也 董氏以為王基說 ○蘇氏曰二人文武也○歐陽氏曰此鳩雖小鳥亦有高飛及天之志而王不自勉強奮起曾飛鳩之不如以墜其先王之業○蘇氏曰君子憂傷念其先王有懷文武哀其業之將墜也 孔氏曰文武創業垂統有此天下今將亡滅故憂念之也我從夕至明開發不能寐所思者唯此文武二人將喪其業故思念之甚 ○釋文宛作苑

念昔先人憫周室之將亡念其開創之人也其人孰謂即文王武王二人也

人之齊聖飲酒溫克彼昏不知壹醉日富各敬爾儀天命不又

毛氏曰齊正也○孔氏曰聖通也○毛氏曰克勝也○蘇氏曰彼昏斥幽王也○陳氏曰富益也 毛氏曰醉日而富矣 ○毛氏曰又復也○朱氏曰言齊聖之人雖醉猶溫恭自持以勝所謂不為酒困也 鄭氏曰中正通知之人飲酒雖醉猶能溫藉自持以勝 ○孔氏曰蘊藉定本箋作溫字舒緩不苟異舊蘊謂蘊藉自持作溫者蓋古字通用 ○長樂劉氏

曰彼昏而不醒壹志于酒日增其甚故曰壹醉日富○
王氏曰壹醉日富則用燕喪威儀而臣下化之天命將
改夫福不再矣故戒以各敬爾儀天命不又言各則并
戒其君臣也

中原有菽音叔庶民采之螟亡丁反蛉音零有子蜾音果蠃力果反負
之教誨爾子式穀似之

毛氏曰中原原中也菽藿也孔氏曰菽者大豆故禮記稱啜菽飲水菽葉謂之藿公食禮云鉶羹牛用藿是也螟蛉桑蟲也蜾蠃蒲盧也陸璣草木疏曰螟蛉桑上青蟲似步屈其色青而細小蜾蠃似蜂而小腰取桑蟲負之於木空中七日而化為其子負持也○孔氏曰教誨萬民而言子者王肅云王者作民父母故以民為子○鄭氏曰式用穀善也○李氏曰上章既言天命不又故此申述天命無常之意○鄭氏曰藿生原中非有主也以喻王位無常家也○毛氏曰力采者則得之○鄭氏曰蒲盧取桑蟲之子負持而去煦嫗養之以成其子喻有萬民不能治則能治者將得之蘇氏曰菽生中原民無有不獲采者螟蛉之子蜾蠃負之以為己子無難也今王豈以天下之衆為王有也今有教誨女之萬民用善道者亦似蒲盧將得而子也

題大計反彼脊令音零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
寐無忝爾所生

毛氏曰題視也○脊令解見常棣○鄭氏曰載之言則也則飛則鳴翼也口也不有止息邁征皆行也○毛氏曰忝辱也○歐陽氏曰告其速自改悔云譬如脊令且飛且鳴自勸其身不少休息前漢東方朔云士所以日夜孳孳敏行而不敢怠也呂君鶺鴒飛且鳴矣今日月之行甚速不可失時陳氏曰日茲往矣月茲行矣日

月不可易得○王氏曰日邁月征所謂日月逝矣歲不我與王亦宜夙夜汲汲勉勵

庶無忝辱於先王云所生者謂宣王也○釋文無作毋

交交桑扈戶音率場大良反啄粟陟角反哀我填徒典反寡宜岸宜

獄握於角反粟出卜自何能穀

歐陽氏曰交交者衆雜擾亂之謂也○毛氏曰桑扈竊

脂也○鄭氏曰竊脂肉食今無肉而循場啄粟失其天

性孔氏曰郭璞云俗呼青雀觜曲食肉喜盜脂膏食之因以名云○淮南子曰馬不食脂桑扈不食粟○

毛氏曰填盡也鄭氏曰窮盡也○蘇氏曰岸亦獄也○長樂劉

氏曰穀善也○歐陽氏曰此下二章則言君子小人所

苦以見舉國之人皆失所也鄒氏曰五章言下民無告六章言善人不安也彼

桑扈食肉之鳥今無肉以食則相與羣飛雜亂循場而

爭粟有如國人失其常業而至於窮寡乃相與爭訟而

入於岸獄云宜者謂其勢不得不然也王氏曰桑扈宍食者今循人之穀場而啄粟猶肉食之貪也○鄭氏曰我窮寡之人有獄訟之事無

可以自救但持粟行卜求其勝負孔氏曰衰亂之世政以賄成史記曰百金之子不死於市是貧者無賄自救但持粟以求卜者問其勝負○朱氏曰言握粟以見

其貧窶之甚卜之曰何自而能善乎王氏曰方是時也填寡不能自直必矣則雖出卜自何能穀乎○釋文曰填韓詩作疹疹苦也岸韓詩作

犴音同云鄉亭之繫曰犴朝廷曰獄說文作宜犴宜獄

獄事以輕爲善以重爲不善

溫溫恭人如集于木惴惴之瑞反小心如臨于谷戰戰兢兢

如履薄冰

毛氏曰溫溫和柔貌如集于木恐隊也董氏曰莊子以民木處則惴慄

[illegible]如臨于谷恐隕也○鄭氏曰衰亂之世賢人君子雖

無罪猶恐懼

小宛六章章六句

小弁步干反刺幽王也大子音泰之傅音付作焉趙氏孟子注曰小弁小雅之篇伯奇之詩也

弁彼鸒音豫斯歸飛提提是移反民莫不穀我獨于罹力知反何辜于天我罪伊何心之憂矣云如之何

毛氏曰興也弁樂也鸒卑居卑居雅烏也孔氏曰卑居又名雅烏性好羣聚郭璞曰雅烏小而多羣腹下白江東呼為鵯烏○孔氏曰此鳥名鸒而云斯者語辭猶蓼彼蕭斯菀彼柳斯以劉孝標之博學而類苑鳥部立鸒斯之目是不精也董氏曰師曠禽經有鸒斯非以為辭也爾雅亦曰鸒斯鵯鶋也○李氏曰揚子曰頻頻之黨甚於鸒斯○毛氏曰提提羣貌○鄭氏曰穀養也罹憂也○毛氏曰幽王取申女生大子宜咎又說褒姒生子伯服立以為后而放宜咎將殺之○鄭氏曰樂乎彼雅烏出食在野甚飽羣飛而歸提提然喻凡人之父子兄弟出入宮庭相與飲食亦提提然樂傷今大子獨不○李氏曰凡民莫不得以相養而我獨見棄於父母曾鸒斯之不如也○毛氏曰何辜于天我罪伊何舜之怨慕曰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趙氏孟子注曰親親而怨怨之辭也○呂氏曰反於己而無罪父母之不我愛何哉求其說而不得則不能無怨故所以怨者乃所以慕也○朱氏曰心之憂矣云如之何則其無可奈何而安之之辭也

踧踧徒歷反周道鞫九六反為茂草我心憂傷惄乃歷反焉如擣丁老反假寐永嘆維憂用老心之憂矣疢敕刃反如疾首

毛氏曰踧踧平易也周道周室之通道鞫窮也惄思也

○孔氏曰擣如有物之擣心也○鄭氏曰不脫冠衣而寐曰假寐亦猶衣也○孔氏曰疾首頭痛也○李氏曰以周道之平易而生鞫爲茂草見其國之將亡也猶漢伍被謂淮南王曰臣將見宮中荊棘露沾衣也皆預言之耳長樂劉氏曰音者周之道路自四時之朝宗覲遇車轍馬跡蹤跡如掌鞫二然田平也今之諸侯無復來者故已生茂草矣○王氏曰惄焉如擣言憂傷中其心如此○朱氏曰精神憒眊至於假寐之中而忘永嘆憂之之深未老而老也長樂劉氏曰因憂而顯老也疢如疾首則又憂之甚矣○釋文曰擣丁老反詩作疛除又反

維桑與梓音子必恭敬止靡瞻匪父靡依匪母不屬音燭于毛不離于裏音里天之生我我辰安在

朱氏曰桑梓以遺子孫給蠶食具器用者也○王氏曰

尊父故言瞻親母故言依也○孔氏曰屬連屬也○朱氏曰毛體膚之餘氣末屬也○王氏曰離麗也○朱氏曰裏心腹也○鄭氏曰辰謂六物之吉凶王氏曰言我物生之辰有所値故知謂六物也昭七年傳晉侯謂伯瑕曰何謂六物對曰歲時日月星辰是謂也以爲歲二星也十二歲而一周時四時也日十日也月十二月也星二十八宿也辰十二辰也○蘇氏曰見父母之有所植猶不敢不敬況於父母之無不瞻依也哉然父母之不我愛豈我獨無所離屬乎毛氏曰父之所樹已尚不敢不恭敬○朱氏曰然父母之不我愛豈我不屬于父母之毛乎豈我不離于母之裹乎○孔氏曰太子爲父所放尔非母放之而幷言母者以人皆得父母之恩故連言之○朱氏曰無所歸咎則推之於天曰豈我生之辰不善哉何不祥至是也

菀音鬱彼柳斯鳴蜩音條嘒嘒呼惠反有漼七罪反者淵萑音丸葦韋鬼反淠淠匹計反○譬彼舟流不知所屆音戒心之憂矣不遑假寐

朱氏曰菀茂盛貌○毛氏曰蜩蟬也嘒嘒聲也漼深貌淠淠衆也○鄭氏曰屆至也遑暇也柳木茂盛則多蟬淵深而旁生萑葦言大者之旁無所不容蘇氏曰物之大者無所不容而王獨不容其子今太子不爲王所容而見放逐狀如舟之流行無制之者不知終所至者也王氏曰舟流者蕩漾而無所止也孟子所謂若窮人無所歸也○長樂劉氏曰初猶假寐此則不遑其禍亟矣

○董氏曰萑葦韓詩作雚葦

鹿斯之奔維足伎伎其宜反雉之朝雊古豆反尚求其雌譬彼壞木一胡罪反疾用無枝心之憂矣寧莫之知

孔氏曰斯辭也○毛氏曰伎伎舒貌○鄭氏曰雊雉鳴也尚猶也○毛氏曰壞瘣也謂傷病也孔氏曰尔雅云瘣木苻婁某氏曰詩云譬彼瘣木疾用無枝苻婁尫傴內病瘣瘣郭璞曰謂木病尫傴癭腫無枝條者瘣胡罪反婁力侯反尫烏皇反傴紆禹反癭於井反○鄭氏曰寧猶曾也鹿之奔走其勢宜疾而足伎伎然舒留其群也雉之鳴猶知求其雌○蘇氏曰鹿走而留其群雉鳴而求其雌物無不有恩於其親者親之不可去非獨以其愛亦以其助也今王獨棄后而逐太子亢然如壞木之無枝而曾莫之顧何也○王氏曰其憂如此王晏然莫知也

相息亮反彼投兔他故反尚或先悉薦反之行有死人尚或墐音覲之君子秉心維其忍之心之憂矣涕既隕音殞之

鄭氏曰相視也行道也○孔氏曰墐埋藏之名毛氏曰墐路冢也○孔氏曰埋於路旁故曰路冢左傳曰道殣相望是也○鄭氏曰君子斥幽王也秉執也○毛氏曰隕墜也○王氏曰兔見迫逐而投人人且扣而取之也乃或先之使得奔逃劉氏曰兔爲人所驅急投人

哀其窮則及驅未至而先寄言飛急入懷尚殺之不祥此殺兔之比俗猶行路之死人
人宜惡而遠之乃或墐之使免暴露者惻隱之心人所
宜有故也鄭氏曰言此謂不知其心不忍謂不仁之人於死人猶相知其心不忍耳○孔氏曰○
朱氏曰幽王信讒棄逐其子曾視投兔死人之不如則
其秉心亦忍矣是以心憂而涕隕也
君子信讒如或醻之市由反君子不惠不舒究之伐木掎寄彼
反矣析薪扡勑氏反矣舍音捨彼有罪予之佗吐賀反矣
鄭氏曰醻旅醻也孔氏曰酬酢者作酬此作醻者古字得通用酬有二等既酢而酬賓者賓
奠之不舉謂之奠酬三爵之後乃舉鄉射者所奠之爵以行之於後交錯相酬名曰旅酬此喻得讒即受而行
之故知是旅酬非奠酬也惠愛也○朱氏曰舒緩也究察也○孔氏
曰掎者倚也畏木倒以物倚其巔也○鄭氏曰扡謂觀
其理也孔氏曰扡者施也言觀其裂而漸相施及予我也○毛氏曰佗加也

孔氏曰舍有罪而以罪與他以是從此而往加也○孔氏曰幽王信褒姒之讒
曾不思審得即用之如有人以酒相醻得即飲之幽王
心不愛太子之故聞讒即逐不肯安舒○朱氏曰苟舒
緩而究察之則讒者之情得矣○毛氏曰伐木者掎其
巔析薪者隨其理鄭氏曰掎其巔者不欲妄踣之析薪必隨其理者不欲妄挫折之以言今
王之遇太子不如伐木析薪○王氏曰伐木析薪非愛之也然亦不
可以無理言王以讒故遇己無理又伐木析薪之不如
也舍彼有罪予之佗矣者言以不舒究之故舍彼有罪
之讒人而加己以非其罪此所謂無理也
莫高匪山莫浚匪泉浚蘇俊反君子無易以豉反由言耳屬音燭于
垣音袁無逝我梁無發我笱音苟我躬不閱遑恤我後
毛氏曰浚深也○孔氏曰由言之所由發也○朱氏

曰山極高矣而泉極其巔泉極深矣而或入其下故君
子不可易於其言恐耳屬于垣者有所觀望左右而生
讒譖也毛氏曰王無輕發言人之為讒者尚屬耳於壁間以窺伺之讒賊之生也亦伺君子之向背如向耳王於是卒以褒姒為后伯服為太子故告之曰毋
逝我梁毋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王氏曰毋逝
我梁毋發我笱者太子放逐而其憂終不忘國也蘇氏曰恐
褒姒伯服之害其成業故告之以無敗梁笱無谷風之義也我躬不閱遑恤我後者
無如之何自決之辭○毛氏曰念父孝也○左傳大叔
文子曰詩所謂我躬不閱遑恤我後
唐德宗將廢太子李泌諫之且曰願陛下還宮勿露
此意左右聞之將樹功於舒王太子危矣君子無易
由言耳屬于垣之謂也小弁之作太子既廢矣而猶

云爾者蓋推本亂之所由生言語以為階也
小弁八章章八句
巧言刺幽王也大夫傷於讒故作是詩也
悠悠昊天曰父母且子餘反無罪無辜亂如此憮火吳反昊天
已威予慎無罪昊天泰憮予慎無辜
李氏曰悠悠言天遠大之意○歐陽氏曰且語助○毛
氏曰憮大也○鄭氏曰已泰皆言甚也○歐陽氏曰慎
謹慎也大夫傷遭亂世被讒毀乃呼天而訴曰悠悠昊
天為我父母我無罪辜而使我遭此大亂之世○李氏
曰上天降喪亂亦甚威甚大矣然我其實畏謹無罪也
○朱氏曰此自訴之辭欲其察己也
亂之初生僭側蔭反始既涵音含亂之又生君子信讒君子如

入 拒

怒乱庶遄沮(在呂反) 君子如祉(音恥) 亂庶遄已

朱氏曰僭始不信之端也(鄭氏曰僭不信也) ○王氏曰涵容也

○王氏曰君子幽王也○王氏曰遄疾也沮止也祉福

也(鄭氏曰祉福也) ○蘇氏曰小人為讒必以漸攻之

其始也進而嘗之君容之而不懼知言之無忌於是復

進既而君信之然後乱成(鄭氏曰小人以不根之言譖動君子々不知為之別白遂致並容二者於胸次而涵之於疑信之間日月既久心志惑亂猜忌之心不能不生猜忌既久則心所疑惑者往往以為育讒) ○朱氏曰君子見讒人之言若怒而責之則亂庶

幾遄沮矣見賢者之言若喜而納之(鄭氏曰福者福賢者謂爵祿之士也)

則亂庶幾遄已矣今涵容不斷讒信不分是以讒者益

勝而君子病也

君子屢(力住反)盟乱是用長(丁丈反) 君子信盜乱是用暴盜言

孔甘乱是用餤(音談) 匪其止共(音恭) 維王之邛(其恭反)

鄭氏曰屢數也○王氏曰凡国有疑會同則用盟而相

要也(朱氏曰盟邦国有疑則殺牲歃血告神以相要束也)○鄭氏曰盜謂小人也

(孔氏曰盜者小人以盜名之) ○王氏曰餤進也○鄭氏曰邛病也○

王氏曰不能如怒如祉以明是非好惡而誣罔誣讒衆

至則任賢安能勿貳去邪安能勿疑既貳且疑豈免屢

盟屢盟而不知反本此乱之所以長也(李氏曰考之春秋凡伯有之亂鄭伯與其臣下盟盟覲者生於君臣相疑而致也君臣相疑不能察其實而但盟誓以解所以長亂爲) 穿

窬之類伺隙抵巇以罔善人而君子信讒此亂之所以

暴也○孔氏曰食之甘者使人嗜之而不厭讒盜之人

其言甚甘使人信之而不已其亂用是之故而日益進

也○朱氏曰然此讒人不能供其職事徒以為王之病

而已○董氏曰止共韓詩作止恭
奕奕音亦寢廟君子作之秩秩音帙大猷聖人莫之他人有心
予忖七本反度待洛反之躍躍他歷反毚士咸反兔遇犬獲之
朱氏曰興也○毛氏曰奕奕大貌○孔氏曰周禮注云
前曰廟後曰寢則寢廟一物先寢後廟便文耳○朱氏
曰秩秩序也○鄭氏曰猷道也○王氏曰莫定也○孔
氏曰躍躍然跳疾○毛氏曰毚兔狡兔也孔氏曰舊讀爾雅云毚兔大
兔也○今狡猾又謂之狡兔戰國策曰東郭逡者海內之狡兔○孔氏曰遇犬者言
兔逢犬則被獲耳王肅云言其雖騰躍逃隱其迹或適
與犬遇而見獲○鄭氏曰此四事者言各有所能也因
己能忖度讒人之心故列道之爾○朱氏曰此章言讒
人之心我既皆得之矣所[illegible]而前後六句皆反覆興

此耳○史記春申君書曰詩云趯趯音惕毚兔遇犬獲之他
人有心余忖度之注韓嬰章句曰趯趯往來貌
荏而甚反染柔木君子樹之往來行言心焉歐陽氏於虔反數所主反之
之蛇蛇以支反碩言出自口矣巧言如簧音黃顏之厚矣
毛氏曰荏染柔意也柔木椅桐梓漆也○朱氏曰行言
行道之言也○歐陽氏曰蛇蛇乃舒遲安閑之貌○鄭
氏曰碩大也○歐陽氏曰柔木比柔善之人王宜愛護
使得樹立勿縱讒邪傷害之也往來行言心焉數之云
者謂往來行路之言為足聽納於心也○蘇氏曰小人
蛇蛇然徐為大言○歐陽氏曰徐緩敢為大言出口而
無忌憚○王氏曰讒人言巧若簧聽之可樂如笙簧然顏
不知恥其顏厚矣孟子曰為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

此之謂也
善人易搖而難立護之當如護采木讒言易入而難
忘聽之當如戒行路之言人之聽往來行路之言者
或歌或詈如風過耳心焉嘗數之乎蛇蛇碩言出自
口矣巧言如簧顏之厚矣既不爲其所惑坐見其情
態也
彼何人斯居河之麋[音眉]無拳[音權]無勇職爲亂階既微且尰[市勇反]
爾勇伊何爲猶將多爾居徒幾何
鄭氏曰何人者斥讒人也賤而惡之故曰何人○毛氏
曰水草交謂之麋拳力也○鄭氏曰職主也○毛氏曰
骭[干戶諫反]瘍[音羊]爲微腫足爲尰[鄭氏曰居下濕之地故生微尰之疾孔氏曰郭璞云骭脚脛也瘍瘡也腫足脛之下有瘡腫涉水所致戶庚反]○鄭氏曰猷謀也將大

也○蘇氏曰時有是人也○朱氏曰居河之麋則非高
明爽塏[音愷]之地也○孔氏曰既無拳力又無勁勇亦易
誅除耳而敢主爲此亂之階梯也此人既脚骭有微之
疾而足踵[音腫]有尰之疾爾假有勇伊何能爲汝作爲讒
佞之謀大多汝所與聚居之徒衆幾何許人而能爲此
○說文曰尰脛氣[音緒]足腫詩曰既微且尰
詩人指讒人言曰彼何人也其居至陋其力至怯乃
主爲亂階況加以微尰之病則其所謂勇者亦何所
至哉爲謀雖曰大且多爾所居之徒幾何則爲之謀
者亦不衆也此非特賤讒人之辭蓋言其末易驅除
特王不悟耳
巧言六章章八句

何人斯蘇公刺暴公也暴公爲卿士而譖蘇公焉故蘇公作是詩以絶之鄭氏曰暴也蘇也皆畿内國名○孔氏曰左傳曰昔周克商使諸侯撫封蘇忿生以温爲司寇則蘇國在温春秋時蘇稱子此云公者蓋子爵而爲三公也

王氏曰暴公爲卿士而譖蘇公不忠於其君不義於其友所謂大故也故蘇公作是詩絶之其絶之也不斥暴公也言其從行而已不著其譖也示以所疑而已蓋交際之道其絶也當如此而已既絶矣又告之以及爾如貫諒不我知欲出三物要之以詛而作爲好歌以極反側不矜於棄言乎哉蓋君子之遇人也仁而不忮恭公之譖我則褒其本心諒不我知故也使其由此悔悟更以善意從我固我所願也雖其不能如此我固不爲巳甚我豈若小丈夫哉一與人絶則醜詆固拒惟恐其復合也

彼何人斯其心孔艱胡逝我梁不入我門伊誰云從維暴之云

鄭氏曰孔甚逝之也梁魚梁也在蘇國之門外蘇氏曰梁牆也○朱氏曰彼何人斯不欲斥其人而言也○孔氏曰其心孔艱其持心甚難知也○朱氏曰逝我梁則必過我門然而不入者其必有故矣既而詰其所從者則暴公也夫以從暴而不入我門則暴公之譖己也明矣呂氏曰詭過門不入之諭以道其反側之情情之不亡譖我必矣

二人從行誰爲此禍胡逝我梁不入唁我唁音彥始者不如今云不我可

鄭氏曰二人者謂暴公與其侶也女相隨而行見王譖

作我是禍乎時蘇公已得譴讓也女即不爲何故近之我梁而不入弔唁我乎○丘氏曰始者與我情意厚今乃不入我門是始者不如今也其云不我可乎疑之矣蘇氏曰始謂我可而今謂我不可也

彼何人斯胡逝我陳我聞其聲不見其身不愧于人不畏于天

毛氏曰陳堂塗也孔氏曰釋宮云堂塗謂之陳孫炎曰堂下至門之徑○鄭氏曰女即不爲何故近之我庭使我得聞女之聲音不得覩女之身乎女今不入唁我何所愧畏乎皆疑之未察之辭

彼何人斯其爲飄風飄避遙反胡不自北胡不自南胡逝我梁祇攪我心祇音支攪交卯反

毛氏曰飄風暴起之風也○鄭氏曰祇適也○毛氏曰攪亂也○朱氏曰言往來之疾若飄風然○鄭氏曰不欲入見我何不乃從我國之南不則乃從我國之北何近之我梁適亂我之心使我疑女朱氏曰自北自南則與我不相值也今乃逝我之梁則適以攪亂我心而已

爾之安行亦不遑舍爾之亟行亟紀力反遑脂爾車脂音支壹者之來云何其盱盱况于反

鄭氏曰遑暇亟疾盱病也○孔氏曰極其情以疑之我止欲言汝安舒而行乎亦不見汝閒暇而舍息止欲言汝之急疾而行乎汝又閒暇而脂汝之車○鄭氏曰極其情求其意終不得壹者之來見我於汝亦何病也蘇氏曰壹來見我於汝何病哉○朱氏曰盱望也字林云盱張目也易云盱豫悔三都賦云盱衡而語是也何不一

來見我我為何不入而使我望汝之切乎

謂汝行之緩乎何爲不少舍息而見我也謂汝行之急乎何無復有暇而脂車也

爾還而入我心易以豉反也還而不入否方九反難知也壹者之來俾我祇也

鄭氏曰還行反也祇安也○朱氏曰爾之往也既不入我門矣○丘氏曰儻爾還而入則我心平易無疑王氏曰入則我心平易而不之疑也今還而不入謂不諧我則難知董氏曰過我門矣而不入辭曰不爲譖害其可得而知乎○朱氏曰其或一來見我而使我心安乎○董氏曰是詩至此辭益緩若不知其爲譖者○釋文曰易韓詩作施施善也

伯氏吹壎況袁反仲氏吹篪音池及爾如貫古亂反諒不我知出此三物以詛側助反爾斯

鄭氏曰伯仲喻兄弟也○毛氏曰土曰壎竹曰篪孔氏曰壎周禮小師職作塤古今字異耳注云壎六孔燒土爲之爾雅釋樂云大塤謂之嘂郭璞云大如鵝子銳上平底形似稱錘小者如雞子釋樂又云大篪謂之沂郭璞云篪以竹爲之長尺四寸圍三寸八孔一孔上出徑三分横吹之小者尺二寸小師注篪七孔蓋不數其上出者故七也世本云暴辛公作塤蘇成公作篪譙周古史考云有塤篪尚矣周幽王時暴辛公善塤蘇成公善篪居界反稱尺證反錘直危反○李氏曰世本古史考見此詩言伯氏吹塤仲氏吹篪遂爲此說皆求詩之過也如貫如物之在繩索之貫也董氏曰如貫弁貫珠皆以繩結之○朱氏曰諒誠也○毛氏曰三物豕犬鷄也民不相信則盟詛之王氏曰出此三物蓋若鄭莊公令出雞犬豭以詛毛遂取雞狗馬之血以盟也蓋古盟詛也此也○孔子曰詛小於盟左傳襄十一年季武子將作三軍盟諸僖閎詛諸五父之衢定六年既逐陽虎盟國人於亳社詛諸五父之衢○孔氏曰與女義如兄弟和如壎篪勢相次比如物之在貫鄭氏曰俱爲王臣其相比

次如物之在貫也女豈誠不我知而譖我哉苟誠不我知也則
出犬豕雞三物以詛之可也孔氏曰若實不譖者則當共出犬豕雞之三物以詛
盟使讒否有決令我不疑
爲鬼爲蜮音域則不可得有靦土典反面目視人罔極作此好
歌以極反側
毛氏曰蜮短狐也孔氏曰洪範五行傳蜮如鼈三足生於南越陸璣疏曰一名射影江淮水
皆有之人在岸上影在水中投人影則殺之或曰含沙射人皮肌其瘡如疥是也靦姡户刮反也孔氏
曰說文云靦面見人姡面靦也然則靦與姡皆面見人之貌○鄭氏曰好善也○孔
氏曰反側者翻覆不正直之義○歐陽氏曰汝隱匿形
迹能使我不見不覺如鬼蜮之肆害於人乎我則不得
而知汝今汝乃人爾目以面目與我相視無窮極不可
秘藏我安得不知汝之譖我乎○鄭氏曰作八章之

歌求女之情反側極於是也孔氏曰作此八章之善歌窮極尒反側之情○王氏
曰作是詩將以絕之也而以好歌者惟其好也是以極求其反側極其反側非惡之也有欲其悔悟之心焉爾
何人斯八章章六句
巷伯刺幽王也寺人傷於讒故作是詩也孔氏曰後宮稱永巷是宮內道
名也伯長也主宮內道官之長○陳氏曰巷伯寺人之官者也詩名巷伯以寺人解之明巷伯即寺人也○呂氏曰
寺人近君也近習日見于君然猶傷於讒則幽王之不明可知○董氏曰當幽王之世大臣傷於讒如蘇公小臣傷
於讒如寺人孟子則上下其得以免乎兼列於此著其所以亂也
○萋七西反兮斐孚匪反兮成是貝錦彼譖人者亦已大甚音泰
毛氏曰萋斐文章相錯也貝錦錦文也鄭氏曰錦文者文如餘泉餘蚳
之貝文也蚳直基反○孔氏曰錦而適貝故知爲貝之文釋魚云餘蚳黃白文餘泉白黃文李巡曰
餘蚳貝甲黃爲質白爲文餘泉貝甲以白爲質黃爲文彩陸璣疏云貝水介虫也其文彩之異小大之殊甚
衆古者貨貝是也今九真交趾以爲杯盤寶物○鄭氏曰時讒人集作已過以

成於罪猶女工之集采色以成錦文。李氏曰喻讒人
織於罪也。朱氏曰彼爲是者亦已太甚矣。說文曰
縷白文貌詩曰縷兮斐兮成是貝錦
哆昌者反兮侈尺是反兮成是南箕彼譖人者誰適與謀
蘇氏曰哆侈皆張也毛氏曰哆大貌。說文曰張口也。孔氏曰侈者因物而大之名
禮於衣袂之半而益一謂之侈袂。毛氏曰南箕箕星也鄭氏曰箕星哆然踵狹而舌廣
。孔氏曰箕四星二爲踵二爲舌。鄭氏曰適往也。陳氏曰南箕之
星本非箕張大其口以成其名爾貝錦南箕皆曰成是
者言我本無是實因萋斐張大以成之爾。鄭氏曰誰
往就汝謀乎怪其言多且巧。董氏曰崔靈恩集注侈
兮哆兮說文作謻兮哆兮謻曲謻也一曰鶩南鼎
緝緝七立反翩翩音篇謀欲譖人愼爾言也謂爾不信

毛氏曰緝緝口舌聲翩翩往來貌[illegible]樂劉氏曰緝緝言能[illegible]析萋斐以成經
緯也翩翩言念念爲譖如高飛之禽翩翩不能自已也。孔氏曰口舌緝緝然往
來翩翩然謀欲爲讒譖以害人。李氏曰此言讒人之
意惟欲譖人爾無它營爲也。陳氏曰譖人者自謂得
意更宜保愼爾言。王氏曰不愼爾言則聽者有時而
而悟謂爾不信矣
捷捷幡幡芳煩反謀欲譖言豈不爾受既其女遷
毛氏曰捷捷猶緝緝也幡幡猶翩翩也陳氏曰捷捷儇利貌幡幡反覆
貌。王氏曰豈不爾受既其女遷者上好譖則固將受
汝然好譖不已則遇譖之禍既而遷及汝矣董氏曰[illegible]人者亦
即之使王好讒故得譖人以自逞然誰不欲逞乎則其[illegible]汝者無不及矣。曾氏曰謂爾
不信既其女遷皆君子忠告之辭。說文作咠咠幡幡

呂東萊語也

驕人好好勞人草草蒼天蒼天視彼驕人矜此勞人

毛氏曰好好喜也。蘇氏曰草草憂也。王氏曰驕人好好勞人草草驕人譖行而得意勞人遇譖而失度其狀如此也。李氏曰呼天而告之曰察此驕人之有罪乎憫此勞人之無辜乎

彼譖人者誰適與謀取彼譖人投畀必二反豺士皆反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

毛氏曰投棄也。說文曰豺狼屬狗聲。毛氏曰北方寒涼而不毛孔氏曰畀于有北寒鄉使凍殺之昊昊天也。朱氏曰再言彼譖人者誰適與謀者甚疾之故重言之也不食不受言讒譖之人物所共惡也。鄭氏曰有北不受投畀有昊付與昊天制其罪也。孔氏曰緇衣曰惡惡如巷伯言欲其死亡之甚子曰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則爵不瀆而民作愿刑不試而民咸服

楊園之道猗於綺反于畝丘寺人孟子作爲此詩凡百君子敬而聽之

毛氏曰楊園園名猗加也畝丘丘名孔氏曰釋丘云如畝畝丘李巡曰謂丘如田畝曰畝丘也。孔氏曰寺人字孟子。王氏曰楊園下地以況卑人畝丘高地以況大臣欲陵畝丘則必道楊園言將譖大臣必始於卑人也。孔氏曰於時王都之側蓋有此畝丘詩人見之而爲辭也。劉氏曰讒人罔極不獨譖己而已必將上及大臣骨肉但先自己始也故曰凡百君子敬而聽之其後王后太子及大夫果多以

讒廢者

巷伯七章四章章四句一章五句一章八句一章六句

谷風刺幽王也天下俗薄朋友道絕焉長樂劉氏曰天子之於天下無以職也厚其人倫皇建極撫人君之所以夙夜者也是故朋友道變則事君之義不行嫁娶之義不行則人不會其有極而歸其有極矣於是君得以遂其不君臣得以遂其不臣父得以遂其不父子得以遂其不子兄得以遂其不兄弟得以遂其不弟夫得以遂其不夫婦得以遂其不婦皆由嫁娶之義不行而習以成俗莫知以為恥也乃至人倫悖亂亡國喪身而弗可救天下俗薄而朋友道絕非天子之職歟其曰刺之不亦宜哉○呂氏曰急則相求緩則相棄恩厚不知怨小必謹皆小人之交也天下俗薄朋友道絕則莫非小人之交

習習谷風維風及雨將恐丘勇反將懼維予與女音汝將安將樂音洛女轉棄予

毛氏曰興也○鄭氏曰習習和調之貌東風謂之谷風將且也○孔氏曰谷風生長之風取其朋友相長益也○毛氏曰風雨相感朋友相須鄭氏曰風而有雨則潤澤行○孔氏曰潤澤是雨之事但雨得風乃行則潤澤亦由風故易曰潤之以風雨是風雨共為潤○呂氏曰在危難恐懼則相親愛曰維予與女謂與已厚也○孔氏曰纔得且安且樂汝便轉更棄我乎○毛氏曰言朋友趨利窮達相棄鄭氏曰棄恩忘舊薄之甚

朋友之義出於天其相求本非以利害也故窮達若一不知其義則利害而已耳離合安可常哉玩習習谷風維風及雨之辭其義蓋可識矣

習習谷風維風及頹徒雷反將恐將懼寘之豉反予于懷將安將樂棄予如遺

毛氏曰頹風之焚輪者也孔氏曰釋天云焚輪謂之頹扶搖謂之猋孫炎曰迴風從

上下曰頹迴風從上曰猋猋必遙反下○鄭氏曰寘置也○毛氏曰風薄相扶而上喻朋友相須而成孔氏曰頹風從上而下力薄不能更升谷風與相遇二風并力乃相扶而上以喻朋友相率而成也○王氏曰風之扇物則因其勢而相高朋友相汲引則德義相高○鄭氏曰置我於懷言至親己也如遺者如人行道遺忘物忽然不省存也

叔向見司馬侯之子撫而泣之曰自此其父之死吾蔑與比而事君矣昔者此其父始之我終之我始之夫子終之無不可所謂維風及頹此其一端也

○習習谷風維山崔徂回反嵬五回反無草不死無木不萎於危反忘我大德思我小怨

毛氏曰崔嵬山巔也雖盛夏萬物茂壯草木無有不死葉萎枝者孔氏曰長物之盛莫過夏時不能无小萎死者○鄭氏曰喻朋友安能不時有小訟孔氏曰良朋成就之德雖大然無能色不有忿者無能使辭不有訟者

朱氏曰習習谷風維山崔嵬言其所被者廣然猶無不死之草無不萎之木況於朋友豈可以忘大德而思小怨乎劉氏曰天地之功有所不足素何忘我大德思我小怨乎○呂氏曰生物之恩及於崔嵬之山不知以為德一草一木偶然死絶則怨其恩之不足此忘我大德思我小怨也○鄭氏曰大德切磋以道相成之謂也

谷風三章章六句

○蓼音六莪五何反刺幽王也民人勞苦孝子不得終養爾

朱氏曰晉王裒以父死非罪每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受業者為廢此篇詩之感人如此○李氏曰凱風毋不安其室之詩也小弁太子見棄之詩也蓼莪孝子不得終養之詩也故其辭責怨慕哀

痛如此苟不爲母所棄不爲父所逐不困於行役而得終養則其歡欣可知也觀詩者當以此類求之

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呼毛反哀哀父母生我劬勞

毛氏曰興也。蓼蓼長大貌。莪解見菁菁者莪。蒿解見鹿鳴。歐陽氏曰周人苦於勞役不得養其父母者見彼蓼蓼然長大者非莪即蒿皆草木之微者其茂盛如此由天地生育之功也思我之生也父母養育我者亦劬勞矣而我不得終養以報也

我蒿不能報天地之生育猶人子不能報父母之劬勞也孟郊詩云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

蓼蓼者莪匪莪伊蔚音尉哀哀父母生我勞瘁似醉反

毛氏曰蔚牡菣去刃反也陸璣草木疏云牡蒿也三月始生七月華華似胡麻華而紫赤八月爲角角似小豆角銳而長一名馬新蒿。鄭氏曰瘁病也

缾蒲丁反之罄苦定反矣維罍音雷之恥鮮息淺反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無父何怙音戶無母何恃出則銜恤入則靡至

毛氏曰缾小而罍大孔氏曰罍形似壺大者受一斛罄盡也鮮寡也。鄭氏曰恤憂靡無也。王氏曰缾譬則民也罍譬則君也缾之罄則罍之恥民之窮則君之羞。呂氏曰鮮猶窮獨之義言窮獨而從役其生不如死也。孔氏曰所以然者以無父何所依怙無母何所倚恃。長樂劉氏曰出則銜無窮之恤。曾氏曰入則靡至無所歸投也孔氏曰亡無父母出門則中心銜恤憂旋來入門則堂宇空曠不復覩見是其所以悲恨也。說文曰罄空也詩曰缾之罄矣去徑切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音撫我畜許六反我長我育我顧我復

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

毛氏曰鞠養也○孔氏曰拊拊循也長樂劉氏曰防其驚也則撫之○李氏曰畜亦養也○鄭氏曰育覆育也孔氏曰謂其寒暑或身軆煖之覆近而愛之篤焉顧旋視也孔氏曰謂去之而反顧也復反覆也丘氏曰顧旋視復反覆不能舍捨也腹懷抱也孔氏曰謂置之於懷抱○毛氏曰腹厚也父兮生我者本其氣也○李氏曰拊我畜我而下皆重複言生育之恩也○朱氏曰父母之恩如此欲報之以德而父母之恩如天之無窮不知所以爲報也

○南山烈烈飄避遙反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

王氏曰南山之氣烈烈○丘氏曰烈烈氣之寒○毛氏曰發發疾貌○鄭氏曰穀養也○蘇氏曰虐政之病人如大寒之視南山而聞飄風○歐陽氏曰南山烈烈望之可畏也飄風發發暴急而中人也鄭氏曰民人自苦見役視南山則烈烈然飄風發發然寒且疾也○王氏曰民莫不穀我獨何害傷己獨不得終養也朱氏曰我獨何爲遭此害也○孔氏曰它得孝養己獨寒苦此怨者之常辭

○南山律律飄風弗弗民莫不穀我獨不卒

王氏曰南山之勢律律崒子恤反嵂音律之謂也○毛氏曰律律猶烈烈也弗弗猶發發也陳氏曰弗弗動貌○鄭氏曰卒終也我獨不得終養父母重自哀傷也

蓼莪六章四章章四句二章章八句

○大東刺亂也東國困於役而傷於財譚徒南反大夫作是詩以告病焉孔氏曰譚國在京師之東○杜氏左傳注譚國在濟南平陵縣西南

○有饛音蒙簋音軌飧音孫有捄音虯棘匕必履反周道如砥之履反其直

如矣君子所履小人所視睠音卷言顧之潸所姦反焉出涕音體

毛氏曰興也饛滿簋貌飱熟食謂黍稷也孔氏曰禮之通例皆簋盛

稻粱簋盛黍稷捄長貌匕所以載鼎實棘赤心也孔氏曰雜記云匕用桑長

三尺謂桑祭也吉禮用棘匕鼎實者肉也煮肉必實之於鼎必載之者以古之祭祀享食必體解其肉之胖既大

故須以匕載之謂出之於鼎升之於俎也棘赤心孔氏曰砥謂礪石言其平

也禹貢曰礪砥砮音奴丹矣則言其直君子小人在位與

民庶也。毛氏曰睠反顧也潸涕下貌。蘇氏曰思先

王之世諸侯富足其簋之飱饛然其鼎之匕捄然孔氏曰詩言

有饛然滿者簋中黍稷之飱也有捄然長者棘中載肉之匕也。歐陽氏曰周道平直

而賦役均。李氏曰在位之君子則履而行之在下之

小人則瞻而視之。鄭氏曰此事在乎前世過而去矣

從今顧視之為之出涕傷今不如古也蘇氏曰當是時也周之所以取

於諸侯者平易正直今之君子猶履行之小人猶及見之至於幽王遂不然是以顧之而出涕也

小東大東杼直呂反柚音逐其空糾糾居黝反葛屨九具反可以履

霜佻佻徒彫反公子行彼周行戶郎反既往既來使我心疚音救

蘇氏曰自周視諸侯皆東也。孔氏曰杼持緯者也說文曰盛緯器

。董氏曰柚卷織者朱氏曰柚受經者也。毛氏曰空盡也

。董氏曰糾糾疏貌。鄭氏曰葛屨夏屨也孔氏曰夏日之葛屨

。朱氏曰佻輕薄不耐勞苦之貌呂氏曰佻佻輕儇嬌嬈之貌。毛

氏曰公子譚公子也陳氏曰公子不必諸侯之子貴者之稱也。呂氏曰行

即道也周行周之道路朱氏曰周行大路也。鄭氏曰疚病也賦

斂小亦於東大亦於東。蘇氏曰小大皆取於東東人

之杼柚空矣董氏曰譚為東方小國在地之出麻絲葛屨是也。歐陽氏曰至於

窮之以葛屨而履霜。王氏曰公子不宜服役今公子

行彼周之道路則疲人可知矣。朱氏曰奔走往來不勝其勞使我心憂而病也

有冽音列氿音軌泉無浸穫戶郭反薪契契苦計反寤歎哀我憚丁佐反人薪是穫薪尚可載也哀我憚人亦可息也

毛氏曰冽寒意也側出曰氿泉穫艾也契契憂苦也憚勞也。鄭氏曰尚庶幾也。朱氏曰載載以歸也。歐陽氏曰此告病之辭也。孔氏曰冽彼寒氣之氿泉無得浸漬我所穫之薪以浸之則濕腐不中用也譚大夫契契憂苦而寤寐之中嗟歎哀憐我譚國勞苦之民極斂之則困病也。蘇氏曰薪已艾矣而復浸之則腐民已病矣而復事之則病故已艾則庶其載而畜之已勞則庶其息而安之。釋文浸作寖

東人之子職勞不來音賚西人之子粲粲衣服舟人之子熊羆是裘私人之子百僚力彫反是試

朱氏曰東人諸侯之人也。鄭氏曰職主也朱氏曰職專主也。毛氏曰來勤也孔氏曰來勤釋詁文以不被勞來為不見勤故采薇序曰杕杜以勤歸助是勞來也西人京師人也粲粲鮮盛也舟人舟楫之人。孔氏曰私人皂隸之屬也漢書云大夫私事使私人擯以臣。毛氏曰試用也。鄭氏曰東人勞苦而不見謂勤孔氏曰東國之子主為勞苦者則以供王賦而曾不見謂以為勤勞以譚人空竭為常不愧之也。歐陽氏曰周人方事侈富衆其衣服以相誇至於操舟之賤亦衣熊羆之裘而私人之人皆備百官而祿食王氏曰私人之子試於百僚則是絕功臣之世棄賢者之類寵賤者而當事也。朱氏曰此言賦役不均羣小得志也

或以其酒不以其漿鞙鞙（胡犬反）佩璲（音遂）不以其長維天有
漢監（古暫反）亦有光跂（丘豉反）彼織女終日七襄
毛氏曰鞙鞙玉貌璲瑞也。鄭氏曰佩璲者以瑞玉為佩。後漢輿服志曰古者君臣佩玉五霸迭興戰兵不息解去紱佩留其係璲以為章表故詩曰鞙鞙佩璲此之謂也紱佩既廢秦乃以采組連結於璲光明章表轉相結受故謂之綬漢承秦制而加之以雙印佩刀之飾至孝明皇帝乃為大佩衝牙雙瑀璜皆以白玉
漢天河也有光而無所明（孔氏曰楊泉物理論云漢水之精也氣發而升精華浮上宛轉隨流名曰天河一曰雲漢）。鄭氏曰監視也。毛氏曰跂
隅貌。朱氏曰織女星名在漢旁（孔氏曰孫毓云織女三星跂然如隅然則三星鼎足而成三角望之跂然）。蘇氏曰襄駕也駕謂更其肆也從旦
至暮七辰辰一移因謂之七襄（孔氏曰肆謂止舍處天有十二次日月星辰所止舍也在天為次在地為辰星之行晝夜雖各六辰數者從旦至暮七即自卯至酉也）。朱氏曰
東人或饋之以酒西人曾不以為漿東人或與之以鞙

然之佩而西人曾不以為長維天之有漢則庶乎其有
以監我（歐陽氏曰謂人仰訴於天言我民困矣天之雲漢有光亦能下監我民乎其不言日月之明而言雲漢之光者謂不能下監也）而織女之七襄則庶乎其能成文章以
報我矣無所赴愬而言惟天庶乎其恤我爾。董氏曰
古爾雅曰皐皐琄琄刺素食也釋曰琄琄佩璲則古字
作琄今爾雅文作鞙。說文跂頃也頭頃也（頃頭不正也）詩
曰跂彼織女去智切
雖則七襄不成報章睆（華版反）彼牽牛不以服箱東有啓明
西有長庚有捄天畢載施之行（戶郎反）
毛氏曰報章反報成章也睆明星貌（孔氏曰睆然而明）河鼓謂
之牽牛（孔氏曰爾雅以河鼓之牽牛為一星李巡孫炎以為二星不得異同異）。丘氏曰服
箱猶言服車也（孔氏曰易曰服牛乘馬）。毛氏曰箱大車之箱也

孔氏曰兩較之內謂之箱甫氏曰東方斯箱書傳曰長轂充箱是車內容物之處日且出謂明
星爲啓明日既入謂明星爲長庚庚續也長樂劉氏曰金星朝在東
所以啓日之明夕在西所以續日之長。李氏曰鄭漁太啓明金星長庚水星金在日西故日將出則東見水
在日東故日將没則西見捄畢貌畢所以掩兔也孔氏曰鷲鷲曰畢之羅之月令祭羅
罟畢翳无出國門是田器也天畢畢星也。鄭氏曰行行列也。歐
陽氏曰天雖有織女不能爲我織而成章鄭氏曰織女有織名而無鴐
則有西无東不如人織相反報成文章。孔氏曰織之用緯一來一去是報反成章雖有牽牛不
能爲我駕車而輸物雖有啓明長庚不能助日爲晝俾
我營作鄭氏曰啓明長庚皆有助日之名而無實光也雖有天畢不能爲我掩
捕鳥獸孔氏曰在天之畢徒施於二十八宿之行列而已何曾見其掩兔乎。朱氏曰至
是則天亦無若我何矣
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波我反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音揖酒漿

維南有箕載翕許急反其舌維北有斗西柄彼病反之揭居竭反
朱氏曰箕星夏秋之間見於南方斗北斗也。毛氏曰
挹斞矩于反廣雅云酌也也。鄭氏曰翕猶引也。董氏曰箕其
踵似箕且有舌斗其方如斗且有柄箕四星二爲踵二
爲舌踵狹而舌廣故曰翕斗四星爲斗三星爲柄垂而
下揭故曰揭。朱氏曰斗西柄亦秋時也。歐陽氏曰
雖有箕不能爲我簸揚糠粃雖有斗不能爲我挹酌酒
漿箕斗非徒不可用而已箕引其舌反若有所噬斗西
其柄反若有所挹取於東也。朱氏曰是天非徒無若
我何乃亦若助西人而見困甚怨之辭也
大東七章章八句
四月大夫刺幽王也在位貪殘下國構古又反禍怨亂並興

焉董氏曰韓詩作四月勤役也

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先祖匪人胡寧忍予

朱氏曰興也。李氏曰乃夏之四月六月也。毛氏曰徂往也六月火星中暑盛而往矣孔氏曰月令季夏六月昏大火中。朱氏曰四月維夏則六月徂暑矣先祖豈非人乎而何寧忍使我遭此禍也無所歸咎之辭也王氏曰先祖匪人乎亦人爾則不忍其後使之遇亂也

秋日淒淒七西反百卉許貴反具腓芳非反亂離瘼音莫矣奚其適歸

毛氏曰淒淒涼風卉草也。鄭氏曰具猶皆也。毛氏曰腓病也。丘氏曰離離散也家語曰詩曰亂離瘼矣言傷離散以爲亂者也毛氏曰瘼病也。杜氏左傳注曰奚於也。毛氏曰適之也。鄭氏曰涼風用事則衆草皆病。杜氏左傳注曰禍亂於何所歸乎歎之。家語作奚其適歸

秋日冬日猶云秋時冬時也

冬日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

鄭氏曰烈烈猶栗烈也發發疾貌。朱氏曰穀善也。李氏曰幽王虐政愈甚如冬日烈烈然而虐飄風發發然而疾也。朱氏曰民莫不善而我獨何以遭此害乎李氏曰幽王之時天下莫不被其禍云民莫不穀者蓋作詩者之言也乃夏則暑秋則腓冬則烈烈禍亂日甚無時而息也

山有嘉卉侯栗侯梅廢爲殘賊莫知其尤

鄭氏曰嘉善也侯維也尤過也。李氏曰言山有嘉卉曰栗曰梅也考工記言天下之大獸五脂者膏者羸者

羽者鏑者與此詩之文相類爾雅嘉卉美之卉今廢爲殘
賊曾莫知其罪民能嘉卉也今君忍而殘虐之曾莫知
其所以得罪之由也 蘇氏曰廢爲殘賊言幽王暴而剝下下無完民也
相息亮反 彼泉水載清載濁我日構禍曷何葛反 云能穀
鄭氏曰相視也。朱氏曰載則也。鄭氏曰構猶合集
也曷之言何也。丘氏曰我視彼泉水則有清時則有
濁時不一於濁也幽王之時皆濁無有或清之時。朱
氏曰相彼泉水猶有時而清有時而濁而我乃日日構
害則曷云能善乎
滔滔吐刀反 江漢南國之紀盡瘁以醉反 以仕寧莫我有
毛氏曰滔滔大水貌。鄭氏曰江漢南國之大水。朱
氏曰紀綱紀也謂經帶包絡之也。鄭氏曰瘁病也。

朱氏曰有識有也。蘇氏曰王者以江漢之紀衆水使
天下有所宗而人有所賴。朱氏曰今也盡瘁以仕而
王何其不我有哉
匪鶉徒丸反 匪鳶以專反 翰飛戾天匪鱣張連反 匪鮪于軌反 潛逃
于淵
毛氏曰鶉鵰也 孔氏曰說文云鷻鵰也從鳥敦聲字異於鶉也 釋文字或作鷻。李氏曰若
以爲鶉鶉之鶉則無戾天之理 鵰似鷹而大其飛上薄雲漢。爾雅曰鳶烏醜其飛
也翔 說文云鳶鷙也鳥之翔其飛也布翅翱翔。說文云鳶鷙鳥也。鄭氏曰翰高戾
至也。鱣鮪解見碩人。劉氏曰言態亂並興憂之辭
也曾不爲鶉鳶乎翰飛戾天皆不爲鱣鮪乎潛逃于淵
言非此四者則皆罹其患無所逃也 劉氏曰雖欲高飛深藏而不可得也
山有蕨居月反 薇隱者之托棲言君子作歌維以告哀

杞解見四牡。毛氏曰楰亦𣖓也孔氏曰釋木云楰赤棟郭璞云赤棟樹葉細而岐銳皮理錯戾好叢生山中爲車輞。鄭氏曰此言草木生各得其所人反不得其所傷之也告哀言勞病而愬之蘇氏曰楰或作萸幽王之亂大夫有退而食蕨薇杞萸以免於禍者作此詩以告其哀於天下之志非以爲其身也

四月八章章四句

小旻之什十篇六十五章四百十四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二十一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二十二

北山之什

北山大夫刺幽王也役使不均已勞於從事而不得養其父母焉李氏曰孔子曰公則說若不均則雖征役未甚勞苦而人亦將怨矣觀大東之詩則有粲粲衣服者有葛屨履霜者北山之詩則有息偃在床者有不已于行者則天下安得而說服哉。王氏曰經營四方出入風議皆大夫之事也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音起偕偕音皆士子朝夕從事王事靡盬音古憂我父母

李氏曰杞枸杞也左氏昭十年有圃生之杞杜元凱注云世所謂枸杞者。毛氏曰偕偕彊壯貌說文曰偕彊也。朱氏曰大夫行役陟彼北山采杞而食也。毛氏曰士子有王事者也。鄭氏曰朝夕從事言不得休息。朱氏

曰王事靡盬憂我父母言以王事而貽親憂也

溥(音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音賓)莫非王臣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

毛氏曰溥大率循濱厓也(孔氏曰九州海環之濱是四畔近水之處)○王氏曰取數多謂之賢禮記曰某賢於某若干與此同義(孔叢子曰我從事獨賢勞事獨多也出小爾雅廣訓篇)○朱氏曰言土之廣臣之衆而王不均平使我從事獨勞也不斥王而曰大夫詩人之忠厚如此(孔氏曰作者言王道之衰傷境界之削則云蹙國百里感蹙蹙靡所騁根其有人衆而不使即以賢大言之所怨情異故辭不同)○董氏曰孟子荀氏作普天之下左氏引詩亦然古無濱字說文作瀕徐鉉謂俗作濱非也

四牡彭彭王事傍傍(布彭反)嘉我未老鮮(息淺反)我方將旅力方剛經營四方

毛氏曰彭彭然不得息傍傍然不得已○鄭氏曰嘉鮮皆善也○毛氏曰將壯也○朱氏曰旅與膂同(李氏曰毛氏以旅為衆案桑柔曰靡有旅力秦誓曰旅力既愆若桑柔之詩以謂衆力方盛猶可也秦誓及此詩但指作詩者及良士耳不得解為衆也林氏亦訓陳力左氏寘旅百壯元凱注以旅訓陳也旅亦是陳力也○後漢傅毅詩曰哀我經營旅力靡及注旅陳也)○李氏曰四牡彭彭然不得休息王事傍傍然不得已蓋王之意善我之未老善我之方壯以我之力方且剛強可以經營四方而使之

或燕燕居息或盡瘁事國或息偃在床或不已于行

毛氏曰燕燕安息貌盡力勞瘁以從國事○鄭氏曰不已猶不止也(李氏曰有不止於行而馳驅於道路者)○李氏曰自此以下皆言役使不均(劉氏曰彼或不知叫號我則慘慘劬勞彼或棲遲偃仰我)

則王事鞅掌彼或湛樂飲酒我則慘慘畏咎彼或出入風議我則靡事不爲以彼爲賢耶則國事待我而集以我爲賢耶則祿居彼爲多乎。左氏傳晉伯瑕曰詩曰或燕燕居息

或憔悴事國

或不知叫號（戶刀反） 或慘慘（七感反）劬勞 或栖（音西）遲偃仰 或王事鞅（於兩反）掌

李氏曰有棲遲於家而偃仰者。毛氏曰鞅掌失容也（孔氏曰鞅掌煩勞之狀言事煩鞅掌不暇爲容儀也今俗語以職煩爲鞅掌其言出於此）。釋文偃仰作偃卬

號呼也或不知叫號謂深居安逸雖外之叫呼亦不知也

或湛（都南反）樂（音洛）飲酒 或慘慘畏咎 或出入風（音諷）議（如字協韻音宜） 或靡事不爲

王氏曰出入風議親信而從游也（蘇氏曰出入風議從事口舌也）

北山六章三章章六句三章章四句

無將大車大夫悔將小人也（鄭氏曰幽王之時小人衆多賢者與之從事自悔與小人並）

無將大車祇（音支）自塵兮 無思百憂祇自疧（都禮反）兮

鄭氏曰將猶扶進也。孔氏曰大車平地載任之車其車駕牛祇適也。毛氏曰疧病也。蘇氏曰將大車則塵汙之思百憂則病及之。李氏曰猶小人不可與之共事與之共事難及其身不可進也

無將大車維塵冥冥（莫庭反） 無思百憂不出于熲（古迥反）

朱氏曰冥冥昏晦也熲與耿同小明也在憂中耿耿然不能出也。荀子大畧篇云君人者不可以不慎取臣

匹夫者不可以不慎取友友者所以相有也道不同何以相友也均薪施火火就燥平地注水水流濕夫類之相從也如此之者也以友觀人焉所疑聖及善人不可不慎是德之基也詩曰無將大車維塵冥冥言無與小人處也

無將大車維塵雝兮（於勇反）無思百憂祇自重兮（直用反）

鄭氏曰雝猶蔽也重猶累也（王氏曰九物之行不為物所累則輕而遠為物所累則重而遲）

無將大車三章章四句

小明大夫悔仕於亂世也（歐陽氏曰鄭謂名篇曰小明者言幽王日小其明損其政事據詩終篇但述征行勞苦畏於得罪不敢懷歸之事乃是大夫悔仕之辭始亨之說是也了不幽王日小其明之意此雅明明在下謂之大明小雅明明上天謂之小明自是詩人篇者偶爲誌別爾了不關詩義苟如鄭說則小旻小宛之類有何義乎）

明明上天照臨下土我征徂西至于艽野（音求）二月初吉載離寒暑心之憂矣其毒大苦（音泰）念彼共人（音恭）涕零如雨豈不懷歸畏此罪罟（音古）

蘇氏曰艽地名也（毛氏曰艽野遠荒之地）。朱氏曰二月建卯也。毛氏曰初吉朔日也。孔氏曰離歷也。毛氏曰罟網也。朱氏曰此大夫以二月西征至于歲莫而未得歸故呼天而訴之其毒大苦謂憂之甚。丘氏曰共人謂溫恭之人隱居不仕者也賢者久不得歸於是悔仕進退既難恐不免於禍念彼不仕之久閑居自樂欲似之而不得故涕零如雨也。王氏曰豈不懷歸畏此罪罟者世亂矣欲去而畏離罪也

昔我往矣日月方除直慮反曷云其還歲聿云莫音暮念我獨兮我事孔庶心之憂矣憚我不暇念彼共人睠睠音眷懷顧豈不懷歸畏此譴怒

毛氏曰除除陳生新也孔氏曰上云二月初吉謂始行之時此言除陳生新謂二月也下云日月方奧傳曰燠即春溫亦謂二月也。鄭氏曰孔甚也庶衆也。毛氏曰憚勞也。朱氏曰昔以是時往至今未知何時可還而歲已莫矣蓋身獨而事衆是以勤勞而不暇也。孔氏曰悔仕於亂故念彼共人睠睠然情懷反顧恨不隱而遭此勞也我誠思歸畏此譴怒而不敢歸耳

昔我往矣日月方奧於六反曷云其還政事愈蹙子六反歲聿云莫采蕭穫戶郭反菽音叔心之憂矣自詒伊戚念彼共人興言出宿豈不懷歸畏此反覆芳福反

私祿也。

毛氏曰奧煖也。鄭氏曰愈猶益也。毛氏曰蹙促也。鄭氏曰詒遺也。毛氏曰戚憂也。鄭氏曰興起也。朱氏曰今未知還期而政事益以促急是以至此歲莫采蕭穫菽之時而不得歸也長樂劉氏曰采蕭穫菽者冬之事也。董氏曰采蕭所以祭也穫菽所以畜也歲時之晚所以爲畜爲祭不得有備故憂之而感。鄭氏曰自詒伊戚我冒亂世而仕自遺此憂悔仕之辭。蘇氏曰念彼共人興言出宿不安寢也鄭氏曰夜臥起宿於外憂不能宿於內也。朱氏曰畏此反覆還正政險側不可知也

嗟爾君子無恆安處昌慮反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

毛氏曰恆常也。王氏曰靖靜也。毛氏曰式用也。立氏曰[illegible]與也。朱氏曰以猶與也。歐陽氏曰嗟爾

君子無恒安処乃身大夫自相勞苦之辭云無苟偷安
但靖共位之職惟正直是與則神將佑爾以福也○
鄭氏礼記注曰神聽汝之所爲用福與汝○表記子曰
事君不下達不尚辭非其人弗自小雅曰靖共爾位正
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鄭氏曰不下達不以私事自通於君也不尚辭不務浮華之言也弗自不與相說○呂氏曰上達者進乎高明下達者趨乎汙下自者所由以爲主也彼謂孔子主癰疽與侍人瘠環非其人而自之也

上三章皆悔仕亂世厭於勞役欲安處休息而不可
得故每章有懷歸之歎至是知不可去矣則與其同
列自相勞苦曰嗟爾君子無恒欲安處也苟静恭於
位惟正直之道是與則神將佑之矣何必去哉卒章
又申言之也

嗟爾君子無恒安息靖共爾位好呼報反是正直神之聽之
介爾景福

毛氏曰息猶處也介景皆大也

小明五章三章章十二句二章章六句

鼓鍾刺幽王也孔氏曰鄭氏於中候握河紀注云昭王時鼓鍾之詩所爲作者鄭時未見毛詩依三家爲說也

鼓鍾將將七羊反淮水湯湯音傷憂心且傷淑人君子懷允不
忘

孔氏曰鼓擊也○釋文曰將將聲也○禹貢曰導淮自
桐柏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孔氏曰桐柏山在南陽之東○釋文曰
湯湯流盛也○鄭氏曰淑善也允信也○王氏曰幽王
鼓鍾淮水之上爲流連之樂久而忘反故人憂傷淑人

君子懷允不忘者傷今而思古也李氏曰言今我思古之善人君子念而詒之未嘗忘也

鼓鍾喈喈音皆淮水湝湝戶皆反憂心且悲淑人君子其德不回

毛氏曰喈喈猶將將也○蘇氏曰湝湝水流也○毛氏曰回邪也○王氏曰湝湝則既不溢矣淑人君子其德不回亦思古也

鼓鍾伐鼛古毛反淮有三洲憂心且妯敕留反淑人君子其德不猶

毛氏曰鼛大鼓也周禮鼓人以鼛鼓鼓役事注云鼛鼓長丈二尺韓人云皐鼓長尋有四尺○孔氏曰鼛即皐也古今字異耳○孔氏曰水中可居曰洲○蘇氏曰言水落而洲見也○毛氏曰妯動也猶若也○王氏曰作樂當淮水之溢至淮水之降以言其久也其流連亦甚矣○孔氏曰憂結於心為之變動容貌念古之善人君子其德不若幽王也朱氏曰言不若今王之荒亂○董氏曰用於淮上則其地遠也用於三洲則其役久也其地遠其役久則民怨而音変悽若之氣貫金石入胸臆故聞之者憂傷也淮有三洲作詩者賦其當時所見也

鼓鍾欽欽鼓瑟鼓琴笙磬同音以雅以南以籥以灼反不僭七念反

孔氏曰欽欽亦鍾聲也毛氏曰欽欽言使人樂進也○孔氏曰人聞而樂進其善○爾雅疏曰禮圖舊云雅瑟長八尺二寸廣一尺八寸二十三絃其常用者十九絃頌瑟長七尺二寸廣一尺八寸二十五絃盡用之廣雅云琴長三尺六寸六分五絃後加文武二絃笙以匏為之列十三管匏中笙管有簧故

或謂笙爲簧磬以石爲之其制在考工記磬氏。蘇氏曰雅二雅南二南也籥解見簡兮（毛氏曰爲雅爲南也舞四夷之樂東夷之樂曰昧南夷之樂曰任西夷之樂曰朱離北夷之樂曰禁以爲籥舞。鄭氏曰雅萬舞也南也籥也三舞不僭周樂尚武故謂萬舞爲雅雅正也籥舞文樂也。歐陽氏曰季札見舞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蓋以爲文王之樂詩又以文王之詩爲周南召南以雅以南者不知南爲何樂當闕所未詳）。朱氏曰僭亂也。孔氏曰先言鍾者先擊金以奏諸樂左傳謂之金奏。朱氏曰琴瑟在堂笙磬在下同音言其和也以雅以南以籥不僭言三者皆不僭也。蘇氏曰言幽王之不德豈其樂非古歟樂則是而人則非也

鼓鍾四章章五句

楚茨（徐咨反）刺幽王也政煩賦重田萊（音來）多荒饑饉降喪民卒流亡祭祀不饗故君子思古焉

呂氏曰楚茨極言祭祀所以事神受福之節致詳致備所以推明先王致力於民者盡則致力於神者詳觀其威儀之盛物品之豐所以交神明逮羣下至于受福無疆者非德盛政修何以致之。蘇氏曰凡詳言之者皆思而不得見之辭也

楚楚者茨言抽（勑留反）其棘自昔何爲我蓺（魚世反）黍稷我黍與與（音餘）我稷翼翼我倉既盈我庾維億以爲酒食以享以祀以妥（湯果反）以侑（音又）以介景福

毛氏曰楚楚茨棘貌。鄭氏曰茨蒺藜也（孔氏曰釋草文郭璞曰布地蔓生細葉子有三角刺。董氏曰鄭康成謂趉以采蒺藜當爲楚茨之蒺藜當從說文也。說文曰茨蒺藜也而茨則以茅葺屋覆之名然則當康成世字當作薺其作茨者後人誤也）。朱氏曰抽謂其條抽發。鄭氏曰與與翼翼蕃廡貌。毛氏曰露積曰

庾王氏曰甫田言曾孫之稼如茨如梁此聚稼也又曰曾孫之庾如坻如京是積粟也下言乃求千斯倉乃求萬斯箱以萬箱載稼千倉納庾是庾未入倉者故曰露積周語云野有庾積 ○鄭氏曰十
萬曰億。毛氏曰妥安坐也侑勸也。孔氏曰介大也
○鄭氏曰景大也。王氏曰今棘茨之所生乃自昔我
蓺黍稷之地。孔氏曰我所種之黍與與然我所種之
稷翼翼然蕃茂盛大皆得成就。王氏曰及其收也則
我倉既盈無所藏之則露積爲庾其數至億 長樂劉氏曰古者內自鄉遂以外薄斂荒皆成井邑与与然比鄰之黍皆豐也翼翼然左右之稷皆實也故我倉爲於州都我庾充於
億兆其成民如此然後可以致力於鬼神於是以爲酒食
以享以祀以妥以侑 鄭氏曰以黍稷爲酒食以祀先祖既又迎尸使處神坐而食之恐其不飽祝以主人之辭勸之。少牢饋食禮尸升筵祝主人皆拜妥尸尸荅拜遂坐尸告飽祝侑曰皇尸未實侑尸又食主人不言拜侑 尸又三飯告飽祝詔尸而不拜主人不言而拜亂祝之宜
以介景福也

濟濟子禮反 蹌蹌七羊反 絜爾牛羊以往烝嘗或剝或亨普庚反
或肆音四或將祝祭于祊補彭反 祀事孔明先祖是皇神保是
饗孝孫有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居良反
毛氏曰濟濟蹌蹌言有容也 孔氏曰曲禮云大夫濟濟士蹌蹌是有容也祭祀之禮主人自絜而趍其貢賓客則有容儀故濟濟蹌蹌也 ○長樂劉氏曰絜者在滌
而豢之也。鄭氏曰冬祭曰烝秋祭曰嘗 董氏曰自黍稷成爲酒醴至其爲祭乃豢牲之時也剝解剝其皮也。毛氏曰亨飪之也 孔氏曰亨謂煮之使熟故云亨飪之也 肆陳也 孔氏曰肆陳其骨體於俎也○朱氏曰鄭氏讀肆爲剔謂剔其骨體而升之俎也亦遍 ○鄭氏曰將奉持而進之也。毛氏曰祊
門內也 孔氏曰郊特牲云索祭祝于祊注云廟門外曰祊與此不同 ○鄭氏曰孔甚
也。朱氏曰明猶備也著也。毛氏曰皇大也。朱氏曰
神保鬼神之嘉號楚詞曰思靈保兮賢姱[illegible]反 蓋古語

然也○長樂劉氏曰孝孫謂天子也○孔氏曰介大也

○鄭氏曰疆境界也○孔氏曰古之明王其助祭之臣

其儀濟濟然蹌蹌然乃絜所祀之牛羊爲烝嘗之祭或

周禮祭祀之贊牽牲牛司馬奉牲各有司也既絜此牲其治之亦各有職

或解剥之者或亨煑之者或陳之者或奉持而進之者

○鄭氏曰孝子不知神之所在故使祝博求之平生門

内之旁待賓客之處祀禮於是甚明王氏曰九祭祼鬯求諸陰焫蕭求諸

陽索祭祝于祊求于陰陽之間夫豈以爲鬼神無之無不在求之不可一所故祝祭于祊而祀事所以孔明也

焫先劣反○王氏曰夫然故先祖是皇神保是享而孝孫有

慶矣○孔氏曰孝孫有慶者神報以大福萬壽無疆也

執爨七亂反踖踖七夕反爲俎孔碩或燔音煩或炙之赦反君婦莫莫

莫音麥爲豆孔庶爲賓爲客獻醻市由反交錯禮儀卒度笑語

卒獲神保是格報以介福萬壽攸酢

毛氏曰爨饔爨廩爨也孔氏曰祭祀之禮饔爨以煮肉廩爨以炊米少牢云雍爨在門

東南北上廩爨在雍爨之北踖踖言爨竈有容也孔氏曰執爨竈之人皆踖踖然敬慎

○鄭氏曰爲俎孔碩謂載牲體於俎甚大也○鄭氏曰

燔燔肉也炙肝炙也孔氏曰量人云凡祭祀制其從獻脯燔之數然言從獻者謂既獻酒

則以此燔炙從之知燔肉炙肝者特牲主人獻尸賓長以肝從主婦獻尸兄弟以燔從彼燔與此燔同則彼肝

與此炙同燔者火燒之名炙者遠火之稱以難熟者近火易熟者遠之故肝炙而肉燔也君婦謂后

也孔氏曰凡適妻稱君婦故妾稱之爲女君也○毛氏曰莫莫言清靜而敬

至也○孔氏曰九嬪贊后薦徹豆籩是后主供籩豆由

后能清靜恭敬故能爲豆甚多若簡躁不恭則不能也

○毛氏曰豆謂內羞庶羞也孔氏曰有司徹云宰夫羞房中之羞司士羞庶羞注

云房中之羞其籩則糗餌粉餈其豆則酏食糝食庶羞羊臐豕膮皆有胾醢房中之羞內羞也此據大夫賓尸尚

有二句明天子之正祭有二十有二羞矣天子羞百有二十品。朱氏曰爲賓爲客言旣
以豆獻又又與賓客相獻酬也客。孔氏曰正祭尸及賓
賓用之爲薦日又爲繹繹在後而尸尊於賓客故先言之。鄭氏曰始主
人酌賓爲獻賓旣酢主人主人又自飲酌賓曰醻至旅
而爵交錯以徧孔氏曰特牲少牢皆有其禮。毛氏曰東西爲交邪
行爲錯。鄭氏曰卒盡也。毛氏曰度法度也。鄭氏
曰古者於旅也語。朱氏曰獲得其宜也。毛氏曰格
來也酢報也。孔氏曰執爨有俯仰之容君婦有清靜
之德俎豆肥美獻酬得法以事鬼神鬼神安之報以多
福。坊記子云七日戒三日齊承一人焉以爲尸過之
者趨走以教敬也醴酒在室醍酒在堂澄酒在下示民
不淫也尸飲三衆賓飲一示民有上下也因其酒肉聚

其宗族以教民睦也故堂上觀乎室堂下觀乎上詩云
禮儀卒度笑語卒獲

爲俎孔碩謂薦孰也或燔或炙謂從獻也鄭氏以爲
一事誤矣燔肉與肝炙豈得謂之孔碩乎味坊記之
言則三代之祭祀洋洋乎其可識矣

我孔熯呼但反矣式禮莫愆工祝致告徂賚孝孫苾蒲必反芬孚云反
孝祀神嗜市志反飲食卜爾百福如幾音機如式旣齊旣
稷旣匡丘方反旣勑永錫爾極時萬時億

説文曰熯乾貌詩曰我孔熯矣。董氏曰式用也。鄭
氏曰莫無也愆過也。毛氏曰善於其事曰工。李氏
曰善於爲祝者。鄭氏曰徂往也賚予也。釋文曰苾
芬馨香也。朱氏曰卜猶期也鄭氏曰卜予也。毛氏曰幾期

也毛傳幾期曰幾式法也。孔氏曰王肅云齊整也。毛氏曰稷疾也。孔氏曰王肅云臣誠正也。毛氏曰勑固也。蘇氏曰勑戒也。陳氏曰極中也中者五福之所聚。蘇氏曰禮行既久筋力竭矣陳氏曰勞而敬竭而式禮莫愆敬之至也於是祭將畢祝致神意以嘏主人曰鄭氏曰祝致神意告主人使受嘏既而以嘏之物往予主人爾飲食芬絜故報爾以福祿使其來如期孔氏曰謂不遲晚也其多如法孔氏曰謂來必豐足不乏少也。李氏曰奉其祭祀整齊急疾誠正慎固故錫爾中之福至於時萬時億之多也。鄭氏曰此皆嘏辭之意孔氏曰少牢嘏辭云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汝孝孫賚汝孝孫使汝受祿于天宜稼于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是大夫之嘏辭也天子嘏辭無以言之此永錫爾極時萬時億是其辭之畧。董氏曰韓詩作馥芬孝祀。

釋文嗜作耆曰市志反又巨之反

特牲

主

○禮儀既備鍾鼓既戒孝孫徂位工祝致告神具醉止皇尸載起鼓鍾送尸神保聿歸諸宰君婦廢方吠反徹直列反不遲諸父兄弟備言燕私

鄭氏曰既戒戒諸在廟中者以祭禮畢徂位孝孫往位堂下西面位也孔氏曰徂是自此適彼之辭位是告利成之位去主人出立于戶外西面少牢告利成之位云主人出立于阼階上西面是尊者稍遠也此云徂位明遠於大夫故知至堂下也特牲少牢皆西面故知天子之位亦西面也。毛氏曰致告告利成也少牢注云利猶養也成畢也言孝子之養禮畢。孔氏曰特牲告利成即云尸謖祝前首人降少牢祝告利成即云祝入尸謖主人降此二者皆祝告主人以利成是致尸意也孝子之事尸有尊親及賓客之義命當由尊者出讓當從賓客來禮畢義由於尸非主人所當先發謖所六反。鄭氏曰具皆也孔氏曰言皆醉者所祭羣廟非止一神故也。朱氏曰鬼神無形言其醉而歸者誠敬之至如見之也。毛氏曰皇大也。朱氏曰皇尸者尊稱

之也。鄭氏曰載則也。孔氏曰鳴鼓鐘以送尸謂奏肆夏也（大司樂尸出以奏肆夏）。鄭氏曰尸節神者也神醉而尸謖送尸而神歸（釋文曰謖起也。孔氏曰尸與神爲節度也神無形故尸象焉）發去也尸出而可徹諸宰徹去諸饌（孔氏曰膳夫祭祀則徹王之胙俎其餘則其屬徹之故言諸宰以膳夫是宰之屬也）君婦籩豆而已（孔氏曰九嬪祭祀贊后徹豆籩）不遲以疾爲敬也（長樂劉氏曰不遲不敢怠且緩如神猶在也。朱氏曰亦不絕神惠之意也）祭祀畢歸賓客之俎同姓則留與之燕所以尊賓客親骨肉也（孔氏曰特牲少牢禮皆曰祝執其俎以出是歸賓客之俎也又特牲曰祝命徹胙俎豆籩設于東序下所以留同姓燕也）。孔氏曰此受嘏之後言祭畢告利成送尸徹饌與同姓燕之事

孔氏論特牲少牢禮祝致尸意告主人以利成之說得之矣其下又云天子尊節文備祝先致尸意於主人乃致主人意告尸此乃牽合以附鄭氏之說初無據也

樂具入奏以綏後祿爾殽既將莫怨具慶既醉既飽小大稽首神嗜飲食使君壽考孔惠孔時維其盡之子子孫孫勿替（他帝反）引之

毛氏曰綏安也將行也。鄭氏曰小大猶長幼也。董氏曰稽首謂頭拜至地也。鄭氏曰惠順也甚順於禮甚得其時。爾雅曰替廢引長也子子孫孫引無極也。孔氏曰上章云備言燕私故此章即陳燕私之事祭時在廟燕當在寢故言祭時之樂皆復來入於寢而奏之（又曰燕祭不得同樂而云皆入者歌詠雖異樂器則同故皆入也。朱氏曰九廟之制前廟後寢祭於廟而燕於寢）。朱氏曰且於祭既受祿矣故以燕爲將受後祿而綏之也（鄭氏曰骨肉歡而君之福祿安）爾殽既進與燕之人無有怨

者長樂劉氏曰莫有怨而不足者而皆歡慶醉飽稽首而言曰向者之祭神既嗜君之飲食矣是以使君壽考也又言君之祭祀甚順甚時無所不盡李氏曰維其盡之則內盡志外盡物子子孫孫當不廢而引長之也爾雅曰世世昌盛長無窮是勿廢長行之○孔氏曰神嗜飲食以下是慶辭也

楚茨六章章十二句

信南山刺幽王也不能脩成王之業疆理天下以奉禹功故君子思古焉長樂劉氏曰天下之土昔為水之所湮而禹決九州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暨稷奏庶艱食烝民乃粒萬邦作乂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是田法成於禹稷久矣夏道衰微而公劉紹興后稷之業商道廢墜而太王王季緒理公劉之遺文武既有天下而周公輔翊成王廣五服為九服推后稷之法以賦禹功遂成畎澮於天下至於幽王幾煩賦重田萊多荒飢饉降喪民卒流亡則畎畝不脩遂天下是以夫間之遂不距於溝畛下之溝不距于洫涂下之洫不距于澮道下之澮不距于川路下之川不距于海是所謂不能脩成王之業疆理天下以奉禹功也疆理者川自六鄉而距于海路自荒服而達于畿之謂者也

劉氏釋序之意善矣但詩之曾孫蓋泛指周之盛王周自后稷教民播種故詩言後王務農者皆本之后稷而謂之曾孫

信彼南山維禹甸之田見反畇畇音勻原隰曾孫田之我疆我理南東其畝

董氏曰南山終南山也○毛氏曰甸治也鄭氏曰禹治而丘甸之六十四井為甸甸方八里居一成之中成方十里出兵車一乘以為賦法○孔氏曰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丘十六井甸六十四井也知方八里者以孟子云方里為井從之則邑方二里丘方四里甸方八里也匠人既云十里為成即云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是甸在其中矣一里以治洫城出兵車一乘為七十五人而左傳說夏少康有田一成有衆一旅十里有五百人者計成方十里其地有九百夫之田授民田有不易一易再易通率二而當一有四百五十人矣其中上地差多則得容五百人也傳說少康盡舉大衆故與出賦異焉

盡力乎溝洫與匠人井閒有洫同也畎澮距川與匠人同閒有甽專達於川同也是則立甸之法禹之所爲

畇畇墾辟貌○孔氏曰墾耕其地辟除草萊以成家田也釋訓云畇畇田也○原隰解見皇皇者華○孔氏曰曾者重也自曾祖以至無窮皆得稱曾孫○王氏曰疆者爲之大界理者衡從其溝塗長樂劉氏曰疆謂有夫有畛有塗有道有路以經界之也理謂有遂有溝有洫有澮有川以疏道之也○毛氏曰南東或南或東長樂劉氏曰其遂東入于溝則畝南矣其遂南入于溝則畝東矣○孔氏曰信乎彼南山之野本禹所治董氏曰雍州之山荊岐冠焉旅終南惇物則禹固治之矣○長樂劉氏曰周京然鎬南距乎山其田獨饒也○朱氏曰將言原隰墾闢之事故推其始○王氏曰言信彼者以見幽王之時王政衰矣不明乎得失之迹者聞有道先王之事則疑其不能如彼故也○左傳齊國佐曰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

○長樂劉氏曰南東其畝者順地勢及水之所趨也○鄭氏稍人注曰丘乘讀與維禹甸之之甸同其訓曰乘賈公彥疏曰鄭據韓詩爲說甸是軍陣故訓爲乘彼詩甸甸是均田之意是以畇畇爲甸甸也

爲

上天同雲雨于付反雪雰雰芳云反益之以霢莫革反霂音木既優音憂既渥烏學反既霑既足生我百穀

爾雅曰冬自上天○朱氏曰同雲雲一色也將雪之候如此○毛氏曰雰雰雪貌○爾雅曰小雨謂之霢霂○鄭氏曰冬有積雪春而益之以小雨潤澤則饒洽山陰陸氏曰三農之事雪則欲盛而徧故於雪言雰雰雨欲微而潤故於雨言霢霂○說文曰渥霑澤多也從水渥聲詩曰既優既渥

疆埸音亦翼翼黍稷彧彧於六反曾孫之穡以爲酒食畀必寐反我尸賓壽考萬年

毛氏曰場畔也【前漢書張晏注至此易主故曰易】○孔氏曰翼翼然閑整○毛氏曰彧彧茂盛皃○鄭氏曰斂穫曰穡畀予也○丘氏曰與尸謂獻孰食并酌齊獻尸是也與賓謂勸祭之賓酌齊獻尸尸因酌以酢賓并祭末燕同姓於燕寢是也此祭始終用酒食之事○長樂劉氏曰疆場翼翼謂八家一井各有疆場萬井縱橫左右翼翼也黍稷彧彧謂萬井綦布廣野彧彧成文也曾孫之穡以為酒食畀我尸賓壽考萬年者公田所收以為酒食祭祀陰陽和萬物遂而人心歡悅以奉宗廟則神降之福故壽考萬年也

中田有廬【力居反】疆場有瓜是剝【邦角反】是菹【側居反】獻之皇祖曾孫壽考受天之祜【音戶】

鄭氏曰中田田中也農人作廬焉以便其田事【後漢注春秋井田記人受田百畝公田十畝廬舍在內貴人也公田次之重公也私田在外賤私也○丘氏曰公田百畝內除二十畝為八家治田之廬○董氏曰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每家廬舍二畝半於畔上種瓜前漢書食貨志瓜瓠果蓏殖於疆場】○毛氏曰剝瓜為菹也【鄭氏曰剝削淹漬以為菹】○鄭氏曰祜福也○孔氏曰古者宅在都邑田於外野農時則出而就田須有廬舍於田中種穀於畔上種瓜所以便地也【王氏曰疆場有瓜則地無遺利矣】瓜新孰獻於天子乃為菹以供祭祀○鄭氏曰獻於先祖者貴四時之異物順孝子之心也

祭以清酒從以騂【息營反】牡享于祖考執其鸞刀以啓其毛取其血膋【音聊】

丘氏曰清酒潔清之酒也言祭則祼鬱鬯并五齊是用

若玄酒亦不亡□而已三酒諸臣之所酢非祭用也孔氏日鬱鬯金香草煮之以和鬯酒鬯秬黍爲酒也五齊一泛齊二醴齊三盎齊四緹齊五沈齊三酒一事酒二昔酒三清酒○毛氏曰騂牲周尚赤也孔氏曰三代祭其廟各用其所尚之毛色周尚赤故郊廟用騂牧人云陽祀用騂牲注以陽祀爲宗廟鸞刀刀有鸞者言割中節也孔氏曰鸞即鈴也謂刀環有鈴其聲中節毛以告純也孔氏曰郊特牲曰毛血告幽全之物貴純之道也注幽謂血也楚語觀射父云毛以示物韋昭曰物色也毛以告純血以告殺孔氏曰亦楚語文韋昭云明不因故也膋以升臭合之黍稷實之於蕭合馨香也孔氏曰膋者腸間脂也以脂膏合之黍稷實之蕭乃以火燒之合其馨香之氣是升臭也郊特牲曰取膟膋燔燎升首報陽也定本及集注皆以此注爲毛傳無箋云兩字○鄭氏曰祭之禮先以鬱鬯降神然後迎牲享于祖考乃納亨時孔氏曰太宰云及納亨贊王牲事謂牽牲入廟將殺而亨之故謂之納亨也納亨而謂之獻於祖考者充人云碩牲則贊注云助王牽牲入告肥是亨之也○長樂劉氏曰王躬執鸞刀以啓牲耳之

毛豆薦其血蕭爇其膋王氏曰執其鸞刀者以親殺也子孫之食其祖考當自致其力故也○祭義曰祭之日君牽牲既入廟門麗于碑卿大夫袒而毛牛尚耳鸞刀以刲取膟膋乃退注麗猶繫也毛牛尚耳以耳毛爲尚也○郊特牲曰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灌以圭璋用玉氣也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蕭合黍稷臭陽達於墻屋故既奠然後焫蕭合羶薌凡祭慎諸此魂氣歸于天形魄歸于地故祭求諸陰陽之義也

○是烝是享苾苾芬芬祀事孔明先祖是皇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毛氏曰烝進也朱氏曰或曰冬祭名○董氏曰苾苾芬芬香氣上達也○鄭氏曰既有牲物而進獻之苾苾芬芬然香祀禮於是則甚明也○孔氏曰先祖於是美大之報以大

福

信南山六章章六句

甫田刺幽王也君子傷今而思古焉

倬陟角切彼甫田歲取十千我取其陳食音嗣我農人自古有

年今適南畝或耘音芸或耔黍稷薿薿魚起反攸介攸止烝之承

反我髦士上音毛

毛氏曰倬明貌。孔氏曰甫大也。朱氏曰十千公田

所取之數也鄭氏曰歲取十千於井田之法則一成之數也九夫爲井井稅一夫其田百畝井十

爲通通稅十夫其田千畝通十爲成成方十里成稅百夫其田萬畝欲見其數從井通起故言十千上地穀畝

一鍾。孔氏曰鍾容六斛四斗。橫渠張氏曰一成之田九萬畝公取十千畝九一之法也。朱氏

曰陳舊粟也。毛氏曰耘除草也耔雝本也孔氏曰前漢食貨志

云后稷始甽田以二耜爲耦廣尺深尺曰甽長終畝一畝一夫三百甽而播種於甽中苗葉以上稍耨隴

以進

草因隤其土以附苗根比盛暑隴盡而根深能風與旱故薿薿然而盛也附根即此雝本也。朱氏曰

薿薿茂盛貌。王氏曰介助也止息也。毛氏曰烝進也

髦俊也。蘇氏曰一成之田歲取萬畝以爲國用。朱

氏曰取其陳以食農人言積之久而有餘於是存其新

而散其舊以補不足助不給也蓋以自古有年是以陳

陳相因所積如此然其用之之節又合宜而有序如此

則無紅腐而不可食之患矣。蘇氏曰是以親適南畝

而視其耘耔助其勤力止其息焉。朱氏曰進我俊士

而勞之也毛氏曰治田得穀俊士[illegible]。蘇氏曰進其髦俊者如漢舉力田之類歟。前漢

食貨志曰或耘或耔黍稷儗儗

今者指周盛王之時也言周王適南畝以勞農見農

夫散布田野或耘或耔而其黍稷薿薿然而盛乃根

助而休息之又於阡陌進其髦俊者以勞勉之古者士出於農而工商不與焉管仲曰農之子恒爲農野處而不暱其秀民之能爲士者必足賴也秀民即詩所謂髦士也

以我齊音資明與我犧許宜羊以社以方我田既臧農夫之慶琴瑟擊鼓以御牙嫁反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以穀我士女

朱氏曰齊與粢同曲禮曰稷曰明粢此言齊明便文以協韻爾 毛氏曰器實曰齍在器曰盛○孔氏曰肆師祭之日表齍盛告絜注云粢六穀也器實曰齍指穀體也在器曰盛穀已盛於器也○孔氏曰羊言犧謂純色又曰郊特牲曰社稷太牢則四方之神亦太牢此獨言羊以會句○毛氏曰社后土也孔氏曰中庸云郊社相對郊是天則社是地后土者地之大名也鄭駁異義以爲社者五土之神能生萬物者以古之有大功者配食祭法曰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句龍職主土地故謂其官爲后土死以配神社而祭之○左傳蔡墨曰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后土爲社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自夏以上祀之周弃亦爲稷自商以來祀之○前漢郊祀志云帝王建立社稷百王不易社者土也稷者百穀之主所以奉宗廟共粢盛人所食以生活也王者莫不尊重親祭自爲之主禮如宗廟詩曰乃立冢土又曰以御田祖以祈甘雨注冢大也土神謂大社也田祖稷神也方迎四方氣於郊也孔氏曰曲禮云天子祭四方歲徧注云祭四方謂祭五官之神於四郊也句芒在東祝融后土在南蓐收在西玄冥在北是也此祀在秋而并言四方蓋秋成報功則總祭社爲陰祀其犧用黝黑色其方祀則各以其方之色也○朱氏曰四時迎五行氣於郊以五帝五官配焉木之帝曰太皞官曰句芒火之帝曰炎帝官曰祝融土之帝曰黃帝官曰后土金之帝曰少皞官曰蓐收水之帝曰顓頊官曰玄冥○鄭氏曰臧善也御迎也○毛氏曰田祖先嗇也孔氏曰郊特牲注云先嗇若神農春官籥章注云田祖始耕田者謂神農始教造田謂之田祖先爲稼穡之先嗇神其農業謂之神農名殊而實同也○周禮籥章曰凡國祈年于田祖吹豳雅擊土鼓以樂田畯○王氏曰田祖者生而爲田畯死而爲田祖若樂正之死而

爲粢盛也○孔氏曰甘雨者以長物則爲甘害物則爲苦○
毛氏曰穀善也○鄭氏曰以絜齊豐盛與我純色之羊
秋祭社與四方爲五穀成熟報其功也○王氏曰所以
祭社與方者由我田畝善農夫喜慶之故也○孔氏曰
至前孟春又以琴瑟及擊其土鼓以迎田祖之神而祭
之以求甘澍之雨王肅云大得我稷黍以善我男女言
倉廩實而知禮節也王氏曰作樂以御田祖祈甘雨農享祭則有始也祈甘雨所以介稷
黍介稷黍所以穀士女樂歲則士女多穀故也釋文齊本又作齋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于輒反彼南畝田畯子峻反至喜攘如羊
反其左右嘗其旨否禾易以豉反長畝終善且有曾孫不怒
農夫克敏
鄭氏曰饁饋也○王氏曰畝大抵以南爲正故每曰南

畝○鄭氏曰田畯司嗇今之嗇夫也漢百官表鄉有嗇夫職聽訟收賦稅
○蘇氏曰攘取也○毛氏曰易治也王氏曰禾易禾生樂易也長畝
竟畝也○朱氏曰有猶多也○毛氏曰敏疾也○孔氏
曰王肅云曾孫來止親循畎畝勸稼穡也農夫務事使
其婦子並饁饋也○蘇氏曰於是田畯至而喜之取其
左右之饋而嘗之以知其旨否○朱氏曰言其上下相
親之甚也○蘇氏曰民盡力於禾其生竟畝如一庶幾
終善且有於是王無所譴者曰農夫敏矣
此章言省耕之時王者在上耕者在下田畯往來其
閒勸勞而撫摩之煕然其若一家也攘其左右嘗其
旨否曰攘者喜之甚而取之疾以言其相親無間也
見其禾之易治竟畝如一預知其收穫終當善而且

多矣曾孫不怒農夫克敏者言農夫能敏於田事如此王者無由譴怒也不曰喜而曰不怒者若不敏於農則怒矣蓋其喜怒欣戚專在於農也洛人稱張全義曰張公他無所好見嘉穀大繭則喜爾正此意也

曾孫之稼如茨徐私反如梁曾孫之庾羊主反如坻直基反如京乃求千斯倉乃求萬斯箱黍稷稻粱農夫之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鄭氏曰稼禾也謂有藁者也茨屋蓋也孔氏曰墨子稱茅茨不翦謂以茅覆屋故箋以茨爲屋蓋言其積聚高大如屋茨耳○王氏曰茨者如茨茅而積之者也○毛氏曰梁車梁也孔氏曰孟子十二月輿梁成梁謂水上橫橋橋有廣狹得容車渡則高廣者也故以比禾積○鄭氏曰庾露積穀也坻水中之高地也孔氏曰釋水云水曰坻是水中之高地也○毛氏曰京高丘也爾雅云絕高爲之京○朱氏曰箱車箱也如茨言其密比也如梁言其穹然也○董氏曰如坻則鱗比而出也如京則絕高者亦非一矣○鄭氏曰見禾穀之多積之多於是求千倉以處之萬車以載之○蘇氏曰言黍稷稻粱無所不有也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王土所生莫非曾孫之稼也鄭氏以税言之陋矣執訊獲醜戰士之慶也黍稷稻粱農夫之慶也蓋農夫視黍稷稻粱之豐亦以爲天下之美盡在此矣不知其他也此詩後二章皆述前二章之意三章所言述首章今適南畝勞農之事也故曰曾孫來止田畯至喜四章所言述二章以御田祖祈福之事也故曰報以介福萬壽無疆自曾孫之稼以下所謂大福也

甫田四章章十句

大田刺幽王也言矜寡不能自存焉孔氏曰序不言思古者從彼至此文指相類故承上篇略之也

大田多稼既種章勇反既戒既備乃事以我覃以冉反耜俶載
南畝播厥百穀既庭且碩曾孫是若

孔氏曰種擇其種也○朱氏曰戒飭其具也○毛氏曰覃利也○繫辭曰神農氏作斲木為耜揉木為耒釋文云耜耒下刺也廣五寸耒耜上句木也○說文曰耜耒端木也耒手耕曲木也耒力丁反○孔氏曰王肅以俶為始載為事○毛氏曰庭直也○鄭氏曰碩大也若順也將稼者必先相地之宜而擇其種季冬命民出五種計耦耕事孔氏曰耕必二耜相對共發一尺之地故計而耦之也修耒耜具田器孔氏曰鎡基之屬此之謂戒是既備矣至孟春土長冒橛陳根可拔而事之孔氏曰此出於農書以冬至後土定地與地平至孟春土氣升長而冒覆於橛則舊陳之根可拔○蘇氏曰取其利耜而始有事於南畝既耕而播之其耕之也勤而種之也時故其生者皆直而大以順王之所欲李氏曰凡民之所以勤於農如是者期以曾孫是若故也言民皆順曾孫之意

大田多稼總言之也既種既戒以下至於卒章自始及末以次陳之也稼雖有如嫁女有所生之訓不必訓稼為種也

既方既皁才老反既堅既好不稂音郎不莠餘久反去起呂反其螟亡丁反螣徒得反及其蟊莫侯反賊無害我田穉直吏反田祖有神秉畀炎火炎于占反

鄭氏曰方房也謂孚甲始生而未合時也孔氏曰□□孚甲也

孚若米外之稃皮故曰孚一說孚一有兩米也甲若以在米外若鎧甲之在人表貝種於地則開
甲始○毛氏曰實未堅熟曰阜稂童梁也草釋文曰童稂說文作
節云稂穀之子生而不成者謂之童稂也莠似苗也孔氏曰中之詰若苗之有莠若
栗文有秕二秕似粟秀似苗也○國語注云莠似稷而無實曰食心曰螟食葉
曰螣食根曰蟊食節曰賊蟲似蝗而小頭不赤螣蝗也陸璣疏云
賊似李巡云中言蟊亦頭身長而細耳或說云蟊蛅蟖也
食苗根為人患舊說螟螣蟊賊一種蟲也如言寇賊姦宄
宄內外言之耳故犍為文學曰此四種蟲皆蝗也○說文曰稺幼禾也○釋文
曰秉執持也畀與也○鄭氏曰盡生房矣盡成實矣盡
堅熟矣盡齊好矣○呂氏曰穀粒之生先有房甲而後充實是矣充實而未充滿曰阜既阜
矣而未黃綻曰堅既堅而無稂莠孔氏曰稂莠既
矣而成可觀則曰好矣禾亦莠稂非一
去其細粒秕禾除其稂莠矣擇種之善民力之專時氣之和所
非類則無復稂莠矣擇種之善民力之專時氣之和所
致也○孔氏曰蟲災者稺者偏甚稺也去其害苗蟲之

歲而可以養○朱氏曰田祖有神乎則為我持此四蟲
本生之類
而付之炎火之中使消亡也此禱辭也姚崇遣使捕蝗
引此為證夜中設火火邊掘坑且焚且瘞張氏曰三代盛時必無蟲
蟲天下之田盡墾何處不種縱或有之亦人衆克除必
隊早能去其害無有山林陸澤亦人以時出入嵆淳水
賊不得生也且不論盛時故災害不作直人謀足以勝
之蟊螟之類其去易然蝗又況古人除田害亦易得人
只於秉苞使三千乘要以丙井之
民除一井之民患者亦為不難○釋文秉執持詩作卜
卜執也
有渰於檢反萋萋七西反興雨祁祁巨移反雨于付反我公田遂及
我私彼有不穫戶郭反穉此有不斂力檢反穧才計反彼有遺秉
此有滯穗音遂伊寡婦之利
毛氏曰渰雲興貌長氏曰天將降雨則地氣上騰蒸為潤渰浸萬物萋萋雲
行貌祁祁徐也○孟子曰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

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詩曰雨我公田遂及我
私惟助為有公田○孔氏曰穧者禾之鋪而未束者秉
刈禾之把也又曰聘禮云四秉曰筥注云此秉謂刈禾盈手之秉也筥穧名也若今萊易之間刈稻聚
把有名為筥者掌客注云米禾之秉筥字同數異禾之秉手把耳筥謂一稀然則禾之秉一把耳米之秉十六
斛禾之筥四把耳米之筥則五升董氏曰崔靈恩集注不斂筥亦音稀○滯穗滯漏之禾穗
也○鄭氏曰古者陰陽和風雨時其來祁祁然而不暴
疾王氏曰雲欲盛盛則多雨雨欲徐徐則入土貴民之心先公後私今天正雨
於公田因及私田爾此言民怙君之德蒙其餘惠孔氏曰民見雲
行而降雨之故君曰此雨本主為雨我公田耳因及我之私田百穀齊熟收刈促遽
力皆不足而有不穫不斂遺秉滯穗故聽鰥寡取之以
為利長樂劉氏曰穉謂穗之低小刈穫之所不及者穧謂刈而遺忘秉縛之所不及秉謂束而輦載之
所不盡者滯謂成而折亂秉穗之所不遍者皆緣豐餘歲夫之力所不能盡取而滯尊其遺利○朱氏曰此
見其豐成有餘而不盡取又與鰥寡共之意自足為不費之惠而亦不棄於地也不然則粒米狼戾不殆於輕
視天物而暴棄之乎○董氏曰韓詩作有弃妻凄呂氏春秋作有
晻凄凄○穉文潁漢書作黖○孔氏曰定本集注穉作
積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來方禋音因祀以
其騂黑與其黍稷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國語内史過曰精意以享禋也○鄭氏曰騂用騂牲也
黑用黝牲也鄭氏曰周禮牧人云陽祀用騂牲陰祀用黝牲陽祀南郊及宗廟陰祀北郊及社稷
毛分騂黑為二牲鄭以騂黑為二色故引牧人騂黝以明騂黑為別方之牲非謂祭在陽祀陰祀之中也○
長樂劉氏曰王以其西成乃出郊省民之斂也○孔氏
曰時耕者皆以其婦之與子同饁彼農人於南畝之中
田畯之官至喜樂其勤故得成穫王氏曰喜其遂穫喜也○陳氏

曰王所來之方致其禋祀以爲報董氏曰夢以來方爲四方不知來方禋祀謂以其所至之方而禋祀也○孔氏曰其牲或赤或黑與其黍稷之粢盛以獻以祀神饗之而報以大福長樂劉氏曰王者所出山川原隰之有禋護民之祿禱以有禳不祭之示愛其民而爲之祈福也朱氏曰以介景福農夫欲曾孫之受福也來南方則用騂牲來北方則用黑牲獨舉騂黑者孔氏所謂要舉二方以爲韻句是也

大田四章二章章八句二章章九句

瞻彼洛矣刺幽王也思古明王能爵命諸侯賞善罰惡焉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於良反君子至止福祿如茨韎音昧韐音閤有奭許力反以作六師

毛氏曰興也○王氏曰洛水東都之所在也○毛氏曰泱泱深廣貌○孔氏曰君子諸侯也○鄭氏曰茨屋蓋也如屋蓋喻多也○毛氏曰韎韐者茅蒐染草也一曰韎韐所以代韠也鄭氏曰韎韐者茅蒐染也茅蒐韎韐聲也○孔氏曰韎韐是蔽膝之衣合韋爲之以韎染之義云韎草名齊魯之間言韎韐聲如茅蒐陳留人謂之蒨天子六軍○孔氏曰奭赤貌○王氏曰瞻彼洛水而思古之明王見其地而不見其人也先王會諸侯於東都於是爵命諸侯君子至止福祿如茨者言能爵命之等也韎韐有奭以作六師者使服韎韋之韐而作六師也周官凡有兵事韋弁服先儒以爲左傳所謂韎韋之跗注是也朱氏曰言諸侯至此洛水之上設寵錫之厚而又帥天子之六師以討有罪也○陳氏曰諸侯於朝天子適有征伐之事故寵之以帥佐之任

職方氏河西曰雍州其浸渭洛故毛傳以洛爲宗周之浸水洛水雖出於京兆上洛西山然其流尚微也

所謂洛汭蓋指東都也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鞞(補頂反)琫(必孔反)有珌(賓一反)

君子萬年保其家室

毛氏曰鞞容刀鞞也琫上飾珌下飾也(孔氏曰鞞今刀鞘也容者容飾)琫珌容飾也天子玉琫而珧(音遥)珌諸侯璗(徒黨反)琫而璆(音虬)珌大夫鐐(力彫反)琫而鏐(力幽反)珌士珕(力計反)琫而珕珌(孔氏曰珧似蜯說文曰珧蜃甲也小雅曰黃金謂之璗其美者謂之鏐鏐即紫磨金也白金美者謂之鐐珕蜃屬而不及於蜃用其甲以飾物 ○董氏曰此本出於三朝禮故作者直以此證書) ○王氏曰鞞琫有珌者言既爵命又其賜予備物如此 ○長樂劉氏曰天子尊賢樂善非徒爵命之於一時又將延永追其子孫俾克安於封土焉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祿既同君子萬年保其家邦

朱氏曰同猶聚也(丘氏曰同俱也謂俱聚於諸侯之身) ○丘氏曰家邦猶家室也

瞻彼洛矣三章章六句

裳裳者華刺幽王也古之仕者世祿小人在位則讒諂並進棄賢者之類絕功臣之世焉(孔氏曰古者有世祿復有世位世祿者直食其先人之祿而不居其位子若後賢則居父位矣 ○朱氏曰此詩四章皆美賢者之類功臣之世德譽文章威儀之盛似其先人以見不可廢絕之意蓋周之先王於國之子弟丞其教養之方故其成就若此雖更幽厲之衰而不忘也 ○陳氏曰小人在位欲以引進其私人故不使賢者之後復居其位而棄絕之)

裳裳者華其葉湑(思敘反)兮我覯之子我心寫兮我心寫兮是以有譽處兮

毛氏曰興也裳裳猶堂堂也湑盛也 ○鄭氏曰覯見也

○長樂劉氏曰文子謂賢者功臣之子孫也○呂氏曰寫喜而舒寫也○譽處解見蓼蕭○陳氏曰華葉上下相承而俱茂以興賢者前後相繼而榮顯也○朱氏曰夫能使見者悅慕如此則其有譽處宜矣○董氏曰裳古文作常今為裳裳者或篆體也

裳裳者華芸其黃矣我覯之子維其有章矣維其有章矣是以有慶矣

毛氏曰芸黃盛也○蘇氏曰黃色之上也有章有文也其文粲然如華之盛也○朱氏曰有文章斯有福慶之矣

裳裳者華或黃或白我覯之子乘其四駱洛音乘其四駱六轡沃若

呂氏曰言白者取韻便也○駱解見四牡○朱氏曰言其車馬威儀之盛

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維其有之是以似之

鄭氏曰君子斥其先人也○朱氏曰言其先世之君子才全德備以左之則無所不宜以右之則無所不有是以其子孫肖似之而如此也

裳裳者華四章章六句

北山之什十篇四十六章三百三十八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二十三

桑扈之什

桑扈(音户)刺幽王也君臣上下動無禮文焉長樂劉氏曰君臣以言其朝廷也上下以言其風俗也朝廷風俗之礼而謂之文者尊卑異位也親踈異情也長幼異序也內外異宜也往來異守也動而相交合而相紀莫不成文而中於義理序其品則曰人倫也序其義則曰礼文也朝廷所以綱天下之風俗不可以一日无之也

呂氏曰桑扈之詩作則君臣肆其心易其事矣

交交桑扈有鶯其羽君子樂胥受天之祜(音户)

毛氏曰興也○鄭氏曰交交往來貌桑扈竊脂也李氏曰桑扈有二種爾雅曰桑扈竊脂鳭鷯剖葦此一種也桑扈竊脂棘扈[illegible]此一種也以剖葦言之則竊脂者竊其肉也以竊丹言之則竊脂者竊其色也亦咋[illegible]竊毛皆謂淺色淺色淺白也交交桑扈有鶯其羽[illegible]此以其色之竊脂者言之此則陸璣師之說也○毛氏曰鶯然有文章○蘇氏曰胥

辭也（毛氏曰胥皆也）○鄭氏曰祜福也鶯脂飛而往有文章

人觀視而愛之喻君臣以禮法威儀升降於朝廷則天

下亦觀視而仰樂之○蘇氏曰幽王直情而徑行無復

禮文法度思古之君子樂循禮義以受天福

交交桑扈有鶯其領君子樂胥萬邦之屏（畢郢反）

毛氏曰領頸也（胥樂欒氏曰領所以自出於身者欲有作為未動其羽而先奮其領文綵四張）

（鶯然可愛也）屏蔽也（王氏曰屏之為物禦外以蔽內也）○蘇氏曰樂循禮義

則足以屏萬邦矣

之屏之翰百辟（音壁）為憲不戢（莊立反）不難受福不那

毛氏曰翰幹也（孔氏曰釋詁云楨翰幹也舍人曰楨正也築墻所立兩木也幹所以當墻兩邊）

（障土者也）憲法也○鄭氏曰辟君也戢斂也○毛氏曰不戢

戢也不難難也那多也不多多也○蘇氏曰王者屏翰

四方而為諸侯法苟不以禮自戢難而求肆情焉則亦

不足以受多福矣（王氏曰戢則不肆難則不易肆則放逸易則傲慢動不以礼非所以受福）

（故戢而難然後受福多也）

兕（徐履反）觥（古橫反）其觩（音虯）旨酒思柔彼交匪敖（五報反）萬福來

求

鄭氏曰兕觥罰爵也○朱氏曰觩角上曲貌頌作捄春

秋穀梁傳作斛與此字同（穀梁注曰斛球球然角貌○董氏曰字書作兕觥其斛說

文曰兕角可以為飲者也後世作觥誤也許慎說文作兕觵其斛斛角貌）旨美也思語辭

也○蘇氏曰旨酒之和柔而兕觥之設所以常自戢難

也○朱氏曰交際之間無所傲慢則無事於求福而福

反求之矣○前漢五行志詩曰兕觥其觩旨酒思柔匪

儌匪傲萬福來求注謂[illegible]酒者不儌幸不傲慢則福祿

試而求之也
兕觥如巻耳罍觥並陳則不必指爲罰爵如此詩則指爲罰爵也彼者指古之人也

桑扈四章章四句

鴛於袁反鴦於良反刺幽王也思古明王交於萬物有道自奉養有節焉 孔氏曰幽王殘害万物奉養過度是以思古明王也

呂氏曰自楚茨至鴛鴦八篇皆陳古以刺今也

鴛鴦于飛畢之羅之君子萬年福祿宜之

毛氏曰興也 鄭氏曰比交万物之實也而言興者廣其義也獺祭魚而後漁豺祭獸而後田此亦皆其將縱散時也○孔氏曰舉一物以興其餘也 鴛鴦匹鳥 鄭氏曰匹鳥言其止則相耦飛則爲雙性馴耦也 ○孔氏曰月令云羅罔畢翳注云罔小而柄長謂之畢 釋器云鳥罟謂之羅畢羅異器○鄭氏曰君子謂明王也○毛氏曰太平之時交於萬物有道取之以時於其飛乃畢掩而羅之 孔氏曰小者未能飛待其能飛而後取之羅則張以待鳥畢則執以掩物故言畢掩○王氏曰於其飛然後畢之羅之則不取其卵弋不射宿故也 ○鄭氏曰交於萬物其德如是則宜壽考受福祿也 長樂劉氏曰先王之制禽獸之微如鴛鴦者凡民取之亦有禁令不可常取也必遂其生育種類煦養既就然後于飛于飛之時乃可壬畢以網之張羅以待之也苟非禮樂刑政之洽于其民而中和浹於風俗則仁民恤物之道其能及於是耶是以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墜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以言万物之蔵乎其德与天无二也君子万年福祿宜之者謂貴爲天子富有四海人以爲宜也

鴛鴦在梁戢側立反其左翼君子萬年宜其遐福

鄭氏曰梁石絶水之梁戢斂也遐遠也遠猶久也鴛鴦休息於梁明王之時人不驚駭斂其左翼以右翼掩之自若無恐懼 孔氏曰斂其左翼以右翼掩之舉其雄者而言耳○呂氏曰禽鳥並棲一正一倒各

以左翼斂在內以右翼苐宜○長樂劉氏曰○李樗曰戢翼在梁以无害禽之心禽亦不疑於人也
曰惟矦其飛而後取故其在梁者戢翼而安
此詩獨以鴛鴦爲興者詩人偶見人之掩捕適有所
感耳梁橋梁魚梁皆是不必專以爲石絕水之梁也
乘繩證反馬在廄音救摧采卧反下同之秣音末之君子萬年福禄艾魚蓋反之
毛氏曰摧莝也鄭氏曰摧今莝字也○釋文曰摧剉也秣粟也釋文曰秣穀馬也
艾養也○鄭氏曰古者明王所乘之馬繫於廄無事則
委之以莝有事乃予之穀蘇氏曰稍用其力則加之以秣愛國用也長樂
劉氏曰王所乘之馬猶或節儉如此其他服用從而可推矣奉養之節如此故宜乂
爲福禄所養也蘇氏曰艾老也言以福禄終其身也
乘馬在廄秣之摧之君子萬年福禄綏之
鄭氏曰綏安也
鴛鴦四章章四句
頍缺婢反弁諸公刺幽王也暴戾無親不能宴樂同姓親睦
九族孤危將亡故作是詩也孔氏曰諸公同姓之公也
有頍者弁實維伊何爾酒既旨爾殽既嘉豈伊異人兄弟
匪他蔦音鳥與女蘿力多反施以豉反于松柏未見君子憂心奕
奕音亦既見君子庶幾說音悅懌音亦
毛氏曰興也頍弁貌說文曰頍舉頭貌○董氏曰頍者圜項而結之也礼緇布冠頍弁无
笄者著頍圍髮際結項中隅四綴則有笄者亦以固頍弁皮弁也孔氏曰弁者冠之大名稱弁者
多矣但爵弁則士之祭服韋弁則服以即戎冠弁則服以從禽非常服也唯皮弁上下通服之故知皮弁也
○鄭氏曰實猶是也旨嘉皆美也○毛氏曰蔦寄生也
陸璣疏云蔦一名寄生葉似當盧子如覆盆子赤黑甜美女蘿兔絲松蘿也孔氏曰釋草云

唐蒙女蘿女蘿菟絲毛云以菟絲爲松蘿故言松上縷也陸璣疏云今菟絲蔓連草上黃赤如金今合藥菟絲子是也非松蘿松蘿自蔓松上生枝正青與菟絲殊異○釋文曰在草曰菟絲在木曰松蘿○鄭氏曰
君子斥幽王也○毛氏曰奕奕然無所薄也孔氏曰憂則心遊不定
○鄭氏曰言幽王服是皮弁之冠是維何爲乎言其
宜以宴而弗爲也禮天子諸侯朝服以宴天子皮弁以
日視朝孔氏曰燕礼者諸侯燕臣子之礼其經云燕朝服諸侯用朝服燕則知天子亦自以朝服燕也
女酒已美矣女殽已美矣何以不用與族人宴也王氏曰无以爲礼君子弗非也有以爲礼而弗用是乃君子所非也
言王當所與宴者豈有異
人跡遠者乎皆兄弟至親○朱氏曰非他人也○孔氏
曰蔦與女蘿依於松栢松栢存而茂松栢殞而亡是存
亡在松栢○蘇氏曰兄弟之於王譬如鳥與女蘿之託
松栢耳不見則憂見則庶幾王樂之王柰何獨不顧哉

有頍者弁實維何期尔酒既旨尔殽既時豈伊異
人兄弟具來蔦與女蘿施于松上未見君子憂心
怲怲兵命反既見君子庶幾有臧
鄭氏曰何期猶伊何也期辭也○楊氏曰爾殽既時君
子之食惟其時物如春則食麥與羊之類是也○鄭氏
曰具猶皆也○毛氏曰怲怲憂盛滿也臧善也
有頍者弁實維在首爾酒既旨爾殽既阜豈伊異
人兄弟甥舅如彼雨雪先集維霰蘇薦反死喪無日
無幾居豈相見樂酒今夕君子維宴
鄭氏曰阜猶多也○長樂劉氏曰甥舅謂母姑姊
妹也妻族也○鄭氏曰將大雨雪始必微温雪自
上下遇温氣而摶謂之霰久而寒勝則大雪矣

孔氏曰大戴禮曾子云陽之專氣為霰陰之專氣為雹盛陽之氣在雨水則溫暖為陰氣薄而脅之不相入則摶為雹也盛陰之氣在雨水則凝滯而為雪陽氣薄而脅之不相入則消散而下因水而為霰是霰由陽氣所薄而為之矣○王氏曰有頍者弁實維在首則言弁在首而不忘

用禮以稱之則刺之甚矣○陳氏曰霰雨雪之兆王疏兄弟甥舅亡之兆也○蘇氏曰君子以是知死之無日相見之無幾無所復賴而相告曰苟今夕有酒也君子維以相宴而已不其他矣[王氏曰言今夕則不謀來夕之存否]

頍弁三章章十二句

車舝[胡瞎反]大夫刺幽王也褒姒嫉[音疾]妒[丁故反]無道並進讒巧敗[必邁反]國德澤不加於民間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故作是詩也[董氏曰叔孫婼聘于宋宋公享昭子賦新宮昭子賦車舝孜其時將為季孫迎宋公女]

閒關車之舝兮思孌[力兖反]季女逝兮匪飢匪渴德音來括[古活反]雖無好[呼報反]友式燕且喜

毛氏曰興也閒關設舝也[孔氏曰舝無事則脫行乃設之○朱氏曰閒關設舝聲也○董氏曰按說文舝鍵也故謂之閒又曰舝車聲也車鍵而行則有聲故古人以閒關為聲又為䮾馳其說本此]○釋文曰舝車軸頭鐵也○毛氏曰孌美貌○鄭氏曰逝往也○毛氏曰括會也○鄭氏曰式用也燕飲也○丘氏曰昏君之心維婦人是從故思得盛德美色之女往迎之以配幽王也○朱氏曰匪飢也匪渴也望其德音來會而心如飢渴耳○孔氏曰凡人之燕飲喜樂須賢友共之疾褒姒之甚思賢女之切若迎得此女雖無朋友亦將獨喜也

依彼平林有集維鷮[音驕]辰彼碩女令德來教式燕且譽好[呼報反]爾無射[音亦]

毛氏曰依茂木貌平林林木之在平地者也鷮雉之孔氏曰說文云鷮長尾雉陸璣疏云鷮微小於翟也走而且鳴曰鷮鷮其尾長肉甚美故語曰四足之美有麃兩足之美有鷮辰時也○孔氏曰碩大也○丘氏曰爾碩女也○鄭氏曰射猒也○丘氏曰茂盛之林集者維雉與王宮之貴宜有碩女居之○朱氏曰以令德來配君子而教誨之是以式燕且譽而悅慕之無猒也

雖無旨酒式飲庶幾雖無嘉殽式食庶幾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

朱氏曰旨嘉皆美也言得賢女以配君子則其喜如此雖無旨酒嘉殽美德以及賓客然飲食歌舞有所不能自已 孔氏曰人燕樂欲與賢德者同之若非賢德則燕不樂矣上云雖无好友以己爲主故云己无賢友此言無德與汝以彼爲主故云己身无德○王氏曰樂賢女如此則猒其惡褒

姻其厶矣

陟彼高岡析星歷反其柞子洛反薪析其柞薪其葉湑思敘反兮鮮息淺反我覯爾我心寫兮

鄭氏曰陟登也○孔氏曰析伐其柞木以爲薪其葉湑湑然茂盛丘氏曰柞葉最盛○鄭氏曰鮮善覯見也○陳氏曰析薪者以興昏姻善乎我得見爾賢女則心輸寫而無所憂矣

高山仰止景行釋文下孟反當不音行止四牡茂口反騑騑孚非反六轡如琴覯爾新昏以慰我心

毛氏曰景大也 朱子曰景行大道也表記曰小雅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子曰詩之好仁如此鄉道而行中道而廢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孳々斃而後已

孔氏曰四牡之馬騑々行而不息六轡緩急調和如琴

琴之相應○歐陽氏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者勉亦不已之辞也以謂賢雖難得求之不已將有得也故其下則云四牡騑々六轡如琴者謂調和車馬往迎之如昔章車舝也使我見王得此賢女爲新昬則慰我心矣○說文曰卬欲有所庶及也詩曰高山仰止○史記孔子世家曰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之表記注云景行行止詩作行之

車舝五章章六句

青蠅餘仍反大夫刺幽王也

營營青蠅止于樊音煩豈開在反弟君子無信讒言

毛氏曰營々往來貌歐陽氏曰營營然往來之飛聲樊藩也孔氏曰孫炎云樊圃之藩○鄭氏曰豈弟樂易也○孔氏曰君子謂王者也○鄭氏曰蠅之爲蟲汙白使黑汙黑使白喻佞人變亂善

惡也○漢昌邑王傳云王夢青蠅之矢積西階東可五六石以問郎中令遂遂曰陛下之詩不云乎營營青蠅止于藩愷悌君子無信讒言陛下左側讒人衆多如是青蠅惡矣注惡即矢也○長樂劉氏曰蛆蟲所變而成者青蠅也其飛之聲則營營然亂人之聽其止於物則穢敗之又從而生蛆復變爲蠅其穢敗於物無有紀極也○陳氏曰青蠅穢不潔之物驅之使去而復還以比小人態狀可惡而又難遠○程氏曰讒人之情常欲汙白以爲黑而其言不可以直遠故必營營往來○孔氏曰讒人爲害如此樂易君子無得信受之陳氏曰讒言多由持心傾險而後入故君子當持心樂易不聽讒言也○董氏曰營營說文作營營小聲也樊作棥蓋古字也棥

營營青蠅止于樊行且至于几席盤杅之間矣蓋憂之也

營營青蠅止于棘讒人罔極交亂四國

毛氏曰棘謂植棘爲藩也孔氏曰棘樹即爲藩之物○鄭氏曰極猶

構

已也○李氏曰四國四方也○前漢注曰樂易之君子
不當信讒人若讒言無極則四國亦以之交亂宜深察也
營營青蠅止于榛（士巾反）讒人罔極構（古豆反）我二人
毛氏曰榛所以爲藩也○鄭氏曰構合也合猶交亂也
○朱氏曰已與聽者爲二人（孔氏曰謂見讒之人與人君也）○李氏曰
當是時小人得志凡賢者無不被讒矣而獨曰構我二
人者蓋主見讒者而言也

青蠅三章章四句

賓之初筵衛武公刺時也幽王荒廢媟（息列反）近小人飲酒
無度天下化之君臣上下沈（直林反）湎（莫衍反）淫液（音亦）武公既
入而作是詩也（孔氏曰酒誥注云齊色曰湎沈湎者飲酒過久若沈沒然使酒湎然俱醉顔色齊同也）
（鄭氏曰淫液者飲酒時情態也武公入者入爲王卿士○孔氏曰史記說樂之遲云咏嘆之淫液之則淫液遲久之意也○按說文孔叢傳注韓詩曰賓之初筵衛武公飲酒悔過也）
歐陽氏曰詩人之作常陳古以刺今此詩五章其前二
章陳古如彼其後三章刺時如此
賓之初筵左右秩秩（直乙反）籩豆有楚殽（戶交反）核（戶革反）維旅
酒既和旨飲酒孔偕（音皆）鍾鼓既設舉醻（市由反）逸逸大侯既
抗（苦浪反）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發彼有的以祈（音其）
爾爵
鄭氏曰筵席也初即席也（孔氏曰司几筵注云鋪陳曰筵藉之曰席）○立氏
曰左右謂旅進上左右之人○毛氏曰秩秩然肅敬也
（蘇氏曰秩秩有序也）楚列貌殽豆實也（鄭氏曰豆實葅醢也○孔氏曰殽是總名此文殽核與籩豆對故分之耳其實核亦爲殽魏風曰園有桃其實之殽是在籩之物亦爲殽也）○鄭氏曰
核籩實桃梅之屬（孔氏曰桃梅有核之物籩人云饋食之籩其實棗栗桃乾橑乾梅也）

謂有耦諸侯諸謂乾者也○毛氏曰旅陳也○鄭氏曰和旨猶調美也孔嘉也偕齊一也鍾鼓於是言既設者將設改縣也孔氏曰天子宮縣階間妨射位故改縣以避射也鄉射礼射乃云樂正命弟子贊工遷樂于下兼歷之樂尚遷之明鍾鼓之懸改之矣大射不言改懸者諸侯與臣行礼略三面而已不具軒懸東西懸在兩階之外兩階之間有二建鼓在東近東階西近西階又無鍾磬不妨以故射不須改也○朱氏曰舉醻舉所奠之爵也又曰按儀礼主人酌賓曰獻賓既酢主人又自飲而酌賓曰酬賓受之奠於席前而不舉至旅而後舉所奠之爵交錯以徧也○毛氏曰逸逸往來次序也大侯君侯也鄭氏曰天子諸侯之射皆張三侯故君侯謂之大侯○孔氏曰射人云王大射張三侯司裘王大射供虎侯熊侯豹侯設鵠天子之射張三侯也大射巾車張三侯是諸侯之射張三侯也抗舉也孔氏曰按大射前期三日司馬命量人巾車張三侯射人云若王大射則以貍步張三侯則天子亦前射三日其侯射人張之矣此文酬之下始言大侯抗者與射之初而言張侯而以序未至經云不繫左下綱中掩束之至於將射以司馬司馬乃云司馬命張侯弟子脫束遂繫左下綱將射之○鄭

氏曰大侯張而弓矢亦張節也○朱氏曰射夫既同比其耦也孔氏曰大司馬職云若大射則合諸侯之六耦射人說賓射之礼云王以六耦則天子大射賓射皆六耦也○鄉射礼司射比三耦於堂西命上射曰某御於子命下射曰子與某子射注云比選次其才相近者也○鄭氏曰獻猶奏也各奏其發矢中的之功○毛氏曰的質也孔氏曰大射之侯其中制皮為畫為正正大如鵠皆居侯中三分之一其燕射則侯中畫為獸其中射處皆二尺射義云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者其唯賢者乎詩云發彼有的以祈爾爵則以的為正鵠也司裘注說皮侯之狀云以虎熊豹麋之皮飾其側又方制之以為質謂之鵠是鄭意以侯中所射之處為質也祈求也○朱氏曰爵射不中者飲豊上之觶也射者與其耦拾發発矢之時各心競云我以此求爵女也○蘇氏曰先王將祭必大射以擇士將射必先行燕禮鄭氏曰將祭而射謂之大射下章言烝衎烈祖其非祭與既安賓然後改既旅然後張侯及弓孔氏曰既旅之後止飲而行射吏君之所射大侯既舉而張之其衆射之

弓矢於斯亦張比其射而耦之既耦然後拾發孔氏曰大射禮上射既發挾矢而後
下射射拾發以將乘矢拾更也將行也四矢謂之乘言射者更代發以行此四矢求勝以爵其不
勝○禮記射義詩云發彼有的以祈爾爵祈求也。酒者求中以辭爵也
所以養病也求中以辭養也○東萊曰按大射儀雖前
期三日張大侯然不繫左下綱與鄉射同雖不言將射
命張侯遂繫左下綱亦可互見也鄭氏偶忘互相備之
例遂以爲舉鵠而棲之於侯殊不知舉二尺之鵠安得
謂之大侯既抗手

籥余若反舞笙鼓樂既和奏烝衎苦且反烈祖以洽戶浹反百禮
百禮既至有壬有林錫爾純嘏古雅反子孫其湛都南反其湛
曰樂各奏爾能賓載手仇音求室人入又酌彼康爵以奏爾

鄭氏曰籥管也詳見簡兮○毛氏曰秉籥而舞與笙鼓相應
長樂劉氏曰籥舞文舞也干舞武舞也言文則武見矣言笙鼓則八音舉矣○鄭氏曰烝進
也衎樂也○王氏曰烈業也孔氏曰有功烈之祖○鄭氏曰洽合
也○孔氏曰百禮烝神之衆禮也藴氏曰百禮九州諸侯所獻以助祭者所謂
庭實旅百也○毛氏曰壬大也○丘氏曰林衆也鄭氏曰壬仕也。林諸謂卿大夫也
侯也○朱子曰錫神錫之也○鄭氏曰純大也○朱氏曰
嘏福也鄭氏曰嘏謂尸。主人以福也與○鄭氏曰湛樂也○藴氏曰載
則也○董氏曰仇匹也所謂耦也○王氏曰室人主黨
也○藴氏曰康安也毛氏曰酒所以安體也○朱氏曰或曰康讀曰抗記曰崇坫康圭謂
坫上之爵也○董氏曰崔靈恩集註以一章爲大射二章爲
燕射○王氏曰大射禮爲將祭擇士故也既祭矣於是
乎燕燕則又射先王用酒常以祭視其飲也常以射射

必有禮樂有大禮斯有大樂以和之有備樂斯有備禮
以成之籥舞笙鼓樂既和奏則所謂有備樂也烝衎烈
祖以洽百禮則所謂有備禮以成之也○朱氏曰百禮
禮之備也言其禮之盛大也既錫爾福及爾子孫皆獲
湛樂也○王氏曰其湛曰樂各奏爾能則於是又射矣
賓載手仇室人入又則賓主皆善射矣賓黨射則手敵
主黨入射則又手敵丘氏曰手敵對手之耦也○孔子曰酌彼安體
養病之爵以飲不中者也丘氏曰以其養老養病故曰安爵○蘇氏曰
以奏爾時薦之以時物也

賓之初筵溫溫其恭其未醉止威儀反々曰既醉止威儀
幡幡孚袁反舍音捨其坐遷屢力具反舞僊僊音仙其未醉止威儀
抑抑於力反曰既醉止威儀怭怭毗必反是曰既醉不知其秩
毛氏曰反反言重慎也蘇氏曰反反覆礼也幡幡失威儀也蘇氏曰幡
幡輕數也遷徙也屢數也○王氏曰僊僊軒舉之狀○毛氏
曰抑抑慎密也孔氏曰謂慎礼而密靜怭怭媟嫚也董氏曰字書以怭爲儀毛
以爲媟嫚盡爾於儀而不知礼此宜以其媟嫚終也○董氏曰秩序也○孔氏曰
此章陳幽王燕賓失禮之事賓初升筵尚溫溫然和柔
而恭敬未醉之時威儀猶能反反然重慎至於既醉幡
幡失威儀鄭氏曰賓初即筵之時能自勅戒以礼至於旅酬而小人之態出舍其本坐
遷徙他處長樂劉氏曰君臣賓主各有定位以象天地日月之居其所也今則舍其坐而迁其位是
君臣可得而乱也賓主可得而渇也數數起舞僊僊然長樂劉氏曰舞之奏各有其時非可
以屢也武公疾之又重言之云其未醉尚守威儀已醉威
儀乃怭怭然而媟嫚是曰既醉不自知其常礼昏乱無

次黄氏曰豝貴朝廷豝齒雅儒所謂不知其秩也

賓既醉止載號載呶女交反亂我籩豆屢舞僛僛起其反

是曰既醉不知其郵音尤側弁之俄五何反屢舞傞傞素多反既

醉而出並受其福醉而不出是謂伐德飲酒孔嘉維其令

儀

毛氏曰號呶號呼讙呶也孔氏曰唱叫也僛僛舞不能自正也

說文曰僛醉舞貌○王氏曰僛二傾側之貌○鄭氏曰郵過也朱氏曰郵与尤同側傾

也俄傾貌○毛氏曰傞傞不止也○鄭氏曰出猶去也王氏

孔甚令善也○蘇氏曰此章申言其乱而終誨之也

曰言人之始未嘗不治終至於乱○歐陽氏曰剌王之君臣上下飲酒

既失威儀又號呶雜乱籩豆亦無次序至於屢舞孔氏曰

醉則不自知其過矣○長樂劉氏曰但見側其弁俄然而頹矣○

孔氏曰傞起舞傞傞然又不能止○長樂劉氏曰福謂

徹俎歸胙也上下皆醉受福而歸可也○鄭氏曰賓醉

則出與主人俱有美譽醉至若此是誅伐其德也孔氏曰醉

前无失為有德既醉為愆以喪之是伐其德也○朱氏曰飲酒之所以甚美者

以其有令儀爾今若此則無復有儀矣

燕礼賓醉北面坐取其薦脯以降奏陔賓所執脯以

賜鍾人於門內霤遂出卿大夫皆出所謂既醉而出

也並受其福當取劉執中鄭康成兩說合觀之其義

乃足

凡此飲酒或醉或否既立之監或佐之史彼醉不臧不醉

反恥式勿從謂無俾大怠音泰匪言勿言匪由勿語魚據反由

醉之言俾出童羖音古三爵不識矧失忍反敢多又

毛氏曰立酒之監佐酒之史董氏曰立之監以監之佐之史以書之古之燕禮如
此○朱氏曰此史司正之屬燕禮鄉射恐有醉者失礼者立司正以監之察儀法也○式解見式
微○朱氏曰謂告也○鄭氏曰由從也○毛氏曰羖羊
不童也鄭氏曰羖羊之性牝牡有角○鄭氏曰三爵者獻也酬也酢
也○孔氏曰礼有獻酢有旅酬及无筭爵旅与无筭不止三爵而已故知三爵是獻也酬也酢也○王
氏曰凡此飲酒則非特幽王之朝而已○孔氏曰飲酒
初時或有醉者或有不醉者復設法以逼之○鄭氏曰
立監使視之又助以史使督酒欲令皆醉也○王氏曰
立監使本防人之失礼儀也不醉者正其礼儀則善也
醉者失其礼儀則不善也今反以醉者為善耻於不醉
者而強之以酒○孔氏曰不醉者監與史反耻而罰之
是使之小大盡醉卒坐皆僭狂也○朱氏曰安得從而

告之使勿至於大怠乎告之若曰所不當言者勿言所
不當從者勿語醉而妄言則當罰汝使出童羖矣設言
必無之物以恐之也孔氏曰使汝出童首无角之羖羊責其无然之物欲使息也○呂氏
曰此為飲酒者設法也為主人者用不從世俗所謂飲酒之法立監佐史无使過醉怠慢无礼又當立酒令去
非可言之言不得言非可用之語不當語若有用醉人之言則罰之以童羖女飲至三爵已
昏然無所識矣況敢又多飲乎又丁寧以戒之也王氏曰人
之齊聖飲酒溫克彼小人者三爵則已醉而无所識矣況敢多飲三爵而又不已宜其沈湎淫泆如是甚矣○
孔氏曰礼主人獻賓賓飲而又酢主人主人飲而又酌以酬賓賓則奠之而不舉則賓主皆不飲三爵矣而指
獻酬酢為三爵者言行三爵飲之時非謂人飲三爵也○長樂劉氏曰幽王飲酒必率羣衆小人男女弗間而
立監命史俾臨視巡省在會之人罔得弗醉也衆醉則淫乱邪慝雜襲漬百態具為而王用以為娛不醉則
不為百醜无以娛於王反恥而罰之俾之必醉衆皆醉矣淫乱邪慝雜襲漬无所弗至勿從謂之也或恥
而朝為矣无俾大怠者謂湎于酒荒于色悖于礼瀆于義皆民辟于厥政者常人則以為憂幽王則以為樂故

立之監戒其勿言幸其皆道而亦怠用以爲戲爲眼言勿言者醉有醉劇而才於淫醼巧于悖亂能可以言者則褻而美之人以爲樂慎勿言其非恐怩巫心而弗復請爲故云匪言勿言也其醉而善於悖亂讓拂人倫之事謂之阻中正道也匪由之人常常延納勿語于外留之以爲語王一笑之戲也有敢道及醉人之非者罰以童羖羖无童者渾之必出所以困其不能慎言也是以有不得已而亦其醉之飲者必知其非而口不敢言又恥於其身亦爲淫亂故三爵之後洋洋然昏矣醉矣腼而不知矣不識不知矣知敢多飲而又蹇哉此二句試公所以自如也幽王繼宣王至治之後未易遽失其天下其不道不如是之甚申矣豈能殺之也蓋由諸侯矣夷戎慈無有教之者是足以見其詩爲嗚呼禽獸之所弗爲而幽王爲之其滅亡乃自取之也又豈申侯所能爲哉

淳于髡說齊威王曰賜酒大王之前執法在傍御史在後秦王趙王會澠池秦王請趙王鼓瑟秦御史前書曰某年某月日秦王與趙王會飲趙王鼓瑟藺相如請秦王擊缻顧召趙御史書之曰某年某月日秦王爲趙王擊缻此古人君燕飲之制猶存於戰國者也或立之監即執法也鄉射注所謂立司正以監察儀法者也或佐之史即御史也董氏所謂佐之史以書之者也劉執中解此章雖多牽強然激夫人温柔敦厚之意然論酗酒之害深切詳明故并録之

賓之初筵五章章十四句

魚藻音早刺幽王也言萬物失其性王居鎬胡老反京將不能以自樂音洛故君子思古之武王焉 鄭氏曰萬物失其性者王政教衰陰陽不和羣生不得其所也將不能以自樂言必自是有危亡之禍○長樂劉氏曰先王之於昆蟲禽獸也網罟有制罾羅有時田獵有侯弋射有規不枉殺以戕其生不過用以存其類則其亡不曰不至矣然上有恤物之制而下無傷物之心天下至廣萬類維蕃雖欲恤而全之亦不可得恤而全之也是以先自王畿以及於八州建伯立正分帥列長尊乎道德之賢以爲司徒用鄉三物爲本有禮以格其遺有樂以興其民有政以糾其心有刑以復其本則五常者吾民之所日用也又豈有於物而不仁於是而不恤哉而王氏曰憂在天下不爲小己之樂失故謂之君

一○孔氏曰幽王之詩思古多矣皆不陳武王此獨言之者居鎬京武王爲始制王業遷鎬京故陳武王也

呂氏曰魚藻之詩與孟子所謂惟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及王制旱乾水溢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之之義同

魚在在藻有頒符云反其首王在在鎬豈苦在反樂飲酒

朱氏曰興也○藻解見采蘋○毛氏曰頒大首貌○說文曰鎬武王所都在長安西上林苑中○鄭氏曰豈亦樂也○歐陽氏曰魚在在藻者言萬物之得其性也王在在鎬者謂武王安其樂也

毛氏曰魚以依蒲藻爲得其性○孔氏曰魚何所在乎在於藻也藻是魚之常處既得其性故能肥充有頒然其大首也○長樂劉氏曰夏月之時淺水性岂[illegible]在外魚亦從之不潛于岸而在于藻也有頒其首者出游水面則露其首故見其頒大也

魚在在藻有莘所巾反其尾王在在鎬飲酒樂豈

毛氏曰莘長貌○長樂劉氏曰有莘其尾者飽滿無虞則戲於水面既升而露其首又降而露其尾莘然其長矣○李氏曰樂豈但倒其文以便韻耳

魚在在藻依于其蒲王在在鎬有那乃多反其居

鄭氏曰那安貌天下平安王無四方之虞故其居處那然安也

魚藻三章章四句

戎

采菽刺幽王也侮慢諸侯諸侯來朝直遙反不能錫命以禮數色角反徵會之而無信義君子思微而思古焉

孔氏曰周本紀曰褒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萬方故不笑幽王爲烽燧大鼓有寇至則舉烽火諸侯悉至至而無寇褒姒乃大笑幽王欲悅之數舉烽火其後不信益不至幽王之廢申后去太子申侯怒乃與繒西夷犬戎共攻幽王幽王舉烽火徵兵兵莫至遂殺幽王驪山下○長樂劉氏曰君子見其偶然必起於是故曰見微而思古焉

采菽采菽筐(音匡)之筥(音舉)之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乘證反)馬又何予之玄袞(古本反)及黼(音斧)

毛氏曰興也○鄭氏曰菽大豆也采之者采其葉以為藿三牲牛羊豕芼以藿王饗賓客有牛俎乃用鉶羹故使采之(孔氏曰公食禮云鉶芼牛藿羊苦豕薇皆有滑注云藿豆葉也苦苦荼也滑堇荁之屬是也以羹者牛取其骨體置之於俎其汁則芼之以藿調以醯醢乃盛之於鉶謂之鉶羹)○孔氏曰王肅云筐筥受所采之菜○毛氏曰君子謂諸侯也玄袞卷龍也(又曰玄袞玄衣而畫以卷龍也○孔氏曰玉藻注云龍卷畫龍於衣卷字或作袞然則以龍首卷然謂之袞龍袞是龍之狀也)○鄭氏曰及與也○朱氏曰黼如斧形刺之於裳也○劉氏曰菽薄物采以為藿然而不可不敬故或筐之或筥之況諸侯之君乎故當有以厚錫予之也(蘇氏曰采菽猶設筐筥以待之而況諸侯乎)○陳氏曰雖無予之者好之之心無已也上公九章其服用袞古之諸侯豈皆上公而有是賜哉詩人取其賜予之至厚者爾

上公之服九章玄者衣之色也袞者畫之於衣九章之第一章也黼者繡之於裳九章之第八章也玄袞及黼皆謂上公之服也

觱(音必)沸(音弗)檻(胡覽反)泉言采其芹(巨斤反)君子來朝言觀其旂(音祈)其旂淠淠(匹弊反)鸞聲嘒嘒(呼惠反)載驂(七南反)載駟(音四)君子所屆(音界)

朱氏曰興也○毛氏曰觱沸泉出貌檻泉正出也(孔氏曰釋水云檻泉正出正出涌出也李氏曰水泉從下上出曰涌泉)○鄭氏曰芹菜也可以為菹亦用待君子也周禮芹菹鴈醢○毛氏曰淠淠動也嘒嘒中節也(王氏曰嘒嘒言其聲之細聲之細則无敢馳驅故也)○蘇氏曰駕

者曰服而三之曰驂四之曰駟董氏曰兆戰驂則驂也戴駟則駟也。長

樂劉氏曰屆至也。朱氏曰觱沸檻泉則采其芹諸侯

來朝則觀其旂見其旂聞其鸞聲又見其馬則知君子

之至於是也歐陽氏曰詩但述諸侯來朝車服之盛可觀其曰君子所屆者乃言君子所至車

旂如此之盛不如鄭所說詩及序文皆無之

赤芾音弗在股音古邪似嗟反幅音福在下彼交匪紓音舒天子所予

樂音洛只音止君子天子命之樂只君子福祿申之

朱氏曰興也。毛氏曰諸侯赤芾邪幅幅偪也所以自

偪束也孔氏曰左傳曰帶裳幅舃內則亦云偪則此服名偪而已。鄭氏曰芾太古

蔽膝之象也孔氏曰易乾鑿度注云古者田漁而食因衣其皮先知蔽前後知蔽後後王易之以

布帛而猶存其蔽前者重古道不忘本冕服謂之芾其他服謂之韠以韋

爲之孔氏曰載韠俱是蔽膝之象其制則同但尊祭服異其名耳古者衣皮此存其象故知以韋爲之

韠君朱大夫素士爵韋其制上廣一尺下廣二尺長三尺其頸五

寸肩革帶博二寸脛本曰股邪幅如今行縢也孔氏曰邪纏於

足謂之邪幅說文曰縢緘也名行縢者言行而緘束之偪束其脛自足至膝故曰

在下。朱氏曰交際也。毛氏曰紓緩也。朱氏曰言

諸侯見于天子恭敬齊遬不敢紓緩也蓋因其服以起

興曰赤芾在股則邪幅在下矣彼交匪紓則天子所予

矣是以錫之命而申之以福祿也鄭氏曰天子賜之神則以福祿申重之所

謂人謀鬼謀也。董氏曰天子之命則有命爵有命服有命車其命之則路車乘馬玄衮及黼是也古者錫

命循爵祿以自其先祖廟示不敢專則以薦受命其得於神也宜矣。荀子勸學篇云君

子不傲不隱不瞽謹順其身詩曰匪交匪紓天子所予

維柞子落反之枝其葉蓬蓬步公反樂只君子殿多見反天子之

邦樂只君子萬福攸同平平婢延反左右亦是率從

鄭氏曰興也。毛氏曰蓬蓬盛貌殿鎮也孔氏曰軍行在後曰殿取
鎮重之義故曰殿鎮也平平辯治也孔氏曰堯典云平章百姓書傳作辯章則平辯義通而古
今之辯字故云平平辯治○荀子儒効篇云分不亂於上能不窮於不治辯之極也詩曰平平左右亦是率從
○朱氏曰左右諸侯之臣也○長樂劉氏曰柞之所以
有枝以衛其葉枝之所以有葉以庇其幹者皆由根本
堅固氣脉盛大俾之然也根本天子也枝葉者諸侯也
氣脉者朝廷之寵命也故葉之蓬蓬者根本氣脉之所
及然則葉之蓬蓬反以衛其根株而爲之堅固猶天子
寵錫諸侯俾之茂盛反能殿天子之邦而益朝廷之固
也故曰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君子萬福攸同○
王氏曰萬福攸同則所謂並受其福也○朱氏曰又言
其左右之臣亦從之而至此也孔氏曰服虔曰平平辯治不絕之貌則平平是

貌狀也○左傳魏絳曰詩曰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
君子萬福攸同便蕃左右亦是帥從杜預注便蕃數也言遠人相帥來服也
從爾蕃然在左右○釋文曰韓詩作便便云閑雅之貌
汎汎芳劒反楊舟紼音弗纚力馳反維之樂只君子天子葵其癸反
之樂只君子福祿膍頻尸反之優哉游哉亦是戾矣
二朱氏曰興也○毛氏曰紼繂音律也纚緌也孔氏曰釋水云紼縭維之紼繂
也縭緌也孫炎曰繂大索也李巡曰繂竹爲索所以維持舟者○郭璞曰緌繫也然則紼訓爲繂繂是大繩
則爲緌二又爲繫正謂舟之止息以組繫而維持之○釋文曰纚韓詩云筰也葵揆也膍厚也
戾至也○鄭氏曰楊木之舟浮於水上汎汎然東西無
所定得人以紼繫其緌以行之○蘇氏曰天下之諸侯
撫之則懷棄之則去亦如舟之無定耳○歐陽氏曰紼
纚維舟如天子以爵命維持諸侯爾毛氏曰明王能維持諸侯也

王氏曰君子所樂二王能以義揆之也君子事王以善而已苟王無義以揆之則誕或見信忠或見疑以是為非以非為是則君子有憂而無樂矣○丘氏曰樂只君子有功德而天子揆之又以福祿厚之也○朱氏曰於是又歎諸侯優游而至於此也（呂氏曰王以信義服諸侯優游而不迫）○

釋文曰膍毗詩作肶

采菽五章章八句

角弓父兄刺幽王也不親九族而好（呼報反）讒佞骨肉相怨故作是詩也（孔氏曰骨肉謂族親也以其父祖上世同稟血氣而生如骨肉之相附）

前漢書杜鄴曰人情恩深者其養謹愛至者其求詳夫疏而不見殊孰能無怨此棠棣角弓之詩所為作也

騂騂（息營反）角弓翩（匹然反）其反矣兄弟昏姻無胥（息徐反）遠矣

毛氏曰興也騂騂調利也（董氏曰許慎作鮮鮮角弓言用角低仰便也若作騂則訓色先儒以騂取其調利則鮮字當作騂鮮與騂同音）○朱氏曰角弓以角飾弓也（孔氏曰弓人以六材為弓謂幹角筋膠絲漆也又曰角之中恒當弓之隈杜子春云隈謂弓之淵角之中央與淵相當）翩反貌○鄭氏曰胥相也○歐陽氏曰弓之為物其體往來張之則內嚮而來弛之則外反而去○李氏曰九族我親之則附疏之則離亦如角弓翩然而反○蘇氏曰是以告之使無相遠也（鄭氏曰骨肉之親無相疏遠疏遠則以親親之望易以成怨）

爾之遠矣民胥然矣爾之教矣民胥傚矣

鄭氏曰爾幽王也胥皆也○歐陽氏曰王與骨肉如此則下民亦將傚上之所為也

此令兄弟綽綽（昌若反）有裕（羊樹反）不令兄弟交相為瘉（羊主反）

鄭氏曰令義也○毛氏曰綽綽寬也裕饒也瘉病也○朱氏曰言王化之不善此善兄弟則綽綽有裕而不變彼不善之兄弟則由此而交相病矣王氏曰此令兄弟綽綽有裕者交相愛故也不令兄弟交相為瘉者交相惡也○孔氏曰天下善人少惡人多

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

鄭氏曰良善也○朱氏曰一方彼一方也○毛氏曰爵祿也○王氏曰民喪其良心不除彼己之曲直躬自薄而厚責於人也則各相怨於一方○朱氏曰相怨者各據其一方耳若以責人之心責己愛己之心愛人使彼己之間交見而無蔽則豈有相怨者哉○王氏曰受爵不讓專利而有之也至于已斯忘怨之所歸禍之所集故也歐陽氏曰貪爭不已至於亡身也

老馬反為駒音拘不顧其後如食宜饇於據反如酌孔取

毛氏曰饇飽也○呂氏曰孔取甚取也○鄭氏曰見老人反侮慢之遇之如幼稚不自顧念後至年老人之遇己亦將然○毛氏曰已老矣而孩童慢之○孔氏曰此舉馬以喻之○朱氏曰已多而宜飽矣其酌之所取亦已甚矣

言民不知長少之義慢老而虐之父兄反聽於子弟所謂老馬反為駒也彼慢老者獨能長少而不老乎所謂不顧其後也其快意不顧如食者但知稱其饇飽之欲酌者但知多取曾不少加斟量也

毋教猱升木如塗塗附君子有徽猷小人與屬音蜀

鄭氏曰毋禁辭說文云毋止之也○毛氏曰猱猿屬陸氏草木疏曰猱獼猴也楚人謂之沐猴老者為玃長臂者為猨塗泥也附著也徽美也○鄭氏

曰屬連屬也（說文曰屬連也）○長樂劉氏曰小人之爲不善皆
其所自能不必教之也今幽王又躁薄骨肉爲不善於
上以倡之是教猱升木也小人樂於不善而王又益之
以不善之教是以塗塗附其塈且相著不可脫矣非所
以爲上之道也故陳爲上之道曰君子有徽猷小人與
屬也先王有至德要道民用和睦正其五品爲之孝友
此之謂徽猷○王氏曰君子有徽猷於此則小人與屬
於彼矣
親親長長之道乃民之良心非由外鑠也宜其與屬
而不可解也

雨（于付反）雪瀌瀌（符驕反）見晛（乃見反）曰（音越）消莫肯下（遐嫁反）遺式居婁（力住反）驕

孔氏曰瀌瀌雪盛貌（王氏曰其來之衆則瀌瀌）○毛氏曰晛日氣也（說文曰晛日光也）○蘇氏曰遺予也○釋文曰婁王肅大數也○鄭氏曰雨雪之盛瀌瀌然至日將出其氣始見則雪消釋矣○蘇氏曰雨雪之瀌瀌盛也見日而消矣王族相怨毒王苟有意綏之亦釋然解矣（呂氏曰見晛曰消謂君子有徽猷之）（雨雪之消喻小人道消也○王氏曰雨雪瀌瀌見晛曰消者譬之君子自昭明德以在民上則民之惡德消矣）今王曾莫予之居於其上而屢驕焉而何以化彼哉（屢區）（氏曰謂王不以恩意下及九族而自爲驕慠也）○董氏曰瀌韓詩作麃○釋文曰見韓詩作曣音於見反云曣見日出也曰韓詩作聿劉向同（劉向疏曰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則政日治故爲泰泰者通而治也詩云雨雪麃麃見晛聿消）

王之不肯降心下與族人者以其居於驕慢而不可移也婁驕猶所謂屢變言其驕之非一也

雨雪浮浮見晛曰流如蠻如髦（毛音）我是用憂

毛氏曰浮浮猶瀌瀌也（王氏曰積之高則浮浮○長樂劉氏曰浮浮言積之厚而浮於上也）流者流而去也蠻南蠻也髦夷髦也（孔氏曰髳西夷之别名牧誓曰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彼髳此髦音義同）○歐陽氏曰言骨肉相視如夷狄無禮義仁恩也（王氏曰粲然有文以相接驩然有恩以相愛中國之道也中國道盡則如蠻如髦矣如蠻如髦是謂大亂故我是用憂也）

一章戒王無信讒佞而遠九族二章言王苟遠之非徒王族之乖離也民皆將化之矣三章四章五章遂言民皆化之兄弟宗族始則相病已而相怨相爭奪而不止已而暴蔑其尊老而不顧俗之薄極矣皆王化之也六章復嘆世衰族薄王又從而導之猶教猱升木以塗附塗宜其易也因慨然而思上之化下速於影響道導之以惡既易如此況於有善道以化之小民其有不與焉者乎七章言風俗薄惡宗族乖離其勢雖如雨雪瀌瀌之可畏王苟燕於親則洗然如雪之見日羣懟衆怨無復存矣奈何其不肯降心而式居婁驕也惟其驕所以不降惟其不降所以九族不親惟其九族不親所以天下化之驕者其病本也八章申言雨雪浮浮見晛曰流其易消如此奈何王方且視宗族如髦蠻而不之顧則浮浮之雪豈有消流之望乎詩人之所憂也

角弓八章章四句

菀（音鬱）柳刺幽王也暴虐無親而刑罰不中（丁仲反）諸侯皆不欲朝（直遥反）言王者之不可朝事也

有菀者柳不尚息焉上帝甚蹈(徒到反)無自暱焉俾予靖之後予極焉

毛氏曰菀茂木也○鄭氏曰尚庶幾也○孔氏曰王肅孫毓皆以上帝為斥王○毛氏曰蹈動也暱近也○歐陽氏曰靖安也○蘇氏曰君子之頓疷於王譬如行道之人無不庶幾息於茂柳者○孔氏曰王其心變動不恒(王氏曰但謂上帝甚蹈者不敢斥言幽王之惡)諸侯相戒無往親近之必將得罪(王氏曰幽王暴虐其蹈人甚矣則人皆欲自遠無欲自暱也)○陳氏曰且俾我安之以待其改惡從善而後我至焉言朝王也

有菀者柳不尚愒(欺例反)焉上帝甚蹈無自瘵(側界反)焉俾予靖之後予邁焉

毛氏曰愒息也(王氏曰愒小息也)瘵病也○李氏曰邁往也宜王之時諸侯之朝猶曰我友敬矣讒言其興今幽王暴虐如此則諸侯之朝其速禍也宜矣○歐陽氏曰後予邁焉謂待其可往朝則往焉

有鳥高飛亦傅(音附)于天彼人之心于何其臻曷予靖之居以凶矜

鄭氏曰傅臻皆至也彼人斥幽王也鳥之高飛極至於天耳幽王之心於何所至乎言其轉側無常人不知其所屆(王氏曰有鳥高飛亦傅于天者尚有所極也彼人之心于何其臻者其難知甚矣)

前二章猶欲靖以待幽王之改然後往朝此章言幽王之心不可測度不知其悛改之期也故嘆曰曷為予靖以待之乎幽王方且自居以凶暴驕矜其惡曰熾也於是乎絕意於王室矣居以凶矜即角弓所謂

式居婁驕也傳說告高宗曰惟厥攸居政事惟醇自古聖賢之論治亂每言夫居焉

菀柳三章章六句

桑扈之什十篇四十三章三百八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二十三

呂氏家塾讀詩記

自二十四至二十六

五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二十四

都人士之什

都人士周人刺衣服無常也古者長張丈反民衣服不貳音二從七容反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歸壹傷今不復扶又反見古人也鄭氏曰服謂冠弁衣裳也長民謂凡在民上倡率者也變易無常謂之貳從容謂休燕也休燕猶有常則朝夕明矣○孔氏曰在上衣服有常能使民德歸一抑抑威儀維德之隅由德行有常故服不變○長樂劉氏曰先王之於萬物育之必有其道取之必有其時用之必有其制然後民彙之微各得正其性命也故其威天下之以也必有禮以節其尊卑必有樂以固其分義必有政以一其俗爲必有刑以禦其法守民之用於萬物也皆有常數不敢過也不敢不及也上以是率於下下以是事於上而不如是無以齊其自也故曰古者長民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歸壹先王之治於斯爲至矣然則衰世壞常雖則未儀有以見民德之歸壹也

董氏曰緇衣公孫尼子作也其書曰長民者衣服不貳

從容有常以齊其[illegible]雜出於古

言也
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下孟反歸于周
萬民所望音亡
毛氏曰彼彼明主也○鄭氏曰城郭之域曰都孔氏曰都者邑
之處○宋氏曰都邑鄭也○呂氏曰都人士者即喪服傳所謂都
邑之士所以別野人也○朱氏曰黃黃狐裘色也玉藻曰君
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士不衣狐白君子狐青裘豹褎玄綃衣以裼之狐裘黃衣以裼之注云君衣狐白毛之
裘士不衣狐白辟君也君子大夫士也孔子同黃衣狐裘○孔氏曰狐之黃者黃狐之衣非貴服也不
改有常也章文章也○鄭氏曰于於也○毛氏曰周忠
信也陳氏曰周鎬京也○鄭氏曰古明王時都人士冬則衣狐
裘黃黃然其容貌既有常言語又有法度文章○在民
曰不惟衣服容貌言語之有常其所行之行又歸於忠
信表裏如一故爲下民所仰望而取法也○孔氏曰都
邑之士近政化有道先被其德無道先化其淫此時奢
淫巧僞都邑尤甚故舉古以駮今也○左傳襄十四年
楚子囊卒君子謂子囊忠忠民之望也詩曰行歸于周
萬民所望忠也服虔注云逸詩也孔氏曰緇衣注言此章毛氏有之三家則
亡今韓詩實無此首章時三家列於學官毛詩不得立故服以爲逸也
彼都人士臺笠音立緇側基反撮七活反彼君子女綢直留反直如
髮我不見兮我心不說音悅
鄭氏曰臺夫須也臺或草木疏云舊說夫須莎草也可以爲蓑笠以臺皮爲笠
孔氏曰笠大禦暑因可以禦雨郊特牲曰大羅氏天子之掌鳥獸者諸侯貢屬焉草笠而至尊野服也前漢則
冬所衣此笠則夏所用○毛氏曰緇撮緇布冠也○朱氏曰其制
小僅可撮其髻也孔氏曰布冠制小故言撮是宗爲大庭則有制度不得言撮○

呂氏曰君子女者貴人之子所以別民女也○毛氏曰綢直密直如髮也○張氏曰都人士始論長民者次論都人之士女一章言長民者故不言女二章以下統言男女也○呂氏曰禮不下於庶人則長民者所齊野人有不與也○王氏曰臺笠緇撮在野與衆皆作之服也綢直如髮則其德性之善也鄭氏曰其情性密緻操行正直如髮之本末無隆殺也○鄭氏曰疾時皆奢淫我不復見今士女之然者心思之而憂也

彼都人士充耳琇實琇音秀彼君子女謂之尹吉我不見兮我心苑結苑於粉反

毛氏曰琇美石也○孔氏曰王肅云以美石為瑱塞實其耳○朱氏曰尹吉未詳鄭氏曰吉讀為姞尹氏姞氏周室昏姻之舊姓也人見都人之家女咸謂之尹氏姞氏之女言有禮法○孔氏曰常武曰王謂尹氏春秋昭二十三年尹氏立王子朝世為公卿周之舊族也韓奕云為韓姞相攸言汾王之甥左傳鄭石癸曰姞吉人也后稷之元妃也是姞與周室為昏姻也既世貴舊姓昏連於王室家風不替故見都人之女有禮法者謂之尹吉也○李氏曰周之所謂尹吉如晉之所謂王謝也○鄭氏曰苑猶屈也積也○孔氏曰我今不見古之士女德服如是我心為之苑結

彼都人士垂帶而厲彼君子女卷音權髮如蠆勑邁反我不見兮言從之邁

毛氏曰厲帶之垂者孔氏曰厲垂帶之貌禮大帶垂三尺○王氏曰厲大帶也○鄭氏曰蠆螫蟲也說文曰長尾為蠆短尾為蠍尾末揵其言反舉也然似婦人髮末曲上卷然者也孔氏曰髮則傍短髮不可斂則因曲以為飾邁行也○王氏曰是不可得見也得見則我從之邁也朱氏曰思之甚也○釋文帶[illegible]帶云士女亦作[illegible]

匪伊垂之帶則有餘匪伊卷之髮則有旟[旟音餘]我不見兮云何盱[喜俱反]矣

鄭氏曰伊辭也盱病也[朱氏曰盱望也]○蘇鄭氏曰帶由其自然而垂之[董氏曰大帶垂三尺則帶自有餘矣]髮由其自揚而卷之言古之爲容者亦從其自然而非強之也[朱氏曰言其自然美不假修飾也]○

鄭氏曰思之甚云何乎我今已病矣

都人士五章章六句

采綠刺怨曠也幽王之時多怨曠者也[王氏曰明盛之朝外無曠夫內無怨女今幽王之時有此故賦采綠之詩以刺焉○長樂劉氏曰周襲商制王畿之外疆天下爲八州州建牧以統七卒也卒建正以統三連也連建帥以統兩屬也屬建長以統五國國建侯以統其民而所以教之者三焉教之以足其衣食也教之以文以明乎道藝也教之以武以防其禍亂也國有不順則正之以屬屬有弗制則正之以卒卒有弗制則正之以州州有弗制然後大司馬攝六軍起鄰牧正之以九伐之法則王者之師未有踰時而在外者故男無[illegible]久役女無怨曠也幽王失道諸侯不朝九伐之法猶存而大司馬不能呼吸天下州牧卒正連帥屬長不能正其所部而御遂之兵久戍于外過期不返與古異矣]

終朝采綠不盈一匊[弓六反]予髮曲局[其玉反]薄言歸沐

毛氏曰興也自旦及食時爲終朝○鄭氏曰綠王芻也[爾雅曰菉王芻郭璞云菉蓐也今呼鴟脚莎○董氏曰楚辭曰資菉葹以盈室王逸云終朝采菉今改鄭氏說以爲王芻則當逸時字爲菉矣]○毛氏曰兩手曰匊局卷也○李氏曰薄辭也○鄭氏曰綠易得之菜也終朝采之而不滿手怨曠之深憂思不專於事○毛氏曰予髮曲局言歸沐婦人夫不在則不容飾○朱氏曰沐蓋以待君子之歸也[蘇氏曰予髮曲局矣庶幾君子之歸而沐之]

終朝采藍[盧談反]不盈一襜[昌占反]五日爲期六日不詹[音瞻]

鄭氏曰藍染草也[[illegible]日當何以染青月[illegible]憂無以藍以染]○毛氏曰衣

蔽前謂之襜（孔氏曰襜蔽前[illegible]）○朱氏曰襜與幨同五

日為期去時之約[illegible]六日不詹過則而不見也（長樂劉氏曰[illegible]

論於期猶未詹見也六日不詹未久也尚且望而憂之又況於違久而弗歸耶）○後漢書劉珍

上疏曰天地之性陰陽正紀隔絶其道則水旱為并詩

云五日為期六日不詹怨曠作歌仲尼所録

之子于狩（尺救反）言韔（勑亮反）其弓之子于釣（音弔）言綸之繩

鄭氏曰之子謂其君子也于往也○孔氏曰韔謂射訖

弛弓納于韔中也○鄭氏曰綸釣繳也（孔氏曰釋言云綸繳也則綸是

繩名說文云繳生絲縷也則釣與弋射其繩皆生絲為之弋是繫繩於矢而射謂之繳射則釣繳者謂繫繩於

釣竿也言綸之繩謂與之作繩此猶今人接紩謂之繩紩也）○丘氏曰言是子往狩

我則為之納弓于韔中往釣我則為之緡繩于竿今遠

行從役久而不歸思其如此而不可得也（陳氏曰此皆餘也想象其

居家時所有之事而怨也○朱氏曰望之切憂之之深也）

其釣維何維魴（音防）及鱮（音敘）維魴及鱮薄言觀（古玩反）者

孔氏曰上章兼有待此偏言釣者因上章釣文在下接

而中之○董氏曰維魴及鱮薄言觀者言其得魚之多

使觀者樂也○丘氏曰君子善釣如此今久而不歸故

思而述之也○釋文曰觀韓詩作覩

采綠四章章四句

黍苗刺幽王也不能膏（古報反）潤天下卿士不能行召（上照反）

伯之職焉（鄭氏曰陳宣王之德召伯之功以刺幽王及其羣臣○孔氏曰嵩高言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

又曰因是謝人與四章肅肅謝功相當故知宣王之時）

芃芃（蒲東反）黍苗陰雨膏之悠悠南行召伯勞（力報反）之

毛氏曰興也芃芃[illegible]貌悠悠行貌○蘇氏曰宣王[illegible]

申伯于謝使召公[illegible]之召公之勞行者猶陰雨之膏
黍苗言今不能而思[illegible]也鄭氏曰召伯將徒役南行衆多悠悠然召伯則勞來勸說以先之
我任音壬我輦力展反我車我牛我行既集蓋云歸哉
毛氏曰任者鄭氏曰有負任者○孔氏曰謂器物人所負持輦者鄭氏曰有挽輦者○孔氏曰輦車人挽以行車者鄭氏曰有將車者○孔氏曰此轉運載任則是大車以駕牛者也牛者鄭氏曰有牽傍牛者傍薄浪反○孔氏曰罪隸云凡封國若家牛助爲牽傍鄭司農云凡封國若家謂建諸侯立大夫家也玄謂牛助國以牛助轉徙也罪隸之在前曰牽在傍曰傍此營謝即封國也宜使罪隸牽傍其牛也上文既云將車者謂車中有牛而將之下文又云牽傍牛者此牛在轅之外不在轅中故別牽傍之地官牛人云凡軍旅行役共其兵車之牛與其牽傍以載公任器注云牽傍在轅外挽牛不與將車同也
鄭氏曰集猶成也○丘氏曰蓋不定之辭也孔氏曰蓋者爲疑辭亦爲發端孝經諸言蓋者皆示不敢專決禮記禮器云蓋道求而未之得也檀弓云蓋有受我而厚之是發端

也○王氏曰召伯之遇役夫如此○丘氏曰召伯知其勞苦憂思故皆憂呼而諭之曰我負任者我輓輦者我將車者我牽傍車者俟我南行之功已集蓋云歸哉謂解之使說也
我徒我御我師我旅我行既集蓋云歸處
毛氏曰徒行者御車者鄭氏曰士卒有步行者有御兵車者師者旅者鄭氏曰五百人爲旅五旅爲師春秋傳曰諸侯之制君行師從卿行旅從○孔氏曰旅屬於師徒行御車乃是師旅之人別而言之歷數以類上章也○王氏曰召伯之遇征夫如此
肅肅謝功召伯營之烈烈征師召伯成之
鄭氏曰肅肅嚴正之貌○毛氏曰謝邑也後漢志南陽郡宛縣本申伯國棘陽縣東北百里有謝城○朱氏曰謝功謝邑之事也○鄭氏曰營治也烈烈威武[illegible]行也○王氏曰召伯營謝功之

肅成征師之威定[illegible]之[illegible]平淮夷故也

原隰既平泉流既清召伯有成王心則寧

原隰解見皇皇者華○毛氏曰土治曰平水治曰清○鄭氏曰召伯營謝邑相其原隰之宜通其泉水之利此功既成宣王之心則安也（王氏曰原隰既平則疆其土田故也泉流既清則理其溝洫故也）

天子子萬姓者也大臣慮四方者也方伯分一面者也申伯之體勢不重則無以鎮定南服召穆公身為卿士豈得辭其憂責哉宣王雖深居九重宵旰之慮固未嘗一日忘之也必待召公告厥成功而王心始寧焉此真知職分者也彼憂幽王近不能察犬戎之禍以復宗周何暇經略江淮之間乎此詩人所以思古也

黍苗五章章四句

隰桑刺幽王也小人在位君子在野思見君子盡心以事之

隰桑有阿其葉有難（乃多反）既見君子其樂如何（樂音洛）

毛氏曰興也○孔氏曰下濕曰隰桑宜在濕潤之所隰之近畔生桑以今驗之實然也○毛氏曰阿然美貌難然盛貌○鄭氏曰隰中之桑枝條阿阿然長美其葉又茂盛（孔氏曰阿那是枝條柔弱之狀）○朱氏曰隰桑有阿則其葉有難矣既見君子則其樂如何哉

隰桑有阿其葉有沃（[illegible]）既見君子云何不樂

長樂劉氏曰沃謂[illegible]光潤如膏之沃也（毛氏曰沃柔也）

隰桑有阿其葉有幽　既見君子德音孔膠音交

毛氏曰幽黑色也　朱氏曰難為葉之茂沃言葉之柔幽長美之色言桑葉茂盛而柔軟則其色與黑故三章各言其一也　樂則氏曰黑者光大則衆幽然也○長膠固也○王氏曰德音孔膠者其德音之所以人附離之甚固也

是詩三以隰桑爲興皆形容樂見賢者之精神情意也

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鄭氏曰遐遠也○朱氏曰遐与何同表記作瑕○鄭氏注曰瑕之言胡也○朱氏曰謂猶告也　表記引遐不謂注謂猶告也○丘氏曰詩人自道其愛賢之意○李氏曰我心誠愛君子雖遠在野豈不能告之之哉　左傳鄭伯享趙孟子產賦隰桑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注以趙武欲子產之見規誨○董氏曰中心藏之結於心也○李氏曰何日忘之思賢者之心無日而已也　王氏曰亦雅所謂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賢者宜有以告衆人衆人固無以告賢者也是詩方思賢者亦遠欲謂之何其犯分踰等歟蓋慕用之極與賢者爲一體思竭吾忠愛以裨補之其中其否有所不知也

隰桑四章章四句

白華音花周人刺幽后也幽王取申女以爲后又得褒姒而黜申后故下國化之以妾爲妻以孽代宗而王弗能治周人爲之作是詩也　鄭氏曰申姜姓之國也褒姒褒人所入之女姒其字也是謂幽后孽支庶也宗適子也王不能治己不正故也○孔氏曰褒國姒姓言姒其字者婦人因姓爲字也孽者蘗也樹木斬而復生謂之蘗以適子比幹庶子比支蘗孟子曰無易樹子玉藻云公子曰臣孽注云孽當爲枿是適子比樹本庶子比支蘗也適子當爲宗庶子之孽宗故稱宗也

程氏曰詩以刺王夫人說作序自下國化之以下言當時事如此詩中所不及也詩大意刺王專寵失上下之分

白華菅音姦兮白茅束兮之子之遠俾我獨兮

毛氏曰興也白華野菅也已漚為菅〈孔氏曰釋草云舍〻曰白華一名野菅漚之柔韌異其名謂之為菅因謂在野未漚者為野菅耳〉○孔氏曰刈白華已漚以為菅又取白茅纏束之○鄭氏曰之子斥幽王也俾使也○陳氏曰我申后也○程氏曰白華則漚以為菅白茅則用之裹束物之美惡其用各有其所與尊卑上下各有其分〈王氏曰菅譬則后也茅譬則妾也〉今王亂貴賤之序而[illegible]遠我俾我窮獨失所也

英〻白雲露彼菅茅天步艱難之子不猶

毛氏曰英英白雲貌露亦有雲言天地之氣無微不著無不覆養〈孔氏曰以今觀之有雲則無露無雲乃有露言露亦有雲者露雲氣微不映月不得如雨之雲耳非無雲也若雲露濁露霧合則清旦為昏亦是露之雲也〉●陳氏曰雲為質而露為澤○程氏曰天步時運也〈毛氏曰步行也〉猶如也〈張氏曰猶似也鄭氏曰猶圖也〉○天之道雲蒸露降則菅茅皆被其潤王如以道則嫡妾當均被其寵今天運艱難而之子不猶是道也〈張氏曰英英白雲且均露以菅茅何天步艱難而之子不若是乎〉

滮符彪反池北流浸子鴆反彼稻田嘯歌傷懷念彼碩人

毛氏曰滮流貌○孔氏曰言其北流是目所觀〈鄭氏曰豐鎬之間水北流〉○立氏曰碩人謂幽王也○程氏曰小水微流尚能浸溉稻田王之崇高尊大而反不能通流其寵澤念此所以嘯歌而傷懷也○說文曰滮水流貌詩曰滮沱

北流徐鍇曰池沱之沱通用此字今別作池非是徒何反
樵徂焦反彼桑薪卬五郎反烘火東反于煁市林反維彼碩人實勞
我心
孔氏曰樵者薪之一名樵彼桑薪猶言薪是穫薪也少儀云抱
樵注云束樵曰樵○毛氏曰桑薪宜以養人者也卬我也烘燎
也煁烓竈也孔氏曰烓者無釜之竈其上燃火謂之烘本爲此竈止以燃火照物若今之火爐也
○郭璞曰今之三隅竈也烓音恚○歐陽氏曰樵彼桑薪卬烘于煁者
物失其所也桑薪宜爨烹飪而爲燎燭棄妻自傷失職
也鄭氏曰人之樵取彼桑薪宜以炊饔饎之爨以養食人桑薪薪之善者也我反以燎於烓竈用炤事物而
已○蘇氏曰譬如申后之賢不獲偶王而棄之於外也○程氏曰興王之捨嫡后
之尊而專寵於嬖人也維彼王之崇大而所爲如是所
以勞傷我心言之子者直謂是人也言碩人者言其居

尊大之位而所爲如是也
鼓鍾于宮聲聞于外聞音問念子懆懆七感反視我邁邁
説文曰懆愁不申也亦作慘慘朱氏曰懆懆憂貌○王氏曰邁
邁然遠我而不顧也歐陽氏曰邁逝也○毛氏曰邁邁不説也○毛氏曰有
諸宮中必形見於外○丘氏曰如幽王心寵褒姒而聲
宮必見于外不可掩也念幽王寵褒姒而遠我則甞懆
然而憂思幽王視我則愈邁邁然而疎遠也程氏曰此章自傷其
誠意之不能動王也懆懆然憂戚而曾不感動視我邁邁而去○朱氏曰鼓鍾于宮聲聞于外矣念子懆懆而
反視我邁邁何哉○釋文曰邁韓詩及説文竝作怖孚吠反韓詩
云意不説好詩云不能説也
有鶖音秋在梁有鶴呼各反在林維彼碩人實勞我心
毛氏曰鶖禿鶖也鄭氏曰鶖之性貪○孔氏曰梁魚梁也○蘇

氏曰鶖鶴皆以魚爲食然鶴之於鶖清濁則有間矣今鶖在梁而鶴在林鶖則飽而鶴則飢矣幽王進褒姒而黜申后譬之如養鶖而棄鶴也○歐陽氏曰詩言二物皆非其所適如妾不宜居正位而妻不宜被遠棄也○程氏曰今王使我不得其所是以傷心

鴛鴦在梁戢其左翼之子無良二三其德

鄭氏曰戢斂也斂左翼者謂右掩左也鳥之雌雄不可別者以翼右掩左雄左掩右雌○王氏曰鴛鴦能好其匹於止得其所止雌雄相從不失其性也之子無良二三其德者幽王無良不一其德鴛鴦之不如也

有扁邊顯反斯石履之卑兮之子之遠俾我疷都礼反兮

毛氏曰扁乘石貌王乘車履石鄭氏曰隸僕云王行則洗乘石鄭司農云乘石所登上車之石也○蘇氏曰扁卑貌疷病也○蘇氏曰石之施於履者乘石也石之扁然下者可施於履之卑而不可施於貴猶如人之賤者可以爲妾而不可以爲后言物各有所施之不可改也陳氏曰扁然之石可履以乘車其質任不過於此今王以卑人而加之上位而遠棄申女何也○歐陽氏曰棄妻指此石常在人下如妾止當在下爾今之子遠我而進彼使我病也李氏曰此詩大抵與綠衣相類綠衣之詩專以綠衣取譬此詩則多取譬喻雖不同而發明嫡妾之分則一也

白華八章章四句

緜面延反蠻微臣刺亂也大臣不用仁心遺忘微賤不肯飲於鴆反食音嗣教載之故作是詩也鄭氏曰幽王之時國亂礼廢恩薄大不念小尊不恤賤故本其亂而刺之

程氏曰詩序必是同時所作然亦有後人增者如緜蠻序不肯飲食教載之但見詩中云飲之食之教之誨之

命彼後車謂之載之即云教載絕不成語也

緜緜黃鳥止于丘阿道之云遠我勞如何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毛氏曰興也緜蠻小鳥貌（長樂劉氏曰緜蠻聲也）丘阿曲阿也（孔氏曰釋丘云非人為之丘李巡曰謂非人力所為自然生為丘也卷阿云有卷者阿知丘阿是丘之曲中也）○朱氏曰後車副車也（鄭氏曰後車倅車也○孔氏曰夏官戎僕掌倅車之政道僕掌貳車之政田僕掌佐車之政是朝祀之副曰貳兵戎之副曰倅田獵之副曰佐）○鄭氏曰小鳥知止於丘之曲阿靜安之處而託息焉喻小臣擇卿大夫有仁厚之德者而依屬焉○王氏曰道之云遠我勞如何則大臣我微賤者也我者內之也（孔氏曰古者卿大夫出行士為末介聘禮及聘義皆言士為紹擯）○陳氏曰飲食以慰藉之而日受其教誨（孔氏曰教誨雖於人無貴而無仁心亦不肯也故論語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是不愛則不誨）也又命後車以載之（鄭氏曰車敗則命後車以載之○孔氏曰從行遠道不應初即無車故言車敗則載之）此大臣之所當施於從行小臣之事也（蘇氏曰黃鳥之止於丘飛行飲食無不託焉而丘未嘗有厭微臣附於公卿使於外奈何曾不飲食教載之哉）

緜蠻黃鳥止于丘隅豈敢憚（徒旦反）行畏不能趨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鄭氏曰丘隅丘角也憚難也○王氏曰趨疾行也○李氏曰非敢憚行也但恐其疲勞不能疾趨耳○大學詩云緡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

緜蠻黃鳥止于丘側豈敢憚行畏不能極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鄭氏曰丘側丘傍也極至也○李氏曰國語云齊朝駕

則夕極于魯國極之爲言至也非敢憚行但恐不能至
其所也
緜蠻三章章八句
瓠葉大夫刺幽王也上棄禮而不能行雖有牲牢
饔餼不肯用也故思古之人不以微薄廢禮
焉
瓠 戶故反 牢 老刀反 饔 於恭反 餼 許氣反
鄭氏曰牛羊豕爲牲繫養者曰牢熟曰饔腥曰餼生曰牽○孔氏曰公劉云執豕于牢地官充人掌繫祭祀之牲牷祀五帝則繫于牢芻之三月牛羊者牲所居之處故繫養者爲牢也亨人掌外內饔之爨亨煮肉之名故熟曰饔也左氏曰餼牽竭矣餼與牽相對牲可牽行餼是已殺○李氏曰幽王之爲人也必其所愛者小所廢者大頍弁之詩曰有頍者弁實爲伊何爾酒既旨爾殽既嘉言有酒之旨有殽之嘉者何爲不用之以宴同姓同姓之親而酒殽之美猶不肯用則於賓客乎有牲牢饔餼而不肯用乃其宜也
幡幡瓠葉采之亨之君子有酒酌言嘗之
幡 孚煩反
毛氏曰幡幡瓠葉貌○鄭氏曰亨熟也熟瓠葉者以爲飲酒之菹也 李氏曰瓠葉新生可以爲菹也 ○王氏曰嘗其旨否然後行獻酬之禮○杜氏左傳注曰古人不以微薄廢禮雖瓠葉兔首猶與賓客享之○蘇氏曰傷今幽王雖有牲牢饔餼而不肯用也
有兔斯首炮之燔之君子有酒酌言獻之
兔 他故反 炮 白交反 燔 音煩
孔氏曰斯此也○蘇氏曰有兔斯首言一兔也 李氏曰兔以首言猶魚以尾言也 ○毛氏曰炮加火曰燔○鄭氏曰炮之燔之者將以爲飲酒之羞也○蘇氏曰獻主人酌賓也
有兔斯首燔之炙之君子有酒酌言酢之
炙 音隻 酢 才洛反
毛氏曰炕火曰炙 孔氏曰炕舉也謂以物貫之而舉於火上以炙之○鄭氏曰凡治兔之宜鮮者毛炮之柔者炙之乾者燔之○毛氏曰酢報也鄭氏曰報者賓既卒爵洗而酌主人也
有兔斯首燔之炮之君子有酒酌言醻之
醻 市周反

毛氏曰醻道飲也孔氏曰醻者飲以酬賓而自飲以道之也宰醻之初其實飲訖進酒於賓乃謂之醻也

瓠葉四章章四句

漸漸士銜反之石下國刺幽王也戎狄叛之荊舒不至乃命
將率所類反東征役久病於外故作是詩也鄭氏曰荊謂楚舒舒鳩舒鄝舒庸之屬○孔氏曰殷武曰維汝荊楚已并言之是楚之稱荊亦已久矣傳有舒鳩舒鄝舒庸又有舒龍謂之羣舒

漸漸之石維其高矣山川悠遠維其勞矣武人東征不皇
朝直遙反矣

毛氏曰漸漸山石高峻釋文曰漸漸亦作嶄嶄○鄭氏曰武人謂
將帥也○朱氏曰皇暇也○孔氏曰王肅云言遠征戎
狄戍役不息乃更漸漸之高石長遠之山川維其勞苦
也○長樂劉氏曰漸漸之石維其高矣者謂所歷之路石皆巉巖剝傷人之足害馬之蹄不可以跋履也不獨嶄嶄而已其高峻峭拔非攀緣則不可以登今五谿之路莫不如此也山川悠遠維其勞矣者其山窮者川斷之也其川盡者山間之也重重相間遠不可極不曰悠遠乎○孔氏曰鄭氏箋以勞為勞勞廣闊字當從遼遼之遼而作勞字者以古之字少多相假借詩又是口之詠歌不專以竹帛相授音既相近故遂用之此字義自得通故不言也當作遼也○歐陽氏曰武人東征不皇朝矣者謂久處
于外不得朝見天子也長樂劉氏曰困之陟降之勞疹以山嵐之氣既病且死莫保生還故不皇言於朝覲也

解經不必改字鄭氏以勞為遼非也然孔氏之說讀
詩者所當知

漸漸之石維其卒在律反矣山川悠遠曷其沒矣武人東征
不皇出矣

鄭氏曰卒者崔嵬也謂山巔之末也曷何也○毛氏曰
沒盡也○孔氏曰言所登歷何時可盡徧也○歐陽氏

曰不皇出矣謂深入險阻之地將不得出也

有豕白蹢蹢音的烝之丞反涉波矣月離于畢俾滂普郎反沱徒何反

矣武人東征不皇他矣

毛氏曰豕豬也蹢蹄也孔氏曰釋畜云四蹢皆白豥駭者躁疾之言白蹢名之爲駭是躁疾於餘豕○爾雅曰豥與駭字異義同○長樂劉氏曰中國有豕純黑爲常南蠻有豕無非白蹢也謂四足連脐皆白將久雨則豕進涉水波張氏曰豕之負塗曳泥其常性也今其足皆白涉波而去水患之多可知矣○孔氏曰離歷也○朱氏曰畢星名○毛氏曰月離陰星則雨孔氏曰畢爲月所離而雨是陰雨之星故謂之陰星洪範曰星有好風星有好雨好風者箕也好雨者畢也鄭氏洪範注曰風土也爲木妃雨木也爲金妃故星好焉推此而往南宮好陽北宮好燠中宮四季好寒也是由己所克而得其妃從其妃之所好故也箕東宮宿也畢西宮宿也

○歐陽氏曰豕涉波而月離畢將雨之驗也謂征役者在險阻之中惟雨是憂不皇及他也履險遇雨征行所尤苦故以爲言長樂劉氏曰記征夫遠行之所見也深入蠻夷之域爲山川之所困雨水之所漸戰敵未捷病役相仍救其生命之不暇何暇及於他事哉

長樂劉氏之說其辭切而哀若作於熙寧安南敗事之前則既其文而未既其實深可懼也若作於熙寧安南敗事之後則三折肱知爲良醫深可信也雖未知其爲何時要皆有益於學者故特録之

漸漸之石三章章六句

苕音條之華華音花大夫閔時也幽王之時西戎東夷交侵中國師旅並起因之以饑饉君子閔周室之將亡傷己逢之故作是詩也

陳氏曰此詩其辭簡其情哀周室將亡不可救矣詩人傷之而已

苕之華芸（音云）其黃矣心之憂矣維其傷矣

毛氏曰興也苕陵苕也將落則黃（孔氏曰釋草云苕陵苕黃華蔈白華茇舍人曰黃華名蔈白華名茇陸璣疏云一名鼠尾生下濕水中七八月中華紫似今紫草葉可染皂煑以沐髮即黑如釋草之文則苕華本自有黃有白而箋云陵苕之華紫赤而繁蓋就紫色之中有黃紫白紫耳及其將落則全變而黃）○蘇氏曰言周室之衰如是華也

苕之華其葉青青（子零反）知我如此不如無生

毛氏曰華落葉青青然（蘇氏曰言華已盡矣徒見其葉耳）○丘氏曰詩人言知我所遇之世如此不如不生之愈也

牂（子桑反）羊墳（扶云反）首三星在罶（音柳）人可以食鮮（息淺反）可以飽

毛氏曰牂羊牝羊也（孔氏曰釋畜云羊牡羒牝牂故知牂羊牝羊也）墳大也○鄭氏曰三星心星也○毛氏曰罶曲梁也寡婦之笱也○莆田鄭氏曰牝羊首小今也羸瘠反首大而身小（王氏曰牝羊則首大牂羊則首小）牂羊而墳首心星而照罶皆不久也（毛氏曰三星在罶言不可久也○鄭氏曰如心星之光耀見於魚笱之中其去須臾也○董氏曰心出在明堂者正至於將沒而望於魚笱之中其可久乎）此以興死亡將至也○陳氏曰人可以食鮮可以飽言苟且一食無望其餘也（朱子曰罶中無魚而水靜但見三星之光而已言饑饉之餘百物彫耗如此苟且得食足矣豈可以望其飽哉）

苕之華三章章四句

何草不黃下國刺幽王也四夷交侵中國背（音佩）叛用兵不止視民如禽獸君子憂之故作此詩也

李氏曰文王之於民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其民無不得其所矣而猶視之如傷此周之所以興也幽王之時兵革不息征伐不休民之愁苦甚矣而

幽王曾不之恤視民如禽獸此周之所以亡也興亡之鑒豈遠乎哉

何草不黃何日不行何人不將經營四方

丘氏曰將亦行也○鄭氏曰用兵不息軍旅自歲始草生而出至歲晚矣何草而不黃乎言草皆黃也孔氏曰氣則時經寒熱物則華變死生日月長久征行不息是其所以怨也○王氏曰無草而不黃則歲暮矣人可以休息之時也於是之間將率何日不行乎言常行勞苦之甚○毛氏曰何人不將言萬民無不從役孔氏曰言萬民何人而不爲將率所將之以經營四方乎

何草不玄何人不矜古頑反哀我征夫獨爲匪民

鄭氏曰玄赤黑色始春之時草芽孽者將生必玄長樂劉氏曰草之黃者則又黑腐且將再生無妻曰矜孔氏曰矜與鰥古今字從役者皆過時不得歸故謂之矜古者師出不踰時所以厚民之性也今則草玄至於黃此豈非民乎王氏曰草既黃而死矣歲暮之時死而復生其色既玄則又改歲矣○朱氏曰言從役過時而不得歸失其室家之樂也哀我征夫豈獨爲非民哉○董氏曰韓詩作何人不鰥

匪兕徐履反匪虎率彼曠野哀我征夫朝夕不暇

毛氏曰兕虎野獸也○孔氏曰率循也○毛氏曰曠空也○朱氏曰言征夫非兕非虎何爲使之循曠野而朝夕不得閑暇也孔氏曰役夫若是野獸可常在外今非是兕非是虎何爲常循彼空野之中與兕虎禽獸無異乎

有芃薄紅反者狐率彼幽草有棧士板反之車行彼周道

丘氏曰芃毛尾長貌○毛氏曰棧車役車也孔氏曰巾車士乘棧車庶人乘役車此有棧是車之狀非士所乘之棧名也○孔氏曰狐本是草木之

獸人非禽獸何爲行彼周道之上常在外野與狐在[illegible]
草乎

何草不黃四章章四句

都人士之什十篇四十三章二百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二十四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二十五

正大雅

説已見正小雅

文王之什

文王 文王受命作周也 歐陽氏曰周自上世以來積功累作至於文王威德並著周國自此盛大至武王因之遂伐紂滅商而有天下然以盛德爲天所相而興周者自文王始也其義如此而已故序但言受命作周不言受命稱王也○游氏曰君臣之分由天地尊卑紂在上而文王稱王是二天子也服事商之道固如是耶書所謂九年大統未集者後世以虞芮質成爲文王受命之始故也觀武王於泰誓三篇稱文王爲文考至武成而柴望然後稱文考爲文王則可知矣孰謂至德如文王一言一動順帝之則乃盜虛名而拂天理乎

張氏曰文王之於天下都無所與惟正已而已後世多疑文王行善以傾紂之天下正猶曹丕語禪讓之事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觀文王一篇使知文王之德性[illegible]

王之德業固美更得詩人能道之朱氏曰文王之德業固美矣詩人所以稱述之者又極形容之妙是以其綷光粹學者於此而深味焉則凡其德性之蘊皆可見矣

按呂氏春秋周公旦乃作詩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

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以繩文王之德熟味此詩信非

周公莫能作也

○文王在上於音烏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周不顯帝

命不時文王陟降在帝左右

毛氏曰於歎辭昭見也鄭氏曰著見也不顯顯也不時時也陟

升也○朱氏曰文王在上尊仰之辭也於昭于天歎其

德之昭明上徹于天也言文王與天同德也○王氏曰

周受封自后稷則其爲邦舊矣董氏曰按后稷封邰至太王始自豳來從至于岐山是爲周邦至文王而天命之肇造區夏則其命維新矣不

顯則所以甚言其顯也不時則所以甚言其時也唯其

道之顯是以爲帝命之時也朱氏曰猶言豈不顯豈不時也蓋古語聲急而然○

左氏曰帝命不及時而至乎及時而至也○朱氏曰夫文王在上而於昭于

天則有周之德豈不顯乎周雖舊邦而其命維新則上

帝之命豈不時乎德顯命時間不容息蓋以文王德合

乎天一陟一降常若在上帝之左右與之同運而無違

也歐陽氏曰謂其俯仰之間常如在帝左右○董氏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不作聰明

順天理也○蘇氏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蓋聖人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與天如一故此詩於天人之

際多以陟降言之

○亹亹音尾文王令聞音問不已陳錫哉周侯文王孫子文王孫

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顯亦世

毛氏曰亹亹勉也○鄭氏曰令善也聞聲聞也陳敷也

甫曰鄭氏曰陳猶也。杜氏左傳注曰錫賜也。李氏曰哉者語詞。毛氏曰侯維也本本宗也支支子也。朱氏曰所謂亹亹文王文王非有所勉也蓋其純亦不已而人見其亹亹也其德不已則令聞亦不已李氏曰指文王亹亹故其令聞亦不已蓋有實者必有名也孟子曰源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有本者如是苟為无本七八月之間兩集滿溝澮皆盈其涸可立而待只安能不已乎德盛如是故上帝敷錫於周維以文王孫子觀之則可見矣蓋其本宗則百世為天子支庶則百世為諸侯鄭氏曰其子孫適為天子庶為諸侯皆百世皆天命也不惟如此而已而又及其臣子使凡周之士亦世世脩德而與周匹休焉不顯亦世猶曰豈不顯乎其亦世也蓋言其傳世永久而以不顯二字歎之以足其辭也王氏曰凡周之士亦皆世顯則秉文之德故也。李氏曰非特文王之子孫也凡周之士亦皆世世而顯也天之所

次錫文王亦可謂至矣。甫曰鄭氏曰此所以為徧賜也。董氏曰亹亹文王集注作娓娓文王按說文娓娓勉也然則字當作娓宋氏國語補音曰說文无亹字徐鉉以為字當從妥從尾後之譌俗左氏羊舌職陳柏子國語芮良夫引詩作陳錫載周

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維周之楨音貞濟濟子礼反多士文王以寧

鄭氏曰猶謀也。毛氏曰翼翼恭敬也思辭也。顏氏漢書注曰皇美也。毛氏曰楨幹也濟濟多威儀也顏氏漢書注曰濟濟盛貌。鄭氏曰周之臣既世世光明其為君謀事忠敬翼翼然王氏曰世之顯則以厥猶翼翼也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則厥猶翼翼可知矣。顏氏漢書注曰美哉多士生此周王之國也。王氏曰楨國所恃以立也周獲天人之助矣故能生周之楨也

○朱氏曰文王之國能生此衆多之士則可以爲國之幹而文王亦賴以爲安矣[前漢書曰傳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蓋信乎其以寧也○文]
[長樂劉氏曰濟濟多士本由文王教化陶範而後生也而文王之天下與國又待多士濟濟以爲安寧焉猶人勤於菑畬以自養樂於植材以自庇]

穆穆文王於緝[七入反]熙[許其反]敬止假[古雅反]哉天命有商孫子商之孫子其麗[力計反]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

王氏曰穆穆敬也美也[朱氏曰穆穆深遠之意]○孔氏曰於歎美之辭○王氏曰緝續也○蘇氏曰熙光也[爾雅曰緝熙光也]○朱氏曰繼續光明亦不已之意○孔氏曰止爲語辭○蘇氏曰假大也○毛氏曰麗數也○孔氏曰不億其數至多不徒止於一億而已○鄭氏曰周服周之九服也○朱氏曰穆穆然文王之德不已其敬如此是以大命集焉以有商孫子觀之則可見矣○歐陽氏曰大哉天命商之子孫數甚衆多而上帝乃命之爲周諸侯○孔氏曰此作在成王之時從後見其歸周本而美之爾○孟子曰詩云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孔子曰仁不可爲衆也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

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音敏]祼[古亂反]將于京厥作祼將常服黼[音甫]冔[況甫反]王之藎臣無念爾祖

毛氏曰殷士殷侯也[朱氏曰商孫子之臣屬也]膚美也敏疾也祼灌鬯也周人尚臭灌行也[周禮疏曰祼謂以圭瓚酌鬱鬯始獻尸也○孔氏曰小宰云凡祭祀贊祼將之事以將爲送言祼時送爵行之也宗廟之祭以祼爲主於祀王正祼而后亞祼則祼將主人之事而殷士來周助祭行灌鬯者以小宰贊祼將觀之則祼將之中有臣助之矣]○朱氏曰京周

之京師也。毛氏曰黼白與黑也(董氏曰黼繡於裳雖章數不同皆以黼爲
裳也。孔氏曰續人云白与黑謂之黼周冕无續繡之飾則周冔亦不以黼爲飾黼自衣服之所有也祭服不
止於黼冕一章以表之耳)冔殷冠也夏后氏曰收周曰冕。鄭氏曰
王斥成王。毛氏曰藎進也無念念也(朱氏曰無念猶言豈得無念也猶
不顯之義)。孔氏曰汝祖文王也。王氏曰商之孫子侯服
于周則以天命靡常故也天常命商使有九有之師矣
今侯服于周所謂靡常也唯其靡常故商之子孫其爲
士而膚美敏疾者乃反祼將于周京以助周祭也。董
氏曰常服則不變其服矣不變其服存商制也。朱氏
曰先代之後統承先王脩其禮物作賓于王家時王不
敢變而亦所以爲戒也於是呼王之藎臣而告之曰得
無念爾祖文王之德乎蓋以戒王而不敢斥言猶所謂

敢告僕夫云爾。前漢劉向上䟽曰孔子論詩至於殷
士膚敏祼將于京喟然嘆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不傳子
子孫是以富貴無常蓋傷微子之事周而痛殷之亡也
藎者忠愛之篤進退無巳也故謂之忠藎
無念爾祖聿(于必反)脩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殷之未喪(息浪反)
師克配上帝宜鑒于殷駿(音峻)命不易(以豉反)
毛氏曰聿述也(朱氏曰聿發語辭也)永長也。鄭氏曰師衆也。
毛氏曰駿大也。釋文曰不易言其難也。李氏曰無
念爾祖言成王欲念爾祖則在乎𦙍脩厥德而已能脩
德則可以長配天命而福祿自來矣孟子曰禍福無不
自己求之者商自求禍周自求福天何容心於其間哉
(王氏曰思乎己而無待於外之謂德以德求多福則非有待於外也)。毛氏曰殷之未喪

師帝乙已上也孔氏曰殷自紂父帝乙以前其間雖行有善惡不喪衆心故能配天以王。
朱氏曰殷未失天下之時蓋常配上帝矣今其子孫乃
如此宜以爲監而自省焉則知天命之難保矣王氏曰天命難
諶不可保詩如此則後王宜以殷爲監也。大學曰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
上帝宜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
王者代天理物操與禮命討之柄以臨天下故曰配
命又曰配上帝
命之不易無遏於葛反爾躬宣昭義問有虞殷自天上天之
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
毛氏曰遏止也朱氏曰遏絕也。孔氏曰宣昭布明也。毛氏
曰義善也。鄭氏曰有文也。毛氏曰虞度也載事也
。朱氏曰儀象也。毛氏曰刑法也孚信也。歐陽氏
曰知天命之不易無使天命至爾躬而止朱氏曰言天命之不易保
故告之使無自絕其身哉于殷紂之惡曰自絕于天。朱氏曰當布明善問而度
殷之所以廢興由於天命者如此。呂氏曰凡欲配天
命者當法天然天無聲臭可求苟儀刑文王則天德全
矣此萬邦所以作孚張氏曰上天之載無聲臭可象正惟儀刑文王當盡其契天德而萬邦
信悅。朱氏曰子思子曰惟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
所以爲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
以爲文也純亦不已夫知天之所以爲天文王之所以
爲文則夫與天同德者可得而言矣是詩首言文王在
上於昭于天文王陟降在帝左右而終之以此其旨深
矣。緇衣大雅曰儀刑文王萬國作孚
宣昭義問所謂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蓋天命之大

非小知偏學所能與也又虞度商之與亡自天者其
徵其怠瞭然可識愈敬懼而不敢怠矣

文王七章章八句

大明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也

明明在下赫赫(呼伯反)在上天難忱(市林反)斯不易(以豉反)維王
天位殷適(音的)使不挾(子燮反)四方
毛氏曰忱信也。李氏曰易乃難易之易。毛氏曰紂
居天位而殷之正適也。朱氏曰挾謂挾而有之言在
下者有明明之德則在上者有赫赫之命矣(王氏曰明明在下王德之明也赫赫在上天命之赫也)達于上下去就無常此天之所以難
忱而為君之所以不易也。王氏曰今紂所居之尊則
天位也所傳之正則殷適也使不挾四方其不可保恃
如此
天位殷適使不挾四方則下章所陳眷顧周家有加
無已者非天私我有周也栽者培之傾者覆之因其
材而篤焉耳

摯(音至)仲氏任(音壬)自彼殷商來嫁于周曰嬪(毗申反)于京乃及
王季維德之行大(音泰)任有身生此文王
毛氏曰摯國任姓仲中女也。朱氏曰殷商之諸
侯也自周而言則諸侯皆商也。毛氏曰嬪婦也(孔氏曰曲禮曰生曰妻死曰嬪此生而言嬪者書曰嬪于虞亦是生稱之也)。朱氏曰京周京也
。鄭氏曰及與也。毛氏曰大任仲任也(王氏曰摯仲氏任繫其夫而言故也曰大任繫其子而言故也)身重也(鄭氏曰重謂懷孕也)。鄭氏曰摯國中
女曰大任從殷商嫁為婦於周之京配王季而與之共

行德同志意也宋氏曰嬪于京豈言以釋上句之意猶曰釐降二女于媯汭嬪于虞也。
蘇氏曰言文王之賢其所從來者遠自其父母而已然
矣長樂劉氏曰乾道而不息坤順以相承物理自然形影相附不可以無實而取之也王季天錫大任以配
其德故克生文王焉文王天作之合以大其德故克生武王焉
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
方國
鄭氏曰翼翼恭順貌昭明也。杜氏左傳注曰聿惟也
。蘇氏曰懷來也。毛氏曰回違也左傳晏子曰詩曰厥德不回以受方
國君無違德方國將至。鄭氏曰方國四方來附者。李氏曰文
王小心恭慎明事上帝遂能懷來百福蓋其德不回故
能朝諸侯受此四方來歸之國也
天監在下有命既集文王初載天作之合在洽戶夾反之陽
在渭于貴反之涘音士文王嘉止大邦有子
鄭氏曰監視也。毛氏曰集就也。朱氏曰載年也。
毛氏曰合配也洽水也地理志左馮翊郃陽注應劭曰在郃水之陽也顏師古曰音合
即大雅大明之詩所謂在洽之陽。穀梁傳曰水北為陽。渭解見谷
風。毛氏曰涘涯也。朱氏曰嘉昏禮也天之監照實
在於下其命既集於周矣故於文王之初年而默定其
配王氏曰商失其道民散久矣天監在下有命既集則唯文王為能一天下朝諸侯故於文王之初載則天
為作合。鄭氏曰天於文王生則為之生配於氣勢之處
孔氏曰名山大川皆有靈氣嵩高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詩人述其所居是美其氣勢。王氏曰
洽之陽渭之涘列華國所在也。朱氏曰洽陽渭涘當
文王將昏之期而大邦有子蓋曰非人之所能為矣
大邦有子俔牽遍反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魚敬反于渭造七報

反舟爲梁不顯其光

毛氏曰俔磬也孔氏曰此俔字韓詩文作磬則俔磬義同也說文云俔譬諭也蓋如今俗語譬諭物云磬作然也○朱氏曰文禮也祥吉也○鄭氏曰卜而得吉則以禮定其吉祥謂使之納幣也○孔氏曰爾雅云天子造舟孫炎云造舟比舟爲梁也然則造舟者比船於水加版於上即今之浮橋故杜預云造舟爲梁則河橋之謂也文王敬重昏事始作而用之後世以文王所用故制爲天子法耳方言曰造舟浮梁也○鄭氏曰天子造舟周制也殷時未有等制○王氏曰譬天之妹言其生德可以繼天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然則非德可以繼天孰能爲之配大姒能爲之配故備其禮文往請昏焉以定其祥既定矣則文王親迎于渭也程氏曰先儒以親迎于渭謂天子須親迎文王親迎時乃爲公子未爲君也況周國自在渭旁不是出疆○毛氏曰言賢聖之配王基始於是造舟然後可以顯其光輝鄭氏曰迎大姒而更爲梁者欲其禮著示後世敬昏禮也

○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纘子管反女維莘所巾反長張丈反子維行篤生武王保右音祐命爾燮伐大商

毛氏曰纘繼也莘大姒國也輿地廣記曰同州郃陽縣古莘國長子長女也○朱氏曰行嫁也○毛氏曰篤厚也右助也燮和也○王氏曰將言篤生武王之事故又本而發之也○朱氏曰天既命文王於周之京矣而克纘大任之女事者惟此莘國以其長女來嫁於我也鄭氏曰天爲將命文王君天下於周京之地故亦爲作合使繼大任之女事於莘國天又篤厚之使生武王王氏曰言天既生之文王矣又生武王夫是之謂篤保之助之命之而使之順天命陳氏曰書

言變友柔克有和順之意以伐商也。王氏曰言大商則乃所以大
文武之德以爲商大矣非德大則不能變伐也
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音目)野維予侯興上帝臨女無
貳爾心
毛氏曰旅衆也矢陳也。孔氏曰牧野紂南郊地名(釋文曰牧野在朝歌南七十里)。鄭氏曰侯諸侯也。毛氏曰興起也。鄭氏曰臨視也女謂武王也。長樂劉氏曰貳謂疑貳也。孔氏曰殷商之兵衆其會聚之時如林木之盛列於牧野。王氏曰明文武之興以德不以力也。陳氏曰文王爲王武王繼世以伐紂不應復言侯興也。王氏曰以其衆寡之力尊卑之位宜有貳心。說文曰旝建大木置石其上發以機以追敵也詩曰其旝如林

紂以天子之威如林之衆來戰武王方自勝然諸侯而起尚較強弱而計衆寡其心必疑貳矣然當是時武王方一心以奉天討若上帝實臨之較計之私豈得而容哉曰上帝臨女無貳爾心蓋設爲勉之之辭以形容武王奉天討之心也

牧野洋洋(音羊)檀(徒丹反)車煌煌(音皇)駟騵(音元)彭彭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

毛氏曰洋洋廣也(朱氏曰廣大之貌。董氏曰水之淺流爲洋洋)。孔氏曰檀木之兵車。毛氏曰煌煌明也騵馬白腹曰騵(孔氏曰鄭騵云騵赤色黑鬣也禮記亦言戎事乘騵因武王所乘遂爲一代常法)。孔氏曰彭彭強盛也。朱氏曰師尚父太公望爲太師而號尚父也(毛氏曰師大也。鄭氏曰尚父呂望也尊稱焉)。毛氏曰鷹揚如鷹之飛揚也涼佐

也。鄭氏曰肆故今也朱氏曰肆遂也。蘇氏曰肆縱也春秋傳曰使勇而无剛者肆
之。莆田鄭氏曰會朝者會戰之朝。鄭氏曰戰地寬
廣兵車鮮明馬又強盛尚父佐武王爲之上將。孔氏
曰王肅云以甲子昧爽與紂戰不崇朝而殺紂天下乃
大清明無復濁亂。前漢王莽傳詩云時惟鷹揚亮彼
武王注云亮助也

大明八章四章章六句四章章八句

緜弥延反文王之興本由大王也

緜緜瓜古花反瓞田節反民之初生自土沮七余反漆音七古公亶
父都但反音甫陶音桃復音福陶穴未有家室

毛氏曰緜緜不絕皃瓜紹也瓞瓝蒲剝反也孔氏曰瓜之族類本有二
種大者曰瓜小者曰瓞瓞是瓝之別名瓜蔓近本之瓜必小於先歲之大瓜紹者近本之瓜紹先歲之瓜也

民居民也。朱氏曰自從也土地也言周人始生在豳
沮漆之地也。毛氏曰沮水漆水也水經曰沮水出北地直路縣東過馮
翊祋祤縣北東入洛漆水出扶風杜陽縣俞山東北入渭。漢書地理志右扶風漆縣注云漆水在其縣
西鄭邑注云有豳鄉詩豳國。孔氏曰漆沮在豳地但二水東流亦過周地故下傳云周原沮漆之間古
公豳公也古言久也孔氏曰言其年世久古後世称前世曰古公猶云先公也亶父
字或殷質以名言也。孔氏曰陶說文云陶瓦器竈也
蓋以陶去其上而爲之故謂之陶。許氏淮南子注曰
復重窯也。孔氏曰穴土室也。毛氏曰室内曰家孔氏
曰釋宮云宮謂之室其内謂之家李巡曰謂門以内也郭璞曰今人稱家義出於此。王氏曰先
歲之瓜嘗大矣嗣歲之瓞則小末則復大周帝嚳之冑
也中嘗衰小後至於大王文王更大故以瓜瓞況之緜
緜則言雖弱而不絕也。鄭氏曰公劉遷于豳居沮漆

之地歷世亦緜緜然孔氏曰非封東於荷号曰后稷周語曰夏之衰也棄稷不務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竄于戎狄之間公劉之詩說公劉適豳其言甚詳焉不窋已嘗失官逃竄至公劉社居焉至大王而愈益盛得其民心而生王業故本周之興云于沮漆也。蘇氏曰大王其始猶處於復穴無室家之盛孔氏曰七月云入此室處知豳時已有室居但山近西戎處在山谷其俗多復穴而居此獨擧而言耳及遷於岐周而後大興焉。前漢地理志右扶風杜陽縣水南入渭顏師古曰詩云自土沮漆齊詩作自杜言公劉避狄而來居杜與沮漆之地。說文引詩曰陶復陶穴

古公亶父來朝直遙走馬率西水滸呼五反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

蘇氏曰朝早也。毛氏曰率循也滸水涯也鄭氏曰循西水厓沮漆水側也。鄭氏曰爰於也及與也。毛氏曰姜女大姜也。莆田鄭氏曰聿遂也。毛氏曰胥相也宇居也。孔氏曰古公避狄之難其來以早朝之時疾走其馬循西方水厓漆沮之側東行而至於岐山之下。鄭氏曰於是與其妃大姜來相可居者著大姜之賢知也王氏曰遂來相宇也。董氏曰朝野王作來朝趣馬來朝走馬飛[illegible]其初遷之時略地相宅精神風采也鄭氏以爲避惡早且疾苟如是之迫遽則豈故棄去邠雍容之氣象哉

周原膴膴武音菫謹音荼如飴移音爰始爰謀爰契苦計反我龜曰止曰時築室于茲

毛氏曰周原沮漆之閒也。鄭氏曰廣平曰原。毛氏

曰膴膴美也堇菜也釋文曰廣雅云堇藋也今三輔之言猶然藋徒弔反○孔氏曰內則曰堇苴粉榆則堇是美菜非苦荼之類爾雅又云芨堇草郭璞曰即烏頭也江東人呼為堇然則堇者其烏頭乎荼苦菜也○莆田鄭氏曰飴餳也○毛氏曰契開也前漢書注云契刻也詩緜之篇曰爰契我龜言契灼而卜之契音口計反○孔氏曰春官華氏掌共燋契以待卜事注云士喪禮曰楚焞置于燋在龜東楚焞即契所以契也用以灼龜者也士喪禮注云楚荊也然則卜用楚者以楚焞之未燒之於燋炬之火既然抵之以灼龜○鄭氏契開者言契龜而開出其兆非訓契為開也曰周之原地在岐山之南孔氏曰閟宮云居岐之陽故知周之原地在岐山之南也膴膴然肥美其所生菜雖有性苦者皆甘如飴也王氏曰以甚言周原之美此地將可居故於是始与隨人之從己者謀謀從則又於是契灼其龜而卜之。王氏曰爰始爰謀謀之人也爰契我龜謀之龜也謀之龜則又以爲吉與人謀契也曰止則命其臣民止于茲也曰時則命其

開

臣民以土功之時也築室于茲則既命以土功之時遂築室也李氏曰古之建國必相土地之宜土地既善矣然後稽之於卜筮衛文公遷于楚丘始曰升彼虛矣以望楚矣望楚與堂景山与京降觀于桑則是其既有以相土地之宜矣其後曰卜云其吉終然允臧

迺慰迺止迺左迺右迺疆居良反迺理迺宣迺畝自西徂東周爰執事

毛氏曰慰安也○蘇氏曰左右東西列之也○鄭氏曰迺疆理其經界蘇氏曰疆畫經界也理分土地也○長樂劉氏曰謂畫其經界則田可疆正其溝洫則水可理○蘇氏曰宣道溝洫也畝度廣狹也長樂劉氏曰樹蓺不失𥞑土之宜則地利可宣畎導不失𥞑畝之勢則田疇可畝○鄭氏曰豳與周原不能爲西東據至時從水滸言也孔氏曰豳在周原西北而經言自西據至周之時從水滸而言也鄭志云豳地今爲栒邑縣西南行正東乃得周岐山在長安西北四百里豳又在岐山西北四百里○朱氏曰周徧也○毛氏曰爰於也○王氏曰既

築室于茲矣乃勞來其臣民而慰之乃安集其臣民而止之○孔氏曰據公宮在中民居左右故王肅云乃左右開地置邑以居其民○董氏曰乃疆理其經界乃播種其田畝於是從西往東之人徧執事矣言盡出力也朱氏曰言靡事不爲也○孔氏曰言築室耕田無不勸樂也

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繩則直縮所六反版以載作廟翼翼

鄭氏曰俾使也繩者營其廧輪方制之正也既正則以索縮其築版上下相承而起孔氏曰營度位處以繩正之其繩則方正而直矣依此繩直之處起而築之以繩縮束其板板滿築訖則升下於上以相承載○李氏曰左傳九言興土功則言處幹盖立木兩傍所以障土用之相承載也○王氏曰繩謂之縮以板擠而繩縮故也翼翼嚴顯也○長樂劉氏曰二章言遷三章四章言先營民之居處授民之耕種此章始營公室焉○鄭氏曰司空掌營国邑司徒掌徒役之事故召之使立室家之位處孔氏曰位處者即匠人所謂左祖右社面朝後市之類是也○長樂劉氏曰其繩則直捘其基址必正也縮版以載築其垣墉必堅也○毛氏曰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廐庫爲次居室爲後○釋文俾作卑曰本又作俾

捄音俱之陾陾耳升反度待洛反之薨薨呼弘反築之登登削屢力注反馮馮扶冰反百堵丁古反皆興鼛音羔鼓弗勝音升

毛氏曰捄虆也○釋文曰劉熙云虆盛土籠也說文曰捄乘土於器也陾陾衆也度居也鄭氏曰度猶投也○孔氏曰鄭以度猶投語異意同○釋文曰度韓詩云填也○張氏曰度讀如法度之度言運土以進也○王氏曰度填土也○蘇氏曰薨薨衆聲也董氏曰薨薨如衆之聲則其聲亡衆也○董氏曰登登則其聲之應也○蘇氏曰

削屢重復削治也○張氏曰馮馮削土聲○鄭氏曰五板爲堵李氏曰公羊傳五版爲堵五堵爲雉何休以爲堵四十丈許慎五經異義戴禮及韓詩說八尺爲版五版爲堵版廣二尺積高五板爲一丈其說異同姑兩存之興起也○毛氏曰鼛大鼓也長一丈二尺李氏曰韓人云爲鼛鼓長尋有四尺八尺曰尋是一丈二尺鼛人云以鼛鼓鼓役事○李氏曰凡此皆是形容築墻之意○孔氏曰捄土實之於虆謂之捄捄之者衆多陾陾然既取得土送至牆上牆上之人受取而居於版中居之亟疾其聲薨薨然○李氏曰既投之於版中則築之登登○蘇氏曰既成而削之其声馮馮然堅也長樂劉氏曰削屢馮馮者謂墻成脫版削其堅凸以就平直○王氏曰既作廟矣於是營宮室百堵皆興則營宮室也鼛鼓弗勝則人自勸功鼛鼓之節反弗勝也毛氏曰言勸事樂功也

迺立皐門皐門有伉苦浪反迺立應門應門將將七羊反迺立冢土戎醜攸行

毛氏曰王之郭門曰皐門王之正門曰應門孔氏曰明堂位天子庫門天子皐門雉門天子應門魯以諸侯而作庫雉則諸侯無皐應故以皐應爲王門之名也○董氏曰爾雅正門謂之應門而無皐門爾雅有闕也○朱氏曰書天子有應門春秋書魯有雉門禮記云魯有庫門家語云衛有庫門皆無云諸侯有皐應者則皐應爲天子之門明矣意者大王之時未有制度特作二門其名如此及周有天下遂尊以爲天子之門而諸侯不得立也伉高貌王氏曰伉壯也將將嚴正也冢大也冢土大社也孔氏曰大王立此社後取其制以爲天子之法大社之名唯施於天子戎大也醜衆也○王氏曰宗廟宮室內事也自內以及外故於卒言立冢土也○毛氏曰起大事動大衆必先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孔氏曰宜祭社之名也

肆不殄田典反厥慍紆問反亦不隕韻謹反厥問柞子洛反棫音域拔

蒲貝反矣行道兊吐外反矣混音昆夷駾徒對反矣維其喙許穢反矣
毛氏曰肆故今也朱氏曰猶言遂也承上起下之辭○蘇氏曰殄絕也
慍怒也○毛氏曰隕墜也○鄭氏曰小聘曰問柞櫟也
陸璣疏曰周秦人謂柞爲櫟棫白桵如誰反也孔氏曰郭璞云桵小木也叢生有刺實如耳璫
紫赤可食陸璣疏云王肅說棫即柞也其材理全白無赤心者爲白桵二說不同未知孰是○孔氏
曰拔拔然生柯葉也○毛氏曰兊成蹊也○丘氏曰混
當爲昆字之誤也○毛氏曰駾突也說文曰駾馬疾行皃○呂氏
曰喙張喙而息也奔趨者其狀如此○朱氏曰大王所
慍謂昆夷也言大王雖不能殄絕昆夷○陳氏曰亦不
隕墜其聘問之好侯我之植木拔然生柯葉行道兊然
成蹊徑疆理葺治則昆夷疾奔而遠我矣○朱氏曰混
夷畏之而奔突竄伏維其喙息而已言德盛而混夷自

服也
軍國之容雖備然大王猶未敢輕用其民也故不敢
殄絕所慍之夷狄亦不隕廢其聘問之禮蓋寒暑之
節龍蛇之蟄未有不積而能施不屈而能伸者也重
以王季三以文王畜之可謂厚矣然猶有樂天之事
焉至於王業光大而不可掩郊關之內鬱鬱蔥蔥輪
蹄輻湊則昆夷不待攘斥自奔頭鼠竄之不暇矣是
固消長之理也此章或以爲專指大王或以爲專指
文王義皆未安孟子曰文王事昆夷文王猶事昆夷
則大王安得有昆夷駾矣維其喙矣之事乎皇矣之
詩曰帝省其山柞棫斯拔松栢斯兊帝作邦作對自
大伯王季然則柞棫拔矣行道兊矣安可專指以爲

文王之詩乎蓋總叙周家王業積漸屈伸之理始於大王而終於文王耳

○虞芮（如鋭反）質厥成文王蹶（俱衛反）厥生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蘇薦反）後（胡豆反）予曰有奔奏（如字）予曰有禦（魚呂反）侮（亡甫反）

蘇氏曰虞在陝之平陸芮在同之馮翊平陸有閒原焉則虞芮之所讓也○王氏曰質厥成者質其爭訟也成與周官所謂書其刑殺之成同○毛氏曰蹶動也○王氏曰生與易所謂觀我生同義○毛氏曰率下親上曰疏附（孔氏曰率疏者令親附）相道前後曰先後喻德宣譽曰奔奏（孔氏曰喻天下以王德宣揚王之聲譽使天下皆奔走而歸趨之）武臣折衝曰禦侮○張氏曰虞芮質厥成詔獄者不之紂而之文王○毛氏曰虞芮之君相與爭田久而不平乃相謂曰西伯仁人也盍往質焉乃相與朝周入其境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邑男女異路斑白不提挈入其朝士讓爲大夫大夫讓爲卿二國之君感而相謂曰我等小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庭乃相讓以其所爭田爲閒田而退天下聞之而歸者四十餘國（蘇氏曰大王肇基王迹至於文王其始猶国於岐山之下其地甚狹故孟子言文王方百里起其後既克密須而国於岐渭之間自克崇然後徙渭作都於豐其地既廣其旅服從之国亦衆然其政猶行於西南而已未能及於東北虞芮質厥成則東北既集矣）○鄭氏曰文王之德所以至然者由有疏附先後奔奏禦侮之臣力也

虞芮質厥成則道化行矣文王蹶然震動深省其所自生者懼無以致之也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奏予曰有禦侮言我無以致此是皆諸臣之

力爾德盛而不居此文王與人爲善也至公無我也

於穆不已也

緜九章章六句

棫（雨逼反）樸（音卜）文王能官人也

芃芃（薄紅反）棫樸薪之槱（音酉）之濟濟辟（音璧）王左右趣（七踰反）之

毛氏曰芃芃木盛貌棫白桵也○鄭氏曰白桵相樸屬而生者（孔氏曰釋木云樸抱也孫炎曰樸屬叢生謂之抱考工記云凡察車之道欲其樸屬而微至注云樸屬猶附著堅固貌也此言樸者亦謂根枝迫迮相附著之貌）○毛氏曰槱積也○濟濟解見文王○鄭氏曰辟君也君王謂文王也○毛氏曰趣趨也○歐陽氏曰詩人言芃芃然棫樸茂盛採之以備薪槱（毛氏曰山木茂盛萬民得而薪之）以喻文王養育賢材美茂官之以充列位而王威儀濟濟然左右之臣趨而事之以見君臣之盛也

瓚

濟濟辟王左右奉璋（音章）奉璋峨峨（五歌反）髦（音毛）士攸宜

毛氏曰半圭曰璋（鄭氏曰璋璋瓚也祭祀之禮王祼以圭瓚諸臣助之亞祼以璋瓚○孔氏曰玉人云大璋中璋邊璋皆有瓚也郊特牲曰灌以圭璋故知璋瓚瓚祭之用瓚唯祼爲然祭統云君執圭瓚祼尸大宗伯執璋瓚亞祼小宰云凡祭祀贊祼將之事然則大宰助王祼小宰又助之是助行祼事非獨一人）○毛氏曰峨峨盛壯也（孔氏曰釋訓云峨峨祭也舍人曰峨峨奉璋之貌）髦俊也○歐陽氏曰言在宗廟則奉璋助祭皆髦俊之士○朱氏曰左右奉之亦有趣向辟王之意○鄭氏曰奉璋之儀峨峨然故令俊士之所宜

淠（匹世反）彼涇（涇音經）舟烝（之丞反）徒楫（音接）之周王于邁六師及之

毛氏曰淠舟行貌○涇解見谷風○鄭氏曰烝衆也○毛氏曰楫櫂也（孔氏曰方言云楫謂之橈或謂之櫂釋名云在旁撥水曰櫂）○鄭氏曰

于往也邁行也○朱氏曰六師六軍也毛氏曰天子六軍○孔氏曰瞻彼洛矣云以作六師常武曰整我六師官謂六軍為六師此六師亦六軍也春秋之兵雖累万之衆皆稱師之言師乃衆常稱大雅莫非天子之事詩人之作或以終事言之○王氏曰涇在周地與所見也○鄭氏曰涇涇然涇水中之舟與徒以楫櫂之○陳氏曰周王有所行邁則六師汲汲然而及之不待戒命而至○歐陽氏曰王所官人入宗廟居軍旅皆可用文武之材各任其事也

淠彼涇舟烝徒楫之以興周王于邁六師及之之速也

倬陟角反彼雲漢為章于天周王壽考遐不作人

毛氏曰倬大也雲漢天河也林氏曰箕斗之間漢津也疏曰河漢謂是天漢即天河也天河在箕斗二星之間○董氏曰昭回于上所以言章○鄭氏曰文王是時九十餘矣故云壽考○毛氏曰遐遠也○孔氏曰作人變舊造新之辭朱氏曰謂變化鼓舞之也○董氏曰遐不作人甚言其作也○蘇氏曰天之蒼蒼豈自有章哉則亦有雲漢以為之耳○歐陽氏曰雲漢在上為天之文章猶賢人在朝為國之光采○陳氏曰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此周王壽考遐不作人之謂也

追對回反琢陟角反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綱紀四方

毛氏曰追雕也金曰雕鄭氏曰追師掌追衡笄則追亦治玉也玉曰琢○鄭氏曰章文章也○毛氏曰相質也孔氏曰章是成文則相是本質故以相為質也○鄭氏曰網罟張之為綱理之為紀孔氏曰說文云綱網紘也紀別絲也網者網之大繩以舉網使張網之目故張之為綱紀者別理絲縷故理之為紀○王氏曰文王作人外則使有文内則使有質○董氏曰王不琢

不成器作人亦得追琢使之就器也然非養成其質則文其得有傳哉（孔氏曰有雕琢之文金玉之質表裏如一所以爲賢也）○呂氏曰所以綱紀四方維持而不墜者皆官人之效雖文王無爲猶勉勉於斯而不已也

棫樸五章章四句

旱（戶但反）麓（音鹿）受祖也周之先祖世修后稷公劉之業大王王季申以百福干祿焉（孔氏曰言文王受其祖之業也）

周之先祖以下皆講師所附麗此篇師傳以爲文王之詩故有大王王季申以百福干祿之說於理雖無害然干祿百福之語則不辭矣

瞻彼旱麓榛（側巾反）楛（音戶）濟濟豈弟君子干祿豈弟

朱氏曰興也○毛氏曰旱山名也麓山足也○榛解見簡兮○陸璣草木疏云楛其形似荊而赤莖似蓍上黨人織以爲牛筥箱器又揉以爲釵○毛氏曰濟濟衆多也○釋文曰豈樂也弟易也○孔氏曰此篇凡言君子者斥文王也○毛氏曰干求也○鄭氏曰瞻彼旱山之麓榛楛草木得麓之氣濟濟茂盛興此周家之豈弟君子承其先祖豈弟之道所以興盛受福也○陳氏曰周家世以樂易爲德故其子孫之求福也亦遵是樂易而已其諸異乎人之求歟（朱氏曰豈弟君子則其干祿也豈弟矣猶曰其爭也君子云爾）

緜之八章曰柞棫拔矣行道兌矣皇矣之三章曰帝省其山柞棫斯拔松柏斯兌皆以山林之茂見王業之盛也故周語言此章之義曰夫旱麓之榛楛殖故君子得以易樂干祿焉若夫山林匱竭林麓散亡藪

澤肆旣民力彫盡田疇荒蕪資用乏匱君子將險哀之不暇而何易樂之有焉然則所謂豈弟濟濟者蓋當時所見之實也至於詩人發興則周語不能盡其義當如程氏說

瑟所乙反 彼玉瓚黃流在中豈弟君子福祿攸降

鄭氏曰瑟潔鮮貌嚴氏曰縝密貌 〇毛氏曰玉瓚圭瓚也鄭氏曰圭瓚之狀以圭爲柄黃金爲勺青金爲外朱中央矣〇孔氏曰玉人云祼圭尺有二寸有瓚以宗廟典瑞注引漢禮瓚槃大五升口徑八寸下有槃口徑一尺則瓚如勺爲槃以承之也天子之瓚其柄之圭長尺有二寸其賜諸侯蓋九寸以下 〇鄭氏曰黃流秬鬯也孔氏曰秬黑黍一稃二米者也秬鬯者以秬爲酒以鬱金之草和之使之芬香條鬯故謂之秬鬯草名鬱金則黃如金色酒在器流動故謂之黃流芬王帝乙之時王季爲西伯以功德受此賜孔氏曰孔叢子曰吾聞諸子夏曰殷王帝乙之時王季以九命作伯於西受圭瓚秬鬯之賜攸所也降下也〇程氏曰縝密溫潤之玉瓚其中所盛必黃流也豈弟君子則福祿所降也朱氏曰明堂器不薦於褻味而黃流不酌於瓦缶則如盛德必享於祿壽而福澤不降於淫人矣 〇董氏曰鄭衆於周禮引詩作卹彼玉瓚賈公彥曰卹彼玉瓚蓋古文以瑟爲卹也

中上章干祿之義也

鳶悅宣反 飛戾天魚躍于淵豈弟君子遐不作人

朱氏曰興也〇鄭氏曰鳶鴟之類孔氏曰蒼頡解詁以爲鳶即鴟也 〇毛氏曰戾至也〇鄭氏曰遐遠也〇程氏曰作興起之於善也〇謝氏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猶韓愈謂魚川詠而鳥雲飛上下自然各得其所也詩人之意言如此氣象周家作人似之李氏曰抱朴子曰鳶飛在下無力及至乎上聳身直翅而已然後知鳶飛更不用力亦如魚躍怡然自得而不知其所以然而然王者之作人鼓之舞之使各盡其才亦不知其所

以然而然也○陳氏曰人才至周而盛雖由周之子孫遂不
作人然其所由來者亦先世之故也
作人之盛至於如鳶飛魚躍非積累薰陶久且熟者
則不能然其來蓋有自矣此序所謂受祖也
清酒既載騂牡息營反既備以享許丈反以祀以介景福
周禮注曰鄭司農云清酒祭祀之酒玄謂清酒今中山
冬釀接夏而成○鄭氏曰既載謂已在尊中也○孔氏
曰騂牡赤牡之牲也董氏曰方文王時周固未有所尚而騂牡蓋以色自別爾○孔氏曰
或作者於後據周所尚而言之○朱氏曰備全具也○鄭氏曰景大也
○毛氏曰清酒既載騂牡既備言年豐畜碩也孔氏曰左傳云
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腯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
程氏曰此章言子孫承受其業致其誠孝之報後人載

酒備牲以享祀其先君祖先饗報而子孫受福也
先祖遺子孫之業莫大於人材故前章言作人後章
以報祀繼之
瑟彼柞棫民所燎力召反矣豈弟君子神所勞力報反矣
程氏曰瑟然密茂之狀○鄭氏曰柞棫之所以茂盛者
乃人熂燎除其旁草養治之使無害也程氏曰今人燔揄亦焚之使茂
○鄭氏曰勞勞來猶言佽助○孔氏曰上言祭以福此
言得福之事柞棫所以得茂者正以爲民所熂燎君子
所以得福者正以爲神所勞來
莫莫葛藟力軌反施以豉反于條枚芒回反豈弟君子求福不回
朱氏曰興也○毛氏曰莫莫施貌程氏曰莫莫柔蔓之狀○程氏
曰施者謂依緣太之條幹○說文曰枚幹也可爲杖○

程氏曰不回謂無邪回它道也○鄭氏曰葛也藟也延
蔓於木之枝本而茂盛喻子孫依緣先人而起○李氏
曰君子承其先祖之道以求福祿其求福也無所回邪
唯承其先祖之道而已

旱麓六章章四句

思齊側皆反 文王所以聖也鄭氏曰言非但天性德有所由成○孔氏曰言文王之聖有所以而然也○歐陽氏曰文王所以聖者由有賢妃之助也
思齊大任文王之母思媚美記反 周姜京室之婦大姒嗣徽
許韋反 音則百斯男
朱氏曰思語辭○毛氏曰齊莊也媚愛也周姜大姜也
朱氏曰大王之妃大姜也 京室王室也朱氏曰京周也○孔氏曰周京俱是地名○孔氏
曰京師王室之婦○毛氏曰大姒文王之妃也徽美也

○朱氏曰百男舉成數而言其多也又曰春秋傳曰管蔡郕霍魯衛毛聃
畢原豐郇文之昭也并伯邑考武王為十八人然此特其見於書傳者爾亦可以見其多也 言此莊
敬之大任迺文王之母實能媚于周姜而稱其為周室
之婦王氏曰為人母盡母道為人婦盡婦道者大任也○李氏曰觀列女傳載胎敎則文王由大任而成
德可知矣○歐陽氏曰大姒每思慕任姜而繼其美聲有不
妬忌之賢長樂劉氏曰婦人以不妬忌為正心之本而子孫衆多李氏曰古者觀逆之
禮父南向子北面而跪醮而命之曰往迎爾相成我宗事隆率以敬先妣之嗣若則有常夫為人婦而必專其
先妣之事此古之賢女也以大任而能愛大姜以大姒而又能嗣大任之徽音則周之賢妃可謂世不乏人矣
大姜之後有大任以任之後有大姒此周之所以興也
惠于宗公神罔時怨神罔時恫音通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
御牙嫁反于家邦
鄭氏曰惠順也○孔氏曰宗公是宗廟先公○書序云班

宗彝中庸云陳其宗器皆謂宗廟爲宗毛氏曰宗神也○張氏曰未詳王故稱公○鄭氏曰特是也恫痛也○毛氏曰刑法也寡妻適妻也孔氏曰適妻唯一故言寡也嚴氏曰寡妻猶言寡小君也○御迎也鄭氏曰御治也○孔氏曰王肅云以御治天下國家○朱氏曰言文王上有聖母所以成之者遠內有賢妃所以助之者深故能順于先公而鬼神罔之無怨恫者其儀法內施於閨門而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也○張氏曰言接神人之得其道○孟子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

毫髮不愧於隱微然後近者孚故神罔時怨神罔時恫始可以刑于寡妻

雝雝於容反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

毛氏曰雝雝和也肅肅敬也○朱氏曰不顯幽隱之處也○毛氏曰無射無厭也○歐陽氏曰保守也言文王平居在宮中則雝雝然而和有事在宗廟則肅肅然而敬○朱氏曰雖居幽隱亦常若有臨之者歐陽氏曰不以人所不見而怠常莊若有所臨雖無厭射亦常有所守爲言其純而不已如是

聖人神人之主也如前章所載神人孚格可謂得爲主之道矣欲求所以孚格者當於此章觀之

肆戎疾不殄烈假古雅反不瑕音遐不聞亦式不諫亦入

毛氏曰肆故今也戎大也疾害也殄絕也○歐陽氏曰烈光也○毛氏曰假大也○陳氏曰瑕玷也○歐陽氏曰光大而無瑕也式法也○毛氏曰不聞亦式不諫亦

入言性與天合也○歐陽氏曰事雖未嘗聞舉必中法
又不待教諫而入於善朱氏曰龜寧之說所前聞者而亦无不合於法度雖無諫諍之者而亦未嘗不入於善○李氏曰其德性可謂不勉而中不思而
得矣豈待於有所聞有所諫而後中道哉
戎疾大患難也姜里之囚是也昆夷玁狁之難則其
餘也文王之德如上章所陳故雖遭大難而不失其
聖光大而不可毀缺所謂肆戎疾不殄烈假不瑕也
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無斁譽髦斯士
朱氏曰冠以上爲成人小子童子也○毛氏曰造爲也
○李氏曰古之人指文王也○毛氏曰無斁無厭也譽
名譽也○釋文曰髦俊也○李氏曰惟文王之德如此
故士皆化之成人則有德小子則有造孔氏曰言長者道德已成幼者有業子習王肅云周之成人皆有成德小子皆有所造爲進於善也○朱氏曰凡所以致
是者蓋由文王之德純而不已無有厭斁○鄭氏曰汝
令此士皆有名譽於天下成其俊乂之美也王氏曰初言大任大姒則化成乎內也終言髦斯士則化成乎天下矣○董氏曰韓詩作古之人無
擇
聖人流澤萬世者莫大於作人所以續天地生生之
大德也故此詩以是終焉文王之無斁孔子之誨人
不倦其心一也典謨作於虞夏其稱堯舜禹皋陶已
曰若稽古則此詩追述文王以爲古之人復何疑哉
思齊五章二章章六句三章章四句鄭氏作四章章六句今從
毛氏
皇矣美周也天監代殷莫若周周世世脩德莫若文王孔氏

日定本皇下無矣字

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維此二國其政不獲維彼四國爰究九又反爰度待洛反上帝耆巨夷反之憎其式廓苦霍反乃眷音睠西顧此維與宅

毛氏曰皇大也○程氏曰赫威明也下章云王赫斯怒○毛氏曰莫定也二國夏殷也四國四方也○程氏曰究尋究也度謀度也○莆田蔡氏曰耆者底定也程氏曰耆致也頌云耆定爾功毛氏武傳曰耆致也○毛氏曰式用也廓大也宅居也○王氏曰大哉矣乃赫然下視四方求民之所歸矣蘇氏曰謂洲謂說也○程氏曰此從言天佑下民作之君長使得安定也維此二國其政不獲維彼四國爰究爰度天惟求民所定者若不善則絶之如彼夏商二國不得其政則於四方之國求謀有德之君使王天下○莆田鄭氏曰天察四方之國而底定之憎其用大而爲虐者乃眷然西顧維此周雖小可與居天子位也程氏曰謂使其居西土以王天下也

作之屏必領反之其菑側吏反其翳於計反脩之平之其灌古亂反其栵音例啓之辟婢亦反之其檉敕貞反其椐羌居反攘如羊反之剔之他歷反之其檿烏簟反其柘章夜反帝遷明德串古患反夷載路天立厥配受命既固

孔氏曰作攻作之也朱氏曰作拔起也屏除之也○毛氏曰木立死曰菑孔氏曰立死之木妨他木生長爲木之害故曰菑也自斃爲翳孔氏曰生木自倒地爲陰翳妨日翳也朱氏曰或云小木蒙密蔽翳者也○孔氏曰脩理之平治之也程氏曰謂脩治其叢列使疏密正直得其宜○毛氏曰灌叢生也栵栭也孔氏曰郭璞云栭樹似槲樕而庳小子如細栗今江東呼爲栭栗程氏曰行生曰栵○程氏

曰啓之辟之謂芟除也○毛氏曰檉河柳也孔氏曰河柳謂河傍赤莖小楊也陸璣疏云皮亦赤枝葉似松椐樻也孔氏曰孫炎云樻腫節可以作杖陸璣疏云節中腫似扶老今人以為馬鞭及杖○程氏曰攘之剔之謂穿剔去其繁冗使成長也○毛氏曰檿山桑也孔氏曰郭璞云檿桑柘屬材中為弓冬官考工記云弓人取幹柘為上檿桑次之曰檿與柘皆美材可為弓幹又可蠶也○朱氏串習也○程氏曰夷平也載路猶滿路也○歐陽氏曰此章乃本遡作宅之始岐周之民樂就有德皆共刊除樹木而營理邑居陳氏曰此言成周作邑之始太王之初也○朱氏曰帝遷明德謂遷此明德之君於岐周也○呂氏曰串夷載路言民歸往也其來者習其平易○蘇氏曰歸之者載路而不絕○程氏曰天立厥配受命既固言天以其德之配天而立之使王則其受命堅固而不易也歐陽氏曰謂立其德可配天者以為君也○朱氏曰天以其德可配天而立之於此則其受命堅固而不易矣言天命終歸之必成王業也○釋文曰翳韓詩作殪云因也因高塡下也周頌曰岐有夷之行周自太王以來世以平夷為治民串習其平夷歸往之者載路而不絕民歸之則天命之矣

帝省昔井反其山柞棫斯拔蒲貝反松柏斯兌徒外反帝作邦作對自大音泰伯王季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受祿無喪奄有四方

歐陽氏曰省視也○王氏曰拔者擢其修幹之謂兌者悅澤外見之謂毛氏曰兌易直也○毛氏曰對配也○孔氏曰王肅云太伯見王季之生文王知其天命之必在王季故去○適吳太王沒而不返而後國傳於王季周道太

興○毛氏曰善兄弟曰友○鄭氏曰兄謂太伯○鄭氏
曰篤厚也○程氏曰載辭也錫予也○毛氏曰喪亡也
奄大也孔氏曰釋言云荒奄也孫炎云荒大之奄是荒奄俱爲大義○程氏曰奄字之義在忽遂之間
○程氏曰帝省其山言天視周家之治以山爲興也○
鄭氏曰天作邦謂興周國也作配謂爲生明君也孔氏曰天
以聖君爲己配作當謂文王也是乃自太伯王季時則然矣太伯讓於
王季而文王起孔氏曰由太伯讓於王季而文王得起是因周生居在太伯王季之時也○
程氏曰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又述其事也○王氏曰因
心則友者言其有天性因心則然非率而能也以太伯
避季則季疑於弗友故特先言其友也○朱氏曰王季
所以友其兄者因其心之自然既受太伯之讓則益修
其德以厚周家之慶而與其兄以讓德之光猶曰彰其

知人之明不爲徒讓耳本鄭氏孔氏說其德如是故能受天祿
而不失至于文武而奄有四方也
維此王季帝度徒洛反其心貊武伯反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
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釋文必里反當作俾必志反比于文
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音恥施以豉反于孫子
孔氏曰天開度其心左傳曰心能制義曰度○毛氏曰貊靜也孔氏
曰左傳樂記韓詩貊皆作莫左傳云德正應和曰莫釋詁云貊莫定也鄭箋云皆靜定也○程氏曰
類肖也左傳曰勤施無私曰類○左氏傳曰教誨不倦曰長賞慶
刑威曰君朱氏曰不僭故人愛其賞不濫故人畏其刑○鄭氏曰王君也王
季稱王者追王也孔氏曰王季未得稱王其實君耳以其追號爲王故作者以王言之
○左氏傳曰慈和徧服曰順○左氏曰比親也左氏解曰擇善
而從之曰比○鄭氏曰靡無也祉福也施延也○程氏曰此

章述王季之德○朱氏曰帝度其心猶言天誘其衷使
能制義也○孔氏曰服虔云發號施令天下皆應和之
莫然而定無讙譁也○程氏曰非徒能明又能類今能
知之而弗克踐之者明反之而行弗類也是非識有也
言王季既明又能類所以爲至德○莆田鄭氏曰能爲
人之長能爲人之君故使之主此大邦又能惠順親比
其民人也王季本非當立其立者天也○李氏曰後世
亦繼其德比於文王其德無有可恨○程氏曰既受天
福祿而能施及於孫子此二句結之而下述文王之事
也

帝謂文王無然畔援于眷反無然歆許金反羨分面反誕但且反先
登于岸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魚宛反徂共音恭王赫虎格反
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安旦反徂旅以篤于周祜音戶以對于天
下

毛氏曰無然無是也○程氏曰畔近畔長樂劉氏曰畔謂疆畔書所称偏黨也反側也頗僻也皆安於疆畔而違中者也援攀援畔援黨比也歆欲之
動也羨愛羨也登岸既濟之義王氏曰經以涉川譬涉難登岸者無難之地
○毛氏曰國有密須氏侵阮遂往侵共孔氏曰王肅云密須氏姞生之
國左傳曰密須之鼓是也箋以阮徂共皆爲國魯詩之亦以阮徂共皆爲國名孫毓云案書傳文王七年五伐
有伐密須犬夷黎邗崇未聞有阮徂共三國助周犯周文王伐之之事●張氏曰密地在今寧州阮國名共阮
國之地名皆在今涇州今有共池即共也○前漢地理志安定郡陰密注詩密人國即今寧州也○丘
氏曰赫怒貌○毛氏曰旅師也按止也朱氏曰上旅周師也下旅密人
也○鄭氏曰篤厚也祜福也對答也○程氏曰天謂文
王無黨援以爲強無以貪欲而動惟是所先者濟天下

於險難此謂順天征伐之道（呂氏曰文王以無心得天下雖赫怒用師皆出於無心也畔援歆羡者皆有心者也文王之心亦斯民速宥于大雅者也）於是有密人不共拒我大邦之命○張氏曰侵阮直至共之地○程氏曰文王赫然而怒整其師旅以遏止密人徂共之師救亂安人以厚周家之福以荅天下望周之心也此文王征伐之始也○孟子曰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于周祜以對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依其在京侵自阮疆（居良反）陟我高岡無矢我陵我陵我阿無飲我泉我泉我池度其鮮（息淺反）原居岐之陽在渭之將萬邦之方下民之王

程氏曰依馮也（孔氏曰依止也）○孔氏曰京是周所都之邑

張氏曰侵自阮疆言文王却自阮疆而去伐密也○鄭氏曰陟登也○毛氏曰矢陳也（孔氏曰無得陳兵於我陵）○鄭氏曰大陵曰阿○王氏曰池水所聚也○鄭氏曰度謀也鮮善也（毛氏曰小山別大山曰鮮○孔氏曰[illegible]別不相連也）○毛氏曰將側也方則也○朱氏曰文王在周之京所整之兵既按密人遂從阮疆而出以侵密（歐陽氏曰言周師先勝密然後侵之）所陟之岡即爲我岡○楊氏曰聖人一視而同仁則天下無彼我之異陵阿泉池皆視之猶我也與毀其宗廟遷其重器異矣此蓋戒其軍士不爲暴擾之辭也○蘇氏曰文王既克密須於是相其高原而徙都焉所謂程邑是歟○鄭氏曰地在岐山之南居渭水之側後竟徙都於豐（孔氏曰太王初遷已在岐山在岐山之陽是去舊都不遠也周書稱文王在程作程寤程典皇甫謐云文王徙宅於程蓋

（謂此也姜嫄此即是豐故云從竟從都於豐知此非豐者以此居岐之陽豐則岐之東南三百里耳。前漢地理志曰安陵闕駰以爲本周之程邑也）。孔氏曰背山跨水營建國都乃爲萬邦之所法則下民之所歸往（李氏曰下民之王追稱之也）用兵必有根本之地文王駐兵於國都以爲三軍之鎮故曰依其在京

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帝謂文王詢（音荀）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鉤（古侯反）援（音袁）與爾臨衝（昌容反）以伐崇墉（音容）

毛氏曰長夏長大也（孔氏曰毛以夏爲大 鄭氏曰夏諸夏也）革更也。鄭氏曰詢謀也怨耦曰仇。丘氏曰仇方即崇也。毛氏曰鉤鉤梯也所以鉤引上城者（孔氏曰鉤援一物以梯倚城相鉤引而上援即鉤也）臨臨車也衝衝車也（孔氏曰臨者在上臨下之名衝者從傍衝突之稱故知二車不同兵書有作臨車衝車之法）。鄭氏曰崇侯虎倡紂爲無道（朱氏曰按史記崇侯虎譖西伯於紂紂囚西伯於羑里紂赦西伯賜之弓矢鈇鉞得專征伐曰譖西伯者崇侯虎也西伯歸三年伐崇侯虎而作豐也）。毛氏曰墉城也。程氏曰天謂文王予懷爾之明德不大其聲色而人化夫聖人之誠感無不通故所過者化所存者神豈暴著其形迹也哉是不發見大其聲色也故聖人曰聲色之於化民末也。朱氏曰不長夏以革未詳其義（程氏曰其化之感人雖不見其聲色而其應之疾人之惡不及長大而革也言不待遲久而化也。張氏曰不以聲色爲政不以革命有中國。朱氏曰或曰長尊尚也革兵也不尊尚強大兵革而人自服也）。程氏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不作聰明順天理也。朱氏曰此皆文王之明德上帝之所懷也。程氏曰帝謂文王當謀爾爲仇之方同爾兄弟之國以爾攻伐之具以伐爲仇之崇言聖人之化如

此而天下有昏惡之甚不能化者謀而伐之則天下皆
善而王業成呂氏曰言文王此德不形而功無迹與天同體而已雖興兵以伐崇莫非順帝則而
非我也
不長夏以革雖雖強通然與不大聲以色立文既同
訓詁亦當相類聲以色謂聲音與笑貌也夏以革謂
修大與變革也不大聲以色則不事外飾矣不長夏
以革則不縱私意矣無外飾無私意此明德之實也
臨衝閑閑崇墉言言執訊音信連連攸馘古獲反安安是類是
禡馬嫁反是致是附四方以無侮臨衝茀茀音弗崇墉仡仡魚乙
反是伐是肆是絕是忽四方以無拂
程氏曰閑閑徐緩之狀。毛氏曰言言高大也。鄭氏
曰訊言也執所生得者而訊問之。毛氏曰連連徐也

王氏曰連連屬而弗絕也攸所也馘獲也不服者殺而獻其左耳曰
馘孔氏曰王制云以訊馘告故不服者殺而獻其左耳曰馘以其不聽命服罪故取其耳以計功也。
程氏曰安安不輕暴也。毛氏曰於内曰類於野曰禡
鄭氏曰類也禡也師祭也。孔氏曰王制云天子將出類于上帝禡於所征之地尚書夏侯歐陽說以事類祭
之在南方就南郊祭之肆師注曰類禮依郊祀而爲之禡祭造軍法者其神蓋蚩尤或曰黃帝
。王氏曰致致其至也附使之内附也。毛氏曰茀茀
彊盛也。王氏曰仡仡壯也。鄭氏曰肆犯突也孔氏曰左
傳云若使輕者肆焉則可○程氏曰肆謂縱攻也。毛氏曰忽滅也。朱氏曰
拂戾也孔氏曰拂違也。程氏曰崇侯迷惡當文王始伐之
徐緩之時則不服故文王遂加之兵執訊連連之多聖
人之伐殺其犯順者不輕肆殺戮也故於馘也安安然
審重朱氏曰皆城下之戰也古者出征類于上帝禡于所征之地

所以暴明其罪告之神明伐而告之神明其伐合神明之道也朱氏曰言文王綏攻徐戰告祀羣神以致附來者而施德被于四方也○朱氏曰春秋傳曰文王伐崇三旬不降退脩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夫始攻之緩戰之徐也非力不足也非示之弱也將以致附而全之也及其終不下而肆之也則天誅不可以留而罪人不可以不得故也此所謂文王之師也

皇矣八章章十二句

靈臺民始附也文王受命而民樂其有靈德以及鳥獸昆蟲焉鄭氏曰民者歸文王久矣此言附則是方更見得民附若謂至此纔來附則不然且如鎬京辟雍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亦久矣非作辟雍而後服也○孔氏曰昆蟲王制注云昆明也明蟲者得陽而生得陰而藏祭統注云昆蟲溫生寒死之蟲然則謂蟄蟲皆是也

孟子曰文王以民力爲臺爲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鼈古之人與民皆樂故能樂也

所以謂之靈臺者不過如孟子之說而已自文王受命而民樂其有靈德以下皆講師之贅說也按武成文王誕膺天命以撫方夏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誕膺天命即此序所謂文王受命也以撫方夏即三分天下有其二之時也惟九年大統未集言既三分天下有其二九年而崩也詰以靈臺之作在此九年之間雖非詩人大意所有然尚無害漢儒因此遂以爲受命稱王而以靈臺爲天子之制則悖理甚矣泰誓三篇紂尚在之時武王之稱文王止曰文考而已至大誥武成追王之後始曰文考文王此文王生前不稱王之明驗也武王牧誓首曰師所告者不過司徒司馬司空亞旅未備天子六卿之制豈有文王之時已僭天子之臺哉

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

毛氏曰經度之也○蘇氏曰靈之言善也晁氏曰爲劉向之學說靈

臺之詩曰靈臺書也○朱氏曰言其如神靈之所爲也○毛氏曰四方而高曰臺○孔氏曰左傳云秦伯獲晉侯以歸乃舍諸靈臺杜預云在京兆鄠縣周之故臺也○鄭氏曰營表其位也○毛氏曰攻作也○朱氏曰不日不終日也○孔氏曰經理而量度初始爲靈臺之基趾也既度其處乃經理之營表之（王氏曰經其南北而四營之也○長樂劉氏曰經謂揆其廣深營謂定其基趾）○鄭氏曰衆民築作不日而成之言說文王之德勸其事忘已勞也

文王之作臺主於望氛祲觀民俗以察天人之意固以疏瀹精神宣節勞逸蓋一弛一張無非事也楚椒舉曰先王之爲臺榭也榭不過講軍實臺不過望氛祥故榭度於大卒之居臺度於臨觀之高其所不奪穡地其爲不匱財用其事不煩官業其日不廢時務瘠磽之地於是乎爲之城守之木於是乎用之官僚之暇於是乎臨之四時之隙於是乎成之故周詩曰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麀鹿攸伏其言得之矣（毛鄭以此詩爲五章章四句或以爲前二章章六句後二章章四句於文義甚協若愈於毛鄭今觀椒舉舉詩止於麀鹿攸伏蓋全舉前二章之文也若以首章爲章六句則椒舉所引詩末二句在它章矣然則章句其傳甚遠未易以意改也）

經始勿亟（居力反）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音又）麀（音憂）鹿攸伏

鄭氏曰亟急也○丘氏曰子來猶子爲父來也○毛氏曰囿所以域養禽獸也（孔氏曰春秋築鹿囿則囿者築牆爲界域而禽獸在其中○說文曰囿苑有垣也）○爾雅釋獸云鹿牡麚牝麀○毛氏曰攸所

也。朱氏曰經始勿亟文王恐煩民令勿亟作也庶民
子來如子趨父事不召而自來也李氏曰左傳去樂郎聞季平子欲其速成
叔孫昭子曰詩曰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焉用速成其以勦民也蓋速成出於民之意則可出於君之意則不可
出於君之意則爲勦民出於民之意則見其得民心也。孔氏曰鄭駮異義云於
臺下爲囿沼。趙氏孟子注曰文王在此囿中麀鹿懷
任安其所而伏不驚動也王氏曰麀鹿攸伏則孳乳得其時。長樂劉氏曰鹿易驚
易驚王在靈囿徒御非少不驚不逃而攸伏者無害物之心鹿則信之而弗疑也
麀鹿濯濯直角反白鳥翯翯户角反王在靈沼於牣音刃魚躍
毛氏曰濯濯娛遊也翯翯肥澤也孔氏曰娛樂遊戲亦由肥澤故也二者互
相足沼池也牣滿也鄭氏曰牣充也。鄭氏曰鳥獸肥盛喜樂言
得其所靈沼魚盈滿其中皆跳躍亦言得其所長樂劉氏曰麀
鹿濯濯者行止自若也白鳥翯翯者飛鳴自適也於牣魚躍者魚驚則潛今牣而躍者習於仁而自喻也。

鄭氏曰麀鹿之在囿不知囿之爲囿亦如在於山林魚
鼈之在沼不知沼之爲沼亦如指忘於江湖自非文王
之德上及飛鳥中及走獸下及潛魚豈能及此
虡音巨業維樅七凶反賁扶云反鼓維鏞音容於音烏論鼓鐘於樂辟
音壁廱音雍
毛氏曰植者曰虡橫者曰栒業大版也樅崇牙也鄭氏曰虡
也栒也所以縣鍾鼓也設大版於上刻畫以爲飾。孔氏曰縣鍾磬者兩端有植木其上有橫木謂直立者爲
虡謂橫牽者爲栒栒之上加之大版刻版捷業如鋸齒爲之飾又以彩色爲大牙其狀隆然謂之崇牙樅即崇牙
之貌樅樅然也。朱氏曰崇牙之樅樅峻峙貌也賁大鼓也孔氏曰賁大也故謂大鼓爲賁鼓韗
人云鼓長八尺鼓四尺中圍加三之一謂之鼖鼓注亦云大鼓謂之鼖鼓是也鏞大鍾也孔氏曰釋
樂云大鍾謂之鏞李巡曰大鍾音声大鏞大也。鄭氏曰論之言倫也得其倫
理乎鼓與鍾也蘇氏曰論講也。毛氏曰水旋丘如璧曰辟廱

以節觀者孔氏曰璧體圓而內有孔此水亦圓而內有地猶如璧然以水繞丘所以節約觀者令在
外而觀也。朱氏曰王制論學曰天子曰辟廱諸侯曰泮宮說者以爲辟廱大射行禮之處也水旋丘如璧以
節觀者泮宮諸侯鄉射之宮也其水半之蓋東西門以南通水北無也故振鷺之詩曰振鷺于飛于彼西廱說
者以廱爲澤蓋即旋丘之水而其學即所謂澤宮也蓋古人之學與今不同孟子所謂序者射也則學蓋有以
射爲主者矣蘇氏引莊周言文王有辟廱之樂遂以辟廱亦爲樂名而曰古人以樂教胄子則未知學以樂而
得名歟樂以學而得名歟則是又以爲晉樂之所也[illegible]子亦曰辟廱古無此名其制蓋始於此及周有天下遂
以名天子之學而諸侯不得立焉記所謂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泮宮者蓋以擇士云尒。孔氏
曰鄭氏駁異義云韓詩說辟廱者天子之學所以教天下春射秋饗尊事三老五更在南方七里之內左氏說
天子靈臺在太廟之中壅之以靈沼謂之辟廱皆無明文玄按靈臺一篇之詩有靈臺有靈囿有靈沼有辟廱
則辟廱及三靈皆同處在郊矣袁準正論云辟廱大射養孤之處
於嘆辭也樂記曰論倫無患樂之情也鄭氏以論爲
倫蓋本諸此或疑靈臺之詩叙臺池苑囿與民同樂

胡爲以辟廱學校勸入之彼蓋未嘗深考三代人君
與士大夫甚親游宴之暬御征行之扈衛無所往而
不與髦俊俱焉樂正司業父師司成則樂者固學士
之所常肄也夫豈有二事哉
於論鼓鍾於樂辟廱鼉徒何反鼓逢逢薄紅反矇音蒙瞍蘇口反奏
公
陸氏草木疏曰鼉形似蜥蜴四足長丈餘生卵大如鵝
卵甲如鎧甲其皮堅厚可冒鼓李氏曰上林賦曰擊鳴靈鼉之鼓則以鼉皮爲鼓
可知矣。毛氏曰逢逢和也釋文曰埤蒼云鼓声也有眸子而無見
曰矇無眸子曰瞍鄭氏曰凡声使瞽瞍爲之公事也
樂者矇瞍之事也聞鼉鼓之聲知矇瞍方奏其事也
前三章樂文王有臺池鳥獸之樂也後二章樂文王

有鍾鼓之樂也皆民樂之辭也

靈臺五章章四句

下武繼文也武王有聖德復扶又反受天命能昭先人之功焉鄭氏曰繼文者繼文王

下武維周世有哲王三后在天王配于京

鄭氏曰下猶後也孔氏曰居下世即是在後。毛氏曰三后大王王季文王也。朱氏曰在天既沒而其神在天也。毛氏曰王武王也。鄭氏曰京謂鎬京也。王氏曰大王王季文王以文德造始于上武王以武功續終于下故曰下武維周世有哲王。陳氏曰哲王謂誰其在天則太王王季文王其在鎬京則武王是也在鎬京者足以配彼在天者

下者繼上之辭也下武之繼文即頌所謂嗣武受之也武王一戎衣而天下大定其樂曰大武故言周王業之成必曰武焉

王配于京世德作求永言配命成王之孚

蘇氏曰作起也。鄭氏曰永長也。蘇氏曰配命配天之命。鄭氏曰孚信也。李氏曰武王之所以配三后者則以維世德是求故也起而求其先世之德以繼之也。陳氏曰三后之孚著于民久矣至武王配天然後成王者之信王氏曰大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文王大統未集至于武王然後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然後能爲成王之孚

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孝思孝思維則

毛氏曰式法也。王氏曰王孚成矣則下土以爲式武

王作求至於成王之孚下土之式則亦維先人之故繼其志述其事故也故曰永言孝思。李氏曰下土之斯以爲式者以武王之孝而民則之故也朱氏曰武王既成王業天下咸法則之亦法其孝思而已蓋求其世德而成王之孚孝思之至孰大於是

媚茲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昭哉嗣服

鄭氏曰媚愛也茲此也一人武王也。毛氏曰侯維也。鄭氏曰服事也。蘇氏曰天下思所以媚之者維順其德以應之然則武王之孝能嗣先王之事者豈不明哉。孔氏曰順德定本作慎德準約此詩上下及鄭箋引易宜爲順字又集注亦作順疑定本誤董氏曰崔靖子云應侯順德

昭茲來許繩其祖武於萬斯年受天之祜

鄭氏曰茲此也。陳氏曰來所自來也許語助也。蘇氏曰繩約也。毛氏曰武迹也。鄭氏曰祜福也。陳氏曰昭茲承上昭哉嗣服而言也武王昭哉嗣服有自來矣其道本於繩約其祖先之蹤跡也。鄭氏曰於萬斯年受天之祜天下樂仰武王之德欲其壽考之言。後漢祭祀志注東平王蒼曰大雅曰昭茲來御慎其祖父

受天之祜四方來賀於萬斯年不遐有佐

朱氏曰賀朝賀也周末秦強天子致胙諸侯皆賀。鄭氏曰遐遠也。孔氏曰佐助也。呂氏曰不遐有佐者四方皆來佐助雖萬年不以爲遠也

下武六章章四句。

文王有聲繼伐也武王能廣文王之聲卒其伐功也孔氏曰經上四章言文王之事下四章言武王君天下服四方定鎬京安後世其所施之事皆繼伐之功故言繼伐以揔之○蘇氏曰繼文者言繼其文德繼伐者又兼言其武功也
文王有聲遹尹橘反駿音峻有聲遹求厥寧遹觀厥成文王烝哉
鄭氏曰遹述也駿大也○李氏曰觀當如字讀○毛氏曰烝君也呂氏曰烝君也衆也皆所以得衆爲君也○蘇氏曰文王之所以有聲者能述大其先人之聲耳凡求其所以安覲其所以成無非述之者此文王之所以爲君也○鄭氏曰君哉者言其誠得人君之道○說文曰欥詮詞也從欠從日詩曰欥求厥寧余律切董氏曰孫毓引詩曰欥求厥寧
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文王烝哉
說文曰酆周文王所都在京兆杜陵西南○孔氏曰武功非獨伐崇而已所伐邘耆密須昆夷之屬皆是也別言伐崇者以其功最大其伐最後故特言之爲作邑張本言功成乃作邑也
築城伊淢況域反作豐伊匹匪棘居力反其欲遹追來孝王后烝哉
毛氏曰淢成溝也鄭氏曰方十里曰成淢其溝也廣深各八尺○孔氏曰匠人云成間有洫淢內之地其方十里○釋文曰韓詩作洫深也○陳氏曰匹稱也○鄭氏曰棘急也○毛氏曰后君也○孔氏曰上言作邑于豐此述作豐之制○朱氏曰文王築豐邑之城因舊淢爲限而築之○陳氏曰作豐之制不爲侈大唯其稱而已○朱氏曰非欲亟成己之所欲也述追先人之志而來致其

孝耳王后亦指文王也○禮器引詩曰匪革其猶聿追來孝○釋文棘作亟曰或作棘欲作慾曰或作欲

王公伊濯直角反維豐之垣音袁四方攸同王后維翰王后烝哉

呂氏曰濯如滌言明白而不昧張氏曰濯有鮮潔之意○毛氏曰翰幹也○呂氏曰文王至此明建都邑亦天下知所歸往天下皆倚以爲賴朱氏曰四方於是來歸而以文王爲楨幹也

王公如易所謂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蓋統言之也

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四方攸同皇王維辟音壁皇王烝哉

鄭氏曰豐水禹治之使入渭東注于河豐邑在豐水之西鎬京在豐水之東孔氏曰禹貢曰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豐入于河是豐水入渭東注于河帝王世紀云豐鎬皆在長安之西南言豐邑在豐水之西鎬京在豐水之東以時驗而知之後漢地理注豐鎬相去二十五里績功也○毛氏曰皇大也○鄭氏曰辟君也○李氏曰指豐水以言武王之功董氏曰詩人論周之建都在豐鎬而豐水正居其中者於是思禹之績而見周之成功也○蘇氏曰豐水之所以東注者禹之功也四方之所以歸周者武王維君也○張氏曰時武王既得天下故言皇王烝哉朱氏曰皇王有天下之號指武王也

鎬京辟廱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皇王烝哉

毛氏曰武王作邑於鎬京後漢地理志曰鎬在京兆尹上林苑中孟康曰長安西南有鎬池古史考曰武王遷鎬長安豐亭鎬池也皇覽曰文王武王周公冢皆在鎬聚東杜中○長樂劉氏曰武王自豐而作京于鎬以諸侯之朝覲四夷之來王非豐邑之可容也故越豐水之東作鎬京爲張氏曰周家自后稷居邰而公劉則居於豳大王邑岐而文王又遷于豐至武王則居鎬當是時民之歸者日衆其地有不能容必至于遷○張氏曰靈臺辟廱文王之學也辟廱之在鎬

京者武王之學也辟廱至此始爲天子之學當武王作
鎬京辟廱之時天下無思不服於此尤見王業之成也
民之歸周亦久矣非謂至此而始子來也○朱氏曰無
思不服心服也孟子曰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
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武王烝哉
鄭氏曰考猶稽也稽疑之法必契灼龜而卜之宅居也
○鄭氏禮記注曰武王卜而謀居此鎬邑龜則出吉兆
正之武王築成之○呂氏曰言武王稽天命宅鎬京定
都以爲天下君也
豐水有芑（音起）武王豈不仕詒（以之反）厥孫謀以燕翼子武王
烝哉
毛氏曰芑草也仕事也○陳氏曰詒遺也○毛氏曰燕
安也翼敬也○孔氏曰豐水猶以潤澤生芑菜況武王
豈不以澤及後人爲事乎○蘇氏曰故遺其子孫之謀
以安後世之敬者（孔氏曰以安敬事之子孫○朱氏曰翼武王豈无所事乎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則武王之事也○王氏曰垂略之以謀非翼子亦不能以燕也）
孫與子特互言之皆謂子孫也序言武王繼伐而此
詩未嘗一言及武王之伐功何耶定都而無思不服
創業而詒厥子孫故非大告武成之前所能致也詩
人之作蓋有本末具載精粗兼舉者矣亦有言其意
而略其事者矣不可以一體求也
文王有聲八章章五句
文王之什十篇六十六章四百一十四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二十五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二十六

生民之什

生民尊祖也后稷生於姜嫄（音原）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配天焉（朱氏曰周公成王致太平制禮以王功起於后稷故推本之以配天焉禮記稱萬物本於天人本於祖但乃其本可以相配是故王者皆以祖配天○蘇氏曰周公制禮推尊后稷以配天故為此詩言其所以尊之）

厥初生民時維姜嫄生民如何克禋（音因）克祀以弗（音拂）無子履帝武敏（密謹反）歆（許金反）攸介（音戒）攸止載震（眞愼反）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

鄭氏曰厥其也初始也○朱氏曰民人也謂周人也○毛氏曰生民本后稷也○鄭氏曰時是也姜姓者炎帝之後有女名嫄○毛氏曰后稷之母○鄭氏曰克能也

○孔氏曰外傳云精意以享曰禋禋祀祀郊禖也毛氏曰古者必立郊禖焉玄鳥至之日以太牢祠于郊禖天子親往后妃率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韣授以弓矢于郊禖之前○鄭氏曰二王之後得用天子之禮○孔氏曰燕來主為孚乳蕃滋故重其初至之日用牛羊豕之大牢祀於郊禖之神蓋祭天而以先禖者配之變媒言禖者神之也○鄭氏曰弗之言祓也音拂毛氏曰弗去也去無子求有子○孔氏曰周語云祓除其心周禮女巫云祓除釁浴左傳云祓社釁鼓檀弓云巫先祓柩皆祓除凶惡之義祓与去意亦同也○毛氏曰履踐也○鄭氏曰帝上帝也○爾雅曰履帝武敏武迹也敏拇也郭璞曰拇迹大指処○朱氏曰以敏字係於履帝武之下則敏字加於攸介攸止全句之上皆不成文也○毛氏曰歆饗也○孔氏曰孫炎云介者相助之義○釋文曰震有娠也毛氏曰震動也○孔氏曰動謂懷任而身動也左傳曰邑姜方震大叔后緡方震皆謂有身為震也○毛氏曰夙早也育長也○王氏曰縣所謂民之初生則本由大王之興此所謂厥初生民則本其由

后稷而起也莆田鄭氏曰民類五穀以生其初生此民者謂与是維姜嫄也以后稷生於姜嫄故也○鄭氏曰姜嫄當堯之時為高辛氏之世妃孔氏曰謂為其後世子孫之妃也未知其乃幾世故直以世言之大戴禮史記諸書皆以姜嫄為帝嚳上妃稷為嚳子張融云即如諸書之說則帝嚳聖夫姜嫄正妃配合生子人之常道詩何故但歎其母不美其父周魯何特立姜嫄之廟乎姜嫄之生后稷如何乎乃禋祀上帝於郊禖以祓除其無子之疾而得其福也孔氏曰姜嫄得祈郊禖者是二王之後得祭天也郊禖之時時則有大神之迹姜嫄履之足不能滿履其拇指之處○王氏曰列子曰后稷生乎巨跡姜嫄履巨跡之拇以歆郊禖之神助祭而止則娠而生育其所生育是為后稷載夙則言其疾而不遲也○張氏曰生民之事不足怪人固有無種而生當民生之始何嘗便有種固亦因化而有蘇氏曰凡物之異於常物者其取天地之氣必多故其生也或異學者以耳目之

陋而不信乃以物之變聖人則不然河圖洛書稷契之生皆於詩易不以為怪其識蓋廣也○朱氏曰毛公說姜嫄出祀郊禖而履帝武之迹而行事有敏鄭氏說姜嫄見大人迹而履其拇亡家之說不同古今諸儒多是毛而非鄭然史記亦云姜嫄見大人迹心忻然欲踐之踐之而身動如孕則亦非無聽說矣

誕彌亡爾反厥月先生如達他末反不坼勑宅反不副孚逼反無菑音災以赫厥靈上帝不寧不康禋祀居然生子

毛氏曰誕大也朱氏曰此篇多誕字皆訓為大然有不甚通者疑但發語辭耳彌終也甫田鄭氏曰彌滿也○鄭氏曰終十月而生○朱氏曰先生首生也毛氏曰姜嫄之子先生者也○鄭氏曰達羊子也孔氏曰說文云達小羊也從羊大聲薛綜等皆曰羊子初生達小名羔未成羊曰羜大曰羊○王氏曰達之字從羍從辵○孔氏曰羊子以生之易故比之坼副皆裂也又曰楚世家云陸終娶於鬼方氏曰女潰孕三年不乳乃剖其左脇獲三人焉剖其右脇獲三人焉孔記曰為天子削瓜者副之是副為裂也○朱氏曰赫顯也○鄭氏曰康寧皆安也○朱氏曰居然猶徒然也○孔氏曰婦人之生首子其產多難此后稷雖是最先生者其生之易如羊子之生其生之特不坼副不副裂其母故其母無災殃無患害天既祐令有身又使之生易是天意以此顯其有神靈也○朱氏曰上帝豈不寧不康我之禋祀乎而使我無人道而徒然生是子也

誕寘之豉反之隘於懈反巷戶降反牛羊腓符非反字之誕寘之平林會伐平林誕寘之寒冰鳥覆翼之鳥乃去矣后稷呱音孤矣

毛氏曰寘置也腓辟也字愛也○朱氏曰會值也○蘇氏曰覆蓋也翼藉也呱泣聲也○朱氏曰無人道而生子或者以為不祥故棄之○孔氏曰嬰兒未有所知當

爲牛羊所踐今乃避而愛之○毛氏曰牛羊而辟人者
理也置之平林又爲人所收取王氏曰平林非人所往來而又適會伐平林者
收而生之人而收取之又其理也故又置之於寒冰王氏曰猶以爲
適与人會而收之未足以爲異也則又迺寘之寒冰○孔氏曰姜嫄以玄鳥至月而禋祀在毋十月而生稷
生正當冰月故得棄之於冰也大鳥來一翼覆之一翼藉之○王氏曰
寘之寒冰而鳥覆翼之則爲異甚矣○孔氏曰人往收
取鳥乃飛去矣后稷遂呱呱然而泣矣
實覃徒南反實訏況于反厥聲載路誕實匍音蒲匐蒲北反克岐其宜
反克嶷魚極反以就口食蓺魚世反之荏而甚反菽荏菽旆旆蒲貝
反禾役穟穟音遂麻麥幪幪莫孔反瓜瓞田節反唪唪布孔反
毛氏曰覃長也訏大也○陳氏曰載路滿路也○匍匐
解見谷風○毛氏曰岐知意也嶷識也蘇氏曰岐嶷嶷峻茂也○

徐氏曰口食自能食也○鄭氏曰蓺樹也○毛氏曰荏
菽戎菽也鄭氏曰戎菽大豆也旆旆然長也王氏曰枝旟揚起也○禾解見
七月○毛氏曰役列也孔氏曰種禾則使有行列穟穟苗好美也王氏
曰成秀也幪幪然茂盛也王氏曰蒙密也唪唪然多實也○孔氏曰
上既言收取后稷此說其長養之事○蘇氏曰后稷之
生其體質長且大其聲則載於路矣○鄭氏曰能匍匐
則岐岐然意有所知也其貌嶷嶷然有所識別也○王
氏曰以就口食者言其稍長免乳以就口食也○鄭氏
曰就口食之時則有種殖之志言天性也○長樂劉氏
曰旆旆穟穟幪幪唪唪言皆異於常人所種○孔氏曰
周本紀曰棄爲兒時其遊戲好種殖麻麥麻麥美即此
章是也又曰及爲成人遂好耕農相地之宜宜穀者稼

穡之民皆法之堯聞之舉棄爲農師天下得其利下章
是也。說文嶷作㠜曰小兒有知。釋文菽作叔曰叔
或作菽。說文曰穎禾末也詩曰禾穎穟穟。董氏曰
崔靈恩集注唪作菶說文亦云唪字讀若瓜瓞菶菶
誕后稷之穡有相（息亮反）之道茀（音弗）厥豐草種之黃茂實方
實苞（補交反）實種（章勇反）實褎（徐秀反）實發實秀實堅實好實穎（營井反）實栗
即有邰（他來反）家室
毛氏曰相助也茀治也（王氏曰草盛曰茀治茀亦謂之茀猶治亂謂之亂也）。鄭
氏曰豐茂也。蘇氏曰黃茂嘉穀也（毛氏曰黃嘉穀也茂美也）。董
氏曰集注以方爲房。朱氏曰苞甲而未坼也實方實
苞此讀其種也種布種也褎漸長也（毛氏曰褎長也）。王氏曰
發者其莖發也（鄭氏曰發發管時也。孔氏曰莖之將秀必如竹管穗發中而出）。呂

氏曰秀始穟也（長樂劉氏曰秀謂將實也）。王氏曰堅者其實堅也
好者其形味好也。毛氏曰穎垂穎也（王氏曰穎者垂末也實繁碩故垂
垂末也）栗其實栗栗然（孔氏曰左傳云嘉栗旨酒服虔以穀之初熟爲栗是栗爲穀熟貌）
（蘇氏曰栗不秕也。長樂劉氏曰栗謂收及時而栗澤）邰姜嫄之國也（釋文曰邰今京兆武
功縣。孔氏曰杜預云武功縣所治斄城是也）。鄭氏曰后稷之掌稼穡有助
之道謂若神助之力（孔氏曰言種之必好似有神助。張氏曰后相之道贊化育之一端）
（也今農民未見致力於田一日或有一耕即種其收即夫幸也殊不知壤細即能蓄滋溉之大者過於豆如工
又倍於粒則必透風不能生十必失其四五矣此人力之不盡也非后稷則盡人力之助）。董氏曰
治去豐草然後嘉穀得殖故種之黃茂。孔氏曰種之
黃茂以下皆說嘉穀茂盛故言黃盛以總之。朱氏曰
后稷之穡如此堯以其有成功於民封於邰使即其母
家而居之以主姜嫄之祀故周人亦世祀姜嫄焉（孔氏曰邰）

囯廼自有君此或絶滅或遷徙故以其地封后稷也〇李氏曰以邰爲姜嫄父母之國於經無所考據〇

釋文曰茀韓詩作拂

人事盡處即是天理有相之道當合鄭箋横渠之説

觀之

誕降嘉種維秬音巨維秠孚鄙反維穈音門維芑音起恒古鄧反之秬

秠是穫是畝恒之穈芑是任音壬是負以歸肇音兆祀

毛氏曰秬黑黍也秠一稃二米也孔氏曰郭璞云秠亦黑黍但中米異耳是黑黍之大名秠是黑黍之中有二米者穈赤苗也芑白苗也孔氏曰釋草穈作虋者同郭璞云虋今之赤粱粟芑今之白粱粟皆好穀也虋音穈恒徧也孔氏曰言種之廣多故以恒爲徧定本作恒集注作亘字〇王氏曰任者肩任之也蘇氏曰任擔也負者背負之也〇毛氏曰肇始也〇王氏曰后稷既即有邰家室矣則又擇嘉種而誕降之以教民蓺孔叢子魏王問子順曰寡人聞昔者上天神異后稷而爲之下嘉穀周遂以興若曰天雖至神自古及今未聞下穀與人也詩美后稷能大教民種嘉穀以利天下故詩曰誕降嘉種猶書所謂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也所謂嘉種則秬也秠也穈也芑也〇蘇氏曰徧種之既成穫而棲之於畝負任以歸而始祭焉朱氏曰秬秠言穫畝穈芑言任負互文耳〇王氏曰后稷始受國爲祭主故曰肇祀

誕我祀如何或舂傷容反或揄音由或簸波我反或蹂音柔釋之叟叟所留反烝之浮浮載謀載惟取蕭祭脂取羝都礼反以軷蒲末反載燔音煩載烈以興嗣歳

毛氏曰揄抒食汝反臼也孔氏曰謂抒米以出臼也〇釋文曰蒼頡篇云抒取出也〇長樂劉氏曰蹂以脫其穗〇毛氏曰釋淅星歴反米也孔氏曰淅米謂洮米也叟叟聲也浮浮氣也孔氏曰釋訓云溞溞淅也烰烰氣也樊光引此詩孫炎曰溞溞淅米聲烰烰炊之氣浮以此米則有聲烝飯則有氣取爾雅之意爲說也〇溞蘇刀切洮徒刀

反浮音浮○鄭氏曰惟思也○蕭解見采葛○孔氏曰脂祭
牲之脂也○毛氏曰羝羊牡羊也孔氏曰祭不用牝羝當云羊牲牝牡○
郭璞云吳羊白羝者也是亦以牡為羝也當詩文反羝都禮反牂子郎反牡音母軷道祭也
鄭氏周禮注曰行山曰軷封土為山象以菩芻棘柏為神主既祭以車轢之而去○孔氏曰犬人云伏瘞亦如
之鄭司農云伏謂伏犬以王車轢之此用牲亦伏軷上菩音負又音倍芻初俱反轢音歷瘞於例反傳
火曰燔孔氏曰謂加火燒之貫之加于火曰烈孔氏曰即今之炙肉也○孔
氏曰此言將祭之事以所得秬秠穈芑之粟或使人在
碓而舂之或使人就臼而抒之○長樂劉氏曰或播以
揚其糠○朱氏曰或蹂禾取穀以繼之○孔氏曰既蹂
舂得米乃浸之於盆淅而釋之其聲溲溲然又炊之於
甑爨而烝之其氣浮浮然○鄭氏曰釋之烝之以為酒
及簠簋之實○朱氏曰謀惟戒祭祀之事也長樂劉氏曰載謀請

卜日擇士也載惟謂致齋濊慮也於是或取蕭以祭脂毛氏曰取蕭合黍稷臭達牆屋
既奠而後爇蕭合馨香也○王氏曰取蕭祭脂則宗廟之祭亦臭也或取羝以軷或燔
之或烈之四者皆祭祀之事○毛氏曰以興來歲繼往
歲也孔氏曰欲以興起來歲使之繼嗣往歲而相得豐年也○黃氏曰韓詩作或
舂或抌故鄭衆於舂人引此為據音抌徹鄭衆說亦以
或舂或抌○說文曰舀抒臼也以沼切詩云或簸或舀
卬五郎反盛音成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胡臭亶
都但反時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許乙反于今
毛氏曰卬我也木曰豆瓦曰登豆薦菹醢也登大羹也
孔氏曰禮器云木豆謂之豆瓦豆謂之登天官醢人掌四豆之實皆有菹醢是以為薦菹醢也公食大夫禮
云大羹湆不和實於登是登為盛大羹也大古之羹不調以鹽菜清者肉汁也○王氏曰釋之烝之簠簋尊爵
之實也羝俎實也豆登則實以菹醢大羹之器也或言其器或言其實互相備也○鄭氏曰始

升其馨香始上行也居安也歆享也董氏曰傳曰鬼神食氣謂之歆胡
何也○朱氏曰臭香也○鄭氏曰亶誠也○毛氏曰迄
至也○王氏曰我今盛于豆登謂周室尊祖以配天之
祭也李氏曰前章言后稷肇祀為祭宗廟此章言後世既有天下郊天配以后稷也先儒謂后稷祀天
一不在魯郊上帝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禮也而謂堯与稷亦然乎○董氏曰先儒謂后稷得祭天者二王之
後也后稷於舜不得為二王之後況士乎亡祀者遠貧與亡豈后稷得祀天耶○朱氏曰其香
始升而上帝已安饗之言應之疾也○鄭氏曰何芳臭
之誠得其時乎李氏曰言得其時士冠禮曰享蔡亶時○李氏曰因郊天
之祭而念后稷之始得百穀以肇祀○曾氏曰自后稷
肇祀以來前後相承兢兢業業惟恐一有罪悔獲戾于
天閱數百年而此心不易故曰庶無罪悔以迄于今言
周人世世用心如此也

生民八章四章章十句四章章八句

行葦韋鬼反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內睦九族外
尊事黃耇音苟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焉朱氏曰序以詩有勿踐行葦而曰仁
及草木以有以祈黃耇而曰尊事黃耇有老乞言則無此
自周家忠厚以下論成周盛德至治則得之然非
此詩之義也意者講師見序有忠厚之語而附益
之賦

敦徒端反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維葉泥泥乃禮反戚
戚兄弟莫遠具爾
朱氏曰興也○毛氏曰敦聚貌行道也○葦解見匏風
○朱氏曰勿戒止之辭也○王氏曰苞抱攀也○鄭氏
曰體成形也○毛氏曰葉初生泥泥朱氏曰柔澤貌戚戚內相親

也（孔氏曰親〻起於心內發言內相親）○鄭氏曰莫無也（朱氏曰莫猶勿也）具猶俱
也○蘇氏曰爾近也○鄭氏曰敦〻然道旁之貌牧牛
羊者毋使踐履折傷之○李氏曰此言方苞方體其葉
又泥泥而美又孰忍傷之哉○陳氏曰兄弟不可相遠
此詩毛氏七章二章章六句五章章四句鄭氏析爲
八章以文義考之當從毛氏一章以行葦興兄弟宜
作六句二章言陳設宜作四句三章言燕樂宜作六
句後四章則不可增損毛鄭所同也敦彼行葦方苞
方體維葉泥泥其可使牛羊踐履之乎戚戚兄弟其
可疏遠而不親近之乎忠厚之意藹然蓋見於言語
之外矣下章之燕樂皆所以樂乎此也毛氏以戚戚
爲內相親唯體之深者爲能識之

或肆之筵（以然反）或授之几肆筵設席授几有緝（七習反）御
毛氏曰肆陳也○鄭氏周禮注曰鋪陳曰筵（音延）藉之曰
席（孔氏曰在下爲鋪陳在上人所蹈藉故在下者稱筵在上者稱席）○毛氏曰設席重
席也○鄭氏曰緝猶續也御侍也（毛氏曰緝御踧踖之容也）○長樂
劉氏曰肆之筵所以行燕礼也授之几者優尊也（鄭氏曰年
稚者爲設筵而已老者加之以几○孔氏曰時王心實從鋪設但遽或有陳之筵席者或有授之以几者○）
鄭氏曰老者既爲設重席授几又有相續代而侍者（長樂
劉氏曰更其僕御所以優老不暫闕其侍從也）○陳氏曰非特肆筵而已又有
重席非特授几而已又有侍御之人
或獻或酢（才洛反）洗爵奠斝（古雅反）醓（他感反）醢以薦或燔或炙
嘉殽脾（婢支反）臄（渠略反）或歌或咢（五洛反）
毛氏曰斝爵也夏曰醆殷曰斝周曰爵（孔氏曰謂之斝者明堂位注謂）

[illegible]也○蘇氏曰醓醢蓋醢之多汁者也鄭氏曰醓為之禮非葅則醓醢也○孔
氏曰醓肉汁也蓋用肉為醢特有多汁故以醓為名其无汁者自以所用之肉魚鴈之屬為之名也醓所以薦
葅禮籩豆偶有醓必有葅醓人云朝士之豆非葅醓醢是也○鄭氏曰燔用肉炙用
肝○毛氏曰臄函也孔氏曰服虔通俗云口上曰臄口下曰函○說文云函舌也又云口
裏肉也歌者比於琴瑟也孔氏曰經傳諸言歌者皆以絃和之徒擊鼓曰咢
孫炎云聲驚咢也○鄭氏曰進酒於客曰獻客荅之曰酢主人
又洗爵醻客客受而奠之不舉也孔氏曰所洗所奠一物也儀禮飲酬者亦
云卒爵是爵為總辭作詩者因洗奠之別變其文耳○孔氏曰於獻酒之時則用
醓醢以薦之或燔其肉或炙其肝以為羞所加殽則脾
之與臄酒殽既備又作樂助歡○孔氏曰定本集注經
皆作嘉鄭氏曰以脾函為加故謂之嘉○董氏曰舊書作加殽定本作嘉唐改從定本
敦音彫弓既堅四鍭音侯既鈞居旬反舍音舍矢既均序賓以賢

毛氏曰敦弓畫弓也天子敦弓孔氏曰敦与彫古今字之異彫是畫飾之義弓
人為弓唯言用漆不言畫則漆上又畫之○李氏曰荀子云天子彫弓諸侯彤弓大夫黑弓何休公羊注亦曰
天子彫弓諸侯彤弓大夫嬰弓士盧弓此言敦弓即所謂天子彫弓也○爾雅曰金鏃作木
反翦羽謂之鍭孔氏曰方言云關西曰箭江淮謂之鏃則鏃者鐵鏃之矢名也○後漢南蠻傳
其民戶出箭羽三十鍭○毛氏曰鍭矢參亭孔氏曰鍭是矢參亭者也矢人為鍭矢三
分一在前二在後鄭注云三訂之而平者前有鐵重也四矢皆輕重鈞亭故言四鍭既均○鄭氏曰
舍釋也孔氏曰釋謂既射放矢也○丘氏曰均徧也謂四鍭徧釋之
射以中多者為賢鄉射禮曰若右勝則曰右賢於左若左勝則曰左賢於右○朱氏
曰既燕而射以為樂也孔氏曰王肅以此為燕射於燕旅酬之後乃為之○鄭
氏曰序賓以賢謂以射中多少為次序
此兩章鄭玄以為將養老大射擇士王肅以為燕射
以詩之所敘考之儀禮王肅之說是也孔穎達譏王肅燕射之說

謂燕射旅酬之後乃爲之不當誤文於曾孫爲主之上豈先爲燕射而後酌酒哉遂從朱氏以爲大射抑不知此篇乃成周燕宗族兄弟之詩非大射擇士時也按儀礼燕射如鄉射之礼射雖畢而飲未終與辭无筭爵高酌尚多言酌大斗祈黃耇於既射之後亦豈不可乎然學者讀此詩當深挹順弟和樂之風以自陶冶若一一拘牽礼文則其味薄矣

敦弓既句古豆反既挾子協反四鍭四鍭如樹序賓以不侮

孔氏曰既句是引滿時也又曰彀与句字雖異音義同說文云彀張弓也二京賦曰彫弓斯彀○鄭氏曰射礼搢三挾一个言已挾四鍭則已徧釋之孔氏曰搢者插也挾謂手挾之射用四矢故插三於帶間挾一以扣絃而射也射礼每挾一矢今言挾四鍭故知已徧釋之也案大射礼搢三挾一个謂卿大夫若其君則使人屬矢不親挾也○丘氏曰四鍭如樹言皆著於鍭如以手植之也王氏曰言其貫之力如植也○朱氏曰言其貫革而堅正也○朱氏曰不侮不以中病不中者也

射以中多爲雋以不侮爲德

四鍭既均泛言射者也故繼之曰序賓以賢四鍭如樹專言勝者也故繼之曰序賓以不侮

曾孫維主酒醴維醹如主反酌以大斗以祈黃耇

毛氏曰曾孫成王也朱氏曰此詩作於成王之時則蓋謂成王也而說者以他詩例謂曾孫皆以爲成王則誤矣醹厚也說文曰醹厚酒也大斗長三尺也孔氏曰謂其柄也漢礼器制度注勺五升徑六寸長二尺是也○孔氏曰祈訓爲求○黃耇解見南山有臺○王氏曰序賓以賢又以不侮矣而爲之主者則曾孫也孔氏曰周之先王皆親而敬老成王承先王之法度而爲主之言詩明先王亦然也○李氏曰成王之爲上人而酒醴皆厚矣遂酌大斗以祈求黃耇也朱氏曰祈黃耇頌禱之辭按古器物款識多此語如云用蘄萬壽用蘄眉壽永命多福用蘄眉壽萬年無疆皆此類也○王氏曰以祈黃耇爲則序以祈謂養老乞言也

酌大斗而祈黃耇之也頌禱與之言皆在其中矣
不必專指一端也
黃耇台背(湯來反)以引以翼壽考維祺(音其)以介景福
毛氏曰台背大老也(鄭氏曰台之言鮐也大老則背有鮐文○孔氏曰釋詁云鮐背耇老壽也舍人曰老人氣衰皮膚消瘠背若鮐魚也)○董氏曰引謂引之以美翼謂輔翼之也○毛氏曰祺吉也○釋文曰戒大也○鄭氏曰景福大福也
前章言成王厚酒醴以酌黃耇此章言黃耇稱道左右成王使其得壽考而介景福也
行葦七章二章章六句五章章四句(鄭氏作八章章四句今從毛氏)
既醉太(音泰)平也醉酒飽德人有士君子之行(下孟反)焉(出鄭氏)
王之時天下太平無所施為惟燕羣臣而已○陳氏曰君臣沉湎於上而天下之民穀粟不繼飢窮無聊朝夕相聚欲為戎首君雖有酒豈能獨樂夫惟民俗安靖於下君臣燕樂於上於是因祭祀之餘旅酬徧及非夫太平之時能若是乎
醉酒飽德以下皆講師附益之辭
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君子萬年介爾景福
朱氏曰德王之德也○鄭氏曰君子斥成王也○朱氏曰爾亦指王也○鄭氏曰京大也○蘇氏曰周自文武至於成王而天下平無所復事故君子作詩言王與羣臣祭畢而燕於寢旅酬至無筭爵醉之以酒而飽之以德(呂氏曰既飽以德孰觀是祀而有得也○陳氏曰燕接之間恩澤充足故言既飽以德)
既醉以酒爾殽既將君子萬年介爾昭明
鄭氏曰殽豆實也(孔氏曰歸俎者以牲體實之於俎也鄭注[illegible]為俎實頭或[illegible]○國語

晉獻公令司正其爵與更爵曰饋汝以爵饋汝以旣清○毛氏曰將行也朱氏曰亦奉持
而進之意○王氏曰昭明明德也○李氏曰成王之待臣下
如此故欲其君有萬年之壽○孔氏曰天又光大汝成
王與之以昭明使之求作明君也丘氏曰謂發其實德也
昭明有融高朗令終令終有俶尺叔反公尸嘉告
朱氏曰融明之盛也春秋傳曰明而未融○毛氏曰朗明也朱氏曰虛
明也○鄭氏曰令善也朱氏曰令終善終也古器物銘云令終令命
俶始也○鄭氏曰嘉告以善言告之謂嘏辭也○丘氏
曰言羣臣頌王明盛而又獲善終也朱氏曰高朗而又令終所謂攸好德
考終命也○陳氏曰王之所以能高明善終者何由知之蓋
有其始矣○朱氏曰今固未終也而旣有其始矣於是
公尸又嘉告之

周之追王止於大王則宗廟之祭尸之尊者乃公尸
也自旣醉以酒至高朗令終皆祭畢而燕頌禱之辭
也自令終有俶至於卒章皆追道祭之受福以明頌
禱之實也
其告維何籩豆靜嘉朋友攸攝攝以威儀
籩豆解見伐柯○鄭氏曰靜嘉潔清而美也長樂劉氏曰靜言其
滌濯且敬也嘉言其新美而時也○朱氏曰朋友指助祭者陳氏曰共事之人○
蘇氏曰王之友人也○鄭氏曰攸所也○蘇氏曰攝撿也○孔氏
曰公尸以善言告者是何故乎由祭饌則潔清而美鄭氏
曰籩豆之物潔清而美政平氣和所致○王氏曰其設之也不苟而爲之也臣美與物豐腯二爲俎孔碩君婦
莫莫爲豆孔庶同意傳所謂馨香而無讒慝之意也○陳氏曰助祭者又相歛攝以威
儀又曰各自收歛以相佐助爲威儀之事祭義所謂齊二漆二是也○王氏曰攝以威儀則其助祭也莫或

敢慢与既齊既稷既匡既勅同意當神之意也

威儀孔時君子有孝子孝子不匱(求位反)永錫爾類

鄭氏曰孔甚也。孔氏曰時謂時節。朱氏曰以孝子主人之嗣子也儀禮祭祀之終有嗣舉奠(呂氏曰祭祀之終有嗣子舉奠所以發其傳付祖考德澤之意深矣)。毛氏曰匱竭也類善也

成王與助祭者威儀既得其宜又有嗣子之孝舉奠於後其孝可謂源源不竭矣神之錫汝以善宜其永永不替也

其類維何室家之壼(苦本反)君子萬年永錫祚(才路反)胤(羊刃反)

爾雅曰宫中巷謂之壼(董氏曰壼者内也自内以達外也)。朱氏曰祚福也胤子孫也錫之以善孰大於此(孔氏曰上章所言天被爾祿景命有僕即祚也八章云釐爾女士從以孫子即胤也此章舉其目下章分說之)

其胤維何天被(皮寄反)爾祿君子萬年景命有僕

鄭氏曰被覆被也。毛氏曰僕附也(王氏曰屬也)。孔氏曰前章言永錫祚胤謂祚及後胤也此章因其句末而轉之故先其胤維何其實先言祚耳。朱氏曰言當使爾被天祿而為天命之所附屬下章乃言子孫之事

其僕維何釐(力之反)爾女士釐爾女士從以孫子

毛氏曰釐予也。鄭氏曰女士女而有士行者從隨也天既予女以女而有士行者謂生淑媛(于眷反)使為之妃又使生賢知(音智)之子孫以隨之謂傳世也(蘇氏曰予之以女士而其子孫無不賢者矣)

既醉八章章四句

鳧(音符)鷖(於雞反)守成也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神祇(祈支反)

祖考安樂之也音洛孔氏曰物極則反或將衰之成之雖守亦不易故所以美其能守之也○李氏曰人苟不宴神何所依措能持盈守成神祇亦得安矣

鳧鷖在涇公尸來燕來寧爾酒既清爾殽既馨公尸燕飲福祿來成

朱氏曰興也○毛氏曰鳧水鳥也孔氏曰釋鳥鷉沈鳧郭璞云似鴨而小長尾背上有文今江東亦呼爲鴨陸機疏云大小如鴨青色卑脚短喙水鳥之謹愿者也鷖鳧屬孔氏曰蒼頡解詁云鷖鷗涇解見谷風○張氏曰鳧鷖言天子之祭而言公尸何也當成王之時爲王尸者有文王武王其上皆公尸也故言公尸之尊者○鄭氏曰爾者成王也○毛氏曰馨香之遠聞也○歐陽氏曰鳧鷖在涇在沙謂公尸和樂如水鳥在水中及水旁得其所爾在渚在潨在亹皆水旁爾鄭氏曲爲分別以譬在宗廟等處者皆臆說也○李氏曰公尸來燕來寧言公尸來燕飲而安寧○孔氏曰福祿來成汝孝子也

鳧鷖在沙公尸來燕來宜爾酒既多爾殽既嘉公尸燕飲福祿來爲于僞反叶句如字

毛氏曰沙水旁也○長樂劉氏曰宜者宜之也○鄭氏曰爲猶助也毛氏曰厚爲孝子也

鳧鷖在渚之与反公尸來燕來處爾酒既湑思汝反爾殽伊脯公尸燕飲福祿來下

毛氏曰渚沚也孔氏曰水中高地爲渚處止也○湑解見伐木

鳧鷖在潨在公反公尸來燕來宗既燕于宗福祿攸降公尸燕飲福祿來崇

毛氏曰潨水會也說文曰小水入大水也宗尊也○莆田鄭氏曰

于宗廟也。呂氏曰崇積而高大也
鳬鷖在亹（音門）公尸來止熏〻（許云反）旨酒欣欣燔炙芬芬公
尸燕飲無有後艱
毛氏曰亹山絕水也（孔氏曰謂山當水路令水勢斷絕也。後漢書馬援傳浩亹注云浩水名也亹者水流峽山間兩岸深若門也）熏〻和說也欣欣然樂也芬芬香
也。鄭氏曰今王自今無有後艱
鳬鷖五章章六句
假（音暇）樂嘉成王也
假樂君子顯〻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右（音又）命之自
天申之
毛氏曰假嘉也。陳氏曰民在下之民也人在位之人
也（皐陶謨曰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毛氏曰申重也。歐陽
氏曰詩人美嘉樂成王有顯〻之德以宜其民人而受天
之祿。朱氏曰天之於成王反覆眷顧之不厭既保之
右之命之而又申重之也。中庸作嘉樂君子憲〻令
德（左氏傳亦作嘉樂）
干祿百福子孫千億穆〻皇〻宜君宜王不愆（起連反）不忘
率由舊章
鄭氏曰干求也十萬曰億。爾雅曰穆〻敬也皇〻美
也（鄭氏曰天子穆〻諸侯皇〻）。孔氏曰君諸侯也王天子也。鄭
氏曰愆過也率循也。長樂劉氏曰舊章先王之禮樂
政刑也。蘇氏曰成王干祿而得百福故其子孫之蕃
至于千億適爲天子庶爲諸侯無不穆〻皇〻以遵成
王之法者。釋文作且君且王曰一本且並作宜字

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烏路反)率由羣匹受福無疆
四方之綱
鄭氏曰抑抑密也。毛氏曰秩秩有常也。莆田鄭氏
曰羣匹羣類也(鄭氏曰四獨也 朱氏曰羣臣也)。歐陽氏曰言成王有
威儀有令德其臨下無有怨惡於人率用羣臣以共治
之王享其福祿總其綱紀而已。蘇氏曰從衆之欲而
己不自爲是以能受無疆之福爲四方之綱
之綱之紀燕及朋友百辟卿士媚(眉備反)于天子不解(佳買反)
于位民之攸塈(許器反)
董氏曰大作綱小作紀綱爲統紀爲目。鄭氏曰燕者
燕飲也。毛氏曰朋友羣臣也(王氏曰諸侯也)。董氏曰百辟
諸侯也卿士諸臣也。鄭氏曰媚愛也。毛氏曰塈息
也。李氏曰紀綱既正無爲在上與臣下燕飲而樂之
。朱氏曰百辟卿士媚而愛之維欲其不解于位而爲
民所安息也。釋文不解作匪解
泰誓言友邦冢君酒誥曰太史友內史友則朋友者
合百辟卿士言之也君燕其臣臣媚其君此上下交
而爲泰之時也泰之時所憂者怠荒而已此詩所以
終於不解于位民之攸塈也方嘉之又規之者蓋皐
陶賡歌之意也民之勞逸在下而樞機在上上逸則
下勞矣上勞則下逸矣不解于位乃民之所由休息
也

假樂四章章六句

公劉召康公戒成王也成王將涖(音利)政戒以民事美公劉

之厚於民而獻是詩也
孔氏曰周本紀云后稷生不窋不窋生鞠陶鞠陶生公劉是后稷之曾孫也后稷本封於邰史記曰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務不窋失其官而奔戎狄之間不窋孫公劉在戎狄之間復修后稷之業○王氏曰周之有公劉言乎其時則甚微言乎其事則甚勤稱其甚微以戒其盈稱其甚勤以警其逸蓋召公之志也

篤公劉匪居匪康迺埸迺疆迺積迺倉迺裹音果餱音侯糧音良于槖他洛反于囊乃郎反思輯音集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七歷反揚爰方啓行

毛氏曰篤厚也○鄭氏曰康安也○董氏曰埸畔也疆界也積委積也朱氏曰露積也餱食也糧糗也○毛氏曰小曰槖大曰囊孔氏曰左傳稱趙盾見靈輒餓為之簞食與肉寘諸槖以与之槖唯盛食而已是其小也公羊傳稱陳乞欲立公子陽生盛之巨囊內可以容人是其大也○董氏曰无底曰槖有底曰囊○毛氏曰輯和也○鄭氏曰干盾也戈句音鉤子戟也○毛氏曰戚斧也揚鉞也音越孔氏曰廣雅曰鉞戚斧也則戚揚皆斧鉞之別名傳以戚為斧以揚為鉞鉞大而斧小太公六韜云大柯斧重八斤一名天鉞是鉞大於斧也○左傳曰伊路曰昭王命剌圭以為鏚柲注鏚斧也柲柄也音秘○朱氏曰方猶始也○蘇氏曰后稷始封於邰傳子不窋而失其官竄於戎狄之間再世不顯其孫公劉復修后稷之業始居於豳故召公稱之以教成王○朱氏曰言厚哉公劉之於民也其在西戎不敢寧居以治其田疇實其倉廪既富且強迺裹其餱糧思以輯和其人民而光顯其国家於是以其弓矢斧鉞之備爰始啓行而遷国於豳焉

毛鄭以公劉居於邰而遭夏人亂辟難遷於豳且以為在邰有疆埸積倉為夏人迫逐乃棄而去致之是

章意象整暇不見迫逐之事以國語史記參之蓋自
不窋已竄于西戎至公劉而復興疆埸積倉內治既
備然後裹糧治兵拓大境土而遷都于豳焉國都雖
遷向之疆埸積倉固在其封內也
先兄己亥之秋復脩是書至此而終自公劉之次
章訖於終篇則往歲所纂輯者皆未及刊定如小
序之有所去取諸家之未次先後與今編條例多
未合今不敢復有所損益姑從其舊以補是書之
闕云

篤公劉于胥斯原既庶既繁既順迺宣而無永嘆他安反陟則在巘魚輦反復降在原何以舟之維玉及瑤音遥鞞必頂反琫必孔反容刀

毛氏曰胥相宣徧也孔氏曰王肅云徧謂徧井巘小山別於大山也孔氏曰郭璞云山形如累兩甑上大下小舟帶也下曰鞞上曰琫孔氏曰鞞者刀鞘之名琫者鞘之飾○鄭氏曰廣平曰原厚乎公劉之相此原以居民民既衆矣既多矣既順矣皆安今之居而無長嘆思其舊也公劉之相此原地也由原而升巘復下在原言反覆之重居民也○孔氏曰瑤是玉之別名公劉帶美玉及瑤并鞞琫容飾之刀○朱氏曰此章言至豳而相土也順猶安也宣居之徧也維玉及瑤鞞琫容刀言公劉帶此佩而上下山原而相邑居之所也○釋文曰巘本又作甗

躋攀跋涉賤者之事非貴者所能堪也公劉陟巘降原其勞如此視其何所佩服乎則維玉及瑤鞞琫容

刀也以如是之佩服如是之勞苦斯其所以為厚於
民也歟
篤公劉逝彼百泉瞻彼溥普原迺陟南岡乃覯于京京師
之野于時處處于時廬旅于時言言于時語語
鄭氏曰逝往瞻視溥廣也山脊曰岡絕高謂之京公劉
往之彼百泉之間視其廣原可居之處乃升南山之脊
乃見其可居者於京謂可營立都邑京也乃衆民所宜
居之野也于於時是也。横渠張氏曰逝彼百泉瞻彼
溥原只看百泉之往處便知地形也。蘇氏曰公劉之
營京邑也審矣自下觀之則往百泉而望廣原自上觀
之則陟南岡而覯京師審其可處矣則經畫以定之曰
此可以居民此可以廬賓旅此可以施教令此可以議

政事蓋自遷豳至此而始有朝廷邑居之正焉。朱氏
曰京師高丘而衆居之也董氏所謂京師者起於此其
後世因以所都為京師曰嬪于京依其在京則岐周之
京也王配于京則鎬京也春秋所書京師則洛邑也皆
仍其本號而稱之猶晉之云新絳故絳也愚按洛邑亦
謂之洛師正京師之意也於是言其所言於是語其所
語無不於斯焉。毛氏曰覯見也直言曰言論難曰語
篤公劉于京斯依蹌蹌七羊反濟濟俾筵俾几既登乃依乃
造其曹執豕于牢酌之用匏步交反食嗣之飲於鴆反之君之
宗之
鄭氏曰公劉之居於此京依而築宮室其既成也與羣
臣飲酒以落之俾使也。陳氏曰蹌蹌濟濟者禮容之

盛也。孔氏曰公劉使人爲之設筵設几。毛氏曰賓已登席坐矣乃依几矣曹羣也執豕于牢新國則殺礼也孔氏曰乃使人尚適其羣牧挑其豕於牢中以爲飲酒之殽酌之用匏儉以質也

君之宗之爲之君爲之大宗也

食之飲之君之宗之謂既饗燕而定經制使上下相維也公劉之爲君久矣於此始曰君之者言公劉之整齊其民上則皆統於君下則各統於宗其相維蓋如此也古者建國立宗其事相須春秋之末晉執蠻子以畀楚二司馬致邑立宗焉以誘其遺民而盡俘以歸當典刑發壞垂盡之時暫爲詐謾之計猶必立宗焉前乎此者可知矣

篤公劉既溥既長既景迺岡相息亮反其陰陽觀其流泉其軍三單音丹度待洛反其隰原徹田爲糧度其夕陽豳居允荒

蘇氏曰宮室既成則治其田原既廣且長矣於是考之日景以參之以高岡以相其陰陽寒暖之宜水泉灌漑之利辨其土宜以授野人孔氏曰民居田畝或南或北皆須正其方面故以日景定之大名別山南爲陽山北爲陰但寬谷大川有寒有暖不同所宜則異故相之也流泉所以灌漑。鄭氏曰大國之制三軍以其餘卒爲羨今公劉遷於豳民始從之丁夫適滿三軍之數單者無羨卒也度其隰與原田之多少徹之使出稅以爲國用什一而稅謂之徹孔氏曰小司徒云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羨謂家之副丁也今言其軍三單則是單而無副以周禮言三軍三萬七千五百人徹與孟子百畝而徹同孟子說三代稅法其實皆什一。王氏曰前既言既庶既繁今更言其僅足三軍何也前既遷復輯其民是爲既庶既繁今所謂僅足三軍則三軍大國之制

於是始爲大國則其軍僅足而已且言其僅足者爲將言其後爰衆爰有也。李氏曰周之徹法自公劉始。毛氏曰山西曰夕陽荒大也。鄭氏曰允信也。蘇氏曰於是又度其山西之田以廣之而豳人之居於此益大。朱氏曰民至此始受田有常産矣。疏曰豳於漢屬右扶風爲栒邑縣

篤公劉于豳斯館涉渭爲亂取厲取鍛(丁亂反)止基廼理爰衆爰有夾其皇澗遡其過(古禾反)澗止旅廼密芮鞫(居六反)之即

毛氏曰館舍也正絶流曰亂皇澗名也遡鄉也過澗名也。鄭氏曰夾其皇澗遡其過澗皆布居澗水之旁水之外曰鞫。朱氏曰此章總叙其所始終也亂舟之截流橫渡者涉渭取材而爲之以往來取厲取鍛也厲砥石也鍛鐵也此言其始來居時以此成民居及宮室也既止基於此矣乃疆理其田野則日益繁庶富足其居有夾澗者有遡澗者其止居之衆日以益密乃復即芮鞫而居之豳也日以廣矣。孔氏曰職方氏雍州其川涇汭注云汭在豳地詩大雅公劉曰芮鞫之即(蘇氏曰芮水出吴山西北東入涇芮鞫芮水之外也。毛氏曰芮水涯也。鄭氏曰芮之言内也水之内曰隩)

止旅廼密芮鞫之即鳳氣日開民編日衆規摹日廣有方與未艾之象焉周之王業既兆于此矣

公劉六章章十句

泂(音迥)酌召康公戒成王也言皇天親有德饗有道也

泂酌彼行潦(音老)挹(音揖)彼注茲可以餴(甫云反)饎(尺志反)豈弟君

子民之父母

毛氏曰泂遠也行潦流潦也孔氏曰行者道也潦者雨水也行道上雨水流聚故云流潦也餴餾也孔氏曰孫炎曰蒸之曰餴均之曰餾說文曰餴一蒸米也餾飯氣流也然則蒸米謂之餴餴必餾而熟之蒸米一熟而以水沃之乃再熟也○朱氏曰餴饎酒食也豈弟君子民之父母樂以強教之易以悅安之民皆有父之尊有母之親○朱氏曰遠酌彼行潦挹之於彼而注之於此尚可以餴饎豈弟君子豈不為民之父母乎民歸之如父母則皇天親之饗之矣蘇氏曰雖行潦汙賤之水苟挹之於彼而注之於此則遂可以餴饎孟子曰雖有惡人齋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此所以為戒成王也

泂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罍音雷豈弟君子民之攸歸

毛氏曰濯滌也罍祭器孔氏曰司尊彝云四時之祭皆有罍是罍為祭器也卷耳云我姑酌彼金罍則饗燕亦有罍以此論祭事故言祭耳○橫渠張氏曰皇天親有德饗有道民之攸歸之類也

泂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溉古愛反豈弟君子民之攸塈

孔氏曰特牲注云濯溉也則溉亦滌洗名○鄭氏曰塈息也

泂酌三章章五句

卷音權阿召康公戒成王也言求賢用吉士也

有卷者阿飄風自南豈弟君子來游來歌以矢其音

毛氏曰興也卷曲也飄風回風也矢陳也○鄭氏曰大陵曰阿有大陵卷然而曲迴風從長養之方來入之喻王當屈體以待賢者王氏曰有卷者阿則虛中屈體之大陵飄風自南則化養萬物之迴風不虛中則風無自而入不屈體則風無自而留其為陵也不大則其化養也不博王之求賢則亦如此而已

○朱氏曰豈弟君子指王也矢陳也蓋召公從成王遊於卷阿之上而賦其事因遂歌以爲戒也○釋文曰飄作票曰本亦作飄

此章具賦比興三義其作詩之由當從朱氏其因卷阿飄風而發興當從毛氏以卷阿飄風而興求賢因以虛中無體化養萬物爲比則當如鄭氏王氏之說也三說相須其義始備

伴奐爾游矣優游爾休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似先公酋在由反矣

鄭氏曰伴奐優游自休息也○朱氏曰伴奐優游閑暇之意亦皆指王也○董氏曰能充其性則能似其先君矣○王氏曰彌者充而成之使無間之謂也○毛氏曰酋終也

自此章以下皆召公陳其詠歌之辭也國家閑暇君臣游衍可謂伴奐而優游矣所願乎成王者惟充其性似先公之克終而已俾爾者祝辭也彌爾性者祝其進益成就至於無虧闕之地也似先公者召公周之尊老故其祝成王遠本先公不忘舊也祝之所以戒之也

爾土宇昄符版反章亦孔之厚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百神爾主矣

毛氏曰昄大也○蘇氏曰章著也○李氏曰成王承文武之緒其土宇大而且著其厚甚大不可以有加矣○朱氏曰百神爾主矣爲天地山川鬼神之主也

土宇既厚惟祝其弥亦性長為百神之主而已天子者百神之主也苟以逸欲虧其性則天位難保將無以主百神矣上二句嘆而美之下三句祝而戒之也

前後兩章亦然

爾受命長矣茀（芳弗反）祿爾康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純嘏爾常矣

陳氏曰爾受天命累世已久福祿已安矣。鄭氏曰茀福康安也純大也。蘇鄭氏曰嘏福也常常享此福也

自三章至此章皆嘆美祝戒之辭雖未及於求賢然成王所以弥爾性而似先公主百神而常純嘏者果何以致之乎其意蓋在其中矣

有馮（符冰反）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豈弟君子四方為則

毛氏曰有馮有翼馮依輔翼也。蘇鄭氏曰在前則有馮在側則有翼。王氏曰以引引其前以翼翼其左右。

鄭氏曰則法也

是詩雖戒求賢然詠歌以道之故其辭從容不迫至此章始明言賢者之益焉有馮有翼自成王言之也成王之左右前後當有所馮依有所輔翼必多得有孝者有德者然後可也以引以翼自賢者言之也有孝有德之人在王左右以引以翼然後王德罔愆可以為四方之法也賢者之行非一端必曰有孝有德何也蓋人主常與慈祥篤實之人處其所以興起善端涵養德性鎮其躁而消其邪日改月化有不在言語之間者矣故宣王之在內者唯張仲孝友而蕭

望之亦謂張敞材輕非師傅之器皆此意也

顒〻卬〻如圭如璋令聞令望豈弟君子四方為綱

毛氏曰顒〻溫貌卬〻盛貌○鄭氏曰令善也王有賢臣與之以禮義相切瑳體貌則顒〻然敬順志氣則卬〻然高朗如玉之圭璋也人聞之則有善聲譽人望之則有善威儀德行相副○蘇氏曰遠之則有令問近之則有令望○陳氏曰為四方之綱紀

此章與前章相承亦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則顒〻卬〻如圭如璋令問令望矣

鳳皇于飛翽〻(呼會反)其羽亦集爰止藹〻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

毛氏曰鳳凰靈鳥也雄曰鳳雌曰凰○鄭氏曰翽〻羽聲也因時鳳凰至故以喻焉媚愛也王之朝多善士藹〻然○蘇氏曰藹〻衆多也○朱氏曰鳳凰于飛則翽〻其羽而集於其所止矣藹〻王多吉士則維士之所使而皆媚于天子矣媚〻愛也非邪媚之謂也

自此以下廣言人材之盛也亦集爰止言其類聚也

鳳凰于飛翽〻其羽亦傅于天藹〻王多吉人維君子命媚于庶人

鄭氏曰傅猶戾也命猶使也親愛庶人謂撫擾之

亦傅于天言布散也

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菶〻(布孔反)萋〻(七西反)雝〻喈〻(音皆)

朱氏曰興下章之事也○毛氏曰山東曰朝陽(孔氏曰)(蘇氏曰)

朝先見日也菶菶萋萋梧桐盛也雝雝喈喈鳳凰鳴也○鄭氏曰岡山脊鳳凰非梧桐不棲○孔氏曰釋木云櫬梧郭璞曰今梧桐又曰榮桐木郭璞曰即梧桐也然則梧桐一木耳○朱氏曰朝陽明顯之处也

君子之車既庶且多君子之馬既閑且馳矢詩不多維以遂歌

鄭氏曰庶衆閑習也○朱氏曰承上章之興也菶菶萋萋則雝雝喈喈矣君子之車馬衆多則亦足以待賢者矣

高岡顯地也梧桐嘉木也鳳凰棲鳴其間可謂得其所矣故極言菶菶萋萋之盛雝雝喈喈之樂以形容之今王之車馬既多既閑苟得衆賢載之其光華和樂然非形容所及也有其時有其具召公所以欲成王之動乎此也矢詩不多維以遂歌者召公言初陳詩以形王之其辭本不多也意不能已遂歌而至於累章耳

卷阿十章六章章五句四章章六句

變大雅

民勞召穆公刺厲王也 鄭氏曰厲王成王七世孫也○孔氏曰世本及周本紀皆云成王生康王康王生昭王昭王生穆王穆王生恭王恭王生懿王及孝王孝王生夷王夷王生厲王凡九王從成王言之不數成王又不數孝王故七世也朱氏曰召穆公康王之後名虎

呂氏曰民勞皆諫辭也

民亦勞止汔許乞反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綏四方無縱詭俱毁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憯七感反不畏明柔遠能邇以定

我王

呂氏曰五章章之始皆言民亦勞止惠此中國者欲王息民而固根本也中言無縱詭隨式遏寇虐者欲王謹察小人將以害政也章末之言皆丁寧反復勸王之辭使之去危即安去惡從善也。鄭氏曰汔幾也康綏皆安也惠愛也今周民罷勞矣王幾可以小安之乎愛京師之人以安天下京師者諸夏之根本。毛氏曰中國京師也四方諸夏也憯曾也柔安也。呂氏曰憯不畏明不畏天明也。蘇氏曰人未有無故而妄從人者也維無良之人將悅其君而竊其權以爲寇虐則爲之故無縱詭隨則無良之人肅無良之人肅則寇虐無畏之人止然後柔遠能邇而王室定矣。李氏曰不於詭隨之特而禁止之至於爲寇虐而欲遏止之亦已晚矣。朱氏曰詭隨不顧是非而妄隨人也能順習也鄭氏曰能猶伽也順伽其近者釋文曰伽檢字書未見所出鄭曰尚書注以能爲恣則此伽者與恣同謂順適其意也一言而喪邦曰惟予言而莫予違則詭隨之人誠覆邦家之人也無縱詭隨乃所以謹無良而遏寇虐也小人不畏天明苟縱而不遏其爲慝無所限極也

民亦勞止汔可小休惠此中國以爲民逑無縱詭隨以謹惽怓音昏女交反式遏寇虐無俾民憂無棄爾勞以爲王休

鄭氏曰休止息也逑聚也李氏曰言使民無離散也惽怓猶讙譁也勞猶功也無廢女始時勤政事之功以爲女王之美述其始事者誘掖之也

民亦勞止汔可小息惠此京師以綏四國無縱詭隨以謹

罔極式遏寇虐無俾作慝（吐得反）敬慎威儀以近有德

毛氏曰息止也慝惡也。鄭氏曰罔無極中也（李氏曰不中也）

。李氏曰敬慎威儀以近有德言王當敬慎其威儀則能親近有德之人蓋禮貌苟衰則有德之人去之矣

此章諫厲王遠小人近君子也

民亦勞止汔可小愒（起例反）惠此中國俾民憂泄無縱詭隨以謹醜厲式遏寇虐無俾正敗戎雖小子而式弘大

毛氏曰愒息泄去也（鄭氏曰泄猶出也發也）醜衆也。鄭氏曰厲惡也敗壞也無使正道壞戎猶女也（孔氏曰孫毓云戎之爲女詩人通訓）式用也弘猶廣也今王女雖小子自遇而女用事於天下甚廣大也易曰君子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

是以此戒之

民亦勞止汔可小安惠此中國國無有殘無縱詭隨以謹繾（音遣）綣（起阮反）式遏寇虐無俾正反王欲玉女是用大諫

李氏曰國無有殘言國無殘敗之禍也。蘇氏曰繾綣小人之固結其君子者也。王氏曰正敗者敗而已未盡反而爲不正也正反則無正矣。鄭氏曰王乎我欲令女如玉然故作是詩用大諫正女此穆公至忠之言

。蘇氏曰欲使王德純備如玉也

民勞五章章十句

板（音版）凡伯剌厲王也（鄭氏曰凡伯周同姓周公之胤入爲王卿士䟽曰凡畿內之国）

上帝板板下民卒癉（當但反）出話不然爲猶不遠靡聖管管不實於亶猶之未遠是用大諫

毛氏曰板板反也癉病也話善言也管管無所依也亶誠也○鄭氏曰卒癉盡病也猶謀也爲謀不能遠圖不知禍之將至靡聖管管言王無聖人之法度管管然以心自恣○朱氏曰天使下民皆病則反其常道矣天降禍如此可不慎哉吾出話以告之厲王不以爲然而且肆於民上其所謀皆不遠惟耽樂於目前不知禍之將至也人苟知聖人之法度則必戰戰兢兢不敢苟作其心既無聖人矣則矯誣詐僞何所不至哉朱氏曰其心以爲不復有聖人恣已妄行無所依據又不實之於誠信惟其謀猷如此不遠我是用大諫也

天之方難無然憲憲天之方蹶俱衛反無然泄泄以世反辭之輯音集矣民之洽矣辭之懌音亦矣民之莫矣

毛氏曰憲憲猶欣欣也蹶動也泄泄猶沓沓也輯和洽合懌說莫定也○蘇氏曰難艱難也蹶震動也厲王暴虐恣行故告之曰天方爲艱難以震動周室無爲是憲憲而不顧沓沓而不已李氏曰天方降艱難於王王何爲泄泄然不懼是不能以服民祗以速亂而已民之不順非有異志也畏王之無厭而求以自免耳苟無欲害之之心而出好言焉民今洽而定矣

我雖異事及爾同寮我即爾謀聽我囂囂五刀反我言維服勿以爲笑先民有言詢于芻初俱反蕘如謠反

呂氏曰我雖異事及亦同僚者與執政公卿言也不敢斥王託與執政公卿之言而風之也陳氏曰責其用事之臣○毛氏曰寮官也囂囂猶謷謷也芻蕘薪采者○鄭氏曰及

與即就也我雖與尒職事異乃與女同官俱爲卿士就
女而謀女反聽我言謷謷然不肯受服事也我所言乃
今之急事無笑之先民古之賢者○王氏曰𦔮𦔮自
大之意言自大而不孫不能用其謀也芻蕘尚所當詢
況及爾同僚者乎

天之方虐無然謔謔 虛虐反 老夫灌灌 古亂反 小子蹻蹻 其畧反
匪我言耄 莫報反 爾用憂謔多將熇熇 許酷反 不可救藥

毛氏曰灌灌猶款款蹻蹻驕貌 李氏曰說文蹻蹻舉足高也以足高之意觀之是驕之意 熇熇然熾盛也 李氏曰說文熇熇火熱 ○蘇氏曰謔謔戲侮也言天方將爲虐 李氏曰言天之將虐以喪國家 安得以爲戲而不信哉老者知其不可而盡其款誠以告之少者不信而驕之故曰非我老耄而妄言乃女以憂爲戲耳夫憂未至而救之猶可爲也苟俟其益多則如火之盛不可復救也○鄭氏曰老夫自謂也○孔氏曰如人病甚不可救以藥 王氏曰列子曰曾不發藥乎左氏曰不如聞而藥之也與此救藥同意

天之方懠 才細反 無爲夸毗 苦花反 威儀卒迷善人載尸民之方殿屎 許伊反 則莫我敢葵喪亂蔑資曾莫惠我師

毛氏曰懠怒也夸毗以體柔人也 孔氏曰釋訓云夸毗體柔也李巡曰屈己卑身求得於人曰體柔然則夸毗者便辟其形體以順從於人 殿屎呻吟也 說文作念屎說文作吚 蔑無資財也○陳氏曰天方怒女輩汝宜誠實以應天無爲便辟○鄭氏曰君臣之威儀盡迷亂賢人君子則如尸矣不復言語 王氏曰善人載尸則不言不爲飲食而已畏禍故也 葵揆也民窮困如此曾不肯惠施以賙贍衆民○王氏曰民方疾痛呻吟而莫敢揆其事者故民喪亂無資王曾

莫惠我師多賚閔詔也

天之牖民如壎(許元反)如篪(音池)如璋如圭如取如攜攜無曰益牖民孔易民之多辟(匹亦反)無自立辟(婢亦反)

毛氏曰牖道也如壎如篪言相和也如璋如圭言相合也(孔氏曰半圭為璋合二璋則成圭)○蘇氏曰攜取言其易也○李氏曰苟能順天之理以牖民則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苟將求益於民則牖民之道變易矣益者言其無求多也特言攜者以帶上文言之耳今之民既多邪僻矣而王又為邪僻何以牖民哉

亂雖極矣道之者固有簡易之理不作聰明為邪僻以亂之行其所無事斯可矣

价人維藩大(音泰)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無俾城壞無獨斯畏

毛氏曰价善也○王氏曰价人善人也大師大衆也大宗巨室也善人也大衆也大邦也巨室也王所恃以為藩垣屏翰也宗子同姓也○孔氏曰藩者園圃之籬垣者小牆之名○朱氏曰屏樹也○毛氏曰翰幹也○李氏曰王所恃以屏翰國家者在此數者苟懷之以德則無有不寧矣宗子維城言同姓之宗子亦當以德懷之詩人以懷德維寧間於中則宗子城城亦當以德懷之也左氏曰君其修德以固宗子何城如之所謂宗子維城是也○朱氏曰懷德維寧則德且五者之助不然則乖離而城壞城壞則藩垣屏翰皆壞而獨居獨居而所可畏者至矣

前章告以爲治之本此章告以爲治之輔也

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朱用反無敢馳驅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

毛氏曰戲豫謂逸豫也馳驅自恣也王往旦明游行衍溢也。鄭氏曰渝變也及與也昊天在上仰之皆謂之明常與女出入往來游溢相從可不愼乎。橫渠張氏曰天體物而不遺猶仁體事而無不在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事而非仁也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無一物之不體也又曰在詩亦盡說鬼神如去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言鬼神騐著萬物鑒察只在左右。朱氏曰板板也難也蹶也虐也懠也其怒而變也甚矣而王之君臣不知敬也亦知其有日監在茲者乎。李氏曰末章於上言文王在帝左右是也而凡伯亦告厲王以此者蓋古人責難於君以孔孟之時其君皆庸主耳孔孟告之無非堯舜禹湯文武之道乃知古人之事君無不然也

板八章章八句

生民之什十篇六十四章四百三十三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二十六

呂氏家塾讀詩記

自二十七至三十二終卷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二十七

蕩之什

蕩 唐黨反 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

歐陽氏曰穆公見厲王無道知其必亡而自傷周室爾所以言不及厲王而遠思文王數商也○蘇氏曰蕩之所以爲蕩由詩首有蕩蕩上帝也詩序以爲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則非詩之意矣

蕩蕩上帝下民之辟 必亦反 疾威上帝其命多辟 四亦反 天生烝民其命匪諶 市林反 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歐陽氏曰蕩蕩廣大也○呂氏曰蕩蕩乎上帝吾王非下民之君乎疾威乎上帝吾王之命何多僻乎窮而呼天之辭也○毛氏曰辟君也○鄭氏曰多辟多邪辟

衆鮮寡克能也○李氏曰疾威上帝者因厲王之疾威又呼天而告之也○朱氏曰諶信也天生衆民其命有不可信者其降命之初無不善者而人少能以善道自終是以致此大亂蓋始爲無所歸咎之辭而卒自解之如此○王氏曰民受天地之中所謂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受天地之中一也則靡不有初敗以取禍者衆則鮮克有終鮮克有終則命靡諶矣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曾是彊禦曾是掊(蒲侯反)克曾是在位曾是在服天降滔(他刀反)德女興是力

歐陽氏曰二章以下乃條陳王者之過惡言此等事皆殷紂所行文王咨嗟以戒於初而厲王踐而行之於終也○毛氏曰彊禦彊梁禦善也服服政事也滔慢也○

歸其馬皇駁有文彩也親結其縭女之親結之九十其儀儀之多也其歸而成親昏且甚嘉其舊昏相見之歡當如何也(朱氏曰此言東征之歸士其未有室家者及時而昏姻既甚善矣其舊有室家者相見而喜當如何耶)

東山四章章十二句

破斧美周公也周大夫以惡四國焉(鄭氏曰惡四國者惡其流言毀周公也)

程氏曰豳詩七月陳王業鴟鴞遺王東山言東征破斧伐柯九罭皆刺朝廷不知周公於刺也復有淺深之異觀詩可見狼跋美不失其聖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七羊反)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將

毛詩曰隋銎(曲容反)曰斧(說文曰隋孔形狹而長也○)說文曰斨方銎

斧也○朱氏曰四國四方之國從管蔡之亂者○毛氏
曰皇匡也將大也○朱氏曰言東征之役既破我斧而
缺我斨其勞甚矣然周公之意蓋將使四方莫敢不一
於正而後已其哀我人也豈不大哉然則雖破斧而缺
斨義有所不得辭矣夫管蔡流言以謗周公而公征之
不知者以為公之為是以救其身而已故為此詩者為
之發明其心如此學者於此玩味而有得焉則正大而
天地之情可見矣蔡氏曰周公嫌於救其身潔身而退以避二叔之難則其亂將及於四
方如是而周公亦清矣然亦未免於小也○董氏曰齊詩作四國是匡賈公
彥引以為據

既破我斧又缺我錡巨宜反周公東征四國是吪五戈反哀我
人斯亦孔之嘉

毛氏曰鑿屬曰錡釋文曰韓詩云錡木屬吪化也

既破我斧又缺我銶音求周公東征四國是遒在羞反哀我人
斯亦孔之休

毛氏曰木屬曰銶釋文曰韓詩云銶鑿屬遒固也鄭氏曰斂也○朱氏曰斂而固
之也○范氏曰亦孔之休言四國平而天下和也○董氏
曰遒集本作揫

破斧三章章四句

伐柯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直遙反廷之不知也董氏曰朝廷者人主
所與大臣論是非可否之地詩人不斥言成王而曰朝廷所以深刺也

程氏曰伐柯乃既得罪人之後周公遲留未歸士大夫
刺朝廷不知所以還周公之道
觀金縢所載二公之知周公至矣今曰朝廷則二公

亦與焉蓋大臣與國同體者也主未悟而事亦同國
人所當責而二公所當受也
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七喻反)妻如何匪媒不得
毛氏曰柯斧柄也○朱氏曰克能也○孔氏曰媒通二
姓之言者也○程氏曰伐柯匪斧則不能取妻匪媒則
不成言各有其道今欲周公之歸亦必有其道也
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我覯(古豆反)之子籩豆有踐(賤淺反)
鄭氏曰則法也覯見也之子斥周公也○爾雅曰竹豆
謂之籩木豆謂之豆(考工記旊人為豆實三而成觳崇尺○鄭氏曰籩豆其容實皆四升)
(○爾雅曰瓦豆謂之登疏曰瓬人為瓦器而云豆中縣鄭云縣繩正豆之柄是瓦亦名豆也)○毛氏
曰踐行列貌○程氏曰此章言其道○朱氏曰執柯以
伐柯所比手中之柯而得其法以比王欲迎周公亦不

過反之於吾心則知所以迎之之道則我得見公而陳
其籩豆之列將有日矣
伐柯二章章四句
九罭(于逼反)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
程氏曰周公居東未反士大夫始刺朝廷不知反周公
之道(伐柯是也)既又思之切刺之深責在朝廷之人不速還
公也
九罭之魚鱒(才損反)魴(音房)我覯之子袞(古本反)衣繡裳
毛氏曰興也○爾雅曰緵(子弄反)罟謂之九罭九罭魚網
也(孫炎曰謂魚之所入有九囊也○郭璞曰緵今之百囊網也)○陸氏草木疏曰鱒
似鯶(呼本反)魚而鱗細於鯶赤眼○魴解見敝笱○釋文
曰袞衣六冕之第二者也畫為九章天子畫升龍於衣

上公但畫降龍司服鄭氏注曰九章一曰龍二曰山三曰華蟲四曰火五曰宗彝皆畫績於衣六曰藻七曰粉米八曰黼九曰黻皆希繡於裳。○程氏曰鱒魴魚之美者也九罭之網則得鱒魴之魚用隆厚之禮則得聖賢我欲覯之子當用上公禮服往逆之

鴻飛遵渚公歸無所於女信處

鴻。解見鴻鴈。○毛氏曰遵循也。○渚解見江有汜。○程氏曰此章言公之不得其所也鴻飛戾天者也今乃遵渚言不得其所公既征而歸則未得其所蓋朝廷未以師保重禮往逆也使公不得其所於女信安處矣則深責在朝廷之人也陳氏曰今公未歸其所於女朝廷之臣信能自安處乎

鴻飛遵陸公歸不復於女信宿

爾雅曰高平曰陸。○程氏曰不復謂未還舊職宿安息也陳氏曰宿猶處也

是以有袞衣兮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

程氏曰此章析及周公誠切之意是以猶所以也朝廷所以有袞衣之章用尊禮聖賢無以以也無以是服逆我公來歸無使士民之心悲思望公也

成王既發金縢悔悟而迎周公其言曰惟朕小子其心逆我國家禮亦宜之此正國人之所望於朝廷者也首章曰我覯之子袞衣繡裳卒章曰是以有袞衣兮無以我公歸兮所謂禮亦宜之者也乃此篇之大指也說詩者徒見信宿兩字偶相屬遂以爲過宿曰信之信故其釋二章三章或以爲西人語東人或以爲東人自相語而不見國[illegible]上誠懇切至之

意求一字之遺而失一篇[illegible]曰苟能玩索
之說則詩人之心可見矣凡詩之體初言者本意也
再言者協韻也於女信處本意也於女信宿協韻也
詩亦有初為發深句緩後之意者然大率後章多是協韻
九罭四章一章四句三章章三句

狼跋（蒲末反）美周公也周公攝政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
知周大夫美其不失其聖也

狼跋其胡載疐（丁四反）其尾公孫（音遜）碩膚赤舄（音昔）几几

狼解見還。毛氏曰跋躐（力輒反）也（孔氏曰跋前行曰躐）。孔氏曰
狼之老者頷下垂胡（朱氏曰頷下懸肉也）。毛氏曰疐跲（其劫反）也
（說文曰跲躓也）進則躐其胡退則跲其尾進退有難。鄭氏曰
公周公也。程氏曰遜者避而弗居也（劉氏曰公孫豳公之孫謂周公）
也。毛氏曰碩大膚美也。鄭氏屨人注曰王舄有三
等赤舄為上冕服之舄詩云王錫韓侯玄袞赤舄則諸
侯與王同複下曰舄禪下曰屨。王氏曰几人所馮以
為安故几几安也（毛氏曰几几絇貌絇音劬。孔氏曰謂為頭飾之狀士冠禮注云絇之言拘
以為行戒狀如刀衣鼻在屨頭繶縫中紃也。朱氏曰舄重[illegible]繶於力反縫紃用反）。程氏曰周
公攝政居危疑之地雖成王不知四國流言終不能損
其聖德者以其忠誠在於王家無貪欲之私心也狼獸
之貪者猛於求欲故陷於機穽羅罟前跋後疐進退困
險詩人取之以言夫狼之所以致禍難危困如是者以
其有貪欲故也若周公者至公不私進退以道無利欲
之蔽以謙遜自處不有其尊不矜其德故雖在危疑之
地安步舒泰赤舄几几然也（[illegible]）

矣夫神龍或潛或飛能大能……之若犬羊然有欲故也唯與……而食之凡有欲之類莫不可制焉為聖人無欲……萬物不能易也富貴貧賤死生如寒暑晝夜相代乎前吾豈有心乎哉亦順受之而已矣舜受堯天下不以為泰孔子阨於陳蔡而不以為戚周公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而赤舄几几德音不瑕其致一也。董氏曰几几崔靈恩集注作

擧說文一作己己一作擧擧

狼跋其尾載疐其胡公孫碩膚德音不瑕

鄭氏曰不瑕不可疵(才斯反)瑕也(孔氏曰瑕者玉之病疵亦玉病)。程氏曰大舜謂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使周公有貪欲崇高德業之心其能得天下之與如是乎惟其處己也夔夔然存恭畏之心存誠也蕩蕩然無顧慮之意所以不失其聖德音所以不瑕也先儒以狼跋疐不失其猛興周公不失其聖奚若虎

害本實先撥(蒲末反) 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

毛氏曰顛仆沛拔也。鄭氏曰揭蹶貌撥猶絕也言大木揭然將蹶枝葉未有折傷其根本實先絕。歐陽氏曰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者謂紂時宗廟社稷猶在天下諸侯未盡叛但王自為惡盈滿而禍敗爾蓋穆公作詩時周室尚存然知其必亡者以王為無道根本先壞爾王者國之本也又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者言非獨文王之鑒殷殷之初興亦鑒夏之亡矣謂今既然則後之興者當又鑒厲王也此言傷之尤深者

蕩八章章八句

抑衞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也(李氏曰說此詩者分別以為如何是刺厲王如何是自警非也且如此詩首章言威儀以刺王之不能謹其威儀也然則己亦當謹威儀矣不必分別也)

抑抑威儀維德之隅人亦有言靡哲不愚庶人之愚亦職維疾哲人之愚亦維斯戾

毛氏曰抑抑密也（孔氏曰舍人曰抑抑威儀靜密也）隅廉也（孔氏曰隅者角也廉者稜也角必有稜故云隅廉）○王氏曰德譬則宮城也儀譬則隅也視其隅則宮城之中可知矣有諸中必形於外故也○鄭氏曰古之賢者道行心平可外占而知內今王暴虐賢者皆佯愚不為容貌如不肖然○王氏曰庶人之愚亦職維疾者則天性之疾也孔子曰古者民有三疾○鄭氏曰衆人無知愚是其常也賢者而為愚是懼於罪也

此詩以威儀為主乃自古論脩身者之所同蓋至切至近莫過於此也厲王非特自燕喪威儀至使賢者皆不敢修飾愚以求免其時蓋可知矣人亦有言者時人之語也

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訏（況于反）謨定命遠猶辰告敬慎威儀維民之則

鄭氏曰競強也人君為政無強於得賢人得賢人則天下化○李氏曰苟能得人則四方皆訓効之矣○歐陽氏曰覺警動也言德行修著可以動人則四國服從矣○毛氏曰訏大也謨謀也辰時也○鄭氏曰猶圖也則法也○蘇氏曰人君必先任賢臣內秉德以服天下然後先事而大謀以定政命遠圖而時告之政事既修又能敬其威儀以為民則則所以為國者略備矣

動民以行不以言德行者不言而信覺民之大者也

故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所謀不止於一身而計天下之安危所謀不止於一時而監百世之損益所謂大其謀也既大而謀以定其命矣猶未敢輕出復長慮卻顧思其所終稽其所弊然後以時而播告焉故曰訏謨定命遠猶辰告用人也修德也出命也治道之大端既備又終之以威儀者蓋本其切近者言之以承前章之意也

其在于今興迷亂于政顛覆厥德荒湛(都南反下同)于酒女雖湛樂從弗念厥紹罔敷求先王克共明刑

歐陽氏曰一章二章皆汎論此章乃專以刺王○王氏曰其在于今興迷亂于政者今厲王興而迷亂于政也顛覆厥德以荒湛于酒○鄭氏曰荒廢湛樂也○王氏曰汝雖湛樂之從弗念為人子孫當紹祖考言當念之也○王氏曰弗念厥紹故罔敷求先王克共明刑也克共者不敢慢之謂也(李氏曰曾不知先王之成法以敬其明刑)○鄭氏曰敷廣也

肆皇天弗尚如彼泉流無淪(音倫)胥以亡夙興夜寐洒埽廷內維民之章脩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逷(他歷反)蠻方

王氏曰肆皇天弗尚者厲王所為如上所刺故今皇天弗尚也(李氏曰天弗崇尚者)○毛氏曰淪率也○鄭氏曰胥皆也○朱氏曰弗尚猒棄之也天所不尚則淪胥以亡如泉流之易矣言無者戒之欲其不至是也○歐陽氏曰淪胥以亡者君臣皆將滅亡也○毛氏曰洒灑章表也逷

遠也○陳氏曰王若不愼則君臣相胥溺而俱亡矣正
宜早夜自爲絜除以爲民之章修戎器以防內外庶幾
免胥溺也○李氏曰洒埽廷內只是修絜其朝廷爾當
時沉荒于酒貪目前之樂而忘意外之變故戒之以修
武備也○鄭氏曰用戒戎作用此備兵事之起蠻方九
州之外不服者○王氏曰用攘蠻夷而逖之也
質爾人民謹爾侯度用戒不虞愼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
柔嘉白圭之玷丁簟反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
毛氏曰質成也歐陽氏曰質定也○蘇氏曰侯度天子所以御
諸侯之度也天子苟內失其人民而外慢其諸侯則將
有不虞之禍起○朱氏曰話言也○鄭氏曰嘉善也○
毛氏曰玷缺也○鄭氏曰玉之缺尚可磨鑢而平○朱
氏曰玉玷尚可磨言語一失莫能救之其戒深切矣
柔者遜順之辭也
無易由言無曰苟矣莫捫音門朕舌言不可逝矣無言不讎
無德不報惠于朋友庶民小子子孫繩繩萬民靡不承
孔氏曰王無得輕易於言語無得言苟且如是假有不
善人無執持我舌而不聽我言者言往則不可復改故
須愼之○毛氏曰莫無捫持也○孔氏曰釋詁云朕我
也自周以前朕爲通言○鄭氏曰逝往也○朱氏曰讎
答也○李氏曰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出
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言行
君子之樞機其施報必然不可掩也王苟能惠於朋友
以及庶民小子則子孫繩繩然萬民亦莫不承順之矣

惠之所及子孫且受其福則怨之所積雖子孫亦受其
禍矣。孔氏曰朋友謂諸侯及卿大夫等下及庶民之
子弟小子。蘇氏曰子孫繩繩而不絕也
由言言之所由發也
視爾友君子輯柔爾顏不遐有愆相在爾室尚不媿于
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覯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音亦
思
歐陽氏曰戒王起居左右當友君子和柔其顏以接之
以習為善道則庶幾遠罪也不遐遐也詩人語常如此
。毛氏曰輯和也西北隅謂之屋漏覯見也格至也。
鄭氏曰遐遠也矧況射厭也。朱氏曰視爾獨居於室
中之時當庶幾不媿于屋漏然後可無曰此非顯明之

處而莫予見也當知神之至也不可得而測度又豈可
厭倦而不敬乎此言當戒懼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
不聞而慎其獨也是則修之至也
思語辭也此章戒厲王以內外交修也
辟爾為德俾臧俾嘉淑慎爾止不愆于儀不僭不賊鮮息淺
反不為則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彼童而角實虹戶公反小子
李氏曰辟君也人君之為德必臧善必嘉美。鄭氏曰
止容止也。陳氏曰慎其容止不過愆於威儀不僭差
不賊害則未有不可以為法者。毛氏曰僭差也。橫
渠張氏曰不僭不賊則人當効之猶投桃報李之必然
。毛氏曰童羊之無角者也虹潰也。王氏曰童無角理譬
我施惡無報我以善之理謂童而角實惑小子耳非其

理也
厲王不君故戒以君爾為德俾臧俾嘉欲其盡君德
之善也淑慎爾止不愆于儀此詩以威儀為主故屢
言之爾以善而民以善應之猶投桃報李蓋必然之
理彼小人日導王為不善而欲民應之不悖是猶童
牛童羊而求其角天下寧有此理哉潰亂王聽使至
顛覆者實此曹耳
荏(而甚反)染(而漸反)柔木言緡之絲溫溫恭人維德之基其維
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其維愚人覆謂我僭民各有心
毛氏曰緡被也柔忍之木荏染然人則被之弦以為弓
○歐陽氏曰人必先觀其資性之如何也○橫渠張氏
曰柔和之木乃弓之材溫恭之人乃德之質○毛氏曰
話言古之善言也○鄭氏曰覆猶反也僭不信也語賢
知之人以善言則順行之告愚人反謂我不信民各有
心二者意不同也
此章言人之質有美有惡故有可告語者有不可告
語者若厲王蓋不可告語矣武公猶拳拳不能自已
焉下章所言是也
於(音烏)乎(音呼)小子未知臧否(音鄙)匪手攜之言示之事匪面命
之言提其耳借曰未知亦既抱子民之靡盈誰夙知而莫
(音暮)成
鄭氏曰臧善也於乎傷王不知善否我非但以手攜掣
之親示以其事之是非我非但對面語之親提撕其耳
此言以教道之孰不可啓覺假令人云王尚幼少未有

所知亦以抱子長大矣不幼少也。歐陽氏曰靡盈不
自滿。朱氏曰人若不自盈滿能受教戒則豈有早知
而反晚成者乎。毛氏曰莫晚也
武公之於厲王厚矣故不忍遽斷以爲不可告語猶
疑其未知臧否也
昊天孔昭我生靡樂視爾夢夢莫空反我心慘慘七感反誨爾
諄諄之純反聽我藐藐美角反匪用爲教覆用爲虐借曰未知
亦聿既耄莫報反
毛氏曰夢夢亂也慘〻憂不樂也。鄭氏曰孔甚昭明
也昊天乎乃甚明察我生無可樂也視王之意夢〻然
我心之憂悶慘〻然愬其自恣不用忠臣。毛氏曰藐
我藐。〻藐〻然不入也。鄭氏曰我告教王口語諄〻

然王聽聆之藐〻然忽畧。歐陽氏曰君暗於上臣憂
於下臣言甚至而君聽甚忽不以爲德而反以爲罪也
。王氏曰匪以我諄諄爲教之也覆以我爲虐之也
既耄非謂其老也猶今人責未更事者曰既老大矣
甚言之也
於乎小子告爾舊止聽用我謀庶無大悔天方艱難曰喪
厥國取譬不遠昊天不忒他得反回遹于橘反其德俾民大棘
鄭氏曰止辭也不忒不差忒也大棘大困急也。歐陽
氏曰我所告爾者非我妄言皆據舊事之已然者庶幾
聽我猶可不至於大悔也。蘇氏曰天方艱難周室曰
吾將喪其國譬如夏商其類不遠天豈復有差忒不然
者哉然王曾不悟益爲邪僻之行使民至於困急而無

告也
史記載武公以宣王三十六年即位國語亦稱武公
年九十五作懿以自儆韋昭謂懿即抑也說者遂以
爲此詩乃追刺厲王今考其文如曰在于今興迷亂
于政曰匪手攜之言示之事匪面命之言提其耳曰
聽用我謀庶無大悔夫豈追刺之語乎史記國語殆
未可據一以詩爲正可也
抑十二章三章章八句九章章十句
桑柔芮伯刺厲王也鄭氏曰芮伯畿内諸侯王卿士也字良夫。孔氏曰書序注云芮伯周同
姓國在畿内則芮伯姬姓也杜預云芮國在馮翊臨晉縣
則在西都之畿内也左傳引大風有隧以爲芮良夫之詩
菀音鬱彼桑柔其下侯旬捋力活反采其劉瘼音莫此下民不殄
心憂倉初亮反兄音況填音塵兮倬彼昊天寧不我矜
毛氏曰興也菀茂盛貌旬言陰均也瘼病也。孔氏曰
菀然而茂盛者彼桑也其葉稚而柔濡故菀然茂盛於
此之時人息其下維均得陰。王氏曰及採其劉則其
下民爲日所暴不見芘蔭而瘼矣王失德剝喪無以芘
蔭其民之譬也劉殺也殺言盡之也。歐陽氏曰他木
皆有枝葉而詩人獨以桑爲譬者惟桑以葉用於人常
見捋采爲空枝而人不得蔭其下故以爲喻也。鄭氏
曰殄絕也。毛氏曰倉喪兄滋填久也孔氏曰倉之爲喪其義未聞況
訓賜也賜人之物則益滋多故況爲滋也釋言云烝塵
也孫炎曰烝物以之塵則塵爲久義古者塵與陳同故
填得爲久。釋文曰兄本作況。蘇氏曰君子憂之不絕於
心悲之益久而不已王氏曰倉則滋以此號天而訴之也。鄭氏
曰倬明大貌

四牡騤騤旟旐有翩亂生不夷靡國不泯（面忍反）民靡有黎
具禍以燼於乎有哀國步斯頻
毛氏曰騤騤不息也鳥隼曰旟龜蛇曰旐翩翩在路不息也夷平泯滅也。蘇氏曰厲王之亂天下征伐不息故其民見其車馬旌旗而厭苦之。鄭氏曰亂日生不平無國不見殘滅也。王氏曰黎黑也周曰黎民秦曰黔首黎則黔首之謂也民靡有黎則是黔首靡有孑遺也。鄭氏曰具猶俱也俱遇此禍以爲燼（歐陽氏曰皆爲灰燼）。毛氏曰頻急也。陳氏曰嗚呼可哀乎國運如此之頻促也

國步蔑資天不我將靡所止疑云徂何往君子實維秉心
無競誰生厲階至今爲梗（古杏反）
鄭氏曰將猶養也。陳氏曰國運困窮天不我養。王氏曰欲避禍亂疑於所往天下皆是也則靡所止疑云徂何往也（朱氏曰徂亦往也云往耶而果何所往也）。毛氏曰厲惡梗病也。歐陽氏曰君子實維秉心無競誰生厲階至今爲梗者民歸咎於上之辭也言君子本無彊爭之心而何人生此禍亂之階爲今人之病意若禍有根原其來也遠而今人適遭之耳其實剌禍由王致也

憂心慇慇念我土宇我生不辰逢天僤怒（都但反）自西徂東
靡所定處多我覯痻（武巾反）孔棘我圉
毛氏曰宇居僤厚也圉垂也。鄭氏曰辰時也痻病也。孔氏曰念己之鄉土居宅也我生不得時正逢天之厚怒使我從西而往於東無所安定而居處是逢天怒

時故遭此勞役也又自歎傷多矣我之所遇之病也甚急矣我之在邊垂甚勞也

為謀為毖亂況斯削告爾憂恤誨爾序爵誰能執熱逝不以濯其何能淑載胥及溺

毛氏曰毖愼也○鄭氏曰恤亦憂也逝猶去也序爵次序賢能之爵（朱氏曰序爵辨別賢否之道也）執熱手持熱物淑善胥相及與也○蘇氏曰王豈不為謀且愼哉然而不得其道適所以長亂而自削耳故告之以其所當憂誨之以叙爵曰誰能執熱而不濯者賢者之能已亂猶濯之能解熱耳今王之所任者其何能善哉則相與入於陷溺而已

如彼遡風亦孔之僾（音愛）民有肅心荓（普耕反）云不逮好是稼穡力民代食稼穡維寶代食維好

毛氏曰遡鄉也僾唈荓使也○鄭氏曰使人唈然如鄉疾風不能息也（孔氏曰唈者風逆人氣故以使之不能息謂喘息）○蘇氏曰君子視厲王之亂悶然如遡風之唈而不息○李氏曰民有肅然之心本無怠慢而王乃使之至於不逮民無得以趨事於畎畝之間則其不逮者非民之罪也王使之也故芮伯告王曰好是稼穡言不敢輕於民力也其有功於民者則使之代食○歐陽氏曰稼穡維寶代食維好者稼穡可寶當以祿養賢才而刺王不然也

天降喪亂滅我立王降此蟊賊稼穡卒痒（音羊）哀恫（音通）中國具贅（之芮反）卒荒靡有旅力以念穹蒼

歐陽氏曰天降喪乱將滅亡我王室（朱氏曰滅我所立之王）而歲

又蝗螟為災稼穡盡病。鄭氏曰蟲食苗根曰蟊食節
曰賊耕種曰稼收斂曰穡卒盡也瘵病也恫痛也具皆
哀痛乎中國之人皆空虛。毛氏曰贅屬也朱氏曰言危也春秋
傳曰君若贅旒然与此贅同荒虛也。朱氏曰旅與膂同言困之極
無力以念天禍也。王氏曰穹蒼天也穹言形蒼言色
也
維此惠君民人所瞻秉心宣猶考慎其相維彼不順自獨
俾臧自有肺腸俾民卒狂
鄭氏曰惠順宣徧猶謀也考其輔相之行然後用之言
擇賢之審。李氏曰古者順道之君為百姓瞻仰者以
其內能秉持其心外則宣謀猷于衆考察慎擇其相。
鄭氏曰臧善也。朱氏曰自獨俾臧自以為善也自有
肺腸自有意見也狂惑也
善惡出於天下之同然者盡曉然易見也不順之君
其所施爲其所任用皆非天下之所謂善乃自獨使
之善耳其肺腸不與人同不可曉解此民所以惑亂
也
瞻彼中林甡甡其鹿所巾反朋友已譖子念反不胥以穀人亦
有言進退維谷
毛氏曰甡甡衆多也谷窮也孔氏曰谷謂山谷墜谷是窮困之義。鄭氏
曰胥相也穀善也視彼林中其鹿輩耦行甡甡然衆多
。蘇氏曰朋友相譖不能相善曾鹿之不如是以進退
無不窮焉者
維此聖人瞻言百里維彼愚人覆狂以喜匪言不能胡斯

畏忌

毛氏曰瞻言百里遠慮也。鄭氏曰胡之言何也。李氏曰聖人則遠知禍福於未萌其所瞻視而言者至於百里無遠不察也若夫愚人則反狂以喜所謂抱火厝之積薪之下火未及然猶謂之安者也。朱氏曰我非不能言也如此畏忌何言王暴虐人不敢諫也

維此良人弗求弗迪維彼忍心是顧是復民之貪亂寧為荼毒

毛氏曰迪進也。鄭氏曰良善也國有善人王不求索不進用之有忍為惡之心者王反顧念而重復之言其忽賢者而愛小人貪猶欲也天下之民苦王之故欲其亂亡故安為荼毒之行相侵暴慍恚使之然。孔氏曰荼苦菜毒螫蟲皆惡物故比惡行

大風有隧（音遂）有空大谷維此良人作為式穀維彼不順征以中垢（古口反）

毛氏曰隧道也。鄭氏曰大風之行有所從而來必從大空谷之中作起式用征行也。陳氏曰大風其徑隧由於空谷而起以與人之為善為不善皆有所從來也。蘇氏曰垢穢也言善人之作也以用其善小人之行也以播其穢中垢發其中之所有於外也（毛氏曰中垢言闇冥也）

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蒲對反）

毛氏曰類善也。蘇氏曰風之起也有道類之敗也有自貪人在上則類之所由敗也。鄭氏曰聽言道聽之

言。蘇氏曰誦言先王之言也。李氏曰王之性本善但以貪人敗之故耳道聽之言則答之誦詩書之言以告之則如醉此所以見王之先入於貪人之言故也厲王既已不用其良反使我為悖逆之行而從貪人之所為也

嗟爾朋友予豈不知而作如彼飛蟲時亦弋獲既之陰女反予來赫

蘇氏曰朋友其僚友也。鄭氏曰嗟爾朋友親而切磋之也鳥飛亦時為弋射者所得之往也。橫渠張氏曰予豈不知而作如彼飛蟲時亦弋獲千慮一得也朱氏曰詩言彼之所言亦不亦有中也既之陰女反予來赫予奎誠密以天下之事忠告反謂予來相恐也。釋文曰赫本亦作嚇莊子云以梁國嚇我是也

厲王之朝舉無信苟伯之言者故告之曰予豈不知而妄發哉如彼飛蟲時亦弋獲豈無一二或中者乎

民之罔極職涼善背為民不利如云不克民之回遹職競用力

鄭氏曰職主也朱氏曰職專也。毛氏曰涼薄也。朱氏曰善背工為反覆也。鄭氏曰克勝也。朱氏曰民之所以貪亂不知止皆由此善背之人為民所不利之事如恐不勝而力為之也民之所以邪僻者由此輩競用力而然也回遹邪僻也反覆其言所以深惡之也

民之未戾職盜為寇涼曰不可覆背善詈力智反雖曰匪予既作爾歌

毛氏曰奠定也。蘇氏曰民之未定職上有盜賊之臣
爲之寇也。陳氏曰我薄告之以不可已爲爾反背而
見詈矣。○朱氏曰雖汝能自文飾言此亂非我所致然
我已作爾歌矣言已得其情其事已著明不可掩覆也
此詩本爲厲王之亂在於用小人故於聽任之際屢致
意焉一章至四章皆極言其亂也五章告之以聽任
之道而憂其不能改也六章復告以息民務農而居
位食祿者不可不審擇也七章因前章息民務農之
言而深歎喪亂飢饉之可哀也八章言治亂之分蓋
其君向背用捨所繇異路思古而傷今也九章言君
暗於上故譖毀之俗成於下自傷處斯世之難也十
章言朝皆小人安其危而利其菑欲諫而不敢也十
一章言王棄君子而厚小人民不堪命而王不知也
十二章言治亂皆有所自來治由君子而亂由小人
也十三章言王之所以疏棄君子者由小人之先入
也十四章至十六章皆託與公卿儕輩言以反覆諷
切之也

桑柔十六章八章章八句八章章六句

雲漢仍叔美宣王也宣王承厲王之烈內有撥亂之志遇
烖而懼側身脩行（下孟反）欲銷去（起呂反）之天下喜於王化復
（扶又反）行百姓見憂故作是詩也（鄭氏曰仍叔周大夫也。○朱氏曰烈暴虐也）
宣王之小雅始於六月言其功也其大雅始於雲漢
言其心也無是心安得有是功哉

倬彼雲漢昭回于天王曰於乎何辜今之人天降喪亂饑

饉薦在見反臻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圭璧既卒寧莫我聽

孔氏曰倬然明大彼天之雲漢○鄭氏曰雲漢謂天河也昭光也○毛氏曰回轉也○鄭氏曰宣王時旱渴雨故宣王夜仰視天河望其候焉○朱氏曰夜晴則天河明○王氏曰瞻仰昊天不見雨候於是歎傷人之無辜而遇此喪亂飢饉也○毛氏曰薦重臻至也○鄭氏曰靡莫皆無也言王為旱之故求於羣神無不祭也王氏曰羣祀之變則无不舉矣○蘇氏曰祀固之必荒則索鬼神祭之無所愛於三牲禮神之圭璧又已盡矣○王氏曰神晏然莫我聽

旱既大甚蘊隆蟲蟲不殄禋祀自郊徂宮上下奠瘞靡神不宗后稷不克上帝不臨耗斁丁故反下土寧丁我躬

王氏曰旱既大甚矣則其氣蘊積隆盛蟲蟲而熱也李氏曰說文曰爞爞旱氣也○毛氏曰蘊蘊而暑隆隆而雷蟲蟲而熱○鄭氏曰隆隆而雷非雨雷也○鄭氏曰為旱故絜祀不絕從郊而至宗廟○毛氏曰上祭天下祭地奠其禮瘞其物孔氏曰奠謂置之於地瘞謂埋之於土禮之物皆謂為禮神之物酒食俎玉之屬也天言奠其禮見燔其物也言瘞其物亦奠其禮也互以相通宗尊也丁當也○王氏曰自郊徂宮上下奠瘞則天神地示人鬼內外上下無不禋祀矣在宮之神莫尊於后稷既無以勝旱災在郊之神莫尊於帝又不顧我也○蘇氏曰窮而無告故曰與其耗斁下土寧使我躬當之無使人人被其患也

旱既大甚則不可推兢兢業業如霆如雷周餘黎民靡有孑遺昊天上帝則不我遺胡不相畏先祖于摧在雷反

王氏曰旱既大甚則不可推者不可推知其故也○毛

氏曰兢兢恐也業業危也○並鄭氏曰心動意懼兢兢然業業然如有雷霆近發於上○朱氏曰孑然盡貌言大亂之後周之餘民僅有遺者而上天又降旱災使孑然而無復有遺（孔氏曰孑然孤獨之貌）○蘇氏曰天將不復使我有遺餘胡為尚不相畏哉先祖之業將於是摧落矣

旱既大甚則不可沮（在呂反）赫赫炎炎云我無所大命近止靡瞻靡顧羣公先正則不我助父母先祖胡寧忍予

毛氏曰沮止也赫赫旱氣也炎炎熱氣也○鄭氏曰旱氣大盛人皆不堪言我無芘蔭而處（陳氏曰未知死所也）衆民之命近將死亡曾無視顧而哀閔之○毛氏曰先正百辟卿士也（鄭氏曰百辟卿士雩祀所及者○孔氏曰正者長也先世為官之長月令仲夏乃命百官雩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注云百辟卿上古之上公以下句龍后稷之類）○歐陽氏曰父母先祖胡寧忍予詩人述宣王訴于父母及先祖爾

旱既大甚滌滌（徒歷反）山川旱魃（蒲末反）為虐如惔（音談）如焚我心憚（徒旦反）暑憂心如熏羣公先正則不我聞昊天上帝寧俾我遯

毛氏曰滌滌旱氣也山無木川無水（王氏曰山枯川竭如滌濯然也）魃旱神也惔燎之也熏灼也○鄭氏曰旱氣生魃而害益甚草木燋枯如見焚燎然憚猶畏也○李氏曰羣公先正則不我聞亦上文意○蘇氏曰宣王所以祈旱者至矣而莫之答故曰吾之不善不當天心則寧使我遯去以避賢者無以我苦此毒民也

旱既大甚黽勉畏去胡寧瘨（都田反）我以旱憯（七感反）不知其故祈年孔夙方社不莫（音暮）昊天上帝則不我虞敬恭明神

寧無悔怒

蘇氏曰始以旱故欲避去以避賢者旣又以爲棄位以避憂患非人主之義故黽勉不去以求濟斯難長不敢也○朱氏曰憯曾也○鄭氏曰瘨病也天何曾病我以旱曾不知爲政所失而致此害○王氏曰胡寧瘨我以旱憯不知其故則王之自反也盡以至矣○鄭氏曰虞度也我祈豐年甚早孔氏曰月令孟春祈穀上帝孟冬祈來年於天宗是也祭四方與社又不晚孔氏曰卽以社以方是也天曾不度知我心肅事明神如是明神宜不恨怒於我我何由當遭此旱也○毛氏曰悔恨也

旱旣大甚散無友紀鞫居六反哉庶正疚音救哉冢宰趣七口反馬師氏膳夫左右靡人不周無不能止瞻卬昊天云如何里

蘇氏曰旱旣甚國用空竭無以紀綱羣臣朋友鄭氏曰人君以羣臣爲友○王氏曰人道相友則吉凶慶弔有紀以合之旱大甚財不足以爲禮則無友紀○橫渠張氏曰友宜作酉○鄭氏曰鞫窮也庶正衆官之長也疚病也窮哉病哉者念此諸臣勤於事而困於食以此言勞倦也○毛氏曰歲凶年穀不登則趣馬不秣孔氏曰趣馬之官不以粟秣養其馬師氏弛其兵孔氏曰師氏掌使其屬率四夷之隷各以其兵服守王門外且蹕也掌近王之兵故令弛其兵也馳道不除孔氏曰不使人除治之祭事不縣孔氏曰不縣其樂膳夫徹膳左右布而不脩孔氏曰布列於位不令有所脩造大夫不食粱士飲酒不樂○橫渠張氏曰靡人不周無不能止自廢正而下皆使周急於民若供御之物則凡皆可止去○鄭氏曰里憂也王愁悶於不雨但仰天曰當如我之憂

何朱氏曰里與漢書季布傳無俚之俚同當為无聊賴之義○蘇氏曰俚居也宣王遭旱始欲以身當之而不得中欲以身弭之而不能故於其終仰而訴之於天曰將使我如何居哉○釋文曰里本
作𤸎爾雅作悝苦回反爾雅釋詁云悝憂也○郭璞曰注詩曰悠悠我悝
瞻卬昊天有嘒呼惠反其星大夫君子昭假音格無贏音盈大命
近止無棄爾成何求為我以戾庶正瞻卬昊天曷惠其寧
毛氏曰嘒衆星貌假至也○孔氏曰宣王以旱之故遂
瞻望仰視於昊天唯見其嘒然光明之衆星未有雨徵
○呂氏曰昭明也贏餘也所以事神者無餘矣○朱氏
曰大夫君子所以竭其精誠而助王昭假于天者已無
餘矣雖今死亡將近然不可以棄其前功當益求其所
以昭假于上者而修之若此者非求為我之一身爾乃
所以定衆正也瞻卬昊天果何時而惠我以安寧乎○

蘇氏曰我亦何求為哉將以定爾庶正而已未有民不
寧而庶官定者也○鄭氏曰瞻卬昊天曷惠其寧渴雨
之至也
雲漢八章章十句
崧高尹吉甫美宣王也天下復音服平能建國親諸侯褒音保毛
反賞申伯焉鄭氏曰尹吉甫申伯皆周之卿士也尹官氏申國名
崧高維嶽駿音峻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
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
毛氏曰崧高貌山大而高曰崧嶽四嶽也東嶽岱南嶽
衡西嶽華北嶽恒堯之時姜氏為四伯掌四嶽之祀述
諸侯之職於周則有甫有申有齊有許也駿大極至也
嶽降神靈和氣以生申甫李氏曰山大而高曰崧郭璞注曰今中嶽嵩高蓋依此名

嶽凡大而高者皆可名之曰嶽非專止中嶽也鄭樸注同說○孔氏曰其山高大上
至于天○王氏曰甫也申也其先實主嶽事故天祚其
子孫則維嶽降神生甫及申也○毛氏曰翰幹也王氏曰翰垣屋所恃以立○王氏曰蕃言扞蔽宣言敷播○李氏曰是二
人者皆為周室之屛翰○蘇氏曰蔽其患難而宣其德
澤於天下
甫申意者皆宣王時賢諸侯同有功於王室者甫雖
不見於經以文意考之蓋當如此鄭氏乃遠取訓夏
贖刑之甫侯殆非也
亹亹申伯王纘祖管反之事于邑于謝南國是式王命召伯
定申伯之宅登是南邦世執其功
鄭氏曰亹亹勉也纘繼也於法式也申伯亹亹然勉於
德以賢入為王之卿士佐王有功王又欲使繼其故諸
侯之事改大其邑使為侯伯南方之國皆統理孔氏曰杜預云申國在南陽宛縣在謝邑之南也作邑於謝蓋申伯本國近謝○孔氏曰申伯之賢當
使南國法之○王氏曰為申伯建國而曰邑者國之所
都亦曰邑作邑于豐商邑翼翼是也○蘇氏曰謝周之
南土也召伯召虎也○孔氏曰王乃命召伯先營謝邑
以定申伯之居○毛氏曰登成也○陳氏曰世執其功
者以南邦傳嗣也
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因是謝人以作爾庸王命召伯徹申
伯土田王命傅御遷其私人
鄭氏曰庸功也召公既定申伯之居王乃親命之使為
法於南邦因是故謝邑之人而為國以起女之功毛氏曰庸

城也徹者定其年收正其賦稅孔氏曰九夫爲井隰皋之也九夫爲牧二牧而當一
井。李氏曰徹什一之法也。毛氏曰御治事之官也蘇氏曰傅王治事之臣也
私人家臣也孔氏曰私人者對王朝之臣爲公人家臣爲私屬也有司徹云主之降獻私人。
王氏曰遷其私人使就國也
申伯之功召伯是營有俶又叔反其城寢廟既成既成藐藐
王錫申伯四牡蹻蹻渠略反鉤膺濯濯直角反
李氏曰申伯之功言城謝之事乃召伯所營詩曰肅肅
謝功召伯營之。毛氏曰俶作也。王氏曰俶始也。
鄭氏曰作城郭及寢廟定其人神所處。毛氏曰藐藐
美貌蹻蹻壯貌鉤膺樊纓也孔氏曰鉤者馬婁頷之金鉤膺者謂膺上有飾謂膺
有樊纓也案巾車金路鉤樊纓九就同姓以封申伯異姓而得此賜者以其命爲侯伯故得車如上公濯
濯光明也。鄭氏曰已成告王王乃賜申伯爲將遣之

王遣申伯路車乘馬我圖爾居莫如南土錫爾介圭以作
爾寶往近王舅南土是保
孔氏曰王於是發遣申伯令使之國故贈送之以大路
之車。毛氏曰乘馬四馬也。鄭氏曰王以正禮遣申
伯之國故復有車馬之賜因告之曰我謀女之所處無
如南土之最善。毛氏曰寶瑞也鄭氏曰圭長尺二寸謂之介非諸侯之圭
故以爲寶諸侯之瑞圭自九寸而下。王氏曰介圭非諸侯所宜有也宜非所以分異姓也賜爾介圭以作
爾寶則加賜焉非常禮也。毛氏曰近己也鄭氏曰近辭也如彼記之子之記。孔氏曰近
得爲己其聲相近故箋申之云如彼記之記申伯宣王之舅。鄭氏曰保守
也安也。孔氏曰皆命遣之辭
介圭在周官雖天子所服韓奕曰以其介圭入覲于
王則當是諸侯之瑞圭蓋介之爲言大也詩人特美

大其圭而稱之非周官之介圭也

申伯信邁王餞（賤淺反）于郿（亡悲反）申伯還南謝于誠歸王命

召伯徹申伯土疆以峙（直紀反）其粻（音張）式遄（市專反）其行

鄭氏曰邁行也餞送行飲酒也時王蓋省岐周故于郿

還南者北就王命于岐周而還反也謝于誠歸誠歸于

謝（孔氏曰郿於漢屬右扶風在鎬京之西申在鎬京之東南自鎬適申塗不經郿時宣王蓋省視岐周故餞之於郿申伯既受命王餞還歸於鎬而後適申故言北就還歸也言謝于誠歸古人之語多倒○朱氏曰郿在鎬京之西岐周之東）○王氏曰王既餞之則申伯於是實歸其國

也言信邁誠歸蓋以見王之數留疑於行之不果故也

○鄭氏曰粻糧式用遄速也王使召公治申伯土界之

所至峙其糧者令廬市有止宿之委積用是速申伯之

行（孔氏曰申伯未發之時王豫命召伯令治申伯之國疆畔又以峙具其糧食在道無闕乏故得疾至）○

王氏曰前日徹申伯土田者乃始疆理之也今曰徹申伯

土疆則其疆定矣

是詩載封申伯如遷其私人以峙其粻莫不曲盡宣

王之待元舅其恩意周浹綜理微密蓋如此也

申伯番番（音波）既入于謝徒御嘽嘽（他丹反）周邦咸喜戎有良

翰不顯申伯王之元舅文武是憲

毛氏曰番番勇武貌徒御徒行者御車也○朱氏曰嘽

嘽衆盛也○鄭氏曰申伯之貌有威武番番然戎猶

女也○毛氏曰不顯申伯顯矣申伯也文武是憲言有

文有武也○蘇氏曰申伯既入于謝周人皆曰汝有良

翰矣文武是憲言其文武皆足法也

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揉（汝又反）此萬邦聞于四國吉甫作誦

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以贈申伯

曾氏曰前章所謂文武後章所謂柔惠且直辭雖異而實則同皆美其全德耳非謂既文武又柔直也○孔氏曰以此順直之德揉服萬邦不順之國使之皆順其聲譽聞達於四方○毛氏曰作是工師之誦也（孔氏曰詩者工師樂人誦之以為樂曲）○鄭氏曰碩大也○蘇氏曰肆極也○王氏曰此雅也而謂之風則以辭不迫切而能感動人之善心故謂之風也○鄭氏曰以此贈申伯者送之令以為樂○孔氏曰以贈申伯則此詩之作主美申伯而巳申伯有德王能建之美申伯亦所以美宣王故為宣王詩也

其風肆好蓋詩有六義是篇雖推其間固有風之體也

崧高八章章八句

烝民尹吉甫美宣王也任賢使能周室中（張仲反）興焉

陳氏曰崧高烝民二詩皆尹吉甫贈行之詩而序詩者皆以為美宣王何也蓋人君委任得人而僚友之間賦詩以相娛樂則人君之美莫大焉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音夷）好（呼報反）是懿德天監有周昭假于下保茲天子生仲山甫

毛氏曰烝衆則法彝常懿美也仲山甫樊侯也（孔氏曰爵為侯而字仲山甫也周語稱樊仲山甫諫宣王是山甫為樊國之君也韋昭云食采於樊僖二十五年左傳說晉文公納定襄王王賜之樊邑則樊在東都之畿內也）○鄭氏曰監視假至也○孟子曰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

秉彝也故好是懿德楊氏曰孟子釋詩於其本文加四字而詩之意自明矣今之說詩者
殊不知此 ○ 楊氏曰近取諸身百骸五藏達之於君臣父子
夫婦長幼朋友皆物也而各有則視聽言動必由禮焉
此一身之則也為君而止於仁為臣而止於忠為父而
止於慈為子而止於孝此君臣父子之則也夫婦有別
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此夫婦朋友長幼之則也皆天理
之常故曰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 ○ 李氏曰天視有
周之德昭明乎下用保茲天子而生仲山甫董仲舒曰
上天佑之為生賢佐蓋謂此也 ○ 朱氏曰昭假于下言
周能以明德感格于天而在下也
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固莫不秉彝好德也蓋有秉
彝之粹者焉故曰天監有周昭假于下保茲天子生

仲山甫

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古訓是式威
儀是力天子是若明命使賦
鄭氏曰嘉美令善也儀威儀色顏色容貌翼翼恭敬古
訓先王之遺典也式法也 ○ 蘇氏曰力勉也 ○ 毛氏曰
若順賦布也 ○ 王氏曰天子有明命則使仲山甫賦之
柔嘉維則不過其則也過其則斯為弱不得謂之柔
嘉矣令儀令色小心翼翼言其表裏柔嘉也古訓是
式威儀是力言其學問進修也天子是若明命使賦
言其發而措之事業也此章蓋備言仲山甫之德
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音璧纘戎祖考王躬是保出納王命
王之喉舌賦政于外四方爰發

鄭氏曰百辟百君戎猶汝也。李氏曰王命仲山甫曰我以汝為百辟之長而繼汝之祖考而保我王躬觀此則知山甫之祖考嘗為是官矣為山甫乃世其家也。○朱氏曰出承而布之也納行而復之也喉舌所以出言也。鄭氏曰布政於畿外天下莫不發應

仲山甫之職外則總領諸侯內則輔養君德入則與肙政本出則經營四方式云者表率儀法之謂也保云者保其身體傳之德義之謂也此章蓋備舉仲山甫之職

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国若否音鄙仲山甫明之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懈以事一人

鄭氏曰將奉行若順也順否猶臧否謂善惡也夙早也一人斥天子。李氏曰王之命肅肅然而使仲山甫將而行之

明亦哲也並言之則明者哲之發哲者明之實也既明且哲而後可以保身 甚矣保身之難也說者或謂仲山甫事宣王則保身者非全身遠害之謂甚誤矣保身乃己事豈為治乱而增損哉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本非末節也至於偷生徇私養小失大如是而全身遠害則君子賤之耳仲山甫在宣王之時君臣之任遇莫先焉而省察其身奉事其主者无一毫怠忽信所謂小心翼翼矣

人亦有言柔則茹音如之剛則吐之維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禦

孔氏曰人有常言人之恒性莫不柔者則茹食之剛者則吐出之喻見寡弱者則侵侮之彊盛者則避畏之維有仲山甫則不然不侮不畏即是不茹不吐既言其喻又言其實以充之

此言仲山甫之德剛柔不偏也而二章首举仲山甫之德獨以柔嘉維則蔽之崧高稱申伯番〃終論其德亦曰柔惠且直然則入德之方其可知矣

人亦有言德輶餘久反如毛民鮮克举之我儀圖之維仲山甫举之愛莫助之衮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

鄭氏曰輶輕也人之言云德甚輕然而衆人寡能举之我吾甫自我也愛惜也仲山甫能獨举此德而行之惜乎莫能助之者多仲山甫之德歸功言耳○毛氏曰儀宜也○釋文儀作義曰毛如字宜也鄭作義○陳氏曰圖者圖謀之（朱氏曰儀度也我於是而儀度其能举之者則惟仲山甫而已）○毛氏曰衮冕者君之上服也○鄭氏曰衮職者不敢斥王之言也王之職有闕能補之者仲山甫也○朱氏曰其德如是故能補衮職之闕孟子曰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仲山甫有焉

仲山甫出祖四牡業〃征夫捷〃在接反每懷靡及四牡彭〃八鸞鏘〃七羊反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

蘇氏曰王命仲山甫城齊祖祭而行其馬業〃而捷其徒捷〃而敏猶常恐不及事也東方則齊也○鄭氏曰彭〃行貌鏘〃鳴聲以此車馬命仲山甫使行言其盛也○毛氏曰東方齊也古之諸侯之居逼隘則王者遷

其邑而定其居蓋去薄姑而遷於臨菑也孔氏曰史記齊世家云獻公元年徙薄姑都治臨菑計獻公當夷王之時與此傳不合

四牡騤騤求龜反八鸞喈喈音皆仲山甫徂齊式遄其歸吉甫作誦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

毛氏曰騤騤猶彭彭也喈喈猶鏘鏘也遄疾也言周之望仲山甫也清微之風化養萬物者也。朱氏曰式遄其歸不欲其久於外也穆深長也永懷既行而有所懷思也。鄭氏曰述其美以慰安其心。曾氏曰賦政于外雖亦仲山甫之職然保王躬補王闕尤其所願城彼東方其心永懷蓋有所不安者尹吉甫深知之作誦而告以遄歸所以安其心也

烝民八章章八句

韓奕音亦尹吉甫美宣王也能錫命諸侯鄭氏曰韓姬姓之國也後為晉所滅幽王九年史伯對鄭桓公曰武王之子應韓不在

奕奕梁山維禹甸之有倬其道韓侯受命王親命之纘戎祖考無廢朕命夙夜匪解虔共音恭爾位朕命不易榦古旦反不庭方以佐戎辟音壁

毛氏曰奕奕大也甸治也禹治梁山除水災鄭氏曰梁山之野堯時俱遭洪水禹甸之者決除其災使成平田定貢賦受命為侯伯也。鄭氏曰梁山於韓國之山最高大為國之鎮所望祀焉故美大其貌奕奕然梁山今在馮翊夏陽西北倬倬然著明。蘇氏曰禹貢所謂治梁及岐者在今同之韓城將言韓侯故先欽其國曰梁山之下有倬然之道此韓侯所從朝周以受命者也。釋文曰倬明貌韓詩作晫。陳氏曰

梁山禹治水其功有被於此山者自禹之後無傳焉。鄭氏曰戎猶女也朕我也。毛氏曰虔固也。鄭氏曰古之恭字或作共韓作楨榦而正之戎辟女君王自謂也。孔氏曰王親自命之云當紹繼汝祖考之舊職復爲侯伯。王氏曰既命之纘汝祖考又戒使其無廢朕命虔共爾位既戒以夙夜匪懈虔共爾位又戒以朕命不復改易當榦不庭方以佐汝辟也不庭方謂不寧侯也蘇氏曰不庭不來庭也

四牡奕奕孔脩且張韓侯入覲以其介圭入覲于王王錫韓侯淑旂綏章簟茀音弗錯衡玄袞赤舄音昔鉤膺鏤音漏鍚音羊鞹苦郭反鞃苦弘反淺幭莫歷反鞗音條革金厄

毛氏曰脩長張大覲見也。鄭氏曰韓侯乘長大之四牡奕奕然以時覲於宣王。孔氏曰毛氏於崧高以介圭爲所執之瑞則此言介圭亦爲瑞也朱氏曰覲禮執圭贄所以合瑞也。鄭氏曰覲於王而奉享禮貢其國所出之寶。孔氏曰篋以入覲于王爲行享禮介圭則是爲享之物大行人陳諸侯見王之禮云廟中將幣三享。鄭氏曰此覲乃受命先言受命者顯其美也王氏曰謂韓侯來朝後錫以厚之。毛氏曰淑善也交龍爲旂鄭氏曰善旂旂之善色者也綏大綏也孔氏曰即王制所謂天子殺下大綏者夏采注云徐州貢夏翟之羽有虞氏以爲綏後世或無染鳥羽而用之或以旄牛尾爲之綴於幢上所謂注旄於竿首者然則綏者即交龍旂竿所建與旂共一竿爲旗之表章故云綏章。鄭氏曰簟茀漆簟以爲車蔽今之藩也孔氏曰巾車云王之喪車五乘其五曰漆車藩蔽注云漆席以爲之此車禪所乘也禪將即吉尚以漆席爲藩明吉車之等漆之也。毛氏曰錯衡文衡也孔氏曰錯置文采爲車之衡。孔氏曰玄袞以玄爲衣而畫以袞龍赤舄赤色之舄。鄭氏曰鉤膺樊纓也眉上曰鍚刻

金飾之令當盧也孔氏曰馬額鉤以金爲之鍚上有飾即樊纓是也樊讀如鞶帶之鞶謂今
馬大帶纓當盧者當馬之額盧在眉眼之上按巾車玉路鍚樊纓金路鉤樊纓注云金路無鍚有鉤此言鉤膺
乃金路矣而得有鏤鍚者蓋將賜之○毛氏曰鞹革也鞃軾中也孔氏曰鞹者去
毛之皮也軾者兩較之間有橫木可憑者也鞹鞃者蓋以去毛之皮施於軾之中央持車使牢固也淺虎
皮淺毛也幭覆式也孔氏曰幭礼記作幦周礼作幎歷反字異而義同玉藻言有羔幦
鹿幦春官巾車言大複䄙皆以有毛之皮爲幦二是覆蓋之名覆在軾上也○鄭氏曰鞗革
謂轡也以金爲小環往往纏搤之孔氏曰轡首謂之革故云者言其非一二
處也○王氏曰淑旂綏章於綿後建之簟茀在後衡在左
右鉤膺鏤鍚鞹鞃淺幭鞗革金厄則皆在前
韓侯出祖出宿于屠音徒顯父音甫餞之清酒百壺其殽維何
炰薄交反鱉鮮魚其蔌音速維何維筍恤尹反及蒲其贈維何乘
馬路車籩豆有且子餘反侯氏燕胥

鄭氏曰祖將去而犯軷也既覲而反國必祖者尊其所
往去則如始行焉祖於國外畢乃出宿○毛氏曰屠地
名也○鄭氏曰顯父周之卿士也餞送之故有酒○孔
氏曰清美之酒乃多至於百壺○鄭氏曰炰鱉以火熟
之也鮮魚中膾者也○毛氏曰蔌菜殽也○鄭氏曰筍
竹萌也蒲深蒲也孔氏曰醢人注云深蒲蒲始生水中是也贈送也王既使
顯父餞之又使送以車馬所以贈厚意也且多貌胥皆
也諸侯在京師未去者於顯父餞之時皆來相與燕其
籩豆且然榮其多也朱氏曰胥辭也
覲禮稱來朝之諸侯皆曰侯氏然則此所謂侯氏或
者專指韓侯也歟
韓侯取妻汾符云反王之甥蹶俱衛反父之子韓侯迎止于蹶

之里百兩彭彭八鸞鏘鏘不顯其光諸娣大計反從之祁祁巨移反

如雲韓侯顧之爛其盈門

朱氏曰此言韓侯既覲而還遂以親迎也。毛氏曰蹶父卿士也。鄭氏曰汾王厲王也厲王流于彘在汾水之上故詩人因以號之孔氏曰彘於漢則河東永安縣也永安西臨汾水姊妹之子爲甥王之甥卿士之子言尊貴也于蹶之里蹶父之里百兩百乘不顯〻也光猶榮也氣有光榮也。孔氏曰每車皆有八鸞之聲。毛氏曰祁祁徐靚也如雲言衆多也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媵之諸娣衆妾也。鄭氏曰媵者必姪娣從之。孔氏曰其妻出於蹶父之門諸娣隨而從之如雲韓侯於是回顧而視之見其鮮明粲爛然其盈滿於蹶父之門也

蹶父孔武靡國不到爲于僞反韓姞其一反相攸莫如韓樂孔樂韓土川澤訏訏況甫反魴鱮音敘甫甫音甫麀鹿噳噳愚甫反有熊有羆有貓如字又武交反有虎慶既令居韓姞燕譽

毛氏曰姞蹶父姓也。鄭氏曰相視攸所也蹶父甚武健爲王使於天下國〻皆至爲其女視其所居韓國最樂。毛氏曰訏〻大也甫〻然大也噳〻然衆也貓似虎淺毛者也。鄭氏曰甚樂矣韓國之土也川澤寬大衆魚禽獸備有言饒富也。朱氏曰慶喜也令善也喜其有此善居也。鄭氏曰韓姞則安之盡其婦道有顯譽蘇氏曰譽言樂也。王氏曰韓侯娶妻何豫於王政而詩言此蓋汾王失道王室衰〻爲諸侯所卑侮則王甥亦安能相攸惟宣王任賢使能然後汾王之甥更爲樂國賢君

之所顯娶而威儀備具光顯如此乃所謂邦之榮懷也
古者仕遇方面之臣旣盡其礼復恤其私使之內外
光顯體安志平然後能展布自竭為王室之屏翰詩
人述宣王能錫命諸侯而因道其娶之盛其意蓋在
於此而王室尊安人情暇樂亦莫不在其中矣靡國
不到特言涉歷邦国之多非必國〻皆至也
溥彼韓城燕師所完以先祖受命因時百蠻王錫韓侯其
追其貊武伯反奄受北國因以其伯實墉實壑實畝實籍獻
其貔毗音皮赤豹黃羆
鄭氏曰溥大也◎毛氏曰師衆也◎朱氏曰董氏曰燕
召公之國也疑韓初封時王命以其衆爲築此城也◎
毛氏曰因時百蠻長是蠻服之百国也追貊戎狄國也
奄撫也鄭氏曰撫柔其所受北面之國實墉實壑言高其城深其壑也
◎蘇氏曰王以韓侯之先因是百蠻而長之故錫之以
追人貊人受之以北方之国使復爲之伯焉韓侯於是
命諸侯各修其城池治其田畝正其稅法以時貢其所
有於王◎釋文曰壑城池也◎鄭氏曰籍稅也孔氏曰公羊傳
曰什一而籍是籍爲稅之義也◎孔氏曰所部諸國之城壑也釋獸云
貔白狐郭璞曰一名執夷虎豹之屬也陸璣曰貔似虎
或曰似熊赤豹毛赤而文黑羆大於熊有黃羆赤羆貔
言皮則豹羆亦獻皮也
春秋之時城邢城楚丘城緣陵城杞之類皆合諸侯
爲之霸令尚如此則周之盛時命燕城韓固常政也
韓奕六章章十二句

江漢尹吉甫美宣王也能興衰撥乱命召公平淮夷（鄭氏曰召公召穆公也名虎）

陳氏曰淮夷之地不一徐州在淮北徐州有夷則淮夷之在北者也揚州在淮南揚州有夷則淮夷之在南者也江漢常武二篇同爲宣王之詩而同言淮夷召虎既平淮夷而告成于王矣常武之詩又曰鋪敦淮濆仍執醜虜故知淮夷之地不一以地理考之曰江漢之滸王命召虎者是淮南之夷也若在淮北則江漢非所由入之路矣曰率此淮浦省此徐土者是淮北之夷也若在淮南則徐土非聯接之地矣

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叶刀）匪安匪遊淮夷來求既出我車既設我旟（叶余）匪安匪舒淮夷來鋪

鄭氏曰江漢之水合而東流浮浮然（孔氏曰禹貢嶓冢導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是到大別之南漢與江合東流也漢書地理志大別在廬江安豐縣界則江漢合処在揚州之境也以此則召公伐淮夷當在淮水之南鲁僖所伐淮夷應在淮水之北當淮之南北皆有夷也）○王氏曰武夫滔滔則以其衆逝也○蘇氏曰行者皆莫敢安徐曰吾之來也維淮夷是求是鋪言用命也○鄭氏曰車戎車也鳥隼曰旟○朱氏曰鋪陳也陳師以伐之也○勃海胡氏曰杜預云禹貢漢水至大別南入江在江夏界疏謂大別在廬江安豐縣接漢水入江乃今漢陽軍之大別山山之北漢口是也漢口亦曰沔口亦曰夏口江東即鄂州江夏郡也至安豐一千五百里豈江漢相合古今不同哉

胡氏辯江漢合流既得之矣但去淮夷絕遠於經文

頌不合或者會江漢諸侯之師以伐之歟

江漢湯湯（二書羊反）武夫洸洸（二音光）經營四方告成于王四方既平王國庶定時靡有爭王心載寧

孔氏曰湯湯然流盛。毛氏曰洸洸武貌。鄭氏曰召公既受命伐淮夷服之復經營四方告成於王（蘇氏曰遂經營其未國以告於王）庶幸時是也載之言則也。孔氏曰無有叛矣乖爭者

江漢之滸（音虎）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徹我疆土匪疚（音救）匪棘王國來極于疆于理至于南海

朱氏曰此下四章皆述王冊命召穆公與公復于王之辭首尾大抵類今人所藏古器物銘識蓋古人文字之常體也再言江漢之滸者繫上事起下事也。陳氏曰王命召虎自彼江漢之滸而伐之非謂宣王臨江漢之滸而命召虎也。鄭氏曰滸水涯也疚病棘急極中也。蘇氏曰王命召公闢四方之侵地而治其疆界非以病之非以急之也使來於王国取中焉耳召公於是疆理其地至南海而止。李氏曰于疆于理至于南海此以見復文武之境土也

淮夷在南故極其遠而言之曰至于南海

王命召虎來旬來宣文武受命召公維翰無曰予小子召公是似肇敏戎公用錫爾祉

毛氏曰旬徧也。蘇氏曰宣布也。朱氏曰自江漢之滸言之故曰來言王命召虎來此江漢之滸徧治其事以布王命。鄭氏曰召康公名奭召虎之始祖也昔文

王武王受命召康公為之楨榦之臣故述其祖之功以
勸之。陳氏曰汝不必言事我小子之故自當繼似汝
先祖康公李氏曰汝今无以我為小子不足慮惟當繼召康公之功也。毛氏曰敏
疾公事也。蘇氏曰汝敏於戎事我是用錫汝以福
肇始也自召康公之後其風烈寂寥無聞矣至穆公
始復敏於從事以繼其烈
釐力之反爾圭瓚才旱反秬音巨鬯勑亮反一卣音酉告于文人錫山
土田于周受命自召祖命虎拜稽首天子萬年
毛氏曰釐賜也九命賜圭瓚秬鬯孔氏曰賜汝以圭柄之玉瓚文人
文德之人也。鄭氏曰秬鬯黑黍酒也謂之鬯者芬香
條鬯也王錫召虎以鬯酒一尊使以祭其宗廟告其先
祖。孔氏曰釋器云卣中尊宰欝人掌和欝鬯以實彝
而陳之則鬯當在彝而此及尚書左傳皆云秬鬯一卣
者當祭之時乃在彝賜時未祭故卣盛之。鄭氏曰周
岐周也自用也宣王欲尊顯召虎故如岐周使受山川
土田之賜命用其祖召康公受封之禮岐周周之所起
為其先祖之靈故就之孔氏曰此實周也而特言于周受命明非京師以虎祖康公在岐周事文武有功而受采地今虎嗣其業功與之等故往岐周命之祭統云賜爵祿必於大廟以岐是周之所起有別廟在焉拜稽首者受王命策書也臣受恩無可以報謝
者稱言使君壽考而已
虎拜稽首對揚王休作召公考天子萬壽明明天子令聞
臑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國
鄭氏曰揚稱揚對答休美作為也。毛氏曰考成也。
陳氏曰王休王之休命也召虎受此休命以對揚於王

下以告成於召公（朱氏曰作召公考當闕之以俟知者）。毛氏曰矢施也
洽和洽也。朱氏曰明明天子令聞不已矢其文德洽
此四国此召虎所以稱頌其君之辭言武功之不可恃
亦所以戒之也
江漢六章章八句
常武召穆公美宣王也有常德以立武事因以為戒然
朱氏曰詩中無常武字召穆公特名其篇
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大（音泰下同）祖大師皇父整我六師
以脩我戎既敬既戒惠此南国
孔氏曰赫赫明明者宣王命將之顯也。王氏曰所命
之卿士言其世則以南仲為太祖言其官則大師言其
字則皇父也。郭氏曰南仲文王時武臣也以修我戎

是治其戈甲兵之事命將以本其祖者因有世功於是尤
顯。蘇氏曰宣王命其卿士皇父南征徐方皇父以御
士而兼太師。孔氏曰當恭敬而臨之戒懼而處之。
董氏曰伐其暴亂所以惠之也
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戶剛反）戒我師旅率彼淮
浦省此徐土不留不處三事就緒
毛氏曰尹氏掌命卿士（蘇氏曰尹氏尹吉甫也）程伯休父始命為
大司馬（李氏曰楚語曰重黎氏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後也當宣王時失其官守為司馬氏是程伯休父
當為司馬）浦涯也。孔氏曰上命元帥此命司馬王謂其內
史大夫尹氏汝當為策書命此程國之伯字休父者為
大司馬。鄭氏曰軍禮司馬掌其誓戒（孔氏曰司馬職云大師掌其戒
令）。蘇氏曰使之左右陳其行列而戒令之曰往循淮

之上而視徐土無久留處其地以惠若其民○鄭氏曰三農之事皆就其業（孔氏曰太宰九職一曰三農生九穀注云三農原隰及平地○朱氏曰三農上中下農夫也）○朱氏曰徐土徐州之土淮北之夷也下章所謂徐方徐國亦即此爾上章既命皇父而此章又命程伯休父者蓋王親命太師以三公出將而謂內史命司馬以六卿副之耳

赫赫業業有嚴天子王舒保作匪紹匪遊徐方繹騷（音亦）震驚徐方如雷如霆徐方震驚

王氏曰赫赫顯也業業大也○毛氏曰舒徐也保安也○鄭氏曰作行也○蘇氏曰紹急也（說文曰紹糾緊也）○毛氏曰遊遨遊也○朱氏曰繹連絡也○毛氏曰騷動也○蘇氏曰王之南征也人望其赫赫業業之威而畏之曰有嚴哉天子也然王則徐而安行不急不緩而徐方之人莫不震動如雷霆作於其上不遑安矣

王奮厥武如震如怒進厥虎臣闞（呼檻反）如虓（火交反）虎鋪（普吳反）敦淮濆（符云反）仍執醜虜截彼淮浦王師之所

孔氏曰既到淮浦臨陣將戰王乃奮揚其威武如天之震雷其聲如人之勃怒其色言嚴威之可懼也即進而前其虎臣之將闞然如虓怒之虎令布陳敦厚之陣於淮水濆涯之上就執其衆虜○毛氏曰虎之自怒虓然○朱氏曰進鼓而進之也○王氏曰鋪敦厚集其陣○朱氏曰仍就也老子曰攘臂而仍之截彼淮浦王師之所截然不可犯之貌

王旅嘽嘽（吐丹反）如飛如翰如江如漢如山之苞如川之流

緜緜翼翼不測不克濯征徐國
孔氏曰王旅王之師旅。毛氏曰嘽嘽然盛也疾如飛
摯如翰（鄭氏曰如鳥之飛翰其中豪後也。孔氏曰鳥飛已疾翰又疾於飛若鷹鸇之類摯擊衆鳥者）
也。鄭氏曰江漢以喻盛大也（孔氏曰軍旅之衆其廣長似之也）。毛
氏曰苞本也（孔氏曰山之基本。陳氏曰如山之苞也）。孔氏曰兵法有動
有靜靜則不可驚動故以山喻動則不可禦止故以水
喻。李氏曰緜緜不可得而絶翼翼不可得而乱。朱
氏曰不測不可知也不克不可勝也。毛氏曰濯大也
王猶允塞徐方既來徐方既同天子之功四方既平徐方
來庭徐方不回王曰還歸
蘇氏曰猶道也。鄭氏曰允信也。朱氏曰塞充塞也
。鄭氏曰既來已來告服。孔氏曰既同與他國同服
於王。鄭氏曰來庭來王庭也回猶違也還歸振旅也
。朱氏曰於是王命班師矣言王道甚大而遠方懷之
非獨兵威然也所謂有常德以立武事因以為戒者此
也。劉氏曰武成則戒驕故曰還歸者止於義也
常武六章章八句
瞻卬（音仰）九伯刺幽王大壞也
瞻卬昊天則不我惠孔塡不寧降此大厲邦靡有定士
民其瘵（側界反）蟊賊蟊疾靡有夷屆罪罟不收靡有夷瘳（勅留反）
毛氏曰塡久厲惡瘵病也（蘇氏曰厲亂也）。歐陽氏曰述民呼
天而仰訴之辭也言天不惠養我使久不安而降此大
惡謂命此幽王為君故使邦靡有定而士民病也。王

氏曰夷平也○鄭氏曰屆極也如蟊賊之害禾稼無有止息時施刑罪以羅網天下而不收斂亦無止息時○毛氏曰大此傳曰食根曰蟊食節曰賊○孔氏曰蟊賊是害禾稼之蟲蟊疾是害禾稼之狀○蘇氏曰國有所定則民受其福無所定則受其病於是有小人為之蟊賊刑罰為之罔罟凡此皆民之所以病也

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奪之此宜無罪女反收之彼宜有罪女覆說之音脫

鄭氏曰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奪之此言王削黜諸侯及卿大夫無罪者覆猶反也收拘也說赦也

哲夫成城哲婦傾城懿彼哲婦為梟古堯反為鴟尺之反婦有長舌維厲之階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匪教匪誨時維婦寺

王氏曰幽王如上所刺則荒昏故也其荒昏則婦言是用故也○毛氏曰哲知也○朱氏曰傾覆也○鄭氏曰城猶國也○歐陽氏曰士多才智者則能興人之國○王氏曰婦人以無非無儀為善無所事哲哲則足以傾城而已○陳氏曰懿美也○鄭氏曰厥其也梟鴟惡聲之鳥喻襃姒之言○李氏曰漢谷永舉懿厥哲婦顏師古注云言幽王以哲婦為美○鄭氏曰長舌喻多言○李氏曰婦人之多言乃為禍亂之階○歐陽氏曰婦寺者謂婦人與寺人言婦寺者舉類而言爾○蘇氏曰言王不用教誨之言維婦寺是聽也

鞫人忮（之豉反）忒譖始竟背（音佩）豈曰不極伊胡為慝如賈（音古）
三倍（蒲罪反）君子是識婦無公事休其蠶織
鄭氏曰鞫窮也○毛氏曰忮害忒變也○鄭氏曰婦人
之長舌者好窮屈人忮害轉化其言無常○李氏曰其
始也譖是人其終也又從而背之蓋其好惡予奪惟其
口之出而已○鄭氏曰胡何慝惡也○陳氏曰極至也
如是而窮人豈曰不至矣乎何尚為惡而未已也○鄭
氏曰識知也賈物而有三倍之利者小人所宜知也君
子反知之非其宜也今婦人休其蠶桑織紝之職而與
朝廷之事其為非宜猶是也（孔氏曰婦人之不宜與朝廷公事而休此蠶織惟于預男子之政）
天何以刺何神不富舍爾介狄維予胥忌不弔（如字又的）不祥
威儀不類人之云亡邦國殄瘁
毛氏曰刺責也類善殄盡瘁病也○蘇氏曰介大也弔
閔也天何用責王神何用不富王哉凡以王信用婦人
之故王曾不悟將有夷狄之大患舍之不忌而忌君子
之正王者（王氏曰王乃舍狄弗治○而與予胥忌而已凡百大臣之忠賢者也與忠賢之大臣胥忌則孰與王為善者乎）夫天之降不祥廢幾王懼而自脩今王遇災
而不弔不慎其威儀○朱氏曰今王遇災而不弔不慎
其威儀又無善人以輔之則國之殄瘁宜矣
天之降罔維其優矣人之云亡心之憂矣天之降罔維其
幾矣人之云亡心之悲矣
鄭氏曰降罔下羅罔○蘇氏曰天降禍以執有罪如罔
之執禽獸也優多於前也○毛氏曰幾危也（鄭氏曰幾近也）

前章曰不吊不祥威儀不類故此譬之曰維其優矣
維其幾矣前章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故此傷之曰
心之憂矣心之悲矣
觱(音必)沸(音弗)檻泉維其深矣心之憂矣寧自今矣不自我先
不自我後藐藐(音邈)昊天無不克鞏無忝皇祖式救爾後
鄭氏曰檻泉涌出也(孔氏曰李巡曰水泉從下上出曰涌泉)觱沸其貌涌
泉之源所由者深喻已憂所從來久矣不先已不後已
怪何故正當之○毛氏曰鞏固也○朱氏曰藐藐高遠
貌鞏固也言天雖高遠然仁愛人君無不鞏固其命○
鄭氏曰式用也後謂子孫也○李氏曰幽王苟能側身
修行上焉有以繼其祖宗下焉亦可以救其子孫也
克能也幽王之國勢自人觀之則不可扶持天則無
不能鞏固也雖然所謂天者亦豈可外求哉
瞻卬七章三章章十句四章章八句(章句從毛詩分章從王氏)
召旻(密巾反)凡伯刺幽王大壞也
蘇氏曰因其首章稱旻天卒章稱召公故謂之召旻以
別小旻而已
旻天疾威天篤降喪瘨(都田反)我饑饉民卒流亡我居圉(魚呂
反)卒荒
陳氏曰凡言天者上天也○鄭氏曰疾猶急也篤厚也
喪亂也瘨病也民卒流亡民盡流移○毛氏曰圉垂也
○鄭氏曰荒虛也國中至邊境盡空虛(朱氏曰居國中也)
天降罪罟蟊賊內訌(戶工反)昏椓(丁角反)靡共(音恭)潰潰回遹(音聿)
實靖夷我邦

毛氏曰訌潰也○蘇氏曰小人爲蟊賊以潰其內椓夭
椓也○朱氏曰昏椓昏亂椓喪之人也○蘇氏曰昏椓
羣不恭之人○毛氏曰潰潰亂也○孔氏曰潰潰然邪
僻○王氏曰昏椓靡共潰潰回遹實靖夷我邦則言所
使靖夷我者非其人也靖與俾予靖之同意夷與亂生
不夷同意

天降罪罟所謂天之降罔也

皐皐[音羔]訿訿[音紫]曾不知其玷[丁簟反] 兢兢業業孔填[音塵]不寧
我位孔貶

毛氏曰皐皐頑也○王氏曰皐皐然緩而不共職訿訿
然以苟訿爲事乃曾不知其爲玷也○朱氏曰小人在
位自不知其缺也○毛氏曰貶隊也○鄭氏曰兢兢戒
也業業危也天下之人戒懼危怖甚久矣其不安也我
王之位又甚隊矣言見侵侮政教不行後犬戎伐之而
周與諸侯無異也

如彼歲旱草不潰[戶對反]茂 如彼棲[音西]苴[七如反] 我相此邦無
不潰止

毛氏曰潰遂也○鄭氏曰天下之人如旱歲之草皆枯
槁無潤澤如樹上之棲苴[蘇氏曰苴枯草也] ○王氏曰民蕩析
離散無復生理故如彼棲草也○鄭氏曰潰亂也○孔
氏曰我視此邦無有不亂

維昔之富不如時 維今之疚不如茲 彼疏斯粺[皮賣反] 胡不
自替 職兄[音況]斯引

鄭氏曰時今時也茲此也○毛氏曰疚病也○朱氏曰

草

昔之富未嘗若今之疚也今之疚未有若此之甚也。

毛氏曰彼宜食疏今反食精粺鄭氏曰疏麤也謂糲米也米之率糲十粺九鑿八侍御七〇孔氏曰九章粟米之法粟率五十糲米三十粺二十七鑿二十四侍御二十一言粟五升爲糲米三升以下則米漸細故數益少四種之米皆以三爲之得此數也〇李氏曰小人當食疏而乃食精粺以見小人食君子之禄也〇毛氏曰替廢況兹也引長也〇鄭氏曰職主也小人何不自廢退使賢者得進乃兹復主長此爲亂之事乎李氏曰乃復主此禍亂之事而日兹月長也

池之竭矣不云自頻泉之竭矣不云自中溥音普斯害矣職兄音況斯弘不烖音哉我躬

鄭氏曰池水之益由外灌焉〇毛氏曰頻厓也泉水從中以益者也〇蘇氏曰池之竭由外之不入泉之竭由內之不出〇朱氏曰言禍亂有所從起也〇鄭氏曰溥猶徧也今時徧有此內外之害矣〇朱氏曰小人猶復專益大之是豈不烖我躬乎鄭氏曰是不烖王之躬乎

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音闢國百里今也日蹙子六反國百里於乎哀哉維今之人不尚有舊

鄭氏曰先王受命謂文王武王時也召公召康公也〇毛氏曰辟開蹙促也〇李氏曰維今之人不能尚舊德之臣〇蘇氏曰世雖亂豈不猶有舊德可用之人哉言有之而不用耳

召旻七章四章章五句三章章七句

蕩之什十一篇九十二章七百六十九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二十七

十八紙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二十八

周頌

蘇氏曰周頌皆有所施於禮樂蓋因禮而作頌非如風雅有徒作而不用者也

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李氏曰周公之營洛邑見於召誥洛誥按召誥曰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則是周公營洛邑之時諸侯皆在也至於成洛邑以朝諸侯則於書無所見○鄭氏曰成洛邑居攝五年時○孔氏曰周公朝諸侯正在居攝六年明堂位云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即此時也切以爲不然按洛誥云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則是周公成洛邑在於七年非在於五年朝諸侯者特相成王以朝諸侯而已周公非自居南面而受諸侯之朝率以祀文王者洛誥所謂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此所謂祀文王也

樂記曰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壹倡而三嘆有遺音者矣○朱氏曰書大傳曰周公升歌清廟苟在廟中嘗見

文王者儼然如復見文王焉。孔氏曰禮記每去升歌
清廟然則祭宗廟之盛歌文王之德莫重於清廟故為
周頌之首

於音烏穆清廟肅雝顯相息亮反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
天駿音峻奔走在廟不顯不承無射於人斯

毛氏曰於歎辭穆美也。朱氏曰穆又有深遠之意。
釋文曰清廟者杜預云肅然清淨之稱也鄭氏曰廟之言貌也死者不可得立宮室象貌之耳。毛氏曰肅敬雝和相助也。蘇氏曰於
乎美哉其祀文王於清廟也有肅肅其敬雝雝其和者
實顯相其禮。鄭氏曰濟濟之衆士皆執行文王之德
對配越於也在天文王精神在天駿大也朱氏曰駿大而疾也俱
奔走而來在廟中助祭。王氏曰秉文王之德故能對
越文王在天之神駿奔走在廟以承清廟之事也。朱
氏曰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是對越其在天者
。王氏曰於是文王之德可謂顯矣成王率諸侯多士
駿奔走在廟則可謂承矣顯也承也如此無射於人矣鄭氏曰是不光明文王之德與言其光明之也是不承文王與言其承之也此文王之德人無厭之。蘇氏曰言文王之澤久而不忘。朱氏曰謂見尊奉也。朱氏曰斯語辭也
士虞禮祝辭曰哀子某哀顯相夙興夜處不寧然則
自主人之外餘皆顯相也成王祭主也周公及助祭
之諸侯皆顯相也濟濟多士廣言助祭之人凡執事
者皆在也秉文之德顯相多士凡助祭者莫不秉文
之德也相維辟公天子穆穆言顯相之肅雝則成王
穆然奉祭之氣象不言可見矣

清廟一章八句

維天之命太平告文王也 ○孔氏曰太平告文王之樂歌也 ○蘇氏曰文王受命未終而沒成王周公繼之天下太平以爲文王之德之政也故以告之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假以溢音逸我我其收之駿惠我文王曾孫篤之

中庸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 ○李氏曰中庸亦是斷章取義此詩但言天命周家無窮 ○毛氏曰孟仲子曰大哉天命之無極 ○鄭氏曰命猶道也天之道於乎美哉動而不止行而不已 ○程氏曰天命即天道也言天之自然者曰天道言天之賦與萬物者曰天命天命不[illegible]文王純於天道亦不已純則無二無雜不已則無間斷先後 ○王氏曰不顯者乃所以甚言其顯也 ○蘇氏曰假大也 ○鄭氏曰溢盈溢也 ○橫渠張氏曰純則學大本也 ○朱氏曰溢盈而被於物也收受也言文王之德大而被及於我我既受之矣 ○鄭氏曰駿大惠順也曾猶重也自孫之子而下事先祖皆稱曾孫欲使後王皆厚之非維今也 ○李氏曰後世當大順文王而厚之則可以保太平之業也 ○蘇氏曰惟爾子孫其益厚之朱氏曰後王又當篤厚之而不忘也

說詩者非惟有鑿說之害亦有衍說之害如此詩曾孫篤之毛氏謂能厚行之於文義未有害也然詩人之意本勉後人篤厚之而不忘所謂行者固亦在其中矣但曰曾孫篤之則意味深長衍一行字意味即

短至王氏遂云篤力行而有所至說益詳而無復餘
味矣凡諸說皆當以此例之

維天之命一章八句

維清奏象武也孔氏曰奏象之樂歌也。劉氏曰象則文王之樂所謂象箾者蓋文舞也文王之舞謂之象武王之舞謂之武將舞象則先歌維清是以亨曰奏象舞其辭曰文王也將舞武則先歌武是以武之亨曰奏大武其辭曰於皇武王也內則十三學舞勺勺大舞也十五學舞象一則象箾也。朱氏曰祭統曰下而管象豈所寄南籥者與。孔氏曰文王時有擊刺之法武王作樂象而為舞名之曰象。橫渠張氏曰武王初有天下象文王武功之舞歌維清以奏之成童以學之

維清緝熙文王之典肇音召禋音因迄許乞反用有成維周之禎

毛氏曰典法也肇始禋祀也迄至禎祥也。鄭氏曰清明也。王氏曰緝續熙廣也。朱氏曰此清明而緝熙者文王之典也。橫渠張氏曰肇禋始大祀文王也。

蔡氏曰迄于周公遂以有成其成雖當周公之世然其禎祥見於文王矣

周公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所謂肇禋以文王配帝始於此也大宗伯曰以禋祀祀昊天上帝

維清一章五句

烈文成王即政諸侯助祭也孔氏曰成王即政諸侯助祭之樂歌也謂周公居攝七年致政成王成王乃祭祖考戒諸侯。蘇氏曰武王崩成王逌年即位而稱王維稱王矣而不能治王事故未嘗即政是以周公當國而治事非攝其位蓋行其事也其後七年退而復辟則成王於是即政亦非復其位蓋服其事也故此詩之序曰成王即政非即位也苟成王有即位有即政則周公之未嘗攝位明矣

烈文辟音壁下同公錫茲祉福惠我無疆子孫保之無封靡于爾邦維王其崇之念茲戎功繼序其皇之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於乎前王不忘

毛氏曰烈光也。孔氏曰有光明文章者君人之辟公。歐陽氏曰呼助祭之諸侯曰烈文辟公文武錫此祉福矣惠我君臣以無疆之休子孫其永保之。王氏曰戒之以無封以專利無靡以傷財則王之所崇也。朱氏曰崇尊尚也。毛氏曰戎大也。蘇氏曰念其先祖之功則繼其序者益大矣 朱氏曰皇大也。王氏曰念祖考之武功則鄙衆之不鈌 。鄭氏曰無疆乎維得賢人也得賢人則國家疆矣。李氏抑詩解曰苟能得人則四方皆訓效之矣。李氏曰莫光顯者修德也百辟其有不爲法乎。鄭氏烝民箋云百辟百君。王氏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者戒之以用人也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者戒之以務德也於乎前王不忘者言如上所云則前王所念而不釋也

先王之戒諸侯也欲其競〻 則中國強矣欲其顯顯則中國尊矣欲其四方訓之百辟刑之則欲其各以德善胥訓胥效也內則百僚師師外則諸侯胥訓胥效則能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矣而先儒以謂先王不欲諸侯名譽出境是乃力征經營天下惴惴恐天下軋己之私意何足以語先王也蓋所謂德者以至誠出於仁義也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苟能使人至誠出於仁義則其彊也其顯也是乃吾之所保也

於乎前王不忘其自唐叔以下實寵嘉之

烈文一章十三句

天作祀先王先公也 孔氏曰祀先王先公之樂歌也 蘇氏曰周之初時祀猶及先公

天作高山大 音泰 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彼徂矣岐有夷

行如字子孫保之

鄭氏曰高山謂岐山也天生此高山大王自豳遷焉勒海胡氏曰荒奄也太王遷居奄有之○毛氏曰荒大也○橫渠張氏曰闢而大之也○鄭氏曰康安祖往行道也○毛氏曰夷易也○蘇氏曰大王遷於岐山始荒而有之亦既作之矣文王從而安之文王既逝矣岐周之人世載其夷易之道子孫保之不替也

天作一章七句

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孔氏曰郊祀天地之樂歌也○蘇氏曰郊謂冬至祭昊天於圜丘夏至祭地於方澤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如字不敢康夙夜基命宥音又密於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

毛氏曰二后文武也○鄭氏曰成王不敢康成此王功不敢自安逸○毛氏曰宥寬也○孔氏曰於於乎可歎美也○蘇氏曰單厥心肆其靖之盡其心矣故能定之也○朱氏曰宥宏深也密靜密也天將祚周以天下既有成命矣文武受之將成其王業不敢康寧夙夜積德以爲受命之基者至深遠矣又續而廣之盡其心以定天命也○蘇氏曰此詩有成王不敢康而執競有不顯成康世或以爲此言成王誦康王釗也然則周頌有康王子孫之世矣周公制禮禮之所及樂必從之樂之所及詩必從之故頌之施於禮樂者備矣後世無容易之且詩曰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又曰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成王非基命之君而周之奄有四方非自成康

始也李氏書曰成王畏相必不是周之成王

昊天有成命一章七句

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孔氏曰祀文王於明堂之樂歌也即孝經所謂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月令季秋大享帝但月令秦世之書周法不必然○陳氏曰古者祭天於圜丘掃地而行事器用陶匏牲用犢其禮極簡聖人之意以為未足以報本故於季秋之月有大享之禮焉天即帝也郊而曰天所以尊之也故以后稷配焉后稷遠矣配稷於郊亦以尊稷也明堂而曰帝所以親之也故以文王配焉文王親也配文王於明堂亦以親文王也尊而親二周道備矣然則郊者古禮而明堂者周制也周公以義起之也○朱氏曰程子曰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冬至祭天而祖配之以冬至氣之始也万物成形於帝而人成形於父故季秋享帝而以父配之以季秋物成之時也

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音又之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古雅反文王既右饗之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鄭氏曰將猶奉也○毛氏曰享獻也○鄭氏曰右之右助之○横渠張氏曰維天其右之不必饗之○蘇氏曰奉其牛羊而獻之曰天其尚右我而饗此乎蓋不敢必也○鄭氏曰儀則式象也○毛氏曰刑法也○陳氏曰法文王之典以安四方○鄭氏曰受福曰嘏孔氏曰特牲少牢皆祝以神嘏主人與之以嘏助而歆饗之維受福於文王文王既右而饗之孔氏曰佑時是也○陳氏曰歌是詩於文王併言所以配享之意○李氏曰雖曰享吾之祭亦豈可自滿哉故當夙興夜寐亹亹悚惕畏天之威○朱氏曰夙夜畏天之威然後天命可以長保矣

明堂祀上帝而文王配焉故此詩雖文王之樂歌必先言祀天而後言祀文王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

其右之言祀天也儀式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文王既右饗之言祀文王也於天維畏其饗之不敢加一辭焉於文王則言儀式其典日靖四方天不待贊法文王所以法天也卒章惟言畏天之威而不及文王者蓋於尊也畏天所以畏文王也天與文王一也

我將一章十句

時邁巡守告祭柴望也(孔氏曰巡狩告祭柴望之樂歌也武王既定天下而巡行其守土諸侯至于方岳之下乃作告至之祭爲柴望之禮柴祭昊天望祭山川左傳云昔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明此篇武王事也國語稱周文公之頌曰載戢干戈明此詩周公作也)

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實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疊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允王維后明昭有周式序在位載戢(側立反)干戈載櫜(音羔)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戶雅反)允王保之

毛氏曰邁行也○鄭氏曰時出行其邦國謂巡守也右序右助次序也○毛氏曰震動疊懼懷來柔安喬高也○李氏曰舊章解曰薄者語辭也○歐陽氏曰武王巡守諸國警動之而諸侯皆警懼而修職也○鄭氏曰武王巡守其至方嶽之下來安羣神望于山川皆以尊卑祭之信哉武王之宜爲君也○李氏曰以諸侯則莫不畏威以百神則莫不懷柔人神各得其所詩人推美之曰信乎王能盡爲君之道也○鄭氏曰式用也載之言則也○毛氏曰戢聚櫜韜也(孔氏曰櫜者弓衣一名韜)○鄭氏曰懿美也肆陳也○朱氏曰則又曰明昭乎有周也其巡守則以慶讓黜陟之典式序諸侯之在位者斂其甲兵而收

藏之與爲休息又益求懿德之行而脩之使廣被乎中國則信乎能保天下矣○李氏曰文猶膏粱武猶藥石藥石可以治病而不可以養生武王取天下矣必求文德以施中國所謂敷德者非必美德之士也但求文德而施之則可以保天下也 鄭氏曰陳其功於是夏而歌之樂歌之大者稱夏○孔氏曰春官鍾師以鍾鼓奏九夏注引呂叔玉云肆夏繁遏渠皆周頌也肆夏時邁也繁遏執競也渠思文也

人之宗子主一家者也天之子主天下者也時邁其邦人神莫不受職則昊天其子之可知矣

時邁一章十五句

執競祀武王也 孔氏曰執競武王之樂歌也

執競武王無競維烈不顯成康上帝是皇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斤斤 紀覲反 其明鐘鼓喤喤 華彭反 磬筦將將 七羊反 降福穰穰 如羊反 降福簡簡威儀反反 如字 既醉既飽福祿來反

鄭氏曰競強也○毛氏曰烈業也○李氏曰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人君亦自強然後可以成功○毛氏曰不顯成康不顯乎其成大功而安之也皇美也奄同也 孔氏曰釋言文又云奄蓋也鄭於閟宮玄鳥箋皆以奄爲覆二四方同爲己有與覆不異也 斤斤明察也○朱氏曰武王持其自強不息之心故其功烈之盛天下莫得而競此其所以成大功而安之○李氏曰惟能如此故上帝美之所以集大命而有天下也○蘇氏曰周之興也遠矣至於武王成而安之然後能奄有四方使其明無所不至○毛氏曰喤喤和也將將集也穰穰衆也簡簡大也○毛氏賓之初筵傳曰反反言重愼也○毛氏曰反復也○李氏曰既醉既飽蓋祭終

而飲福爾言祭祀之時鐘鼓管磬之樂皆和故神降之
福祭終飲福威儀備具此福祿所以反復至未艾也

執競一章十四句

思文后稷配天也孔氏曰后稷配天之樂歌也○國語云周文公之爲頌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是此篇周公所作○李氏曰惟思文時邁乃周公作餘詩乃他人所作也國語所以惟但二詩知其周公所作其餘不可得而知也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之烝反民莫匪爾極貽音夷我來
牟如字帝命率育無此疆爾界陳常于時夏

朱氏曰思語辭也○鄭氏曰先祖有文德之后稷○朱
氏曰克配彼天言其播種之功可以配天也○毛氏曰
極中也○孔氏曰昔堯遭洪水后稷播殖百穀存立我
天下衆民之命使衆民無不於於后稷得其中正言民
賴后稷復其常性○鄭氏曰貽遺也○毛氏曰牟麥也
李氏曰孟子曰麰麥播種而耰之趙岐曰麰麥大麥也廣雅又以麳來小麥也牟大麥也○鄭氏曰
育養也○蘇氏曰率育徧養也○朱氏曰后稷貽我民
以來牟之種○李氏曰此乃天命后稷率育斯民無有
內外彼己之殊○陳氏曰遂使常道得陳於中國所謂
富而後教之也

思文一章八句

清廟之什十篇十章九十五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二十八

臣工之什

臣工諸侯助祭遣於廟也（孔氏曰諸侯助祭遣於廟之樂歌也）

譙郡張氏曰先王深知禮義之本原起於稼穡之際故其於農事莫先天下之政諸侯助成王祭其歸而戒之以農事者亦此故也先王巡四岳較諸侯之善惡其慶始於土地辟田野治其罰始於土地荒蕪田野不治夫惟戒諸侯之事莫急於新畬之勤制諸侯之賞罰莫先於田野土地之政則夫先王之意槩可見矣

嗟嗟臣工敬爾在公王釐（力之反）爾成來咨來茹（如預反）嗟嗟保介維莫（音暮）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音餘）於（音烏）皇來牟將受厥明明昭上帝迄（許乞反）用康年命我衆人庤（持耻反）乃錢

子賤反鎛音博奄觀銍珍栗反艾音刈

孔氏曰成王周公將遣諸侯不直戒其身戒其卿大夫以警切之○毛氏曰嗟二勑之也工官也○朱氏曰在公凡公家之事也○蘇氏曰釐賜也○鄭氏曰咨謀茹度也○朱氏曰保介者蓋保其君而戒之也鄭氏據月令天子親載耒耜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間以爲車右衣甲持兵故曰保介按呂氏春秋亦有此文高誘注云保介副也鄭氏之說迂晦不若高誘之明白莫春在夏正爲建辰之月在周正爲建寅之月然先儒謂商周雖改正朔特以是月爲歲首至於朝覲祭享猶用夏正祭用仲月則春祠宜在建卯之月祭畢遣之時春已向暮農事不可緩也○朱氏曰田一歲曰新三歲曰畬○鄭氏

曰將大迄至也於皇於美康年樂歲衆人庶民○王氏曰言命我衆人則諸侯之衆莫非王人○毛氏曰庤具錢銚（孔氏曰說文曰錢銚古田器世本曰垂作銚）鎛鎒（孔氏曰李巡曰鋤也呂氏春秋云耨柄尺此其度也其耨六寸以間稼也高誘注云耨芸苗也六寸所以入苗間）銍穫也（孔氏云說文曰銍穫禾短鎌也管子云一農之事必有一銍一耨一銚然後成農是三者皆農器）○朱氏曰艾刈同穫也○蘇氏曰諸侯朝正於王因助祭於廟祭終而遣之遂戒其羣臣百工曰戒爾公事王既錫爾成法有所不知則來咨度以定之○朱氏曰既又問之曰今既暮春矣爾之田事如何哉○李氏曰既至其國果何求哉惟問其新畬之如何觀其土地或闢或荒也於乎美哉后稷教民稼穡求得來牟大受其明（朱氏曰來牟 [illegible]）○王氏曰爲天所享迄至于今用康王也戒使命衆人各

序乃錢鎛以治臣奄忽之間則已觀銍艾矣

明昭上帝迄用康年言明昭上帝監我有周而常遺之豐年也

臣工一章十五句

噫於其反嘻音僖春夏祈穀于上帝也鄭氏曰月令孟春祈穀于上帝夏則龍見而雩是與○孔氏曰月令仲夏大雩帝以祈穀實是雩祈穀之文但雩以龍見當雩在孟夏之月為月令者錯置於仲夏故不引之左傳啓蟄而郊龍見而雩雩與不并引者以傳無祈穀之文

噫嘻成王既昭假爾假音格率時農夫播厥百穀駿音峻發爾私

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

王氏曰噫嘻歎辭○鄭氏曰昭著假至也時是播種也

○朱氏曰言我之成其王業既昭假于爾上帝矣我今率是農夫播其百穀曰爾其大發爾之私田終三十里私氏亦皆服其耕事萬人畢出而並耕也二人並耕為耦○毛氏曰私民田也言上欲富其民而讓於下欲民之大發其私田爾○鄭氏曰周禮曰凡治野田夫間有遂十夫有溝百夫有洫千夫有澮萬夫有川此萬夫之地方三十三里少半里也言三十里者舉其成數於是民大事其田萬耦同時舉也一川之間萬夫故有萬耦孔氏曰一夫百畝方百步積萬夫方之是廣長各百夫以百乘是百萬也夫有百步三夫為一里則百夫為三十三里餘百步○蘇氏曰言人事盡矣所不足爾耳是以告之天也私民田也上之告民則先其私民之奉上則先其公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交相愛也

噫嘻一章八句

振鷺鷺音路二王之後來助祭也鄭氏曰二王夏殷也其後杞也宋也○孔氏曰二王之後

來助祭之樂歌也

振鷺于飛于彼西雝我客戾止亦有斯容在彼無惡在此無斁音亦庶幾夙夜以永終譽

毛氏曰興也振振羣飛貌鷺白鳥雝澤也孔氏曰澤名為雝在西有此澤無取於西之義也○王氏曰西雝蓋辟雝也辟廱有水鷺所集也○朱氏曰先儒多謂辟雝在西郊故曰西雝○鄭氏曰杞宋之君有潔白之德來助祭於周廟其至止亦有此容言威儀之善如鷺然在彼謂居其國無怨惡之者在此謂其來朝人皆愛之無厭之者○蘇氏曰然猶庶幾其能夙夜以永終譽此愛之至也李氏曰成王告微子曰與國咸休永世無斁亦是意也○陳氏曰在彼無惡者必若夏商之季然後可以在彼無惡在此無斁者崇德象賢修禮以作賓何斁之有朱氏曰在彼知天命無常惟德是與其心服也在我不以彼墜其命而有服於彼崇禮賓於守先王之至也

振鷺一章八句

豐年秋冬報也孔氏曰秋冬報之樂歌也○陳氏曰嘻噫祈之於春夏豐年報之於秋冬是一歸之詩祈曰上帝而報不曰上帝者省文耳○鄭氏曰烝嘗為秋冬報烝嘗者宗廟事也祈之上帝所報之宗廟於人情物理不類然則報者亦古上帝司也以所為郊則季秋大享明堂安知不併歌豐年之詩以為報歟○鄭氏以秋冬烝嘗挾祖妣以為說耳且載芟社稷之詩其辭與此同氏謂不敢之遂烝嘗也○蘇氏曰報謂秋祭四方冬祭八蜡

豐年多黍多稌音杜亦有高廩力錦反萬億及秭咨履反為酒為醴音禮烝畀必寐反祖妣必履反以洽百禮降福孔皆

毛氏曰稌稻也孔氏曰與樊曰今沛國呼稻為稌○朱氏曰亦助語辭也○孔氏曰毛氏言廩所以藏穗則廩唯藏粟也而地官廩人注云藏米曰廩明堂位米廩則廩亦之所容兼米

秭音姊也。毛氏曰數萬至萬曰億數億至億曰秭。鄭
氏曰烝進畀予也。毛氏曰皆徧也。王氏曰豐年者
黍之功也利高燥而宜者黍利下濕而宜者稌多黍多
稌無所不利也李氏曰既有高燥之地高燥其穀宜黍稻宜下濕之地下濕其穀宜稻是黍利高
稌利下濕也豐年之時歲無所不熟。王氏曰為酒為醴烝畀祖妣
以洽百禮者天地之功也。李氏曰我所以為此酒醴
者進與祖妣以和洽百禮降福無所不徧者上帝之力
也朱氏曰洽備也

豐年一章七句

有瞽始作樂而合乎祖也鄭氏曰王者治定制禮功成作樂合者大合諸樂而奏之。孔
氏曰始作樂而合乎祖之樂歌也。釋文曰合乎祖本或作合乎太祖。朱氏曰通言先祖也
有瞽有瞽在周之庭設業設虡音巨崇牙樹羽應田縣鼓鞉音桃磬柷尺叔反圉魚吕反既備乃奏簫管備舉喤喤音橫肅
雝和鳴先祖是聽我客戾止永觀厥成
毛氏曰瞽樂官也鄭氏曰瞽矇也以為樂官者目無所見於音聲審也周禮上瞽四十人中瞽百人下瞽百六十人
業大板也所以飾栒為縣也捷業如鋸齒
或曰畫之植者為簴衡者為栒崇牙上飾卷然可以縣
也樹羽置羽也孔氏曰崇牙刻畫之為重牙卽業之上齒也以其形卷然可以掛繩於上故何以為懸也置羽者置之於栒虡之上角也。毛氏曰應小鞞也田大鼓也縣
鼓周鼓也孔氏曰釋樂云大鼓謂之鼖小者謂之應是應為小鼓也大射禮應鞞在建鼓東是為一器故知應小鞞也應既是小則田宜為大明堂位云周人縣鼓是周法故知縣鼓為周鼓。鄭氏曰田當作朄朄小鼓在大鼓旁應鞞之屬也。孔氏曰以詩傳皆無田鼓之名而太師職云令奏鼓朄注云為大鼓先引故知田當為朄
鞉鞉鼓也孔氏曰鞉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之旁耳還自擊。朱氏曰磬石磬
也。毛氏曰柷木控也圉揭也孔氏曰樂記有控揭之文言柷控者明用木為

之柷用木則圉亦用木也柷狀如漆筩中有椎投椎於其中而撞之敔狀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鉏鋙刻以木長尺櫟之○朱氏曰柷所以起樂也圉所以止樂也○鄭氏曰簫編竹管如今賣

餳者所吹也○孔氏曰爾雅云大簫謂之言小者謂之筊郭璞曰大者編二十三管長尺四寸小者十六管長尺二寸風俗通云簫參差象鳳翼管如篴徒歷反併而吹之釋文曰篴字又作笛○孔氏曰謂並吹兩管也小細注云管如笛形小併兩而吹之○王氏曰喤喤鏘聲美

也○鄭氏曰我客二王之後也○孔氏曰瞽人作樂者皆在周之廟庭業虡鼓磬柷圉皆設之於庭宇既備具乃使瞽人擊手而奏之○王氏曰簫也管也尤其器之小者言其小所以爲備也○孔氏曰作之喤喤然和集諸聲皆肅敬和諧而鳴不相奪倫先祖之神於是降而聽之我客二王之後適來至此與聞此樂助祭之人多獨言我客者以二王之後尊故特言之朱氏曰夔謂樂亦用虞賓在位以此爲證耳○朱氏曰觀視也成成功也李氏曰成如簫韶九成之成樂終也編更而奏焉故謂之成

有瞽一章十三句

潛在廉反季冬薦魚春獻鮪于軌反也鄭氏曰冬魚之性定春鮪新來獻於宗廟○孔氏曰季冬薦魚春獻鮪之樂歌也冬言季冬春亦季春也月令季春薦鮪於寢廟季冬天子嘗魚先薦寢廟冬月既寒魚不行乃性定而肥充

猗於宜反與音余漆音七沮七余反潛有多魚有鱣張連反有鮪鰷音條鱨音嘗鰋音偃鯉音里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鄭氏曰猗與歎美之言也○毛氏曰漆沮岐周之二水也○王氏曰潛有多魚言取之深也毛氏曰潛糝也孔氏曰糝之曰積○柴養魚曰糝○鄭氏曰鱣大鯉也鮪鮥也鰷白鰷也鰋鮎也

潛一章六句

雝禘大（音泰）祖也 孔氏曰禘大祖之樂歌也○劉氏曰大祖即后稷○朱氏曰祭法周人禘嚳又曰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周之太祖即后稷也禘嚳於其廟以后稷配所謂禘其祖之自出以其祖配之是也

有來雝雝至止肅肅相（息亮反）維辟（音璧）公天子穆穆於（音烏）薦廣牡相予肆祀假哉皇考綏予孝子宣哲維人文武維后燕及皇天克昌厥後綏我眉壽介以繁祉既右（音佑）烈考亦右文母

鄭氏曰雝雝和也肅肅敬也○毛氏曰相助也○王氏曰穆穆敬和也○朱氏曰於歎辭也○毛氏曰廣大也○王氏曰廣牡碩大肥腯之謂也○朱氏曰其來也和其至也敬其助祭者公侯其主祭者天子也言諸侯助祭薦大牲以相予之祀也○王氏曰皇考武王也○鄭氏曰綏安也○陳氏曰孝子自謂也○蘇氏曰大哉皇考之安我也其臣明哲其君文武故能安人以及於天○鄭氏曰右助也○王氏曰烈考謂文王也○毛氏曰文母大姒也

禮不王不禘周所以王天下得行禘禮於大祖者皆文王武王之功也故成王於禘之時推其得禘之由播之樂歌以告大祖曰大哉我皇考武王綏予小子以已成之業其君臣賢聖再造區夏所安者上及於皇天用能昌大於後居王位而行禘禮而獲眉壽祉之多是皆武王之力而文王大姒之所右助也蓋予小子所能致哉文武雖同造王業而武王實得天下故歸功之言詳於武王而卒章本之於文王大姒焉閔

予小子之頌曰遭家不造嬛嬛在疚於乎皇考永世克孝故皇考者武王之稱也烈考與文母相配而言故烈考者文王之稱也

雝一章十六句

載見賢遍反

諸侯始見乎武王廟也孔氏曰諸侯始見武王廟之樂歌也○鄭氏曰烈文言成王即政諸侯助祭載見言諸侯始見乎武王廟則載見之作也成王未即政故

載見辟音璧王曰求厥章龍旂陽陽和鈴音零央央鞗音條革有鶬七羊反休有烈光率見昭考以孝以享以介眉壽永言保之思皇多祜音戶烈文辟公綏以多福俾緝七入反熙于純嘏古雅反

毛氏曰載始也朱氏曰載發語辭也○鄭氏曰諸侯始見君王謂見成王也○王氏曰諸侯來見則曰求法度文章以治其國家也○鄭氏曰交龍爲旂○毛氏曰陽陽言文章和在軾前鈴在旂上孔氏曰和亦鈴也爾雅云有鈴曰旂郭璞曰懸鈴於竿頭畫交龍於旂○孔氏曰央央然而有音聲○鄭氏曰鞗革轡首也鶬金飾貌○孔氏曰即韓奕所云鞗革金厄是也朱氏曰按商頌鶬鶬鄭云聲和也○朱氏曰休美也○李氏曰烈大也○毛氏曰昭考武王也○朱氏曰廟制太祖居中左昭右穆周廟文王當穆武王當昭故康誥稱穆考文王而此詩及訪落皆謂武王爲昭考也○毛氏曰享獻也○鄭氏曰率之見於武王廟使助祭也以致孝子之事以獻祭祀之禮○李氏曰思皇與思皇多士同思語辭也皇美也美哉多福也如此也是天子之享其福也此又言光大文章之諸侯綏以多福俾繼續熙大其純嘏以見君臣皆受其福也○鄭

氏曰純大也。朱氏曰諸侯始來見王稟受法度其車
服之盛如此而率之以祭武王之廟受此眉壽之福以
多福綏諸侯使之緝熙于純嘏蓋均福于諸侯之辭

載見一章十四句

有客微子來見祖廟也 鄭氏曰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代殷後既受命來朝而見。孔氏曰微子來見祖廟之樂歌也

有客有客亦白其馬有萋有且七序反敦郭回反琢陟角反其旅
有客宿宿有客信信言授之縶陟立反以縶其馬薄言追之
左右綏之既有淫威降福孔夷

毛氏曰殷尚白。蘇氏曰亦仍也言仍殷之舊也。毛
氏曰萋且敬慎貌。鄭氏曰微子乘殷之馬而來威儀
萋萋且且又選擇衆臣卿大夫之賢者與之朝王言敦
琢者以賢美之故玉言之。毛氏曰一宿曰宿再宿曰
信。譙郡張氏曰宿宿者九一宿者再也信信者凡再
宿者再也。鄭氏曰縶絆也周之君臣皆愛微子其所
館宿可以去矣而言絆其馬意各殷勤。朱氏曰追之
恐其已去也。蘇氏曰左右綏之言所以安之無方也
。毛氏曰淫大夷易也。王氏曰統承先王用天子禮
樂所謂淫威也有淫威則所享宜盛大故降福孔易也
什方張氏曰自管蔡以武庚祿父叛以周公之聖臨之蓋二年而後克其用力艱矣故於微子之來見也則告之曰昔者既有淫威矣而今也降福孔夷蓋逆順之理如此凡吾之威福非苟而已也

有客一章十二句

武奏大武也 鄭氏曰大武周公作樂所為舞也。孔氏曰奏大武文樂之歌也周公象武王伐紂之事作大武之樂。張氏曰大武武王沒而王象武王之功之舞歌武以奏之冠者舞之

於音烏皇武王無競維烈允文文王克開厥後嗣武受之勝
殷遏於葛反劉耆音指定爾功

蘇氏曰於乎大矣武王無競之功文王開之也。鄭氏曰信有文德哉文王也能開其子孫之基緒遏止也。毛氏曰劉殺耆致也。鄭氏曰嗣武嗣子武王。朱氏曰文王既開之矣武王嗣而受之勝殷止殺以致定其大功也。李氏曰武詩在於止殺

武一章七句

臣工之什十篇十章一百六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二十九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三十

閔予小子之什

閔予小子閔王朝直遙反於廟也鄭氏曰嗣王成王也除武王之喪將始朝於廟也。孔氏曰嗣王朝於廟之樂歌也

朱氏曰成王免武王之喪而朝於廟既其辭知其哀未忘也

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嬛嬛其傾反在疚音救於乎皇考永世克孝念茲皇祖陟降庭止維予小子夙夜敬止於乎皇王繼序思不忘

鄭氏曰閔悼傷之言也造猶成也。毛氏曰疚病也庭直也。匡衡曰煢煢在疚言成王喪畢思慕意氣未能平也蓋所以就文武之業崇大化之本也。鄭氏曰皇

考武王皇祖文王。毛氏曰序緒也。鄭氏曰可悼傷乎我小子耳遭武王崩家道未成嬛嬛然孤特在憂病之中。蘇氏曰成王始見於宗廟自傷嬛嬛無所依怙曰於乎我皇考武王終身能孝維念我皇祖文王以其直心陟降（朱氏曰言文王一陟一降直而無私也）。朱氏曰今我夙夜敬止者思繼此而不忘耳。鄭氏曰於乎皇王歎文王武王也我繼其緒思其所行不忘也

閔予小子一章十一句

訪落嗣王謀於廟也（孔氏曰嗣王謀於廟之樂歌也）

蘇氏曰閔予小子成王朝廟之言將繼其祖考之詩也訪落謀所以繼之之詩也

訪予落止率時昭考於乎悠哉朕未有艾（艾五蓋反）將予就之繼猶判渙（渙音奐）維予小子未堪家多難（難乃旦反）紹庭上下陟降厥家休矣皇考以保明其身

毛氏曰訪謀落始率循時是悠遠也。孔氏曰釋詁云艾歷也。毛氏曰猶道判分渙散也。王氏曰紹庭紹皇祖之直。朱氏曰家猶言國也。鄭氏曰美矣哉我君考武王。王氏曰保其身無危亡之憂明其身無所[illegible]塞之患。蘇氏曰予將謀之於始以循我昭考武王之德。王氏曰於乎悠哉朕未有艾者歎昭考之道悠而自以爲幼稚未有所歷也。李氏曰將勉強從就之以繼其道而恐泮渙不合也自訪予落止以至繼猶判渙皆是仰先王之盛德歎眇躬之涼薄苦前哲之高遠也。王氏曰維予小子未堪家多難者自以爲幼稚未堪

王室多難也。李氏曰紹文王直道于上下俯仰於家
未嘗少離。曾氏曰成王自言未堪家多難因歎美武
王能紹文王之道以陟降厥家其曰休矣皇考以保明
其身蓋言以文王之直道保明其身也此詩與念茲皇
祖陟降庭止同意雖不言繼序思不忘然歎美皇考則
此意在其中矣

訪落一章十二句

敬之羣臣進戒嗣王也 孔氏曰羣臣進戒嗣王之樂歌也。釋文曰敬之一本無之字

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以豉反)哉無曰高高在上陟降
厥士日監在茲維予小子不聰敬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熙
于光明佛(符弗反)時仔(音玆)肩(古賢反)示我顯德行(下孟反)

朱氏曰思語辭也。李氏曰鄭氏以為變易之易不如
杜元凱以為難易之易左傳引命不易哉杜元凱注奉
承其命甚難。毛氏曰士事也。鄭氏曰監視也。朱
氏曰將進也。鄭氏曰佛輔也時是也仔肩任也。朱
氏曰羣臣進戒于王曰敬之哉敬之哉天道甚明其命
不易保也無謂其高而不吾察王之一陟一降於其事
天無日不臨監于此者王不可不敬也。孔氏曰王答
承其戒答之以謙曰維我小子。朱氏曰我不聰而未
能敬然願學焉庶幾日有所就月有所進。歐陽氏曰
但當以日月勉強積學而增緝熈大而至於其道光明
然猶賴羣臣輔助我所負荷之任而告示我以顯然可
修之德行也 鄭氏曰緝熈光明也

敬之一章十二句

小毖音秘嗣王求助也孔氏曰嗣王求助之樂歌也周公還政之後成王因祭在廟而求羣臣助己詩人述其事而作此歌
鄭氏曰天下之事當慎其小小時不慎後為禍大
予其懲直升反而毖後患莫予荓普經反蜂孚逢反自求辛螫音釋
肇允彼桃蟲拚芳煩反飛維鳥未堪家多難予又集于蓼音了
毛氏曰毖慎也。鄭氏曰懲艾也螫毒螫也肇始允信也。
王氏曰荓使也蜂之為物善辛螫。毛氏曰荓蜂摩曳也孔氏曰釋訓作甹
夆古今字耳孫炎曰謂相掣曳入於惡也。毛氏曰桃虫鷦也鳥之始小終
大者孔氏曰陸璣云今鷦鷯是也微小於黃雀其雛化而為鵰故俗云鷦鷯生鵰言始小終大。鄭
氏曰拚飛翻飛也。毛氏曰堪任也蓼言辛苦也朱氏曰蓼
辛苦之物也。鄭氏曰始者管叔及其羣弟流言於國成王
信之而疑周公王後三監叛而作亂周公以王命舉兵
誅之歷年乃已故今周公歸政成王受之而求賢臣以
自輔助也曰我其創艾於往時矣畏慎後復有禍難。
朱氏曰既而悟其姦故曰予其懲於此而慎後患蜂不
可使而使之則是自求辛螫矣。王氏曰肇允彼桃蟲
拚飛維鳥者成王於是始信小物之能成大不敢不毖
也鄭氏曰管蔡初鷦鳥之小後叛而作亂猶鷦之翻飛為大鳥也。橫渠張氏曰猶言初為鼠後為虎不以
誚桃蟲化為鳥也。蘇氏曰予方未堪多難而又集于辛苦之
地其奈何捨我而弗助哉
莫予荓蜂言莫如予前之使蜂自求辛螫謂信管蔡
之時也
小毖一章八句
載芟所銜反春籍田而祈社稷也鄭氏曰籍田甸師氏所掌王載耒耜所耕之田天子千畝

諸侯百畝。籍之言藉也，借民力治之，故謂之籍田。○孔
曰月令孟春天子躬耕帝籍仲春擇元日命民社與耕籍
異月俱在春寄故以春總之祭法云王為羣姓立社曰泰
社王自為立社曰王社此為百姓祈祭當主於泰社其祭
與社共祭亦當謂泰社社稷。○蘇
氏曰王社在籍田中籍田所祈也
載芟載柞側伯反 其耕澤澤音釋 千耦五口反 其耘音云 祖隰祖畛
侯主侯伯侯亞侯旅侯彊侯以 有嗿勅感反 其饁于輒反 思媚
其婦有依其士有略其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戶南反
斯活驛驛音亦 其達有厭於鹽反 其傑厭厭其苗綿綿其麃表驕
反 載穫濟濟有實其積子賜反 萬億及秭音姊 為酒為醴烝畀
祖妣以洽百禮有飶蒲必反 其香邦家之光有椒子消反 其馨
胡考之寧匪且有且匪今斯今振古如茲
鄭氏曰載始也。○毛氏曰除草曰芟除木曰柞 孔氏曰左傳曰 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蘊崇之是芟草曰芟 也秋官柞氏掌攻草木及林麓是除木曰柞 ○鄭氏
曰隰新發田也畛謂舊田有徑路也 朱氏曰或曰畛田畔也畛之外則隰
也。○毛氏曰主家長也伯長子也亞仲叔也旅子弟也
李氏曰亞伯之次也旅者衆子弟也 ○鄭氏曰彊有餘力者周禮曰以彊
予任民 孔氏曰謂其人強治壯夫之壯田有餘力能佐助他事者也 以謂閒民今時
傭賃也春秋之義能東西之曰以 朱氏曰庸力之人隨主人所左右 ○
李氏曰嗿者衆人飲食之聲也 毛氏曰嗿衆貌 ○鄭氏曰饁饋
饟也依之言愛也○鄭氏曰成王之時萬民樂治田業
將耕先始芟柞其草木土氣烝達而和耕之則澤澤然
解散於是耘除其根株輩作者千耦言趨時也或往之
隰或往之畛父子餘夫俱行強有餘力者相助又取傭
賃務疾畢已當種也○李氏曰婦人行饁為夫者則愛
其婦為婦者亦依其夫言相愛勞苦也○毛氏曰略利

也。孔氏穴曰疏曰王肅以熾爲始載爲事。鄭氏曰
播猶種也實種子也函合也活生也。蘇氏曰驛驛苗
生貌也釋文云作繹爾雅云生也。鄭氏曰達出地也。毛氏曰有
厭其傑言傑苗厭然特美也王氏曰傑然之苗受氣擇厭足也。蘇氏
曰緜緜詳密也。毛氏曰麃耘也。蘇氏曰濟濟人衆
貌。鄭氏曰有實實成也。朱氏曰積露積也。孔氏
曰農夫既去草木根株以此利耜始耕於南畝以種其
百穀也。李氏曰其種皆函生氣而生長而壯其苗則驛
驛然達地而生。孔氏曰有厭然而特茂者其傑立之
苗也厭厭然而長大者其齊等之苗也。王氏曰前曰
千耦其耘則既耕而耘今曰緜緜其麃則既苗而耘既
苗而耘則以緜緜為善恐傷苗也。孔氏曰至於大熟

則穫刈濟濟然。毛氏曰飶芬香也椒猶飶也孔氏曰椒木之
氣香作者以椒言香胡考壽也。李氏曰胡考者壽考也士冠禮祝
曰永享胡考孔氏曰謚法保民耆艾曰胡。毛氏曰且此也。王氏
曰振古則舉古也。李氏曰其實之多萬億及秭故可
為醴而進與祖妣以和百禮。王氏曰以洽百禮既烝
畀祖妣而達之祭祀賓客無所不洽也。朱氏曰以燕
饗賓客則邦家之所以光也以養耆老則胡考之所安
也。李氏曰非特此日方有此也非特今日方有豊年
其所由來遠矣。陳氏曰振古以來皆如上之所謂也

載芟一章三十一句

良耜秋報社稷也孔氏曰秋報社稷之樂歌也
畟畟楚側反良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或來瞻女

載筐（丘方反）及筥（居呂反）其饟（式亮反）伊黍其笠（音立）伊糾（居黝反）其鎛（音博）斯趙（徒了反又徒少反）以薅（呼毛反）荼（音徒）蓼（音了）荼蓼朽止黍稷茂止穫之挃挃（珍栗反）積之栗栗（子賜反）其崇如墉其比（毗志反）如櫛（側瑟反）以開百室百室盈止婦子寧止殺時犉（如純反）牡有捄（音虯）其角以似以續續古之人

毛氏曰畟畟猶測測也（孔氏曰畟是刃利之狀舍人曰畟畟耜入地之貌郭璞曰嚴利也）

○鄭氏曰良善也利善之耜瞻視也筐筥所以盛黍也

○毛氏曰笠所以禦暑雨也趙刺也○蘇氏曰糾然笠之輕舉也○釋文曰說文云薅拔田草也○毛氏曰蓼水草也（孔氏曰蓼是穢草荼亦穢草非苦菜也王肅云荼陸穢蓼水穢然則田有原有隰故並舉水陸穢草○朱氏曰先儒以荼為苦菜但此詩莫詳其為何物案此詩則荼蓼為穢也但水陸之別耳味苦氣辛能殺物今人用以擣藥溪取魚故又曰荼毒今南方人猶謂之辣荼亦一義也）○毛氏曰挃挃穫聲也

○王氏曰栗栗緻也○毛氏曰墉城也黃牛黑脣曰犉社稷之牛角尺○鄭氏曰捄角貌有來視汝謂婦子來饁者也○李氏曰載筐及筥其饟伊黍此則言婦子之行饁之器與所盛之物也○鄭氏曰饁者見戴糾然之笠以田器刺地薅去荼蓼之事言閔其勤苦草穢既除而禾稼茂禾稼茂而穀成熟○孔氏曰及其成熟乃穫刈之既穫訖乃積聚之如城雉之峻壯其比迫如櫛齒之相次○李氏曰於是開百室而納之百室既盈矣而婦子寧止蓋終歲勤勤不得安寧今農事已畢故各享其樂○鄭氏曰於是殺牲報祭社稷○蘇氏曰以嗣以續與來歲繼往歲也續古之人廢幾不替其先也○釋文犉作犉曰本亦作

良耜一章二十三句

絲衣繹賓尸也 鄭氏曰繹又祭也天子諸侯曰繹以祭之明日卿大夫曰賓尸與祭同日周曰繹商謂之肜。孔氏曰繹賓尸之樂歌也

絲衣其紑音浮 載弁俅俅音求 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鼐乃代反鼎及鼒音茲 兕觥其觩音求 旨酒思柔不吳不敖五告反 胡考之休

毛氏曰絲衣祭服也紑絜鮮貌 孔氏曰爵弁之服玄衣纁裳皆以絲爲之故云絲衣。鄭氏曰載猶戴也弁爵弁而祭於王士服也繹禮輕使士 孔氏曰雜記云士弁而祭於公冠有冠弁韋弁皮弁皆不以絲爲衣士冠禮爵弁服純衣與此絲衣相當爵色之麻弁士雀礼注云爵弁其色赤而微黑如爵頭然純衣絲衣也。毛氏曰俅俅恭順貌基門塾之基 孔氏曰釋宮云門側之堂謂之塾孫炎曰夾門堂也塾在門不在廟故特毋曰繹之於門內塾之於東方氏之矣繹於門內爲失明也故在門外。毛氏曰自羊徂牛言先小後大也大鼎謂之鼐小鼎謂之鼒

鄭氏曰鼎圜弇上謂之鼒。孔氏曰孫炎曰鼎斂上而口小者。呂氏曰自堂徂基反所謂於彼乎於此乎。王氏曰自堂徂基自堂上降而徂基也自羊徂牛先小後大也鼐鼎鼎及鼒鼎先大後小也或先小後大或先大後小反覆緩視所以致勤敬也。孔氏曰觩然設兕觥貌。朱氏曰思語辭柔和也。毛氏曰吳譁也。鄭氏曰不吳不敖不讙譁不傲慢恭敬獲福得壽考之休也。釋文兕觥作兕觵曰字又作兕觥。橫渠張氏曰天子既以臣爲尸不可祭罷便使出門而就臣位故其退尸也皆有漸言絲衣已是不著冕服言弁已是不冠冕也

。絲衣一章九句

酌告成大武也 秦氏曰內則曰十三舞勺即此詩也然此詩與賚般皆不聞詩中字明篇疑皆樂章

之名爾。橫渠張氏曰酌周公既嗣王以武功之成由周公告其成於宗廟之歌也

於鑠（音烏）王師遵養時晦時純熙矣是用大介我龍受之蹻蹻（居表反）王之造（七報反）載用有嗣實維爾公允師

孔氏曰於嘆美。朱氏曰鑠盛也。孔氏曰王師王肅云武王之衆也。歐陽氏曰遵養循養也。鄭氏曰純大介助也。蘇氏曰熙光也。鄭氏曰龍寵也。毛氏曰蹻蹻武貌造爲也。鄭氏曰載則允信也。朱氏曰言武王之初有於鑠之師而不用。蘇氏曰退自循養與時皆晦晦而益明其後既純光矣則天下無不助之者。歐陽氏曰我龍受之者謂武王之功與此王業成王寵受而承之也蹻蹻王之造言蹻蹻然武功武王之所爲也載用有嗣者謂後世能承其業爲有嗣公允師維爾公者武王用師實天下之王公信可謂王師矣

酌一章九句

桓講武類禡（馬嫁反）也桓武志也（釋文云本或以桓武志也為注。鄭氏曰類也禡也皆師祭也。孔氏曰講武類禡之樂歌也。朱氏曰案左氏傳楚莊王曰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敷時繹思我徂維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然則桓賚兩篇皆大武樂中一章也與此序不同）

晁氏曰桓之序曰桓武志也或以爲注或以爲序失其傳多如此

綏萬邦婁（力住反）豐年天命匪解（佳賣反）桓桓武王保有厥士于以四方克定厥家於（音烏）昭于天皇以閒之

鄭氏曰綏安也。孔氏曰婁豐年數有豐年桓桓然有威武王肅云於乎周道乃昭見於天。李氏曰士與熊

羆之士虎賁之士同。毛氏曰間代也。鄭氏曰皇君
也。王氏曰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
桓武志也而曰綏萬邦屢豐年則其爲武志也異乎人
之武志矣（李氏曰武王用兵蓋爲天下除害故能召和氣）天命匪解者武王匪
解故天命亦匪解也。蘇氏曰武王克商以安天下屢
獲豐年之祥矣然天命之於周久而不厭也故武王桓
桓保有其衆用之四方之不服以定其家其德上昭于
天遂以代商有天下言武之不可廢也

桓一章九句

賚（來代反）大封於廟也賚予也言所以錫予善人也（鄭氏曰武王伐紂時封諸臣有功者。李氏曰大封於廟之樂歌也）

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敷時繹（音亦）思我徂維求定時周之
命於（音烏）繹思

毛氏曰勤勞應當也。朱氏曰敷布也時是也繹尋繹
也。蘇氏曰思辭也。鄭氏曰今我往以此求定。蘇
氏曰文王勤勞天下至矣其子孫應受而有之然而不
敢專也。朱氏曰布此以賚有功皆文王之功德在人
而可尋繹者所以求天下之安定而已。王氏曰大賚
善人封建以爲諸侯與共天下則所以求天下之定也
。朱氏曰此周之命也又嘆使諸臣受封賞者繹思文
王之德以戒之也

賚一章六句

般（薄寒反。巡守音狩又手又反）而祀四嶽河海也（鄭氏曰般樂也。孔氏曰巡守而祀四嶽河海之樂歌也。朱氏曰鄭氏曰般樂也蘇氏曰遊般也今考詩中無此意當闕之孔氏以般樂也爲序文曰定本）

般樂為山郊注未知孰是。釋文崔靈恩集注本用此注為序文

於乎音烏皇時周陟其高山嶞吐果反山喬嶽允猶翕許及反河敷天之下裒蒲侯反時之對時周之命

鄭氏曰皇君喬高也於乎美哉君是周邦而巡守。王氏曰巒山謂之嶞嶞狹而長也陟其高山嶞山喬嶽則巡守之所陟無所不至。蘇氏曰猶道也翕河大河受衆水者也鄭氏曰河言翕者河自大陸之北敷為九祭者合為一陟其山嶽而道於大河思其有功於民是以至於敷天之下無不總答其功者此周之命也。王氏曰裒時之對者裒其神而對之以祭祀也時周之命者能懷柔百神則受命長矣

般一章七句

閔予小子之什十一篇十一章百三十七句

。卷末

魯頌

孔氏曰此雖名為頌而體實國風非告神之歌朱氏曰其辭特以著美當時之事其體猶列國之風非若商周天子之頌用於祭祀以歌誦先祖之功烈也

駉古螢反頌僖公也僖公能遵伯禽之法儉以足用寬以愛民務農重穀牧于坰野魯人尊之於是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是頌鄭氏曰季孫行父季文子也史克魯史也。孔氏曰伯禽魯之始封賢君其法可傳於後僖公名申莊公子閔公庶兄季友立之當惠王襄王時舒緩云魯不合作頌故寓言頌名生於不足也。曾氏曰季孫請命史克作頌恐是兩事如晉武公之大夫請命于天子之使而作無衣請命作詩不相干也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驈戶橘反有皇有驪力知反有黃以車彭彭思無疆居良反思馬斯臧

毛氏曰駉駉良馬腹幹肥張也朱氏曰腹謂馬肚幹謂馬脅幹坰遠野

也邑外曰郊郊外曰野野外曰林林外曰坰○曾氏曰
坰野乃魯人牧馬之常地耳鄭氏曰必牧於坰野者辟民居與良田也○李氏曰
坰之野其水草甚美既不害於農又使馬得其所養○毛氏云思傳曰思辭也○
毛氏曰牧之坰野則駉駉然驪馬白跨曰驈孔氏曰孫炎曰驪黑
色郭璞曰跨髀間也然則跨者股腳之處黃白曰皇孔氏曰黃白色雜名黃純黑曰
驪孔氏曰月令孟冬駕鐵驪取時之色檀弓云夏后氏尚黑戎事乘驪故知純黑曰驪黃騂曰黃
孔氏曰騂者赤色之名謂黃而雜赤者也諸侯六閑馬四種有良馬戎馬田馬
駑馬孔氏曰閑謂馬之所在有限衛之處故校人之注以為二百一十六匹為一廄每廄為一閑諸侯有四種
其三種別為一閑駑馬一種分為三閑也朝祀所乘為良馬在伐所乘為戎馬田路駕田馬駑馬給官中之役
彭彭有力有容也○鄭氏曰坰之牧地水草既美牧人
又良飲食得其時則自肥健耳○王氏曰彭彭張也○
鄭氏曰臧善也○孔氏曰薄言駉者有何馬也乃李

有皇有驪有黃此等用之以駕車則彭彭然○朱氏曰
思無疆言其思之深廣無窮也鄭氏曰僖公之思遵伯禽之法反覆思之無有
竟已乃至思馬斯善多其所及廣博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騅音隹有駓符悲反有騂有
騏音其以車伾伾敷悲反思無期思馬斯才
毛氏曰蒼白雜毛曰騅孔氏曰雜毛是体○二種之色相間雜上云黃白曰皇黃騂曰黃
止一毛色之中自有淺深與此二色者異故不云雜毛也黃白雜毛曰駓孔氏曰郭璞曰
今之桃華馬也赤黃曰騂孔氏曰周人尚赤而牲用騂是騂為純赤言赤黃者謂其赤而黃其色鮮
明者上云黃騂曰黃謂黃而微赤此云赤黃曰騂謂赤而微黃蒼騏曰騏孔氏曰謂青而微黑今之
今之驄馬也顧命曰四人騏弁注云青黑曰騏騏者黑色之名伾伾有力也才多材也○
王氏曰思無期思之久也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驒徒河反有駱有駵有雒以

車繹繹音亦思無斁思馬斯作

毛氏曰青驪驎曰驒孔氏曰郭璞曰色有淺深班駁隱驎今之連錢驄也白馬黑鬣曰駱孔氏曰鬣馬之駁也赤身黑鬣曰騂孔氏曰騂是色之名說者以騂爲赤色若身鬣俱赤則騂馬故赤身黑鬣曰騂黑身白鬣曰雒○王氏曰繹繹屬也朱氏曰繹々不絶皃○毛氏曰善走也○鄭氏曰斁厭也無厭倦也○蘇氏曰作奮起也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駰音因有騢有驔音簟有魚以車祛祛起居反思無邪思馬斯徂

毛氏曰陰白雜毛曰駰孔氏曰郭璞曰陰淺黑今之泥驄彤白雜毛曰騢孔氏曰郭璞曰彤赤也即今赭白馬是也豪骭曰驔孔氏曰說文云骭骹也郭璞曰骭脚脛然則骭者膝下之名蓋謂毫毛在骭而自長名爲驔也二目白曰魚孔氏曰爾雅曰一目白瞷二目白魚郭璞曰似魚目也祛祛強健也

○鄭氏曰徂猶行也○蘇氏曰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昔之爲詩者則未必知此也孔子曰讀詩至此而有會於其心是以取之蓋斷章云耳○呂氏曰僖公修牧馬之政以誠心行之故言思無疆思無期思無斁思無邪馬之所以臧才作徂者其効也與衞風秉心塞淵騋牝三千之意同古之賢君誠心以行善政其效皆若此然非獨牧馬而已

駉四章章八句

有駜備筆反頌僖公君臣之有道也

有駜有駜駜彼乘黃繩證反夙夜在公在公明明振振鷺二于下鼓咽咽烏玄反醉言舞于胥樂兮

朱氏曰興也○毛氏曰駜馬肥強貌王氏曰養之使駜也○鄭氏曰僖公

之用臣必先致其禄食禄食厚食足而臣莫不盡致其忠。孔氏曰四馬曰乘。鄭氏曰早起夜寐在於公之所。歐陽氏曰明明猶明明其職也。毛氏曰振振羣飛貌鷺白鳥也以興絜白之士。歐陽氏曰振鷺取其脩絜翔集有威儀也朱氏曰鷺鷺羽之翿舞者所持也下如飛而下也。毛氏曰咽咽鼓節也。鄭氏曰于於胥皆也。蘇氏曰在公明明言未始不在公也僖公於是燕之以禮樂士之來者如鷺之集其醉者或起舞以相樂和之至也。鄭氏曰僖公之時君臣無事燕樂以遂其歡君臣於是皆喜樂也

有駜有駜言僖公有臣之壯盛也所謂君致其養臣盡其忠者蓋莫不在其中矣

有駜有駜駜彼乘牡夙夜在公在公飲酒振振鷺于飛鼓咽咽醉言歸于胥樂兮

王氏曰牡剛強之材也。毛氏曰夙夜在公在公飲酒言臣有餘敬君有餘惠。鄭氏曰飛喻羣臣醉欲退也

有駜有駜駜彼乘駽呼縣反夙夜在公在公載燕自今以始歲其有君子有穀詒孫子于胥樂兮

毛氏曰青驪曰駽孔氏曰驪色青黑之駽鄭衆曰今之鐵驄也。鄭氏曰載之言則也。李氏曰載燕亦飲酒也。毛氏曰歲其有豐年也。鄭氏曰穀善詒遺蘇氏曰穀祿也臣頌其君富且有後也。朱氏曰頌禱之辭也

有駜三章章九句

泮水頌僖公能脩泮宮也孔氏曰定本云僖公脩泮宮無能字。蘇氏曰此詩言作泮宮克淮夷閟宮言作新廟春秋皆不載世疑之泮宮閟宮僖公因舊而修是以不書於春秋至於淮夷之功予亦疑焉

然此詩有之式固亦攝准夷卒獲有所獲而欲終之則
其所獲尚小也今此詩之言甚美而大則君臣之辭歟或
曰以君臣而為此辭可也而孔子錄之可乎曰雖可之是
以錄之錄其所可而去其所不可也孔子之所以為詩也
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
下之惡皆歸焉孟子曰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以至仁
伐不仁何其血之流杵夫二子之言詳矣然孔子未嘗以
廢周書盖務惡之言必有過者要不以惡掩善則已矣此
迹者之所自論也

思樂泮水薄采其芹（其巾反）魯侯戾止言觀其旂其旂茷茷（蒲害反）鸞聲噦噦（呼會反）無小無大從公于邁

毛氏曰泮水泮宮之水也天子辟廱諸侯泮宮（鄭氏曰辟廱者築土雝水之外圓如璧四方來觀者均也泮之言半也半水者盖東西門以南通水北無也○朱氏曰說文曰泮者諸侯鄉射之宮也西南為水東北為牆戍以為東西門說文以為東西牆其說不同）○王氏曰思發語辭也○鄭氏曰芹水菜也樂僖公脩泮宮之水而往觀之采其芹也○毛氏曰戾止至也（孔氏曰止者至而止但說云至非訓止為至也）○王氏曰觀其旂其物茷茷而有容聽其鸞其聲噦噦而有節（李氏曰茷茷飛揚也）○李氏曰無小無大從公于邁國人無長幼皆從公而往以見國人從僖公之樂也○孔氏曰魯人作詩而自稱其君為魯侯者因其請王而作

思樂泮水薄采其藻魯侯戾止其馬蹻蹻（居表反）其馬蹻蹻其音昭昭載色載笑匪怒伊教

孔氏采蘋疏曰藻水草也○毛氏曰其馬蹻蹻言強盛也○鄭氏曰其音昭昭僖公之德音○毛氏曰載色色溫潤也○蘇氏曰僖公之至於泮宮好其顏色和其笑語未嘗有所怒也教之而已○王氏曰載色載笑則洪範所謂而康而色者也夫然後能教也

思樂泮水薄采其茆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旣飲旨酒永錫
難老順彼長道屈此羣醜
毛氏曰茆鳧葵也釋文曰茆小同云江南人名之蓴菜生陂澤中。鄭氏曰在
泮飲酒者與先生君子飲酒也。毛氏曰醜衆也。蘇
氏曰僖公與其羣臣飲酒於泮宮感願神錫之以難老
使之順從長道以屈羣醜衆王氏曰順彼先生君子之長道而屈服此魯國之羣醜也
。李氏曰一章言僖公之至泮水二章言僖公之敎人
三章則又言至泮水與賢者飲酒也。朱氏曰此章以
下皆頌禱之辭也
穆穆魯侯敬明其德敬慎威儀維民之則允文允武昭假
烈祖靡有不孝自求伊祜音戶
鄭氏曰則法也允文允武信文信武也。毛氏曰假至

也蘇氏曰假感格也。朱氏曰祖周公魯公也靡有不孝者僖
公之孝也無所不至也。李氏曰自求伊祜魯侯之福
祿乃自求之也
明明魯侯克明其德旣作泮宮淮夷攸服矯矯居表反虎臣
在泮獻馘古獲反淑問如皋陶在泮獻囚
鄭氏曰克能攸所也言僖公能明其德修泮宮而德化
行於是伐淮夷所以能服也矯矯武貌馘所格者之左
耳孔氏曰謂臨陣格殺之而取其耳淑善也囚所虜獲者僖公旣伐淮
夷而反在泮宮使武臣獻馘又使善聽獄之吏如皋陶
者獻囚言伐有功所任得其人。孔氏曰王制曰天子
將出征受成於學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訊馘告
故僖公旣伐淮夷而反在泮宮也。朱氏曰或謂僖公

未嘗有淮夷之功而疑此詩之妄蓋未嘗深考此詩乃
頌禱之辭豈眞有是功耳下章倣此
濟濟多士克廣德心桓桓于征狄彼東南烝烝皇皇不吳
不揚音譁不告于訩音凶在泮獻功
孔氏曰濟濟然多士皆能廣其德心謂心德寬洪並無
褊躁。毛氏曰桓桓威武貌。孔氏曰狄彼東南遠服
彼東南釋文曰狄遠也。王氏曰狄攘而遠之也。蘇氏曰古狄逖通。鄭氏曰東南
斥淮夷孔氏曰淮夷在魯之東南烝烝猶進進也。毛氏曰皇美也
。鄭氏曰吳譁也。王氏曰不揚戢也。朱氏曰烝烝
皇皇盛也不吳不揚肅也。鄭氏曰訩訟也無以爭訟
之事告於治訟之官者。王氏曰不告于訩和也。李
氏曰人心可謂廣矣惟爲血氣所使一有毫髮之私則
忿而爭此心於是乎隘矣惟其心廣故其行伐有逖遠
淮夷之功烝烝皇皇不吳不揚未嘗爭訟惟在泮獻功
而已
角弓其觩束矢其搜色留反戎車孔博徒御無斁音亦旣克淮
夷孔淑不逆式固爾猶淮夷卒獲
蘇氏曰觩弓健貌鄭氏曰言持弦急也毛氏曰五十矢爲束孔氏曰荀
卿云魏氏武卒負矢五十个荀則毛氏之師故從其言鄭注大司寇束矢云古者一弓百矢。鄭氏
曰束矢搜然言勁疾也孔氏曰其發則搜然而勁。蘇氏曰搜矢疾聲。朱氏
曰博廣大也。鄭氏曰徒行者御車者皆無厭倦也淑
善也式用也。蘇氏曰僖公兵戎精繕士卒競勸故能
克淮夷甚善而不逆君子於是告之使益固其道庶幾
淮夷可以盡得也

翩彼飛鴞于嬌反集于泮林食我桑黮懷我好音憬九永反彼淮夷來獻其琛勑金反元龜象齒大賂南金

毛氏曰翩飛貌鴞惡聲之鳥也黮桑實也○鄭氏曰懷歸也言鴞恒惡鳥今來止于泮水之木上食其桑黮爲此之故故改其鳴歸就我以善音○李氏曰喻淮夷慕泮宮之化也憬說文曰覺悟也○王氏曰琛寶也元龜尺二寸孔氏曰漢食貨志大龜不盈尺不得爲寶○鄭氏曰大猶廣也○毛氏曰賂遺也南謂荊陽也○鄭氏曰荊陽貢金三品○孔氏曰淮夷來魯國獻其琛寶其所獻之物是大龜象齒又廣賂我以南方之金

泮水八章章八句

閟筆位反宮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蘇氏曰此詩所謂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者人之所以與之而其實則未能也

閟宮有侐况域反實實枚枚赫赫姜嫄音元其德不回上帝是依無災無害彌月不遲是生后稷降之百福黍稷重直容反穋音六稙徵力反稺菽麥奄有下國俾民稼穡有稷有黍有稻有秬音巨奄有下土纘禹之緒

孔氏曰作者將美僖公追述遠祖上陳姜嫄后稷至於太王文武爰及成王封建之辭魯公受賜之命言其所以有魯之由○呂氏曰閟宮魯廟非姜嫄廟也言赫赫姜嫄者推本周家所由興○朱氏曰閟宮者魯之羣廟也毛氏曰先妣姜嫄之廟在周孟仲子曰是禖宮也○孔氏曰大司樂云舞大濩以享先妣以此知姜嫄之廟在周言其在周則魯無其廟姜嫄祀郊禖而生后稷故名姜嫄之廟爲禖宮閟深閉也毛氏曰閟閉也○毛氏曰侐清淨也○蘇氏曰實實鞏固也○毛氏曰

枚枚礱密也（王氏曰枚枚辨也）。李氏曰彌終也赫赫乎顯著
姜嫄也其德貞正不回邪天用是憑依其任之又無災
害不坼不副終十月而生子不遲晚。毛氏曰先種曰
稙後種曰穉（孔氏曰重穋稙穉生熟早晩之異稱耳非穀名也七月傳曰後熟曰重先熟曰穋內宰鄭司農注云先種後熟謂之穜後種先熟謂之稑）。李氏曰菽大豆。鄭氏曰
奄猶覆也。朱氏曰后稷生而享有百福播種五穀猶
天所降也奄有下國堯封之邰也。鄭氏曰秬黑黍也
。毛氏曰緒業也。鄭氏曰堯時洪水爲災民不粒食
禹平水土后稷乃教播種故曰纘禹之緒美之故申說
以明之

后稷之孫實維大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翦子踐反）至于文武
纘大王之緒致天之屆（屆音戒）于牧之野無貳無虞上帝臨女
敦（都回反）商之旅克咸厥功

鄭氏曰翦斷也大王自豳徙居岐陽四方之民咸歸往
之於時而有王迹故云是始斷商。曾氏曰大王去邠
居岐蓋諸侯之能興邦者本不必云肇王迹也武王既
有天下推其寖盛之由故曰大王肇王迹所謂實始翦
商者殆因肇王迹之語言之過耳聖人於武成猶有所
不取者其於魯頌豈以一言之過而删之乎。王氏曰
屆至也天命不妄所發輒皆其至也致其至者武王也
。孔氏曰至於文王武王繼太王之業於時商家衰虐
天欲誅之武王乃致天之誅於牧野之地。鄭氏曰虞
度也。朱氏曰無貳無虞上帝臨女猶大明云上帝臨
女無貳爾心也。鄭氏曰敦治旅衆咸同也。朱氏曰

敦治而勝之也咸同也輔佐之臣咸有功而周公亦與
焉故下章言封伯禽之事
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啓爾宇為周室輔乃命
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周公之孫莊公之子
龍旂承祀六轡耳耳春秋匪懈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
后稷享以騂犧是饗是宜降福既多周公皇祖亦其福女
秋而載嘗夏而楅衡白牡騂剛犧素何反尊將將七羊反毛炰
蒲包反胾側吏反羹籩豆大房萬舞洋洋孝孫有慶俾爾熾而昌
俾爾壽而臧保彼東方魯邦是常不虧不崩不震不騰
三壽作朋如岡如陵
毛氏曰王成王也元首宇居也○鄭氏曰叔父謂周公
也東魯國也成王告周公曰叔父我立女首子使為君
於魯謂欲封伯禽也封魯公以為周公後故云大開爾
居以為我周家之輔新所言周公以封伯禽之意乃策命
伯禽使為君於東○[illegible]江鮮于氏曰錫之山川謂境內
之山川也孟子曰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
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
子附於諸侯曰附庸同王制○王氏曰孟子曰周公之封
於魯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里而周官以
為諸侯之地方四百里蓋特言其國也則儉於百里并
附庸言之則為方四百里也封李氏曰宋氏據明堂位謂以七百里欲其強於衆
國其說不然詩人言大啓爾宇不過謂公侯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三等欲不同惟公侯皆方百里居
上等焉○毛氏曰周公之孫莊公之子謂僖公也○鄭氏
曰交龍為旂四馬故六轡○毛氏曰耳耳然至盛也○

鄭氏曰春秋猶言四時也孔氏曰錯舉以明冬夏○孔氏曰其
車建交龍之旂承奉宗廟祭祀所乘四馬其六轡耳耳
然○李氏曰享祀無有差忒○鄭氏曰皇皇后帝謂天
也成王以周公功大命魯郊祭天亦配之以君祖后稷
其牲用赤牛純色天亦饗之宜之多與之福○毛氏曰
騂赤犧純也孔氏曰牧人云陽祀用騂牲毛之注云陽祀祭天於南郊是天子祭天南郊用赤牛純色
○李氏曰皇皇大之至也明堂位曰成王以周公有
勲勞於天下是以命魯公孟春祀帝于郊配以后稷禮
運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孔氏以帝謂感生
帝此則從六天之説○鄭氏曰周公皇祖此皇祖謂伯
禽也載始也秋將嘗祭於夏則養牲楅衡其角爲其觸
觝人也孔氏曰封人注云楅設於角衡設於鼻秋嘗而言始者秋物新成

尚之也○毛氏曰白牡周公牲也騂剛魯公牲也孔氏曰公羊傳云魯祭周公何以爲牲周公用白牲魯公用騂犅群公不毛何休云白牲殷牲也周公死有王禮謙不敢與文武同也魯公諸侯不嫌也故從周制說文曰犅特也白牡謂白特騂剛赤特也○孔氏曰將
將盛美也大和中魯郡於地中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
有犧尊以犧牛爲尊然則象尊尊爲象形也阮諶禮圖
云犧尊飾以牛象尊飾以象於尊腹之上畫爲牛象之形毛氏
曰犧尊有沙飾也○孔氏曰鄭司農云獻讀爲犧犧尊飾以翡翠象尊以象鳳凰此傳言犧尊者沙羽飾與司
農飾以翡翠意同則皆讀爲娑娑傳言沙即娑之字也○毛氏曰毛炰豚也孔氏曰封人祭
祀有毛炰之豚注云爓去其毛而炰之也○孔氏曰胾謂切肉○毛氏曰羹
大羹鉶羹也孔氏曰大羹者煮肉汁不和鉶羹肉味之有菜和者也大羹謂大古之羹鉶羹謂盛
之鉶器其大羹則盛之於登大房半體之俎也孔氏曰大房明堂位曰周以房俎房謂足
下跗也上下兩間有似於堂房然知是半體者周語云禘郊之事則有全烝王公立飫則有房烝親戚燕饗則

有翰柔如沃文沃鈴柔謂解解節節斯則渠渠是半解可知性解數○鄭氏曰萬舞
干舞也○毛氏曰洋洋衆多也○李氏曰孝孫有慶孝
孫得享宜福○鄭氏曰俾使熾昌善保安常守也虧毀皆
謂毀壞也○毛氏曰震動也騰乘也朱氏曰震騰驚動也○鄭氏
曰三壽三卿也岡陵取堅固也王氏曰壽考之三卿為公朋也○朱氏曰三壽未詳或曰願公壽與岡陵等為三也○朱氏曰此言僖公致敬郊廟而神
降之福人稱頌之如是也
公車千乘繩證反朱英綠縢徒登反二矛重直龍反弓公徒三萬
貝冑直又反朱綅息廉反烝之升反徒增增如字戎狄是膺荊舒是
懲則莫我敢承俾爾昌而熾尺志反俾爾壽而富黃髮台背
壽胥與試俾爾昌而大俾爾耆而艾五蓋反萬有千歲眉壽
無有害

毛氏曰大國之賦千乘孔氏曰司馬法成方十里出革車一乘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
卒七十二人計千乘有七萬五千人與下公徒三萬數不合者此自謂計地出兵非彼三軍之車也○鄭氏曰
大國之賦適滿千乘苟盡用之是舉國而行也故其用之也大國三軍以三軍而已○李氏曰成出革車一
乘千乘之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奇包氏注論語以謂古者井田方里為井十井為乘百里之國適有千乘也
○朱氏曰英矛飾也縢繩也孔氏曰朱英綠纏而朱染之以為矛之英飾弓柲以
綠繩縢謂約之以繩非訓縢為繩○鄭氏曰二矛重弓備折壞也孔氏曰重
弓謂內弓於韔中有二弓兵車之法左人持弓右人持矛中人御夫
國三軍合三萬七千五百人言三萬者舉成數也○毛
氏曰貝冑貝飾朱綅以朱綫綴之孔氏曰貝者水虫甲有文章也冑謂兜鍪
貝非為冑之物故知以貝為飾綅文曰綅綫也然則朱綅直謂赤綫以連綴甲也○孔氏曰烝
徒增增進行之貌增增衆多意○毛氏曰膺當也○朱
氏曰懲艾也○鄭氏曰可以當戎狄懲荊舒而莫之禦

也言其強也魏氏曰僖公與齊桓舉義兵北當戎與狄南艾荊及羣舒天下無敢禦也 ○ 孔氏曰
僖四年經書公會齊侯等伐楚一人台則羣舒與焉又是從之詩國故雖言荊舒美戎狄則無文 ○ 孔氏
曰設辭慶之使汝昌大而熾盛汝長壽而富足髮去且黃
色之髮背有台文之背 ○ 蘇氏曰壽胥與試者頭其壽
而相與試其才以爲之用也 ○ 鄭氏曰眉壽秀眉亦壽
徵 ○ 孔氏曰無有害無相患害 ○ 蘇氏曰此章言僖公
治其軍旅繕其車甲累然故其民無不從其昌大壽考
而託之以爲安也

泰山巖巖魯邦所詹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至于海邦淮夷
來同莫不率從魯侯之功
孔氏曰泰山之高巖巖然泰山在齊魯之界二國皆以
爲望也 ○ 朱氏曰詹與瞻同 ○ 毛氏曰龜山也蒙山也

鄭氏曰春秋定十年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謂龜山之北田也論語說顓臾云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顓
臾主蒙山也魯之境內有此二山故言奄有 ○ 毛氏曰荒奄也大東極東也
海邦近海之國也 ○ 朱氏曰頌其有功如此

保有鳧繹繹音亦遂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蠻貊貊武伯反及彼南
夷莫不率從莫敢不諾魯侯是若
毛氏曰鳧山也繹山也孔氏曰禹貢徐州嶧陽孤桐鄒嶧山之陽有此桐木也 ○
毛氏曰宅居也 ○ 朱氏曰徐宅謂徐國也 ○ 鄭氏曰諾
應辭也若順也 ○ 孔氏曰莫敢不諾有命則莫敢不應
○ 李氏曰惟魯侯是順也 ○ 蘇氏曰龜蒙鳧繹魯之四
山其餘則東南蠻夷相聯屬可以服從之國也

天錫公純嘏嘏古雅反眉壽保魯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魯侯
燕喜令妻壽母宜大夫庶士邦國是有既多受祉黃髮兒

齒

鄭氏曰純大也受福曰嘏。毛氏曰常許魯南鄙西鄙（鄭氏曰許田也魯朝宿之邑也常或作嘗在薛之旁。朱氏曰隱桓元年鄭以璧假許田桓公以許與鄭）。鄭氏曰燕燕飲也令善也。朱氏曰令妻令善之妻也壽母壽考之母也僖公娶於齊曰聲姜母曰成風。孔氏曰宜其大夫之與衆士祝慶使與之相宜也邦國是有魯之邦國僖公常保有之。北郭氏曰兒壽亦壽徵。釋文曰兒齒落更生細者也。蘇氏曰常許魯之故地而未復者也願其壽考以復魯之侵地宜其室家百慶以保有其國也

徂來之松新甫之柏是斷是度（待洛反）是尋是尺松桷有舄（音昔）路寢孔碩新廟奕奕（音亦）奚斯所作孔曼（音萬）且碩萬民是若

毛氏曰徂來山新甫山也。孔氏曰僖公修造寢廟取徂來之松新甫之柏於是斬斷之量度之。毛氏曰八尺曰尋桷榱也（孔氏曰桷之與榱是椽之別名）舄大貌路寢正寢也。朱氏曰新廟僖公所修之廟。孔氏曰奕奕然廣大。鄭氏曰奚斯所作者教護屬功課章程也。（孔氏曰奚斯魯公子魚也為之主帥教令工匠監護其事屬付工役課其章程）。鄭氏曰曼修也廣也。孔氏曰言廟甚長廣而且大。朱氏曰萬民是若順萬民之望也

閟宮八章二章章十七句一章十二句一章三十八句二章章八句二章章十句

駉四篇二十三章二百四十三句

讀詩記卷第三十一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三十二

商頌

那祀成湯也微子至于戴公其間禮樂廢壞有正考甫者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大師以那爲首孔氏曰那成湯之樂歌也成王殺武庚封微子於宋代武庚爲商後自微子至戴公九君戴公當宣王時世本云宋湣公生弗甫何弗甫何生宋父宋父生正考父正考父生孔父孔子十世之祖魯語云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大師以那爲首韋昭云名頌頌之美者也○鄭氏曰自正考父至孔子之時又亡其七篇周用六代之樂故周大師有商頌

猗於宜反與音余那與置我鞉音桃鼓奏鼓簡簡衎我烈祖湯孫奏假古雅反綏我思成鞉鼓淵淵嘒嘒管聲既和且平依我磬聲於赫湯孫穆穆厥聲庸鼓有斁音亦萬舞有奕我有嘉客亦不夷懌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顧予烝嘗湯孫之將

毛氏曰猗歎辭那多也。王氏曰美商之祭歎而多之
也。朱氏曰置讀如置器之置。□氏曰鞉與鼓也孔氏
曰鞉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之旁耳還自擊。歐陽氏曰書曰下管鞉鼓蓋自
虞夏以來舊物常用者。毛氏曰鞉鼓樂之所成也孔氏
曰王制曰天子賜伯子男樂則以鞉將之注云鞉所以節樂是樂成由鞉也學記曰鼓無當於五聲五聲不得
不和是樂之所成在於鼓。鄭氏曰簡簡和大也。毛氏曰衎樂也
。鄭氏曰烈祖湯也。歐陽氏曰湯孫本主祀之時王爾
自太甲以下至紂皆可為湯孫不知所本者何王爾。
朱氏曰奏假奏樂以感格于祖考也。鄭氏曰綏安也
安我心所思而成之謂神明來格也禮記曰齊之日思
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三
日乃見其所為齊者祭之日入室僾然必有見乎其位

周旋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
聞乎其嘆息之聲此之謂思成鄭氏曰以是安我所思之人見其所為齊者非
有也而先於其思之誠哉。朱氏曰思成未詳或曰思辭也綏我以成也成曰思成所思無不成也按此
句與下篇綏我眉壽人語相似莫知孰者是。王氏曰淵淵深也嘒以言其
聞之遠嘒嘒細也。鄭氏曰磬玉磬也堂下諸縣與諸
管聲皆和平不相奪倫又與玉磬之聲相依亦謂和平
也孔氏曰祝敔設樂縣之位皆鍾鼓在庭故知堂下樂也知是玉磬者以鍾磬管同為樂器磬非樂之主而
云依我磬聲明此異於常磬非石磬也益稷曰戛擊鳴球謂玉磬也。王氏曰依我磬聲者言與堂上之樂諧
也。橫渠張氏曰玉磬聲之最和平者能養心。鄭氏曰
穆穆美也於赫湯孫此樂之美其聲孔氏曰穆穆然而美者其樂之
音聲。歐陽氏曰其述樂而不問稱湯孫至于再三者蓋詩
無定體作者之意或不然也。毛氏曰大鍾曰庸斁斁然

盛也朱氏曰庸鏞通。鄭氏曰萬舞干舞。王氏曰有奕萬舞之綴兆爲大也。鄭氏曰嘉客謂二王後來助祭者亦不怡懌乎言悅懌也。毛氏曰恪敬也。孔氏曰王制祭統言四時祭名皆曰秋嘗冬烝。蘇氏曰商人尚聲臭味未成滌蕩其聲樂三闋然後出迎牲故其祀成湯也奏樂以樂其烈祖成湯於是鞉鼓管籥作於堂下其聲依堂上之玉磬無相奪倫者至於九獻之後鍾鼓交作萬舞陳於庭而祀事畢矣於時王者之後皆來助祭無不和懌者。毛氏曰恪敬也。朱氏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温恭朝夕執事有恪言恭敬之道古人所行不可忘也閔馬父曰先聖王之傳恭猶不敢專稱曰自古古曰在昔昔曰先民。蘇氏曰將奉也湯其尚顧予烝嘗哉此湯孫之所奉者庶幾其顧之也

那一章二十二句

烈祖祀中宗也鄭氏曰中宗商王太戊湯之玄孫也有桑穀之異懼而修德商道復興故表顯之號爲中宗。孔氏曰祀中宗之樂歌也禮王者祖有功而宗有德不毀其廟匡衡以殷中宗周成宣王皆以時毀古文尚書說經稱中宗明其廟宗而不毀貢禹說王者宗有德廟不毀宗而復毀非尊德之義

嗟嗟烈祖有秩斯祜申錫無疆及爾斯所既載清酤音户賚我思成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鬷假無言時靡有爭綏我眉壽黃耇無疆約軝祁支反錯如字又采故反衡八鸞鶬鶬七羊反以假以享我受命溥將自天降康豐年穰穰來假音格來饗降福無疆顧予烝嘗湯孫之將。

歐陽氏曰序言烈祖祀中宗則嗟嗟烈祖者中宗也如丙以甲爲祖戊亦可以丙爲祖矣湯之後並以湯爲祖

中宗之後世以中宗爲祖此常事也。毛氏曰申重也
。蘇氏曰嗟嗟我烈祖成湯有秩〻無窮之福可以申
錫於無疆以及爾之所鄭氏曰其福乃及女之此所。歐陽氏曰爾
時主祀之主也。毛氏曰酤酒賚賜也。孔氏曰既載
清酒於摶以酌獻故神明賜之我所思而得成蘇氏曰以畀我
所思成之人稱言烝畀祖妣古語質也。歐陽氏曰神賚我使成祀事也。鄭氏曰和羹者
五味調腥熟得節。朱氏曰戒風戒也平平和也。歐
陽氏曰上言既載清酤下言亦有和羹乃是直陳祭時
酒與羹爾。毛氏曰鬷總假大也總大無言無爭也。
歐陽氏曰執事之臣總與宜諱又不交侵其職位以見
在廟之人皆肅恭而舉動得礼所以神明錫以眉壽黄
耇之福也。鄭氏曰約軝轂飾也孔氏曰軝者長轂之名以皮纏約而朱漆之

錯衡在鑣四馬則八鸞諸侯來助祭者乘篆轂錯衡之
車駕四馬其鸞鶬鶬然聲和孔氏曰考工記云容轂必直陳篆必正注云篆轂約也
出役言篆轂即此約軝。歐陽氏曰約軝錯衡八鸞鶬鶬者此始
謂助祭之諸侯也以假以享者謂諸侯既至而助享也
。蘇氏曰溥將溥且大。歐陽氏曰我時王受天命溥
將天降豐穰使我備物而祭。朱氏曰言我受命廣大
而天降以豐年黍稷之多孔氏曰從天下平安之後故獲得豐年穰穰然。歐
陽氏曰上云以享者謂諸侯者來助致享於神也下云
來饗者謂神來至而歆饗也。蘇氏曰人既助之天又
應之然後庶幾祖宗來格而享其祭報之以福曰其尚
顧予烝嘗哉此湯孫之所奉也。王氏曰祀中宗而曰
湯孫者言天下以湯故也

及爾斯所言流慶無窮今之於爾之所其後蓋末文也所謂申錫無疆也亦有和羹既戒既平儀禮有孫祀燕享每始言羹蓋以羹熟為節然後行禮定即戒平之謂也此所謂既載清酤亦有和羹皆言祭之始也豐年穰穰言時和歲豐祭礼得成所謂可以備物者得其一說也

烈祖一章二十二句

玄鳥祀高宗也 鄭氏曰高宗殷王武丁中宗玄孫之孫也有雊雉之異又懼而修德殷道復興故表顯之號為高宗云○孔氏曰祀高宗之樂歌也

王氏曰玄鳥祀高宗之詩而上頌其祖下稱其孫子而已蓋上有以紹其祖下有以貽其孫子是乃高宗之功業也

○孔氏曰帝堯之末有大水芒芒然禹敷廣下土以正四方京師之外大國於是畫其疆境令使中國廣大均平既已長遠矣於是時契已佐禹是其祥久見也又說商興之由有娀方將帝立子生商謂上天祐契使賢而生有商國也○王氏曰有娀氏國方大之時帝立子生商也 朱氏曰有娀氏始大故帝立其女之子而造商室也

玄王桓撥 本末反 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率履不越遂視既發 相土烈烈海外有截 息亮反 才結反

毛氏曰玄王契也○歐陽氏曰書稱格王寧王蓋古人往往以美稱加王爾玄者深微之謂也若氏言玄之又玄是矣不必為黑也 孔氏曰國語云昔我先王后稷又曰我先王不窋韋昭注云[illegible] 以契為玄王是其始王之祖故呼為王非號為王也○朱氏曰或曰以玄鳥降而生故曰玄王 ○蘇氏

曰桓武也。毛氏曰撥治也。蘇氏曰契之爲人武而
能治。王氏曰受小国是達受大国是達者隨所受大
小能率其道也達與在邦必達同意 朱氏曰達通也受小国大国無所
不達言其無所不宜也。王氏曰率履不越者循行無所踰也。
蘇氏曰履蹈也。朱氏曰言契能率不越遂視其民則
既發以應之矣。毛氏曰相土契孫也 孔氏曰殷本紀云契子昭明昭
明子相土 。並鄭氏曰截整齊也相土居夏后之世承契之業
入爲王官之伯出長諸侯其威武之盛烈烈然四海之
外率服截爾整齊 朱氏曰其後湯以七十里起豈相土之後嘗中衰欤
帝命不違至于湯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躋 子兮反 昭假 古雅反
遲遲上帝是祗 諸中反 帝命式于九圍
蘇氏曰商之先祖既有明德天命未嘗去之至於湯而

生也成與天命會焉。朱氏曰降猶生也。毛氏曰不
遲言疾也躋升也。王氏曰昭假昭假上帝也。鮮于
氏曰假言感假。鄭氏曰祗敬也。李氏曰式法也。
毛氏曰九圍九州也 孔氏曰謂九州爲九圍者蓋以九分天下各爲九處規圍然故謂以九
圍。朱氏曰湯生也應期而降適當其時其聖敬又日
躋升以至昭假于天遲遲久也言其純亦不已也。王
氏曰以能祗上帝故帝命式于九圍也式與成王之孚
下土之式同意 李氏曰帝命之爲法於天下也
受小球大球爲下國綴 張衛反 旒何天之休不競不絿不剛
不柔敷政優優百祿是遒 子由反
毛氏曰球玉也。王氏曰小球大球小國大國所贄之
瑞也。鄭氏曰綴猶結也旒旌旗之垂者也 孔氏曰大訪人及諸工字

綴旒旌旗之垂者 旒音流 綴[illegible] ○孔氏曰諸侯心繫天子如
旌旗之旒綴著於旌 ○李氏曰諸侯皆服屬於我此所
以負荷其天之福也 ○鄭氏曰不競不爭也 ○毛氏曰
絿急也優優和也遒聚也 ○孔氏曰又述湯不爭競不
急躁不太剛猛不太柔弱敷陳政教則優優而和故百
祿聚而歸之

受小共大共音恭為下國駿厖莫邦反何天之龍敷奏其勇
不震不動不戁奴版反不竦小勇反百祿是總子孔反
王氏曰小共大共小國大國所共之貢也 ○毛氏曰駿
大厖厚也蘇氏曰駿之言俊也 ○孔氏曰鄭以為湯為下國作英俊厚德之君 ○朱氏曰駿厖之義
未詳 ○董氏曰齊詩作駿駹謂馬也 ○毛氏云[illegible]傳云龍寵也 ○孔氏曰
荷天之榮寵 ○毛氏曰戁恐竦懼也 ○李氏曰又傳述

其勇不可震不可動不戁恐不悚懼敷然以天下自任
無有恐懼之心百祿所以總而歸之也

武王載旆蒲貝反有虔秉鉞音越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苞有
三蘖五葛反莫遂莫達九有有截韋顧既伐昆吾夏桀
毛氏曰武王湯也旆旗也 ○王氏曰曷若誰何之謂也
○鄭氏曰建旆持鉞興師誅有罪其威勢如猛火誰敢
禦我 ○毛氏曰苞本也 ○朱氏曰蘖旁生萌蘖也言一
本生三蘖也本則夏桀蘖則韋也顧也昆吾也皆桀之
黨也湯既受命征不義桀與三蘖皆不能遂其惡而天
下截然歸商矣韋顧既伐而昆吾夏桀次之此紀當時
用師之序也 ○鄭氏曰韋豕韋彭姓也顧昆吾己姓也
三國黨於桀惡湯先伐韋顧克之昆吾夏桀則同時誅

也（孔氏曰鄭語云祝融其後八姓己姓昆吾顧温彭姓豕韋則商滅之昭十八年左傳云二月乙卯周毛得殺毛伯過萇弘曰是昆吾稔之日也謹按杜注曰桀以乙卯亡）

虔敬也有虔秉鉞敬天討也

昔在中葉有震且業允也天子降予卿士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

毛氏曰葉世也業危也○孔氏曰震懼也○鄭氏曰阿倚衡平也伊尹湯所依倚而取平故以為官名○孔氏曰昔在中間之世湯未興之前國弱而危懼也○朱氏曰承上文而言昔在則前此矣豈謂湯之前世中衰時與允也天子則湯也降謂維嶽降神之降言天賜之也卿士則伊尹也言至於湯得伊尹而有天下也○劉氏曰稱于太祖則功臣與祭故言伊尹也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方命厥后奄有九有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丁孫子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龍旂十乘大糦（尺志反）是承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四海來假來假祁祁景員維河殷受命咸宜百祿是何

毛氏曰玄鳥鳦也春分玄鳥降湯之先祖有娀氏女簡狄配高辛氏帝帝率與之祈于郊禖而生契故本其為天所命以玄鳥至而生焉（孔氏曰釋鳥云燕燕鳦也色玄故又名玄鳥月令仲春之月玄鳥至日以太牢祀于高禖玄鳥春分而至氣候之常記其祈福之時故言天命玄鳥）芒芒大貌○鄭氏曰契為堯司徒有功封商○李氏曰生契而謂之商者契封於商也○鄭氏曰自契至于湯八遷始居亳之殷地而受命國日以廣大芒芒然○王氏曰古帝命

武湯言古者上帝命武湯也○鄭氏曰武湯有威武之
德者成湯○李氏曰正域彼四方正其四方之疆埸○
鄭氏曰方命其君謂徧告諸侯也鮮于氏曰隨其所在之方而命羣后也
○毛氏曰九有九州也○鄭氏曰覆有九州爲之王也
○孔氏曰乃有諸侯建龍旂者十乘來助祭於祭之時
有大糦稷之食此諸侯於是奉承而進之釋文曰糦韓詩云大祭
也○朱氏曰商世諸侯多矣而止十乘者疑諸侯當朝
者歲以服數爲節又使分助四方之祭故與○蘇氏曰
湯始受命以正域四方之諸侯四方之君罔不受命遂
奄九州而有之其後世世受天命無有危殆以至武丁
之子孫○曾氏曰所謂武王者皆成湯耳再言武丁孫
子當念其祖也武王靡不勝言湯無敵於天下也鄭氏
謂高宗之孫子有武功有王德於天下者此非所以稱
繼體守文之君況肇域彼四海敎受命咸宜豈所以稱
武丁孫子哉○毛氏曰畿疆也○鄭氏曰止猶居也○
曾氏曰邦畿千里維民所止人於其所歸赴則止焉商
之盛時邦畿千里民所歸赴也○鄭氏曰假至也祁祁
衆多也皆來朝覲貢獻其至也祁祁然○毛氏曰景大
員均何任也○釋文曰維河王肅以爲河水○蘇氏曰
其至者祁祁而多其大而均如衆水之赴河王氏曰景員與旣景乃
罔同意員與聊樂我員同義河蓋武丁孫子所都也○朱氏曰景員維河之義未詳○朱氏曰咸
宜無不宜也○鄭氏曰百祿是何謂擔負天之多福朱氏曰何謂通
武丁孫子指作頌之商王也武王靡不勝而下皆稱

先代之盛以勉將王也

玄鳥三章二十二句

長發大禘也孔氏曰太禘之樂歌也王肅以大禘爲殷祭謂禘祭宗廟○王氏曰長發序以爲大禘之詩也雝序以爲禘太祖周頌四時之禘故也今曰大禘則商有四時之禘故也四時之禘爲小則禘其祖之所自出爲大矣○孔氏曰王制及祭統言春礿夏禘秋嘗冬烝則夏祭宗廟亦名禘也○横渠張氏曰長發大禘禘其祖之所自出則帝嚳

濬哲維商長發其祥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外大國是疆幅隕音圓既長有娀方將帝立子生商

毛氏曰濬深也○鄭氏曰長猶久也深知乎維商家之德也孔氏曰嗟歎商家深智不指斥一人也久發見其禎祥矣○毛氏曰洪大也諸夏爲外幅廣也隕均也孔氏曰幅如布帛之幅故爲廣也王肅云外諸夏大國也○鄭氏曰隕當作圓圓謂周也有娀契母也將大也契生商也

長發七章一章八句四章章七句一章九句一章六句

殷武祀高宗也孔氏曰祀高宗之樂歌也

撻他達反彼殷武奮伐荊楚罙面規反入其阻莊呂反裒蒲侯反荊之旅有截其所湯孫之緒

毛氏曰撻疾意也荊楚荊州之楚國也孔氏曰周有天下始封熊繹爲楚子於武丁之世不知楚君何人也○蘇氏曰自盤庚沒而殷道衰楚人叛之高宗撻然用武以伐其國○鄭氏曰所猶處也高宗所伐之處国邑皆服其罪截然齊壹○朱氏曰湯孫之緒業皆高宗之功

罙入其阻裒荊之旅謂入巢穴其衆無所遁逃窮而保聚如勾踐棲於會稽之類也

維女荊楚居國南鄉昔有成湯自彼氐（都啼反）羌莫敢不來
享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
孔氏曰首章言伐楚之功二章言責楚之義○鄭氏曰
氐羌夷狄國在西方者享獻也世見曰王（孔氏曰氐羌遠夷一世一
見者王）○王氏曰荊楚居國南鄉比之氐羌則近國爾成
湯之時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謂四夷亦
中國乃常道也○蘇氏曰既克之則告之曰爾雖遠居
吾國之南耳昔成湯之世雖氐羌莫敢不來朝曰此商
之常禮也況於汝荊楚則曷敢不至哉
天命多辟（音璧）設都于禹之績歲事來辟勿予禍適（直革反）稼
穡匪解（音懈）
毛氏曰辟君適過也○鄭氏曰多眾也眾君諸侯也來
辟猶來王也○蘇氏曰荊楚既服天命諸夏之君凡建
國于禹迹者歲以歲事來見於王以祈王之不譴曰予
稼穡匪懈庶可以免咎矣○李氏曰言夷狄率服則天
下無事所先者農事耳
天命降監下民有嚴不僭不濫不敢怠遑命于下國封建
厥國
毛氏曰不僭不濫賞不僭刑不濫也○鄭氏曰遑暇也
○朱氏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天命之降監
皆在下民則下民有嚴矣惟不僭不濫不敢怠遑則天
命之於下國而封建厥福（蘇氏曰封建其所當福）此高宗所以受
命中興也
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赫赫厥聲濯濯厥靈壽考且寧以保

我後生
毛氏曰商邑京師也。鄭氏曰極中也商邑之禮俗翼翼然可則傚乃四方之中正也（孔氏曰翼翼然禮讓恭敬）。孔氏曰赫赫顯盛也聲美聲也濯濯光明也靈神靈也。朱氏曰赫赫厥聲濯濯厥靈言高宗中興之盛如此壽考且寧云者蓋高宗之享国五十有九年我後生謂後嗣子孫也

陟彼景山松柏丸丸是斷（音短）是遷方斲（陟角反）是虔松桷（音角）有梴（丑連反）旅楹有閑寢成孔安
孔氏曰景山大山也（朱氏曰春秋傳云商湯有景亳之命而此言陟彼景山蓋商所都之山名衛詩亦言景山乃商舊都也）。毛氏曰丸丸易直也遷徙也梴長貌。鄭氏曰旅楹衆楹也。朱氏曰寢廟中之寢也。鄭氏曰升景山掄材木取松柏易直者斷而遷之（孔氏曰謂徙之來歸也）。孔氏曰又方正而斲之。朱氏曰虔亦斷截。孔氏曰以松爲屋之椽桷有梴然而長桷者椽也椽以長爲善陳列其楹有閑然而大。朱氏曰安所以安高宗之神也此蓋廟成始祔而祭之之詩也

殷武六章三章章六句二章章七句一章五句

那五篇十六章百五十四句

讀詩記卷第三十二

寄藏

文廟宋元刻書跋

長昭夙從事斯文經十餘年圖籍漸多意方今藏書家不乏於世而其所儲大抵屬輓近刻書至宋元槧蓋或罕有焉長昭獨積年募求乃今至累數十種此非獨在我之為艱而即在西土亦或不易則長昭之苦心可知矣然而物聚必散是理數也其能保無散委於百年之後乎詎若舉而獻之於

廟學獲藉

聖德以永其傳則長州之素願也庶以宗元藥
三十種爲獻是其一也
文化五年二月
下總守市橋長昭謹誌
河三亥書